

中国民间诸神

下

● 吕宗力 栾保群 著



中国民间诸神



B933
3
:2

中国民间诸神

吕宗力 栾保群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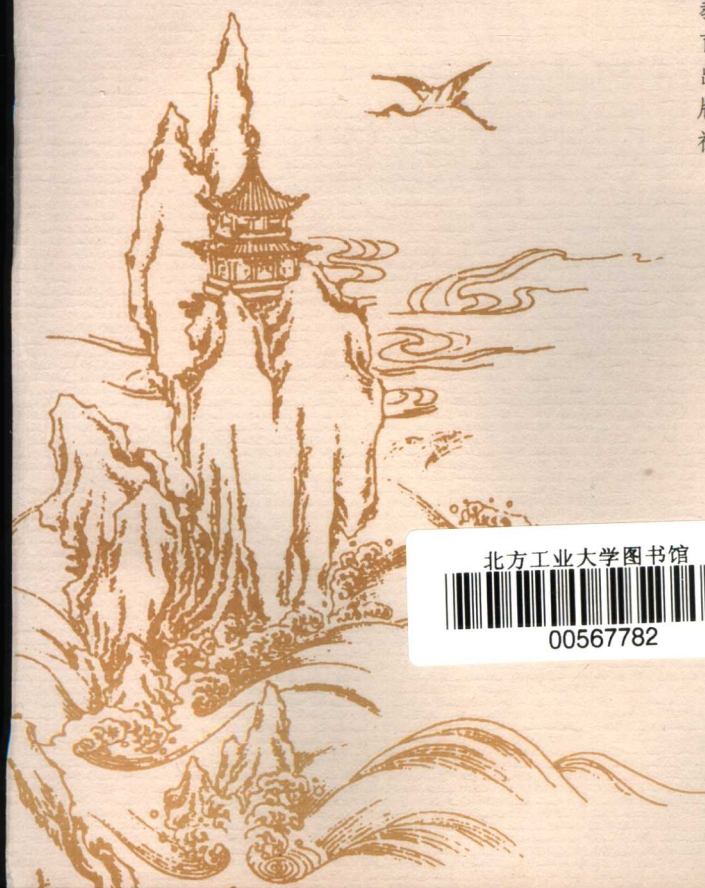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下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567782



目 录

增补本前言 (1)

叙言 (6)

甲 编

小叙 (3)

三清 (4)

 元始天尊 (7)

 太上道君 (10)

 太上老君 (11)

玉皇上帝 (23)

如来佛 (32)

乙 编

小叙 (37)

三官 (39)

玄武 (真武) (46)

 附: 龟蛇二将 (62)

 六丁六甲神 (63)

文昌 (66)

 文昌神 (66)

 文昌帝君 (梓潼帝君) (68)

 附: 天聋地哑 (84)

奎星 (魁星) (85)

文曲星 武曲星 (90)

南斗 北斗 (91)

 南斗 (91)

北斗 (92)

寿星 (南极老人) (99)

太岁 (102)

雷神 (111)

 雷兽 (111)

 雷师 (112)

 雷公 (113)

 雷州雷王 (119)

 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 (123)

雷部 (125)

 邓元帥 (127)

 辛元帥 (127)

 庞元帥 (128)

 刘天君 (129)

 毕元帥 (130)

 葛天君 (131)

 石元帥 (131)

 吕元帥 (132)

 谢仙 (谢天君) (133)

 袁千里 (134)

 律令 (135)

电母 (闪电娘娘) (136)

风伯 (138)

雨师 (142)

丙 编

小叙 (147)

后土·····	(148)
附：太社之神·····	(153)
田神·····	(153)
城隍·····	(154)
土地·····	(167)
附：皮场大王·····	(181)
门神·····	(183)
门户·····	(186)
神荼 郁垒·····	(186)
鍾馗·····	(190)
武士门神·····	(199)
附：秦琼 尉迟恭·····	(200)
温琼 岳飞·····	(200)
赵云 赵公明 燃灯道人	
孙臧 庞涓·····	(200)
祈福门神·····	(201)
青龙白虎神·····	(201)
灶神·····	(202)
行神（路神 祖神）·····	(218)

丁 编

小叙·····	(223)
五岳·····	(224)
东岳大帝·····	(228)
附：泰山三郎（炳灵公）·····	(239)
四郎·····	(242)
七郎·····	(242)
温元帅·····	(242)
康元帅·····	(245)
张太尉·····	(245)
南岳·····	(246)
西岳·····	(248)

附：华山三郎·····	(253)
北岳·····	(254)
中岳·····	(255)
碧霞元君（泰山娘娘）·····	(258)
四渎·····	(262)
江神·····	(264)
奇相·····	(264)
湘君 湘夫人·····	(265)
长江三水府·····	(268)
屈原·····	(270)
金龙大王柳毅·····	(270)
潮神（涛神）·····	(271)
伍子胥·····	(271)
附：伍髭须 杜十姨	
陈十姨·····	(275)
大姑 小姑·····	(276)
绍兴孚佑王·····	(277)
十二潮神·····	(277)
岱石王·····	(277)
萧公爷爷·····	(278)
晏公爷爷（平浪侯）·····	(280)
河神·····	(282)
河伯·····	(283)
巨灵·····	(289)
河侯·····	(290)
河阴圣后·····	(290)
陈平·····	(290)
秦逢氏·····	(290)
金龙四大王·····	(291)
附：黄大王等·····	(294)
淮神·····	(300)
济神·····	(301)
龙王·····	(302)

附：昭灵侯张路斯	(304)
海神	(305)
禹猷 禹强 不廷胡余	(305)
四海神君	(306)
四海之神	(306)
四海龙王	(308)
天妃（天后）	(308)
附：三婆婆（三美人） ...	(319)
临水陈夫人（大奶夫人	
顺懿夫人）	(320)
李元帥	(322)

戊 编

小叙	(325)
床公 床婆	(326)
花神	(327)
石敢当	(330)
紫姑（坑三姑娘）	(333)
附：厕神 厕鬼	(339)
樟柳神	(342)

己 编

小叙	(351)
牛王	(353)
马王	(355)
附：灵官马元帅	(357)
蚕神	(359)
先蚕（嫫祖）	(360)
马头娘	(361)
青衣神	(364)
蚕姑	(365)

蛇王	(366)
附：施相公等	(367)
青蛙神	(369)
驱蝗神	(374)
附：虫王	(378)

庚 编

小叙	(381)
三尸神	(383)
瘟神	(386)
煞神	(390)
痘神	(400)
方相（开路神 险道神）	(402)
地藏王	(406)
阎罗王	(414)
附：孟婆神	(427)
牛头马面	(427)
酆都大帝	(430)
附：孟元帅	(432)
医王	(434)
药王	(435)
三皇	(437)
扁鹊	(438)
孙思邈	(438)
韦慈藏 韦善俊 韦古道（韦老	
师）	(440)
药王菩萨	(442)
附：高元帅	(443)
仓颉	(444)
姜太公	(446)
二郎神	(450)
李冰	(450)

李二郎	(454)
张仙(孟昶)	(456)
赵昱(清源妙道真君)	(456)
杨二郎(杨戩)	(459)
邓遐	(460)
二郎独健	(461)
糊涂(狐突)	(463)
金山大王	(464)
祠山张大帝	(466)
庄武帝蒋子文	(472)
关圣帝君	(477)
扬州五司徒	(491)
常州武烈帝	(493)
崔府君	(498)
张巡	(503)
附:许远	(508)
南霁云	(508)
雷万春	(509)
千胜小王	(509)
张抃 王扞	(509)
谢祐	(510)
康王	(510)
颜真卿(北极驱邪院判官)	(513)
二徐真君(金阙玉阙上帝)	(516)
岳飞	(518)
金元七总管	(520)
黄道婆	(523)

辛 编

小叙	(527)
财神	(528)
赵公明	(531)

五显 五通 五圣	(536)
五显	(537)
五通	(545)
附:马公 宋相	(555)
五圣	(556)
五路神	(557)
五盗将军	(558)
利市仙官	(560)
附:金元六总管 七总管	(560)
福神	(562)
附:喜神	(563)
万回(和合)	(565)
掠刷神	(569)
鲁班	(571)
船神(孟公 孟姥)	(573)
梨园神(相公 老郎)	(574)
炉火神(尉迟恭 太上老君)	(579)
娼妓神(白眉神)	(581)
机神(褚载 褚河南 张衡)	(583)
吏胥神(三郎)	(584)

壬 编

小叙	(587)
西王母(王母娘娘)	(590)
东王公	(603)
张天师	(607)
三茅真君(茅盈 茅固 茅衷)	(623)
附:茅	(631)
麻姑	(634)
东方朔	(639)
许旌阳	(644)

尹真人·····	(656)	弥勒佛·····	(800)
庐山匡阜先生·····	(663)	附：布袋和尚·····	(805)
王侍宸·····	(666)	阿弥陀佛·····	(807)
萨真人·····	(669)	四大天王（四大金刚）·····	(810)
王灵官·····	(671)	毗沙门天王·····	(812)
附：王恶元帅·····	(674)	托塔李天王·····	(814)
何蓑衣·····	(676)	哪吒·····	(816)
张紫阳·····	(681)	金刚·····	(819)
九鲤湖仙·····	(684)	附：哼哈二将·····	(820)
天门三将军（唐葛周）·····	(687)	罗汉·····	(822)
庐山九天采访使·····	(690)	十六罗汉·····	(825)
张仙·····	(692)	十八罗汉·····	(835)
八仙·····	(696)	五百罗汉·····	(839)
李铁拐（铁拐李）·····	(709)	韦驮·····	(843)
锺离权（汉锺离）·····	(714)	伽蓝·····	(845)
张果老·····	(720)	附：关羽·····	(846)
吕洞宾·····	(724)	苏轼·····	(848)
何仙姑·····	(743)	紧那罗王·····	(848)
蓝采和·····	(752)	慧感夫人·····	(848)
韩湘子·····	(755)	附录·····	(849)
曹国舅·····	(766)	《玉芝堂谈荟》和《玉匣记》	
刘海蟾·····	(769)	中的“神圣降生日辰”	
		·····	(849)
		《封神演义》中的神谱·····	(855)
癸 编		征引及参考书目·····	(857)
小叙·····	(775)	简明神名索引·····	(864)
观音菩萨·····	(776)		
附：泗州大圣·····	(796)		

庚 編



SAY 60/14

三尸神

瘟神

煞神

痘神

方相（开路神 险道神）

地藏王

阎罗王

附：孟婆神

牛头马面

酆都大帝

附：孟元帅

医王

药王

三皇

扁鹊

孙思邈

韦慈藏 韦善俊

韦古道（韦老师）

药王菩萨

附：高元帅

仓颉

姜太公

二郎神

李冰

李二郎

张仙（孟昶）

赵昱（清源妙道真君）

杨二郎（杨戩）

邓遐

二郎独健

糊涂（狐突）

金山大王

祠山张大帝

庄武帝蒋子文

关圣帝君

扬州五司徒

常州武烈帝

崔府君

张巡

附：许远

南霁云

雷万春

千胜小王

张抃 王抃

谢祐

康王

颜真卿（北极驱邪院判官）

二徐真君（金阙玉阙上帝）

岳飞

金元七总管

黄道婆

小 叙

自然崇拜之外，鬼魂崇拜是原始宗教的另一主要组成部分。

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从而逐渐产生了灵魂不灭的观念（详见《原始宗教》、《中国古代宗教初探》）。古人认为，灵魂只是寄居于人的躯体，当人睡觉、做梦时，它就会离开躯体而活动。这种观念发展到后世，又被道教所利用，所谓“三尸神”，即由灵魂观念发展而来。

古人又认为，人死以后，灵魂依然存在，这就是鬼魂。鬼魂无影无形，可在暗中活动，能依凭于人，也能变化形态，从而就具备了超人的能力，能祸福于人。人们对鬼魂既恐惧，又崇拜。据《礼记·祭法》，天子七祀中有泰厉，诸侯五祀有公厉，大夫三祀有族厉。注引《春秋传》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疏曰：“曰泰厉者，谓古帝王无后者也。此鬼无所依归，好为民作祟，故祀之也。”“曰公厉者，谓古诸侯无后者。”“曰族厉者，谓古大夫无后者鬼也。”《左传》昭公七年：子产曰：“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凭依于人，以为淫厉。”人们认为，世间的灾难，尤其是疾病，不少是由于鬼魂作祟，所以

有疫鬼等传说流行。后世的痘神等信仰，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

人们在惧怕鬼魂之余，又希望有善鬼能出来保护他们不受邪恶的侵害。他们首先寄希望于自己的祖先，认为他们的鬼魂由于血缘亲族的关系，将会保护自己的子孙后代。由此而发展起来的祖先崇拜，在宗法制度、宗法观念发达的旧中国，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至现代，仍有相当大的影响。鬼魂崇拜和祖先崇拜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某些著名的部落领袖，在战斗中功勋卓著的英雄勇士，在生产活动中有过重大贡献的名人，人们因他们生前强而有力，品德高尚，就认为他们死后的鬼魂也是善良而强有力的，也列为崇拜对象。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类信仰被称为人鬼信仰，与天神（包括至上神及天体、气象诸神）、地祇（包括土地山川诸神）鼎足而三，成为当时宗教活动的三大支柱之一。人鬼信仰中的历史名人信仰继续发展，逐步脱离宗法部族的藩篱，成为某一地区甚至全国人们所信仰的保护神，从而由人鬼成为人神。即使在原始宗教消亡以后的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这种信仰仍十分盛行。历代的著名历史人物，死后都曾

先后受到世人的神化。在本编中所收录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影响范围较大、神化现象较为突出的人神。

原始人类不仅认为有鬼魂，而且认为鬼魂也有其生活的世界，也像人类一样构成一定的社会。原始宗教消亡以后，这种关于鬼魂世界（中国人习称阴间或冥间）的观念与鬼魂观念一起，被后世的人们继承下来。只是关于阴间的社会形式、鬼魂之间的关系，历代的人们都是根据当时自己所看到的社会现实加以虚构的。不仅如此，人们由于在现实生活中无力伸张正义、惩罚邪恶，于是幻想死后的鬼魂将被取消生前的阶级、等级差别，而是平等地接受阴间主宰之神的审

判，按其生前的表现分别得到补偿或受到惩罚。至于阴间的主宰，东汉以后是由自然神——泰山神担任的。其官称及阴司（阴间官府）的组织形式，皆以汉代官府为模式（参见东岳条）。佛教影响扩大以来，轮回、转世、地狱等观念深入人心，于是地藏王、阎罗王等信仰兴起。隋唐以来，世人多以为冥王、冥官也如阳世一样，定期轮换。虽然担任其职的多是正直刚强之士，但有时亦如人世一样，贿赂公行，黑暗腐败。总之，各个时代的人们对冥间的想象，都是以其所生活的现实社会为背景的，都投射下封建专制统治的影子。

三尸神

《纬书集成·河图纪命符》：

人身中有三尸。三尸之为物，实魂魄鬼神之属也。欲使人早死，此尸当得作鬼，自放纵游行，飧食人祭醢。每到六甲穷日，辄上天白司命，道人罪过，过大者夺人纪，小者夺人算。故求仙之人，先去三尸，恬淡无欲，神静性明，积众善，乃服药有益，乃成仙。

《抱朴子·微旨》：

《易内戒》及《赤松子经》及《河图纪命符》又言身中有三尸（注：上尸、中尸、下尸也。三尸之神居三丹田）。三尸之为物，虽无形而实魂灵鬼神之属也。欲使人早死，此尸当得作鬼，自放纵游行，享人祭酹。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辄上天白司命，道人所为过失。

《神异经·西北荒经》：

西北荒中有小人，长一分，其君朱衣玄冠，乘辂车马，引为威仪。居人遇其乘车，抓而食之，其味辛，终年不为口所咋，并识万物名字，又杀腹中三虫。三虫死，便可食仙药也。

《酉阳杂俎·前集》卷二：

庚申日，伏尸言人过；本命日，天曹计人行。三尸一日三朝：上尸清

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五脏；下尸血姑，伐人胃。命亦曰玄灵。又曰：一居人头中，令人多思欲，好车马，其色黑；一居人腹，令人好食饮，恚怒，其色青；一居人足，令人好色，喜杀。七守庚申三尸灭，三守庚申三尸伏。

《宣室志》卷一：

夫彭者，三尸之姓，常居人身中，伺察其罪，每至庚申日，籍于上帝。故凡学仙者，当先绝其三尸，如是则神仙可得。不然，虽苦其心，无补也。

《神仙传》卷三“刘根”条：

神人曰：“必欲长生，先去三尸，即志意定、嗜欲除也。”乃以神方五篇见授，云：“伏尸常以月望晦朔上天，白人罪过，司命夺人算，使人不寿。人身中神欲得人生，而尸欲得人死。人死则神散无形之中而成鬼，祭祀之则得歆飧，故欲人死也。梦与恶人斗争，此乃尸与神相战也。”

《酉阳杂俎》前集卷八：

道门言：梦者魄妖，或谓三尸所为。

《云笈七签》卷八一：

《太上三尸中经》曰：人之生也，

皆寄形于父母胞胎，饱味于五谷精气，是以人之腹中，各有三尸九虫，为人大害，常以庚申之日，上告天帝，以记人之造罪，分毫录奏，欲绝人生籍，减人禄命，令人速死。死后魂升于天，魄入于地，唯三尸游走，名之曰鬼，四时八节，企其祭祀。祭祀既不精，即为祸患，万病竞作，伐人性命。上尸名彭倨，在人头中，伐人上分，令人眼暗发落，口臭面皱齿落。中尸名彭质，在人腹中，伐人五脏，少气多忘，令人好作恶事，啖食物命，或作梦寐倒乱。下尸名彭矫，在人足中，令人下关骚扰，五情涌动，淫邪不能自禁。此尸形状似小儿，或似马形，皆有毛，长二寸，在人身中。既死矣，遂出作鬼。如人生时形象，衣服长短无异。此三尸。九虫种类群多：蛔虫，长四寸五寸或八寸，此虫贯心，人死；白虫，长一寸，相生甚多，长者五寸，躁人五脏，多即杀人，兼令人贪食烦满；肺虫，令人多咳嗽；胃虫，令人吐呕不喜；膈虫，令人多涕唾；赤虫，令人肠鸣虚胀；蛭虫，令人动止劳剧，则生恶疮、颠痴、痈疖、疽痿、癣疥、痼癰，种种动作，人身中不必尽有，亦有少者，其中有十等，就中妇人最多也。其虫凶恶，好污人新衣。极患学道，欲调去之，即可矣。凡至庚申日，兼夜不卧，守之，若晓体疲，少伏床数觉，莫令睡熟，此尸即不得上告天帝。又《太上律科》云：庚申

日，北帝开诸罪门，通诸鬼神诉讼，群魔并集，以司天下兆人及诸异类善恶之业，随其功过多少，赏劳谪过，毫分不遗。经曰：三守庚申，即三尸振恐，七守庚申，三尸长绝，乃精神安定，体室长存，五神恬静，不复骚扰，不迷不惑，不乱不淫，嗔怒平息，真灵卫佐，与天地相毕。每夜临卧之时，叩齿三七，以左手抚心上，呼三尸名，使不敢为害耳。

《宋东京考》卷三六：

凡人身中有三尸神，常以庚申日乘人寐时，将本人罪过奏闻上帝，减其禄命。上尸名彭踞，中尸名彭颢，下尸名彭蹯。每遇庚申日守夜不寐，则三尸不得上奏。

《千百年眼》卷八“道家三尸神之谬”条：

道家言三尸神，谓之三彭，以为人身中皆有是三虫，能记人过失，至庚申日，乘人睡去而谗之上帝。故学道者至庚申日辄不睡，谓之守庚申，或服药以杀之。小人之妄诞有如此者！学道之人，积功累行，岂有侥幸蔽覆，欺罔上帝，可以为神仙者乎？上帝照临四方，而乃纳三尸谗言，则亦谬悖之甚矣。然凡学道者，未有不信其说，柳子厚最号强项，亦作《骂尸虫文》。独唐末有道士程紫霄，一日朝士会终南太极观守庚申，紫霄笑曰：“三尸何有？此吾师托是以惧为恶者尔。”据床求枕，作诗以示众曰：

“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长与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尔三彭说是非。”投笔，鼻息如雷。孰谓子厚而其徒不若耶！

《茶香室三钞》卷一八“回仙”条：

国朝褚人获《坚瓠集》云：道家言人身有尸虫三，即谚所谓腹中回虫也。今人召乩仙，所谓回仙、回老、回道者，即回虫。乩仙巫神，赖此以知往。

按回仙，世知为吕仙，不知又有此说。

《茶香室三钞》卷一九：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云：保康门外新建三尸庙。按三尸有庙亦奇，未知即道家所谓三尸否。

《历代神仙通鉴》卷八：

欲作地上真人，必先服药，除去三尸，杀灭谷虫。三尸者，一名青姑，伐人眼，令人目暗面皱，口臭齿落。二曰白姑，伐人五脏，令人心耗气少，善忘荒闷。三名血尸，伐人胃管，令人腹轮烦满，骨枯肉焦，志意不开，所思不得。

《天香楼偶得》：

修真家言身中有三尸神，常以庚申日将本人罪过奏闻上帝，减其禄命。上尸名彭倨，次名彭质，下名彭矫。每遇庚申日，彻夜不卧，守之至晓，则三尸不得上奏。余想此身本空

空洞洞地，安得有三尸在内？盖彭字之义，字书一训作近，而倨傲之性，质见之性，矫戾之性，人人有之。所谓三尸奏帝者，不过谓人之性情，一近于倨傲，一近于质见，一近于矫戾，则罪过日多，而上帝视之，如见其肺肝然。其所谓守庚申者，正欲人断除此三种性情，方可入道也。其必限以庚申日者，盖庚取更新之义，申取申明之义，欲乘此时以自申明其勇于更改耳，岂真有三尸哉！

〔案〕所谓三尸（亦称三虫），并非实有其物其形，本为汉代神仙家方士所创，初以为魂魄之类。其不同于普通灵魂之处，是它虽寄居人身，却非本人之灵魂，而是如灶神一样，代表上帝，负有监察之职，居司命之神位，实具有象征意义，导人向善。古人对人体的生理结构不清楚，对于疾病及种种欲念、情感之由来困惑不解，遂以为皆三尸所为。至唐以后则此无影无形之魂魄亦人神化，编造姓氏，称为神，甚至立庙祀之。这种信仰主要在道教中流行。直至全国解放前，各民间宗教会道门中仍有“守庚申”之举，即于庚申日昼夜不眠，持经诵咒，意在防止三尸神离开人体，上天告状。“守庚申”者持之以恒，则三尸自去，即所谓“七守庚申三尸灭，三守庚申三尸伏”是也。

瘟 神

《纬书集成·龙鱼河图》:

岁暮夕四更，取二十豆子，二十七麻子，家人头发少合麻豆，著井中，祝敕井吏。其家竟年不遭伤寒，辟五瘟鬼。

《独断》:

帝颡项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为鬼。其一者居江水，是为瘟鬼；其一者居若水，是为魍魎；其一者居人宫室枢隅处，善惊小儿。故命方相氏黄金四目，蒙以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常以岁竞十二月，从百隶及童儿而时傩，以索宫中，驱疫鬼也。

《搜神记》卷一六:

昔颡项有三子，死而为疫鬼：一居江水，为疟鬼；一居若水，为魍魎鬼；一居人宫室，善惊人小儿，为小

鬼。于是正岁命方相氏，帅肆傩以驱疫鬼。

《搜神记》卷五:

初有妖书云：“上帝以三将军、赵公明，锺士季，各督数鬼下取人。”

《夷坚志三补》:

长沙土俗率以岁五月迎南北两庙瘟神之像，设长杠輿几三丈，奉土偶于中。恶少年奇容异服，各执其物，簇列环绕，巡行街市。竟则分布坊陌，日严香火之荐，谓之“大伯子”。至于中秋，则装饰鬼社送之还，为首



五瘟使者（元刊《新编连相搜神广记》）

者持疏诣人家哀钱给费。士子杨伸字居之者，处夜市桥侧。淳熙戊申之秋，与亲友酌酒小集书室，闻外间大呼扣门甚急，惊起询之，乃社首耳。伸平生不笃信鬼神

之说，且怒非急务而暮夜相恐，拒而不对。是夕，梦有客通刺来谒，整衣出迎，见五人列坐于厅上，视其状，则庙中神也，亦未以为怪。趋与之揖，展叙寒暄，与世人无异。就席款语，剧谈文章，贯引经史，皆亹亹有理致，适伸常时胸次所欲剖决者，不觉悚听，方默念其所以为神聪明过人盖如此，恍然而寤。且唤妻子言：“畴昔之夜，吾有阻抄疏之意，故示梦以见警，神明岂可欺哉！”冠栉之次，社首复来，亟为助力集钱，自是始知加敬。伸尝与癸卯举籍。

《夷坚志补》卷二五：

南城人陈唐与其弟霆皆以不善著于乡里。庆元二年秋，其侄子损梦为官所逮，及至，则城隍庙也。王冠服正坐，追者抗声白曰：“追到陈唐子损。”知为误，即仰诉曰：“子损是陈唐之侄，恐非合来。”王令说平生踪迹，且言父祖名字及今岁书馆之处，辩数甚至。王顾左右曰：“此岂细事，误矣！误矣！”命放还。子损寤，与友生郑景文说，为唐忧。已而唐亦梦到城隍庙，其问略同，就令原追吏押赴张大王庙。唐随以往，即梦觉，以告妻子，极恶之。张王者，非广德祠山之神，盖主瘟部者。越数日，阖门大疫，唐、霆同时七窍流血死。唐母、妻、霆子及家人婢仆，姻戚往来，治平寺二尼、巫阎生为治病者，凡二十辈牵致率死。



五瘟使者（明刊《三教源流搜神大全》）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

昔隋文帝开皇十一年六月内，有六力士现于凌空三五丈，于身披五色袍，各执一物。一人执杓子并罐子，一人执皮袋并剑，一人执扇，一人执锤，一人执火壶。帝问太史居仁曰：“此何神？主何灾福也？”张居仁奏曰：“此是五方力士，在天上为五鬼，在地为五瘟，名曰五瘟：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公明、冬瘟钟士贵、总管中瘟史文业。如现之者，主国民有瘟疫之疾，此为天行时病也。”帝曰：“何以治之而得免矣？”张居仁曰：“此行病者，乃天之降疾，无法而治之。”于是其年国人病死者

甚众。是时帝乃立祠，于六月二十七日诏封五方力士为将军。青袍力士封为显圣将军，红袍力士封为显应将军，白袍力士封为感应将军，黑袍力士封为感成将军，黄袍力士封为感威将军。隋、唐皆用五月五日祭之。后匡阜真人游至此祠，即收伏五瘟神为部将也。

《封神演义》九九回瘟部正神：

封吕岳为主掌瘟瘟昊天大帝，率领瘟部六位正神。

《茶香室丛钞》卷一六：

国朝徐瀛《旃林纪略》云：二月十九日送瘟神，又名打牛魔王。相传西藏系瘟神地方，经达赖坐床后即驱逐之。故历年预雇一人，扮为瘟神。是日大诏前蛮官及兵均如扬兵状，一人扮达赖喇嘛，与扮瘟神者先后至。扮达赖者铺垫坐诏前，与一戴鬼头之法师对坐。须臾瘟神出，面涂黑白，与达赖互相诘难，词屈，复赌掷骰。达赖之骰以象牙为之，面面皆六，三掷皆卢。瘟神之骰以木为之，面面皆么，三掷皆杲。负而色赧，意欲另斗法术。达赖与法师及揭谛神斥其非，瘟神不行，即遣五雷立逐，乃去，送至河干。

按《旃林纪略》所纪皆西藏事，兹录其一则。所谓大诏者，庙名也。又有小诏，并建自唐时。扬兵亦彼地送祟之名，每岁正月二十四日为之。

《遯斋偶笔》卷下“瘟神”条：

康熙某年夏，余从父某赴宜兴某村，催佃人租，未至，闻其地多疫，乃问兆于张王庙，吉，遂往。张王者，汉人，名渤，俗所称祠山神也。至则其村数家悉卧病，会薄暮，宿其家，不敢近病人，即撤其大门，卧门首，心怯不成寐。夜三鼓，忽见舆从执烛，远自田间来者，心疑甚。及至场，停舆，乃绿衣纱帽人也，出坐右手。知其神，甚惊惧。顷又有如前来者，坐左手，则绛衣纱帽焉。顷之，远闻呵殿声，舆从益盛，未至场，见前两神下坐趋迓。至则冕旒龙衮，南面坐，曰：“某某等当起解。”绿衣者起立对曰：“无解役。”冕旒者曰：“有徐某在。”从父闻之，毛发倒竖。绛衣者起立请曰：“看祠山老人份上。”遂寂然。盖以曾问卜于张王，故得免也。鸡鸣即行，既而访之，合村皆死。



禽头兽面的五瘟使者
(河北石家庄毗卢寺壁画)

〔案〕瘟疫，古人或单称瘟、疫，为古时多种烈性、急性传染病的通称。因其发作快，传染也快，后果严重，古人对之恐惧至极，又无法抗拒，遂认为由恶鬼主之，并称其鬼乃颡项帝之三子。《素问·刺法论》：“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所以又称为五瘟鬼，后世塑瘟神像，遂多设五像。自晋以后，世

人又传说赵公明等代上帝至人间降瘟，故隋唐时民间有以赵等为五瘟神之说。道教移此五瘟神为匡阜真人之部将。宋时又有张大王主瘟部说，明小说以吕岳为主瘟大帝，掌瘟部六神。凡此诸神皆人鬼也。然西藏之俗，又有以瘟神为牛魔王，则当自动物神演变而来。

煞 神

《三国志·魏志·陈群传》：

魏明帝之幼女淑卒，明帝俗亲自送葬，又欲幸许。司空陈群上疏谏曰：“八岁下殇，礼所不备，况未期月，而为成人礼送之，加以制服，举朝素衣，朝夕哭临，自古以来，未有此比！”又言：“闻车驾欲幸摩陂，实到许昌，二宫上下，皆悉俱束，举朝大小，莫不惊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俗于便处移殿舍，或不知何故。”

〔案〕：此之避衰，即后世之所谓避煞。

《颜氏家训·风操》：

偏傍之书，死有归煞：子孙逃窜，莫肯在家，画瓦书符，作诸厌胜，丧出之日，门前然火，户外列灰，被送家鬼，章断注连。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弹议所当加也。

《真诰》卷十：

北帝煞鬼之法。先叩齿三十六下，用祝曰：天蓬天蓬，九元煞童，五丁都司，高刁北公，七政八灵。太上浩凶，长颅巨兽，手把帝凶。……此所谓北帝之神祝煞鬼之良法，鬼三

被此法，皆自死矣。

《太平广记》卷三六三引《原化记》：

唐大历中，士人韦滂，膂力过人，夜行一无所惧。善骑射，每以弓矢随行。非止取鸟兽烹灸，至于蛇蝎、蚯蚓、蜣螂、蝼蛄之类，见之则食，尝于京师暮



诸凶煞——青龙、白虎、丧门、吊客
(河北石家庄毗卢寺壁画)

行，鼓声向绝，主人尚远，将求宿，不知何诣。忽见市中一衣冠家，移家出宅。子弟欲锁门。滂求寄宿，主人曰：“此宅邻家有丧，俗云，妨杀人宅，当损人物。今将家口于侧近亲故家避之，明日即归。不可不以奉白



煞神（云南神祇）

也。”韦曰：“但许寄宿，复何害也。杀鬼吾自当之。”主人遂引韦入宅，开堂厨，示以床榻，饮食皆备。滂令仆使歇马槽上，置烛灯于堂中，又使人厨具食。食讫，令仆夫宿于别屋，滂列床于堂，开其双扉，息烛张弓，坐以伺之。至三更欲尽，忽见一光，如大盘，自空飞下厅北门扉下，照耀如火。滂见尤喜，于暗中引满射之，一箭正中，爆然有声。火乃掣掣如动，连射三箭，光色渐微，已不能动。携弓直往拔箭，光物堕地。滂呼奴取火照之，乃一团肉，四向有眼，眼数开动，即光。滂笑曰：“杀鬼之言，果不虚也。”乃令奴烹之。而肉味馨香极甚。煮令过熟，乃切割，为羹噉之，尤觉芳美。乃沾奴仆，留半呈主人。至明，主人归，见韦生，喜其无恙。韦乃说得杀鬼，献所留之

肉，主人惊叹而已。

《太平广记》卷三一八引《稽神录》：

彭虎子，少壮有膂力，常谓无鬼神。母死，俗巫诫之云：“某日殃煞当还，重有所杀，宜出避之。”合家细弱，悉出逃隐，贞子独留不去。夜中，有人排门入，至东西屋，觅人不得。次入屋，向庐室中，虎子遑遽无计，床头先有一瓮，便入其中，以板盖头。觉母在板上，有人问：“板下无人耶？”母云：“无。”相率而去。（明抄本作《幽明录》）

《太平广记》卷三六三引《通幽记》：

贞元九年，前亳州刺史卢瑗家于东都康裕坊。瑗父病卒，后两日正昼，忽有大鸟色苍，飞于庭，巡翔空间。度其影，可阔丈四五，家人咸见。顷之，飞入西南隅井中，久而飞出。人往视之，其井水已竭，中获二卵，大如斗。将出破之，血流数斗。至明，忽闻堂西奥有一女人哭。往看，见一女子，年可十八九，乌巾帽首，哭转哀厉。问其所从来，徐徐出就东间，乃言曰：“吾诞子井中，何敢取杀？”言毕，却往西间，拽其尸，如糜散之，讫，奋臂而去，出门而灭。其家大震惧，取所留卵，却送于野，使人驰问桑道茂。道茂令禳谢之，后亦无徵祥，而莫测其异也。

《太平广记》卷三六六引《宣室志》：

俗传人之死，凡数日，当有禽自枢中而出者，曰“杀”。太和中，有

郑生者，常于隰川与郡官略于野。有网得一巨鸟，色苍，高五尺余。主将命解而视之，忽无所见。生惊，即访里中民讯之，民有对者曰：“里中有人死，且数日。卜人言，今日‘杀’当去。其家伺而视之，有巨鸟色苍，自柩中出。君之所获，果是乎？”天宝中，京兆尹崔光远因游略，常遇一妖鸟，事与此同也。

《太平广记》卷三三〇引《纪闻》：

青龙寺僧和众、韬光，相与友善。韬光富平人，将归，谓和众曰：“吾三数月不离家，师若行，必访我。”和众许之，逾两月余。众往中都，道出富平，因寻韬光。和众日暮至，离居尚远，而韬光来迎之曰：“劳师相寻，故来迎候。”与行里余，将到家。谓和众曰：“北去即是吾家，师但入须我，我有少务，要至村东，少选当还。”言已东去。和众怪之，窃言曰：“彼来迎候，何预知也？欲到家舍吾，何无情也？”至其家扣门，韬光父哭而出曰：“韬光师不幸，亡来十日，殡在村东北。常言师欲来，恨不奉见。”和众吊唁毕，父引入，于韬光常所居房舍之。和众谓韬光父曰：“吾适至村，而韬光师自迎吾来，相与谈话里余。欲到，指示吾家而东去。云要至村东，少间当返。吾都不知是鬼，适见父，方知之。”韬光父母惊谓和众曰：“彼既许来，来当执之。吾欲见也。”于是夜久，韬光复来，入房谓和众曰：“贫居客来，无

以供给。”和众请同坐，因执之叫呼。其父与家人并至，秉烛照之，形言皆韬光也。纳之瓮中，以盆覆之。瓮中忽哀诉曰：“吾非韬光师，乃守墓人也。知师与韬光师善，故假为之。如不相烦，可恕造次，放吾还也。”其家不开之，瓮中密祈请转苦。日出后却覆，如惊魑飞去，而和众亦还。后不复见焉。

《太平广记》卷三三〇引《纪闻》：

青龙寺禅师仪光，行业至高。开元十五年，有朝士妻丧，请之至家修福。师住其家数日，居于庑前，大申供养。俗每人死谒巫，即言其杀出日，必有妨害，死家多出避之。其夜，朝士家皆出北门潜去，不告师。师但于堂明灯诵经，忽见二人侍之。夜将半，忽闻堂中人起，取衣开门声，有一妇人出堂，便往厨中营食，汲水吹火。师以为家人，不之怪也。及将曙，妇人进食，捧盘来前，独带面衣，徒跣。再拜言曰：“劳师降临，今家人总出，恐斋粥失时，弟子故起，为师造之。”师知是亡人，乃受其献。方祝，祝未毕，闻开堂北户声。妇人惶遽曰：“儿子来矣。”因奔赴堂内，则闻哭。哭毕，家人谒师，问安否。见盘中粥，问师曰：“弟子等夜来实避殃祸，不令师知，家中无人，此粥谁所造？”师笑不答，堂内青衣惊曰：“亡者夜来尸忽横卧，手有面汗，足又染泥。何谓也？”师乃指所造粥以示之，其家惊异焉。

《夷坚乙志》卷一九“韩氏放鬼”条：

江浙之俗信巫鬼，相传人死则其魂复还，以其日测之，某日当至，则尽出避于外，名为避煞。命壮仆或僧守庐，而灰于地，明日视其迹，云受生为人、为异物矣。鄱阳民韩氏姬死，倩族人永宁寺僧宗达宿焉。达瞑目诵经，中夕，闻姬房中有声呜呜然，久之渐厉，若在瓮盎间，蹴蹋四壁，略不少止。达心亦惧，但益诵《首楞严咒》，至数十过。天将晓，韩氏子亦来，犹闻物触户声不已。达告之故，偕执杖而入，见一物四尺，首戴一瓮，直来触人。达击之，瓮即破，乃一犬呦然而出。盖初闭门时，犬先在房中矣，瓮有糠，伸首舐之，不能出，故戴而号呼耳。

《夷坚支乙》卷一“董成二郎”条：

董成二郎……自是得气疾，不能食，奄奄半岁。一夕，月下见一白鹅，其大比常一倍，从砌间飞入房中。妻执炬访求，无所睹，而董以此时殂。既殁，家人用俚俗法，筛细灰于灶前，覆以甑，欲验死者所趋。旦而举之，二鹅足迹俨立于灰上，皆疑董堕畜类。其家日以沦败，妻女至为娼云。

《吹剑录·四录》：

越人赵东山（希舜），淳祐庚戌丁父会稽郡王忱，其居丧有可纪者三：不避煞，不用僧道，不信阴阳。文豹因参稽前哲之言，推广三者之说



雌雄二煞神（云南神祠）

为世鉴。避煞之说，不知出于何时。按唐太常博士吕才《百忌历》载丧煞损害法，如己日死者雄煞，四十七日回煞，十三四女雌煞，出南方第三家，煞白色，男子或姓郑潘孙陈，至二十日及二十九日两次回丧家。故世俗相承，至期必避之。然旅邸死者，即日出殡，煞回何处？京城乃倾家出避。东山曰：安有执亲之丧，欲全身远害，而扃灵柩于空屋之下，又岂有人父而害其子者！乃独卧苦块中，终夕帖然无事。而俗师又以人死日推算，如子日死，则损子午卯酉生人，犯之者入敛时虽孝子亦避，甚至妇女皆不敢向前，一切付之老姬家仆。

《阅微草堂笔记》卷七“如是我闻”：

俗云殇子未生齿者，死无煞，有齿者即有煞。巫覡能预克其期。家奴孙文举、宋文皆通是术。余尝索视其书，特以年月日时干支推算，别无奇奥。其某日逢某凶煞，当用某符禳解，则诡词取财而已。或有室庐逼仄，无地避煞者，又有压制之法，使伏而不出，谓之斩殃，尤为荒诞。然家仆宋遇妇死，遇召巫斩殃。迄今所居室中夜恒作响，小儿女亦多见其形，似又不尽诬矣。

《陔馀丛考》卷三二“避煞”条：

丧家避煞之说，俞文豹《吹剑录》引唐太常博士李才……。故世俗相传，至期必避之。据此，则唐时已有此风。洪容斋《夷坚志》：董成二郎死而既斂，家人用俚俗法筛细灰于灶前，俗验死者所趋。已而见鹅足迹在灰上，皆疑董已堕入畜类。又侯甸《西樵野记》：乡人顾纲卒，煞回，适值夜中，其妻设香楮牲饌于灵几，阃中障以彩绮，合门皆隐邻舍，独留一媪守家。媪见一物状如猿而大如犬，据案啖牲。见媪，连殴之，媪号呼，家人趋救，已失之矣。又储泳论男女生煞云：人以某日死，则受某日之煞气。阴阳家所载，有雌煞，有雄煞，有出，有不出，其说似不可信。然雌煞不出，则死者右足钳而向左；皆出，则两足皆不钳而向外云云。历按诸说，则雄煞雌煞之说理或有之。至倾家出避，则惑矣。善乎陈东山之论

曰：“安有执亲之丧，欲全身远害，而扃灵柩于空室之内者？又岂有为父母而肯害其子者？”乃独卧苦块中，帖然无事。此可以破俗说也。

《夜谭随录》卷二“回煞”：

人死有回煞之说，都下尤信之，有举族出避者，虽贵家巨族，亦必空其室以避他所，谓之躲殃。至期，例扫除亡人所居之室，炕上地下，遍节布芦灰。凡有铜钱，悉以白纸封之，恐鬼畏之也。更于炕头设矮几，几上陈火酒一杯，煮鸡子数枚，燃灯一盏，反扃其户。次日，鸣铁器开门，验灰土有鸡距、虎爪、马蹄、蛇足等迹，种种不一；大抵亡人所属何相，即现何迹，以下亡人罪孽之重轻，谓锁罪轻而绳罪重也。草木鸡犬往往有遭之而枯毙者。习俗移人，贤者不免，所谓相率成风，牢不可破者也。第其理未可尽诬，或者死者有知，归省所恋歟？

予友德书绅，不幸短命。方其弱冠时，季弟歿。出殃之夕，德不信，一更后，潜至窗下窥之。室中一灯荧荧，毫无所见，因笑流俗之妄。才思却回，忽见小旋风起灯下，有墨物如鱼网罩几上，灯焰绿如萤火，光敛如钱，倏暗。德伏窗外如醉又如梦，不能动履。但觉灯明则神思如寤，灯暗则毛发尽张。俄而墨物不见，德气始舒畅。闻耳畔有声甚杂，盖家人寻觅至此，呼叫之也。德面色如土，数日失神。每向予述之，为不妄也。

同学锡谷斋，尝言一亲戚家有塾师新死，回煞之夜，主人矫俗弊，无所陈设。次日黎明，谷斋以事过之，主人未起，暂就书房中坐候之。馆童入取茶，谷斋独坐炕头吸烟，忽见一黑物如乱发一团，去地尺馀，旋转不已，渐近衣袂，执袂审视。不辩是何物，初大如升，渐如碗，如杯，滚入炕洞中，一半在外，犹转不已，久之始没。窃异之。馆童取茶至，问之，结舌不能对，愈增疑惑。及主人出，复质之，初亦茫然，既乃大悟曰：“得无回煞之说未可尽诬乎？”因告以塾师之事，共相叹惋，疑团始释。

城北徐公家一老姬死，徐二子皆少年好事，相约往视。初无怪异，将去之，灯忽骤暗，隐隐见一物如象鼻，就器吸酒，嚙嚙有声，欻然坠地上，化为大猫而人面白如粉，绕地旋转，若有所觅。二子惊悸发狂震骇。家人诘得其故，交责不已。次日启户视之，鸡子酒浆，空无所有，灰上人迹，两两相并，仅如二三岁小儿。东壁书十一字，非篆非草，淡墨色，人不能识，向午忽自灭，洵为鬼笔。徐二子相继病死。

延安折天桂为广文时，佣一老姬服役饔炊。其子黄椿年二十馀，为郡驿卒。某年冬，从榆镇差官马进驰羽书入都，道经某堡，大雨雪。堡固荒僻，无客舍，投宿民家，其家辟正室以居之。马以为敬己，深德之。与黄夜饭讫，同炕而寝。二更后，黄忽惊

惶，闻屋后声甚异，心殊怛怖，连呼马老爷，不应，急起敲火烛之，则马方袒跣向隅，蹲踞地上，耸肩用力，若有所捺。黄惊询何为，马但摇首，不暇应答。黄大疑，急前审谛之，见壁角有物，形如蛸，被捺唧唧作声，渐捺渐缩，不禁大骇。欲前助力，物忽化为浓烟，滚滚四散，成数十团，或钻入壁隙，或飞上棚顶，须臾而尽。黄扶马坐息炕头，问所捉何物。马哆口瞠目，犹有馀恐，良久稍定，始述曰：“吾方起溲，瞥见一婆婆老姬，徘徊炕下，两眼有光如萤，颇能自照。必知为鬼，以杖击之，仆地化为一蛸，走向屋角，故就而捺之，诚不识为何怪也。”黄闻之，栗生于肌，发竖于顶，不敢复语。亟呼主人诘之，支离不以实告。马伪怒，欲鸣于官。主人惧，因言其故，盖其祖母新死，是夜正回煞之候也。叩其体貌，正符所见。

秦人谓大为老。有张老嘴者，又号大胆，以口大胆大得名也。其子妇死，值回煞，张出差在外，未之知也，是夜适归。叩门久无应者，怒发，排闥而入，重门亦如此。至厅前，无一人，惟西厢灯火耿耿。阴念此屋从无人居，那得灯光，试戏之。倏见一妇人，长仅尺馀，直扑窗隙，仓卒惊却数步。妇人甫出窗，旋化黑烟一团，随风而散。张知为鬼物，不复踪迹，亟叩宅门。家人闻之，大扰良久，始辨其音响，开门纳

而告之故。张乃叹惋。盖子妇病笃，不便终于正寝，移之西厢，逾夕而歿。张所见，妇之鬼也，是适值出殃云。张竟无恙。

《闻见异辞》卷二：

浙省风俗，人死则有迎煞故事，由甲己子午递推，十八日缩至九日而至，早一时，羽士设召，亡者床前及灵座桌下均筛炉灰，召后倏印鸟迹，宛同鸿爪雪泥，尚不至如罗刹鸟之食



煞神（云南神祇）

人眼也，故不避亦无妨害。惟徽州煞最凶，俗呼出殃。里中人死，早数日，立一旗以令人知，虽子妇亲戚，无不回避。有巨族迎煞，某先生胆素壮，至期将双扉虚掩，从门隙窥之。至日晡，阴风飒飒，毛骨悚然，见一蓝面鬼，赤发蜩奋，碧眼铃圆，手持

铁叉进来，随手掷下，铿然有声。泊入内室，先生启户取叉，移置门内，复扃户移椅相靠，又嵌《易经》一部于缝间，仍旧从隙中视之。倏风声又起，煞复出来，见其觅叉不得，凶猛形容，甚于金刚怒目，睖睖遍视，跳跃盘旋，渐次声绝，见赤发神踉跄走。叉倏不见，俯视地上，权存一柄纸叉。嗣后此家煞神竟不敢来。

《濯纓亭笔记》卷七：

今世阴阳家以某日人死，则于某日煞回，以五行相乘，推其殃煞高上尺寸。是日，丧家当出外避之，俗云避煞。然莫知其缘起。……盖其初特恶习与死者同居，故出外避之，而人遂附会为此说也。

《子不语》卷一“煞神受枷”条：

淮安李姓者，与妻某氏琴瑟调甚。李三十馀病亡，已殓矣，妻不忍钉棺，朝夕哭，启而视之。故事：民间人死七日，则有迎煞之举，虽至戚皆回避。妻独不肯，置子女于别室，已坐亡者帐中待之。至二鼓，阴风飒然，灯火尽绿，见一鬼红发圆眼，长丈馀，手持铁叉，以绳牵其夫从窗外入，见棺前设酒饌，便放叉解绳，坐而大啖。每咽物腹中，啧啧有声。其夫摩抚旧时几案，怆然长叹，走至床前揭帐。妻抱哭之，冷然如一团冷云，遂裹以被。红发神竟前牵夺，到大呼，子女尽至。红发神踉跄走。妻与子女以所裹魂放置棺中，尸奄然有

气。遂抱置卧床上，灌以米汁，天明而苏。其所遗铁叉，俗所焚纸叉也。复为夫妇二十馀年，妻六旬矣，偶祷于城隍庙，恍惚中见二弓丁舁一枷犯至，眴之，所枷者即红发神也。骂妇曰：“吾以贪饕故，为尔所弄，枷二十年矣。今乃相遇，肯放汝耶！”妇至家而卒。

《子不语》卷一三“遇太岁煞神祸福各异”条：

任香谷宗伯未遇时，走田埂上，遇一人口含一刀，两手持两刀，披发赤面，佝身而过。宗伯行未半里，见赤面人人丧者之家，知是煞神。宗伯后登第。苏州唐姓者，立孝子坊，忽于衣帽中得一白纸帖，书一煞字，如胡桃大。是年其家死者七人。

《竹叶亭杂记》卷七：

人死后回煞之说，南方谓之回煞，京城谓之出殃。常云魔言：地安门外某家有新死者，延阴阳生检出殃日。生检查告以期，且曰：“此殃大异于寻常，当为厉。合家徙避仍恐不免于祟，唯有某鸦番乌克神（即看街兵之称）胆大能敌，当邀至家以御之。”其家甚恐，至日奔访某鸦番乌克神，邀之酒食，食毕告以故。某亦素负其胆，不肯辞。至夜，闻棺盖作声，视之，盖已离，棺中人欲起矣。急跃棺上力按之，相持竟夜，鸡鸣，棺中人始帖然，某仍合其棺。及其家人至，问夜来情景，某不言，但以无

事答之而归。其家复以无事告阴阳生，生愕然曰：“是吾误检日也。其究殃之归，正在今日耳。然其厉不可言状矣。欲御之，仍非某不可。”其家复至某处，求其再来。某心欲却而恐失胆大名，欲去恐力不敌，姑应之而心自疑虑。偶至街前，见一测字者，卒然问曰：“尔有何心事，当告我，可为筹之。”某怪其无因而先知，乃告以故。测字者曰：“鬼甚厉而将不敌。我有爆竹三枚相赠，但至事急时放一枚，三人可无事矣。然不可在屋中，当登屋以俟。”某至，如测字者所指。及半夜，棺盖裂声甚猛，果不似前夜。盖方裂，尸已出，四望无人，即出院中。复四望，见某在屋上，跃而登，将及矣，某放一爆，应声倒，少顷复起。如是者三爆尽而鸡鸣，尸不复起矣。其家人至，备悉其状，舁尸复殡。往告阴阳生家，入门，生已死，身若火燃者，硝磺气犹未散也。其人大骇，复询，知此生素恨某，欲因此杀之且亦神其术。……测字者不问先知，是亦可疑者也。

《坚瓠广集》卷五“煞神”条：

《耳谈》：鄂城之俗，于新丧避煞最严。楚王孙尚良，素负气，矫厉不信，当兄丧煞回，独入坐灵旁，将几筵肴酒自啖自酌。至夜半，见群鬼如氤氲之气，绕堂而过，叱之，忽有雄鸡巨如鹤，钩喙怒目，飞立棺上。尚良发上指，直前擒之，左手持鸡，右手持觞，怒而责曰：“汝是煞神乎？”

何不畏我！”门外窃听者闻之，皆为股栗。已释鸡出，而金铁之声大作，至明毁瓦破椽，器物皆尽。后尚良独享高寿。闻宋太祖微时入人家，其家以避煞出，有鸡在庭，杀而烹之，未荐而出。其家归，釜中乃是人头，信其神为鸡矣。

《遯斋偶笔》卷下“回殃”条：

回殃之说，阴阳家云：至是日馥气方散，触之不祥。山右人尤忌，届时亲属皆避徙。戊子三月，先大夫捐馆，娱乐阳官舍之东堂。回殃日，仿吴俗设祭其所，弗避也。黄昏，命扫除秉烛先行。不肖等方自丧次起立，忽闻东堂内大声砉然，赍踉跄自掷出，烛俱灭。乃呼灯偕入，见堂前架帘两植木及架上横窗俱仆地，两植木上下铁铜截然齐断，受钉处星星八点俱不拔，虽利斧不能截也。俱大骇泣拜而出。已而寂然，赍亦无恙。

又：余世父都阆公讳英，胆极壮。弱冠时，赴宜兴佃人家取租，至时已昏黑，其家虚无人。见一棺，棺前有灯设酒食，知其避回殃也。时已饥，即就而食之，起见棺上有物如家鸡，走捕之，飞跳甚疾，不能得，逐之急，其物越墙而出。时月正明，亦逾墙追之。去里许，见野厕，其物乃跳入，世父遂返卧其家。昧旦，佃人归，语之故，赴厕视之，无有也，然竟无恙。

〔案〕避煞，或作避衰、避杀、

避殃，是中国民间丧俗中一种奇特的恶俗，从记载上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但其来历却始终难于考证。所谓“煞神”，只是煞的一种说法，据以上所录的各种记载，煞究竟是神是鬼，是禽是兽，是死者的亡魂还是外来的妖物，都不能明确。民间所重视的其实只是避煞的习俗，对于煞之为物则并未深究。而这种极为荒诞的恶俗，也许还有着合理的原始起因。

那种作大鸟形的煞，令人想起上古时的野葬和食尸的猛兽。人死之后弃尸于野，在野禽把尸体啄食之后，是不是死者的灵魂了随着禽鸟一起升天了呢？亡灵与禽鸟得到了综合，食尸禽鸟就成了亡灵的载体。

又是点火，又是撒灰，还要全家外出躲避，这是不是有些消除毒气、躲避瘟疫的意思呢？人死之后如果不立刻葬埋，内部器官的腐败总要放出对生人有害的气体，特别如果死者是因传染病而死，那么可能空气中就要弥漫不少病菌。古人在死者的房内撒芦苇灰，这苇灰就有石灰一样的消毒作用。在这期间“尸气”可能会迅速地挥发。所以在撒上苇灰之后，人应该避开一下。也许这就是举室离家这一丧俗的根据。可是正因为儒家尽孝的传统是与这一风俗背离的，人们怎么能把死去的亲人抛开而远走呢？于是人们就造出了死人亡灵“回煞”的“鬼话”，在合理的内核外罩上荒诞的外壳。然而这还有些不妥，既然是死

者的亡灵回来了，大家是不是应该留下让他看看才合适呢？于是鬼话继续改造，那回来的“煞”并不是死者，而是另一个恶鬼，人们要躲避的不是亲人亡灵，而是那恶鬼。这是一种不

自觉地造鬼行为，目的就是让家人躲避“邪气”。

这只是我们的一点猜测，诸高明学者、人类学家精研民俗礼仪，必可以教我。

痘 神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五“张元帅”条：

山东宁海县有张姓名纯，帅乃父也。母黄氏梦金甲神而生帅，因名健。诞于则天癸卯岁八月癸卯日酉时。帅幼而聪俊，长而神清，貌似灵官，美髭。精鉴史，由科第官至刺史，深谙人间事，耳听政，口辩冤，笔金禁，立断而民不冤焉。且仁直刚义。时上钟意于年少俊士，诏贡以千计，选应连花不给之役。帅耻之，以时多痘疫无中选者报。国人赖以安焉，作生祠而祀之。玉帝以为

不曲不阿，忠之属也，且才辩于给，健之属也，直以飞捷报应之职帅之，以共天门，寄心膺，又褒以尽忠，锡以瘟锤，加以二郎金盃，以兼理麻痘

役，专以保童，为司命之官也。作福者详之。

《封神演义》九九回：

封余化龙为主痘碧霞元君，率领五方痘神。

《广东新语》卷六：

广州多有祠祀西王母，左右有夫人，两送子者，两催生者，两治痘疹者，凡六位。

《集说诠真》：

《封神演义》载：痘神系余化龙暨其五子达、兆、光、先、德也。余化龙仕于商纣朝，为潼关之主将。当姜子牙伐商，至潼关安营，化龙率其

子达、兆等拒敌，受伤败走。余德遂暗用妖术，乃于夜间将五斗毒痘向周营撒播，武王、子牙以及合营兵众，俱忽染痘疹。惟有武将杨戩适外出，



张元帅

(明刊《三教源流搜神大全》)

未遭侵染。子牙遣杨戩往火云洞求伏羲赐丹救治，伏羲囑神农给发仙丹三粒，曰：“一粒救武王，一粒救子牙，一料用水化开，在军前四处散洒，痘毒自然消灭。”杨戩回营，如法行之，霎时间合营全愈。子牙见众兵脸上各有疤痕，大怒，即进兵破关泄恨。余化龙率领五子，出关迎敌，未及数合，五子俱被打死。化龙见五子俱亡，遂伏剑自刎。迨姜子牙克商后，封余化龙为主痘元君，其子达为东方主痘正神，兆为西方主痘正神，光为南方主痘正神，先为北方主痘正神，德为中央主痘正神。

《明斋小识》卷一二：

西关痘神庙中有施相公像，久无香火，去冬诸董事谋新之，缘漕艘齐聚，改作金龙四大王像，于是舟子各助金。至春漕艘去，适朝廷有锡老之典，耆民俱蒙赏赉，复改塑寿星像，拈香者于于又至。自冬徂春，面目屡换，是为善于趋时。

《铸鼎余闻》卷三“妙应柳夫人痘神”条：

《湖北黄冈县志》云：明代柳夫人，韶年遭贼刃，无所伤。稍长，好道家言。适龙氏，有子。父讳正，谋抗明兵，力阻不听，与婿俱败死，家俘焉。洪武初，夫人溯舟江上，至武矶，爰其林峦洲渚，请地于官，许之。有老叟袖书一卷授之。时将军邓

愈讨麻阳，微服杂众人中往见，夫人独指之曰：“将军何不舆耶？且将军毋轻敌，有难吾当助之。见群鸦冲阵，则吾来也。”愈进兵，果败，忽鸦声接羽而过，见夫人绯衣跃马，风霆陡作，沙石如射，遂克麻阳。事闻，赐封妙应夫人，建生祠武矶上。年九十余卒。今舟商祭之，曰水神。乡人以为痘神，皆祀之。

〔案〕《湖广通志》则云赐封妙真夫人。

《铸鼎余闻》卷三“保珠娘娘 珠妈庙 痘神”条：

国朝施鸿保《闽杂记》卷四云：福州登瀛桥旁珠妈庙，道光甲申初建。时土工郑高上墙跌死。庙成，塑总管神像于庑间，因神必有姓名，以乩问之，乩书“郑高”二字，即土工也。跌死之处，正其塑像处。是像未有而其精气已先在矣，非偶然也。珠妈庙神为刘姓，亦称娘娘。娘娘盖痘神也。今已移建左营司巷，原处改建文昌宫矣。

〔案〕痘，即“天花”，在古代是一种很危险的传染病，古人惧之如神，遂神化之。然各地所奉皆异，姑罗列于上。又满洲有邓将军，见孟森《清代堂子所祀邓将军考》，日人稻叶君山亦以为痘神。又金元七总管亦为痘神，参见该条。

方 相 (开路神 险道神)

《周礼·夏官》:

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雺，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柩。(疏：丧所多凶邪，故使之导也。)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殴方良。(注：方良，罔两也。)

《续汉书礼仪志》中:

先腊一日，大雺，谓之逐疫。其仪：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丧礼)大驾，方相氏立乘四马先驱。

《风俗通义》佚文:

俗说亡人魂气浮扬，故作魑魅然

盛大也。或谓魑头为触圻，殊方语也。(《太平御览》卷五五二)

墓上树柏，路头石虎。《周礼》：方相氏葬日入圹驱罔象。罔象好食亡

者肝脑，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侧，而罔象畏虎与柏，故墓前立虎与柏。(《封氏闻见记》卷六)

俗说凡祭祀先祖，所以求福。方者，兴旭。相者，所以威力鬼，殴同像(罔象)，方相欲以惊逐鬼魅。(《北堂书钞》卷九二引)

《搜神记》卷一六:

昔颍项氏有三子，死而为疫鬼：一居江水，为疟鬼；一居若水，为魑魅鬼；一居人宫室，善惊人小儿，为小鬼。于是正岁，命方相氏帅肆雺以驱疫鬼。



开路神——方相

(明刊《三教源流搜神大全》)

《搜神记》卷一五：

汉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县妇人李娥，年六十岁，病卒，埋于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闻娥富，谓殡当有金宝，乃盗发冢求金，以斧剖棺。斧数下，娥于棺中言曰：“蔡仲！汝护我头。”仲惊，遽便出走，会为县吏所见，遂收治。依法，当弃市。娥儿闻母活，来迎出，将娥回去。武陵太守闻娥死复生，召见，问事状。娥对曰：“闻谬为司命所召，到时，得遣出，过西门外，适见外兄刘伯文，惊相劳问，涕泣悲哀。娥语曰：‘伯文！我一日误为所召，今得遣归，既不知道，不能独行，为我得一伴否？又我见召在此，已十余日，形体又为家人所葬埋，归，当那得自出？’伯文曰：‘当为问之。’即遣门卒与尸曹相问：‘司命一日误召武陵女子李娥，今得遣还，娥在此积日，尸丧，又当殡殓，当作何等得出；又女弱，独行，岂当有伴耶？是吾外妹，幸为便安之。’答曰：‘今武陵西界，有男子李黑，亦得遣还，便可为伴。兼敕黑过娥比舍蔡仲，发出娥也。’于是娥遂得出。与伯文别，伯文曰：‘书一封，以与儿侖。’娥遂与黑俱归。事状如此。”太守闻之，慨然叹曰：“天下事真不可知也。”乃表以为：“蔡仲虽发冢，为鬼神所使；虽欲无发，执不得已，宜加宽宥。”诏书报可。太守欲验语虚实，即遣马吏于西界，推问李黑，得之，与黑语

协。乃致伯文书与侖，侖识其纸，用是父亡时送箱中文书也。表文字犹在也，而书不可晓。乃请费长房读之，曰：“告侖：我当从府君出案行部，当以八月八日日中时，武陵城南沟水畔顿。汝是时必往。”到期，悉将大小于城南待之。须臾果至，但闻人马隐隐之声，诣沟水，便闻有呼声曰：“侖来！汝得我所寄李娥书不耶？”曰：“即得之，故来至此。”伯文以次呼家中大小，久之，悲伤断绝，曰：“死生异路，不能数得汝消息，吾亡后，儿孙乃尔许大！”良久，谓侖曰：“来春大病，与此一丸药，以涂门户，则辟来年妖病矣。”言讫，忽去，竟不得见其形。至来春，武陵果大病，白日皆见鬼，唯伯文之家，鬼不敢向。费长房视药丸，曰：“此‘方相’脑也。”

《搜神记》卷九：

庾亮，字文康，鄱陵人，镇荆



河南密县打虎亭出土汉画摹本。说是方相，但更可能是魁头。

州，登厕，忽见厕中一物，如方相，两眼尽赤，身有光耀，渐渐从土中出。乃攘臂，以拳击之。应手有声，缩入地。因而寝疾。术士戴洋曰：“昔苏峻事公，于白石祠中祈福，许赛其牛。从来未解。故为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

《搜神记》卷七：

宋王仲文为河南郡主簿，居缙氏县北。得休，因晚行泽中。见车后有白狗，仲文甚爱之。欲取之，忽变形如人，状似方相，目赤如火，磋齿吐舌，甚可憎恶。

《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三：

魃头，所以存亡者之魂气也，一名苏衣被，苏苏如也；一曰狂阻，一曰触圻；四目曰方相，两目曰傒。据费长房识李娥药丸，谓之方相脑，则方相或鬼物也，前圣设官象之。

《太平广记》卷三二七引《五行记》：

北齐樊孝谦，少有才名。年二十二，答秀才策，累迁至员外散骑侍郎。尝于其门首，观贵人葬车，揖方相而别。是后周年，至此葬日，有人扣门。孝谦出视，乃见所揖方相。门首立云：“君去年此日，共我语否。”孝谦惊倒，须臾便卒。贞观初，崔信明为洋州，与县丞向瓘无二说。

《云笈七签》卷一〇〇《黄帝本纪》：

黄帝游行四方，元妃嫫祖死于道，帝祭之以为祖神，令次妃嫫母监护于道，以时祭之，因以嫫母为方相

氏。注曰：向其方也。以护丧，亦曰防丧氏。

《事物纪原》卷九：

《轩辕本纪》曰：帝周游时，元妃嫫祖死于道，令次妃嫫母监护，因置方相，亦曰防丧。此盖其始也。俗号险道神，抑由此故尔？《周礼》有方相氏狂夫四夫，大丧先柩，及墓入圻，以戈击四隅，殴方良。故葬家以方相先驱。

《宋朝丧葬令》有方相、魃头之别，皆是其品所当用，而世以四目为方相，两目为魃头。按汉世逐疫用魃头，亦《周礼》方相之比也。方相氏蒙熊皮，黄金四目，以索室殴疫。郑注云：如今魃头是也。疑自汉始云。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四〇引《贤奕》：

轩辕黄帝周游，元妃累祖死于道，令次妃好嫫监护，因置方相以防夜，盖其始也。俗名险道神、阡陌将军，又名开路神。

《历代神仙通鉴》卷二：

（黄帝）召募长勇人方相氏，执戟防卫，封阡陌将军。（后死为险道神，一曰开路神。帝证果，召为雷部健儿。善走，能与雷相疾。号曰“律令”。咒云“急急如律令”，谓此。）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七：

开路神君，乃是《周礼》之方相氏是也。其神身长丈余，头广三尺，须长三尺五寸，须赤面蓝，头戴束发

金冠，身穿红战袍，脚穿皂皮靴，左手执玉印，右手执方天画戟。出柩以先行之，能押诸凶煞恶鬼藏形，行柩之吉神也，留传之于后世矣。

《集说诠真》：

《封神演义》载：开路神，乃方相也。方相与兄方弼俱系商纣朝之武臣。弼长三丈六尺，相长三丈四尺，赤面四眼，勇力兼人。时纣王之太子殷郊、殷洪触父王怒，纣令诛之。弼、相将二太子背负逃奔，日行三十里。继因路资无措，请太子自行前往。弼、相至黄河边，用一木筏揽渡行人，任意勒索，武断渡口。会有周将散宜生向灵宝法师借得定风珠，回至渡口。弼、相渡之过河，即将定风珠抢去奔逸。散宜生莫之谁何。未几，叛商归周之武将黄飞虎追至，着令还珠。弼、相将珠奉还。飞虎劝弼、相归顺姬周。弼、相即随飞虎至西岐。周相姜子牙乃令方弼破风吼阵。商将董天君上神台，将黑旗一摇，突来万千刀兵。方弼四肢忽裂数段，跌倒而死。姜子牙又令方相破落魄阵。商将姚天君上神台，取黑沙一撒，方相大叫一声，登时气绝。迨周克商后，姜子牙敕封方弼为显道神，方相为开路神。

《破除迷信全书》卷一〇：

世俗出丧时必用开路神，古时则多用方相，按官品的大小，定规所用

开路神的大小。凡四品以上的官，所用的开路神为方相，头是四方的，所以叫方相，一方安一眼，共有四眼。四品以下的官，则只为两眼。所穿的衣服，如同道士，手中执著戈，还持著盾牌。其实不过只扎成一座架子，雇人在架子中摆弄就是了。走到坟墓时，则用戈打击坟圪的四角，这就完了开路神的本分。但是近来此种方相的开路神，已经变成纸扎的开路鬼了，真是不可思议的。

〔案〕方相本应当为动物神，古人以为有驱鬼之神力。《周礼》作礼官名，是方相驱鬼，已成为通行的宗教仪式，故置其官专掌其仪式。汉代沿之。其仪式功用有二：逐疫鬼；丧礼中开道护柩，驱除墓室周围之鬼怪。故后世丧葬，皆扎其形，为灵柩先导，号开路神。或又传说黄帝时于道路置以护丧，故又称险道神。明代则又将其人神化。如《历代神仙通鉴》称其为皇帝时之长勇人（又称为雷部健儿，甚荒谬，参见雷神条），《封神演义》则析其神为二，谓即殷纣王朝武将方相、方弼兄弟，后一封显道神，一封开路神。近代民间丧礼，多用之。江南一带出殓，以布蒙木架，制二巨人，高丈余，身披铠甲，头如斗，戴盔，作金刚怒目状，为送殓行列之先导，其为方弼、方相兄弟之俦乎？

地藏王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七八：

按《宋高僧传》：释地藏，姓金氏，新罗国王之支属也。慈心而貌恶，颖悟天然，七尺成躯，顶耸奇

骨。特高才力，可敌十夫。尝曰：六籍囊中，三清术内，唯第一义与方寸合。于时落发涉海，舍舟而徒，振锡观方，邂逅至池阳，睹九子山焉。心甚乐之，乃径造其峰，得谷中之地，面阳面宽平，其土黑壤，其泉滑甘，岩栖涧汲，趣尔度日。藏尝为毒螫，端坐无念。俄有美妇人作礼馈药云：“小儿无知，愿出泉以补过。”言讫不见，视坐左右间漉漉然。时谓为九子山神，为涌泉资用也。其山，天宝中李白游此，号为九华焉。俗传山神妇女也。其峰多冒云

雾，罕曾露顶。藏素愿持四大部经，遂下山至南陵，有信士为缮写，得以归山。至德年初，有诸葛节率村父自麓登高，深极无人，云日鲜明，唯藏



地藏王菩萨

(明刊《三教源流搜神大全》)

孤然闭目石室。其房有折足鼎，鼎中白土和少米烹而食之。群老惊叹曰：“和尚如斯苦行，我曹山下列居之咎耳。”相与同构禅宇，不累载而成大伽蓝。建中初，张公严典是邦，仰藏之高风，因移旧额，奏置寺焉。本国闻之，率以渡海相寻，其徒且多，无以资岁，藏乃发石得土，其色青白，不殍

如面，而供众食。其众请法以资神，不以食而养命，南方号为枯槁，众莫不宗仰。龙潭之侧，有白塔，取之无尽。以贞元十九年夏，忽召众告别，罔知攸

元十九年夏，忽召众告别，罔知攸

往，但闻山鸣石陨，扣钟嘶哑，跏趺而灭，春秋九十九。其尸坐于函中，泊三稔，开将入塔，颜貌如生，举舁之，动骨节若撼金锁焉。乃立小浮图于南台，是藏晏坐之地也。时徵士右拾遗费冠卿序事存焉。

《地藏菩萨本愿经·忉利天宫神通品》：

佛告文殊师利：“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丛林，稻麻竹苇，山石微尘，一物一数，作一恒河，一恒河沙，一沙一界，一界之内，一尘一劫，一劫之内，所积尘数，尽充为劫，地藏菩萨证十地果位以来，千倍多于上喻。”

《地藏菩萨本愿经·分身集会品》：

尔时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地狱处分身地藏菩萨，俱来集在忉利天宫。以如来神力故，各以方面，与诸得解脱从业道出者，亦各有千万亿那由他数。共持香华，来供养佛。彼诸同来等辈，皆因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尔时世尊舒金色臂，摩千百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訶萨顶，而作是言：“吾于五浊恶世，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令心调伏，舍邪归正，十有一二，尚恶习在。吾亦分身千百亿，广设方便，或有利根，闻即信受；或有善果，勤劝成就；或有暗钝，久化方归；或有业

重，不生敬仰。如是等辈众生，各各差别，分身度脱，或现男子身，或现女子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或现山林川原、河池泉井，利及于人，悉皆度脱。或现天帝身，或现梵王身，或现转轮王身，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辅身，或现官属身，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而以化度，非但佛身独现其前。汝观吾累劫勤苦，度脱如是等难化刚强罪苦众生，其有未调伏者，随业报应，若堕恶趣，受大苦时，汝当忆念吾在忉利天宫殷勤付嘱，令娑婆世界至弥勒出世已来众生，悉使解脱，永离诸苦，遇佛授记。”尔时诸世界分身地藏菩萨，共复一形，涕泪哀恋，白其佛言：“我从久远劫来，蒙佛接引，使获不可思议神力，具大智慧。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度百千万亿人，令归敬三宝，永离生死，至涅槃乐。”

《地藏菩萨本愿经·观众生业缘品》：

世尊告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可说劫，尔时有佛，号一切智成就如来，应供、正偏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其佛寿命六万劫。未出家时，为小国王，与一邻国王为友，同行十善，饶益众生。其邻国内所有人民，

多造众恶。二王议计，广设方便。一王发愿：早成佛道，当度是辈，令使无余。一王发愿苦不先度罪苦，令是安乐，得至菩提，我终未愿成佛。”佛告定自在王菩萨：“一王发愿早成佛者，即一切智成就如来是。一王发愿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者，即地藏菩萨是。复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名清静莲华目如来，其佛寿命四十劫。像法之中有一罗汉，福度众生，因次教化。遇一女人，字曰光目，设食供养。罗汉问之，欲愿何等。光目答言：‘我以母亡之日，资福救拔，未知我母，生处何趣。’罗汉愍之，为人定观，见光目女母，堕在恶趣，受极大苦。罗汉问光目言：‘汝母在生，作何行业？今在恶趣，受极大苦。’光目答言：‘我母所习，唯好食啖鱼鳖之属。所食鱼鳖，多食其子，或炒或煮，恣情食啖，计其命数，千万复倍。尊者慈愍，如何哀救？’罗汉愍之，为作方便，劝光目言：‘汝可志诚念清静莲华目如来，兼塑画形象，存亡获报。’光目闻已，即舍所爱，寻画佛像而供养之，复甚敬心，悲泣瞻礼。忽于夜后，梦见佛身，金色晃耀，如须弥山，放大光明，而告光目：‘汝母不久，当生汝家，才觉饥寒，即当言说。’其后家内，婢生一子，未满三日，而乃言说，稽首悲泣，告于光目：‘生死业缘，果报自受。吾是汝母，久处暗冥。自别汝来，累堕大地狱。蒙汝福

力，方得受生，为下贱人。又复短命，寿年十三，更落恶道。汝有何计，令吾脱免。’光目闻说，知母无疑，哽咽悲啼，而白婢子：‘既是我母，合知本罪，作何行业，堕于恶道。’婢子答言：‘以杀害毁骂二业受报。若非蒙福救拔吾难，以是业故，未合解脱。’光目问言：‘地狱罪报，其事云何？’婢子答言：‘罪苦之事，不忍称说，百千岁中，卒白难竟。’光目闻已，啼泪号泣，而白空界：‘愿我之母，永脱地狱，毕十三岁，更无重罪，及历恶道，十方诸佛，慈哀愍我，听我为母所发广大誓愿：若得我母永离三途，及斯下贱，乃至女人之身，永劫不受者，愿我自今后，对清静莲华目如来像前，却后百千万亿劫中，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誓愿救拔，令离地狱恶趣，畜生、饿鬼等，如是罪报等人，尽成佛竟，我然后方成正觉。’发誓愿已，具闻清静莲华目如来而告之曰：‘光目，汝大慈愍，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吾观汝母，十三岁毕，舍此报已，生为梵志，寿年百岁。过是报后，当生无忧国土，寿命不可计劫，后成佛果，广度人天，数如恒河沙。’”佛告定自在王：“尔时罗汉，福度光目者，即无尽意菩萨是。光目母者，即解脱菩萨是。光目女者，即地藏菩萨是。过去久远劫中，如是慈愍，发恒河沙愿，广度众生。未来世中，若有男子女人，不行

善者，行恶者，乃至不信因果者，邪淫妄语者，两舌恶口者，毁谤大乘者，如是诸业众生，必堕恶趣。若遇善知识，劝令一弹指间，归依地藏菩萨，是诸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报。若能志心归敬及瞻礼赞叹，香华衣服，种种珍宝，或复饮食，如是奉事者，未来百千万劫中，常在诸天，受胜妙乐，若天福尽，下生人间，犹百千劫，常为帝王，能忆宿命因果本末。定自在王，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广利众生。汝等诸菩萨当记是经，广宣流布。”

尔时四方天王俱从座起，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地藏菩萨于久远劫来，发如是大愿，云何至今犹度未绝，更发广大誓言。唯愿世尊为我等说。”佛告四天王：“善哉善哉。吾今为汝及未来现在天人众等，广利益故，说地藏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内，生死道中，慈悲救拔，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之事。”四天王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佛告四天王：“地藏菩萨，久远劫来，迄至于今，度脱众生，犹未毕愿，慈愍此世罪苦众生，复观未来无量劫中，因蔓不断，以是之故，又发重愿。如是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四天王，地藏菩萨苦遇杀生者，说宿殃短命报，若遇窃盗者，说贫穷苦楚报，若遇邪淫者，说雀鸽鸳鸯报，若遇恶口者，说眷属斗争报，若遇毁谤者，说无舌疮口

报，若遇嗔恚者，说丑陋癡残报，若遇悭吝者，说所求违愿报……是诸众生，先受如是等报，后堕地狱，动经劫数，无有出期。”四天王闻已，涕泪悲叹，合掌而退。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七八：

按《地藏菩萨本愿经》：文殊师利白佛言：唯愿世尊广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行立何愿而能成就不思议事。佛告文殊师利：此菩萨威神誓愿，不可思议，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瞻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彩画刻镂，塑漆形像，是人当得百返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恶道。文殊师利，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前身为大长者子。时世有佛，号曰师子奋迅具足万行如来。时长者子见佛相好千福庄严，因问彼佛作何行愿，而得此相。时师子奋迅具足万行如来告长者子：“欲证此身，当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文殊师利，时长者子因发愿言：“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以是于彼佛前立斯大愿，于今百千万亿那由他不可说劫，尚为菩萨。又于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时世有佛，号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寿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像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宿福深厚，众所钦敬，行住坐卧，诸天卫护。其母信邪，常轻三宝，是时圣女广说方便，劝诱其母，令生正见，而此女母

未全生信。不久命终，魂神堕在无间地狱。时婆罗门女知母在世，不信因果，计当堕业，必生恶趣，遂卖家宅，广求香华及诸供具，于先佛塔寺大兴供养。见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其形像在一寺中，塑画威容，端严毕备。时婆罗门女瞻礼尊容，倍生敬仰，私自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母死后，倘来问佛，必知处所。”时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恋如来，忽闻空中声曰：“泣者圣女，勿至悲哀。我今示汝母之去处。”婆罗门女合掌向空而白空曰：“是何神德，宽我忧虑？我自失母已来，昼夜忆恋，无处可问知母生界。”时空中有声，再报女曰：“我是汝所瞻礼者，过去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见汝忆母，倍于常情众生之分，故来告示。”婆罗门女闻此声已，举身自扑，支节皆损。左右扶持，良久方苏，而白空曰：“愿佛慈愍，速脱我母生界，我今身心将死。”不久时，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曰：“汝供养毕，但早返舍，端坐思惟吾之名号，即当知母所生去处。”时婆罗门女寻礼佛已，即归其舍，以忆母故，端坐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夜，忽见自身到一海边，其水涌沸，多诸恶兽，尽复铁身，飞走海上，东西驰逐。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出没海中，被诸恶兽争取食啖。又见夜叉，其形各异，或多手、多眼、多足、多头，口牙外出，利刃如剑，驱诸罪人，使近

恶兽，复自搏攫，头足相就。其形万类，不敢久视。时婆罗门女以念佛力故，自然无惧。有一鬼王，名曰无毒，稽首来迎，白圣女曰：“善哉！菩萨何缘来此？”时婆罗门女问鬼王曰：“此是何处？”无毒答曰：“此是大铁围山西面第一重海。”圣女问曰：“我闻铁围之内，地狱在中，是事实不？”无毒答曰：“实有地狱。”圣女问曰：“我今云何得到狱所？”无毒答曰：“若非威神，即须业力。非此二事，终不能到。”圣女又问大鬼王曰：“我母死来未久，不知魂神当至何处？”鬼王问圣女曰：“菩萨之母，在生习何行业？”圣女答曰：“我母邪见，讥毁三宝，设或暂信，旋又不敬。死虽日浅，未知生处。”无毒问曰：“菩萨之母，姓氏何等？”圣女答曰：“我父我母，俱婆罗门种。父号尸罗善现，母号悦帝利。”无毒合掌启菩萨曰：“愿圣者却返本处，无至忧忆悲恋。悦帝利罪女，生天以来，经今三日，云承教顺之子，为母设供修福，布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寺，非惟菩萨之母得脱地狱，应是无间罪人，此日悉得受乐，俱同生讫。”鬼王言毕，合掌而退。婆罗门女寻如梦归，悟此事已，使于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像之前，立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使令解脱。”佛告文殊师利，时鬼王无毒者，当今财首菩萨是。婆罗门女者，即地藏菩萨是。

《集说诠真》引《重增搜神记》、《明一统志》合载：

地藏王，一称新罗国僧，一称王舍城僧，本名傅罗卜，法名目连。尝师事如来，始创盂兰盆，救其母于饿鬼之苦。唐肃宗至德间，渡海居青阳九华山，尝以岩间白土杂饭食之，人以为异。年九十九，忽召徒众告别，趺坐函中，遂没为地藏王，职掌幽冥教主，十殿阎王俱行朝礼。以七月三十日为生降之辰，士人礼拜焉。后三载，开函视之，颜色如生，异之，骨节俱动，若撼金锁焉，随名金地藏。

《集说诠真》：

《目连记》载：傅罗卜，南耶王舍城人，父名相，母氏刘，合家向茹素。相卒，刘氏弟来，谆劝开荤，曰：“文王之时，五鸡二彘，以养亲老，世称仁政。故曾子养亲，必具酒肉。孔子食肉，必调以酱。孟子曰：鱼与熊掌，皆我所欲。”刘开斋，死入地狱。罗卜削发为僧，改名目连。一日禅定，见母在地狱，立往寻之。奈乍至第一重地狱，刘氏已解往第二重，尾蹶之。至第六重，值四月八日狱主赴会，致押解稽迟，目连始获晤母，遽饷以所携乌饭，被饿鬼顷刻攫尽。鬼使又将刘氏押入第七重。目连蹶至第十重，知母已投生为郑官家犬，访得之，见犬向伊摇尾哀嗥并衔其衣。目连悟，输货买归，事以母礼。七月十五日大设盂兰会，超度伊母，遂奉玉帝封刘氏为劝善夫人。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七：

职掌幽冥教主，十地阎君率朝贺成礼。相传王舍城傅罗卜，法名目键连，尝师事如来，救母于饿鬼群丛，作盂兰胜会，歿而为地藏王。以七月三十日为所生之辰，士人礼拜。或曰：今青阳之九华山地藏是也。按传新罗国僧，唐时渡海，居九华山，年九十九，忽召徒众告别。但闻山鸣石陨，俄蹴趺坐于函中。泊三稔，开将入塔，颜貌如生，异之动，骨节若金锁焉，故曰“金地藏”，以是知传者之误。

《集说诠真》：

按七月晦日为地藏王诞辰。相传月值大建为菩萨开眼，小建为不开眼。是日吴俗有妇女脱裙之举，裙以红纸为之，谓曾生产一次者，脱裙一次，则他生可免产厄。黄昏时，比户点烛庭阶，谓之地藏灯。儿童聚砖瓦成塔，烧膺琥珀屑为戏。

《酉阳杂俎·续集》卷七：

梁崇义在襄州，未阻兵时，有小将孙咸暴卒，信宿却苏。梦至一处，如王者所居，仪卫甚严，有吏引与一僧对事。僧法号怀秀，亡已经年，在生极犯戒，及入冥，无善可录，乃给云：“我尝嘱孙咸写《法华经》。”故咸被追对。咸初不省，僧故执之，经时不决，忽见沙门曰：“地藏尊者语云，弟子若招承，亦自获祐。”咸乃依言，因得无事。地藏乃令一吏送

归，不许漏泄冥事。

《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一：

近佛画中有地藏菩萨、地藏菩萨。

《东坡志林》卷六：

戊寅十一月，余在儋耳，闻城西民李氏处子病卒两日复生，余与进士何同往见其父，问死生状。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帘下。有言此误追，庭下一吏云：“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无罪当放还。”见狱在地窟中，隧而出入，系者皆儋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姬，身皆黄毛如驴马，械而坐。处子识之，盖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钱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处子邻里，死已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盘飧及钱数千，云付某僧，僧得钱，分数百遗门者，及持饭入门去，系者皆争取其饭，僧忤所食无几。又一僧至，见者擎跪作礼。僧曰：“此女可差人速送还。”送者以手掀墙壁使过，复见一河，有舟，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跃，处子惊而寤，是僧岂所谓地藏菩萨耶？书此为世戒。

《涌幢小品》卷二八：

地藏菩萨，姓金，名乔觉，新罗国人。在池州东岩修习久，土人闵欲斋之。地藏谢不愿，愿得一袈裟地。闵许之。明日以袈裟冒之，凡四十里。闵即付之，举家悉成正觉去。

〔案〕今地藏王殿塑一慈祥员外

号“闵公”者，即此人。

《通俗编》：

《云笈淡墨》：岳侯之狱，以桧妻王氏一言而死。有押衙何立者，桧命往东南第一峰勾干。恍惚有人引至阴司，见夫人带枷备刑，楚毒难堪，语立曰：“告相公，东窗事发矣。”押衙复命言其事。桧忧骇，数日亦死。《江湖杂记》：桧既杀武穆，向灵隐祈祷。有一行者，乱言讥桧。桧问其居址，僧赋诗有“相公问我归何处，家在东南第一山”之句。桧令隶何立物色。立至一宫殿，见僧坐决事，立窃问之。答曰：地藏王决桧杀岳飞事。数卒遂引桧至，身荷铁枷，囚首垢面，呼告曰：“传语夫人，东窗事发矣。”

《历代神仙通鉴》卷一五：

尹喜以太玄洞玉虚天尊不见，出席叩请老君曰：“但不知西域王君因何不至？”老君曰：“王君愍及幽冥，欲救众生于三恶道中，发大慈悲，身投十地，托生新罗国，为叶氏子，自幼出家，圣名守一，借老佛之法，作阴司之宝筏。”举手向地藏曰：“欲知王君，只此便是。”地藏合掌躬身。老君复谓曰：“君当为幽冥教主，作东土佛家首领，无庸谦让也。”地藏称谢，众仙方悟为金蝉子也。

《清嘉录》卷七“七月·地藏王生日”条：

（七月）晦日为地藏王生日。骈

集于开元寺之殿，酬愿烧香。妇女有脱裙之俗，裙以红纸为之，谓曾生产一次者，脱裙一次，则他生可免产厄。点肉身灯，为报娘恩。以纸铤管纳寺库，为他生资，谓之“寄库”。昏时，比户点烛庭阶，谓之“地藏灯”。儿童聚砖瓦成塔，烧膻琥珀屑为戏，俗称“狗屎香”。

案：《本愿经》云：“地藏王，初为长者子，见师子佛相好，因问作何行愿而得此相？佛言：‘欲证此身，当须久远脱度受苦众生。’因发愿言：‘我今尽未来际，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以是于彼佛前，立斯大愿，于今百千万亿那由他劫尚为菩萨。’”又云：“诸分身地藏菩萨，各复一形，白佛云：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度百千万亿人。”云云。太白有《地藏菩萨赞》。《昆新合志》云：“七月杪，相传为地藏王诞。夜点烛庭阶，曰幽明灯，携楮锭至地藏殿焚之，以遗亡者。”

《清嘉录》卷八“八月·塔灯”条：

村民于旷野以瓦叠成七级浮屠，中供地藏王像，四围燃灯，谓之“塔灯”。

《中国神明概论》第六章：

有说“七月一日是地藏王生日”，其实非也。中元节（七月十五日）乃怀祀地官大帝（大舜），舜，孝子也，所以此日又叫“孝子日”。俗云“百事孝为先”，此日家家忙着备办牲醴祭祖先，但那些孤魂，已失去后代飨祭，其境实为堪怜，于是人们乘此机会，合各家牲醴在坛上，竖灯篙明示境内野魂，来共同享食，此日即称“普度阴公日”，因鬼魂原居于幽冥地，人们必须在中元之前，先祈地藏王（幽冥教主）开鬼门，并经诵鬼魂出幽地，勿扰民人，以致七月一日本为致祭日，却被误为地藏王生日。

〔案〕中国民间所信仰的阴间主宰，本为东岳神。以后受佛教影响，始有地藏王（佛教称地藏菩萨）主冥之说。关于地藏的来历，有几种说法：新罗（朝鲜古国名）王族，姓金，出家为僧，渡海至九华山，坐化为菩萨；如来十大弟子之一，古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婆罗门目犍连；古印度婆罗门女；道教又称其为金蟬子（参见五岳、东岳条）化身。其中以新罗僧和目犍连（即目连）二说最为流行。但在中国民间，其名声不及阎罗王大。

阎罗王

《洛阳伽蓝记》卷二“崇真寺”条：

比丘惠凝死一七日还活。经阎罗王检阅，以错名放免。

《酉阳杂俎·前集》卷八：

上都街肆恶少，率髡而肤札，备众物形状。时大宁坊力者张干，札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阎罗王”。

《铸鼎余闻》卷四：

《一切经音义》二十四云：琰摩，或作琰摩罗，或言阎罗，亦作阎摩罗社，又言夜摩卢迦，皆是梵音。又云：阎摩，此云双；罗社，言王。兄及妹皆作地狱王，兄治男事，妹治女事，故曰双王也。

《法苑珠林》卷一二：

阎罗王者，昔为毗沙国王。经与维陀如生王共战，兵力不敌，因立誓愿为地狱主。臣佐十八人，领百万之众，头有角耳，皆悉忿恚，同立誓

曰：后当奉助，治此罪人。毗沙王者，今阎罗王是。十八大臣者，今诸小王是。百万之众，诸阿傍是。

《铸鼎余闻》卷四：

宋无名氏《鬼董》云：佛言琰魔罗，盖主捺落迦者，止一琰魔罗王耳。阎罗盖琰魔罗之讹也。余十八王，见于《阿含》等经，名皆梵语，王主一狱，乃阎罗僚属。



阎王（湖南民间功德画）

〔案〕阎罗王，也称阎魔王，简称阎王，佛教所信之地狱王，为中国民间最知名之冥司主宰。阎罗，乃古

梵语之音译，原为古印度神话中之阴间主宰。后佛教有地狱轮回说，遂借此神为地狱主。其来历佛经中载有二说，或谓兄妹二人，或谓古印度毗沙国王。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五曰：“梵音阎魔，义翻为平等王，此司典生死罪福之业，主守地狱八热八寒以及眷属诸小狱等，役使鬼卒于五趣之中，追摄罪人。”隋唐以后，民间虽仍尊崇东岳大帝（认为高于地藏王及阎罗王），而对阎罗王的信仰却最为普遍。

《宣室志·辑佚》：

大历中，山阳人郗惠连，始居泗上，以其父尝为河朔官，遂从居清河。父歿，惠连以哀瘠闻。廉使命吏临吊，赠粟帛。既免丧，表授漳南尉。岁余，一夕独处于堂，忽见一人，衣紫佩刀，趋至前，谓惠连曰：“上帝有命，拜公为司命主者，以册立阎波罗王。”即以锦纹箱贮书，进于惠连曰：“此上帝命也。”袖用琼钿，标以纹锦。又象笏紫绶、金龟玉带以赐。已而有数百人，绣衣红额，左右佩兵器趋入，罗为数行，再拜。一人前曰：“某幸得为使之吏，敢以谢。”词竟又拜。拜訖，分立于前。相者又曰：“五岳卫兵主将。”复有百余人趋入，罗为五行，衣如五方色，皆再拜。引惠连东北而去，传呼甚严。可行数里，兵士万余，或骑或步，尽介金执戈，列于路。枪槊旗旆，文绣交焕。俄见朱门外，有数十

人，皆衣绿执笏，曲躬而拜者，曰：“此属吏也。”其门内，悉张帷帘几榻，若王者居。惠连既升阶，据几而坐，俄绿衣者十辈，各资簿书，请惠连判署。已而相者引惠连于东庑下一院，其前庭有车舆乘马甚多，又有乐器鼓箫及符印管钥，尽致于榻上，以黄纹帊蔽之。其榻绕四墉。又有玉册，用紫金填字，似篆籀书，盘曲如龙凤之势。主吏白曰：“此阎波罗王之册也。”有一人具簪冕来谒，惠连与抗礼，既坐，谓惠连曰：“上帝以邳郡内黄县南兰若海悟禅师有德，立心画一册，有阎波罗王礼甚。言以执事有至行，故拜执事为司命主者，统册立使。某幸列宾掾，故得侍左右。”惠连问曰：“阎波罗王居何？”府掾曰：“地府之尊者也，缥冠岳渎，总幽冥之务，非有奇特之行，不在是选。”

《夷坚三志》己卷四：

俞一郎者，荆南人。绍熙三年五月，被病困危，为二鬼卒拽出，及一门楼，使者导入，望殿上十人列坐，著王者之服。问为何所，曰：“地府十王也。”

《涌幢小品》卷二四：

寇莱公有妾倩桃，随南迁，再移光州。倩桃泣曰：“妾前世师事仙人为侠，今将别去，敢有所托。愿葬杭州天竺寺。吾向不言，恐泄阴理。今欲去，言亦无害：公当为世主者阎浮

提王也。”公不久亦亡。有僧克仅见公于曹州境上，拥驴北去。克仅询问后骑，曰：“阎浮提王交政也。”

《耳邮》卷一：

杭州顾茂才，客吴中。甲戌春，死而复苏。自言初死时，但觉飘飘如凌云而上，俄而复下，则仍在吴市也。青衣三人，导至一处，即苏州府城隍庙。神出，略诘数语，便云：“误矣。”遣之还。甫出门，遇故人徐某，吴中诸生，前数年死者也。与偕至圆妙观茶寮小坐。顾问冥间事，曰：“与人世同，亦随时变易。阳间盛传十殿阎罗，此唐制也。唐分天下为十道，故冥中亦设十殿。今则否矣。道光以前，冥官尚有前代遗贤，今则皆本朝贵官，衣冠仪从，悉今制也。”茶罢，徐别去。及家门，如梦忽觉，则已死三日矣。因脑次微温，故未殁耳。

考唐太宗分天下为十道，开元二十一年又分山南、江南为东西道，增置黔中道。然则唐制十道，为时不久，中叶以后，冥中又当增置阎罗矣，何仍止十殿也？至云冥官皆近代贵官，则理固不妄。盖人死为鬼，人不能无贤愚，鬼亦不能无善恶，非于人鬼中择聪明正直者主之，则不胜纷纷矣。然世间无不死之神，即冥中亦无不散之鬼，盖精气固不能常存也。自夏以上，祀柱为稷，自商以来，祀弃为稷，盖柱之神泯矣。

《历代神仙通鉴》卷一五：

大慈幽冥教主菩萨地藏。

十殿森罗慈王：秦广萧王，楚江曹王，宋帝廉王，五官黄王，阎罗韩王，变成石王，泰山毕王，平等于王，都市薛王，转轮薛王，酆都鬼王。

《通俗编》：

《法苑珠林》：阎罗王者，昔为沙毗国王，常与维陀如生王战，兵力不敌，因立誓愿为地狱主。臣佐十八人，悉愤恚同誓曰：后当奉助治此罪人。十八人即主领十八地狱也。又引《阎罗王五天使者经》，人死当堕地狱。则主者持行白阎罗王，具其善恶，阎罗王为现五使者而问言。按：如所言，阎罗原只一人，治事分现，则为五人。其僚佐十八人，今释子云十殿阎罗，无一可合。《睽车志》：张叔言判冥，鬼有十人，而十人内，两是妇人。《翻译名义》亦云，阎罗一名琰魔。此云双王，其兄及妹，皆作地狱主。兄治男事，妹治女事，故曰双王。而今所画十王，并无女象。转轮王王四天下，非主冥道，今概列十王中。彼教之说，已难庄论，而世之谈彼教者，更非其本教矣。

《茶香室丛钞》卷一六：

宋无名氏《鬼董》云：佛言琰魔罗，盖主捺落伽者，止一琰魔罗耳。阎罗盖琰魔罗之讹也。余十八王见于《阿含》等经，名皆梵语，王主一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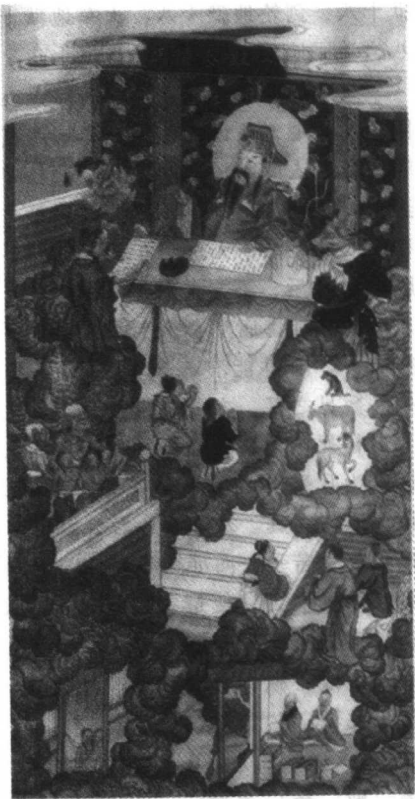
乃阎罗僚属，义不得差肩。十王之说，不知起于何时。佛所举三千大千世界，素河其一。今所居瞻部，特素河之一州，于世界不啻太仓之稊米，泰山之微尘耳。阎罗盖指一素河世界言之，其统摄大矣。泰山奈何亦以王号与之敌体哉？转轮王王四天下，盖人而几于天者，亦非主冥道，乃概列于十王。其余名号，如宋帝、五官之类，皆无所稽据。又七七七日而所历者七王，自小祥以后二年乃仅经二王，抑何疏密之悬绝邪！按十殿阎王之说，至今犹沿之，故录此论，以资辩证。《鬼董》一书，未知作者姓名。鲍氏《知不足斋丛书》，据泰定间钱孚跋语，以为宋孝光时沈姓者所著，传之者关汉卿也。

《集说诠真》：

《玉历钞传》载：十殿在酆都。按酆都在四川忠州酆都县，其地有古殿十重，最上一层在石岩之下，封锁甚固，人不敢开，每夜常有拷鬼声达于外，惨不堪闻。明万历间，巡抚郭公曾开其殿，入内冥黑，把火烛之，见一洞，深不可测，冷风逼人。因命造一木盘，公自坐其中，用绳吊下。至一二十丈，地忽平，执灯出盘，行里许，始见天光，别一世界，烟云飘渺，树木阴森。中有金钉朱门，穷极宏丽。进第一殿，会见关圣帝君，礼毕，迳进第二殿，每殿有王者出迎。至第五殿，王者赐坐待茶。公因问及幽冥之事。王者曰：“人死有魂，魂

有大小，大者充塞宇宙，小者布满乡里。冥司所以问罪者，唯诛其魂也。”少顷，仍命送至洞口，循绳吊上。白邑宰，言其状，并立碑在夔府以纪其事。

又载：世人云阴司有十八层地狱之说非也，此是人八重地狱，如第二



秦广王（北京白云观藏画）

殿之活大地狱，三殿之黑绳大地狱，四殿之合大地狱，五殿之叫唤大地狱，六殿之大叫唤大地狱，七殿之热

恼大地狱，八殿之大热恼大地狱，九殿之阿鼻大地狱。八重大狱之外，各另有十六小地狱，及本殿之血污池、枉死城，大小共一百三十八狱。

按《观佛三昧海经》：阿鼻地狱十八，小地狱十八，寒地狱十八，黑暗地狱十八，小热地狱十八，刀轮地狱十八，剑轮地狱十八，火车地狱十八，沸屎地狱十八，镬汤地狱十八。

又载：血污池，置设殿后之左。阳世误闻尼僧所说，皆因妇人生产有罪，死后入此污池，谬之极矣！凡坤道生育应有之事，均不罪。其尸鬼污秽，发入此池，无论男女，在阳世不顾神前佛后，不忌禁辰，及好宰杀，血溅厨灶神佛庙堂者，永浸此池，不得出头。阳世能有亲属代为戒杀放生，数足之日，方可超脱其苦。

枉死城，系环绕本殿之右。古人误以为凡受伤冤死者悉皆归入此城之说，遍传为真。须知屈死者，岂再加以无辜之苦乎？向准冤魂各候凶手到日，眼见受苦，使遭害者以消忿恨。至被害之魂，待有投生，始行提出，解交诸殿各狱受苦，并非屈死之魂，概入此城。

《玉历钞传》、《阎王经》合载：第一殿，秦广王蒋，二月初一日诞辰，专司人间夭寿生死，统管幽冥吉凶。善人寿终，接引超升。功过两半者，交送第十殿发放，仍投入世，男转为女，女转为男。恶多善少者，押赴殿右高台，名曰孽镜台，令之一



阎罗王（北京白云观藏画）

望，照见在世之心好歹，随即批解第二殿，发狱受苦。

第二殿，楚江王历，三月初一日诞辰，司掌活大地狱，又名剥衣亭寒冰地狱，另设十六小狱。凡在阳间伤人肢体，奸盗杀生者，推入此狱，另发应到何小狱受苦，满期转解第三殿，加刑发狱。

第三殿，宋帝王余，二月初八日诞辰，司掌黑绳大地狱，另设十六小

狱。凡阳世忤逆尊长、教唆兴讼者，推入此狱，另发应至几重小狱受苦，受满转解第四殿，加刑收狱。

第四殿，五官王吕，二月十八日诞辰，司掌合大地狱，又名剥戮血池地狱，另设十六小狱。凡世人抗粮赖租、交易欺诈者，推入此狱，另再判发小狱受苦，满日送解第五殿察核。

第五殿，阎罗王天子包，正月初八日诞辰。前本居第一殿，因怜屈死，屡放还阳伸雪，降调此殿，司掌叫唤大地狱并十六诛心小狱。凡解到此殿者，押赴望乡台，令之闻见世上本家因罪遭殃各事，随即推入此狱，细查曾犯何恶，再发入诛心下六小狱，钩出其心，掷与蛇食。受苦满日，另发别殿。

第六殿，卞城王毕，三月初八日诞辰，司掌大叫唤大地狱及枉死城，另设十六小狱。凡世人怨天尤地，对北溺便涕泣者，发入此狱，查所犯来件，应发何小狱受苦。满日转解第七殿，再查有无别恶。

第七殿，泰山王董，三月二十七日诞辰，司掌热恼地狱，又名碓磨肉酱地狱，另设十六小狱。凡阳世取骸合药，离人至戚者，发入此狱，再发何重小狱。受苦满日，转解第八殿，收狱查治。

第八殿，都市王黄，四月初一日诞辰，司掌大热恼大地狱，又名热恼闷锅地狱，另设十六小狱。凡在世不孝，使父母翁姑愁闷烦恼者，掷入此



平等王（北京白云观藏画）

狱，再交各小狱加刑。受尽痛苦，解交第十殿，改头换面，永为畜类。

第九殿，平等王陆，四月初八日诞辰，司掌酆都城铁网阿鼻地狱，另设十六小狱。凡阳世杀人放火、斩绞正法者，解到本殿，用空心圆柱炼其手足相抱，煽火焚烧，烫烬心肝，随发阿鼻地狱受刑，直到被害者个个投生，方准提出，解交第十殿发生六道（按《续文献通考》注：六道：天道、地

道、人道、魔道、地狱道、畜生道)。

第十殿，转轮王薛，四月十七日诞辰，专司各殿解到鬼魂，分别善恶，核定等级，发四大部洲投生。男女寿夭，富贵贫贱，逐名详细开载，每月汇知第一殿注册。凡有作孽极恶之鬼，着令更变胎卵湿化、朝生暮死。罪满之后，再复人生，投胎蛮夷之地。凡发往投生者，先令押交孟婆神，酈忘台下，灌迷饮汤，使忘前生之事。



转轮王 (北京白云观藏画)

《民俗艺术探源·十殿阎王图像》:

关于十殿阎王的来历，说者纷纭，莫衷一是。一说他是属于传统道教的神祇，一说是佛教十三佛中的前十佛化身，在民间俗信中，显然是非常紊乱。主张与道教发生关联的人，认为五岳帝之一的泰山——东岳大帝，道教封其为泰山府君、泰山君神、天都府君等名号，在民间的信仰，却又被奉为管辖幽明两界的神祇，因其居住于阴阳两洞，稽查人间善恶，将现世作恶未败露的人，送往地狱受苦，因而颇被敬畏。民间更附会十殿阎王中之第七殿泰山明王，便是东岳大帝之化身。(又民间通俗道教认为十殿阎王是由道教的神祇“灵宝十方救苦天尊”所化。据《道统经纬》载：“东方玉宝皇天尊化第一殿秦广王，居幽冥宫。南方玄真万福天尊化第二殿楚江王，居普明宫。西方大妙至极天尊化第三殿宋帝王，居纠绝宫。北方玄上玉宸天尊化第四殿五官王，居太和宫。东北方度化上圣天尊化第五殿森罗王，居讨伦宫。东南方好生度命天尊化第六殿卞城王，居明辰宫。西南方太灵虚皇天尊化第七殿泰山王，居神华宫。西北方无量太华天尊化第八殿平等王，居七非宫。上方五虚明皇天尊化第九殿都市王，居碧真宫。下方真皇洞神天尊化第十殿转轮王，居肃英宫。以上为救苦天尊化为十殿阎王。)

与佛教发生关联的说法，不外乎

以下两种：A. 地藏王：民间俗信地藏王是阎罗王的化身，地藏王即地藏菩萨，属通俗化教的信仰，但和道教融合，已道教化。B. 十三佛：据《梵汉对映私钞》的记载，十殿阎王与佛教所谓的十三佛有关。十三佛是司死者七七日乃至三十三次祭典之佛，他们是不动、释迦、文殊、普贤、地藏、弥勒、药师、观音、势至、阿弥陀、阿闵、大日、虚空藏等。1. 不动明王，现于冥途时名秦广王，司初七日祭典。2. 释迦如来在冥界称楚江王，司初二七日祭典。3. 文殊菩萨在冥途成宋帝王，司初三七日祭典。4. 普贤菩萨在地狱现五官王，司四七日祭典。5. 地藏菩萨在冥界现阎罗王，司五七日祭典。6. 弥勒菩萨于冥途现卞成王，司六七日祭典。7. 药师如来在冥途中变泰山王，司七七日祭典。8. 观音菩萨在冥途变平等王，司百日祭典。9. 势至菩萨在冥途变都市王，司周年祭典。10. 阿弥陀如来在冥途变五道转轮王，司三年祭典。其他 11. 阿闵如来在冥界变莲华王，司七年祭典。12. 大日如来在冥界变祇园王，司十三年祭典。13. 虚空藏菩萨在冥界变法界王，司三十三年祭典。此十三王，前十王即冥土十王，亦即世称的十殿阎王。

兹将流传于民间的口谈传述及坊间善书《玉历宝钞劝世文》以及《十殿地狱》等书的内容择要移录于下：

A. 民间口谈。

一殿秦广王，为十殿阎王第一殿主宰，保护生前有善行的人，使其灵魂安然经过十八层地狱，保送至西天极乐世界，凡作恶的人，则将灵魂打入地狱受审。

二殿楚江王，相传为掌管割舌地狱、剪刀地狱、吊铁树地狱之阎王。

三殿宋帝王，相传为司握孽镜台地狱、落蒸地狱的阎王。

四殿五官王，相传为掌管铜柱地狱、剑山地狱、寒冰地狱的阎王。

五殿阎罗王，俗称阎罗天子，为十殿中地位权柄最高的阎王，掌管油鼎地狱。

六殿卞城王，相传为掌管牛坑地狱、石压地狱、春臼地狱的阎王。

七殿泰山王，相传为掌管污血池地狱、枉死城地狱、磔地狱的阎王。

八殿都市王，相传为掌管刀锯地狱的阎王。

九殿平等王，相传为掌管火山地狱、落磨地狱的阎王。

十殿转轮王，主管最后判决，使恶人转生禽兽，或使之永世不能转生，善人则送往西天极乐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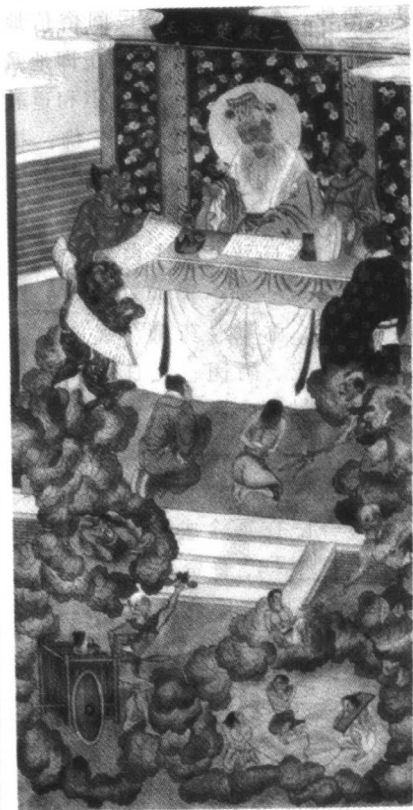
B. 《玉历宝钞》及《十殿地狱》善书。

一殿秦广王：专司人间寿夭生死册籍，统管幽明吉凶，鬼判殿居于大海沃焦石外，正西黄泉路。凡善人寿终之日，该殿就接引往生；功过参半的则交第十殿发放，仍投入世，或男

转生为女，女转生为男，依业缘使为富贵贫贱以了冤缘相报。凡恶多善少者，押入殿右“孽镜台”照视，使其自见在生时所作恶端，一目了然。孽镜台，台高十丈，镜大十围，上横书“孽镜台前无好人”七个大字。照过孽镜之后，再批交第二殿用刑，发落地狱受苦。一殿又设“补经所”一处，凡世之僧尼、道士，得钱为人诵经、拜忏有遗失字句、节减经文、错诵经文的，一旦至地府，即发交补经所，重新学习，并将所遗失、诵错之经句文字，补诵百卷以弥前愆。

二殿楚江王：司掌大海之底，正南沃焦石下，活大地狱，其广纵横三千里，另设十六小地狱：1. 黑云沙小地狱，2. 粪尿泥小地狱，3. 五叉小地狱，4. 饥饿小地狱，5. 焦渴小地狱，6. 脓血小地狱，7. 铜斧小地狱，8. 多铜斧小地狱，9. 铁铠小地狱，10. 幽量小地狱，11. 鸡下小地狱，12. 灰河小地狱，13. 斫截小地狱，14. 剑叶小地狱，15. 狐狼小地狱，16. 寒冰小地狱。凡犯诱骗、伤害、贩卖人口、侵占等罪者均归第二殿审理，处刑后发交各小地狱受苦。

三殿宋帝王：司掌大海之底，东南沃焦石下，黑蝇大地狱，其广亦纵横三千里，另设十六小地狱：1. 咸卤小地狱，2. 麻缠小地狱，3. 穿筋小地狱，4. 铜铁刮脸小地狱，5. 刮脂小地狱，6. 钳挤心肝小地狱，7. 挖眼小地狱，8. 铲皮小地狱，9. 刖



楚江王（北京白云观藏画）

足小地狱，10. 拔手脚指甲小地狱，11. 吸血小地狱，12. 倒吊小地狱，13. 分髻小地狱，14. 蛆蛙小地狱，15. 封膝小地狱，16. 剖心小地狱。凡卖国、逃军、逃亡、盗墓、不贞、伪造文书、添改帐目者，均归三殿审理，然后发交各小地狱受苦。

四殿五官王：司掌大海之底，正东沃焦石下，合大地狱，其广亦纵横三千里，另设十六小地狱：1. 泵池小地狱，2. 鹜炼小地狱，3. 沸汤浇

手小地狱，4. 掌衅流液小地狱，5. 断筋剔骨小地狱，6. 镗肩刷皮小地狱，7. 镗肤小地狱，8. 蹲峰小地狱，9. 铁衣小地狱，10. 木石土瓦小地狱，11. 戳眼小地狱，12. 飞灰塞口小地狱，13. 灌药小地狱，14. 油豆滑跌小地狱，15. 刺嘴小地狱，16. 碎石埋身小地狱。凡犯逃税、漏税、伪造有价证券、制造伪药、窃盗、抢夺、杀人、奸淫者，均归四殿审理，处刑后交各小地狱受苦。

五殿阎罗王：司掌大海之底，东北沃焦石下，交换大地狱，其广纵横三千里，另设十六“诛心”小地狱：1. 割取不敬神不信因果报应心小地狱，2. 割取杀害生命心小地狱，3. 割取行恶心小地狱，4. 割取欺骗、邪术、教唆心小地狱，5. 割取狠毒心小地狱，6. 割取陷害、移祸心小地狱，7. 割取男人强奸女人心小地狱，8. 割取妇女贪淫心小地狱，9. 割取慳吝心小地狱，10. 割取忘恩背义心小地狱，11. 割取好赌心小地狱，12. 割取拐诱、惑众心小地狱，13. 割取妒贤、诽谤心小地狱，14. 割取口不遮拦心小地狱，15. 割取损人利己心小地狱，16. 割取阻人行善、毁灭善书心小地狱。凡鬼犯发至本殿者，先赴“望乡台”，然后发入“叫唤大地狱”，如有须割碎其心者，交十六“诛心”小地狱受苦。望乡台，台高四十九丈，刀山为坡，砌就六十三级。一登此台，望乡甚近，可

见可闻其死后家人的举动。十六“诛心”小地狱内，各埋有木桩，铜蛇为练，铁犬作墩，捆压手脚，用一小刀，开膛破腹，钩出其心，细细割下，心使蛇食，肠给狗吞，受苦满日，止痛完肤，另发别殿。



卞城王或作变成王（北京白云观藏画）

六殿卞城王，司掌大海之底，正北沃焦石下，大叫唤大地狱，其广亦纵横三千里，四围另设十六小地狱：1. 常跪铁砂小地狱，2. 尿泥浸身小地狱，3. 磨催流血小地狱，4. 钳嘴含针小地狱，5. 割肾鼠咬小地狱，

6. 棘网蝗钻小地狱, 7. 碓捣肉浆小地狱, 8. 裂皮豨播小地狱, 9. 衔火闭喉小地狱, 10. 桑火鞋烘小地狱, 11. 粪污小地狱, 12. 牛雕马躁小地狱, 13. 钹穹小地狱, 14. 钹头脱壳小地狱, 15. 腰斩小地狱, 16. 剥皮棺草小地狱。凡犯贪污、贩毒、堕胎、放高利贷、纵火、包揽辞讼而为司法黄牛者, 死后均归第六殿审理, 判刑后发交各小地狱受苦。

七殿泰山王: 司掌大海之底, 西北沃焦石下, 热恼大地狱, 其广亦纵横三千里, 周围另设十六小地狱: 1. 捶舂自吞小地狱, 2. 裂胸小地狱, 3. 笞腿火逼坑小地狱, 4. 丫叉抗发小地狱, 5. 犬咬胫骨小地狱, 6. 煨痛哭狗墩小地狱, 7. 烙手指小地狱, 8. 猫鸩上下啄咬小地狱, 9. 骡踏獾嚼小地狱, 10. 吊竿足小地狱, 11. 凿顶开额小地狱, 12. 顶石蹲身小地狱, 13. 油釜滚烹小地狱, 14. 拔舌穿腮小地狱, 15. 抽肠小地狱, 16. 犁皮猪拖小地狱。凡犯盗墓、赌博、鱼肉乡里、返良为娼、玷辱杏坛等罪者, 均发入热恼大地狱与各小地狱受苦。

八殿都市王: 司掌大海之底, 正西沃焦石下, 大热恼大地狱, 其广亦纵横三千里, 另设十六小地狱: 1. 车崩小地狱, 2. 闷锅小地狱, 3. 碎剮小地狱, 4. 拌孔小地狱, 5. 常围小地狱, 6. 断肢小地狱, 7. 煎脏小地狱, 8. 炙髓小地狱, 9. 焚脰小地

狱, 10. 爬肠小地狱, 11. 开膛小地狱, 12. 剜胸小地狱, 13. 破顶撬齿小地狱, 14. 钢叉小地狱, 15. 剮割小地狱, 16. 剪蓀小地狱。凡犯不孝、忤逆者, 均归八殿审理, 判刑后再交各小地狱加刑受苦。

九殿平等王: 司掌大海之底, 西南沃焦石下, 阿鼻大地狱, 环叠绕广四千八百里, 另设十六小地狱: 1. 敲骨灼身小地狱, 2. 抽筋播骨小地狱, 3. 鸦食心肝小地狱, 4. 狗食肠肺小地狱, 5. 热油溅身小地狱, 6. 脑箍拔舌拔齿小地狱, 7. 取脑猬填小地狱, 8. 蒸头刮脑小地狱, 9. 羊搐成醢小地狱, 10. 木夹顶髀小地狱, 11. 磨心小地狱, 12. 沸汤淋身小地狱, 13. 黄蜂小地狱, 14. 蝎钩小地狱, 15. 蚁蛀熬肱小地狱, 16. 紫赤毒蛇钻孔小地狱。凡犯阳世法律如“十恶”中之极恶者, 被判死刑死后虽受各殿刑罚, 仍须遍受本殿各小地狱之苦, 然后发落“阿鼻地狱”折磨。

十殿转轮王: 殿居幽冥沃焦石下, 正东直对世界五浊之处, 设有金、银、玉石、木板、奈何等桥六座。专司各殿解到鬼魂, 分别核定, 发往世界四大部洲, 投生于何处, 该为男女、寿夭、富贵、贫贱, 逐名详细记明, 每月汇集, 通知第一殿注册, 送呈“酆都”。十殿转轮王殿前, 六桥之处, 又设“酆忘台”一所, 高大如方丈, 四围廊房一百零八间, 向

东甬道一条，仅阔一尺四寸，由“孟婆神”司管此台。酆忘台备有“酆忘汤”，其味分为甘、苦、辛、酸、咸五味，凡由“十殿”批交报到之男女等魂，往何地转生为人者，均须招饮此汤，使其忘却前生各事。

〔案〕如同其他神祇一样，阎罗王传入中国以后，也受到人们的改造，逐渐失去佛经中的本来面目，被纳入民间固有的诸神体系。如《宣室志》中，即称上帝令司命册立阎罗王，以五岳兵将拱卫天帝使，这已是将阎罗王列为中国传统信仰的天帝下属了。至唐末，又有地府十王之说兴起，称冥府分为十殿，各有一王主之。诸王名号甚怪，其中也有泰山、阎罗之号。又称阎罗王本居第一殿，因同情屈死者灵魂，屡放还现世报冤，遂贬至第五殿。民间亦或传称之曰“十殿阎罗”。后来，佛教、道教皆接受此民间俗说。阎罗王向无专庙（滑县小韩村庙为例外，详见下），民间每于城隍庙中别辟十王殿。然冥王如此繁多，实不利于祈祷，所以近代民间多只知阎罗王，鲜知十王矣。

《酉阳杂俎·前集》卷三：

至忠至孝之人，命终皆为地下主者。命终受三官书，为地下主者，一千年，乃转三官之五帝，游行太清，为九宫之中仙。又有七世阴德，皆受书为地下主者，二百八十年，乃得进处地仙之道矣。

《北梦琐言》卷七：

世传云：人之正直，死为冥官。道书云：酆都阴府官属，乃人间有德者卿相为之，亦号阴仙。近代朱崖李太尉、张读侍郎小说，咸有冥判之说。

《隋书·韩擒虎传》：

韩擒字子通，河南东垣人也，后家新安。进位上柱国，拜凉州总管。俄征还京。无何，其邻母见擒门下仪卫甚盛，有同王者，母异而问之。其中人曰：“我来迎王。”忽然不见。又有人疾笃，忽惊走至擒家曰：“我欲谒王。”左右问曰：“何王也？”答曰：“阎罗王。”擒子弟欲撻之，擒止之曰：“生为上柱国，死作阎罗王，斯亦足矣。”因寝疾，数日竟卒，时年五十五。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引《滑县志》：

韩擒虎墓，在小韩村。有阎罗王庙。

《茶香室丛钞》卷一六：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云：元丰间有监黄河埽武官，射杀埽下一鼯。未几死而还魂，云为鼯所诉于阴府，力辩鼯数败埽，以其职杀之，故得免。而阴官韩魏公也，冥间呼为真人。

宋龚明之《中吴纪闻》云：曾王父捐馆，至五七日，曾王妣前一夕忽梦其还家，急令开篋笥取新公裳而

去。问之，答曰：来日当见范文正公，衣冠不可不早正也。又问范公何为尚在冥间，曰：公本天人也，见司生杀之权。既觉，因思释氏书谓人死五七则见阎罗王，岂非范文正公聪明正直，故为此官邪？按此则范文正公亦为阎罗王，不知与韩魏公孰先孰后也。

又国朝沈涛《铜熨斗斋随笔》引《翰苑名谈》云：寇准死，有王克勤者见公于曹州境上。问从者，曰：“阎罗交政。”是莱公亦作阎罗也。

《夷坚丙志》卷七：

周庄仲，建炎二年登科。梦至殿廷下，一人持文字令书押，视其文，若世间愿状，云：“当作阎罗王。”辞以母老，初入仕，不肯从。逮（绍兴）十九年七月，梦门神土地之属来拜辞，若有金鼓骑从相送迎者。翌早，在部中欲饭，觉头昏不清，急归，不及治药而卒。

《夷坚丙志》卷一：

林衡，字平甫，平生仕宦，以刚猛疾恶自任，尝知秀州。病且革，见吏抱案牍来，纸尾大书阎罗王林，请衡花书名。少日遂卒。卒之夕，秀州精严寺僧十余人，同梦出南门迎阎罗王。车中坐者，俨然林君也。衡居秀州之南门外。时乾道二年。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一九引《道教灵验记》：

相国杜幽公年九十余，薨于荆

渚。是夕，中使杨鲁周自五岭使回，止于传舍。一更之后，四衢之内，师旅充斥，不通人行。问其故，皆曰：“迎阎罗王，今夜四更去。”（公）是夕四更果去世矣。明年春，女妓间有暴殒而苏，传公之命云：“我今居阎罗之任，要作十坛黄篆道场，以希退免。”令送钱二百万、图幕各二百事于开元观古柏院。斋毕，前传命之妓复暴殒如初，云：“我已奉上帝之命，为他国之王，免冥官之任矣。”

《通俗编》：

今童妇辈凡言平反冤狱，辄称包龙图，且言其死作阎罗王。因此。然阎罗包老，是并言之，非谓包即阎罗也。贺铸诗集，言客携寇莱公真，挂于驿舍旁，题云：“今作阎罗王。”当时輿情，于寇公乃实有此言云。

《茶香室续钞》卷二〇：

国朝董含《纯乡赘笔》云：予续娶海虞赵中允公女，其宗族俱言祖文毅公歿为冥王。后阅钱氏《猗图》，乃得其说。万历丙午三月十六日，陈中丞用宾开府黔中时，因夫人病剧，设坛召仙。仙至，自称金碧山神，言本欲为夫人请命，奈冥王新即位，法甚严，无路可救矣。问新王为谁，曰：江南常熟人，即春官侍郎赵公用贤也，今为第五殿阎王，十五日莅任。俄而夫人卒。越三月，阅邸报，知侍郎委以三月十五日捐馆。万里之遥，一日而神已知之，岂不怪哉！按

余于《丛钞》卷十六载宋名臣韩魏公、寇莱公、范文正公皆为阎罗王。观此条，则阎罗王又为赵文毅矣。今又二百余年，未知阎罗王为谁也。

又按国朝王士禛《池北偶谈》云：世传赵定宇、冯具区皆为阎罗王。近闻比部张屏公四维言：癸丑秋居保定，忽夜梦至一官署，见有官府，衣冠坐于堂上，披览文书。视之，乃先兄西樵也。张与先兄同官，交甚厚，因问此何地，所览是何文书。先兄笑曰：此非人间，我已死为神，主此文书，察世人善恶耳。然则阎罗王又为王西樵矣。而自康熙至今，又未知冥中主者为谁也。

《月令广义·正月令》：

（初八日）五殿阎罗王韩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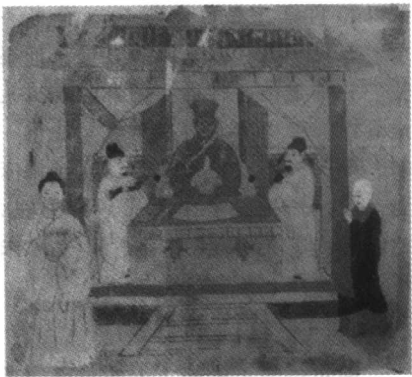
〔案〕民间向有正直之人更替为地下主者之信仰，《酉阳杂俎》、《北梦琐言》已论及。即如东岳神，亦有人鬼更代之说（见该条）。隋唐以来，迄至明清，民间相传为阎罗王者多矣。如韩擒虎、寇准、韩琦、范仲淹、包拯皆其著者，不甚知名者，更不知凡几。此类传说，尤以宋代、清代为甚。又据《聊斋志异》所载，明清时又有生人“假死”，暂为阎罗，主持阴府之传说。由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难以伸张正义，遂希望主持冥府之阎罗王，应当铁面无私，是非分明。故相传死后为阎罗王者，生前多为刚直之士。

附：

孟婆神

《集说诠真》：

《玉历钞传》载：孟婆神生于前汉，幼读儒书，壮诵佛经，凡有过去之事不思，未来之事不想，在世唯劝人戒杀吃素。年至八十一岁，鹤发童颜，终是处女，只知自己姓孟，人故称之曰孟婆阿奶，入山修真。至后汉，世人有知前世因者，妄认前生眷属。是以上天敕令孟氏女为幽冥之神，造筑酆忘台，采取俗世药物，合成如酒非酒之汤，分为甘苦辛酸咸五味，派诸魂饮此汤，使忘前生各事。如有刁狡鬼魂不肯饮者，令以铜管刺喉灌吞。



阎王殿下的孟婆神（明代民间版画）

牛头马面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二引《幽明记》：



牛头阿旁——有牛头无马面
(山西右玉宝宁寺藏水陆画)

巴昌县有巫师舒礼，晋永昌元年病死。土地神将送诣泰山。俗常谓巫师为道人。初过冥司福舍前，土地神问门吏云：“此何所？”门吏曰：“道人舍。”土地神曰：“舒礼即道人。”便以相付。礼名已送泰山，而身不至。忽见一人，八手四眼，提金杵逐礼。礼怖走出，神已在门外，遂执礼送泰山。泰山府君付吏牵去。礼见一物，牛头人身，持铁叉，捉礼投铁床上。身体焦烂，求死不得。经累宿，备经冤楚。府君问主者，知礼寿未尽，命放归。

《夷坚丙志》卷一三：

洪州州学正张某，天性刻薄，老而益甚，虽生徒告假，亦靳固不与。学官给五日，则改为三日；给三日，则改为二日。它皆称是，众憾之。有张鬼子者，以形容似鬼得名，众使伪作阴府追吏以怖张老。鬼子欣然曰：“愿奉命。然弄假须似真，要得一冥

司牒乃可。”众曰：“牒式当如何？”曰：“曾见人为之。”乃索纸以白矾细书，而自押字于后。是夜，诣州学，学门已扃，鬼子入于隙间，众骇愕。张老见之，怒曰：“畜产何敢然？必诸人使尔夜怖我。”笑曰：“奉阎王牒追君。”张老索牒，读未竟，鬼子露其巾，有两角横其首。张老惊号，即死。鬼子出，立于庭，言曰：“吾真牛头狱卒，昨奉命追此老，偶渡水失符，至今二十年，惧不敢归。赖众秀才力，得以反命，今弄假成真矣。”拜谢而逝。

《夷坚三志》辛卷九“郭二还魂”条：

庆元二年九月，池州人郭二在中庭困坐假寐，梦旷野中两人引行，深入荒草，渐抵大官局，金铺朱户，赫然高明，至殿阶下拱立。一王者戴一鱼尾冠，盛服正坐，命押过别所，即从元路出。到一处，见贫悴著白布衫小辈可万人，争先索命。郭云：“我生平与你你不相识，且非屠儿，何由负命如此之众？”旁有牛头王曰：“汝知之乎？此皆蛤蜊化身也。缘平昔好吃他，今在阴府等候。”郭无以答。牛王领次油锅侧，锅径阔丈余，煎油滚沸，牛王举叉搅拨，仍击锅唇，其声如磬。郭随念阿弥陀佛一千声，白衫者悉化黄雀飞去。牛王问郭：“亦认得我乎？”对以不识。曰：“吾本是汝家猫儿，在生之时，见汝逐日敲磬，讲诵佛名，所以击锅者，将启发汝素心。今脱此厄，甚善甚善。”遂还至

先殿下。王与相对揖，招之升阶，辞不敢。再招始上，命坐啜茶。王曰：“汝应不复记我，我只是西门王十六郎。冥司录我忠孝正直，理平无谄曲，不好他人财物，不尊富人，不忽贫人，不害生物，前三年身后，得作初江王一纪。汝兹者之来，专以蛤蜊故，由一念之善，可得反生。”唤二童子导出。中途见小屋宇，欲暂窥看，童不从。守门两人曰：“放入不妨。”遂入其中。铁钮械絘系者数百计，各叫痛苦。暨出门外，见铁枷一具，无穿孔，一小榜贴云：“候采石胡丞务到，自行磨开。”郭至缺墙边，童子推过之，遂觉。就殓七日矣。因大省悟，弃妻室，作道人云游。他日届采石，询胡生者，正发背疽，涉旬而死。

《通俗编》：

《冥祥记》：宋何淡之得病，见一鬼，形甚长壮，牛头人身，手执铁叉。沙门慧义曰：此牛头阿旁也。《传灯录》：国清奉曰：释迦是牛头狱卒，马祖是马面阿旁。又《翻译名义》：频那是猪首，夜迦是象鼻。此

谓二使者形状如是，乃亦牛头马面之类。

《茶香室三钞》卷二〇：

梁陶弘景《真诰·阐幽微第一篇》云：炎庆甲者，古之炎帝也。今为北太帝君，天下鬼神之主也。注云：炎帝，神农氏，其圣功不减轩辕、颡顼，无应为鬼帝。又黄帝所伐大庭氏，称炎帝，恐当是此，非神农也。又《外书》云：神农牛首。今佛家作地狱中主煞者，亦牛首，复致疑焉。

今俗传有牛头马面之说，观此乃知古止是牛头，其马面则后人以配牛头者耳。

〔案〕阎罗王条引《法苑珠林》，谓毗沙国王为阎王，其部众为阿旁，即地狱之狱卒也。佛书又称阿旁牛头马首。如东晋昙无讖译《五苦章句经》，称其牛头，人手，牛蹄，持铁叉。《楞严经》：“亡者神识，见大铁城，火蛇火狗，虎狼狮子，牛头狱卒，马头罗刹，手执枪矛，驱入城门。”民间俗称其为牛头马面。又以为泰山府君属下，亦牛头鬼矣。

酆都大帝

《枕中书》：

鲍靓为地下主者，带潜山真人。蔡郁垒为东方鬼帝，治桃止山。张衡、杨云为北方鬼帝，治罗酆山。杜子仁为南方鬼帝，治罗浮山。周乞、稽康为中央鬼帝，治抱犊山。赵文和、王真人为西方鬼帝，治崑冢山。

《真灵位业图》：

第七中位

酆都北阴大帝（炎帝大庭氏，讳庆甲，天下鬼神之宗，治罗酆山，三千年而一替）。

《北梦琐言》卷一〇：

此鬼都北帝，又号鬼帝。世人有大功德者，北帝得以辟请。召棋之命，乃酆宫帝君乎？

《夷坚志》癸卷五：

忠州酆都县五里有酆都观，即道家所称北极地狱之所。旧传王、阴

二真君自彼仙去。

《茶香室丛钞》卷一六：

宋范成大《吴船录》云：忠州酆都县，去县三里有平都山。碑牒所传，前汉王方平、后汉阴长生皆在此

得道仙去，有阴君丹炉。满山古柏大数围，转运司岁遣官点视，相传为阴君手种。阴君以炼丹济人，其法犹传。知石泉军事章森德茂家有阴丹，甚奇，即阴君丹法也。

按酆都县平都山为道书七十二福地之一，宜为神仙窟宅，而世乃传为鬼伯所居，殊不可解。

读《吴船录》，乃知因阴居传说。盖相沿既久，不知为阴长生，而以为幽冥之主者，此俗说所由来也。至北极治鬼之所有所谓罗酆者，别有其地，与此酆都不涉也。



酆都大帝（北京白云观）

罗酆山为北方鬼帝所治，故有罗酆治鬼之说，而世俗乃以指四川之酆都县。《夷坚志》云：忠州酆都县有酆都观，其山曰盘龙山，即道家所称北极地狱之所。盖南宋已有此说。夫酆都县不在北方，何以谓之北极地狱乎？即此可知其非矣。

《枕中书》又言孔子门徒三千，不经北酆之门。不经北酆，即是不入鬼趣。然东西南北中央皆有鬼帝，而独言北酆，盖北主幽阴，尤鬼道之所重也。

唐崔致远《桂苑笔耕集》有《下元斋词》，云：“虽慎抚绥于南究，尚多衍咎于北酆。”此知出处矣。

《茶香室三钞》卷二〇：

梁陶弘景《真诰·阐幽微第一篇》云：罗酆山在北方癸地，山上有六宫，洞中有六宫，是为六天，鬼神之宫也。第一宫名为绹绝阴天宫，以次东行，第二宫名为泰煞谅事宗天宫，第三宫名为明晨耐犯武城天宫，第四宫名为恬昭罪气天宫，第五宫名为宗灵七非天宫，第六宫名为敢司连冤屢天宫。洞中六天宫名亦同。注云：此北酆鬼王决断罪人处，其神即应是径呼为阎罗王所住处也，其王即今北大帝也。按世以四川酆都县为阎罗王所居，余谓因罗酆而讹，已屡见余书矣。今读《真诰》，得其详，故记之。

又云世人知有酆都六天宫门名，则百鬼不敢为害。欲卧时，常北方祝之三遍，祝云：吾是太上弟子，下统

六天，六天之宫，是吾所部，故得长生，敢有犯者，太上斩汝形。

又云人初死皆先诣绹绝阴天宫受事。贤人圣人去世，先经明晨第三宫受事。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四九：

《山东通志》：蒿里山神庙。庙在泰山下，弘治十四年建。其神酆都大帝，有七十五司，以为收捕追逮出入死生之所。距泰岳庙西南五里，社首坛左。

《民俗艺术探源·十殿阎王图像》：

古代中国道教的信仰中，也有一地狱，那就是道家所奉的酆都北阴大帝所辖管的“罗酆地狱”（俗作酆都地狱），分设内外六宫，处理冥事。俗云：十恶不赦、大奸大恶之人或鬼魅魍魉，均禁锢酆都地狱，万世不能超生。罗酆地狱比佛说十八地狱更恐怖阴绝。《茶香室从抄》云：“罗酆，为北方鬼帝所治，故有罗酆治鬼之说，而世俗乃以指四川之酆都县。”可见世俗以讹传讹，将“罗酆”误为“酆都”。罗酆与酆都地点不同，各不相涉，世人讹传酆都为北极地狱，自古已然，而且信之弥深。

〔案〕中国民间所信仰阴间主宰，除东岳、地藏、阎罗外，又有酆都大帝。该神不如那几位知名，在我国南方却也有一定影响。东岳源于自然崇拜，地藏、阎罗来自佛教，酆帝却出身于道教。《枕中书》中之五方鬼帝，

本出于道家臆谈。它称张衡、杨云为北方鬼帝，治罗酆山，乃此神之滥觞。以后道教遂沿其说，称其为酆都北阴大帝，又谓即炎帝大庭氏。世人遂捕风捉影，以蜀地之酆都县当之；或说该地为汉代王方平、阴长生升仙之处，二人合称“阴王”，遂有讹此地为治鬼之所者。

附：

孟元帅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五“孟元帅”条：



孟元帅（明刊《三教源流搜神大全》）

帅有姓孟名山者，仁义孝慈，万古不磨，至今偿人心愿者，观其为狱

官释囚一事，足卜其概。夫囚，法所不贷，至不可以信义感，易知也。帅以残冬思亲，动闩门数百之泣，皆切慕亲，曰：“而独无母乎？无相见也？”帅哀其怀膝下想，遂泣与囚约，囚亦泣与帅约：至今冬廿五日而释，来正初五而还。果不爽一焉。帅遂以为例焉。久之，私心谓曰：“囚何斯乃一念思亲，孝也，信而四时，义也，既孝且义，可语善矣。”因戏之曰：“倘赦行汝等，复善么？”囚泣曰：“谁而死心耶？等辈一误，安肯再误？”第所谓囚人虚谈耳。帅曰：“汝改虑，余尽释之。”囚泣曰：“是阎王殿上轮回耳。第予去，君奚以脱，等以汝活，汝且以等死，等活不如死。”帅曰：“以一死活百人之命，何虑焉？”众囚皆泣曰：“君何辜？吾死分也。夫君宽待以覩而亲，恩莫加焉，又为出死以重厥罪，夫蝼蚁唯贪生，亦奚忍其心至此乎？不为也！”一囚久泣曰：“君言此，徒令人心骨悚耳。”帅曰：“真言哉！”囚哽咽而言曰：“君毋为言，只此言，令人碎身难报也！”帅闻之，亦涕曰：“予自有脱计。”众问之。帅曰：“勿问。”囚曰：“诚两全，愿听，甚勿相苦也！”皆拜之，各渐渐而去，最祝之曰：“愿天相吉人，无为纆，且世其昌乎！”不意府主滕公知而笞叱之曰：“八百囚缺一，无生还也。”遣之捕焉。帅思曰：“死何怨，第复命难矣。”踌躇久，刺枪于窑自杀，凡三

踊跃，而白兔三倒其枪。忽庞眉者曰：“上有敕！”帅恒为府君命也，急而出，则车马旗士引焉。遥拜，玉帝敕为酆都元帅。后于其帽上加琼花一朵。时帅尚未释其枪于手，即加黄龙枪焉。乃知封也，事闻于府。时太府亦申文于上，乃赵国初亦像其庙而加以将军号焉。

医王

《续文献通考·群庙》一：

(元)成宗贞元初，命郡国通祀三皇，如宣圣释奠礼，以医师主之。

王圻曰：内有三皇并历代名医像，刻针灸经于石，其碑之题篆则宋

仁宗御书，元世祖至元间自汴移此。吴澄《宜黄县三皇庙记》曰：医有学，学有庙，庙以祀三皇，肇自皇天，前此未有也。

(明洪武四年)帝以天下郡邑通祀三皇为渎礼，(令)天下郡县毋得褻祀，止命有司祭于陵所。

至永乐间别建三皇庙，十医

从祀，以医官主之，以为万世医药之祖，遂与历代帝王并祀不废矣。

《清朝文献通考·群祀考》上：

顺治元年定祭先医之神之礼(即祀三皇)。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三九：

(明)世宗嘉靖十五年，帝作圣济殿奉安先医之神，岁时致祭。

《铸鼎余闻》卷四：

国朝王峻《苏州府志》云：医王

庙，旧称三皇庙，祀伏羲、神农、黄帝。康熙二十八年，并祀夏禹。三十年，知府卢腾龙请以岐伯、伯高、鬼臾区、少俞、少师、雷公配。

〔案〕伏羲、神农、黄帝，皆古代传说中的圣王，或说即远古几位部落联盟的伟大首领。他们很早就已神化。

近代民间则祀为医王。此俗自元代始。相传神农尝百草，知药性，黄帝著医书，则似亦有所本矣。亦有祀为药王者，见该条。



三皇——伏羲、女媧、神农。这里的女媧是男相。

(河北石家庄毗卢寺壁画)

药王

《新搜神记·神考》:

药王有三。其一为扁鹊。《史记》:扁鹊者,渤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时为人舍长。舍客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而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与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为医或在齐,号卢医,或在赵,名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秦太医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稗史汇编》:扁鹊墓在河间任邱县,其祠名药王祠,祠前有地数亩,病者祷神,乃以珙卜之,许则云从某方取药,如言掘土,果得药,服之无弗愈者。其色味不一。四方来者,日掘千窑,越宿俱平壤矣。《宋史》:景祐元年仁宗不豫,许希针愈,

命为翰林医官,赐绯银鱼及器币,希拜谢,又西向拜。帝问故,对曰:“扁鹊,医师也。敢忘师乎?请以所得全与扁鹊庙。”帝王为筑庙于城西隅,封“灵应侯”。《涌幢小品》:郑州土城无门扉,相对如阙,中有药王庙,即扁鹊也,封“神应王”。神庙玉体违和,慈圣皇太后祷之,立奏康宁,为新庙,建三皇殿于中,以历代之能医者附焉。

其一为唐孙思邈,号真人。按《旧唐书》:孙思邈者,京兆华原人也。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洺州总管独孤信见而叹曰:“此圣童也。但恨其器大,难以用耳。”周宣帝时,思邈以王室多故,隐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乃征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尝谓所亲曰:“过五十年当有圣人出,吾方助之以济人。”及太宗即位,召诣京师,嗟其容色甚少,谓曰:“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羡门、广成岂虚言哉!”将授以爵位,固辞不受。上元年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焉。当时知名之士宋令文、孟洗、卢照邻等,执师资之礼以事焉。思邈常从幸九成宫,照邻留其在宅,时庭前有病梨树,照邻为

赋，其序曰：“癸酉之岁，余卧疾长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阳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废。时有孙思邈处士居之。邈道合古今，学殚数术，而谈正一，则古之蒙庄子，深入不二，则今之维摩诘，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则洛下閎、安期先生之俦也。”照邻有恶疾，医所不能愈，乃问思邈：“名医愈疾，其道何如？”思邈曰：“吾闻善言天者，必质之于人，善言人者，亦本之于天。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凝而为霜雪，张而为虹霓，此天地之常数也。人有四肢五脏，一觉一寝，呼吸吐纳，精气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声音，此人之常数也。阳用其神，阴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蒸则生热，否则生寒，结而为瘤赘，隔而为痈疽，奔而为喘，乏竭而为焦枯，诊发乎面，变动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纬盈缩，星辰错行，日月薄蚀，彗彗飞流，此天地之危诊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痈疽也。奔风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渎竭涸，天地之焦枯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又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谓小心也。‘纠纠武夫，公侯干城’，谓大胆也。‘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行之方也。‘见机而

作，不俟终日’，智之圆也。”思邈自云开皇辛酉岁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询之乡里，咸云数百岁人。话周齐间事，历历如眼见。以此参之，不啻百岁人矣。然犹视听不衰，神采甚茂，可谓古之聪明博达不死者也。初魏徵等受诏，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之，思邈口以传授，有如目观。东台侍郎孙处约将其五子倓、傲、俊、佑、佺，以谒思邈，思邈曰：“俊当先贵，佑当晚达，佺最名重，祸在执兵。”后皆如其言。太子詹事卢齐卿童幼时请问人伦之事，思邈曰：“汝后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孙当为汝属吏，可自保也。”后齐卿为徐州刺史，思邈孙溥果为徐州萧县丞。思邈初谓齐卿之时，溥犹未生，而预知其事，凡诸异迹多此类也。永淳元年卒。遗令薄葬，不藏冥器，祭祀无牲牢。经月余，颜貌不改。举尸就木，犹若空衣，时人异之。自注《老子》、《庄子》，撰《千金方》三十卷。子行，天授中为凤阁侍郎。

其一为药王韦慈藏。《旧唐书·张文仲传》：文仲少与乡人李虔从事慈藏，并以医术知名。慈藏景龙中光禄卿，自则天、中宗以后，诸医咸推文仲等三人为首。《新唐书·甄权传》：后以医显者，京兆韦慈藏光禄卿。别无他事迹，而药王之名亦不见于诸书。今世所塑绘药王，除扁鹊外，皆作孙思邈，并附会小说，为生虎针龙

象，并不言韦慈藏。而典礼所祀三皇庙，以药王为韦慈藏，未识所本。惟《释氏稽古略》载：药王姓韦氏，名古，字老师，疏勒国人，开元二十五年至京，纱巾毳袍，杖藜而行。腰悬数百葫芦，普施药饵，以一黑犬自随。凡有患者，古视之即愈。帝与皇后敬礼之，并图其形容，朝夕供奉，称为药王菩萨。《太平广记》亦载：嵩山道士韦老师者，性沉默少语，不知以何术得仙，常养一犬，多毛黄色，每以自随。唐开元末岁，牵犬至岳寺，求食，僧徒竞怒，问何故复来，老师云：“求食以与犬耳。”僧怒，又慢骂，令奴盛残食与之。老师抚其首，乃出殿前池上洗犬。俄有五色云遍满溪谷，僧骇视之，其犬长数丈，成一大龙。老师亦自洗濯，取绡衣骑龙坐定，五色云捧足，冉冉升天而去。寺僧作礼忏，悔已无及矣。出《惊听录》。此与前韦老师事亦相类。据前二说，则所称药王又作韦老师矣。老师岂慈藏之字欤？抑别一人欤？

按《维摩经》云：佛告大帝，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时，此佛号曰药王。又《万佛名经》：南无药王佛菩萨，又南无北方九十九佛百千万同名大药王菩萨。据此，则药王不独一人矣。

《集说诠真》引《清嘉录》：

四月二十八日为药王生日，医士各分烧香，骈集于三皇庙。又有药王庙。诞日，药市中人击牲设醴以祝

嘏。

《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会》：

三皇十代明医与药王为医生及药商之祖师（注：道教神中之药王为四种不同辨识之对象：（一）孙思邈，生于西周，重见于隋朝，百年后又在唐朝再生（参阅《神仙通鉴》卷十三及十四）；（二）扁鹊；（三）韦善俊（唐朝）；（四）韦古道，天竺人，于唐时来居长安。此外，佛教徒以药师琉璃光王佛为药王）。

〔案〕药王或谓有三，或谓有四。细察之，实有七种说法。

三 皇

《历代神仙通鉴》卷一五：



三皇——伏羲、神农、黄帝

鸡笼山（昇州），弘仁度厄通明

天尊浮丘翁（即神农炎帝，药王）。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四八引《畿辅通志》：

顺天府药王庙，祀伏羲、神农、黄帝，而秦汉来名医侍。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四九：

《景物略》曰：天坛之北药王庙，武清侯李诚铭立也。庙祀伏羲、神农、黄帝，而秦汉来名医侍。伏羲尝草治疔以治民疾，厥像蛇身鳞首，渠眉达掖，竅目珠衡，骏毫翁鬣，龙唇龟齿，叶掩体，手玉图文八卦。神农磨蜃鞭芟察色，嗅尝草木而正名之，病正四百，药正三百六十有五，爰著《本草》，过数乃乱，厥像弘身牛颐，龙颜大唇，手药草。黄帝咨于岐、雷而《内经》作，著之玉版，厥像附函挺朵，修髯花瘤，袞冕服。左次孙思邈，曾医龙子，出《千金方》于龙藏者。右次韦慈藏，左将一丸，右蹲黑犬，人称药王也。侧十名医，三皇时之岐伯、雷公，秦之扁鹊，汉之淳于意、张仲景，魏之华佗，晋之王叔和、皇甫谧、葛洪，唐之李景和，盖儒道服不一矣。

《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会·附录七》：

伏羲相传为中国之第一皇帝，教人民熟食。神农尝百草，备知药性，常被称为药王。黄帝曾召集臣下，完成神农之药性研究。此三神自成一种三神合体，其地位高超于现在道教中之药王。

〔案〕三皇本为医王，《畿辅通志》所述之药王庙，即元明以来医王庙也。古代医、药并不分家，祀医王为药王，亦不为过。又，有关三皇五帝的传说，古籍中林林总总，众说纷绘，三皇五帝究竟是哪几位，尚无定论。此处只论民间传说中与医王、药王相关的“三皇”，不及其余。

扁 鹊

《茶香室续钞》卷一九：

国朝高士奇《扈从西巡日录》云：郑州城东北有药王庄，为扁鹊故里。药王庙专祀扁鹊，香火最盛。每年四月，河淮以北，秦晋以东，各方商贾，輶运珍奇之属，入城为市。妙伎杂乐，无不毕陈，云贺药王生日。幕帘遍野，声乐震天。每日搭盖席蓬，尺寸地非数千钱不能得。贸易游览，阅两旬方散。明万历间，慈圣太后出内帑增建神农轩辕三皇之殿，以古今名医配食。自是药王之会弥加辐凑。

〔案〕扁鹊本古代名医，故祀为神。据《新搜神记》所考，宋时已称药王矣。

孙 思 邈

《酉阳杂俎·前集》卷二：



孙思邈（明刊《列仙全传》）

孙思邈尝隐终南山，与宣律和尚相接，每来往互参宗旨。时大旱，西域僧请于昆明池结坛祈雨，诏有司备香灯，凡七日，缩水数尺。忽有老人夜诣宣律和尚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龙也，无雨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脑，将为药，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护。”宣公辞曰：“贫道持律而已，可求孙先生。”老人因至思邈石室求救。孙谓曰：“我知昆明龙宫有仙方三十首，尔传与予，予将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许妄传，今急矣，固无所吝。”有顷，捧方而至。孙曰：“尔第还，无虑胡僧也。”自是湖水忽涨，数日

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孙复著《千金方》三十卷，每卷入一方，人不得晓。及卒后，时有人见之。

玄宗幸蜀，梦思邈乞武都雄黄，乃命中使赏雄黄十斤，送于峨眉顶上。中使上山未半，见一人幅巾被褐，须鬓皓白，二童青衣丸髻，夹侍立屏风侧，以手指大盘石曰：“可致药于此。上有表录上皇帝。”中使视石上朱书百馀字，遂录之，随写随灭。写毕，石上无复字矣。须臾，白气漫起，因忽不见。

《列仙全传》卷五：

孙思邈，华原人。七岁日诵千言。独孤信见之曰：“圣童也，顾器大难为用耳。”及长，好谈老庄。周宣帝时，以王室多事，隐于太白山学道，炼气养神，求度世之术。洞晓天文推步，精究医药，务行阴德。偶见牧童伤小蛇，血出，思邈脱衣赎而救之，以药封裹，放于草内。旬余出游，见一白衣少年下马拜谢曰：“吾弟蒙道者所救。”思邈未即省。少年复邀思邈至家，易以己马，偕行如飞。至一城郭，花木盛开，金碧炳耀，俨若王者之居。少年延思邈入，见一人衿帽绛衣，侍从甚众，忻喜趋接，谢思邈曰：“深蒙道者厚恩，故遣儿子相迎。”因指一青衣小儿云：“前者此儿独出，为牧竖所伤，赖道者脱衣赎救，得有今日。”乃令青衣小儿拜谢。思邈始省昔日脱衣救青蛇之事。潜问左右此为何所，对曰：

“此泾阳水府也。”绛衣王者命设酒饌妓乐宴思邈，思邈辞以辟谷服气，惟饮酒耳。留连三日，乃以轻销金珠相赠。思邈坚辞不受。乃命其子取龙宫奇方三十首与思邈，曰：“此可以助道者济世救人。”复以仆马送思邈归。思邈以是方历试皆效，乃编入《千金方》中。隋文帝徵为国子博士，不就。尝密谓人曰：“过此五十年，当有圣人出，吾方助之，以济生民。”至唐太宗召，始诣京师。上讶其容少，曰：“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羨门之徒，岂虚言哉！”永徽三年，年已百余岁。一日沐浴，衣冠端坐，谓子孙曰：“吾今将游无何有之乡矣。”俄而气绝。月余颜色不变，及入棺，唯空衣焉。后明皇幸蜀，梦思邈乞武都雄黄，即命中使资十斤送于峨眉顶上。中使上山未半，见一人幅巾被褐，须眉皓白，二青衣童丸髻夹侍，指大盘石曰：“可置药于此。石上有表录谢皇帝。”使视石，上大书百余字，遂录之，随写随灭，写毕，石上无复字矣。须臾白气漫起，因忽不见。成都有一僧，诵《法华经》甚专，虽兵乱，卒不能害。忽一日，有仆人至，云先生请师诵经。经过烟岚中，入一山居，仆云：“先生老疾起迟，请诵经至《宝塔品》，欲一听之。”僧诵至此，先生出，野服杖藜，两耳垂肩，焚香听经罢，遂供僧以藤盘竹箸，秣饭一盂，杞菊数瓯。僧食之，绝无盐酪味，美若甘露。复赠钱

一缗。仆送出路口，僧因问曰：“先生何姓？”曰：“姓孙。”曰：“何名？”仆于掌中手书“思邈”二字。僧大骇，视仆遽失不见。视钱，皆金钱也。僧自此身轻无疾。宋真宗时，僧已二百余岁，后莫知所之。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四九引《山西通志》：

孙真人庙，在猗氏县庄武王庙内。王讨叛有疾，唐德宗命真人孙思邈来医，因建祠于庙左，祷药即愈。

〔案〕孙思邈为唐代名医，《千金方》为中国医学名著。世人神其术，故复神其人。祀为药王，亦其宜也。

韦慈藏 韦善俊

韦古道（韦老师）

《月令广义·五月令》：

（十五日）药王仙日（韦真人）。

《月令广义·岁令》一：

巢元真人孙思邈，药王韦慈藏。

《旧唐书·方伎传》：

张文仲，洛州洛阳人也。少与乡人李虔纵、京兆人韦慈藏并以医术知名。慈藏，景龙中光禄卿。自则天、中宗已后，诸医咸推文仲三人为首。

《茶香室丛钞》卷一五：

宋韩元吉《桐荫旧话》云：忠献公年六、七岁，病甚。忽曰：“有道士牵犬以药饲我。”俄汗而愈。按



药王韦真人

《列仙传》：韦善俊，唐武后朝京兆人，长斋奉道法，尝携黑犬，名乌龙。世俗谓为药王云。

《列仙全传》卷五：

韦善俊，京兆人。母王氏妊时，每嗽血食，则腹痛，蔬食，即无恙。既生，至十三岁遂长斋。遇道士韩元最，授以秘要。常有二青童侍左右。嗣圣中，寓升仙观，有神人厉声曰：“子何人，辄来此？宜速去。”善俊曰：“神人试我耳，何相逼太甚。”神人逊谢而去。又尝过坛墟店，遇黑犬绕旋不去，因畜之，呼为乌龙。一日谓弟子曰：“吾百年学道，今太上召我，我当去矣。”其犬忽长数丈，化为黑龙，善俊乘之而去。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三六：

韦善俊者，其先出京兆。高祖道

遥不仕。祖宣敏，尝为巩县令，因家于巩。父昂，好山水。母王氏，初妊，每啖血食，则连夕腹痛，遂蔬食。既生，年十三岁，长斋诵《道德》、《度人》、《西升》、《升玄》等经。人有所惠，悉为赈救之用。及壮，诣嵩阳观，事黄元曠参佩道法。又从临汝洞元观道士韩元最，复授秘要。常有二青童侍左右。唐高宗调露初，有刘文儿过山之西，见神人长丈余，介甲而坐，见善俊来，起迓之。文儿因访，识者曰：“此奉戒道之士也。”文儿钦异，遂从善俊归嵩阳。天后嗣圣中，寓籍升仙观。一日，复见神人厉声曰：“子何人，辄来此？请速去，不尔伤子！”善俊曰：“神人试我耶？何相逼太甚！”神人遂逊谢而去。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三：

韦古，字老师，疏勒国人。身衣毳袍，腰悬数百葫芦，顶戴纱巾，手持黎杖，常以一黑犬同行。唐玄宗时入中国，每施药饵以救人疾疹，行莫不愈。玄宗重之，敬称药王。厥后其犬化为黑龙，乘之冲天而去。时开元二十五年也。

《铸鼎余闻》卷四：

沈汾《续神仙传》云：药王姓韦名古道，号归藏，西域天竺人。开元二十五年入京师，纱巾毳袍，杖履而行，腰系葫芦数十枚，广施药饵，病人多效。帝召入宫，图其形，赐号药

王。



韦善俊（明刊《列仙全传》）

《铸鼎余闻》卷四：

韩无咎《桐荫旧话》引《列仙传》曰：唐武后朝韦善俊，京兆人，长斋奉道，常携黑犬，名乌龙，世俗谓之药王。

国朝施鸿保《闽杂记》卷五云：福州于山有药王菩萨庙，或以为即扁鹊。故亦称卢医庙。予按《天中记》引唐《本草序》：药王菩萨姓韦，名古道，字老师，疏勒国得道人也。常身被毳袍，腰悬数十葫芦，头戴纱巾，手持藜杖，往来城野，以一黑犬自随。开元中疾疹盛行，医治辄效，

朝野崇敬，称为药王菩萨，或传其年已五百余矣。又引《神仙传》言：自尧舜至唐，凡五度化身救世，其后黑犬化为黑龙，负以升天。今庙中像有二，在上者草衣卉服，跣足科头，腰间亦悬葫芦。在下者，巾服如汉唐人。或谓在下者即扁鹊，在上者乃神衣也。恐非。当时建庙，既称药王菩萨，当即前二书所云者，惟异其巾袍，故误耳。

〔案〕此三韦与以上诸药王不同，似为道教所倡之药王而流传于民间者。韦善俊、韦古道名字不同，生地不同，然事迹年代皆相仿，疑即一事而讹传为二者。韦慈藏于正史有传，似亦为唐初医术高明者，然并未以医术行世，不知何以祀为药王。

药王菩萨

《维摩经》：

佛告大帝：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时，此佛号曰药王。

《万佛名经》：

南无药王佛菩萨，又南无北方九十九佛百千万同名大药王菩萨。

《禅门日诵·八十八佛》：

南无药师琉璃光王佛。

〔案〕此为佛教信仰之药王。据说乃星宿光、电光明兄弟持良药供养僧众，后兄为药王菩萨，弟为药上菩萨。

附：

高元帅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五：



高元帅（明刊《三教源流搜神大全》）

帅受气于始元太乙之精，托胎于苍州高春公家。母梅氏，甲子年十一月甲子日子时，生下一团火光耀日，父母以为怪，投之江。药师天尊抱之为徒，貌如冠玉，法名员，授仙剂以游世。凡猿劈脑（猿遭弹救医，帅破颅）、蛇破胎（帅破出之）、鹤完顶（鹤顶陷，帝以螭蟬等头以起之）、虎硬

喉（遭蟾蜍毒，帅以蛇骨化之）诸奇症，随手安痊。适遇一仙木，樗腹而腰口血水沥沥不止，帅怜而补之，仍以琼花之露及天合之皮，而孔如天然。不意神虫死其中也，乃托于人言，曰：“信而术亦大造中之生生人也，汝能去病于肘腋随甲之下以活世耶？”曰：“可。”即制以灸鬼之法以济。曰：“东南一古柏，汝生之乎？”曰：“可。”以观音净壶甘露滋之而萌生。曰：“西北一腹裂者，汝合之乎？”曰：“可。”即以去痛之药调以神水咒，易以腹肠，蒙以生肌之散而痊。曰：“今士大夫之家乏妊，汝胎之乎？”曰：“可。”即以紫英阳起等石，继以寄生神散，密推化生神符。神虫思无以穷其投[技]者，密以金蚕杀民，谓帅曰：“今如何？夫医一生即杀数草，是活一而枯百也。况胎孕乃权于天，汝欲以命扭，是未必生而伤一死也，汝何能全？予托命于抱樗之中，彼非有死机也，亦何赖于汝而强医之，郁予以死，彼未德而余之何仇？汝亦得以普济之仁两无偏耶？”帅语塞而叹曰：“信不能兼也，汝与妇两以医死，诸在在感德枯谢之，遂和以回生之术两苏之。遍游于方内外，生之甚众。玉帝悯其为仁亦苦矣，以为足为帝之心为物造命者，遂封以九天降生高元帅之职。

仓 颉

《纬书集成·河图玉版》:

仓颉为帝,南巡狩,登阳虚之山。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帝。

《历代神仙通鉴》卷一:

(伏羲)时有臣仓颉,姓侯冈,名颉(陈仓人,故曰仓颉)。生而龙颜侈哆,四目电光。幼善画,养灵龟一头,揣摩其文理,又见群鸟践迹沙地,乃依龟文鸟迹,一画一竖,一点一圈,撇捺钩挑,配聚而成字体。

《池北偶谈》卷二二“仓颉”条:

仓颉墓,在寿光县城西门濒河。刘文和公,县人也,幼时读书外塾,每往返涉水,辄有白须老人负之。久之,问何人。答曰:“我仓颉所遣送迎公者。他日富贵毋相忘。”公既贵,后谒仓颉祠,

有侍者形容宛如所见,遂新其祠墓云。

《听雨轩笔记》卷三:

绍兴府城中卧龙山(俗称府山)

后有仓颉祠,中祀仓颉,而越中名士如贺知章、陆放翁辈,咸肖像从祀焉。

《春在堂随笔》卷七:

余旧有《学校祀仓颉议》,后见金岱峰广文《尊经阁祀典录》,喜其先得我心。今读朱兰坡先生《国朝古文汇钞》,有陈浩《仓圣祠记》,乃知仓颉之祀,河南固有之。余

从前视学其地而未之知,殊自愧矣。因录其大略云:“古称六书之作,始于仓颉,盖黄帝臣也,而《路史》所传,则谓之仓帝史皇氏,都于阳武,终葬利乡亭南。今河南阳武县犹有利



至圣苍颉

乡亭遗址云。世有仓氏、史氏、侯氏、侯冈氏、夷门氏、仓颉氏，其皆仓帝之苗裔欤？乾隆二十三年，退居授学于汴城，盖仓帝之迹，相传者度在于此，仓氏之后犹居之。是仓圣脉者，自中牟来，将为神立庙，岁时以祀，乃属某为文。”

《茶香室丛钞》卷一五：

《石林燕语》云：京师百司胥吏，

每至秋必醵钱为赛神会。问何神，曰：“苍王。”盖以苍颉造字，故胥吏祖之。余旧有《学校祀苍颉议》，据此知宋时固尝祀之。但胥吏知祀苍颉，而士大夫不闻焉，何欤？

〔案〕仓颉乃古代神话人物，相传为黄帝史官（一说为古帝王），始造文字。后世遂奉以为神。

姜太公

《太平广记》卷二九一引《太公金匱》：

武王伐纣，都洛邑。明年阴寒，雨雪十余日，深丈余。甲子平旦，五丈夫乘马车，从两骑，止王门外。师尚父使人持一器粥出曰：“大夫在内，方对天子。未有出时，且进热粥，以知寒。”粥皆毕，师尚父曰：“客可见矣。五车两骑，四海之神，与河伯、风伯、雨师耳。南海之神曰祝融，东海之神曰勾芒，北海之神曰颺颺，四海之神曰蓐收。河伯风伯雨师，请使谒者。各以其名召之。武王乃于殿

王曰：“天阴乃远来，何以教之？”皆曰：“天伐殷立周，谨来授命。”顾敕风伯、雨师，各使奉其职也。

《太平广记》卷二九一引《博物志》：

文王以太公望为灌坛令，期年，风不鸣条。文王梦见有一妇人甚丽，当道而哭。问其故，妇人言曰：“我东海泰山神女，嫁为西海妇。欲东归，灌坛令当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风疾雨过也。”文王梦觉。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风暴雨去者，皆西来也。文王乃拜太公为大司马。



驱邪镇宅姜太公（江苏苏州桃花坞）

《唐会要》卷二三：

开元十九年四月十八日，两京及

上，谒者于殿下门内，引祝融进。五神皆惊，相视而叹。祝融等皆拜。武

天下诸州各置太公庙一所，以张良配享。诸州宾贡武举人，准明经进士，行乡馈酒礼。每出师命将，辞讫，岁日，便就庙引辞。上元元年闰四月十九日，追封为武成王，有司依文宣王置庙。

天宝六载正月敕：乡贡武举人上省，称令谒太公庙。每拜大将，及行师克捷，亦宜告捷。

《事物纪原》卷二：

《唐书·肃宗纪》曰：上元元年闰四月己卯，追封太公为武成王。《宋朝会要》曰：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诏：维师尚父实赞隆周，宜加谥昭烈武成王，仍于青州建祠庙。

《事物纪原》卷三：

宋朝神宗熙宁中兴学，以上舍养士，始就武成王庙侧建武学，如太学仪。章衡《纪年通载》曰：仁宗庆历三年五月，置武学于武成王庙，八月罢。

《列仙全传》卷一：

吕尚，冀州人。生而内智，预知存亡。避纣乱，隐辽东三十年，西适，隐于南山。钓于卞溪，三年不获鱼。或曰：“可以止矣。”尚曰：“非尔所及也。”果得大鲤，有兵钤在腹中，乃服泽芝地衣石髓，二百年而告亡。葬之无尸，惟有《玉钤》六篇在棺中。

《两般秋雨庵随笔》卷六：

《封神演义》一书，可谓诞且妄

矣，然亦有所本。《旧唐书·礼乐志》引《六韬》云：“武王伐纣，雪深丈馀。五车二马，行无辙迹，诣营求谒。武王怪而问焉。太公对曰：‘此必五方之神来受事耳。’遂以其名召人，各以其职命焉。”案五牛二马，用四海之神祝融、勾芒、玄冥、蓐收、河伯、风伯、雨师也。又《史记·封禅书》：“八神将太公以来作之。”则俗传不尽诬矣。今凡人家门户人，多帖“姜太公在此，诸神回避”，亦由此也。

《破除迷信全书》卷一〇：

姜子牙本是文王时的一位名将，也是我国最信服的一位名人，还信他是已经成为神，所以凡人要驱邪鬼，则必写出“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数字，贴在墙上，或是粘在壁间。凡赶山赶会的商人，更是迷信此种作为。因为他们迷信凡山会就有庙宇，凡庙宇必有邪鬼，而且不但活人要去赶山会，即使死鬼也要一齐去的。活人有警察兵卒维持治安，宵小不敢抢劫；至于邪鬼呢，则非姜太公是制止不住的，因此才贴出太公在此等字样。世人这样的推崇姜太公，试问姜太公到底能替他们效劳么？恐怕他不便受这些麻烦罢！

〔案〕姜太公吕尚，乃西周建国之名将，后祀为神。古兵法有“六韬”“三略”，合称《太公兵法》，称吕尚遗著，实乃后人伪托。民间关于

他的神话故事颇多，以至搬演为《封神演义》之中心人物。唐宋列入祀典，封武成王，天下遍立太公庙，与孔子并列，掌武事。至近代民间则有处处书“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诸字，以为可以避邪，却不知此俗自何时始。或因太公为武将之首，曾经叱叱风云，斩将封神，神克鬼，故以为百鬼当闻其名而望风披靡乎？

附：

俞樾《小浮梅闲话》一则

又论武王伐纣，壹戎衣，天下大定。而世俗有《封神传》一书，费如许战争，一切仙佛皆来助战，究竟何所本？余曰：东晋人伪作《武成篇》有云：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以济兆民。便有此意。《周书·克殷篇》：武王遂征四方，凡憇国九十有九国，馘魔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魔与人分别言之，不知所谓魔者何谓也。使易《封神传》为《馘魔传》，不亦有典有则乎？至太公封神之说，相传甚古。《史记·封禅书》：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此即太公封神之说所自来。《太公金匮》云：武王伐纣，都洛邑，明年，阴寒雨雪十余日，甲子平旦，王丈夫乘马车，从两骑，止王门外。尚父曰：“四海之神与河伯、风伯、雨师耳。”使谒者各以其名召

之，五神皆惊。武王曰：“天阴乃远来，何以教之？”皆曰：“天伐殷立周，谨来受命。”云云。此亦可附会为太公封神之一证也。《汉书·艺文志》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是太公之书甚多，其间奇怪之事当必不少，《封神传》所称太公射死赵公明事，考《太公金匮》云：武王伐纣，丁侯不朝，尚父乃画丁侯于策，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剧。问卜者，占云：“祟在周。”丁侯恐惧，乃遣使者诣武王，请举国为臣虜。乃以甲乙日拔其头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己日拔其腹箭，庚辛日拔其股箭，壬癸日拔其足箭。丁侯病愈，四夷闻之皆惧，各以其职来贡。赵公明事，即本此敷衍也。他如元始天尊为道教之祖，见《隋书·经籍志》。广成子为古仙人，见《庄子·在宥篇》。赤精子见《史记·留侯世家》。赤精子见《汉书·李寻传》。九天元女见《黄帝本纪》正义引《龙鱼河图》。《旧唐书·经籍志》兵书有《黄帝问元女法》三卷，云元女撰。《元史·舆服志》：有东南西北天王旗，并绘神人，右手执戟，左手奉塔。然则托塔天王亦有本也。哪吒事，疑亦出于佛经。按《夷坚志》“程法师”条云：值黑物如钟，从林间直出，知为石精，遂持哪吒火球救。俄而火球自身出，与黑块相击。然则哪吒风火轮亦必有本也。妲己见《尚书·牧誓》枚传、《史记·殷

本纪》，固经史明文也。《晋语》云殷辛伐所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韦注曰：有苏，己姓之国，妲己其女也。《史记索隐》亦云：妲字，己姓也。是妲己姓己，而袁子才小说乃妄云：妲，妇官之号；己者，以十干为次第。真无稽之言矣。《晋语》云：黄帝之子青阳与夷鼓同为己姓。然则妲己固实贵族之女矣。《代醉篇》引《古今事物考》，谓商妲己，狐精也。或曰雉精，犹未变足，以帛裹之，宫中效矣。委巷之谈，即今演义家所本。考《竹书纪年》云：帝辛九祀，伐有苏，获妲己以归。《通鉴前编》则在八祀。《初学记》引《帝王世纪》曰：纣二年，纳妲己。未知其究在何年。至其死也。《艺文类聚》及《御

览》等书引《帝王世经》曰：周公为司徒，赐以黄钺，斩纣头，悬于太白之旗。召公为司空，又赐以玄钺，斩妲己头，悬于小白旗。是杀妲己者，召公也。《古今王》云：武王以黄钺斩纣，故王者以为戒。太公以玄钺斩妲己，故妇人以为戒。则杀妲己者，又太公也。《周书·克殷篇》云：乃适二女之所，既缢。王又射之，三发，乃右击之以轻吕，斩之以玄钺。孔晁注云：二女，妲己及嬖妾。《史记》亦云：己而至纣之二女，二女皆经自杀。则妲己之外，尚有一人也。《帝王世纪》云：纣自燔于宣室而死，二嬖妾与妲己亦自杀。则妲己之外更有二人也。此固不可考，演义谓妲己有同类姊妹三人，适与故事有合。

二郎神

〔案〕《西游记》的故事在中国民间是家喻户晓的，曾经打败孙悟空的二郎神，自然也是家喻户晓的。二郎神名头虽大，其身份来历却颇含糊。由于《封神演义》和《西游记》的影响，近代民间多称其为杨戬杨二郎，实际上自古以来对二郎神的来历身世有多种说法释，兹列举于下。

李冰

《史记·河渠书》：

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馀则用溉浸，百姓享其利。

《太平御览》卷七四引《风俗通义》：

秦昭王听田贵之议，以李冰为蜀守，开成都两江，造兴田万顷以上。

始皇得其利以併天下，立其祠也。

《太平御览》卷八八二引《风俗通义》：

秦昭王伐蜀，令李冰为守。江水有神，岁取童女二人为妇，主者自出

钱百万以行娉。冰曰：“不须，吾自有女，到时装饰其女，当以沉江。”冰径上神坐，举酒酌曰：“今得傅九族，江君大神，当见尊颜，相为进酒。”冰先投杯，但澹淡不耗，厉声曰：“江君相轻，当相伐耳。”拔剑，忽然不见。良久，有苍牛斗于岸。有顷，冰还，嘱官属令相

助，曰：“南向腰中正白是我绶也。”还复斗，主簿刺杀其北面者。江神死，后无复患。

〔案〕《御览》八八二引此条文稍



清源妙道真君（石家庄毗卢寺壁画）

异。后云：“蜀人慕其气诀，抗壮健者，因名子曰冰儿。”

《太平广记》卷第二九一引《成都记》：

李冰为蜀郡守，有蛟岁暴，漂垫相望。冰乃入水戮蛟。己为牛形，江神龙跃，冰不胜。及出，选卒之勇者数百，持强弓大箭，约曰：“吾前者为牛，今江神必亦为牛矣。我以太白练自束以辨，汝当杀其无记者。”遂呼吼而入。须臾雷风大起，天地一色。稍定，有二牛斗于上。公练甚长白，武士乃齐射其神，遂毙。从此蜀人不复为水所病。至今大浪冲涛，欲及公之祠，皆潺潺而去。故春冬设有斗牛之戏，未必不由此也。祠南数千家，边江低圯，虽甚秋潦，亦不移适。有石牛，在庙庭下。唐大和五年，洪水惊溃。冰神为龙，复与龙斗于灌口，犹以白练为志，水遂漂下。左绵、梓、潼，皆浮川溢峡，伤数十郡。唯西蜀无害。

《朱子语类》：

蜀中灌口二郎庙，当时是李冰，因开离堆有功，立庙。今来现许多灵怪，乃是他第二儿子出来，初间封为王。后来徽宗好道，谓他是什么真君，遂改封为真君。向张魏公用兵，祷于其庙，夜梦神语曰：“我向来封为王，有血食之奉，故威福用得行。今号为真君，虽尊，凡祭我以素食，无血食之养，故无威福之灵。今须复

封我为王，当有威灵。”魏公遂乞复其封。不知魏公是有其梦，还复一时用兵，托为此说。今逐年人户祭赛，杀数万来头羊，庙前积骨如山，州府亦得此一项税钱。利路又有梓潼君极灵。今二个神似乎割据了两川矣。

《独醒杂志》卷五：

有方外士为言，蜀道永康军城外崇德庙乃祠李冰父子也。太守名冰，秦朝人，尝守其地。有龙为孽，太守捕之，且凿崖中断，分江水一派入永康，锁孽龙于离堆之下，有功于蜀，人至今德之，祠祭甚盛。每岁用羊至四万馀，凡买羊以祭，偶产羔者亦不敢留。永康藉羊税以充郡计。江乡人今亦祠之，号曰灌口二郎。每祭但烹一羶，不设他物，盖自是也。

《华阳国志》卷三：

周灭后，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时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会江南安触山胁混崖，水脉漂疾，破害舟船，历代患之。冰发卒凿平混崖，通正水道。或曰冰凿崖时，水神怒，冰乃操刀入水中，与神斗。迄今蒙福。

《事物纪原》卷七：

广济王，在永康军导江县，李冰庙也。秦孝文王时，冰为蜀郡守，自汶山雍江，灌溉三郡，开稻田。历代以来，蜀人德之，饷祀不绝。伪蜀封大安王，孟昶又号应圣灵感王。开宝七年改号广济王。

《宋史·礼志》八：

永康军李冰庙，已封广济王，近乃封灵应公。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十：

李冰、杨磨，皆蜀川得道之士，役御鬼神，驱斥云龙，无所不能。当开明氏时，游息于蜀，故尝佐开明氏理水，为蜀除患。至秦孝文王时，冰为蜀郡守，开江灌田万顷。时巫言每岁江伯取童女一人作为妇，冰至江祠责之，忽不见，良久，有二苍牛斗于岸上。有顷冰还，流汗谓官属曰：“吾斗大困，能相助邪？南向腰中白者我变也。”顷复斗，主簿刺北向者，江伯乃死，江水不复为灾，亦不复娶矣。冰琢五石犀以厌水，一在青城，二在犀浦，一在成都市桥，一在江中。又于县北玉女房下白沙堆立三石人于水中，与江神誓曰：“涸不出足，涨不至肩。”今如其誓。石人今在江左岸上。蜀人世世祀冰，唐玄宗幸蜀，以冰功及于人，命饰祠宇，追加司空相国。今诸有水泛之处，乡里为冰立庙，水势即止。杨磨亦有神术，能伏龙虎，亦于大皂江侧决水灌田，与龙为誓。

《文献通考·郊社考》二二：

广济王庙，秦蜀守李冰祠也。伪蜀封大安王，又封应圣灵感王。开宝五年诏修庙，七年改号广济王。岁一祀。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五一引**《江西通志》“清源庙”条：**

庙在浮梁新田。旧传神姓李名冰，秦孝公时守蜀，作五石牛以压水怪，立祠灌口。宋邑人李洄出使资神祐，立庙祀之。

《清朝文献通考·群祀考》二：

雍正五年封四川灌县都江堰口通佑王、显英王之神。时以四川巡抚宪德疏言：都江堰口庙祀李二郎有功蜀地，请加封号。下礼部议，言：按《史记》《汉书》专载蜀守李冰凿离堆，穿三江，功绩历历可考。惟《灌县志》书内有使其子二郎凿山穿江之语，是二郎虽能成父之绩，李冰实主治水之功。又考王圻《续文献通考》载：元至顺元年，曾并加封号，今既言有功于蜀，屡彰显应，理宜并崇祀典。该抚只请封其子而不及李冰，似未妥协。诏令并给封号，乃封李冰为敷泽兴济通佑王，李二郎为承绩广惠显英王，令地方官春秋致祭。

《新搜神记·神考》：

《太平广记》：李冰为蜀郡守，有蛟岁暴，漂垫相望，冰乃入水戮蛟，已为牛形，江神龙跃。冰不胜，及出，选卒之勇者数百，持强弓大箭，约曰：“吾前者为牛，今江神必亦为牛矣。我以大白练自束以辨，汝当杀其无记者。”遂吼呼而入，须臾，风动大起，天地一色，稍定，有二牛斗。见公练甚长白，武士乃齐射，其神遂毙。从此蜀人不复为水所病。至

今大浪冲涛，欲及公之祠，皆潏潏而去。故春冬设有斗牛之戏，未必不由此也。祠南数千家边江，低垠虽甚，秋潦亦不移，适有石牛在庙庭下。唐太和五年洪水惊溃，冰神为龙，复与龙斗于灌口，犹以白练为志，水遂漂下。左绵梓潼皆浮川溢峡，伤数十郡，唯西蜀无患。《录异记》：天祐七年夏，成都大雨，岷江涨，将坏京口，灌江堰上，夜闻呼噪之声，若千百人，列炬无数，大风暴雨而火影不灭。及明，大堰移数百丈，堰水入新津江，李冰祠中所立旗帜皆湿。是新津嘉眉水害尤多，而京江不加溢焉。今县西卅三里犍为县索桥，有李冰庙，按即崇德庙也。宋庠仲荣监修永康崇德庙即此。《水经注·江水》：又历都安县，即汶山县，郡治，刘备之所置也。有桃关，李冰作大堰于此。立碑六字曰：“深淘潭浅包埝”。宋徽宗时，改封真君。《朱子语录》云：“蜀中灌口二郎庙，当时是李冰因开离堆有功立庙，今来现许多灵怪，乃是他第二儿子。”元统二年金四川肃政廉访司事吉当普巡行周视要害三十有二处，悉罢之。召灌州判官张宏计曰：“若斲以石，岁役可罢，民力可苏。”宏遂出私钱为小堰，堰成，暴涨不动，乃具白行省及蒙古军七翼之长、郡县守宰及乡里之老，各陈利害，咸以为便。于是征工发徒，即都江旧迹而治之。盐井关限其西北，水西关据其西南，分江导水，因

势潏堰。以铁六千斤铸大龟，贯以铁柱，镇其江源，然后诸堰皆斲以石，范铁以关其中，以桐油、石灰杂麻丝捣熟密苴罅漏，岸善崩者，筑江石以护之，上植杨柳，旁种蔓荆，栉比鳞次，赖以固。所至或疏旧渠以导其流，或凿新渠以杀其势，遇水会则有石门泄蓄，自是水利。省台上其功，诏揭傒斯记之。是役石工金工皆七百人，木工二百五十，役徒三千九百，蒙古居二千，粮千石有奇，石材万余，灰六万余斤，油半之，铁六万五千斤，麻五千斤，共四万九千有奇缗，工毕，官积余二十万一千八百缗，责灌守以贷于民，岁取其息，以备祭祀、淘滩之费，仍免灌之兵民常役，俾专力堰事焉。

《神话论文集·中国神话对后世的影响》：

二郎实在就是古代神话中治水的李冰。李冰治水有斗犀伏龙等传说，后来传说演变，便把他的神力移到他的儿子二郎身上。

《〈封神演义〉漫谈》：

灌口李冰庙流传已久。二郎神传到灌口，大约在唐代后期，后来居上，庙大位尊，李冰原来的小庙遂处于偏殿配享的地位。二郎庙是外来的，和李冰毫无关系，只是地点摆在一起，有人说二郎就是李冰，有人说二郎是李冰的第二个儿子，都说不圆满。

《管锥编》第二册：

冰化牛与江神斗，按其事始见《风俗通》，《水经注》卷三三《江水》引之。冰“以大白练自束以辨”，又与《广记》卷一一八《程灵锐》（出《歙州图经》）、一三一《监海人》（出《续搜神记》）事类，特牛斗与蛇斗异耳。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张龙公碑》谓撰者唐赵耕，记张、郑二人夺居龙宫，化龙相斗，以绛绡、青绡为辨，苏轼《张龙公祠记》一称《昭灵侯庙碑》转述之，刘斧《青琐高议》后集卷九《梦龙传》又以为宋曹钧事；亦踵李冰之传说者。

〔案〕李冰是四川的历史名人，贡献甚大。目前对李冰的身分、时代及事业颇多争论，然对李冰实有其人、确有贡献两点，无人置疑。川人奉祀，本在情理之中。后世或以为江神、水神。在四川以外，也或有李冰庙。然而李冰之祀，以四川为主，二郎神宋以来各地都有；李冰之祀，自秦汉以来未曾间断，二郎神始见于唐代；称李冰为二郎，不仅于文献无征，且不伦不类。据此，李冰并非二郎神。然民间传说称李冰刺杀江神，“蜀人慕其气决，凡壮健者因名冰儿也”。后遂讹传冰有次子名二郎。故谓李冰实李二郎之前身，则可也。

李二郎**《蜀都碎事》卷一：**

蜀人奉二郎神甚虔，谓之川主，其像俊雅，衣黄服，旁立扈从，擎鹰牵犬，然不知为何神。询之土人，莫有知者。而什邡县治北四十里有章山，乃大蓬之闕也。古有高景关，即雒县废址，有神祠，曰大郎庙神。蔓中得古碑，曰大安王神。岂大郎与大安字声之讹耶？抑因灌县二郎之号而仿以称之也？是皆不然。谨按《名宦志》，上古禹治洪水，西南经界未尽。迨秦昭王时，蜀刺史李冰行至湍山，见水为民患，乃作三石人以镇江水，五石牛以压海眼，十石犀以压海怪，遣子二郎董治其事。因地势而利导之，先凿离堆山，以避沫水之害，三十六江以次而沛其流。由是西南数十州县，高者可种，低者可耕，蜀中沃野千里，号为陆海。一日巡视水道，至广汉郡，游石亭江而上，故有马沼河之名。至后城山，遇羽衣徐谓李公曰：“公之德泽，入于民也深矣。公之名，注天府久矣。上帝有命来迎。”遂升天而去。今祠岭之西，即后城治，上应毕宿。又有礼斗峰、升仙台之名，要非浪传也。事闻当宁，敕封昭应公。至汉时，加封大安王，以其大安蜀民故也。元至顺元年，更封圣德宽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封为英

烈昭惠灵显仁佑王。而平武县玉虚观，有宋御制封二郎神碑，今见存，可考。世以为姓张，又为天帝之甥，则流俗传说也。

〔案〕此言“世以为姓张”，当是世有以二郎神与张仙为一之说。

《事物纪原》卷七：

元丰时，国城之西，国立灌口二郎神祠，云神永康导江县广济王子。王即秦李冰也。《会要》所谓冰次子郎君神也。宋后敕封灵惠侯。

《历代神仙通鉴》卷二一：

（元至顺中）加封李冰为圣德广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为英烈昭惠显圣仁祐王。

《陔余丛考》卷三五“灌口神”条：

《夷坚志》：永康军崇德庙乃灌口神祠，爵封王，置监庙官，蜀人事之甚谨，每时节献享。及因事有祈者，必宰羊，一岁至四万口。一羊过城，纳税钱五百，岁终可得钱二万千，为公家无穷利。当神之生日，郡人醺迎尽敬，官僚亦无不瞻谒者。按《独醒志》，灌口二郎神乃祠李冰父子也。冰秦时守其地，有龙为孽，冰锁之于离堆之下。故蜀人德之，每岁用羊至四万余，凡买羊以祭，偶产羔者，亦不敢留。永康借羊税以充郡计。江乡人今亦祠之，每祭但祭一羊，不设他物，盖有自也。元至顺元年，封李冰为圣德广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为英烈昭惠灵显仁祐王。见《元史·文宗

纪》。

《〈封神演义〉漫谈》：

《宋会要》（礼二〇，郎君神祠）：“仁宗嘉祐八年八月，诏永康军广济王庙郎君神，特封惠灵侯，差官祭告。神即李冰次子，川人号护国灵应王，开宝七年命去王号，至是军民上言，神尝赞助其父除水患，故有是命。政和八年八月改封昭惠显灵真人。”据此可知灌口二郎神在后蜀号护国灵应王，显然还是个武神。嘉祐八年，宋仁宗皇帝肯定他是李冰的第二个儿子。

〔案〕诸位二郎神中，以李二郎的影响最大，这是因为五代（蜀）以来，它得到了历代帝王的认可。关于李冰的较早记载，如《史记》、《汉书》、《风俗通义》、《华阳国志》等，都未提到李冰有子。可知即或有子，当时也未被神化。但按照民间的造神习惯，如此大神而无神化之子，是不可想象的，即自然神如东岳，也有诸郎子为神。所以二郎的出现，也是理所固然，称其为二郎神，更是理所当然。然而李二郎之神见诸记载，始于五代，而二郎神之庙祀，乃始于唐代。当然也可能唐代各地民间已有李二郎之信仰，五代（蜀）、宋遂列入祀典。但唐代所流行之二郎神，是否确系李二郎，尚难以断言。无论如何，宋代以来二郎神信仰大盛，灌口以外在在多有，当与帝王对李二郎的

认可、倡导有密切关系。

张 仙（孟昶）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四六引《贤奕》：

二郎神衣黄弹射拥猎犬，实蜀汉王孟昶象也。宋艺祖平蜀，得花蕊夫人，奉昶小像于宫中。艺祖怪问，对曰：“此灌口二郎神也。乞灵者辄应。”因命传于京师，令供奉。盖不忘昶，以报之也。人以二郎挟弹者即张仙，误也。二郎乃诡词，张仙乃苏老泉所梦仙挟二弹，以为诞子之兆，因奉之，果得轼、辙二子。见集中。

〔案〕据此，又有谓灌口二郎神之形象，实蜀汉王孟昶，时人又皆以为送子之张仙（见该条）。是宋初所信奉之二郎神，又不尽为李二郎。

赵 昱（清源妙道真君）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三九引《龙城录》：

赵昱字仲明，与兄冕俱隐青城山，从事道士李珣。隋炀帝知其贤，征召不赴，督让益州太守臧腾强起。昱至京师，糜以上爵，不就，乞为蜀嘉州守。时犍为潭中有老蛟，为害日久，截没舟船，蜀江人患之。昱莅政五月，有小吏告昱，令使人往青城山

置药，渡江溺死者，没舟航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及州属男子万人，夹江岸鼓噪，声震天地，昱乃持刀投水。顷，江水尽赤，石岩半崩，吼声如雷，昱左手执蛟首，左手持刀，奋波而出。州人顶戴，视为神明。隋末隐去，不知所终。后嘉陵涨溢，水势汹然，蜀人思昱。顷之，见昱青雾中骑白马，从数尊者，见于波面，扬鞭而过。舟人争呼之，遂没。蜀眉山守以闻，太宗封神勇大将军，庙食灌江口。岁时民疾病祷之，无不应。上皇幸蜀，加封为赤城王。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三九引《八闽通志》：

宋真宗加封清源妙道真君。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三九引《常熟县志》：

神赵昱立庙灌江，呼灌口二郎神。（宋）开禧中和州寇警，守臣梦白袍神谓曰：“吾隋人赵昱也。默为子助，子当益奋。”寇大创引去，和州始安，而江淮无恙。守臣以状闻，封为王。今本邑以神平水患，凡遇水旱，请祷辄应。神司水而炳灵司火云。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

清源妙道真君，姓赵名昱，从道士李珣隐青城山。隋炀帝知其贤，起为嘉州太守。郡左有冷源二，河内有犍为老蛟，春夏为害，其水汛涨，漂淹伤民。昱大怒，时五月间，设舟船



赵昱（明刊《列仙全传》）

七百艘，率甲士千余人，民万余人，夹江鼓噪，声振天地。昱持刀入水，有顷，其水赤，石崖奔[崩]，吼如雷。昱右手持刃，左手持蛟首奋波而出。时有佐昱入水者七人，即七圣是也。公斩蛟时年二十六岁。隋末天下大乱，弃官隐去，不知所终。后因嘉州江水涨溢，蜀人见青雾中白马引数人鹰犬弹弓猎者，波面而过，乃昱也。民感其德，立庙于灌江口，奉祀焉，俗曰灌口二郎。太宗封为神勇大将军。明皇幸蜀，加封赤城王。宋真宗朝，益州大乱，帝遣张乖崖入蜀治之。公诣祠下，求助于神，果克之，

奏请于朝，追尊圣号曰清源妙道真君。

《历代神仙通鉴》卷一三：

（唐太宗时）有道士羽衣襦褌，自言蜀中赵道士。有司具奏，拟是隋故将赵昱，曾平水患，封为神勇大将军，遣使致祭。

《新搜神记·神考》“川主”条：

《名胜志》：隋青城人赵昱，与道士李旺游，屡征不起。后炀帝辟为嘉州守。时州有蛟患，昱令民临江鼓噪，与其七人仗剑披发，入水斩蛟，奋波而出，江水为赤，蛟患遂息。开皇间入山，踪迹云不复见。后运饷者见昱乘白马引白犬，偕一童子腰弓挟弹以游，俨若平生焉。唐太宗封为神勇大将军，庙祀灌口。明皇幸蜀，封赤城王。宋张咏治蜀，蜀乱，屡得神助。蜀平事闻，封川主、清源妙道真君。按：今灌县有赵公山，即公隐处也。元无名氏《清源真君六月二十四日生辰疏》：“孟秋行白帝之权，尚迟六日；中夏庆清源之圣，诞降九霄。易地权平，与天长久。恭惟清源真君，秀储仙洞，威振灵关。破浪兴妖，随显屠龙之手；含沙射影，特彰斩蜃之功。佐泰山生死之司，护佛法慈悲之教。某恩蒙波润，泽遇河清，五十四州咸仰西川之主，亿千万岁永绥东土之民。”见《翰墨大全》。

《清嘉录》卷六“六月·二郎神生日”条：

是日[六月二十四日]，又为二郎神生日。患疡者拜祷于葑门内之庙。祀之必以白雄鸡。先夕，土人于庙中卖萤灯、荷花、泥塑者如市。蔡云《吴歙》云：“巧制萤灯赛练囊，摩睺罗市见昏黄。儿童消得炎无毒，葑水湾头谢二郎。”

案：宋高翥《菊涧小集》有《辇下酒行多祭二郎神及祠山神》诗云：“箫鼓喧天闹酒行，二郎赛罢赛张王。”考皇甫沔《长洲志》及钱湘灵、陆灿《常熟县志》云：“赵真君名昱，灌州人，仕隋，大业为嘉州太守。有蛟患，入水斩之。卒后，嘉州人见雾中乘白马越流而过者，乃昱也。因立庙灌江，号灌口二郎神。宋真宗时进今封。邑中患疡者，祷之辄应。相传六月廿四日为神生辰，男女奔赴，以祈灵贶。”褚人获《坚瓠集》云：“六月二十四日，为清源妙道真君诞辰。吴人祀之，必用白雄鸡，相传已久，不解其故。及阅陈藏器《本草拾遗》云：‘白雄鸡生三年者，能为鬼神所役使。’吴人用祀真君，或亦山川不舍骍角之意。”

《茶香室丛钞》卷一五：

唐柳宗元《龙城灵》云：赵昱字仲明，与兄颉俱隐青城山。炀帝拜为嘉州太守。时犍为潭中有老蛟为害，昱持刀入水，左手执蛟首，右手持刀，奋波而出，州人事为神。太宗文皇帝赐封神勇大将军，庙食灌江口。

上皇幸蜀，加封赤城王，又封显应侯。昱斩蛟时年二十六。按此则灌口二郎神又似即赵昱矣。其年少而行二，与所谓二郎者颇合，岂后人失其传而误以为李冰之子邪！

《〈封神演义〉漫谈》：

另一个说法，二郎神是赵昱。成都青城山自汉以来是道教的圣地，道教徒不能容忍毗沙门天王的二郎独健在这一带割据，遂抬出一个赵昱进行偷换。这个说法起源不晚，但不如李冰次子顺理成章，所以宋仁宗承认后者。宋真宗时封赵昱为清源妙道真君。赵昱是灌口二郎，流行于民间，宋元明人小说戏曲中没有说灌口二郎是李冰次子的。元明人杂剧《二郎神醉射锁魔镜》、《二郎神锁齐天大圣》、《灌口二郎斩健蛟》所演的二郎都是赵昱。

[案]赵昱，是道教捧起来的二郎神。始见于署名柳宗元的《龙城录》。该书虽伪，宋时已有，则赵昱传说之起源不会太晚，当与李二郎同时。《龙城录》述其神迹，谓于江中斩蛟，其故事显从李冰斗江神衍化而来。官方并未承认其为二郎神，宋真宗封其为真君。然自宋至明，小说戏曲及民间传说中，多以其为二郎神。关于赵昱的传说，对二郎神形象的完成有重要影响。如《封神演义》有杨戬收梅山七怪故事，《西游记》称杨二郎手下有梅山七兄弟，皆源自赵昱

故事中的梅山七圣。

杨二郎（杨戬）

《夷坚志》乙卷五“杨戬馆客”条：

杨戬贵盛时，尝往郑州上冢，挈家而西，其姬妾留京师者犹数十辈，中门大门，悉加扃锁，但壁隙装轮盘传致食物，监护牢甚。有馆客在外舍，一妾慕其风标，置梯逾屋取以入，恣其欢昵。将晓，送之去。次夕，复施前计。同列浸闻之，遂展转延纳，逮七八昼夜，赂监院奴，使勿言。客不胜困惫，而报戬且至，亟升至屋，两股无力，不能复下。戬还宅望见，讶其非所处，殆为物所凭祟，遣扶以下，招道士喫治。因妄云：“为鬼迷惑，了不自觉。”经旬良愈。戬固深照其奸，故置酒叙庆，极口慰抚。客谓已秘其事弗泄矣。一日，召与共食竟，令憩密室，则有数壮士挽执缚于卧榻上，持刃剖其阴，剥出双肾，痛极晕绝。戬命以常法灌傅药，此数士者，盖素所用阉工也。后十馀日，仅能起坐，唤汤沃面，但见堕须，在盆无数，日以益多，已而俨然成一宦者。自是主人待之益厚，常延入内阁，与妻妾同宴饮，盖知其不必防闲，且以为玩具也。

《〈封神演义〉漫谈》：

二郎神和杨戬发生关系仅见于小说。《醒世恒言》第十三卷“勘皮靴



清源妙道真君
(元刊《新编连相搜神广记》)

单证二郎神”叙述宋徽宗宫内的韩夫人，因为养病下放在宦官杨戬府中，韩夫人病好到清源妙道二郎神庙烧香还愿，庙官孙神通会些妖法，假扮成二郎神模样，夜夜翻墙逾屋到杨戬府私通韩夫人。杨戬找道士喫治，击落一只皮靴，经过勘查终于破案。末言“原系京师老郎传流，至今编入野史”。这个故事和《夷坚志》杨戬馆客条相似，而情节明显是有意编造的。经过南宋、金、元流传二百年，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二郎神和杨戬两个词结了解不解之缘，杨戬却成了二郎神的代名。《西游记》只笼统

地称杨二郎，不敢落实，《封神演义》作者更大胆些，便直称二郎神为杨戩。

《西游记》第六回：

（观音）菩萨道：“乃陛下令甥显圣二郎真君，见居灌洲灌江口，享受下方香火。他昔日曾力诛六怪。又有梅山兄弟与帐前一千二百草头神，神通广大。”

那真君，力诛八怪声名远，义结梅山七圣行。赤城昭惠英灵圣，显化天边号二郎。

大圣道：“我记得当年玉帝妹子思凡下界，配合杨君，生一男子，曾使斧劈桃山的，是你么？”

〔案〕以杨戩为二郎神，是近代民间最流行的说法，又是最无稽的说法。恰如张政烺先生所说，杨戩本为宋徽宗朝一得宠宦官，《夷坚志》记载了好几则关于他的故事。后民间口耳相传，敷衍渲染，遂出现《醒世恒言》中的小说，然不过是杨戩设法捉拿冒充清源妙道二郎神（赵昱）的道士而已。后世又进一步铺演，二郎神遂成为杨戩。今戏曲中之二郎神金脸无髯，依稀为宦阉形象。《西游记》尚直称杨二郎，其封号（如赤城、昭惠、英灵、真君）则揉合李二郎、赵昱之号，其故事则采自赵昱的传说。《封神演义》直称杨戩，又将助赵昱斗蛟之梅山七圣改为梅山七怪，由杨除灭之，其源则一耳。

〔又案〕《太平广记》三四〇“卢项”条，有神名杨二郎，乃与木下三郎一类，五通之属耳。又四川祭二郎神仅用羊一品，疑神之来源另有民族特征，而羊、杨同音，或亦杨二郎成因之一乎？

邓 遐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五〇引《浙江通志》：

二郎神庙，在忠清里，神姓邓，讳遐，字应远，陈郡人也。自幼勇力绝人，气盖当时，人方之樊哙。桓温以为参军，数从征伐，历冠军将军、数郡太守，号为名将。襄阳城北水中有蛟，数出害人，遐拔剑入手，蛟绕其足，遐挥剑截蛟数段而出。自是患息。乡人德之，为立祠祀之，以其尝为二郎将，故尊为二郎神。

〔案〕此又别一二郎神，谓其晋时名将，以尝为二郎将，故尊为二郎神。邓遐，《晋书》有传，事迹与此略同。其父曾为从事中郎、平越中郎将，谓遐尝为二郎将，即此二“郎将”也。其祠或甚早。当后人因其斩蛟故事，与李冰、李二郎斗江神，赵昱斩蛟相类，遂又附会为二郎神矣。

二郎独健

《封神演义》漫谈》:

二郎神是进口的，从祖国遥远的西陲传到内地来的。印度神有个毗沙门天王，也称北方天王，是个武神，手托着宝塔。他的眷属很多，有五太子，第二子独健常领天兵护其国界，第三子那吒太子捧塔常随天王。那吒在中国小说里常见，受人喜爱。二郎独健在中国出的风头更大，但在名誉上却受到了抵制。《大唐西域记》说于阗国（今新疆和田县）是毗沙门天王的故乡，于阗王自称是毗沙门天王的后代。这里“鼠大如猬，其毛则金银异色”。有一次匈奴来攻，国王兵少不敌，设祭请鼠相助。一夜之间，鼠把敌人的“马鞍、人服、弓弦、甲链”全部咬断，因而匈奴大败。国王感鼠厚恩，建祠设祭，世代不绝。敦煌所出绢画有几幅专画毗沙门天王，托塔而立，眷属左右侍从，二郎自在其中，惟不甚可辨，也画出天王故乡的神鼠。鼠不甚大，作为法宝托在侍者手中。

毗沙门天王和二郎独健在中国轰动一时，是在天宝年间。不空译《毗沙门仪轨》尾题后有记事一段，大约出不空门徒之手，大略说：天宝元年，大石康居等五国围安西城（今新疆库车县），其年二月十一日有表请

兵救援。安西路远，救兵难到，唐明皇唤不空请北方毗沙门天王神兵应援。明皇忽见有神人二三百人，带甲于道场前立，不空曰：“此是北方毗沙门天王第二子独健，领天兵救援安西，故来辞。”至其年四月，安西表到云：二月十一日巳后午前，城东北三十里，云雾中有人身長一丈，约三五百人尽著金甲，停住三日，五国大惧，尽退军抽兵。诸营队中并是金鼠咬了弩弦及器械，损断尽不堪用。本世纪初有些德国人在新疆吐鲁番一带发掘，搬走了许多壁画，其中有几幅是天王图，其共同的特点是突出二郎独健，夸大神鼠形象（参考《高昌壁画菁华》第二十图）。神鼠和二郎密切结合，元明杂剧《杨东来批评西游记》、《二郎神锁齐天大圣》称为细犬（即小狗），到《西游记》、《封神演义》等书中便变成了哮天犬。

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下“城闾天王”条，叙述天宝元年独健和金鼠救安西，天王现形，“帝因敕诸道节度、所在州府于城西北隅各置天王形象部从供养。至于佛寺亦敕别院安置”。从此天王在全国各地有独立的庙宇，二郎神的广泛传播也当在此时。

外国神传入中国，常要经过改造，有时是土洋结合。李靖是唐初名将，《西游记》称“托塔天王李靖”。《封神演义》把二郎独健定名杨戩，当作李靖的外甥。元明人杂剧《二郎

神醉射锁魔镜》、《二郎神锁齐天大圣》、《灌口二郎斩健蛟》所演的二郎都是赵昱，但是他和那吒三太子还确保兄弟的关系，并未消除同是毗沙门天王眷属的痕迹。

〔案〕张政烺师此说发前人所未发，实为创见。虽然对于唐、宋间民间信仰的二郎神是否即二郎独健，以后讹为李二郎等，尚可进一步探讨。如二郎神之庙祀本各地皆有，而独以灌口二郎神最著名，显示了二郎神与灌口神祇的特殊关系。然而后世二郎神的形象吸收有二郎独健的成分，可说是确定无疑的。至于近代民间所信仰的二郎神，则是揉合二郎独健、李冰及李二郎、赵昱之神迹、形象而成。

《蜀梼杌》：

（王）衍戎装，披金甲，珠帽锦袖，执弓挟矢。百姓望之，谓如灌口神。

（孟昶明德二年）七月，阆州大雨雹如鸡子，鸟雀皆死，暴风飘船上民屋。女巫云：“灌口神与阆州神交战之所致。”

（广政十五年）六月朔，宴，教坊俳優作灌口神队二龙战斗之像。须臾，天地昏暗，大雨雹。明日，灌口奏岷山大涨，锁塞龙处铁柱频撼。其夕，大水漂城，坏延秋门深丈余，溺数千家。权司天监及太庙令宰相范仁恕祷请寺观，又遣使往灌州，下诏罪己。

〔案〕此仅言“灌口神”，未明其姓字。附于后。

糊 涂（狐突）

《阅微草堂笔记》卷一一：

山西太谷县西南十五里白城村有糊涂神祠，土人奉事之甚严，云稍不敬辄致风雹，然不知神何代人，亦不知何以得此号。后检《通志》，乃知为狐突祠，元中统三年敕建，本名利应狐突神庙。狐糊同音，北人读入声皆似平，故突转为涂也，是又一杜十姨矣。

《印雪轩随笔》：

万全县往北十里许，有名糊涂庙者，不知所始。或云县与山右接壤，庙祀晋大夫狐突，音之讹而为此，理或然也。今之庙额则曰胡神，其貌须髯卷，而状狞恶，绝类波斯胡。相传七月朔为神诞辰，土人演剧酬神，远

近毕至，男女焚香膜拜，三四日乃已。土人云：神司雹于此土，稍慢之，则硬雨为灾，秋稼必受其害，故奉之不敢不虔，其说荒唐不足信。

〔案〕以往文献俱以为此庙本祀晋大夫狐突，而为民间讹为糊涂，亦杜十姨之类。其实恰恰相反。王惕先生函告：锡伯族（古鲜卑族）语以“鬼”读音“胡图”，糊涂庙极可能是鲜卑人所供神明，而被汉族人误以为狐突。今山西清徐糊涂庙可能是此神的唯一遗迹了。四年前我们曾特地往访，其庙甚古，规制不小，虽村民至今奉祀，却对其神不甚了了。惜看庙老人外出，铁锁高挂，遂与此胡神缘慳一面。

金山大王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三〇引鲁应龙《闲窗括异志》：

金山忠烈王，汉博陆侯，姓霍氏。吴孙权时，一日致疾，黄门小竖附语曰：“国主封界华亭谷极西南，有金山咸塘湖为民害。民将鱼鳖食之，非人力能防。金山故海盐县，一旦陷没为湖，无大神护也，臣汉之功臣霍某也。部党有力能镇之，可立庙于山。吴王乃立庙。建炎间建行宫于当湖，赐名，显应尤著，乡民祈祷辄应。部下钱侯尤为灵著。王以四月十八日诞辰，浙之东西商贾舟楫朝献踵至，自四月至中旬末，一市为之鼎沸。庙中铁铸四圣，由海而来，至今见存。

《夷坚志》戊卷三“金山庙巫”条：

华亭金山庙濒海，乃汉霍将军祠。相传云：当钱武肃霸吴越时，常以阴兵致助，故崇建灵宫。淳熙末，县人因时节竞集，一巫方焚香启祝，唱说福疹，钱寺正家干沈晖者，独不生信心，语谑玩侮。所善交相劝止，恐其掇祸。巫宣言置责甚苦。晖正与争辩，俄踉跄仆地，涎流于外，若厥晖然。从仆奔告其家。妻子来视，拜巫乞命。巫曰：“悔谢不早，神已盛怒，既执录精魄付北鄞，死在顷刻，

不可救矣。”妻子彷徨无计，但拊尸泣守。晖忽奋身起。傍人惊散，谓为强魂所驱。沈笑曰：“我故戏诸人耳，初无所睹也。”巫悚然潜出，阖庙之人亦舍去。

《历代神仙通鉴》卷一〇：

（吴孙皓染疾不愈）有神附小黄门云：“帝病即愈。”司巫者问何神，执何事而来报，神曰：“汉霍光也。金山咸海，风潮为害，方统部属镇之，来为陛下告吉。”翌日皓疾果愈。遂为立庙于嘉兴之海盐县治，赐额显忠。俗呼金山大王。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五〇引《松江府志》：“金山忠烈昭应祠”条：

祠在海中金山，三国时，吴主皓建祀汉博陆侯霍光。今庙毁祀废，而土人各祠于其家，号为金山神主。其部有英烈钱侯者，以配享，别庙在府治南七十步。元元统中，知府申秉礼修葺，至正六年毁。十四年，达鲁花赤哈散沙颐浩、寺僧希颜复之，今俗讹为钱总管庙。《吴国备史》：皓尝疾病，有神降小黄门曰：“国主封界华亭谷极东金山咸塘，风激重潮，海水为害，非人力能防。金山北古之海盐县，一旦陷没为湖，无大神力护也。

臣汉之霍光，可立庙咸塘，臣当统部属以镇之。”由是庙焉。宋赐显忠庙额，累封忠烈顺济昭应公庙。有吴越王鏐祭献文，云“以报冠军之阴德”。按冠军乃霍去病官号，与《备史》异，祭文误也。英烈侯闽人，行居第七，尝浮海而商，至庙叹曰：“浮沉罔利，何终底止，没事忠臣，愈浪生死。”即叉手立化。宋与金战，有阴兵千万，排空而下，旌旗著号华亭钱太尉，已而敌势披靡，因锡今封。见淳祐中赵孟坚所撰碑。

《嘉兴志》：

霍王庙在石佛寺北塘桥东。吴主皓尝病疟，有神降小黄门，曰：“华亭金山咸塘，风激重潮，海水为患，非人力所能防。臣，汉之霍光也，可

立庙咸塘，当统部属以镇之。”翌日皓病愈，遂立祠焉。

《至元嘉禾志》：

金山大王庙，在郡治北一里。或云即霍光，又云海盐县东一里汉大将军霍光祠，封忠烈顺济昭应公，宋宣和六年创建。

〔案〕金山大王，谓西汉博陆侯霍氏，或谓即霍光。霍光于西汉昭、宣世，位极人臣，死后得到人们的奉祀，完全是可能的。然而其庙立于浙江嘉兴金山，用以镇海潮，则不知其所本。记载称其庙始建于三国孙吴时。以后其庙或毁或修，而当地人民则于家中祀之，实已成为嘉兴一带之地方守护神。

祠山张大帝

《文献通考·郊社考》二三：

祠山庙，在广德军。土人言其灵应，远近多以耕牛为献。伪唐以来，听乡民租赁，每一牛，岁输绢一匹，供本庙之费。其后以绢悉入官。景德二年，知军崔宪请量给绢完葺祠宇，上曰：“此载在祀典，当官为崇饰。”因诏本军葺之。

《齐东野语》卷一三：

余世祀祠山张王，动止必祷，应如蓍龟。

《续文献通考·群祀考》三：

宝祐四年，改封广惠庙神为真君。神张渤血食广德路之祠山，仁宗康定元年始封灵济王，崇宁三年赐庙额广惠，累封正祐昭显威德圣烈王。至是改封真君。凡再加曰正祐圣烈昭德昌

福。南渡初，建庙钱塘门外之霍山，既又别为祠于金地山，以便祈祷。

《梦粱录》卷一：

(二月)初八日，钱塘门外霍山

路有神曰祠山正祐圣烈昭德昌福崇仁真君，庆十一日诞圣之辰。祖庙在广德军，敕赐庙额“广惠”，自梁至宋，血食已一千三百余年矣。

《梦粱录》卷一四：

按《会要》：真君姓张名渤，血食广德军之祠山，始封灵济王，累加美号曰昭烈大帝，后改封昌福真君，今加宝号正祐圣烈昭德昌福崇仁真



祠山张大帝 (元刊《新编连相搜神广记》)

君。

《能改斋漫录》卷一八“广德王开河为猪形”条：

广德军祠山广德王，名渤，姓张，本前汉吴兴郡乌程县横山人。始于本郡长兴县顺灵乡发迹，役阴兵导通流，欲抵广德县，故东自长兴、荆溪，疏凿河渚。先时与夫人李氏密议为期，每饷至，鸣鼓三声，而王即自至，不令夫人至开河之所。厥后因夫人遗餐于鼓，乃为鸟啄，王以为鸣鼓而饷至。泊王诣鼓坛，乃知为鸟所误。逡巡，夫人至，鸣其鼓，王以为前所误而不至。夫人遂诣兴工之所，见王为大猪，驱役阴兵，开凿河渚。王见夫人，变形未及，从此耻之，遂不与夫人相见，河渚之功遂息，通于广德县四五里横山之顶，居民思之，立庙于山西南隅。夫人李氏，亦至县东二里而化，时人亦立其庙。由是历汉五代以至本朝，水旱灾侵，祷之无不应。都人以王故，呼猪而曰乌羊。

《元史·泰定帝纪》：

（泰定元年二月）加封广德路祠山神张真君曰普济，宁国路广惠王曰福祐。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

祠山圣烈真君，姓张，讳渤，字伯奇，武陵龙阳人也。父曰龙阳君，母曰张媪。其父龙阳君与媪游于太湖之陂，正昼无见，风雨晦冥，云盖其上，五祥青云，雷电并起，忽失媪处。俄顷开霁，媪言：见大女谓曰：“吾汝祖也。”赐以金丹。已而有娠，怀胎十四个月，当西汉神雀三年二月

十一日夜半生。长而奇伟，宽仁大度，喜怒不形于色，身長七尺，隆准美髯，发垂委地，深知水火之道。有神告以地荒僻不足建家，命行。有神兽前导，形如白马，其声如牛。遂与夫人李氏东游吴、会稽。渡浙江，至苕霅之白鹤山，山有四水，会流其下，公止而居焉。于白鹤得柳氏，于乌程桑丘得赵氏，为侍人。王九弟、五子、一女、八孙。始于吴兴郡长兴县顺灵乡发迹，役阴兵自长兴荆溪疏凿圣渚，长十五里，岸高七丈至十五丈，总三十里。志欲通津于广德也。复于后村毕宅保小山枫树之侧为挂鼓坛。先时与夫人李氏密议为期，每饷至，鸣鼓三声，在即自至，不令夫人至开河之所。厥后因夫人遗餐于鼓乃为鸟啄。王以鸣鼓而饷至，泊王诣鼓坛，乃知为鸟所误。及夫人至，鸣其鼓，王反以为前所误而不至。夫人遂诣兴功之所，见王为大豨，役阴兵开凿渚河。王见夫人，变形未及，遂不与夫人相见，圣渚之功息矣，通于广德县西五里横山之顶。居民思之，立庙于山西南隅。夫人李氏亦至县东二里而化，时人亦立其庙。圣渚之河涸为民田，即浴兵池，为湖灌溉，濒湖之田仅万顷。挂鼓之坛，禽不敢栖，蚁不敢聚云。唐天宝中，祷雨感应。初赠水部员外郎，横山改为祠山。昭宗赠司农少卿，赐金紫。景宗封广德侯。南唐封为司徒，封广德公。后晋封广德王。宋仁宗封灵济王，至宁宗

朝累加至八字王。至理宗淳祐五年，改封正祐圣烈真君。至咸淳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准告加封正佑圣烈昭德昌福真君。

佐神：丁壬二圣者，打拱方使者，封协灵侯。

《历代神仙通鉴》卷一四：

（唐天宝中）江以南连年荒旱，吴兴、广德民祷于横山张公庙，感应得雨。奏闻，诏赠水部员外郎，改山为祠山。

《历代神仙通鉴》卷二〇：

公讳渤，字伯奇，武陵龙阳人。父龙阳君与媪游太湖之陂，忽风雨晦冥，雷电交作。俄顷开霁，媪见天神赐以金丹，有娠。（汉神爵三年二月十一日夜半生）渤长而奇伟，有神告以地僻，不足建立。与妻李东游吴会，渡浙江，至苕霅白鹤山，四水会流，渤止而居焉。于白鹤得柳氏，于乌程桑丘得赵氏，为侍人。有五子一女八孙。始于吴兴郡长兴县顺灵乡，役阴兵自荆溪疏凿圣渚，长三十里（志欲通津广德）。渤设鼓坛，击鼓，则夫人馈食。忽鸟啄其鼓，夫人至，变形未及，遂不与相见，化于广德县之横山。夫人亦至县东而化。居民思之，皆立庙祀。历朝累封，至（宋）宁宗朝封八字王。（淳祐中）大封国内诸神，诏祠山灵济王为正祐圣烈真君。

《枣林杂俎》和集：

广德州城西横山有祠山庙，神吴

兴张勃也，一云武陵龙阳人，生西汉末。游苕霅之间，自长兴之荆溪凿河至广德，功半，遁于横山，人祝之。夫人李氏庙，在州东二里，曰昭妃庙。

《枣林杂俎》和集：

《象山县志》：唐末忽有一石香炉，立而附于人曰：“吾姓名庄穆，祠山昭烈大帝也，当庙食此山，所福斯民。”众惊讶。教谕梁宗明率众立庙祀之，今日庄穆庙。噫，一祠山昭烈也，姓名互异如此！

《留青日札》卷二八“祠山张大帝”条：

武当人张秉，遇仙女山中，谓曰：“帝以君功在吴分，故遣我为配，生子，以木德王其地。”且约逾年再会。秉如期往，仙女抱幼子归秉，曰：“当世世相承，血食吴楚。”后生子渤为祠山之神。今广德州横山有庙，志云：生西汉末，游苕霅之间。夫人李氏亦有昭妃庙，至今香火甚盛。以二月八日生辰，先一日必多风，后一日必多雨，俗人相传，以为神请其夫人之小姨饮酒，故加以风雨，欲视其足也。可谓渎神矣。然至今此日风雨甚验，亦异事也。又有埋藏之异。是日土人杀牛祀之，坎其庭中，以所祭牛牲及器皿数百瘞于坎中，明日发之，空坎一无所有。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三九引《明会典》：

(明洪武中)祠山广惠庙祠张渤,每岁二月十八日遣南京太常寺官祭。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三一引《广德州志》:

汉张真君,讳渤,句容人。尝学道于横山,师事宝林禅师,昕夕礼斗。道成,就山巅构北斗殿。明万历十二年,知州陆长庚修其旧址。

《陔余丛考》卷三五:

俗祀祠山神,称为祠山张大帝,王弇州《宛委余编》引《酉阳杂俎》:天帝刘翁者,恶张翁欲杀之,张翁具



祠山张大帝 (北京白云观藏画)

酒醉刘翁,而乘龙上天代其位。及《殷芸小说》,周兴死,天帝召兴升殿,兴私问左右曰:“是古张天帝耶?”答曰:“古天帝已仙去,此是曹明帝耳。”云云,以为张大帝之证。此特因一张字偶合,故引之以实其说,殊不知《酉阳杂俎》及《殷芸小说》固荒幻不经,即其所谓张天帝者,亦指昊天上帝言之,而于祠山无涉也。世俗荒怪之说,固无足深考,然其讹谬相仍,亦必有所由始。按程荣《三柳轩杂识》,广德祠山神姓张,避食穉,而引《祠山事要》云:王始自长兴县疏圣渚,欲通津广德,化身为穉,纵使阴兵,为夫人李氏所觇,其工遂辍,是以祀之避穉。宋稗所载更详。詹仁泽曾樵又编辑广德横山神张王事迹,名《祠山家世编年》一卷,大略相同。《癸辛杂识》:广植守广德日,郡中祠山有埋藏会。植不信,用郡印印之其封,明日发视,无有焉。此祠山神之见于小说者也。《文献通考》:祠山神在广德,土人多以耕牛为献。《宋史·范师道传》:广德县有张王庙,民岁祀神,杀牛数千。师道至,禁绝之。《黄震传》:通判广德军,旧有祠山庙,民祷祈者岁数十万,其牲皆用牛,并有自婴桎梏考掠以邀福者,震皆杖禁之。《明史·周瑛传》:瑛守广德,禁祀祠山。此祠山神之见于史志者也。合而观之,则祠山神之祀,本起于广德,其所谓化穉通津,盖本《淮南子》禹化为

熊，通輶轳之路，涂山氏见之，惭而化为石之事，移以附会于祠山。然俗所传祠山张大帝，实本此，而非如弇州所云也。且祠山张大帝之称，乃近代流俗所传，而宋以来尚称张王，并未加以帝号。《夷坚志》：华亭胡亶家，供事广德张王甚虔，其子妇惨妒，杖妾甚酷，妾潜缢，将死，亶梦有神撼之起，乃得解而救之，盖蒙神佑云。又毗陵胡珣，少年过广德，谒张王庙求梦，夜梦入大殿宇，叩一吏问以穷通，吏曰：“可至通直。”胡意殊不满，已而竟以通直致仕。陆放翁有张王行庙诗，高翥《菊涧小集》亦有诗《为辇下酒行多祭二郎神及祠山神而作者》，诗云：“箫鼓喧天闹酒行，二郎赛罢赛张王，愚民可煞多忘本，香火何曾到杜康。”元泰定帝加封曰普济，而王号如故。《明史·礼志》：祠山广惠张王渤，以二月十八日祭。则所谓张大帝者，本流俗之称，安得以流俗所称之帝，而拟之昊天上帝乎？亶州所云，殊为失考。余自黔归，江行以风水为命，舟人为余历数每日风报多验。其中有所谓祠山报者，云帝以二月八日下地，为三女营嫁。一嫁风，一嫁雪，一嫁雨，待食冻狗肉始上天。盖谓二月八日以后，必多风雨雪，直至戊日乃止，验之果然。然则俚俗诞妄之说，固不足信，而以之候晴雨，验灾沴，则有不爽者。明祖鸡鸣山十庙，独不废此祀，其亦有所验欤？

《铸鼎余闻》卷二：

元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云：二月八日，钱塘门外霍山路，有神曰祠山正祐圣烈昭德昌福崇仁真君，庆十一日诞圣之辰。祖庙在广德军，敕赐庙额广惠，自梁至宋，血食已一千三百年矣。

元卢镇《琴川志》云：累朝敕封正顺忠祐灵济圣烈王。

宋娄元礼《田家五行杂占》云：二月八日俗谓祠山神生辰，前后必有风雨，号“接客风”、“送客雨”。初十日雨谓之“洗厨雨”。

国朝言汝泗《常昭合志》曰：大帝吃冻狗肉，逢辰日上天（均按：今云戊日）。

明宋讷《鸡鸣山广惠祀记》云：神为龙阳人张渤，发迹于吴兴，宅灵于广德。西汉以来，盖已有之。或谓张汤之子安世，而颜真卿所记则在于新室、建武之间，以时考之，不无牴牾。至于锡封加号则始于唐天宝，益于宋之咸淳。

张元忻《万历绍兴志》：祠山张大帝，姓张名渤，汉神雀中人，礼斗横山，有御灾捍患功。或云佐禹治水有功，其赛祷盛于广德州，常以二月九日降，至必有风雨。

《集说诠真》：

《路史》曰：《淮南子》禹通輶轳，涂山欲饷，闻鼓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忽至，见禹为熊，惭而去，至嵩山下化为石。此事正与广德

所祠乌程张渤疏圣河，夫人李饒至鸣鼓事同，历载传说。

《安徽通志》曰：《广德州志》：张渤句容人，或曰乌程人，尝学道于横山，师事宝林禅师，昕夕礼斗。道成，就山巅构北斗殿，今祠山殿，香火甚盛。按祠山事，见于祠志及他书者，甚怪异，大约多窃取禹化熊及涂山氏化石之事以文之。宋罗泌《路史》曾辨其妄。今《广德州志》所载只如此，亦不语怪之意。然所云宝林禅师者，亦释氏附会之说。汉时佛法未盛，尚未闻有禅师之称。

《破除迷信全书》卷一〇：

我国江南人士，多敬张大帝；附近上海的江湾，有张大帝庙，每年阴历二月八日，说是大帝生日，香火是甚盛的。侨寓上海的人，因为久困市廛，届时为涤除俗尘，也要争先恐后的前去赶赶热闹。所以每逢到了二月

八日，总有成千累万的人，化上八个铜元，从上海搭火车到江湾去，表面看来是去给张大帝做寿，其实原是两手空空而去的，并未曾捧着什么寿桃。

〔案〕祠山神，相传名张渤，西汉宣帝时人（或谓即张汤之子张安世，或谓在两汉之际，或云佐禹治水，无庸细考）。其事迹与大禹化熊治水，与其妻涂山氏化石之事相类，或亦以治水而知名者。后世道教称其为感神而生，佛教则称其师事宝林禅师。祠山张神，本当为广德一带之地方神，自宋以来其祀大盛，不仅主该地水旱诸事，又能预卜休咎，佑人前程。士庶信奉颇虔，其庙亦不限广德一地，成为有全国影响的地方神。《陔余丛考》论其始末颇详。宋以来封为王或真君，初无帝之封号。然民间通称之为张大帝，亦不知所由也。

庄武帝蒋子文

《搜神记》卷五：

蒋子文者，广陵人也。嗜酒好色，佻达无度。常自谓己骨清，死当为神。汉末为秣陵尉，逐贼至锺山下，贼击伤额，因解绶缚之，有顷遂死。及吴先主之初，其故吏见文于道，乘白马，执白羽，侍从如平生。见者惊走。文追之，谓曰：“我当为此土地神，以福尔下民。尔可宣告百姓，为我立祠。不尔，将有大咎。”是岁夏，大疫，百姓窃相恐动，颇有窃祠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将大启祐孙氏，宜为我立祠。不尔，将使出入人耳为灾。”俄而小虫如尘虻，入耳皆死，医不能治。百姓愈恐。孙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将又以大火为灾。”是岁，火灾大发，一日

数十处，火及公宫。议者以为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宜有以抚之。于是使使者封子文为中都侯，以弟子绪为长水校尉，皆加印绶，为立庙堂。转号锺山为蒋山，今建康东北蒋山是也。

自是灾厉止息，百姓遂大事之。

《南史·曹景宗传》：

先是旱甚，诏祈蒋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梁武帝]怒，命载获欲焚蒋庙并神影。尔日开朗，欲起火，当神上忽有云如伞，倏忽骤雨如泻，台中宫殿皆自振动。帝惧，驰诏追停，少时还静，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践阼以来，未尝

躬自到庙，于是备法驾将朝臣修谒。是时魏军攻围锺离，蒋帝神报救，必许扶助。既而无雨水长，遂挫敌人，



蒋子文（元刊《新编连相搜神广记》）

亦神之力焉。凯旋之后，庙中人马脚尽有泥湿。

《旧小说》乙集《蒋子文传》：

陈郡谢玉为琅琊内史，在金城。其年虎暴杀人甚众。有一人以小船载年少妇，以大刀插著船挟暮来至。逻将出语云：“此间顷来甚多草秽，君载细小，作此轻行，大为不易，可止逻宿也。”相问讯既毕，逻将适还去，其妇上岸，便为虎取去。其夫拔刀大唤，欲逐之；先奉事蒋侯，乃唤求助。如此当行十里，忽觉如有一黑衣人为之导，其人随之。当复二十里，见大树，既至一穴。虎子闻行声，谓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即其所杀之，便挟刀隐树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妇著地，倒牵入穴。其人以刀当脚斫断之。虎既死，其妇故活。向晓能语。问之，云：“虎初取便负著背上，临至而后下之，四体无他，正为草木伤耳。”扶归还船。明夜，梦一人语之云：“蒋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杀猪祠焉。

会稽鄞县东野，有女子姓吴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爱。其乡里有解鼓舞神者，要之，便往。缘塘行，半路，忽见一贵人端正非常，令人问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对。贵人云：“我今正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辞不敢，忽然不见。望子既拜神坐，见向船中贵人俨然端坐，即蒋侯像也。问望子来何迟，因掷两橘与之。数数形见，遂降情好。心有所欲，辄空中

下之。常思啖脍，一双鲜鲤，随心而至。望子芳香，流闻数里，颇有神验，一邑共事奉。经三年，望子忽生外意，神便绝往来。

咸宁〔西晋武帝年号〕中，太常卿韩伯子某，会稽内史王蕴子某，光禄大夫刘耽子某，同游蒋山庙。庙有数妇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以戏相配匹。即以其夕三人同梦蒋侯遣传教相闻曰：“家子女并丑陋，而猥垂荣顾，辄刻某日，悉相奉迎。”某等以其梦指示异常，试往相问，而果各得此梦，符协如一，于是大惧，备三牲诣庙，谢罪乞哀。又俱梦蒋侯亲来降，已曰：“君等既已顾之，岂容方更中悔？”经少时并亡。

刘赤斧者，梦蒋侯召为主簿，期日促，乃往庙陈请：“母老子弱，情事过切，乞蒙放恕。会稽魏过多材艺，善事神，请举过自代。”因叩头流血。终不许，寻而赤斧死焉。

孙恩作逆时，吴兴纷乱，一男子忽急突入蒋侯庙，始入门，木像弯弓射之，即卒。

中书郎王长豫有美名，父丞相导至所珍爱，遇病转笃，导忧念特至。正在北床上坐，不食已积日，忽见一人形状甚壮者，著铠执刀。王问：“君是何人？”答曰：“仆是蒋侯也。公儿不佳，欲为请命，故来耳，勿复忧。”王欣喜动容，即求食，食遂数斗。内外咸未达所以。食毕，忽复惨然谓王曰：“中书命尽，非可救者。”

言终不见也。

〔案〕此传署唐人罗邕撰，而所记均为晋时事。传前段与干宝《搜神记》所载文字全同，其余故事亦多抄撮陶潜《搜神后记》。由诸事观之，蒋子文亦近于神之无赖也。

《能改斋漫录》卷九“蒋庙鍾山孙陵曲衍”条：

唐徐坚，其学甚博，所撰《初学记》载扬雄《九州箴》，内《润州箴》云：“洋洋润州，江山秀远。蒋庙鍾山，孙陵曲衍。江宁之邑，楚曰金陵。吴齐梁晋，六代都兴。”按《丹阳记》：“蒋子文为秣陵尉，破贼，为贼所杀。故吏忽见子文乘白马，如平生。孙权发使，封子文为中都侯。立庙鍾山，因改为蒋山。”此箴之所谓蒋庙鍾山也。

《涌幢小品》卷一九：

刘白川景韶，在军中梦建业蒋侯从空授以丈八蛇矛，盘舞如飞。其卒也，梦蒋侯以天乐来迎。凡文臣立军功，神相之，要非偶然者。

《文献通考·郊社考》二三：

宋武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祀，由是蒋子文祠以下皆绝。孝建初，更修蒋侯祠。明年，加蒋侯爵位至相国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加鍾山王。

《日知录》卷三〇：

〔宋书·元凶劭传〕：以辇迎蒋侯神像于宫内，启颡乞恩，拜为大司马，封鍾山郡王，食邑万户，加节

钺。《礼志》：明帝立九州庙于鸡笼山，大聚群神，蒋侯加爵位至相国大都督中外诸军事鍾山王。《南史·齐东昏侯纪》：迎蒋侯神入宫，昼夜祈祷。自诛始安王遥光，遂加位相国，后又号为灵帝，车服羽仪一依王者。《曹景宗传》：梁武帝时旱甚，诏祈蒋帝神，旬旬不雨。帝怒，命载获欲焚其庙，将起火，当神上忽有云如伞，倏忽骤雨如泻，台中宫殿皆自振动。自此帝畏信遂深。《陈书·武帝纪》：十月乙亥即皇帝位，丙子幸鍾山祀蒋帝庙。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

建康府蒋庄武帝，讳子文，扬州人也。汉末为秣陵尉，逐贼至鍾山下，击伤额而死焉。及吴先主之初，其故吏见子文于道，乘白马，执白羽扇，侍从如平生。故吏见而惊走。子文追谓之曰：“我当为土地神，以福尔下民。为吾立庙；不尔，使虫人人耳为灾。”吴王以为妖言，后果有虫人人耳，死者甚众，医巫不能治。云：“尔不祀我，当有大火。”是岁数有火灾。又云：“不祀我，当有大疫。”吴主患之，封中都侯，加印绶，立庙于鍾山，更名曰蒋山，表其灵异。晋苏峻之难，帝梦蒋侯曰：“苏峻为逆，当助共诛之。”后果斩峻。加封相国。太元中，苻坚入寇，望见王师部阵齐整，又见八公山生草木皆类人形，恍然有惧色。初会稽王导闻坚入寇，以威仪鼓吹求助于蒋山神，

及坚望之，若有助焉。杜佑《通典》云：宋高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祠，自蒋子文以下皆绝之，加至相国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封蒋王。齐永明中，崔慧景之难，迎神还台以求福助。事平，乃进帝号，复新庙宇，于庙首门为灵光门，中门为兴善门，外殿曰帝山，内殿曰神居。梁武帝常祠而不应，遣使典焚其庙，未及中途，忽风雨大振，动宫殿，帝权〔惧〕祠之，乃止。南唐谥曰庄武帝，更修庙宇，徐铉奉敕撰碑永载其事因。宋朝《会要》曰：开宝八年庙火，雍熙四年重建，景祐二年陈公执中增修，请于朝，赐庙额曰惠烈。

《月令广义·岁令》一：

汉秣陵尉蒋忠烈王子文。

永乐年进封蒋忠烈武顺昭灵嘉祐王。

《历代神仙通鉴》卷一五：

鍾山，武庄讨邪尊神蒋子文。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五〇引《江宁府志》“忠烈庙”条：

庙祀汉秣陵尉蒋子文。子文逐盗至鍾山死，死而灵异。吴大帝初，立庙孙陵冈，封为中都侯，改鍾山曰蒋山。晋加相国，重为立庙。南宋初废，后修复，封蒋王。齐进号蒋帝。南唐谥曰庄武，徐铉撰庙碑。宋赐额惠烈。明洪武二十年，建于鸡鸣饮天山之阳，刘三吾为之记。崇祯加号威灵，易今额。

《陔余丛考》卷三五“城阳王秣陵尉”条：

顾宁人谓，六明以前，多祀城阳景王刘章，及蒋子文之祀最盛。按《后汉书》，樊崇起兵，军中有巫鼓舞，祠城景阳王，巫言景王大怒曰：“当作县官，何故作贼？”笑巫者辄病。于是乃立刘盆子为帝。又《魏书》：城阳景王即汉朱虚侯章，以其有功于汉，故其国为立祠。青州诸郡，转相仿效，济南尤盛，或假二千石輿服导从作倡乐。曹操为济南相，始禁之。是城阳之祀于北方，显赫可知。《通鉴集览》：蒋子文，汉末秣陵尉，逐贼至鍾山，伤额而死。吴先主时，其故吏遇之于途，子文曰：“我当为此土地神。”又附巫语，当大启孙氏。吴主乃为立庙，封中都侯。《晋书·载记》：苻坚入寇，会稽王道子以威仪求助于鍾山蒋侯，封以相国之号。《南史》：宋太子劭之逆，南谯王义宣起兵，至新亭。劭以辇迎蒋侯于宫内，拜大司马，封鍾山郡王，使南平王铄造策文。又《宋书·礼志》：明帝加蒋侯爵，位至相国大都督中外诸军事。《齐书》：东昏侯信蒋侯神，迎入宫，尽夜祈祷。左右朱光尚云见神动辄启，并云降福始安之平。遂加位相国，后又号为灵帝。车服羽仪，一如王者。设铠马甲仗千人，皆张弓拔白出东掖门，云蒋侯出荡。《梁书·曹景宗传》：武帝因祈雨不应，欲焚蒋帝庙，俄而雨注。帝遂到庙修谒。

《陈书》：武帝即位，幸鍾山祀蒋帝庙。又永定三年久不雨，帝幸鍾山祭蒋帝庙，是日遂雨。此蒋庙之显赫于鍾山者也。《南史》：梁武起兵围郢城，时城中张元嗣等迎蒋侯于州厅祈福，铃铎尽夜不绝，使导从登陴巡行。魏军围鍾离，城中乞蒋帝扶助。神报许，既而无雨水顿长，遂挫敌。后见庙中人马脚尽湿，此蒋庙之遍于州郡者也。后魏任城王为扬州刺史，毁蒋子文之庙。可见扬州亦有此庙。

《管锥编》第二册：

蒋子文见形于王导，自言将救其病儿，因索食，导喜设食，食毕忽惨然云：“此儿命尽，非可救者！”遂不见。按南朝虔祀蒋子文，《南史》卷七七《恩倖传》蔡母珍之“就蒋王庙”乞愿祈福，卷五五《曹景宗传》载“蒋帝神”威灵显赫，梁武帝“畏信遂深”。此处蒋乃作馁鬼赶嘴行径。

盖神犹人然，齿爵渐尊，德望与以俱高，至其少日营生，却每不可道；子文之神在晋尚如汉高微时之无赖不治产业，下迨齐梁，封“王”号“帝”，位逾贵而行亦遂端矣。

〔案〕蒋子文，东汉末人，亦地方性人神中之著名者。今南京鍾山，又名蒋山，即以其庙祀于彼之故也。据《搜神记》，其为神在三国孙权时。当时之观念，以为“鬼有所归，乃不为厉”。蒋本作战负伤而死，吴人惧其鬼魂作祟致灾，又有巫祝推波助澜，遂祀为鍾山土地神。这是中国古代将人鬼神化的典型作法。蒋子文初封为侯，南朝历代都于建康（今南京市），故信仰最盛，封王封帝，几成为国家之保护神。以后历代列于祀典，南唐谥为庄武帝。唐以后影响范围渐缩小，明封为王。民间其祀不绝。

关圣帝君

《云溪友议》卷上“玉泉祠”条::

《北梦琐言》卷一一:

蜀前将军关羽守荆州，梦猪啖

唐咸通乱离后，坊巷讹言关三郎

足，自知不祥，语其子曰：“吾衰暮矣，是若征吴，必不还尔。”果为吴将吕蒙麾下所殛。蜀遂亡荆州。（今吴楚之俗，梦半猪者乃书其屋柱而禳之。）玉泉祠，天下谓四绝之境，或言此祠鬼助土木之功而成。祠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允敬者仿佛似睹之。缙俗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顷刻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侮慢者则长蛇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冰谷，非斋戒护净，莫得居之。



金代的义勇武安王神像，极为珍贵，现藏俄罗斯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鬼兵入城，家家恐悚。罹其患者，令人寒热战栗，亦无大苦。弘农杨毗挈家自骆谷路入洋源，行及秦岭，回望京师，乃曰：“此处应免关三郎相随也。”语未终，一时股栗，斯又何哉！夫丧乱之间，阴厉旁作，心既疑矣，邪亦随之，关妖之说，正谓是也。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三七：

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飭修关圣庙。

按《宋史·真宗本纪》不载。按《解州志》：关

圣庙在城西门外，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敕修。

哲宗绍圣三年赐玉泉祠额曰显烈王。按《宋史·哲宗本纪》不载。按《关帝圣迹图志》云云。

徽宗崇宁元年追封忠惠公。

大观二年加封武安王。

按以上《宋史·徽宗本纪》俱不载。

宣和五年敕封义勇武安王。

按：《宋史·徽宗本纪》不载。按李焘《续通鉴长编》：宣和五年正月己卯，礼部奏请侯封，敕封义勇武安王，令从祀武成王庙。

《夷坚支志》甲卷九：

潼州关云长庙，在州治西北隅，土人事之甚谨。偶像数十躯，其一黄衣急足，面怒而多髯，执令旗，容状可畏。成都馭卒王云至府，巫祝喻天祐见之，以为与庙中黄衣绝相似，乃招至其家，饮之酒，赂以银，行且付钱五千，并大幞头范样，语之曰：“市上耿迁开此铺，倩尔为我与钱，使制造一顶，须宽与数日期，冀得精巧。”云不解其意，以意外有获，即从其戒，至耿氏之肆。耿默念安得有人头围如是之大者，亦利五千之人，约为施工。而云持公家符帖，不得久驻，舍之而归，竟不以喻生所嘱告。耿候其来取而杳不至，后数日，因出郊，入关王祠，见黄衣塑像，大骇曰：“此盖是去年以钱五千令造大幞头者也。”阴以小索量其首广长，还

家校视，不差分寸，悚然谓为神，立捧献之。事浸淫传一府，争先瞻敬。天祐正为庙史，借此鼓唱，抄注民俗钱帛以新室宇，富人皆乐施，凡得万缗，天祐隐没几半。历十年，云复来潼，人见者多指点笑语，怪而问其故，或以告之。云曰：“此喻祝设计造诈，借我以欺神人。吾往谒之，当得厚谢。”于是走诣之。天祐恐昔诈彰败，了不接识。云恨怒，诉于官。天祐坐黥窜，尽籍其货。

《睽车志》卷二：

忠愍李公若水，宣和壬寅尉大名之元城。有村民持书至，云关大王有书。公甚骇愕，视其缄云：“书上元



义勇武安王——关羽

（元刊《新编连相搜神广记》）

城县尉李尚书，汉前将军关云长押。”洁民何自得之。云夜梦金甲将军告某曰：“汝来日诣县，由某地逢著铁冠道士，索取关大王书，下与李县尉。”既觉，惊异，勉如其言，果遇道士，得书，不敢不持达。公发书，其间皆预言靖康祸变，以事涉怪，即火其书，遣其人不复问。作诗纪之云：“金甲将军传好梦，铁冠道士寄新书。我与云长隔异代，翻疑此事大荒虚。”公后果贵显，卒蹈围城之祸。兆朕之萌，神告之矣。

《涌幢小品》卷二〇“关云长”条：

自古忠义雄勇士，不得志，冤死、兵死者何限，独云长之神最灵最久，思之不得其解，姑妄揣之。圣人继天立极，每每神道教。圣人不生，则神自设教。云长必明神转世，姑托此幻躯，著姓名，结兄弟，驰骋干戈扰攘之场，耸动人耳目，著之史册中，俄然兵解以去，而神乃愈烈。要知气运薄，故寥寥二千年间，圣人不生，生亦扼于有位，于是有神焉出没隐见其间，以待圣人之生，以补圣化之所不足。我太祖则大圣人世矣，犹谓佛教暗助王化，而俗传云长为伽蓝神，理诚有之，不可得而拟议也。

山西盐池在解州，云长所产处也。相传黄帝执蚩尤于中冀，戮之，肢体身首异处，而名其地曰解，其血化为卤，遂成池。宋崇宁中，池水数溃，张静虚摄云长之神治之，池盐如

故，云长见像于廷。于是加封拓祠，祠最伟，神亦最灵。池长百二十里，阔七里，周垣守之。每大雨，辄能败盐，必祷于神而止。蚩尤以其血为万世利，而云长周旋，永此利源，同于煮海，奇矣，奇矣。

蹇理庵达严事云长，每事必告。居皖，梦侯语之为我公祖，已守平阳，解在部中。后起总督薊辽。税珣高淮张甚，祷更力，阴得济其请，内帑亦然。累世信卜，叩之奇验。尝与联和至百韵，后为一小令来赠，末云：“再挥戈薊北，重整旧江山。”果验。

《七修续稿》卷四“关汉寿”条：

《桑榆漫志》：关侯听天师召，使受戒护法，乃陈妖僧智覬、宋佞臣王钦若附会私言。至于降神助兵诸怪诞事，又为腐儒收册，疑以传疑。予以既为神将，听法使矣，解州显异，有录据矣，诸所怪诞，或黠鬼假焉，亦难必其无也。……玉泉显圣，罗贯中欲伸公冤，既援作普净之事，复糅合《传灯录》中六祖以公为伽蓝之说。故僧家即妄以公与颜良为普安侍者。殊不知普净，公之乡人，曾相遇以礼，而普安元僧，江西人，隔绝甚远，何相干涉。是因伽蓝为监从之神，普安因人姓之同，遂认为监坛、门神、侍者之流也，此特褻公之甚。

《茶余客话》卷四：

关庙之见于正史者，唯《明史》

有之，其立庙之始不可考。俗传崇宁真君封号出自宋徽宗，亦无据。按《元史·祭祀志》：每岁二月十五日于大殿启建白伞盖佛事，与众祓除不祥，抬昇监坛汉关某神轿。夫曰抬昇神轿，则必塑像，有塑像则必有庙宇矣，然则庙始于元之先可知也。又《日下旧闻》谓慈源寺东百武有关王庙，相传即崇恩万寿宫殿中塑像，甚古，疑是元时旧塑。又谓关帝庙在皇城北安门东者，曰白马关帝庙，隋基也。姚彬盗马庙在三里河天坛，亦隋基也。是唐之前已有庙。

《茶余客话》卷四：

明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十月十日，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四十五年丁亥五月，福藩常洵刻《洛阳关帝庙签簿》曰：“前岁予承命分封河南，关公以单刀伏魔于皇父宫中，托之梦寐间，果验，是以大隆徽号，由是敕闻天下而尊显之”云云。予见各省关庙题旌皆同此号，殆始于明神宗时。唐范摅《云溪友议》谓，荆州玉泉祠，天下四绝之地，或言此祠鬼助土木之功，祀三郎神。三郎神者，关三郎也。关帝庙遍海宇，一村一社处处有之，虽塞垣边障，祠宇亦多。顺治九年，敕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康熙五十八年，赐给河南洛阳县五经博士一人。雍正三年，封三代公爵。雍正四年，增设山西解州五经博士一人。十年，增设湖广当阳县五经博士一人。乾隆

二十五年，山东臬使沈椒园请易谥神勇。三十四年，敕封灵祐忠义神武关圣大帝。

《五杂俎》卷一五：

今天下神祠香火之盛，莫过于关



台湾民间的关圣帝君像

壮缪，而其威灵感应，载诸传记，及耳目所见闻者，皆灼有的据，非幻也。如福宁州倭乱之先，神像自动，三日乃止。友人张叔弢亲见之。万历年间，吾郡演武场新神像，一匠者足踏其顶，出漫褻语，无何，僵仆而死，则余少时亲见之。江右张观察尧文上

计，至桃园病革，移入王祠中。其兄日夜哀祷，经七日复苏，亲见神摄其魂以还。张君言之历历，如在目前者，亦异矣。

《五杂俎》卷一五：

唐以前崇奉朱虚侯刘章，家祠户祷，若今之关王云。然自壮缪兴，而朱虚之神又安之也？今世所崇奉正神，尚有观音大士、真武上帝、碧霞元君，三者与关壮缪香火相埒，遐陬荒谷，无不尸而祝之者。凡妇人女子，语以周公、孔夫子或未必知，而敬信四神，无敢有心非巷议者，行且与天地俱悠久矣。岂神佛之中亦有遭遇而行世者耶，抑神道设教，或相禅而兴也？

《续文献通考·群祀考》三：

（元）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加封汉将军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遣使祠其庙。

《铸鼎余闻》卷二：

国朝沈涛《常山金石志》载：隆兴寺石刻云：至顺二年封齐天护国大将军、检校尚书、守管淮南节度使，兼山东河北四门招讨使，兼提调诸宫庙神煞无分地处检校官、中书门下平章政事、开府仪同三司、驾前都统军、无宁侯、壮穆义勇武安英济王、护国崇宁真君。

明姚宗仪《常熟私志》云：荆州牧前将军，其本号也。汉寿亭侯，其加封也。壮缪侯，唐封号也。宋真宗

封义勇武安王，则王之矣。徽宗加封崇宁至道真君，则神之矣。今上尊为协天大帝，又敕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兼赐冕旒玉带，至尊无上也。

《茶香室丛钞》卷一五：

《北梦琐言》：唐咸通乱离后，坊巷讹言关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悚。按此则关帝之神在唐时已洋洋乎如其上，如在其左右矣。

国朝钱曾《读书敏求记》云：《汉天师世家》一卷中称三十代天师讳继先者，宋崇宁二年投符解州盐池，磔蛟死水裔。上问用何将，随召关某见于殿左。上惊，掷崇宁钱与之，曰：“以此封汝。”世因祀为崇宁真君。此当是关帝受封之始。

宋郭彖《睽车志》云：忠愍李公若水，宣和壬寅尉大名之元城。有村民持书至，云关大王有书。公甚骇愕。其缄云：“书上元城县尉李尚书，汉前将军关云长押。”诘民何自得之，云：夜梦金甲将军告某曰：“汝来日诣县，由某地逢著铁冠道士，索取关大王书，下与李县尉。”既觉惊异，勉如其言，果遇道士，不敢不持达公。按此乃关帝灵异之著于宋代者。

《茶香室三钞》卷一九：

国朝吴仰贤《小匏庵诗话》云：元张师廉宪诗云：“张侯生冀北，关帝出河东。”关帝二字竟入诗，大奇。关公灵迹自隋始显，历宋元加封为

王，至明万历十八年封协天护国忠义帝，四十二年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自是始相沿有关帝之称。师廉不应用后世事，疑必元代先已封帝，今不可考矣。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

义勇武安王，姓关，名羽，字云长，蒲州解良人也。当汉末，与涿郡张飞佐刘先主起义兵。后于南阳卧龙岗三谒茅庐，聘诸葛孔明，宰割山河，三分天下，国号为蜀。先主命关公为荆州牧。不幸吕蒙设计，公乃不屈节而亡。追赠大将军，葬于玉泉山。土人感其德义，岁时奉祀焉。宋真宗祥符五年十月十七日，夜有神人自空而降，奏曰：“臣乃上天真符使者，玉帝有敕，后八日，有圣祖轩辕降于宫阙。”言讫而去。帝次日与群臣议之，洒扫宫室，设祭礼。至日，圣降于延恩殿。帝拜于前。圣曰：“吾往昔人皇氏也，其后为轩辕，即汝赵宋之始祖也。吾以汝善修国政、抚育下民而来。”言讫，圣升天矣。帝大异之。帝与群臣议之，圣降之迹山〔尚〕存，天香未散。群臣贺曰：“陛下圣德所感，圣祖降于宫阙。”帝诏天下梵宫并建圣祖宝殿。至祥符七年，解州刺史表奏云：“盐池自古生盐，收办宣课。自去岁以来，盐池减水，有亏课程。此系灾变，敢不奏闻。”帝遣使持诏至解州城隍庙祈祷焉。使夜梦一神告曰：“吾城隍也。盐之患乃蚩尤也。往昔蚩尤与轩辕帝

争战，帝杀之于此地盐池之侧，至今尚有近迹。近闻朝廷创立圣祖殿，蚩尤大怒，攻竭盐池之水。”飒然而觉，得此报应，回奏于帝，帝与群臣议之。王钦若奏曰：“地神见报，当设祭以祷之。”帝遣吕夷简持诏就盐池祷之。祭毕，是夜梦一神人戎服金甲持剑，怒而言曰：“吾乃蚩尤神也。奉上帝命来此盐池，于民有功，以国有益。今朝廷崇以轩轅，立庙于天下，吾乃一世之仇也，此上不平，故竭盐池水。朝廷若能除毁轩轅之殿，吾令盐池如故。若不从，竭绝盐池，五谷不收，又使西戎为边境之患。”言讫而去。夷简飒然而觉，其梦中之事回奏于帝。帝亦梦之。王钦若奏曰：“蚩尤乃邪神也。陛下可遣使就信州龙虎山诏张天师，可收伏此怪。”帝从之，乃遣使诏天师至阙下。帝曰：“昨因立圣祖轩辕殿致蚩尤怒，涸绝盐池之水，即今为患，召卿断之。”天师奏曰：“臣举一将最英勇者，蜀关将军也，臣当召之，可讨蚩尤，必成其功。”言讫，师召关将军至矣，现形于帝前。帝云：“蚩尤竭绝盐池之水。”将军奏曰：“陛下圣命，敢不从之！臣乞会五岳四渎名山大川所有阴兵，尽往解州，讨此妖鬼。若臣与蚩尤对战，必待七日，方剿除得。伏愿陛下先令解州管内户民三百里内，尽闭户不出，三百里外尽示告行人，勿得往来，待七日之期，必成其功，然后开门如往。恐触犯神

鬼，多致死亡。”帝从之。关将军乃受命而退。遂下诏，解州居民悉知。忽一日，大风阴暗，白昼如夜，阴云四起，雷奔电走，似有铁马金戈之声，闻空中叫噪。如此五日，方且云收雾散，天晴日朗，盐池水如故，皆关将军力也。其护国祐民如此。帝嘉其功，遣王钦若赍诏往玉泉山祠下致享，以谢神功，复新其庙，赐庙额曰“义勇”，追封四字王，号曰武安王。宋徽宗加封尊号，曰崇宁至道真君。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三八引《关帝圣迹图志》：

武安之王封于宋，伏魔大帝封于明。今总称之为关圣帝君，盖明万历敕封也。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三八引《遗印考》：

今关庙中有寿亭侯印，即帝初封印。一纽方二寸有奇，其上大环径四寸，下连四环，皆系印上，相传绍兴中洞庭渔人得之。焦竑曰：亭侯，爵名，汉寿，地名。今去汉字而单表寿亭者误。

《续文献通考·群祀考》三：

成化十三年诏建汉寿亭侯庙。初洪武二十八年建庙于南京鸡鸣山。永乐中北京始建庙，至是特建庙于宛平县东。嘉靖十年，南京太常寺少卿黄芳言：汉寿者，封邑；亭侯者，爵也，止称寿亭侯误矣。乃改称汉前将军汉寿亭侯。岁五月十三日祭以太

牢，果品五，帛一，遣太常寺官臻祭，国有大事则告。

按明初祀关侯止用本称，万历中特加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

《历代神仙通鉴》卷九：

（汉）桓帝时，河东连年大旱。蒲坂居民闻雷首山泽中有一尊龙神，相传亢旱求之极灵，集从往跪泣告。老龙悯众心切，是夜遂兴云雾，吸黄河水施降。上帝方恶此方尚华靡暴殄天物，当灾旱以彰罪谴，而老龙不秉上命，擅取封水救济过民。上帝令天曹以法剑斩之，掷头于地，以警人民。蒲东解县有僧普静，晨出视之，溪边有一龙首，即提至庐中置合缸内，为诵经咒九日，忽闻缸中有声，启视已无一物，而溪东有呱呱声，发自关道远家。（夏直臣龙逢后。）（道远）名毅，世居解梁常平村宝池里。（延熹三年）六月十五日，忽快雨如驶，一黑龙现于村，绕道远之庭，有顷不见。夫人淹芳方娠，至二十四日产一子，啼声远达。普静索观，竖眼攒眉，超颧长面，遍体如喋血。普静点头曰：“忠义性成，神圣之质。”乳名寿，幼从师学，取名长生。及长，膂力敌万夫，读书明易象，尤好春秋。娶妻胡氏，于光和戊午岁五月十三日，生子名平。（俗传平为继子及年月日俱非）后自名羽，字云长。（后于麦城遇害）公魂悠悠荡荡，至当阳玉泉山。寺僧即普静。拜静为师，得成正果（往往显圣，乡人就山顶建庙，

四时致祭)。

《历代神仙通鉴》卷一〇：

(关)羽是解梁老龙，(张)飞是涿州玄豹，(赵)云乃长山巨蟒，(糜)竺乃东海寿麋。

《历代神仙通鉴》卷一五：

玉泉山，昭烈皇帝刘玄德 荡魔真君关云长 忠显桓侯张翼德 顺正将军关平 归正将军周仓

本公更嘱曰：“汉州玉泉关羽为护法伽蓝，今其转迓上方古佛、西域释迦等众。”

《历代神仙通鉴》卷一九：

(宋元祐中，哲宗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除解池之害)逾顷，雷电昼晦。帝问：“卿向用何将？还可见否？”曰：“臣所役者关羽也。”即握剑召于殿左，羽随见。帝惊，掷崇宁钱与之，曰：“以封汝。”(祀为崇宁真君)。(徽宗时)宫中有祟。见一道士碧莲冠，紫鹤氅，手持水晶如意，前揖曰：“奉上帝命：来除此祟。”良久，一金甲丈夫捉祟攀而啖之。帝问金甲者何人，道士曰：“所封崇宁真君关羽也。”

《清朝文献通考·群祀考》上：

顺治元年定祭关帝之礼。

九年敕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

(乾隆二十三年)加封关帝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

《陔余丛考》卷三五：

鬼神之享血食，其盛衰久暂，亦若有运数而不可意料者。凡人之歿而为神，大概初歿之数百年，则灵著显赫，久则渐替。独关壮缪在三国六朝唐宋皆未有禋祀，考之史志，宋徽宗始封为忠惠公。大观二年，加封武安王。高宗建炎二年，加壮缪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英济王，祭于荆门当阳县之庙。元文宗天历元年，加封显灵威武武安英济王。明洪武中，复侯原封。万历二十二年，因道士张通元之请，进爵为帝，庙曰英烈。四十二年，又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又封夫人为九灵懿德武肃英皇后，子平为竭忠王，兴为显忠王，周仓为威灵惠勇公。赐以左丞相一员，为宋陆秀夫，右丞相一员，为张世杰。其道坛之三界馘魔元帅，则以宋岳飞代。其佛寺伽蓝，则以唐尉迟恭代。刘若愚《芜史》云：太监林朝所请也。继又崇为武庙，与孔庙并祀。本朝顺治九年，加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何其寂寥于前，而显烁于后，岂鬼神之衰旺亦有数耶？

《新搜神记·神考》：

关圣帝君仕汉，封汉寿亭侯。后主景耀三年，追谥故前将军关曰壮缪侯。宋哲宗绍圣三年赐帝玉泉祠额曰显烈庙。徽宗崇宁元年追封忠直(一作惠)公。大观二年加封武安王。宣

和五年敕封义勇武安王。高宗建炎三年加封壮缪义勇王。淳熙十四年加封英济王。明太祖洪武元年戊申，复原封称寿亭侯，于二十年正月建庙于顺天府正阳门之瓮城内。永乐元年癸未十二月，建庙于都城宛平县之东。成化十三年建俗呼白马庙，盖隋旧基也。又特颁龙凤黄纛旗一，揭竿竖之，每岁正旦冬至朔望，祭祀香烛等仪，俱是恒品。元天历复加显灵，故今称壮缪义勇武安显灵英济王。正德四年己巳赐庙曰忠武。万历十八年正月加封帝号，特颁衮冕肆辂图首冕服，次巾帻，又次公幘，又赐额显佑。以督河工部尚书潘季驯请。廿三年乙未赐坊名曰英烈，以伊府万安王褒奏于河南洛阳建坊请。九月以解州崇宁宫道士张通源题请，敕解州庙名曰英烈庙。卅三年甲寅十月十九日，太监李恩奉旨到正阳门庙上九旒珠冠一，真素玉带一，四蟠龙袍一，黄牌一，加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醮三日，颁行天下，文武庆贺。熹宗天启四年甲子明祀典正神号。六月十三日太常卢大申题称追祀汉前将军寿亭侯，原奉我皇祖特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业已帝而祀文犹侯，仰祈敕下部查议云云。奉圣旨：神号著遵照黄祖加敕封祀。此关圣帝君所由称也。本朝《大清会典》：顺治元年敕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每年五月十三日祭，遣太常寺堂官行礼，不致斋，由本寺

题请陈设供品帛一、白色白磁爵三、牛一、羊一、豕一、果品五，核桃荔枝圆银杏各一盘，酒一尊，祭日教坊司作乐行三献礼，每献三跪九叩头。祝文曰：“惟帝纯心取义，亮节成仁，允文允武，乃圣乃神，功高当世，德被生民，两仪正气，历代名裡，英灵丕著，封号聿新，敬修岁事，显佑千春。尚飨。”考：明太常少卿黄芳以汉寿系封邑，而亭侯者爵也，上称寿亭侯者误，乃改称汉前将军汉寿亭侯关。愚按：孙承泽引宋司马智《玉泉封寿亭侯记》云：据此，则公固寿亭也。然终以邑名为是。夫以公之忠贯一时，气盖千古，封之为王，岂公之志？至曰真君，益不可闻于公也。不若就本称汉前将军汉寿亭侯关为得公之心，至于公之一生，则本朝崇封忠义神武四字尽之矣。

《清嘉录》卷五“五月·关帝生日”条：

（五月）十三日为关帝生日，官为致祭于周太保桥之庙。吴城五方杂处，人烟稠密，贸易之盛，甲于天下。他省商贾，各建关帝祠于城西，为主客议规条之所，栋宇壮丽，号为会馆。十三日前，已割牲演剧，华灯万盏，拜祷惟谨。行市则又家为祭献，鼓声爆响，街巷相闻。又相传九月十三日为成神之辰，其仪一如五月十三日制，俗以此二日雨为“关王磨刀雨”，主人口平安。

案：元至正间，将仕郎普颜花

撰《关王庙碑》云：“荆楚之人，相传王于六月二十三日生。子平，于五月十三日生，是日朝拜祭赛，远近辐辏钱粮。”冯少渠《关公祖系记》云：“侯以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则今之以五月十三日生者非也。惟考永乐北征时，每见神前驱。凯旋，乃制崇祀，以五月十三日祭。祀典：岁以春秋二仲月吉日及五月十三日致祭。《昆新合志》云：“是日，俗传为关神武诞，士夫家宰白雄鸡以祭之。”近亦渐少。

《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会·附录六》：

晋初，关帝得勇壮关侯之封号。南宋始被列入于正式祭典中。清代对之为更大之崇敬，将皇室与全国置于其特殊之保护下：得武帝尊号，与孔子并列。被人视为武神，财神，及保护商贾之神。人遇有争执时，求彼之明见决断。旱时人民又向彼求雨，又可抽求病人药方。又被视为驱逐恶鬼凶神之最有力者。

《中国社会与宗教》第十三章：

宋代关公信仰时有所闻，据《关帝圣迹图志》云：“哲宗绍圣三年（西元一〇九六）赐玉泉额曰显烈王。”郑南《加封记》亦云：“哲宗绍圣三年赐帝玉泉祠额曰显烈庙。”这可能是宋朝最早的封谥，但正史并未记载，真实性存疑。然玉泉山显圣，是关公神化的最早传说，如《三国演

义》第七十七回所载，后云：“后来往往于玉泉山显圣护民，乡人感其德，就于山顶建庙，四时致祭。”玉泉山显灵传说已久，最早见于唐人所撰《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关庙记》，《三国演义》是有所根据的。但是关公神化后，释、道二家强加许多传说，纳入自己的宗教体系里，使关公的神格愈趋复杂。

在宋代关公的神格并非崇高，是个从祀神，如李焘《续通鉴长编》云：“宣和五年（西元一一二三）正月己卯，礼部奏请侯封，敕封义勇武安王，令从祀武成王庙。”还只是重视其义勇的武将精神。其封谥据《荆州志》所载，到南宋仍不离“义勇”二字：“高宗建炎三年（西元一一二九）加封壮缪义勇王。”到了南宋孝宗淳熙十年（西元一一八七）他的封号累积更长，并且其威灵更加显赫，如《荆州志》云：

淳熙十四年告敕曰：生立大节，与天地以并传；没为神明，亘古今而不朽。荆门军当阳显烈神壮缪义勇武安王，名著史册，功存生民，一方所依，千载如在。凡有祷于水旱雨暘之际，若或见于焄蒿凄怆之间。……可特封“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

由此可知，关公在南宋时已具神格，且相当灵验，尤其是荆州一带，香火必然鼎盛。加上“英济”二字，有显英灵济世之意，假神道以助教化。元



关帝与观音（天津杨柳青版画）

代文宗天历元年（西元一三二八）又加上“显灵”二字，见《秦和阳砦庙记》。

明代关公的神格逐渐升高，加封帝号。如《畿辅通志》云：“万历四十二年（西元一六一四）十月十一日，司礼监太监李恩赉捧九旒冠、玉带龙袍、金牌牌书，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足见关公到了明代末年，朝廷的封号已位极天神，“关圣帝君”的牌号，就此确立定名。

满清初入关即封关公，见《大清会典》，在顺治九年（西元一六五二）敕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足见关公在民间宗教信仰上地位显赫，引起

异族的注意，并利用百姓的信仰心理，作为笼络的手段。清代重视关公的“忠义”精神，封谥多有“忠义”二字。到了光绪五年（西元一八七九）其封号累积多至二十六字，全称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关公成为护国保民维持人间秩序综理万事的大神。民间另外有“协天上帝”的神号，意为协助玉皇大帝料理天下大事，又称“通明首相”，是实际执行宇宙万机的主宰。这种神格的完成，大致来自于民间宗教团体的大力推广，宣扬的方式则是扶鸾善书的普遍宣传。

关圣帝君信仰与民间宗教结社结合，大约始于明代末叶，最早一部扶鸾善书是《三界伏魔关圣帝君忠孝忠义真经》又名《三界伏魔关帝忠孝护国翊运真经》，其刊印年代大概也不早于明代晚期，这可从其封号得知，所谓“三界伏魔关圣帝君”应是明代万历四十二年以后的尊称，该真经所称关帝的全称为“至灵至圣至上至尊伏魔大帝关圣帝君大悲大愿大圣大仁贞元显应光昭汉汉灵佑天尊”。次早扶鸾善书为《关圣帝君应验桃园明圣经》，简称《桃园明圣经》或《明圣经》，其神号为“伏魔大帝关圣帝君大悲大愿大圣大慈真元显应昭明翼汉大天尊”，又有二称号“盖天古佛昭明翊汉大天尊”、“大圣伏魔荡寇救苦救难天尊”。

善书中关公的神职在信仰里地位相当崇高，可以诠释“三界伏魔大帝”的职权，见《忠孝忠义真经》中关圣帝君诰，云：

太上神威，英文雄武，精忠大义，高节清廉，协然皇图，德崇演正，掌儒释道教之权，管天地人才之柄，上司三十六天星辰云汉，下辖七十二地土垒幽酆。秉注生功德，延寿丹书，执定死罪过，夺命黑籍。考察诸佛诸神，监制群仙群职。高证妙果，无量度人。

所谓“协运皇图”，即协助玉皇大帝综理万机。此一神格，据该经附录履历史事实有一条云：“明隆庆元年（西元一五六七）三月封义勇武安英济王崇宁至道真君南极协天显威大帝”，另据《壹是纪》以为万历四十二年（西元一六一四）纳道士张廷元的献议，加封关帝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协天的观念，使关公由武神升格为综理万机的文相。部分《明圣经》称关公为“南天文衡圣帝”，其全称为“伏魔大帝关圣帝君大悲大愿大圣大慈玉帝殿前首相执掌雷部真元显应昭明翊汉天尊”，另有其他版本的《明圣经》加上“盖天古佛中皇天尊”与“昭明高上帝”的称号。很明显，到了这些善书的刊行，关公的神职是玉皇殿前的通明首相，主宰宇宙，其官名为南天文衡圣帝，其尊称为中帝大天尊，仅次于玉皇大帝，也可以上帝称之，其名号为“昭明高上

帝”。

关公被尊崇，与扶鸾降笔的民间信仰有关，关圣帝君善书只是这一类降笔文章中较成系统的作品，其流行的动力在于作品背后民间教团的推广，也可说此善书代表了民间某一教派的教义与活动，而这一教派是以关圣帝君作其信仰主神，因此抬高关公的神格，是必然的宗教情操。到了民国十三年，刚好甲子年，进一步将关公晋位为玉皇大帝，成为万神之尊。此一事件见于《洞冥宝记》，关公的神号为“太平开天普度皇灵中天至圣仁义古佛玉皇大天尊玄灵高上帝”。这时候关帝信仰与民间“老母”信仰已合流，在玉皇之上有一权威的老母，玉皇的退位与接任，完全由老母主持。

〔案〕关圣帝君，简称关帝，俗称关公，即三国时蜀国名将关羽字云长者也。因与吴国作战而死，追谥为壮缪侯，当地人于玉泉山立祠。然自魏迄唐，在民间影响不很大。唐时或有记载言及，称为关三郎，尚视为人鬼之流。自宋以后，忽平步青云。北宋末年，始封为公（或谓封为真君）。据传，当时尚仅是张天师属下神将之一。宣和间始封武安王，配礼于武成王姜太公。元仍封王（或谓已有帝称）。明初复为侯，至万历中，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妻、子皆得厚封，并辅以丞相二人。此后相沿有关帝之称，佛道两家也竞

相罗致关羽为本门神祇。佛教以其为护法伽蓝（详伽蓝条）。道教则谓其前身为雷首山泽中之老龙，又编造种种神迹，以张大其灵验。然而自明清以来，对关帝的信仰已不限于宗教范围，既列为国家祭祀要典，又是民间供奉的对象。清初，其庙祀已遍及天下。《陔余丛考》曰：“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在当时，这话并不夸张。有清一代，关羽俨然成为人神之首，与文圣孔子齐肩而为武圣，民间各行各业对其顶礼膜拜又甚于孔子。这种现象，在中国民间诸神中是非常罕见的。

究其原因，就封建统治者而言，关羽之崇拜价值在于他的忠勇神武，为国捐躯。故宋曾三异《同语录》赞曰：“《九歌·国殇》，非关云长之辈不足以当之，所谓生为人杰，死为鬼雄也。”就下层民众而言，关羽之崇拜价值在于他的义气干云，坚贞不二。近代之哥老会、青红（洪）帮特别敬祀关羽，江湖上结拜把兄弟，亦必于关帝像前顶礼膜拜，焚表立誓，誓曰“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未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盖以《三国志演义》中之桃园三结义一节为楷模，以关羽之行为作江湖义气之表率。此与统治者崇奉关羽之忠勇的本意又大相径庭矣。然而人们信仰他的原因尚不止上述二端，凡司命

禄，佑选举，治病除灾，驱邪辟恶，诛罚叛逆，巡察冥司等等职能，均加之于关羽名下，甚至招财进宝，庇护商贾，亦非关帝莫属。巫婆神汉之徒，侈言灵验之辈，僧道士之流，竞相张大其说，以迎合社会愚氓之心理，致使关羽神运大昌，香烟独盛，而令诸神垂涎侧目，自愧弗如矣！

〔又案〕专制统治者利用民间信仰的神道来维持巩固其政权，当以“关圣帝君”的发迹最具代表性。关公的神化始于内外交困的北宋末年，盛于腐败黑暗的明代晚期，至其暴升为全能的“第十八代玉皇大帝”，则为军阀武人觊觎神器的“民国”时期。统治者真正看中的是关公的“武安”，即暴力镇压，而所谓“义勇”之“义”已非江湖的结义，只是奴才顺民的“忠义”了。但这并不能代替民间对关公的信仰，民间秘密宗教结社，特别是“天地会”等反对现政权的帮会组织对关公的崇拜仍然保留自己的特色。台湾各地村镇极重关帝之祀，以为社群凝聚团结之象征，且近年来大陆解州、当阳等地朝拜祖庙。两岸学者专门讨论关帝信仰，与当前民间活动相结合，竟形成为一专门课题——“关公文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有心诸君不妨找来看看。我们认为，“关公信仰”早已超出了鬼神信仰的范围，在深层反映着中华民族的一系列传统观念，内涵是极为丰厚的。

《阅微草堂笔记》卷五：

关帝祠中，皆塑周将军，其名则
不见于史传。考元鲁贞《汉寿亭侯庙

碑》，已有“乘赤兔兮从周仓”语，
则其来已久，其灵亦最著。

扬州五司徒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

扬州英显司徒，茅、许、祝、蒋、吴五姓，是邦血食久矣，载在《南史》及《梁书》《王琳列传》〔应是《北齐书》。下引本传文多有误，已据改。〕云：王琳，会稽山阴人也，本兵家，破景有功，能轻身下士，所得赏物不以入家。其麾下万人，多江淮人也。累立大功，仕至特进将军。会陈将吴明彻来寇境，帝遣领军将军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为经略。琳谓破胡曰：“军士严整，切勿须战。”

破胡不从，遂战，军大败，琳单骑而获免。还至彭城，帝令更赴寿阳，进封为巴陵郡王。陈将吴明彻进兵围之，堰肥水灌城，昼夜攻击，城内水气浸人，皆患肿，死者甚众。城陷，

琳被执，百姓泣而从之。吴明彻恐其为变，杀之，哭者声如雷。传首建康，悬之于市。琳故将朱瑒等致书求其首，吴明彻亦梦琳求首，并为启

陈主而许之。于是与开府仪同主簿刘韶慧等持其首还于淮南，权瘞八公山侧。义故会葬者数千人，瑒等乃间道北归，别议迎接。寻有扬州人茅知胜等五人密送葬至邗，即五神也。五神居扬州日结为兄弟，好畋猎。其地旧多狼虎，人罹其害。山溪畔遇一老妇，五神询问，竭然无亲，饥食溪泉。五神



扬州五司徒（元刊《新编连相搜神广记》）

请于所居之庐，拜呼为母。侍养未久，或出猎而归不见其母。五神曰：“多被虎噉。”俱奋身逐捕。山间有虎迎前，伏地就降。由此虎患始息。后人思其德义，立庙祀之。凡所祈祷，

随求随应。庙今在江都县东兴乡金匱山之东。至隋炀帝时曾护驾有功，封号司徒。唐加侯号。宋至绍定辛卯，逆贼李全数来寇境，祷于神，不吉，以神像割破之。不三日，全被戮于新塘，肢体散落，犹全之施于神者。贼平，帅守赵公范亲率僚属致享祠下，以答神贶，撤其庙而增广之，录其阴助之功，奏请于朝，赐庙额曰英显，加封至八字侯。后平章贾公似道来守是邦，有祷于神者，遇旱暵则飞雨，忧淋潦则返照，救焚则焰灭，欲雪则瑞应，其护国佑民无时不显，复为奏请，加封王号：

第一位灵威忠惠翊顺王

第二位灵应忠利辅顺王

第三位灵助忠卫佐顺王

第四位灵佑忠济助顺王

第五位灵勇忠烈孚顺王。

〔案〕茅、许、祝、蒋、吴五人，历史上实有其人，见于《南史》、《北齐书》诸史籍。五人为异姓兄弟，好田猎，讲义气，当地百姓敬重之，遂祀为神。隋封司徒，唐加侯号，宋封为王。据金慎夫《扬州司徒庙》一文（载《扬州师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三——四期合刊），其庙在今江苏省扬州市西北三公里之司徒庙镇。明嘉靖五年，两淮巡盐御史雷应龙认为这五个人是无知小民，不应称神，撤其神像，改祀宋儒胡定安等三人，后增至五人，称五先生祠。当地百姓则在旧庙之东，另造五司徒庙，供奉他们心目中的五位英雄好汉。即在此类民间信仰上，官府与百姓的看法也是各有所爱，泾渭分明的。

常州武烈帝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

忠佑武烈大帝姓陈，讳杲仁，字世威，常州晋陵人也。圣祖曷，字元皎，仕陈为羽林郎、洪州建昌县令。

父季明，字玄涣，仕陈为江州司马、岭南道采访使，寻拜给事中。帝于梁太清三年己巳三月望日午时诞，英姿照人，有鼎角匿犀之异，众皆奇之。八岁能属文，十三遍读诸史，人皆咸为再生东家丘。陈大帝天康元年举进士第，对策玉阶，年甫十有八。上曰：“朕与卿太丘之后，家世自兹不堕。”

特授监察御史，迁江西道巡察大使。帝智勇绝人，精深韬略，有经济天下之志。仕陈二十有五载，事亲以孝，事君以忠，德惠万民，盛名满天下。后主失政，逊于

隋，遂亟上印绶，归隐不仕，以田园为终老计。隋高祖累诏不起。炀帝南游江都，群盗并起。帝闻其名，诏令讨盗，俾除民害。义不可辞，奉命而

起。大业五年，授秉义尉，平长山叛寇，鞠其真伪，各得其情，众悦服。仕至朝请大夫。九年正月奉诏平江宁乐伯通叛徒十万，授银青光禄大夫。十三年改号义宁，恭帝全号，奉诏平东阳奕世干贼众二十万。隋王敕之召入，拜大司徒。大业末沈法兴起兵吴兴，乃帝室之父，意欲倚帝为重。帝输忠贯



常州武烈帝（元刊《新编连相搜神广记》） 日，抗节凌秋，

确乎不移。法兴谋据常郡，包藏祸心，阳为依附，实欲加害。时贼帅李子通集众数万屯江北，与法兴阴为应援，震帝威勇，不敢渡。至唐高祖武

德二年庚申五月十八日，法兴诈称疾，亟走告于帝，不得已，往问疾，饮酒中毒，驰归。时有高僧凇禅师，以医名世。亟召之治疗，其法当于闾寂无人处水涤肠去毒。帝室沈氏宗伉俪之义，深切痛心，至池上潜窥而触之。帝自知不可为，遂嘱咐凇禅师及轸、张二妃，俾施所居第并南帑为精舍，东第为崇仙观，言讫而薨，享年七十有二。法兴闻之，意欲阴谋得志，岂知帝英爽如在，忠节愈励。一日，黑云蔽空，风雨晦冥，忽见形威，发一神矢，射薨法兴，寇众四清。其护国威灵有如此者。唐天子欲旌其功，乃下诏询访本郡耆老：“故陈司徒身备八绝何谓？”耆老等条奏曰：“忠、孝、文、武、信、义、谋、辨，是谓八绝。”事唐封忠烈公，继封福顺武烈王。后周加以帝号。宋宣和四年赐庙额曰福顺武烈显灵昭德大帝。

佐神：柴太尉，名克宏，封翊灵将军。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五〇：

《江南通志》：忠佑庙，庙在常州府城，祀隋司徒陈仁杲。原籍晋陵人。大业间仕至司徒，为沈法兴谋逆毒死。屡现灵异。南唐保大十三年，封烈帝，夫人轸氏武烈后。明洪武初，诏去封号，题木主曰司徒陈公之神。无锡、宜兴有庙。

《江宁府志》：武烈帝庙，庙在治城西，祀陈仁杲。《唐书》：隋末越人

寇长洲，柴克宏帅师往救，仁杲见梦曰：吾遣阴兵助汝。及战大胜。克宏奏封武烈帝。唐赠忠烈公，宋加封赐额。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五一：

《江西通志》：武烈庙，庙在南昌府高士坊，祀陈杲仁，字世威，晋陵人。为江西巡察大使，有赈荒之惠。入隋，拜司徒。唐武德中卒。豫章人立庙祀之。唐封为忠烈公，南唐时以神兵助战，册加武烈帝。徐铉有记。

《新唐书·沈法兴传》：

隋大业末，为吴兴太守，东阳贼娄世干略其郡，炀帝诏太仆丞元祐之义兴。二年，法兴与祐将陈杲仁执祐。越王侗立，法兴乃自称天门公，承制置百官，以杲仁为司徒。高祖武德二年法兴自称梁王。

《陔余丛考》卷三五：

常州有忠佑庙，祀司徒陈杲仁。相传南唐封为武烈帝，故今俗以帝号称之。而郡人刘宗浩辑为实录一书，谓公本晋陵人，在隋立功，授司徒，沈法兴其妇翁也。大业末，法兴欲袭常州，惧公，不敢动，乃诈以疾告。公不得已往问疾，饮中毒，归而卒。后法兴方剽掠，公现形黑云中，发神矢毙之。唐初诏为立祠，乾符中以阴兵助裴琚讨贼王郢有功，封忠烈公。广明之乱，神力示现，贼不入浙西，加封感应。梁开平中，封福顺王。淮南杨氏封忠烈王。南唐时，钱鏐遣将

来攻，公以阴兵驱黑牛触敌舰败去，乃册为武烈帝。宋又赐庙号曰忠佑。此司徒祠于常之始末也。按《旧唐书》：沈法兴为吴郡守，炀帝使与太仆丞元祐讨贼楼世干，会炀帝被弑，乃与祐将孙士汉、陈杲仁执祐起兵，又令杲仁破贼乐伯通。法兴自署江南道总管，闻越王侗即位，乃上表自称大司马录尚书事，承制置百官，以杲仁为司徒。是杲仁本隋将，与法兴通谋害其主帅，而司徒之官，又法兴所授也。《新唐书》并不言承制，但云法兴以杲仁为司徒，则其为法兴党，更不待言矣。然常之人所以崇祀者，实以自唐及五代、宋以来历著灵异，故累请褒封至帝号。今常州云车之制甲天下，相传像公空中破敌时神兵也。岂失节于生前，而独能反正于身后耶？抑郡人所传公为法兴所害者，本是实事，而新旧《唐书》所记不无讹谬耶？史册所载，往往有与传闻互异者，未必传闻皆伪，而史册真也。

《癸巳存稿》卷一三：

江西陈武烈帝祠极显灵。尝散步祠中，若有所犯，斋戒拈香，乃愈。《江西通志》云：武烈庙祀陈江西巡察大使陈果仁，（或作果仁，或作杲仁，或作仁杲，或作仁果，皆依其文书之）有赈荒之惠，唐封忠烈公。南唐时，以神兵助战，册加武烈帝。《南昌县志》同。又沙河庙悬榜云：神字世威，江南常州府晋陵县人。仕陈江西观察使，主镇江南。隋时为司马，

天下大乱，集兵以保境。大业五年，授朝议大夫。十三年，隋改号义宁，拜大司徒。唐武德二年薨，封忠烈公，进福顺武烈王。后周加帝。宋乾德二年，神见于士步门，以船粟赈饥。宣和四年，封福顺武烈显灵昭德大帝。其言不可信。常州祠有唐天宝时僧德宣作《隋司徒陈公舍宅造寺碑》，云陈公讳杲仁，字世威，其先颍川人，六世祖陈武帝，家于长城，故为晋陵人。祖暹，陈羽林郎将；父季明，陈江州司马，兼岭南道采访使，终给事中。公十八岁举秀才，对策，陈文帝曰：“朕与儿俱太邱后。”授监察御史，寻迁江南道巡察大使。大业五年，奉诏平长山寇，授秉义尉，寻授朝请大夫。九年，奉诏平江宁寇，授靑光禄大夫。十三年，奉诏平东阳寇，召面见，授大司徒。沈法兴自湖州起兵，欲据常州，与公结父子，诈称病，公往问之，中毒而薨，时唐武德二年也，享年七十有二。文载《全唐文》中，其言尤不可信。碑榜所称地道官阶，其时有无，学者当能知之。其大司徒又作左司徒。《江南通志》辨伪云：“义宁中，沈法兴署为司徒，非因东阳功擢也。”余谓此伪不足辨。即言六世祖陈武帝，亦是与武帝分派之脱略。碑言武德二年，亦是三年之脱略。惟碑又言大唐诏询晋陵耆老，对以果仁梁大同中奉太守命，断晋陵义兴太湖争田。据碑自言武德二年五月十八日卒，年

七十二，则以梁太清二年三月五日生，大同中尚未生，何得太守命断湖田？是唐时僧徒文字全无足信。《常州府志》唐齐光义、宋夏之文皆有碑记，《丹徒县志》唐顾云有庙记。宋人《梦粱录》《外部行祠》引《宋会要》云：神陈仁果，常之晋陵人，仕于隋，历司徒。沈法兴谋叛，忌司徒，以食毒之。神以矢射杀法兴。武进刘宗浩作《武烈帝实录》云：杲仁在隋立功，历司徒，沈法兴其妇翁也。大业末，法兴欲袭常州，惧公，不敢动，乃诈以疾告，公往问疾，中毒卒。后法兴方剽掠，公见形黑云中，发神矢毙之。《大明会典》八十五《各处祠庙》云：常州陈司徒庙。注云：祀隋臣陈杲仁。其言亦不可信。神时属法兴，不属隋，且老矣，不应与法兴结父子，又为法兴子婿。神夫人，检《江南通志》为軫氏，保大中为武烈后，非沈氏。《常州府志》云：西庙祀武烈后軫氏，赞幽夫人张氏，沈明后沈氏，是杲仁有三妻，以就为法兴子婿之说。法兴据常久矣，非以欲袭常始行毒也。《新唐书·沈法兴传》云：自东阳趋江都，与隋元祐将孙士汉、陈杲仁至毗陵，袭据其城。是法兴据常，乃以神力。神杀隋主将以从法兴，后人言法兴欲叛隋据常，故除神，若以神为隋之忠臣也者，非神本意也。唐末其祠甚显，江州有武烈祠，自柴克宏奉之，遂及南昌也。《容斋随笔》有“礼寺失职”

一条云：予请封江神为帝，礼寺不可。今蒋庙、陈杲仁祠亦称帝。

《铸鼎余闻》卷二：

宋马令《南唐书·柴克宏传》云：常州有隋末陈果仁祠。果仁见梦于克宏曰：“吾以阴兵助你。”及战，有黑牛二头冲突越兵，克宏继之，大败越人，俘馘甚众。克宏奏，封为武烈大帝。

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类编》引《旧经》云：隋司徒陈果仁有战功，唐封忠烈公，南唐伪册武烈帝。

明姚宗仪《常熟私志》云：周世宗命吴越攻常州。南唐李主遣柴克宏赴援，祷祠下，乞假威灵。公驱黑牛数百、迅风疾雷助战。越溃。柴具奏，赠武烈帝，累封福顺武烈显灵昭德仁惠孚佑真君。洪武初，诏题木主隋司徒陈公之神，公妃沈氏、軫氏、张氏，子二，坦、颢；女一，玉，四岁闻公罹难即啼号动人，后剪发奉佛。

《铸鼎余闻》卷三：

福顺大王，明姚宗仪《常熟私志》云：庙旧在南门内，后改孔氏家庙，又改王万宅，旋为徐尚书第。（均案：即武烈大帝陈杲仁之始封也。今为邑之土地。）

〔案〕常州武烈帝，即隋将陈杲仁（诸书或作果仁、仁果、仁杲，传讹也）。其事迹见于新旧《唐书》等。民间传说、笔记方志之记载，与史书

大不相同，《陔余丛考》、《癸巳存稿》
辨之已详。该神本常州人，故常州立
庙。于南朝时尝任职于江西，故江西
其庙颇多。据唐书所载，其生平行事
无可称道者，祀其为神，不知何由。
唐封为公，五代梁、吴封为王，南唐
封为武烈帝。后虽或去其帝号，然民
间皆以武烈帝称之。

崔府君

《事物纪原》卷七：

显应公，在京城北，即崔府君祠也。相传唐滏阳令，没为神，主幽冥。本庙在磁州，淳化中民于此置庙。至道二年，晋国公主石氏祈有应，以事闻，诏赐名护国。景祐二年，封护国显应公。

《宋会要辑稿》礼一四之二一：

（景德三年）

自后开封府县文宣王、浚仪县崔府君、天王、毕卓、九龙等庙皆遣官祭告。

《宋人軼事汇编》卷三引《南渡录》：

康王质于金，遣还。奔窜疲困，假寐于崔府君庙，梦神人曰：“金人追及，速去，已备马于门首。”康王跃马南驰。既渡河，马不复动，视之则泥马也。

《宋人軼事汇编》卷三引《埤雅广要》：

孝宗母张氏，梦崔府君拥一羊，丁未生孝宗于秀州，小名羊。高宗先养宫内，赐名瑗，适与崔府君同名。

《文献通考·郊社考》二三：

崔府君庙在京城北，相传唐滏阳令，没为神，主幽冥事。庙在磁州。淳化初，民有于此置庙，后诏修庙宇，赐名护国庙。景德元年重修，每岁春秋令开封府遣官致祭。后封护国显应公。



崔府君（元刊《新编连相搜神广记》）

《梦梁录》卷四：

六月初六日，敕封护国显应兴福普祐真君诞辰，乃磁州崔府君，系东汉人也。靖康时高庙（宋高宗）为亲王日出使到磁州界，神显灵卫驾，因

建此宫观，崇奉香火，以褒其功。

《梁溪漫志》卷十：

磁州有崔府君庙，邦人严奉。又京师北郊亦建庙。中兴驻蹕临安，加封真君，筑祠西湖上，像设尤严。或以其神为崔子玉，非也。神乃唐贞观中相州滏阳令，迁蒲州刺史，有惠爱于滏阳，后为磁州，民为立祠。歿，因葬其地。本朝景祐二年七月诏曰：“眷是灵祠，本于外服，且以惠存滏邑，恩结蒲人，生著令猷，歿司幽府。案求世系，虽史逸其传，尸祝王官，而民赖其福。崔府君宜特封护国显应公，有司遣官祭告。”然迄莫知其名字。

《元史》卷一百九十二《观音奴传》：

宁陵豪民杨甲，夙嗜王乙田三顷，不能得。值王以饥携其妻就食淮南，而王得疾死，其妻还，则田为杨据矣。王妻诉之官，杨行贿，伪作文凭，曰：“王在时已售我。”观音奴令王妻挽杨，同就崔府君神祠质之。杨惧神之灵，先期以羊酒浼巫嘱神勿泄其事。及王与杨诣祠质之，果无所显明。观音奴疑之，召巫诘问，巫吐其实曰：“杨以羊酒浼我嘱神曰：‘我实据王田，幸神勿泄也。’”观音奴因讯得其实，坐杨罪，归其田王氏，责神而撤其祠。

《续文献通考·群祀考》三：

（元至元）十五年正月，封磁州神崔府君为齐圣广祐王。元好问《崔

府君庙记》曰：唐崔子玉府君祠，在所有之，或谓之亚岳，或谓之显应王者，皆莫知所从来。府君定平人，太宗时为长子令，有惠爱之风。本道采访使与长子尉刘内行弗备，且有赃贿之鄙。时县有虎害，府君谓二人者宜当之，已而果然。及一孝子为所食，乃以牒摄虎至，使服罪，一县以为神而庙事之。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二：

崔府君者，乃沂州鼓城人也。父让，世为巨农，纯良德义，乡里推重，年将知命，未立继嗣。让与妻议之曰：“我平日所为，常存济物之心，今何无嗣？不若与汝共发虔诚，祷于北岳。”妻从其言，同诣北岳祠下祷祝，祈嗣毕，归邸中安下。是夜，夫妻梦一仙童手擎一合。崔让问之，童曰：“帝赐合中之物，令君夫妻吞之。”言讫，举合盖，视之，见美玉二枚。夫妻各吞其一，忽然而觉。自后有娠，腹怀十月满足，于隋大业三年六月六日降生一子，神彩秀美，异于常人，幼而从学，日诵千言，不窺群子之戏，因名子玉。凡事过人，乡人咸为积善之家天赐也。

《列仙全传》卷五：

崔子玉，名珏，蕲州彭城人，人称为崔府君，以其昼理阳间，夜断阴府也。唐贞观七年，应贤良科，除潞州长子县令，发擿人鬼，无异神明。一日示谕居民：自五月望日及望后一

日，无得私宰猎射。时有潜出郭外弋得兔一只，为城吏搜执庭下。子玉讯之曰：“若故犯忌，吾不能释若。虽然，愿即县庭受罚，阴府受罚？”弋人自揆阴理幽远，愿于阴府。言讫，辄令放还。是夜弋人方就枕，见一黄衣吏拘至一殿庭，见子玉王者冠服，检诸犯罪状，或促其年，或堕其后，或减损其禄位，弋人亦加决罚，令还，遂惊梦觉，悔恨无及矣。一日门吏白曰：“雕黄岭有虎，甚伤人。”子玉即遣吏孟完赍符牒至山庙勾虎，虎即出，口衔牒随吏至县。子玉责之曰：“汝乃异类，而啖食人命，罪无赦。”虎自触阶而死。太宗尝呼为仙吏。无何，复迁令滏阳县。县西南五里有河，时忽汛漂民田。子玉于河上设坛，奏词上帝，顷间，见一巨蛇浮于水面而死，水辄消去。一日子玉与杨叟奕，忽有黄衣数辈执符而前曰：“奉帝命，召崔子玉为磁州都土地。”次有百余人捧玉圭玉带，紫服碧冠，五岳位旗，箫韶盈耳。复有一神控白马至，曰：“帝命即行。”于是子玉嘱二子曰：“吾将去世，无得过恻。”乃书百字铭以训二子，若寝而逝。年六十四。安禄山反，玄宗夜梦神人告之曰：“贼当自灭，陛下无恐。”帝问姓名，对曰：“臣滏阳令崔珙也。”帝还阙，建庙，封为灵圣护国侯。宋高宗走巨鹿时，马毙，冒雨独行，路遇三歧，不知所适。忽见一白马前行，帝欲及乘之，逐其后。晚至一神祠，见

庑下有一白马，就视之，汗出如雨，因宿庑下。梦紫袍人以杖击地曰：“亟行。”帝惊起，饥甚，正踌躇，闻殿内有声，乃登殿观像，即梦中见者，视板题云“磁州都土地崔府君”，板后有一合，内有酒肉，帝辄食之。欲出，向白马复前导，至斜桥谷始不见。遂遇耿南仲将民兵数千来迎。及南渡，首为立庙。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三九引《祁州志》：

及玄宗值禄山乱，梦府君语曰：“毋他适，贼不久灭矣。”贼平，特命建祠阙下，封灵圣护国侯。（武宗会昌年间，封为护国威胜公。）

（宋）真宗加封崔府君为护国西齐王。

高宗驻蹕临安，首为立庙，赐额曰显卫。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五〇：

《苏州府志》：东岳行祠，祠在常熟县治西一里，虞山之南麓，宋淳熙九年建。中天齐仁寿帝，左司命真君，右崔府君。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五〇：

《陕西通志》：唐崔府君庙，庙在清涧县治北街，祀崔子玉。仕长子县令，有异政，为神。宋封护国西齐王，秦晋间多祀之。

《铸鼎余闻》卷三：

《磁州崔府君神异录》：王姓崔，讳珙，字子玉，祁州古城县人。考讳

让，母刘，厚德好施，梦岱岳神赐以双玉，乃生王。时隋开皇五年六月六日也。仁寿元年举孝廉，二年拜太子府傅监。唐贞观元年应聘，转兵部员外郎，既而宰长子，尹卫邑，令滏阳，守蒲州，兼河东道。二十四年采访使，三十二年十月十日卒于官，年六十四。遗命葬磁州滏阳鼓山西河村之北，滏民庙祀之。（均案：《台州府志》作邳州彭城人）宋楼钥《攻媿集》载《显应观记》云：靖康中，高宗再使金。磁去金不百里，谒祠下，神马拥舆。州人知神之意，劝帝还辇。（均案：此即世所传泥马渡康王一事。）又云府君贞观中为相州滏阳令，迁蒲州刺史，史失其名。在滏阳有惠爱，民为立祠。后葬其地。《仁宗实录》：景祐二年封崔府君为护国显应公，元符二年即旧号封王，七年加封护国显应昭惠王，淳熙十三年奉光尧圣旨，改封真君。季夏六日，相传为府君生朝。

《交翠轩笔记》卷一：

磁州崔府君庙，自宋以来，灵响昭著。泥马渡高宗之事，见于《南渡录》。《宋史·宗泽传》乃云：康王再使金，至磁州，宗泽劝留，不从，乃假神以止之曰：“此间有崔府君庙，甚灵，可以卜筮。”庙有马，是夜果衔车辇等物填塞去路。此本于《三朝北盟会编》、《中兴小记》诸书，楼攻媿《中兴显应观记》亦著其说，方知俗说之不可信。府君名字不可考。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以为汉之崔瑗，亦承俗说之误。惟楼攻媿记辨论最详。记云：窃考神之所自，不知者以为北魏之伯渊，其知者以为后汉之子玉，虽皆名公，而实非也。《续会要》等书亦不详谛，或误后人。唐武德元年置磁州，贞观元年州废，而以滏阳属相，至永泰初始复旧。《仁宗实录》：景祐二年，封崔府君为护国显应公。且言府君贞观中为相州滏阳令，再迁蒲州刺史。史失其名，在滏阳有爱惠，民为立祠，后因葬其地。咸平二年，始赐府君之庙，而京师北郊及郡县奉之如岳祠。至是因民之所信向而封崇之。故诏曰：“惠在滏邑，恩结蒲人。”又曰：“按求世系，虽史逸其传，尸祝王官，而民赖其德。”使果谓子玉与伯渊，安得谓“史逸其传”欤？元符二年，即旧号封王，大观赐庙额，政和赐冠冕，七年加封护国显应昭惠王，宣和三年，郡守韩景朝辞，承上命葺治祠曰敷灵，观曰显应，且案旧碑为之记，其说略与《实录》同云云。费衎《梁溪漫志》亦云：或以其神为崔子玉，非也。是当时皆知其误。明人《崔府君实录》又谓府君讳珏字子玉，以汉人之字加于唐人之名，则尤不足深辨矣。

〔案〕崔府君在民间亦极有名，相传在世时即昼理阳，夜治阴。死后奉为主幽冥之神，或列为东岳大帝之辅佐。据诸书所载，实为唐代之地方官，因有德政，死后为当地人民所奉

祀。然又有两种传说，初仅称其神崔姓，不知其名，或谓名瑗，官唐滏阳县令，没为神。滏阳为磁州州治，故于磁州立庙祀之。元代又有谓崔府君名珏字子玉，为唐长子县令。以后二说合一，谓府君崔珏，字子玉，宰长子，令滏阳。以其主幽冥，或称为亚

岳。《西游记》中有酆都判官崔珏，当即本此。其祀宋代颇兴，至南宋初，有泥马渡康王故事流传，实亦赵构企图借神威以自重，遂于京都临安立庙。以后其庙渐多。北宋曾封为公（或谓封王），然民间多以府君称之。

张 巡

《旧唐书·张巡传》:

巡神气慷慨，每与贼战，大呼誓师，眦裂血流，齿牙皆碎。城将陷，西向再拜，曰：“臣智勇俱竭，不能式遏强寇，保守孤城。臣虽为鬼，誓与贼为厉，以答明恩。”与姚闾、（南）霁云同被害。

《新唐书·张巡传》:

天子下诏，赠巡扬州大都督，（许）远荆州大都督，巡子亚夫拜金吾大将军，皆立庙睢阳，岁时致祭。睢阳至今祠享，号“双庙”云。

宛委山堂本《说郛》卷一八〔宋〕王明清《摭青杂说》:

绍兴辛巳冬，北人南侵，朝廷遣大军屯淮东，以遏其冲。其势渐逼，

主将每遣小校将数队四出，游奕候

望。有何兼资者，领五十人至六合县西，望见一队军马自西北来，旗帜不

类北人，又不类官军。兼资踌躇未知所指，其人马行速，已出兼资之后，号令下寨。兼资遂所斂部，隐身芦荻中。须臾，有一人传令曰：“荻林中有一人否？”一人应曰：“彼中乃生人，与吾不相关涉。”兼资闻其有“生人不相关涉”之言，而知其为鬼兵也，乃冕胄出见守寨门官，再拜曰：“某大宋刘太尉下踏白军也。不知神兵自

何道来，其所征讨为何事？”门者命报中军。须臾中军传令，召兼资入，凡五门，始至中军。一人广坐，冠服如天神；一人西向，形貌英毅，须髯



新鬼张真君——张巡，与民间所祀

青面獠牙的青魃菩萨相去太远。

（明刊《三教源流搜神大全》）

皆指天；一人面貌亦俊爽；余二三人分坐于左右，皆金装甲冑。兼资再拜至谢，未毕，西向者曰：“吾奉天符，来助汝太尉，管取必胜。”兼资再拜致谢，因问曰：“今日幸遇神将兵救助，敢请广位神号。”广助者瞪视不言，西向者乃曰：“此天蓬神司主事也，不与凡间通言，汝不必问。”兼资又再拜，就西向者问曰：“大王又何神也？”答曰：“某唐张巡也。”指对坐者曰：“此唐许远也。”因遍指下坐者谓兼资曰：“此雷万春也，此南霁云也。”兼资少亦读书，颇记张巡、许远事，因再拜顶礼曰：“某曾读《唐书》，见二大王忠义之节，每整冠敛容，羡其英特，岂期今日得瞻拜，风采信然，史所载其有实乎？”巡曰：“史所何疑？”兼资曰：“史言大王城守，凡食三万余人，不知果然否？”巡曰：“有之而实不然也。其所食者皆已死之人，非杀生人也。”兼资又曰：“史言张大王杀爱妾，许大王杀爱奴以享士，不知果然否？”巡曰：“非杀也。妾见孤城危逼，势不能保，欲学虞姬、绿珠之效死于吾前，故自刎。许大王奴亦以忧悸暴死，遂烹以享士，盖以术坚士卒之心耳。”兼资故见雷万春面上止有一疤，因再拜问曰：“史言将军面着大箭有六，而一疤何也？”万春曰：“当时实着六箭，而五着兜鍪。人人相传谓吾面着六箭不动，吾亦当之，庶扬声以威之也。”须臾命酒，肴饌亦人间之

物，唯天神不食。久，传漏者报云：“天渐晓矣。”巡谓兼资曰：“汝归语汝主将：吾奉天符助兵，然此去悖逆，吾当斩其首以报上帝。”语訖，命人引兼资出。至荻林，呼其所部出，至张、许下寨之所，已不复有人矣。不半月，有皂角林之捷。未几，其主有龟山之祸，果如其言。兼资后累功至正使，见今在京西，多与士大夫言之。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五：

公姓张，名巡，妻刘氏，妾柳氏，唐玄宗时进士出身，官拜睢阳令。遭安禄山之变，史思明等迭乱，四郊版荡。公负孤城，临机应变，不依古法，前后三百余战，百战百克，保障军中器械，无一不取之敌者。第公性刚烈，每义发，发竖齿落。则见其始以背城夺旗鼓，继以艾蒿杀思明，收万矢于束草，出奇之际，整威武于坐食野战之场，明忠义于泣庙之余，识人伦于天道之顷，知将令于雷将军之时，坚士志于杀妾蒸骸之表，泄贞义于厉鬼杀贼之词，至今霁将军啮指于邻以示信，诸军伍罗雀炙鼠木食而不携，然不屈于畔逆之逼骂，不跪于锯解之。吁嗟！坚贞凜冽，曜天射日，真古天地一孤忠哉！后唐、宋历封为宝山忠靖景佑福德真君。

《历代神仙通鉴》卷一九：

（张飞）世世为男子身，在唐为张巡，（宋）生于相州岳家。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五一引《八闽通志》:

东平王庙,在兴贤中里横塘岭,祀唐御史中丞张巡。

东岱庙,在汀州府武平县新城街,祀唐张巡。明正德间,寇攻城七昼夜,得神阴助,立祠祀之。

《清朝文献通考·群祀考》下:

(雍正十二年)加封江西鄱阳湖显佑安澜之神,春秋致祭。神为唐忠臣张巡。布政使李兰奏言:张巡见危授命,保障江淮、江西居民,庙祀最甚,捍御鄱阳一湖,屡昭显应,请加封赐祭。从之。庙祀于饶州之浮梁县。

《癸巳存稿》卷一三“唐通真三太子神”条:

《黟记》:唐封中书舍人通真三太子,即唐张巡也。明《咸宁县志》云:通真太子庙,在安远门东街,祀唐忠臣张巡,洪武十三年建,有记。嘉靖时,咸宁胡侍《真珠船》云:陕西会城糖坊巷有太子庙,所祀乃唐张巡,庙碑云:唐尝赠巡为通真三太子。《山西通志》云:平阳府晋山书院,即三太子祠。知其说始北方。《唐书·张巡传》云:开元末,擢进士,由太子通事舍人出为清源令。知其致误之由矣。或撰神联,指为昭明太子。宋赵彦博知池州,作《昭明太子事实》二卷,庙食于池。元祐时,赐额文孝。黟自有文孝庙,由贵池秀

山来,《墨庄漫录》所谓英济王封于唐开成时者。此自通真三太子,非昭明英济王也。池人亦两太子各祀。《池州府志》疑通真三太子为清源之子,却又非也。又陆锡明《新安氏族考》云:唐新安郡王李徽,武后时为酷吏罗织死,有二子,曰通灵曰通真,亦与其难,国人哀之,为立太子堂。其事见《唐书·濮王泰传》,而无通真、通灵之说,说出胡氏谱。新安有安定胡,有李胡。宋末婺源胡次众者,有文集十卷,自言出唐宗室,五代时育于胡,因从其姓,不言徽后。黟祀三太子,亦于徽无与也。

《癸巳存稿》卷十三“张王神”条:

赵吉士《徽州府志》云:黟五侯阁,在二郎桥上,祀张、许二侯及贾、南、雷三将军。寻志不载二郎桥,即今横沟上张王阁也。张公巡与许公远,唐即合祀,谓之双庙。《宋史·刘摎传》云:应天府阙伯微子庙,又有双庙,乃唐张巡、许远。张舜民《郴行录》云:过宋州双庙,中祀张、许及南霁云、姚闾、雷万春。宋州人亦谓之五王庙。《摭青杂说》云:绍兴辛巳冬,刘锴小校何兼资至六合西,见张巡、许远、南霁云、雷万春,从天蓬神将兵。左张巡须髯皆指天,右为许远,亦俊爽,则张死如其志,作厉鬼杀贼。《大明会典》八十五《各处祠庙》云:归德协忠祠。注云:祀唐臣张巡、许远,配以雷万春、南霁云、姚闾、贾贲四人。张公

故又别有专祠，言宋封东平威烈昭济显庆灵祐王。《太湖县志》云：宋宣和间，县人石姓、黄姓者，客东平，无罪陷狱，祷于神。既得脱，乃匿像以归。祠主追之，启篋，乃变为簞。至太湖西十里棠梨树下，二人假寐，梦神言欲居其地，乃为立祠。祠成，神示牘有云：我乃张巡与许远，同时在东岳为押案，为阴司都统使。《黄冈县志》云：明正德时，黄州守卢濬毁淫祠，南门外安国寺右景祐真君庙，亦在毁数。忽降神门皂书，言是张巡，充东岳押案，酆都狱推，其阶为忠烈大夫，又直蓬莱殿，在人间为景祐真君，遂得不毁。《黄陂县志》以为县东一里双忠祠，卢濬时，神附担水妇人，属笔留诗。《蕲水县志》亦有此事，云是巴河睢阳祠。万历十三年，知县阎士选刻之石。建宁徐时作《闲居偶录》云：其邑凤山东岳庙，祀张睢阳。建宁亦祀张睢阳者，盖以东岳押案之说。又与登宝庵左祠，皆有廖氏双像。又永安镇张王庙，有五人阻祭赛费，皆死。时作非妄语者，盖神必有托以传。又张自言愿为厉鬼杀贼，厉即瘟神都天。今丹徒句容都天降福元帅祠，亦张公也。元武进谢应芳《厉鬼辨》云：无锡人出郭逐神，赤发青面，吻出四牙，状貌诡异，曰“此张巡也”。《皇华纪闻》云：宿松棠梨宫，南昌吴城镇（今属新建），皆有张睢阳庙，其像皆青面赤发，状极狞恶。《筠廊偶笔》

云：常熟方塔寺青魑菩萨，即张睢阳，赤发青面，口衔青索，如夜叉像，盖从神志也。《会典事例》云：乾隆十二年，封浮梁张巡神为显佑安澜之神。嘉庆八年，封丹徒张巡神为显佑安澜宁漕助顺之神。则张又兼司水矣。（司水曰张大明王，俗称牛肉菩萨，以水德在亥，祭不用亥禽，猪也。《广德州志》言神事甚详。乾隆四十五年定名司水张公之神。）许公于宋雍熙时，专祠于海宁，每岁十月十六忌日，官祭。雍正九年，封威显灵佑王，祠于山阳之高堰。从张、许祠者，南霁云亦有专祠。《黔书》云：贵阳有黑神庙，祀南霁云。《居易录》引朱近修云，云同行王抃，黔阳有祠，号昭烈王。

《铸鼎余闻》卷二：

元卢镇《琴川志》云：王淮阴人张有严之子，唐开元元年八月十八日生，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入灭为神，护国救民，封威济侯。宋太祖亲征太原，川水泛滥，上忧之。冰忽合，师遂济，空中见神来朝，加征应护圣使者。熙宁五年，升济物侯。宰相王荆公令有司勘会灵显事，再封忠懿文定武宁嘉定侯。南渡以来，神复响答于浙间，而此方尤显著，累封东平忠靖王，邑人尊事之。

又明龚立本《常熟县志》云：弘治中查毁淫祠，遂以唐忠臣张巡实之，像作厉鬼状。（均案：神姓张，与上忠靖王似一人而事迹又异。）

《光绪鄞县志》十二引张时彻《嘉靖宁波志》云：东平忠靖王庙在县二里，祀唐忠臣张巡，俗称十四太保庙。相传宋高宗驻蹕东津，神尝效灵，敕祀之。

《黄冈县志》云：武节祠祀唐张睢阳，旧名景佑真君庙。

《无锡金匱县志》云：张巡中丞庙，旧志称显忠庙。按中丞于宋时封威烈昭济显庆灵佑王。

《集说诠真》：

《印雪轩随笔》曰：赛神之盛，莫过于镇江之都天会。考神为唐睢阳公，镇江人奉之极虔，此会又籍以逐疫云。

《赵甌北诗抄》“观都天会诗”云“神会盖始乡人雉，黄金四目扬调戈。流俗相沿遂成习，附会神鬼讹传讹。润州（镇江）城东都天会，年年四月大报赛。列队计长十里余，糜财不在万金内。但求角胜肯惜费，富者破悭贫者贷。不知是何神，擅此大富贵。或言唐张巡，睢阳百战捍贼尘，保障功在江淮民。或言一儒巾，夜遇疫鬼散毒氛，独以一人活万人。究竟未识何者是，徒令世眼滋拟议。我思天下祠庙多，原可不必一一考姓字。”

《筠廊偶举》卷上：

常熟窑变罗汉，在方塔寺内。寺内青魑菩萨，即睢阳张巡，赤发蓝面，口衔巨蛇，如夜叉状。余视之不可解。或曰：公自矢死为厉鬼杀贼，

此盖厉鬼像云。

〔案〕张巡，唐邓州南阳人，开元进士。安史之乱时，与睢阳（今河南商丘）太守许远在乱军围困之下，坚守孤城数月，城破后壮烈捐躯，随死者有三十六壮士。张巡在敌我力量悬殊，外无救援，内无粮草的情况下，孤军奋战，阻遏了强敌的攻势，当时对于鼓舞人民反抗安史乱军的斗志，保全江淮、江西一带，功绩甚巨，而其壮烈气概，亦历史上所罕见。所以当其死后，立即受到人们的崇祀。以后历代皆奉祀之，江淮一带尤盛。北宋于汴京立庙，南宋时，其庙亦南渡。关于神迹之传说也颇多，显然是希望借神之威，以与金元对抗。其初，多以张巡为地方守护神，这亦一般人鬼成神之通例。其形貌英毅。明清以来，讹说渐起。如《历代神仙通鉴》称其前身为张飞，后身为岳飞。或以为水神（俗称牛肉菩萨）。尤甚者，以张巡死前曾誓曰“虽为鬼，誓与贼为厉”，民间遂以巡为驱鬼辟疫之神，甚或直指为瘟神，其形象则赤发青面，吻出四牙，状极狞恶，或称为青魑菩萨。镇江瘟神都天会，即谓神为张巡，当地人奉之极虔。赵翼认为该会本始于雉礼，即古用方相氏逐疫鬼之仪式，后附会神鬼，以讹传讹，始以张巡当之。然亦有另一传说，谓神为一儒生。此外，民间又因张巡“为厉”之说，奉张巡、许远为东岳押案，阴司都统使，

于东岱庙祀之。于是张巡又成为冥官矣。

附：

许 远

《铸鼎余闻》卷二“孚应昭烈王”条：

国朝王峻《苏州府志》云：神事迹莫详，今祀唐忠臣许远，因张庙义起云。（均案：似即上之昭烈王张朴，然今邑城内东岳庙左祀忠靖王，右祀孚应王，则又分为二神。此庙为明洪武二十一年建。）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五〇引《河南通志》：

协忠庙，在归德府治西，祀唐忠臣张巡、许远，以雷万春、南霁云、姚闾、贾贲配祀焉。旧在南城上，明宣德年知州李志徙建今所。

〔案〕许远与张巡共存亡，唐时即并祀之，称为双庙。故张巡庙亦有其神。前引《癸巳存稿》，谓许于宋雍熙时，已专祀于海宁。雍正时封为王。

南 霁 云

《旧唐书·张巡传》：

时贺兰进明以重兵守临淮，巡遣帐下之士南霁云夜缒出城，求援于进明。进明无出师意。霁云泣告之曰：“本州强寇凌逼，重围半年，妇人老幼，相食殆尽。霁云所以冒贼锋刃，匍匐乞师，谓大夫深念危亡，言发响

应，安得宴安自处，殊无救恤之心？夫忠臣义士之所为，岂宜如此！霁云既不能达主将之意，请啖一指，留于大夫，示之以信，归报本州。”霁云自临淮还睢阳，绳城而入。十月，城陷，为贼所执。（后与张巡、姚闾同被害）

《新唐书·张巡传》：

巡复遣（南霁云）如临淮告急，引精骑三十冒围出，贼万众遮之，霁云左右射，皆披靡。进明惧师出见袭，又忌巡声威，恐成功，初无出师意。又爱霁云壮士，欲留之。为大饷，乐作，霁云泣曰：“昨出睢阳时，将士不粒食已弥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广设声乐，义不忍独享，虽食，弗下咽。今主将之命不达，霁云请置一指以示信，归报中丞也。”因拔佩刀断指，一座大惊，为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图，矢著砖，曰：“吾破贼还，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

《铸鼎余闻》卷二：

国朝王士禛《居易录》云：贵阳有黑神庙，祀唐南霁云。凡遇水旱防疫兵革之事，有祷必应。见田纶霞少司寇《黔书》及《郭青螺集》。

《履园丛话》卷一五：

虞山风俗，以三月二十日兴龙舟，余见有“划船老爷”者，一敞口船，载一木像，以艄倒行，纱帽袍笏，髯髯有须。邑中无赖子弟以仪仗

拥护，奉若神明，旌旗满船，杂以鼓吹。其船有“南划船”、“北划船”之目。“南划船”相传是前明御史绣峰家园中采莲船也，不知何人取以出城，奉唐张巡部将南霁云像以实之，故牌额称“南府”。北城无赖羡慕之，亦照样打一船，称曰“北府”。俚鄙可笑，一至于此。然其所谓“南府”“北府”者，皆无庙祀，借民房为居，言爱其家居，其家必发大财。每家居一月，亦有居十日者，又迁别家，轮流旋转，香烛盈庭，宛如祠庙，谓之“落社”。

〔案〕张巡诸部将，以南霁云、雷万春最为著名。据新、旧《唐书》所载，南实为千古血性奇男儿。故除配祀于张巡庙外，贵阳又立专祠，可见民间对其喜爱推重之笃。名为黑神，因其面黑也。

雷万春

《新唐书·雷万春传》：

雷万春者，不详所来，事巡为偏将。令狐潮围雍丘，万春立城上与潮语，伏弩发六矢著面，万春不动。潮疑刻木人，谍得其实，乃大惊。方略不及霁云，而强毅用命。每战，巡任之与霁云钩。

《宋人轶事汇编》卷一四引《秀水闲居录》：

靖康元年，予守宋城，虏骑破拱州，遂抵郡城。前一夕，余梦有执盗

于庭下者，左目插矢，流血被体。未晓报虏至，予于要地伏弩候之，射酋目堕马死，正如所梦。雷万春庙有赤蛇盘于香炉，累月不动。予作文遣使祭之，责其贼犯城时不为阴助，更为异物以怖人，何也？即日蛇去。

〔案〕雷万春亦一奇男子，配享于张巡庙者。据《秀水闲居录》，是宋时已有专祠。今台湾有神名“骑虎王”，又称“雷府大将”，面有六疤痕，云即雷万春。

千胜小王

《通俗编》：

陈善《杭州志》：张巡子亚夫，以巡死国，拜金吾大将军。巡守睢阳时，善出奇败贼。亦名千胜将军。宋时附祀汴都巡庙。南渡后，杭人别祠新安坊桥。按亚夫拜金吾大将军，见《新唐书》。而李翰《进巡传表》曰：亚夫虽受一官，不免饥寒之患。江淮既巡所得，宜封以百户。盖其初，沮时议，诏恤甚薄，自翰等议定而始有金吾之拜也。

〔案〕民间后遂称为千胜小王。

张扑王扞

《铸鼎余闻》卷二：

《江西金溪县志》载《永乐旧志》云：东岳庙左庑祀忠靖王。按《临淮弃指亭记》，王姓张名扑，与南霁云同守睢阳，同乞师于贺兰进明，同断

指以示信，城陷又同死，托梦于家曰：“吾得请于帝，辅东岳为司录事。”唐封感应太保。宋封灵祐侯，累赠至王，号曰忠靖威显灵祐英济，庙号昭烈云。考唐史无张抃事，或竟指为张巡，是又不知《旧志》忠靖王之由来矣。

《江南省志》：歙县忠靖王庙。王姓张，名下，家于滑之白马，与张、许同死睢阳，史失其名。（按：此条为上条尾注。）

国朝王士禛《居易录》云：南霁云乞师时，同行将王扞者亦断一指，后同死睢阳，史失之。黔阳赤宝山立祠，号昭烈王。见朱近修孝廉集。

〔案〕此皆本之民间传说而于史无征者。未知孰是。然其人或可辨其有无，其神则俱有庙在。故附此。

谢 祐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三九引《八闽通志》：

谢祐，延平人也。元丰中从剑浦黄裳学。为人质直，素慕张巡之忠烈，愿为其庙从神，预塑像于巡之侧。及卒，素著灵响。绍兴九年封灵惠将军，淳熙十年赐庙额正顺。庙在尤溪县治西。

康 王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三九引《镇江府志》：

神姓康名保裔，洛阳人。父仕

周，以战功为东州〔班〕押班。父死，宋太祖以保裔代之。后与契丹战，死之。真宗赠侍中。已而灵迹显著于信之弋阳。熙宁中封英显侯。

庆元间封为威济善利孚应英烈王，祠在城隍庙西庑。

《癸巳存稿》卷一三“康王神”条：

《宋史》四百四十六卷《史义》一《康保裔传》云：洛阳人，历任登州淄州定州代州深州高阳关并代，战泽州广阳石岭关，后战高阳河间，没焉。《真宗纪》云：咸平三年正月，契丹犯河间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死之。今按其传云：其子继英等奉告命，谢曰：“臣父不能决胜而死，陛下不以罪其孥，幸矣。”上惻然，顾左右曰：“保裔父祖死疆场，身复战没，世有忠节，深可嘉也。”盖保裔战没后死于契丹，非死于行间，其为死事则同也。《谢德权传》云：咸平六年，葺蒲阴城，乘传诣阙，言前岁傅潜闭垒自固，康保裔被擒。《傅潜传》云：潜为行营都部署，使范廷召等逆击契丹，康保裔战死。皆实证也。其前一年，有康昭裔之事。《辽史·圣宗纪》云：统和十七年十月，次瀛州，擒宋将康昭裔。十九年六月乙巳，以所俘宋将康昭裔为昭义节度使。则昭裔被擒在咸平二年，与保裔事别。《老学庵笔记》则云康保裔死事在咸平二年十月。混二事为一，致启后人之疑。按保裔祖志忠，后唐时定州王都反，战歿。父再遇，又战死

于泽潞。保裔又战死于河间。世以战歿。昭裔盖亦志忠再遇子姓，陷于辽，实事不当讳。《老学庵笔记》既移咸平二年十月之被擒为死事，叶隆礼《契丹国志》止记三年正月保裔之死，而不记二年昭裔之事，《宋史》亦同。《陔余丛考》云：一康保裔也，《宋史》作康保裔，《辽史》则曰康昭裔，亦以二人为一。是愈启后人疑也。江西泰和县东门外有康王庙，欧阳守道记云：真宗时，郡县请王封号者，即报可。南渡以后，尤著灵。则宋时江西已为保裔立庙。《泰和县志》又云：康王庙，或言唐时建。疑之，盖唐时古庙基也。建昌县亦有康王庙，志云：保裔有德于建。检保裔三代未曾至淮南，何由有德江西？鄱阳县亦有康王庙，在城中。福州福清县连江县俱有康王庙，在东岳庙左，祀康保裔。新建县德胜门外一铺有康保裔庙，土人以木郎庙张巡并入祀之，额曰：“康张福地”。上高县有冲真庙，云庙自洪武时建，中祀张巡、许远、康保裔，是张巡、康保裔合赛之证。《黔书》云：麦新县祀宋康保裔，其神介冑赭面。今黔城中赛张、康神，张为厉状，康赭面，谓之老菩萨，亦曰张王、康王。又按刘宋元嘉时刘子卿事，庐山已有康王庙。进贤县坛石山康王庙，则志云或曰周康王，或曰楚康王，或曰宋康王，或曰康佑，或曰康保裔。山西介休县康王庙，则祀唐康太尉深。又《岭南杂

记》：高州建太平醮，于门外壅土为神，设蔗酒祭之，名曰康王。不知何神矣。

《茶香室续钞》卷一九：

苏州铁瓶巷康王庙。吴县黄震生《中坚蓄斋集》有记，以为周康王也。乱后庙毁，余言于顾子山观察，复建之。乃读《癸巳存稿》，知康王庙所在多有，然则此康王庙未敢必其为周康王矣。

又按黄震生记言，铁瓶巷为旧时刑人之地，多鬼，故建周康王庙以镇之，以周康王时刑措不用故也。此其用意得无过于迂曲乎？愚谓建康王庙以辟鬼，正康、张并祀之意。世人祀张巡，以其逐厉鬼也。然则因多鬼而建康王庙，固其宜矣。但康王究不知何人。泰和县之康王庙，有唐时建之说，即云以庙基言。然康保裔甫于真宗咸平之年死难，岂一死即成神乎？朝廷亦岂即以王爵封之乎？则康保裔之说疑未确也。

《铸鼎余闻》卷二：

国朝王谟《江西考古录》引《浔阳记》：庐山西南有康王谷，北岭有城即钊城，亦作周王城。《述异记》曰：周康王好音，累寻名山，故有康王之号。又据《竹书纪年》康王十六年南巡狩至九江庐山，故江西境内多康王庙。

元吴自牧《梦粱录》云：广灵庙在石塘坝，奉东岳温将军，自温以下

九神皆侯爵，内云康封安佑。

国朝田雯《黔书》云：万历戊午春，不雨，官兵迎康公而祷之。公像不满三尺，舁夫踉跄流汗，雷雨随至，岁以大有。

〔案〕康王庙，近代所在多有。其神则或谓宋将康保裔，或谓周康

王、楚康王、宋康王，或谓唐康深，或谓东岳九侯之一，诸说不一，皆可存之。然近世所祀康王，多用以辟鬼，故常与张巡并祀。康保裔亦战死疆场者，则驱鬼之康王，或即康保裔欤？指为东岳九侯之一（见东岳温元帅之条），亦可通。

颜真卿（北极驱邪院判官）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四四：

按《博物志》：真卿为卢杞所陷，令单车问罪于李希烈，上遣，促装东迈，内外知公不还矣。亲族相饯于水

乐坡，公谓诸姻族曰：“吾早典郡于江南，曾与道士陶八八，授与一刀圭碧霞丹，令服之，自后体健，至今不衰。谓我七十上有厄，如有即吉。他日待我于罗浮山，得非今日之厄乎？”公至汜水，忽逢陶，笑谓公曰：“吉吉！”遂指嵩山而去。公至汴州，希烈僭号，使人害于近郊。及希烈败，诏得归葬偃师北山。后有商人至罗浮，忽见两道人树下围棋。一道士谓商人曰：“子何人？”对曰：“洛阳人。”道士笑曰：“奉寄一书。达吾家。”立札一封，题寄偃师北山颜家。商人至偃师，询所

居，即茔庄也。守冢老苍头得书大惊曰：“老太师亲翰也。”因此藏于室，子孙选吉日，发冢开棺，即已空矣。于是子孙竟往罗浮求之，竟无迹。



颜真卿（明刊《列仙全传》）

按《续仙传》：颜真卿字清臣，琅琊临沂人也。北齐黄门侍郎之推五代孙。幼而勤学，举进士，累登甲科。真卿年十八九时卧疾百余日，医不能愈。有道士过其家，自称北山君，出丹砂粟许救之。顷刻即愈。谓之曰：“子有清简之名，已志金台，可以度世，上补仙官，不宜自沉于名宦之海。若不能摆脱尘网，去世之日可以尔之形炼神阴景，然后得道也。”复以丹一粒授之，

戒之曰：“抗节辅主，勤俭致身，百年外吾期尔于伊洛之间矣。”真卿亦自负才器，将俟大用，而吟阅之暇，

常留心仙道。既中科第，四命为监察御史，后累官至太子太师。为卢杞所排，身殃于贼，天下冤之。《别传》云：真卿将死，解金带以遣使者曰：“吾尝修道，以形全为先，吾死之后，但割吾支节血为吾吮血以给之，则吾死无所恨矣。”缢者如其言，既死，复收瘞之。贼平，真卿家迁丧上京，启殡视之，棺朽败而尸形俨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软，髭发青黑，握拳不开，爪透手背，远近惊异焉。行及中路，旅棹渐轻，后达葬所，空棺而已。《别传》又云：真卿将往蔡州，谓其子曰：“吾与元载俱服上药，彼为酒色所败，故不及吾。此去蔡州，必为逆贼所害。尔后可迎吾丧于华阴，开棺视之必异于众。”及是开棺，果睹其异。道士邢和璞曰：“此谓形仙者也。虽藏于铁石之中，炼形数满，自当擘裂飞去矣。”其后十余年，颜氏之家自雍遣家仆往郑州征庄租回，及洛京，此仆偶到同德寺，见鲁公衣长白衫，张盖，在佛殿上坐。此仆遽欲近前拜之，公遂转身去，仰观佛壁，亦左右随之，终不令仆见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仆亦步随之，径归城东北隅荒菜园中，有两间破屋，门上悬箔子，公便揭箔而入。仆遂隔箔子唱喏。公曰：“何人？”仆对以名，公曰：“入来。”仆既入，拜辄拟哭，公遽止之，遂略问一二儿侄了，公探怀中取金十两，付仆以救家费，仍遣速去：“归勿与人说，后家

内阙，即再来。”仆还雍，其家大惊。货其金，乃真金也。颜氏子便市鞍马，与向仆疾来省觐，复至前处，但满眼榛芜，一无所有。时人皆称鲁公尸解得道焉。

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于庭传，将坑之。真卿见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为？”张伯仪败，希烈令赍旌节首级示真卿，真卿恸哭投地。会其党周曾、康秀林等谋袭希烈，奉真卿为帅，事泄，曾死，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遗表墓志祭文，指寝室西壁下曰：“此吾殡所也。”希烈僭称帝，使问仪式，对曰：“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诸侯朝觐耳。”兴元后王师复振，贼虑变，遣将辛景臻、安华至其所，积薪于庭曰：“不能屈节，当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诛，希烈因发怒，使阉奴等害真卿，曰：“有诏。”真卿再拜，奴曰：“宜赐卿死。”曰：“老臣无状，罪当死，然使人何日自长安来？”奴曰：“从大梁来。”骂曰：“乃逆贼耳，何诏云！”遂缢杀之，年七十六。嗣曹王皋闻之泣下，三军皆恸，因表其大节。淮蔡平，子颢、硕护丧还，帝废朝五日，赠司徒，谥文忠，赙布帛米粟加等。真卿立朝正色，刚而有礼，非公言直道不萌于心，天下不以姓名称，而独曰鲁公。如李正己、田神功、董泰、侯希逸、王元志等，皆真卿始招起之，后皆有功。善正草

书，笔力遒婉，世宝传之。贞元六年敕书授颀五品正员官，开成初又以曾孙弘式为同州参军。

《续文献通考·群庙》一：

（元）文宗天历元年十二月，加谥唐司徒颜真卿为贞烈文忠公，令有司岁时致祭。

《列仙全传》卷六：

颜家子孙径往罗浮求之，竟无踪迹。后白玉蟾云：“颜真卿今为北极

驱邪院左判官。”

〔案〕颜真卿，唐朝名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安史之乱时，与其弟杲卿合兵二十万，抗拒乱军。唐德宗时李希烈叛乱，他被派前往劝谕，以不屈而死。颜德学俱高，为世人祀为神。道教遂编造种种故事，谓其修道得仙。所封之北极驱邪院左判官，证明颜公在民间信仰中，是与张巡、康王一样，负责驱除邪鬼的。

二徐真君（金阙玉阙上帝）

《万历野获编·补遗》卷四“二徐真君之始”条：

今都城灵济宫二徐真君，故五代徐温子知证、知谔。初祀于福建之会城，名洪恩灵济宫。我成祖永乐十五年，圣躬不豫，或云神灵异，旋祷之而效。又云梦授灵药，因并封为金阙、玉阙真人，立庙京师，赐额如闽中，次年加封真君。正统初，又加为崇福、隆福真君。至成化二十二年，加伯号曰九天金阙总督魁神洪恩灵济慈惠高明上帝，加仲号曰九天玉阙总督罡神洪恩灵济仁惠宏净上帝。先已有四时皮弁冠，大红云龙服，至是又加平天冠，明黄罗裳衣，神父亦加高上神王慈悲圣帝。其袍在京师四时更换焚化不必言，且每遣内官入闽，賚送如京师。至弘治元年，礼部尚书倪岳疏正祀典，废诸淫祀，他神俱已得旨，唯二真人仅革帝号及冠袍，而福建冠服仍六年一次差官，不尽革也。成化末年滥典，俱李孜省、邓常恩辈为之，倪青溪毅然奏革，孝宗断然力行，足光新政。但福建之祀，谓二徐提兵平福建，闽人德之，图像以祀，至宋而赐今额。按徐氏专政时，全闽尚为王延钧所据，至王曦遇弑，延政乱国，南唐遣查文徽、边镐等入闽取

其地，寻为留从效所据，而福州入于吴越钱氏。是时李昇篡位已久，其子璟嗣位，二徐足迹，何由涉闽境也！则不但本朝祀典为不经，并宋时君臣于近代事亦殊愤愤。

《续文献通考·群祀考》三：

（明永乐）十五年三月，建洪恩灵济宫于北京，祀徐知证、知谔。知证、知谔为徐温子。及知诰代杨氏有国，封知证为江王，知谔为饶王。尝帅兵入闽靖群盗，闽人德之，立生祠于金鳌峰北。未几相继化去，降神于闽，益虔祠祀，累著灵应。宋高宗赐额灵济。是年帝初疾，医药罔效，祷之即瘳，乃立庙于皇城西，封金阙、玉阙真人。十六年改封真君。神父亦封真君，母配皆仙妃。宪宗成化二十二年，加称上帝，父母及配称圣帝、元君。岁正旦、冬至、神诞日，遣重臣致祭。孝宗弘治十八年，以大学士刘健等言，乃罢遣，止令太常寺官行礼。国有大事则告。福州神祠，每六年一持袍，初遣官賚送，神宗万历四年止令本省布政司官更换。

黄虞稷《蟫室别志》曰：南唐前后遣将攻闽者，具载于史，未尝有知证、知谔领兵之事。则所云屯兵金鳌峰下者，妄也。且知谔之死，在升元

三年，知证卒于保大五年。云兄弟相继化去，尤妄之妄矣。二百年来，淫祀矫诬，无有能正之者。倪岳、周洪谟等亦但言其篡臣逆子，不宜载祀典，未能举史传事实始末，以证流传之讹，宜当时之不能尽革也。

孝宗弘治元年四月，礼科给事中张九功请正祀典。疏言：“祀典正则人心正。今朝廷常祭之外，又有释迦牟尼文佛，三清之境，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金阙、玉阙真君，元君、神父、圣母，诸宫观中又有水官星君诸天诸帝之祭，非所以法天下。”帝下其章礼部，尚书周洪谟等言：“佛老二氏，凡遇万寿等节，不令修建斋醮。其大兴隆寺、朝天宫，俱停遣官祭告。至大帝、天尊、真君、帝君诸神，稽诸祀典，并无所据。俱当罢免。”议上，帝命修建斋醮，遣官祭告，并东岳、真武、城隍庙、灵济宫祭祀俱仍旧，二徐真君及其父母妻革去帝号，仍旧封，冠袍换回焚毁，余如所议行之。

臣等谨按：《孝宗实录》曰：福州二徐真君祠冠袍，例三年遣内官赍换，后改命太常寺官。弘治十三年，尚衣监奏乞仍遣内官。礼部谓遣太常寺官便，科道亦交论之，帝命每十年一次，仍遣内官赍送，戒其驿骚。是二徐僭祀，虽经九功论罢，礼官议行，不移时崇奉如故，良由阉寺内擅

以祸福之说荧惑宸听，有非盈庭说论所能挽者矣。

《明史·礼志》四：

（弘治元年）尚书周洪谟等上言：金阙上帝、玉阙上帝者，志云：闽县灵济宫祀五代时徐温子知证、知谔。国朝御制碑谓太宗尝弗豫，祷神辄应，因大新闽地庙宇，春秋致祭。又立庙京师，加封金阙真君、玉阙真君。正统、成化中，累加号为上帝。朔望令节俱遣官祀，及时荐新，四时换袍服。夫神世系事迹，本非甚异，其僭号宜革正，妄费亦宜节省。神父圣帝，圣母元君及金、玉阙元君者，即二徐父母及其配也。宋封其父齐王为忠武真人，母田后氏为仁寿仙妃，配皆为仙妃。永乐至成化间，屡加封今号，亦宜削号罢祀。二徐真君及其父母妻革去帝号，仍旧封。

〔案〕二徐为五代吴国王子，生平足迹未入闽地，死后却成为福建的保护神。疑闽地本有土神，嫌名迹不显，遂为人附会于二徐者。明成祖永乐年间，据说因病而得其神佑，不仅大新闽地庙宇，且在北京立庙，封为真人，列入祀典。后封为真君。成化年间，又封二神为上帝，遣重臣致祭。弘治以后虽经礼臣谏阻，去其帝号，而其崇奉如故。

岳 飞

《睽车志》卷一：

岳侯死后，临安西溪寨军将子弟因请紫姑神而岳侯降之，大书其名。

众皆惊愕，谓其花押则宛然平日真迹也。复书一绝云：“经略中原二十秋，功多过少未全酬，丹心似石今谁愬，空有游魂遍九州。”丞相秦公闻而恶之，擒治其徒，流窜者数人，有死者。

《宋人轶事汇编》卷一八引《三柳轩杂识》：

陈文龙志忠，度宗朝状元也。初文龙入太学，累试不入格。太学守土之神，岳侯也。

《七修类稿》卷一七：

宋太学即今按察司，武穆王宅亦

其地也，故银瓶之井存焉。而太学宋时土地，即以穆王主之。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三八：

按《浙江通志》，岳武穆王庙在杭州府栖霞岭墓侧。初，孝宗即故智果院为庙祀王，赐号褒忠。

宁宗嘉定四年追封鄂王。（《岳飞传》）理宗宝庆元年改谥忠武。（《汤阴县志》）明代宗景泰年赐庙额曰精忠，令有司春秋致祭。（《汤阴县志》）。

《历代神仙通鉴》卷一九：

（宋徽宗时，关羽现于宫中）帝问张飞何在，羽曰：“飞与臣

累劫兄弟，世世为男子身，在唐为张巡，今已为陛下生于相州岳家。他日



岳元帅——靖魔大帝（北京白云观藏画）

辅佐中兴，飞将有功。”相州汤阴岳和，存心宽厚，妻姚氏尤贤。有娠昼寝，一铁甲丈夫入曰：“汉翼德，当住此。”醒产一子，有大鸟若鹤，飞鸣屋上，因名飞。

《列仙全传》卷六：

（吕洞宾）自称回道人。宋政和中，宫中有祟，白昼见形。盗金宝妃嫔，林灵素王文卿诸人治之，息而复作。上精斋虔祷奏词，凡六十日。昼寝，见东华门外有一道士，碧莲冠、紫鹤氅，手持水晶如意，揖上曰：“臣奉上帝命，来治此祟。”即召一金甲丈夫，捉祟劈而啖之且尽。上问丈夫何人，道士曰：“此乃陛下所封崇宁真君关羽也。”上勉劳再四，因问张飞何在，羽曰：“张飞为臣累劫，世世作男子身，今已为陛下生于相州岳家矣。”上问道士姓名，道士曰：“臣姓阳，四月十四日生。”梦觉录之，知其为洞宾也。自是宫禁帖然。

遂诏天下有洞宾香火处，皆正妙通真人之号。后岳武穆父果梦张飞托世，故以飞命名。

《北平风俗类征·岁时》：

东岳庙有七十二司，相传速报司之神为岳武穆，最著灵异，凡负屈含冤，心迹不明者，率于此处设誓盟心，其报最速，阶前有秦桧跪像，见者莫不唾之。

〔案〕岳飞之名望事迹，家喻户晓，自无庸赘言。其死也，世人祀为神，亦势之必然。唯宋代仅奉为土地之神，地位不甚崇高。明人传说，以岳飞为张飞、张巡之后身。又称其代关羽为佛寺护法伽蓝。（见关圣帝君及伽蓝条）至近代，又有谓其为东岳速报司之神者。而闽台一带，又将岳飞与关羽、吕洞宾、灶君、王灵官合祀为“五恩主”。

金元七总管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五〇：

《苏州府志》：总管庙，庙在苏台乡真丰里。神汴人，姓名金和，随驾南渡，侨于吴，没而为神。其子曰细，第八，为太尉者，理宗朝常著灵异，遂封灵祐侯。灵祐侯之子名昌，第十四，昌之子名元七，复皆为神。又从子曰应龙，元至正间能阴翊海运，皆封为总管。再进封昌为洪济侯，元七为利济侯，应龙为宁济侯。在阊门南北濠。又白莲桥西一祠，祀元王积翁，亦名总管庙。一在盘门外仙塘桥，一在常熟县致道观，一在嘉定县安亭镇。

《柳南续笔》卷四：

元官制，诸路设总管府。达鲁花赤之下为同知、治中、判官，散府则达鲁花赤之下置知府或府尹。扬州、杭州皆为上路，则有总管而无知府。黄太冲云：“今绍兴、杭州多有总管庙，皆是昔守郡者之生祠也。”吾邑亦有总管庙几处，则属之于金昌及其子元七。按邑志云：“神生前居淀山湖，父子没皆为神。元至元间，阴翊海运，俱封今职。则是总管之称，又非生前所受也。”吾意本系守郡者之生祠，而后人或以金神附会之耳。

《庚巳编》卷二“七总管道使”条：

成化间，苏人张文宝者，有子壮年夭没。他日，其友人有遇之于途者，忘其死也，拉归家，升楼呼家人治具共饮。家人怪入门时无客，视楼上无所见，而其主语言揖逊如对人者，惊而噤之，遂不见，友乃悟其已死。又数日，以事出齐门，复遇之，谢曰：“君家何乃尔！吾岂祸君者？吾今在七总管道下，庙宇去此不远，君能垂访乎？”即与俱至庙中，入庑间一室，坐谈久之，因告曰：“某所某家人有疾，彼多行禳谢，无益也。”指堂上曰：“此正欠我家主翁一陌纸耳。君为语之，了此自无事矣。”友归，往告其家，如言祭祷，即愈。七总管者，郡人，姓金氏，名元七，里俗之所私祀。

《七修类稿》卷四五“总管道使”条：

正德间，杭人宋祥，醉饱乘马，偶尔倾跌死，后或赴箕仙判事，或附人身自言，云在金总管道下，言人祸福时中也。予尝笑其怪诞，昨观陆黄门私录《庚巳编》，有张文保壮年暴死，亦为总管道使，载灵异事甚悉。因忆宋亦暴没，是盖精气未散，游魂往来，偶值其总管而遂附焉。在今日必无矣，故无闻焉。

《枣林杂俎》和集：

金元七，前元长洲民，世出一人，生有神助，专拯垫溺之患，年四十上下死，辄著灵异。今其地曰金家庄。（陆采《览胜纪谈》）一曰有二子痘夭，因愿没身为神，救危痘，七月七日赴周泾死，显灵国初。金元七总管，万历初封，专管痘司。

《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一：

吾杭清波门外，有庙曰“金元七总管”。姚古芬述其友人陈姓者云：“可对‘唐宋八大家’。众赏其工绝。案康熙间徐紫珊所撰碑记，谓神元时人，七者行次，总管其官名也。”

《说听》卷上：

长洲刘县丞不信妖邪。其子病，妻乘其出，延巫降神，问休咎。巫方伸两指漫语，适丞归，见之，怒，使隶执巫，将杖之。诘问：“汝何人？”巫犹伸两指跪曰：“小人是金元七。”丞知其愚妄，笑而遣之。

《茶香室三钞》卷一九：

国朝徐逢吉《清波小志》云：流福沟东旧有金元七总管庙。予因里人之请，撰有碑记一篇。其略云：予考《道藏》山川湖海百神祀典，未尝有总管神之号。水神之说，亦世俗相传，不足征信。独有睦州建昌祠碑记载：“元季兵构，曹国公李文忠平之，似有人马旌旄拥从前后。命巫祝之，曰：金元七总管也。神姑苏人，生而灵异，早殇为神。兵定，李公立祠祀

之。上闻，敕封利济侯。”此文系弘治八年博士李祐所撰。然则神之姓氏亦出巫覡之口，非确有所据。昔黄梨洲论元官制，谓杭州、扬州皆为上路，有总管，无知府。今绍兴、扬州皆有总管庙，皆昔郡守之生祠也。据此说，大都神为元时人，生为总管。金者，神之姓；元者，神之名；七者，神之行次；总管者，其官职也。

国朝王应奎《柳南续笔》云：按金为姓，元七为名，此差可据。宋元间，世俗命名多如此也。

按总管庙，吾浙所在有之。闻练市镇有七总管庙，又有六总管庙，云是兄弟也，则更悠缪矣。

《铸鼎余闻》卷三：

利济侯金元七总管（元代官名，有同知某州路总管府事、总管府治中、总管府判官、总管府推官）。明姚宗仪《常熟私志·叙庙篇》云：总管庙，宋延祐七年度士时天祐建，旧在县治西，今徙于报本院后曾家巷。按神汴人，姓金。初，有二十相公者，名和，随驾南渡，侨于吴，歿而为神。其第八子曰细，为太尉，理宗朝尝著灵异，封灵祐侯。细之第十四子名昌，封总管。昌之子曰元七，亦封总管。元至正间，能阴翊海运，晋封昌为洪济侯，元七为利济侯。又有顺济侯金元六总管，及金万一太尉，金七四相公，金小一总管，金显三官人，金九一太尉诸神称。又曰长毫庙在梅李南盐铁塘，奉金元七总管。国初陶

道敬与奚氏仇，将疏阙下，为奚所缚，投白茅塘。陶号呼神，见神立水中，缚自解，跃岸得免。又叙《氏族篇》云：朱骥字汉房，官广西布政司左参议，尝泛海，遇一舰，投刺者曰金爷来访。及晤语，见其红布抹额，心异之。且属朱曰：“我船先行，先生之船可缓。”遂行。朱报访，舰已远颺，第见标帜为金元七总管。顷之，风怒浪号，他舟多败，而骥独全。且邂逅时，见从者提一笼，牢一黑物。骥问之，神曰：“孽妇也。”已而泊海埂，见富民祈神甚恳，廉其情，曰：“家有病女。”骥念是神笼中物矣，代祷，病如脱。公还朝，闻于上，赐圆帽易红抹。今绘像世奉云。

《铸鼎余闻》卷三“管七庙”条：

国朝黄廷鉴《琴川三志·补记》云：在横沥里，神名副七。元末，偕兄副六行贾荆襄，遇红巾，伏积尸中得遁。平生伉直义侠，模古人言行，没而为神。明永乐中，里人肖像庙祀，袂袂雩祭辄灵。

《铸鼎余闻》卷三“金都尉”条：

国朝范弑《广雁荡山志》引《乐清县志》曰：石门潭内有龙井，龙常为患。元代有金都尉，尝奉敕伐龙。断其尾。龙拍山去，都尉亦溺。二女追之不及，亦投水中。后封都尉为龙王，同二女庙食潭左山上。

《铸鼎余闻》卷三“吴总管”条：

乾隆《湖州府志》云：庙在归安双林镇，祀元吴宪卿。宪卿行千一，元元贞二年，以赣州战功，授朝议大夫。歿后，赣州蔡五九作乱，浙江平章张驴讨之。忽空中旌旗蔽日，有“吴帅千一”字，兵声大作，赣遂平。上其事于朝，仁宗封宪卿为总管。至正三年，于本里立庙祀之。

〔案〕元代官制，诸路设总管，高于知府。杭州、扬州为上路，有总管而无知府。元明以来，江浙各地多有总管庙，当是各地“守郡者之生祠”。如前代之某府君祠之类。或亦有追封神为总管者。诸总管庙中，以金元七总管最著名，然其来历颇含糊。或谓神姓金名元七，追封为总管；或谓姓金名元，行七，官总管，死后祀为神。较流行的说法，谓神之祖金和本汴人，南渡没为神，祖孙数代皆为神，元七乃和之曾孙。因此传说，遂又出现金元六总管等一大堆金姓神。即如所谓管七庙所祀之副七、副六神，疑亦自金元七总管衍化派生。《柳南续笔》以为总管庙本系各处守郡者之生祠，江浙又素信仰金姓之神，后人或以二者合一，此说似亦有理。

又，明叶盛《水东日记》卷十八有昆山“各姓宗图”，中云邵氏七官人娶金元七总管第六女，此又不知是人是神也。

黄道婆

《南村辍耕录》卷二四：

闽广多种木绵，纺绩为布，名曰吉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上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国初时，有一姬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技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定。人即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未几姬卒，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又为立祠，岁时享之。越三十年，祠毁，乡人赵愚轩重立。今祠复毁，无人为之创建。道婆之名，日渐泯灭无闻矣。

《松江府志》载：上海西南乌泥泾镇，故有道婆祠。道婆姓黄，本镇人。初沦落崖州。元元贞（成宗）间，附海舶归，携闽广木棉，种之，纺织为布。教他姓妇女不倦，利被一乡。及卒，乡长者赵如娃立祠奉之。

案：黄道婆携来棉种，教人栽织，死后，人为之立祠，或亦报赛先棉之意欤？《陔余丛考》曰：《琅邪代醉编》谓棉花乃番使黄始所传，今广东人立祠祀之。盖其种本

来自外番，先传于粤，继及于闽，元初始至江南。

《柳南续笔》卷二：

棉有草、木二种，皆出海外。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地高仰不宜五谷，元至正间，偶传此种，植于此地，颇茂。有一姬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杆弹纺织之法。今棉之为用，可以御寒，可以生暖，盖老少贵贱，无不赖之。其衣被天下后世，为功殆过于蚕桑矣，而皆开自黄婆一人，是不当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与先蚕同列祀典乎？

《铸鼎余闻》卷三：

明陈三恪《海虞别乘》云：吾邑海乡之种木棉，实始于元。元初，有一姬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涇民生计遂裕。姬死，为起墓立祠祀之，知吾邑纺绩断自元始。宝祐、至正间尚未栽木棉云。（今松江、太仓及邑东乡木棉之地，均立庙祀焉。）

〔案〕黄道婆传授纺织术，为中国科技史之大事件，已为人们所熟知。神而祠之，也完全符合中国传统的宗教观念，王应奎《柳南续笔》论之甚是。然其未能列入祀典，与先蚕齐肩者，或因其为普通劳动人民，难

登统治者之殿堂乎？至于深受其惠的松、太一带的人民，并未忘记她的功绩，其庙祀沿数百年而不绝。

辛 編



财神

赵公明

五显 五通 五圣

五显

五通

附：马公 宋相

五圣

五路神

五盗将军

利市仙官

附：金元六总管 七总管

福神

附：喜神

万回（和合）

掠刷神

鲁班

船神（孟公 孟姥）

梨园神（相公 老郎）

炉火神（尉迟恭 太上老君）

娼妓神（白眉神）

机神（褚载 褚河南 张衡）

吏胥神（三郎）

小 叙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最初，代表这种异己的、不可制服的外部力量的，主要是自然界，对这种力量的崇拜，创造了自然宗教。接着，人们出于对死后生活的幻想，又创造了鬼魂世界，以它来代表一部分当时人们既不理解也无法控制的外部力量，而这些外部力量，主要带有自然属性，如疾病、天灾等等。

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对原先惧若神明的自然力，有了较多的了解和自信。而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社会分工和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大，人与人的关系日趋复杂，人们就像以前受自然界这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一样，又受到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关系、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支配，受到社会、国家、阶级等社会关系的支配，对于人们来说，这些具有社会属性的力量同样是一种难于理解而又无法抗拒的异己支配力量，所以“谋事在人，成事在神（即具有社会属性的支配力量）”的观念依然拥有现实基础。人们一方面改造原有的神，使

之人化、社会化，具备更多的社会属性（参见关于自然崇拜的各编），一方面又创造了一系列主要赋有社会性职责的神。甲编中所述的最高神，就属于这一类。而本编所收录的财神、福神等，也属于这一类。社会分工这一异己力量，也极易使人产生神灵决定人们命运的迷信。“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农、牧、渔、工、商各种行业，加上教育、科学、艺术等部门，各有各的利益和特殊要求，这就促使我们去寻找和创造能够保佑各自行业利益的保护神。这些神灵本来或许是原始宗教中的自然神，因它对某行业有较大影响或关系密切而被选为该行业的保护神。”（《原始宗教》）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牛王，是中国农民的保护神。或以一些在某一方面具有突出贡献的历史人物为本行业的保护神。如仓颉是书吏的保护神，医王、药王是医药界的保护神，关羽又被认为是商贾的保护神，黄道婆是松、太地区棉农织户的保护神，等等。本编所收的鲁班、老郎等，也是这类行业保护神。

财 神

《细说中国民间信仰》：

据说财神有文财神、武财神之分，文财神是“增福财帛星君”，粤俗民户人家最为崇祀，神楼上奉祀为七尊神之一，照例必有“都天致富财帛星君”一位。此外同样财神者，尚有含祀于门宫的“招财童子”，门口土地则为“接引财神”。街头土地祠的土偶，手执黄金一块，写着“黄金赐福人”，皆财神也。财帛星君据说是北斗七星之一，幻形入世而为“文财”，绘像非常文雅，白脸长须，左手执玉如意，右手捧宝盒，写

“财帛星君”常是与福、禄、寿

三星站在一起，再加上嘉神，就构成了“福、禄、寿、财、喜”的五福，是民间最瞧得起的家伙。提到武神，就是众所周知的蜀将关羽，但不及文财神之受人崇祀。

又据说，财神又有正财、偏财之分。正财神就是“论姓氏天下第一”的赵公明玄坛元帅。偏财神是五路财神，一称路头神。世俗五路财神是专管偏财的财神，虽不及赵玄坛的“威灵显赫”，但在民间比较具有雄厚的



文武财神

势，左手执玉如意，右手捧宝盒，写着“招财进宝”四字。

势力，因为想发财的人，多数是倾向偏财一门。

中国的财神，除了上述诸位之外，民间传说中还有一位古灵精怪的财神，那就是商朝的大忠臣比干，被纣王挖了心，居然不死。在封神榜上，比干被封为北斗七星这一，民间则尊之为财神，难怪许多有钱人都变成没心肝了。

《民俗艺术探源·年画艺术的大发扬》：

财神的年画有很多种，常见的财神画，有文财神、武财神、五路财神、增福财神、天官赐福、波斯进宝、关公、土地神、金回回等。

“增福财神”又称“财帛星君”，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文财神”。他长的白白胖胖，五络胡须，穿红袍，相貌，手持“天官赐福诏书”。像是一位大官人。商家每逢春节必悬此图于正厅，焚香祝褥，以祈发福生财。

武财神就是《封神演义》中的正一玄坛元帅赵公明，脸长的黑乌乌的，头戴倒缨盔，身穿乌神甲，手持竹节钢鞭，跨下还骑着一只黑色大猛虎。他的神衔之多，为列神列仙之首，其神衔是：“高上神霄玉府大都督、五方巡查使、九州社令都下提点、直殿大将军、北极侍御史、三界大都督、应天昭烈侯、掌天定命设帐使、二十八宿总都督、上清正乙玄坛飞虎金轮执法赵元帅。”这些神衔在传说上都是玉皇大帝敕封的，而在《封神演义》中，则被封为“金龙如意正乙龙虎玄坛真君之神”。属领部下“招宝天尊萧升”、“纳珍天尊曹

宝”、“招财使者陈九公”、“利市仙官姚少司”，都由他率领，专司迎祥纳福、追捕逃亡之职责。因他是四位专司金银财宝的神仙的总领班，故又合称为“五路财神”。

关公，在传说上关公生前是从事过兵站事务，长于数算，曾设簿籍法，发明日清簿。又因为他讲信用和重义气，故为商家所崇祀。商人如果能讲信用和义气，自然生意会一天天发达，所以一般商家皆以关公为他们的守护神，同时还被视为招财进宝的财神爷。从前北平画店卖的财神画像，中间是关公，左右两个是文武财神，前头还搁着一个堆积如山的聚宝盆，可见关公这位财神，还是众财神中的头号财神，他的地位在人们心目中可能高过其他财神。

“福德正神”，俗称土地公，也就是里社之神。民间一般相信土地公为社神之主，农家祀之，同时商家也祭祀。土地公的画像，是老态龙钟头发皆白的慈祥长者，左手端着一个大元宝，右手扶杖，以能招财与守财而登上财神爷的宝座。年画的财神图中，有一种是“回回进宝图”，又叫“波斯进宝图”、“金回回进宝”等。原因是财神爷旁边，站着一位高鼻子、大眼睛，一嘴卷毛胡子，头戴螺丝形帽，手里拿夜明珠的“波斯人”侍者，一般人都叫他“波斯进宝”。有的画面还有画着穿韩国古装，背着一棵大珊瑚树的高丽人，以及“运财童



财神爷下面的波斯进宝
(山东高密民间版画)

子”推着一部满载金银财宝的手推车。所谓波斯人，就是金回回，因为波斯人信奉回教之故。从前北平典当业都祭祀这幅“金回回进宝”财神图。

《台湾的民间信仰》：

中国神话，因赵公明无眼，不致以势力眼看人，被人们封为“正财

神”；又因比干无心，不致有所偏私，被人们尊为“偏财神”。

文财神是比干，另一位文财神是文昌帝君，或称梓潼帝君。

〔案〕自从人类社会进入私有制经济以来，财富就成为支配人们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的异己力量。至近代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渐有发展，这种“拜物教”观念就尤为发达。所以财神成为中国各阶层最普遍的信仰对象之一。然而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对于财神的认识不完全一致，所奉财神遂因时因地而异。正如《集说诠真》所说：“俗祀之财神，或称北郊祀之回人，或称汉人赵朗，或称元人何五路，或称陈人顾希冯之五子，聚讼纷如，各从所好，或浑称曰财神，不究伊谁。”近代又有文、武财神之说，说者以殷代忠臣比干为文财神，关帝为武财神。

又据《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会》：“尚可于财神之旁看到天官，和合二仙，预兆幸福之龙等等（注：此财神或系青龙，以青龙为财神之风气，在山东及浙江颇盛行）。平时财神常系单独表绘，坐在画之中央。倘有一女像坐在其旁时，其名称乃改为财公，而其妻乃称为财母。此原型大约系另一人物，然究竟为谁，似不易确定。”可见财神种类颇多。现将较主要的几种列举如下。

赵公明

《搜神记》卷五：



坐在元宝上手要钱龙的赵公明

散骑侍郎王祐，疾困，与母辞诀。既而闻有通宾者，曰：“某郡某里某人。”尝为别驾，祐亦雅闻其姓字。有顷，奄然来至，曰：“与卿土类，有自然之分，又卅里，情便款然。今年国家有大事，出三将军，分布征发。吾等十余人，为赵公明府参佐。至此仓卒，见卿有高门大屋，故来投。与卿相得，大不可言。”祐知其鬼神，曰：“不幸疾笃，死在旦夕。遭卿，以性命相托。”答曰：“人生有死，此必然之事。死者不系生时贵

贱。吾今见领兵三千，须卿，得度簿相付。如此地难得，不宜辞之。”祐曰：“老母年高，兄弟无有，一旦死亡，前无供养。”遂歔嘘不能自胜。其人怆然曰：“卿位为常伯，而家无余财。向闻与尊夫人辞诀，言辞哀苦，然则卿国士也，如何可令死。吾当相为。”初有妖书云：“上帝以三将军赵公明（赵公明，温鬼名，又五方神名，见《真诰》）、钟士季，各督数鬼下取人。”莫知所在。祐病差，见此书，与所道赵公明合。

《神咒经》：

又有刘元达、张元伯、赵公明、李公仲、史文业、鍾仕季、少都符名将五伤鬼精二十五万人，行瘟疫病。

《茶香室续钞》卷一九：

梁陶宏景《真诰·协昌期》篇载建吉冢埋圆石文，云：天帝告土下冢中直气五方诸神赵公明等，某国公位甲乙年如干岁，生值清真之气，死归神宫，翳身冥冥，潜宁冲虚，辟斥诸禁忌，不得妄为害气。

按：赵公明不知何神，乃司土下冢中事邪？余于《俞楼杂纂》卷四十引《太平广记》所载云云，以为赵公明之名流传有自，今乃知《真诰》已有之矣。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赵元帅”条：

姓赵讳公明，钟〔终〕南山人也。自秦时避世山中，精修至道，功

成，钦奉玉帝旨召为神霄副帅。按元帅乃皓廷霄度天慧觉昏梵气化生，其位在乾，金水合气之象也。其服色，头戴铁冠，手执铁鞭者，金遘水气也。面色黑而胡须者，北气也。跨虎者，金象也。故此水中金之义，体则为道，用则为法，法则非雷霆无以彰其威。太华西台其府，乃元帅之主掌，而帅以金轮称，亦西方金象也。元帅上奉天门之令，策役三界，巡察五方，提点九州，为直殿大将军，为北极侍御史。昔汉祖天师修炼仙凡，龙神奏帝，请威猛神吏为之守护。由是元帅上奉玉旨，授正一玄坛元帅，正则万邪不干，一则纯一不二，之职至重。天师飞升之后，永镇龙虎名山。厥今三元，开坛传度，其趋善谢功谢过之人及顽冥不化者，皆元帅掌之，故有龙虎玄坛，实赏罚之一司。部下有八王猛将者，以应八卦也。有六毒大神者，以应天煞、地煞、年煞、月煞、日煞、时煞也。五方雷神、五方猖兵，以应五行。二十八将，以应二十八宿。天和地合二将，所以象天门地户之阖辟。水火二营将，所以象春生秋煞之往来。驱雷役电，唤雨呼风，除瘟翦疟，保病禳灾，元帅之功莫大焉。至如讼冤伸抑，公能使之解释公平；买卖求财，公能使之宜利和合。但有公平之事，可以对神祷，无不如意。故上天圣号为高上神霄玉府大都督、五方之巡察使、九州社令都大提点、直殿大将

军、主领雷霆副元帅、北极侍御史、三界大都督、应天昭烈侯、掌土定命设账使、二十八宿都总管、上清正一玄坛飞虎金轮执法赵元帅。

《集说论真》：

《封神演义》载：姜子牙相武王伐纣。峨眉山道仙赵公明助商，五夷山散人萧升、曹宝助周。交战，各行道术。公明将缚龙索、定海珠祭于空际。萧升将落宝金钱向空抛掷，索珠随钱堕地，即被曹宝抢去。公明奔回商营。子牙束草像人，上书赵公明三字，筑台置之。亲自披发仗剑，焚符念咒，向台叩拜，每日两次，至二十一日，取桑弓桃箭射草人两目及心坎。公明在营，初则恍惚不安，沉迷昏睡，至是举声大喊，顿时气绝。周克商后，子牙往昆仑山玉虚宫，请得元始天尊玉符金册回岐，祭封神台，敕封阵亡忠魂。乃封赵公明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统率招宝天尊萧升，纳珍天尊曹宝，招财使者乔有明，利市仙官姚迕益四神，迎祥纳福，追捕逃亡。

《铸鼎余闻》卷四：

明王鏊《姑苏志》：玄坛，或曰神姓赵，名朗，字公明，赵子龙之从兄弟。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五〇引《浙江通志》：

玄坛庙，在嘉兴县五家坊，神姓赵名朗，字公明，赵子龙从兄弟也。

万历辛亥，工部郎中陆基恕建，上有文昌阁。

《新搜神记·神考》：

蜀中俱祀坛神，巫家所供也。名其神曰黑虎玄坛赵公明。按：赵公明之神，始见《搜神记》。据此则当是巫家所谓赵公明，而无所谓黑虎玄坛。按：遂宁李如石实《蜀语》谓，坛神名主坛罗公，黑面，手持斧，吹角，设像于室西北隅，去地尺许，岁暮则割牲，延巫歌舞赛之。考《炎微纪闻·黑罗罗》曰：“乌蛮俗尚鬼，故曰罗鬼，亦曰乌鬼，今市井及田舍祀之，缙绅家否。”杜诗：“家家养乌鬼。”元微之：“祭赛乌称鬼。”皆是也。据此，则言罗公而不言赵公明，大抵因面黑而附会黑虎，因黑虎而并取明嘉靖年间道士所作《封神传》小说内之赵公明以附会其说，皆巫家之言，其实皆乌蛮之俗也。

《坚瓠广集》卷五“玄坛神”条：

《耳谈》：嘉靖末，宜兴染坊嫗妇陈氏，有容色。一木客见而悦之，故以染屡过其家。诱饵百端，凛不可犯。为谋者密以数物夜掷其家，明日以盗闻于官，又贿胥隶累累窘辱，以冀其从。妇益怒，唯日夜祷于玄坛神，曰：“我家敬事尊神最久，独不能为我佑乎？”是夜梦神语曰：“已命黑虎矣。”木客闻之，犹骂痴妇。不旬日，与六七客往山贩木，丛柯间黑虎果出，隔越数人，衔之而去。

《清嘉录》卷三“三月·斋玄坛”条：

(三月)十五日为玄坛神诞辰。谓神司财，能致人富，故居人多塑像供奉。又谓神回族，不食猪，每祀以烧酒、牛肉，俗称“斋玄坛”。

案：北周庾信《黑帝云门舞歌》：“北辰为政玄坛。”北方色黑，玄坛即郑康成《周礼注》所云北郊之坛也。称曰玄坛，盖以所祭之地名之。

《破除迷信全书》卷一〇：

俗敬赵玄坛为财神，说是阴历正月初五日是财神生日，商家都要循例买点鱼肉三牲，水果，鞭炮，供以香案，迎接财神。正当买卖固然如此，



武财神赵公明（河北武强年画）

近世彩票盛行，无论买者卖者，对于赵玄坛，更要百倍的恭敬。此外还信玄坛的两位使者，一个是招财，一个是进宝，都配受同等的供养。现在五洲交通，此种独占中国的财神，自然来到他的末路无法立足了，说来也很凄凉的。

关于财神的历史，据说是起于宋朝的奸相蔡京。按蔡京为福建仙游人，凡四出为宰相，大得不长进的宋徽宗的信任，排斥司马光等一般的忠臣为奸党，崇信乱天下的王安石，凡所作所为与奸相秦桧前后相映，宋朝可说是丧于二人之手中。当蔡京执政时，专心将国卖与金人（即满洲），他似乎专门败坏，所以倡导丰亨豫大的奢侈法，以取徽宗的欢心，广兴土木，耗费国帑。当时民间都羡慕他的富有，传说他是富神降生；他的生日又是正月初五日，所以民间也以正月初五日祭祀他为财神，以便发财。推想他当时这样红，正如洪宪时代称为大财神的梁士诒是同样的旨趣。可是梁士诒的财，本不是由正道来的，正如蔡京的富有，不是由正道来的一样。从梁士诒被通缉以后，虽还拥着大财神的虚名，其实并不齿于人类。从蔡京被贬于广东海南岛儋县，未到贬所，死在路上，子孙二十三人都分窜远地以后，世俗就以他的名字，甚不光面，因此就打算另换一个财神。可巧当时宋朝的国姓是赵，并且玄字也带着胤字的一份，这才瞎起上

一个赵玄坛的名字当作财神敬拜。后世不察，以为是真有这么一个财神，还在正月初五日去迎接他，真算是妄想发财的了。

《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会》：

在四川，增福财神被人辨认为玄坛赵元帅，盖即赵公明也（注：参阅《封神演义》第九十九回）。民间传说之一以此神为回教徒，所以在北京，江苏，四川等地，供奉此神时不用猪肉。财神之旁有一助手，其面貌及所梳之发髻不类中国人，而多数人以为彼系回教徒。

《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会·附录二》：

民间传说以财神为回回，有“回回进宝”之俗语为证。此传说之来源，可以明初郑和屡次下西洋直抵亚拉伯之印象解释之。彼每由经历之地，带回各国遣派献宝之使者，朝觐永乐皇帝。郑和系云南人，近世考据家有以之为回回教徒者。此传说之较早来源或系根据回纥（回回？）使者之献宝。民间故事中有一通行之题材，将回回教徒与发现财宝二事混为一谈。此题材之存在远在唐代。

〔案〕种种财神中，最著名的要数赵公明了。近代南方民间祀之极盛，即北方亦或祀之。赵公明有“正一玄坛元帅”之神号，故民间亦称为赵公元帅、赵玄坛。《破除迷信全书》据此以为财神于宋代本祭蔡京，后以赵为宋之国姓，遂编造赵玄坛之名，

封为财神。此说颇谬。赵公明的传说起源很早，本为道教中神。始见于晋干宝《搜神记》，谓上帝差三将军督鬼下取人命，赵公明即其中之一。梁陶弘景《真诰》之为土下冢中直气五方神。可知魏晋至南北朝时，赵公明在道教中是被视为冥神、瘟神一类的。所以隋唐以后，又有把赵公明列为五瘟神之一的（参见瘟神条）。所以明《列仙全传》称赵公明等为八部鬼帅，周行人间，暴杀万民，太上才君遂命张天师治之（见张天师条引）。然而元明以来，道书每称张天师道陵初于龙虎山炼丹，天帝遣赵公明守护丹炉（参见张天师条）。于是逐渐传说赵公明本秦人，于终南山得道，戴铁冠，执铁鞭，黑面浓须，骑黑虎，因护张天师丹炉有功，封正一玄坛元帅，能驱雷役电，唤雨呼风，除瘟禳灾，买卖求财，使之宜利（见《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其职本掌雷部星宿，为一道教执法天神。然而明小说《封神演义》称其为峨眉山仙人，以助纣抗周而亡身，后封为正一龙虎玄坛真君，下辖招宝天尊、纳珍天尊、招财使者、利市仙官，则俨然是一尊财神爷矣。近代奉赵为财神，实昉于此。明代或传说赵名朗字公明，为三国时名将赵子龙之从兄弟，则亦民间臆说耳。又据李调元《新搜神记》，蜀地本有祭坛神罗公之俗，谓罗黑而持斧。此本蜀地少数民族所奉之鬼耳。近代则转称坛神为赵公明，此则又非



身为道教护法四大元帅的赵公明

（北京白云观藏画）

财神矣。以赵公明为坛神者，一因公明素有玄坛之称，亦黑面；二因本有赵为蜀地八部鬼帅、行瘟作疫之说（见张天师条引《列仙全传》）。尤难解释者，近代多称赵为回族，不食猪肉，故祭祀皆以牛羊肉，则匪夷所思矣。然或亦有说。中国自古以来之对外贸易，西方之波斯、阿拉伯商人贡献颇多。唐时此风已盛，元以来更是如此。所以民间故事中每称“波斯胡”（或称“胡人”）识宝，善做生意。《聊斋志异》中有许多这类叙述。以

财神为回教徒，或即由此现实生活中的印象而来？姑存此说以备考。

五显 五通 五圣

《集说诠真》：

汤斌《奏毁淫祠疏》：苏松淫祠，有五通、五显、五方贤圣诸名号，皆荒诞不经。而民间家祀户祝，饮食必祭。妖邪巫觋创作怪诞之说。愚夫愚妇为其所惑，牢不可破。苏州府城西十里，有楞伽山，俗名上方山，为五通所踞几数百年。远近之人，奔走如鹜。牲牢酒醴之饷，歌舞笙簧之声，昼夜喧闹，男女杂沓，经年无时间歇。岁费金钱，何止数十百万？商贾市肆之人谓称贷于神可以致富，借直还债，神报必丰。谚谓其山曰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荡民志，耗民财，此为最甚。更可恨者，凡年少妇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热之症，必曰五通将娶为妇，而其妇女亦恍惚梦与神遇，往往羸瘵而死。家人不以为哀，反艳称之。每岁常至数十家，视河伯娶妇而更甚矣。

《陔余丛考》卷三五“五圣祠”条：

钮玉樵谓：明太祖既定天下，大封功臣，梦兵卒千万罗拜乞恩。帝曰：“汝固多人，无从稽考，但五人为伍，处处血食可耳。”命江南人各立尺五小庙祀之，俗谓之五圣庙。后遂树头花间鸡埘豕圈小有灾殃，辄曰

五圣为祟。本朝有汤公斌巡抚江南奏毁之，其祸遂绝。《述异记》亦载康熙八年，秀水县民郭季平为五圣所祟。丙寅，江苏巡抚汤公奏除五圣淫祀，妖祸遂绝云云。然实未尽绝也。余少时见邻人王祥龙及俞奕干之女，皆犯此祟，谓之神和病，男则有女鬼与合，女则有男鬼与合，来则必有泄精遗血之事。而山村野岸，尺五小庙所在有之，如汀州七姑子，建昌木下三郎之类。盖幽明之际，变幻无穷，固非令甲所禁也。然玉樵谓起于明祖，则未必然。按《夷坚志》，林刘举将赴解，祷于钱塘门外九里西五圣行祠，遂登科为德兴尉，到任奠五显庙，知为五圣之祖祠也。则五圣之祠宋已有之。《七修类稿》又谓，五通神即五圣也。然则五圣、五显、五通，名虽异而实则同。《夷坚志》所载韩子师病祟，请客以符水治之，见五通神销金黄袍骑马而去。又医者卢生，托宿赵喜奴家，共枕席。天明，但见所寝在五圣庙侧草露之上。《武林闻见》所载，宋嘉泰中，大理寺决一囚，数日后见形于狱吏，求为泰和楼五通神。如此之类，不一而足。而陈友谅僭号亦在采石五通庙。则五圣者，宋、元已有之，而非起于明祖矣。

《北平风俗类征·岁时》：

彰仪门外有神祠三楹，俗呼“五哥庙”，塑五神列坐，皆擐甲持兵，即南方之五通神也。好事者高其闾

闼，廓其廊宇，以纸作金银锭，大小数百枚，堆垒几上，求富者斋戒沐浴，备牲醴而往，计其所求之数，而怀纸锭以归，谓之“借”。数月后复洁牲醴，更制纸锭，倍前所借之数，纳诸庙中，谓之“还”。或还或借，趾错于途，由来久矣。（《春明丛说》）

《都门杂咏·纸元宝》云：“一生贫乏命难回，元宝如何借得来，可笑世人穷不起，偏于五显去求财。”（《道光都门纪略》）

《都门杂咏·五显财神庙》云：“灵应财神五弟兄，绿林豪杰旧传名，焚香都是财迷客，六部先生心更诚。”（《同治都门纪略》）

〔案〕明清以来，民间所奉财神除赵公明外，北方又有五显神（亦称五哥），或谓即南方之五通神。故人们多以为五显、五通、五圣，即异名而实同也。然细察其源流，似又不尽然。

五 显

《夷坚三志》己卷一〇“周沅州神药”条：

德兴五显庙，本其神发迹处。故赫灵示化，异于他方。淳熙三年，弋阳周关须沅州郡守阙未赴，卧病困笃。适上饶人汪保，躬自负香案，将至其所居衫山抄题供施。庵寮僧役吴行成欲为请药于神而未果。其夜，梦

黄衣人来谓曰：“知汝欲请药，今大郎四郎在此，何不遂行。”吴郎随往一所，登重楼之上，见衣冠者一人、云中鹤氅者一人并坐。二童傍立治药，侍卫甚盛，肃整无哗。吴再拜致词，衣冠者曰：“何不早来？”顾鹤氅者曰：“四哥可给药与之。”吴谢而寤。于是，用翌日诣谒，且以梦祷。才掷一投，即得药，如香灰中枣，归告于周。于是八月朔日，遣介迎像至万居，（此句疑有脱误）将建佛事为报。神又赐以药，是日便能加餐饭。凡里社赖以愈疾者数百人。周一妾绝食八十日，族人子病惊风，皆获安。方氏女因痘疹坏目，失明数岁，复见物。俗言第四位神显灵。昭济广顺公素好道斋戒，专务施药，以积阴功，故效验章章如此。周自作记述其事。

《夷坚三志》己卷一〇“林刘举登科梦”条：

福州长溪人林刘举在国学，淳熙四年，将赴解省，祷于钱塘门外九五圣行祠。梦成大殿，见五人正坐，著王者服，赞科如礼。闻殿上唱云：“五飞云翊，坐吸湖光。子今变化，因溯吾乡。”觉而不能晓。是秋获荐，来春于姚颖榜登科黄甲，注德兴尉。既交印，奠谒五显庙，知为祖祠，始验梦中之语。

《夷坚三志》己卷一〇“吴呈俊”条：

德兴以五显公事状申江东运司，在法须遣他州官核实，然后刻奏。上

饶承儒林郎吴呈俊奉檄而至，甫谒庙下，恍然有省。因忆少年时梦入大祠，见神王五位，皆冕服正坐，光焰烜赫。良久，一吏宣词，若有所告。既寤，能记仿佛，久而忘之矣。及是，俨如梦境所睹。乃详其感异本末，复于漕台。且留一诗，备记其事。其词有“檄来此日言明载，梦里当年事已通”之句。于是五神得加封。吴君，缙云人也。

《夷坚志支》戊卷六“胡十承务”条：

扬州人胡十者，其家颇贍，故有承务之称。绍兴之末，有五士人来见，不通姓名，不候主人出，径坐厅上。胡即束带延揖，见谈论稍异，心以为疑。一客起曰：“君勿用他疑，我辈非世间人，盖所谓五显公者也。知君能好客，是以不由介绍而至。愿假借一室，使得依栖，暂为偃泊之地。然亦当常致薄助，以酬主礼。”胡甚喜，饮之酒数杯，指就闲馆少留，晨夕加敬。金帛之赠，不求而获。相从越五月，适胡君生朝，同人言曰：“濶君家已久，诞辰甫临，愿荐一卮为寿。”是夜闻铺设之声丁丁然，旦而谒贺，幕帘华新，器皿焕赫，举觞至于再三。胡视酒器下皆镌扬州公用字，惊窘良剧，以为窃公家物必累我。诸客已觉，笑云：“但放心饮酒，自当返诸原处。”酣适歌讌，过三更乃散。明日空无一物。俄自携具就胡饮，从容曰：“我等尽力于君亦不少，愿求此宅为庙，庶几人神不

相淆杂。君却于比近别筑第，但用吾日前所饷，足以办集，幸毋见拒。”胡曰：“此吾三世所居，讵可轻议。拟择山冈好处，为奉营一祠，且任香火之责如何？”皆奋言不可，出语益悖。自是遂造祟怪，胡不能堪。谋于姻旧，将呼道士施法，方归及门，五人当道遮立曰：“闻欲招法师见治。吾乃正神，享国家血食，只欲宅屋建庙，未为大过，法师何为者哉？虽汉天师复出，吾亦不畏。”胡益以愁挠，而搅惑日甚。他日入市，值道人行乞，谓曰：“君面有忧色，必遭鬼物所恼。可从此直进，倘逢一小僧，便祈之，定能相救。”胡惊谢，方拟扣其详，忽不见。行至四间，果遇僧，即致恳祷。僧曰：“兹小事耳，君姑归，我暇时自当往。”后数日，胡正与五人语，僧从外来。五人狼狽而窜曰：“胡承务害得我辈苦毒。”僧追叱之曰：“这五个畜生，敢在此作过，可捉押去。”旋失所在。僧云：“是皆凶贼，向在淮河稔恶，各已正国法，极刑梟斩，而强魂尚尔纵暴。今既囚执屏除，君家安矣。犹恨走却一鬼，徐复出，然不能害也。”胡妻子列拜，且致厚谢。僧不受一钱，便告别。胡送之出门，回见一鬼，睚眦短气，鞠躬言曰：“某等实非神，以饥饿所驱，远投贤主人。本自住得好，而兄弟不合妄有建庙之请，遂触怒谴。适者和尚叫捉时，急窜匿于厕板，仅得免脱。某亦不敢久住，只丐一饭，以济

枵腹。先间和尚非凡僧，乃宅中所供养佛耳。”胡即设酒食与之。食毕，泣拜而去。胡氏盖事泗州僧伽小像者也。

《铸鼎余闻》卷一：

宋王逵《蠡海集》云：九月二十八日为五显生辰。盖金为气母，五显者，五行五气之化也。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五四：

鲁应龙《括异志》：五显灵官大帝，佛书所谓华光如来，显迹婺源久矣，岁岁朝献不绝。淳祐中，乡人病于涉远，乃塑其像，迎奉于德藏寺之东庑，建楼阁居之祠之。前素有井，人无汲者，自立祠，后人汲其水饮之者，病辄愈。由是汲者，祷者，日无虚焉。寺僧利其资，每汲一水，则必令请者祷于神，得筊杯吉，然后汲水，并以小黄旗加之上。自是请者日少，今亦不复验矣。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五四：

《宁化县志》：五通庙，一在北门，一在东门外。明太祖都金陵，即都中建十四庙。一曰五显灵官庙，以岁孟夏季秋致祭，今天下之崇祀五通者，当由此欤？俗说，神以救母罪愆，与目莲尊者同一大孝，登正果，号华光藏主妙吉祥如来。然则天帝不离人伦赫濯，亦极仁慈耳，义固可祀也。其实五显者，五行耳，五行之祭，见于《月令》国家星辰之祀，备五行也。此正气也，若邪气流行，亦

足播弄祸福。今祀者未必知五行之说，与大孝之说，亦播弄于祸福而已。又考宋庆元间，宁化富民与祝史托五通神为奸利，侈立庙宇。妇女敢动，或用裙裾畚土。时侯官陈晔知汀州，乃审祝史，杖富民，毁庙宇，大索境内妖怪左道，收火其符咒，时称其贤。然则五通之烜赫，其来已久矣。

《庸庵笔记》卷四“物性通灵”条：

北方人以蛇、狐、猬、鼠及黄鼠狼五物为财神，民家见此五者，不敢触犯，故有五显财神庙。南方亦间有之。

《西湖游览志》卷一七：

华光庙，在普济桥上，本名宝山院，宋嘉泰间建。绍兴初，丞相郑清之重修，以奉五显之神。亦曰五通、五圣，江以南无不奉之，而杭州尤盛，莫详本始。《搜神记》所载，妄诞不经，而《宋朝会要》亦不详载姓氏。或曰：五显，五行之佐也，而五通非五显也。宋政和元年，诏毁五通淫祠，则五通非五显明矣。丰乐桥上，亦有华光庙。

〔案〕观此条，宋时则以“华光”称五显。然此号又不仅存于宋世，沈平山《中国神明概论》说五显大帝又称华光佛，云：“大帝名叫马子贞，佛教称为华光佛，道教称作五显灵官马元帅。传说曾降世为马世子，生有三目，人称三眼灵辉。一次，他的母亲萧氏夜间焚香拜神，被吉芝陀圣母

吞食，变化与萧氏同，屡吃人畜，死后入地狱受刑。马子贞事母至孝，大闹东岳地府，救母出，又幻为齐天大圣，偷窃西王母的园中仙桃，因桃、肉相似，故以桃代肉，使萧氏断了食人癖。跟大圣相斗，又被圣女月孛所击，将死，火炎王光佛出而讲和，马子贞逃死，皈依圣道。玉帝念他至孝，封为五显灵官马子贞元帅，佛教因他致母戒荤，乃称华光佛。”此故事直将目连、孙行者、马明王等捏合一起，已与五显无涉，然而却保留了“五显”之名，或有其历史上的渊源。

《西湖游览志》卷一七：

五显庙，在里仁坊内。元元统二年建，元末毁，国初王瑞云重建。正统中，吴玄理、赵道纯复拓大之，又毁，郭廷辅重修。五显者，五行之佐也，无姓氏可考。宋时赐号，一曰显聪昭圣孚顺福善王，二曰显明昭圣孚义福顺王，三曰显正昭圣孚智福应王，四曰显直昭圣孚爱福惠王。五曰显德昭圣孚庆王五王封号，皆有显字，故谓之五显庙云。

《西湖游览志》卷三：

咸淳六年，安抚潜说友创华光阁、五显祠，今寺废，而五显祠尚存。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二：

按《祖殿灵应集》云：五显公之神在天地间相与为本始，至唐光启中乃降于兹邑。图籍莫有登载，故后来

者无所考据，唯邑悼毫口以相传，言邑民王喻有园在城北偏，一夕，园中



五圣——这里的五圣应该是五显。

(元刊《新编连相搜神广记》)

红光烛天，邑人麋至观之，见神五人自天而下，导从威仪如王侯状，黄衣皂缘，坐呼床，呼喻而言曰：“吾受天命，当食此方，福佑斯人。访胜寻幽，而来至止，我庙食此，则祐汝亦无忧。”喻拜首曰：“唯命。”言訖，禅云四方，神升天矣。明日，邑人来相宅，方山在其东，佩山在其西，左环杏墩，右绕蛇城，南北两潭，而前坐石，大溪出来，紫紵西下，两峰特秀，巉然水口，良然佳处也。乃相与手来斩竹剌草，作为华屋，立像肖貌，揭处安灵，四远闻之，鳞集辐

奏。自是神降，格有功于国，福佑斯民，无时不显。先是庙号上名“五通”，大观中始赐庙额曰“灵顺”。宣和年间封两字侯，绍兴中加四字侯，乾道年加八字侯；淳熙初封两字公，甲辰间封四字公，十一年加六字公，庆元一年加八字公；嘉泰二年封二字王，景定元年封四字王，累有阴助于江左，封六字王，六年十一月，告下封八字王。理宗改封八字王号：第一位，显聪昭应灵格广济王 显庆协惠昭助夫人；第二位，显明昭烈灵护广佑王 显惠协庆善助夫人；第三位，显正昭顺灵卫广惠王 显济协佑正助夫人；第四位，显直昭佑灵贶广泽王 显佑协济喜助夫人；第五位，显德昭利灵助广成王 显福协爱静助夫人；王祖父启佑喜应敷泽侯，祖母衍庆助顺慈贶夫人，王父广惠慈济方义侯，母崇福慈济庆善夫人；长妹喜应赞惠淑显夫人，次妹懿顺福淑靖显夫人。至有吏下二神者，盖五公既贵，不欲以祸福惊动人之耳目，而委是二神司之欤？

黄衣道士	紫衣员觉太师
辅灵翊善史侯	辅顺翊惠卞侯
翊应助顺周侯	令狐寺丞
王念二元帅	打拱高太保
打拱胡百二检校	都打拱胡靖一

总管

打拱黄太保	打拱王太保
金吾二太使	掌善罚恶判官
大猷尝观钟山所作神传，知安乐	

公之名本于云居，惜其未详。大猷昨窃廩建昌，特往访问，住山遇老，见述其事，云：昔有司马头陀，至山之南曰瑶田，见道瑤禅师，谓瑤曰：“吾寻此山凡十五载，自南岳袭其冈而来，若获胜地，愿与禅席，阐扬佛告。”是夜，梦五神人来曰：“求珠当入九重之渊，欲宝必登万仞之颠，上有优游平地，固伟然。”黎明，司马命樵人开道登山，见一白鹿衔花前导，自横岭而上，又数百步，地平如掌。忽见五神人曰：“此处乃弟子眷属所居，弟子受伏无用，今愿舍此续伏慧命，如有所缺，弟子愿给备之。”瑤随即其地治基建寺。后三日，复见五神人现前。瑤问曰：“舍此何往？”神答曰：“后山松木是可居也。”瑤一日往谢之，神人果从桔槔树中出。瑤问曰：“安乐否？”神人曰：“弟子举族安乐。”从此山神及树皆得安乐之名。瑤乃马祖时人也。唐宪宗元和初寺成，名曰龙昌。僖宗中和三年，有洪觉禅师道膺入山，开堂演法，常有五老人来听。一日洪觉问曰：“公何人？”对曰：“山前檀越。”言讫而行。洪觉令人观其所往，至山侧小池，遽入其中，遂不见。至今人呼为“五龙池”云。（癸巳绍定六年三月三日宋承节郎张大猷谨书）

《铸鼎余闻》卷三：

《弘治徽州府志》曰：唐光启二年，婺源王瑜者，一夕园中红光烛天，见五神人自天而下，导从威仪，

如王侯状，曰：“吾当庙食此方，福祐斯民。”言讫升天去。爰即宅为庙，祈祷立应，闻于朝，累有褒封。宋大观三年，赐庙额曰灵顺，权邦彦为记。宣和五年，封通颢侯、通祐侯、通泽侯、通惠侯、通济侯，故称五通。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三九引《明会典》：

洪武中，五显灵顺庙，每岁四月八日、九月二十八日遣南京太常寺官祭。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五一：

《江西通志》：灵顺庙，庙即五王庙，在德兴县东南儒学左。隋驸马张蒙逐猎，遇五神指山穴双银笋银宝始发，立庙祀之。唐总章二年，赐额五通侯，南唐升元改封公，宋元祐加额灵顺，嘉泰间封为王。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五〇：

《江南通志》：华光庙，庙在金坛县慈云寺左，祀五显灵官。

《通俗编》：

《水经·洛水注》：嵩麓有九山庙，庙有碑云：九显灵君者，太华之元子。按：今云五显，疑属九显传讹。

《新搜神记·神考》：

五显之名不见正书，惟明祝允明所著集略有《苏州五显庙记》云：“造化之数，五为火纪，爰自三才，莫居而行效用。象于天为五纬，形于

地为五物，丽于人为五德。贯幽明而共彻，质鬼神而无疑者也。今皇朝既祀星岳于郊墟，又为五显专祠于他山，亦其义欤？五显所起，未审前闻。世所传《祖殿显应集》云：降于婺源王喻家，语邑人麋至，当血食于此。于是建宇栖之。功佑丕格，邑人依怙。初名庙为五通大观，以后累封王秩，遂有五显之称。宋迪功郎国史实录院编校文字胡升所作《星源志》则疑《会要》不载姓氏，而推本于五行，亦近雅论。升又辨五通之说。按：李觏作《五通祠记》，主在报德，不知其他。此云政和已废五通，宣和始封五显，则非五通明矣。又佛典则为华光藏菩萨之化。夫自执一者观之，以为神祇鬼判，然不相谋也。且三皇二帝，固皆人鬼，何亦丽于是乎？圣既有之，贤亦宜然。盖一元合分精英旁魄，或于天，或于地，或于人，无不可者，惟圆机者其知之矣。吴郡行祠，未的所始，或曰始于建炎，即织里桥南朱勔旧苑地为之。嘉熙中，比丘圆明重建正殿。宝祐甲寅，通复鼎新，又增大雄殿于东序。景定以后正知善已继新三门两庑。以逮行日踵持，月有阅经之会，岁修庆佛之仪，人至元间，日又劝善男子孙子发与弟子荣，特建华光前阁。元贞，众力复成后阁。大德中，如海购地拓广，再置吴江田为长明灯油及瞻众费。延祐丁巳，寓公叶武德又作圆通殿。此皆延祐七年吴江州儒学教授

顾儒宝记平江万寿灵顺行祠所述也。暨入皇朝，嗣者不弛，而岁久颓废。正德初同守李公恒听讼，于是乃加葺饰，更创杰阁，今主僧某来谒余记。于戏！以神之灵，贯三才，通古今，遵乎上而信，征诸下而从，众既归止，徒宜护持，予敢从民，以徼于神，尚有异休，如水以沛，如火以光，诩圣图，煦生类，以昌于无疆哉！”据此，则五显正神，其来旧矣。吾南村绵安交界有山，直插河漕，曰“象鼻嘴”，崖上旧有五显庙，未知何代颓废。嘉庆元年二月，绵竹民人患瘵疾，百医不治，病已垂危，有一云游道人，自言能医，延至家，于囊中探一红丸使吞之，曰：“得此可除。”依方服之，果痊，以金帛谢之，不受，问其姓，曰“姓萧”，问其家，曰“象鼻嘴居住”。痊后，至其处访之，遍问山下，并无姓萧者。有父老沉吟久之，谓某曰：“曾记儿童时闻祖父言，山原有五显庙，毁于明季。闻《三教源流》，五显父为萧永福，宋时人，一胎五子，俱以显为派，长曰萧显聪，次曰显明，三曰显正，四曰显直，五曰显德。四显俱有仙根，而五显尤灵异，能降妖救难，故民争立庙祀之。意者其殆是欤？”某遂投珓卜之，果投珓如响，遂捐百金，为之立庙。草创初就，凡有来问者无不应验，一时远近诸民持香烛纸马来者，日以千计。余时适走失伶僮戴福，顺问神何日可得，神以珓告定于九月初

五日有人送回。至期果应。时众善士适修大殿，遂为之舍大柱四根，大梁一架，并书诸伶十六人姓名于上，以求神佑，至今庙貌巍然矣。诸伶皆屡逃屡获，其神之庇乎？

《铸鼎余闻》卷一：

《弘治徽州府志》曰：淳熙元年，改封五通神侯爵为公，曰显应公、显济公、显祐公、显灵公、显宁公。嘉泰二年，进封王爵，曰显聪王、显明王、显正王、显直王、显德王。后更递加至八字王。

王棻《光绪黄岩志》：灵济庙，在永利桥之西，旧名桥亭。神姓柴，婺源人，兄弟五人，相传齐永明中避乱，猎于圣堂山，能扼虎。邑令萧景恐其生乱，谕遣之。后复至，狂叫山谷中云：“吾五圣也，能为地方捍灾御患！”言訖，列坐圣堂岩下，啗松柏三日而殂。是后每闻山间有鼓噪声。梁天监癸未，邑大疫，五人复骑虎现圣堂山颠，一村遂无恙。邑令陆襄奏之，封永宁昭惠卫国保民五圣显应灵官。乙丑，立庙圣堂。唐宝应壬寅，州贼袁晁反，见神列五帙于永宁江浒，贼惊遁。刺史李光弼奏赐今额，创庙于永利桥，直河北，南临孔道。有郭朝奉者，五十无子，与妻郝氏祷于庙。元和庚寅，夫妻梦衣黄者五人告曰：“吾与汝邻宅，跨河面卧虎神祠，当无嗣。与吾宅，吾与汝子。”郭疑未决，一夕就寝，见大蛇五采文，向郭若有所求，遂舍宅于

庙，即今址也。后生子昭文，官至御史中丞。宋开禧二年，火逼檐桷，竟逾河而南。有枕庙居者，抱一神像置于室，火亦不犯，人传以为异。元延祐间，宫殿火。帝梦云际有五神人执五大瓢滴水救止，且下告曰：“臣柴某兄弟五人，原籍婺州，今受庙食于黄岩。宫殿火发，敢不奔救？”觉，使述其事，立庙，封五圣侯王。

国朝顾禄《清嘉录》曰：神姓顾，陈黄门侍郎野王之五子，当黄门建祠翠微之阳，并祠五侯。见元初《石函小谱》及崇祯间《五陵小史》。明初号五显灵顺庙，曰显聪、显明、显正、显直、显德。姑苏上方山香火尤甚（均案：明顾锡畴《黄门祠碑记》曰：公墓在楞伽山侧，子五侯从祀于山之阳。）

国朝顾陈垺《无益之言》曰：尝度仙霞岭，后经一岭，名五显岭，岭有五显庙，极整丽。黄门子孙世居光福，吴郡乃五侯父母之邦，而楞伽俗呼上方，尤五侯正首之丘也。妖由人兴，遂淫昏相凭，奸愚互惑云云。（均案：据此是康熙二十五年江苏巡抚汤文正公奏毁五通、五显、五方贤圣诸庙及像，皆淫鬼所附者也。）

陶及申《笔猎》云：《天官书》有五帝内座。《月令》以帝为太皞、炎帝、少昊、颛顼之属而配以句芒之神，实司五行。故神所服各绘其方之色焉。或曰：五行者，水、火、木、金、土，与谷为六府，有国者之大用

也。祀神以五，极其所自，亦等乎里社土谷，故其号特避帝而称圣。圣也者，其诸神之通谓也。明兴，厘定祀典，南京十四庙有五显灵官，秋季致祭。此神祀所由著，沿及郡县迨于民间，而不知者且以“五通”例之，则妄甚矣。

〔案〕五显神，据说始于唐代。然其见于典籍，实始于宋。《夷坚志》载五显、五通神迹最多，而五显自五显，五通自五通，决不混淆。据诸书所载，五显神信仰流行于江西德兴、婺源一带，乃兄弟五人为神，宋代封为王，其封号第一字皆为显，故称五显神。南宋时其影响已不止江西一地，故都城临安（今杭州市）亦有其行祠。《夷坚志》“胡十承务”条，谓五鬼冒充五显公，自称“吾乃正神，享国家血食”，是也。五显神之特点，乃人没为神。《夷坚志》称其为林姓五王；《祖殿灵应集》称天降五神于婺源王喻家（此说当为该地民间流传之故事），遂立庙；《新搜神记》称其神为宋人萧永福之五子；《铸鼎余闻》引《光绪黄岩志》称其神为南齐时柴姓五兄弟，引《清嘉录》称其神为南朝陈顾野王之五子。自宋迄清，其说虽异，皆指为人神则一也。唯宋时称其庙为五圣行祠，此乃尊称，非专号，以为五显或称五圣则可，谓后世之五圣即五显，则不可也。《祖殿灵应集》称其神初称五通，明《弘治徽州府志》称宋封五神为五通侯，后世

遂谓五通即五显，却不知二者判然相异。又，宋鲁应龙《括异志》又称佛教之华光菩萨亦名五显灵官如来。后世又有将二者混为一谈者。或又有释五显为五行之气，此因儒家不信怪力乱神，故曲为之说，不知鬼神之信仰，自有其渊源，岂可强以“义理”释之？

五 通

《龙城录》“龙城无妖邪之怪”条：

柳州旧有鬼，名“五通”。予始到，不之信。一日，因发篋易衣，尽为灰烬。予乃为文醮诉于帝，帝慰我心，遂尔龙城绝妖邪之怪，而庶土亦得以宁也。

《茶香室丛钞》卷一五：

按《龙城录》虽伪书，然亦宋以前旧帙也。观此知五通之神唐已有之，钮玉樵谓起于明太祖时，真不考之言。

《夷坚支志》癸卷一〇：

南康建昌县云居山，大禅刹也。所祀五通甚灵异，名为安乐神，居于塔上。尝出与监寺僧语言，无见其形，其声全如五六岁儿。

《夷坚三志》己卷八：

会稽城内有五通祠，极宽大，虽不预春秋祭典，而民俗甚敬畏。

《夷坚丁志》卷一五：

临川水东小民吴二，事五通神甚灵，凡财货之出入亏赢，必先阴告。

《夷坚丁志》卷一三“孔劳虫”条：

孔思文，长沙人，居鄂州。少时曾遇张天师授法，并能治传尸病，故人呼为孔劳虫。荆南刘五客者，往来江湖，妻顿氏与二子在家，夜坐，闻窗外人问：“刘五郎在否？”顿氏左右顾，不见人，甚惧，不敢应。复言曰：“归时倩为我传语，我去也。”刘归，妻道其事，议欲徙居。忽又有言曰：“五郎在路不易。”刘叱曰：“何物怪鬼，频来我家？我元不畏汝！”笑曰：“吾即五通神，非怪也。今将有求于君，苟能祀我，当使君毕世巨富，无用长年贾贩，汨没风波间，获利几何，而蹈性命不可测之险？二者君宜详思，可否在君，何必怒？”遂去，不复交谈。刘固天资嗜利，颇然其说，遽于屋侧建小祠。即有高车骏马，传呼而来，曰：“郎君奉谒。”刘出迎，客黄衫乌帽，容状华楚，才入坐，盘飧酒浆络绎精腆。自是日一来，无间朝暮，博奕嬉笑，四邻莫测何人。金银钱帛，赠饷不知数。如是一年，刘绝意客游，家人大以为无望之福。他夕，因奕棋争先，忿刘不假借，推局而起。明日，刘访篋中，所蓄无一存，不胜悔怒，谋召道士治之。适孔生在焉，具以告。孔遣刘先还，继诣祠所，炷香白曰：“吾闻此家有祟，岂汝乎？”空中大笑曰：“然。知刘五命君治我，君欲何为？”

不过效书符小技。吾正神也，何惧朱砂为？”孔曰：“闻神至灵，故修敬审实，何治之云？”问答良久，孔诮之曰：“吾来见神，是客也，独不能设茶相待耶？”指顾间，茶已在桌上。孔曰：“果不与刘宅作祟，盍供状授我。”初颇作难，既而言：“供与不妨。”少顷，满桌皆细字，如炭煤所书，不甚明了。孔谢去，慰以好语曰：“今日定知为正神，刘五妄诉，勿恤也。适过相触突，敢请罪。”既退，以语刘，料其夕当至，作法隐身，仗剑伏门左。夜未半，黄衣过来，冠服如初，径入户。孔举剑挥之，大叫而没，但见血中堕黄鼠半体。旦而迹诸祠，正得上体于偶人下，盖一大鼠也。毁庙碎像，怪訖息。

《夷坚丁志》卷一九“江南木客”条：

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黠鬼，其神怪甚诡异，多依岩石树木为丛祠，村村有之。二浙江东曰五通，江西闽中曰木下三郎，又曰木客，一足者曰独脚五通，名虽不同，其实则一。考之传记，所谓木石之怪夔罔两及山獭是也。李善注《东京赋》云：“野仲游光，兄弟八人，常在人间作怪害。”皆是物云。变幻妖惑，大抵与北方狐魅相似。或能使人乍富，故小人好迎致奉事，以祈无妄之福。若微忤其意，则又移夺而之他。遇盛夏，多贩易材木于江湖间，隐见不常，人绝畏惧，至不敢斥言，祀赛惟谨。尤喜

淫，或为士大夫美男子，或随人心所喜慕而化形，或止见本形，至者如猴猱，如龙，如虾蟆，体相不一，皆矫捷劲健，冷若冰铁。阳道壮伟，妇女遭之者，率厌苦不堪，羸悴无色，精神奄然。有转而为巫者，人指以为仙，谓逢忤而病者为仙病。又有三五日至旬月僵卧不起，如死而复苏者，自言身在华屋洞户，与贵人欢狎。亦有摄藏挟去累日方出者，亦有相遇即发狂易，性理乖乱不可疗者。所淫据者非皆好女子，神言宿契当尔，不然不得近也。交际訖事，遗精如墨水，多感孕成胎。怪媚百端，今纪十余事于此。

建昌军城西北隅兵马监押廨，本吏人曹氏居室，籍入于官。屋后有小祠，来者多为所扰。赵宥之之女已嫁，与夫侍父行，为所迷，至白昼出与接。不见其形，但闻女悲泣呻吟，手足挠乱，叫言人来逼己，去而视之，遗沥正黑，浹液衣被中，女竟死。

赵不讷妾，年可三十许，有姿态。尝登溷欲起，髻忽为横木所串，阁于屋梁上，绝叫求救，人为解免，便得病，才数日死。

南城尉歇弁妻吴有祟孕，临蓐痛不可忍，呼僧诵孔雀咒，吞符，乃下鬼雏，遍体皆毛。

陈氏女未嫁而孕，既嫁，产肉块如紫帛包裹衣物者，畏而瘞之，女亦死。

龚氏妻生子，形如人而绝丑恶，泊长，不畏寒暑，霜天能溪浴。

翁十八郎妻虞，年少，乾道癸巳，遇男子，每夕来同宿。夫元不知，虽在房，常掷置地上或户外，初亦罔觉，但睡醒则不在床。虞孕三年，至淳熙乙未秋，产块如斗大，弃之溪流，寻亦死。

饶氏妇王，在家为女时已有感，既嫁亦来，遂见形。颜色秀丽如妇人，鲜衣华饰，与人语笑。外客至，则相与钉煨蔬果，若家人然。少拂之，即掷沙砾，作风火，置人矢牛粪于饮食中，莫不憎畏。后遣归其父母家，祸乃息。王不知所终。

李一妻黄、刘十八妻周，生子如猪狔，毛甚长，堕地能跳踯。一死，一失所在。

黄氏妻谢夜遇物如螭而长大，逼与交，孕过期乃生，得一青物，类其父。

胡氏妻黄，孕不产，占之巫，云：“已在云头上受喜，神欲迎之，不可为也。”果死。

新城县中田村民李氏妾生子，躯干矮小，面目睚眦如猴，手足指仅寸，不类人。三弟皆然，今五六十岁。

南丰县京源村民丘氏妻，孕十年，儿时腹中作声，母欲出门，胎必腾踏，痛至彻心，不出方止。后产一赤猴，色如血，弃之野，母幸独存。

宜黄县下潦村民袁氏女，汲水门外井中，为大蛇缴绕仆地，遂与接，束之困急，女号啼宛转。家人惊扰，召巫。巫云：“是木客所为，不可杀，久当自去。”薄暮乃解。异女归，色萎如蜡，病逾月乃瘳，颜状终不复旧，成痴人矣。

《夷坚志》癸卷三“独脚五通”条：

吴十郎者，新安人。淳熙初，避荒，挈家渡江，居于舒州宿松县。初以织草屨自给，渐至卖油。才数岁，资业顿起，殆且巨万。里人莫不致疑，以为本流寓穷民，无由可富。会豪室遭寇劫，共指为盗，执送官。困于考掠，具以实告云：“顷者梦一脚神来言：‘吾将发迹于此，汝能谨事我，凡钱物百须，皆可如意。’明日，访屋侧，得一毁庙，问邻人，曰：‘旧有独脚五郎之庙，今亡矣。’默感昨梦之异，随力稍加缮葺。越两月，复梦神来曰：‘荷尔至诚，即当有以奉报。’凌晨起，见缙纸充塞，逐日以多，遂营建华屋。方徙居之夕，堂中得钱龙两条，满腹皆金。自后广置田土，尽用此物，今将十年，未尝敢为大盗也。”邑宰验其不妄，即释之。吴创神祠于家，值时节及月朔日，必盛具奠祭，杀双牛、双猪、双犬，并毛血糝秽，悉陈列于前。以三更行礼，不设灯烛。率家人拜祷乞，不论男女长幼，皆裸身暗坐，错陈无别，逾时而退。常夕不闭门，恐神人往来妨碍。妇女率有感接，或产鬼胎。庆

元元年，长子娶官族女，不肯随群为邪，当祭时独不预。旋抱病，与翁姑相继亡。所积之钱，飞走四出，数里之内，咸有所获。吴氏虔启谢罪，其害乃止。至今奉事如初。

《夷坚支志》癸卷五“连少连书生”条：

饶州安仁书生连少连，就馆于近村富家。当春夜月明，灯下诵读，见紫衣老嫗，曰：“媒人也。东里萧家有小娘子，姿色绝艳，如神仙中人。慕秀才容仪，请于父母，愿为夫妇。萧女奁具万计，及早成婚，即可化穷薄为豪富。”生沉吟良久，许之，默自计曰：“姑与之结好，则奁中物皆吾有耳。”始合卺，觉女唇间有牛吻气，乃托以地迥招盗，悉收敛器皿金帛置篋中，加扃锁焉。一牛头人自外持挺入，喝曰：“不得无礼。”俄冷风灭烛，众一切奔散。生惶惑，待早走告主翁，翁惊叹不已，云：“是吾家所事萧家木下三神也。”生亟辞馆而去。

《西溪丛语》卷上：

绍兴府轩亭临街大楼，五通神据之，土人敬事。翟公巽帅越，尽去其神，改为酒楼。神座下有一大酒字，亦非偶然。

《睽车志》卷五：

靳瑶者，丹阳牙校，尝得遁避地维扬。与其妻偕谒后土祠。甫瞻礼间，妻遽得心痛，浸剧，不省人事，

舆归即死。郡人素传有五通神依后土祠为祟。瑶不胜哀愤，既敛，火化毕事，即具羊酒诣城隍祠祷且讼。

《能改斋漫录》卷一八“伍生遇五通神”条：

嘉祐中，临川人伍十八者，以善裁纱帽入汴京，止于乡相晏元献宅前，为肆以待售。一日，至保康门，遇五少年踢气毬。伍生素亦习此，即从少年踢之。少年见伍生颇妙，相与酬酢不已。时日西，四少年将去，曰：“大哥不归乎？”其一人曰：“汝先去，吾与毬士饮酒耳。”乃邀伍生上房家楼饮之，尽四角，问生本末甚详。饮罢，取笔写帖付生曰：“持此于梳行郭家取十千钱，与汝作业。”生受之，系衣带间。少年又曰：“夜久矣，汝勿归，且随我至吾家宿可也。”伍生从之，至一处，引生于三室前，指一明亮者曰：“汝卧此中，终夕勿出户，虽有洩溺，亦于壁隅也。”又戒曰：“慎勿窥此二室，将惊汝。”生唯然，心疑其言。未晓辄起，推二室户扉阅之。一室四壁，皆钉妇人婴儿甚众；一室有囚无数，方拷掠号泣。生畏而退，复就卧室。俄闻宰相入朝传呼声，生不复寐，待旦而去。及天明，乃在保康门内西大石上，甚怪骇。顾视笔帖仍在，遂持诣郭家取钱，郭如数与之。生自是谋运稍遂，其后家于楚州。五少年，京师人谓五通神也。

《七修类稿》卷四八“五通摄人”条：

余姚郭姓民人，新娶一妇，过旬日，适值元旦，其妇装饰出堂，欲拜公姑，行至灶口，倏然不见，举家四野寻觅不得。后五日，闻半死于山间。家人往救，问之，但曰：“被二三人拖扶而去，只从屋檐上过，至则相合如醉梦中。今偶日出，予在林木中跌下。”视其鞋纫织裳襦，皆已碎坏。后或看守不严，则又摄去矣。不得已卖入于新建伯家，遂息。人皆言五圣也。

《茶余客话》卷四：

祝睦《方輿胜览》云：五通庙在徽州婺源县，乃兄弟五人，本姓萧，每四月八日，人争祭之。

《香祖笔记》卷三：

尝见一书，言今江浙所祀五通邪神，乃明太祖伐陈友谅阵亡士卒，诏令五人一队，得受香火云云。而《武林闻见录》又载：宋嘉泰中，大理寺决一囚，数日后见形狱吏，云：“泰和楼五通神虚位，某欲充之，求一差檄，言差充某神位，得此为据可矣。”如其言。经数月，东庠人闻楼上五通神日夜喧哄，如争竞状。吏乃泄前事，为增塑一神像，遂寂。然则宋时已有五通之说，不自明初始。至于决囚钻营伪牒，得补神位，则其为邪魅昭然矣。

《坚瓠秘集》卷一“五云山五通神”条：

《北墅手述》：崇祯癸未，时当重九，有数书生约登杭州五云山，以作龙山之会。贾勇而上，休息庙中。时未及午，庙祀五通神，一生戏拈神玫卜曰：“我辈今日得入城否？”玆语示以不能。书生睨视阶晷，大笑曰：“何神之有灵！刻尚未午，而言我辈不得归耶？”随步下。至一溪头，见双鲫游泳，迥异凡鱼。书生共下捕之，或远或近，或潜或跃，或入手中，泼刺又去。书生期以必得，脱衣作网，良久得之，贯以柳枝，携出山麓。至南屏酒家，则月上东山，禁门扃钥矣。命童子烹鱼取醉，童子谓鱼游釜中，久之不熟。命童子添薪益火，其游如故，又加踊跃，有碎釜声，书生急往视之，俨然鱼也；取出，乃木玫也。因共惊悔。越旦，归玆庙中，以牲醴祷神而去。

《坚瓠广集》卷五“锺馗”条：

高邮李毛保，母为五通所据，屢治不能，然家渐裕。一日欲得金首饰，五通曰：“向见姑苏徐守家姬所戴首饰，颇珍异，往可得也。”已破蹇而返，曰：“首饰已得。过堂西小楼，遇黑脸丑恶胡子击我一铁简，伤左股，投于井而遁，为汝几伤我命！”毛保闻之，欲察其所惧，因假卖卜抵徐守家，果以失首饰为问，疑其奴婢。毛保布卦成，曰：“物在井中。”徐命捞取，果得，詫以为神。奴婢德之尤甚，延款西小楼，见所供锺馗像，正如五通所谈，给之曰：“恶神

不宜以镇宅，我为汝家移祀庙中。”其家许之。即携归，置堂中。五通避不敢入，遥属耳于毛保母曰：“此神正向击我者，我以汝故，窃物得祸。又向所遗物无算，今反毒治我，汝家祸不远矣！”因去不复至。

《坚瓠八集》卷四“毁淫祠”条：

苏俗酷尚五通神，供之家堂。楞伽山鼓乐演唱，日无虚刻。河南汤公抚吴，严为禁止。乙丑九月，公往淮上，值神诞，画船箫鼓，祭赛更甚于昔。公归闻之，立拘僧至，将神像沉于河，茶筵款待，一概禁绝。

《挑灯集异》载：弘治间，郡守曹凤禁五通神，庙像拆毁无遗。一爱妾忽得奇病，良医环榻，莫能奏绩。妾忽张目谵语，谓曹曰：“吾乃五通神，民间敬信，汝今禁吾。汝之高曾祖考某某等，吾俱追至，今当追妾及汝矣。”曹虽不为所惑，然能呼祖考之名，亦心疑之。且恐丧厥爱，忧懣不知所出。或荐医士王贯，曹即延之。贯诊视，进药二剂，令速服之，神思顿清。再服二剂，疾顿愈矣。昨之乱言，俱属乌有，岂医书所云痰迷心窍，智过鬼神者与？

《墨余录》卷六“淫祠”条：

三吴风俗，信祀淫祠。康熙间，汤文正公抚吴，曾经奏毁。久而禁弛，僧人渐搭房屋，香火复盛，祈祷者又接踵于途矣。道光乙未，江苏按察使裕谦，复毁上方山五通祠，并禁

民间如有私奉五通、太母、马公等像者，以左道论，由此始得稍息。

《墨余录》卷九“巫覡”条：

必令其家礼拜太母忤，谓即五通母。

《庚巳编》卷五“说妖”条：

吴俗所奉妖神，号曰五圣，又曰五显灵公，乡村中呼为五郎神，盖深山老魅、山萧木客之类也（《夷坚志》云：一名独脚五通。予谓即传所谓“夔一足”者也。他郡所事者曰“萧公”，正取山萧义）。五魅皆称侯王，其牝称夫人，母称太夫人，又曰太妈。民畏之甚，家家置庙庄严，设五人冠服如王者，夫人为后妃饰。贫者绘像于板事之，曰“圣板”。祭则杂以观音、城隍、土地之神，别祭马下，谓是从官。每一举则击牲设乐，巫者讴歌，辞皆道神之出处，云神听之则乐，谓之“茶筵”。尤盛者曰“烧纸”。虽士大夫家皆然。小民竭产以从事，至称贷为之。一切事必祷，祷则许茶筵，以祈阴佑，偶获佑则归功于神，祸则自咎不诚，竟死不敢出一言怨讟。有疾病，巫卜动指五圣见责，或戒不得服药。愚人信之，有却医待尽者。又有一辈媼，能为收惊、见鬼诸法，自谓五圣阴教，其人率与鬼为奸云。城西楞伽山是魅巢窟，山中人言，往往见火炬出没湖中，或见五丈夫拥轿从姬妾入古坟屋下，张乐设宴，就地掷倒，竟夕乃散去，以为

常。魅多乘人衰厄时作祟，所至移床坏户，阴窃财物，至能出火烧人屋（《酉阳杂俎》亦云：山魅能烧庐舍）。性又好淫妇女，涉邪及年当夭者多遭之。皆昏仆如醉，及醒，自言见贵人巍冠华服，仪卫甚都，宫室高焕如王者居，妇女列坐及旁侍者百数十辈，皆盛妆美色。其间鼓吹喧阗，服用极奢侈。与交合时，有物如板覆己，其冷如水。有夫者避不敢同寝，或强卧妇旁，辄为魅移置地上。其妖幻淫恶，不可胜道。记十余事于此：

秀才徐岐之父尝游庙，同行一友戏溺其小鬼。徐还，魅逐到家，排击门闾，粪秽狼藉。家人不知其何等怪也，呼为妖贼。尝摄去一篋钱，骂之，乃自空掷下，散于庭，钱犹热。窗眼中遍置寸许纸人，面目悉备，或见人手映窗，其指通红如火。闻履声，以沙布地，验其迹数十，皆长尺有咫。

医士陈生，白昼见梁上露人手，滴血至地。方食时，有一人面如车轮，舒大毛手，攫其物去床后食，啞啞有声。

秀才沈鏊弟妇，以失意死。死后见光怪，自云在五圣部下，在家通昼夜聒扰。一锣自行且击，累百步不坠。空中挂两绳络，绳细如人发，内贮二碗水，摇之不漏。烧屋数十余间。如此频年不宁。

举人查某家，所供祠中有二树，偶伐以他用。魅怒，遂大作恶，火处

处起，扑之则移去，但不焦灼。祠内土偶，悉起自行，登屋踞坐，俨如生者，竟毁其庐乃已。

洪以严见一僧宽衣大袖，缓步屋上，践瓦拉然。急逐之，遽灭。煮饭铛中，尽化作泥。

沈生妻吕氏，名家女，工容皆绝人，年十九，忽厥死，两日始苏，云：被五圣灵公召去赴宴，出金首饰一笥衣十六笥，示之，绚烂夺目，而形制小。神谓曰：“能住此，此物皆汝有也。”我泣拜求归，夫人复劝解，乃放还去，云：“容汝十年。”自是魅数来其家，呼妇为娘子。时闻异香扑鼻，有美男子盛服而来，与寝处。十年后复死，旋活，言神云：“更乞与汝一年。”前后生五男，将妊，辄见男子抱一儿遗之。产时无血，但下黑汁，儿极媚好，及周岁，曰：“吾今携儿去矣。”如是辄夭。最后得一女，方免身，血逆流上，遂死。距前复活时恰一岁矣。

夏与妻李氏，伪吴司徒伯升之裔也。初嫁日，下舆，忽狂舞唱呼，自称五圣。家人忙怕设祭，妇从房奔出，唱赞如巫然。祭案列酒杯数十，妇行践其上如飞，杯了无倾侧，时以刀自割，不伤。此妇今犹往来予家，神已痴矣。

张氏女衣红经祠所，遂发颠，通夕合户歌舞。后嫁为士人朱愚妻，魅因随往。愚母本媵也，妇见辄骂云：“老婢老婢！”与人应答，尽作京师人

语。

沈宁妻年三十余，微有姿。常见空中列炬数百，有人着红袍三山冠自空而下，堂内灯烛皆灭，与交讠，饮食而去。金帛簪珥，随心而至，夫利所获，款神以致其来，因此致富。

陈梧有义女年十七，将嫁，为魅所凭，曰：“吾五圣中第三位，与尔女有缘，故来。”赐其名曰五宝女。女从此能言人祸福，有疾病、有失物者，扣之，言多奇中。陈为绘五圣像奉之堂中。久之，魅亦厌倦弃去，今犹未嫁。

予舍旁人安松，妹名刘福。女自言：有一人黑色，状若仆隶，每睡时则来，与通，数梦随至其家，周视堂宇，服用奢侈，大率如前所云。一日方游于堂，忽内有贵人传呵而出，其人似惊惧。贵人见之，呼使跪，数之曰：“吾用无限财于事，汝乃窃吾名在外妄行也！”恨怒不已。其人俯首不敢对。因送女归，后更不复来，盖又其下鬼也。

大抵妖由人兴，今流俗慕向如此，邪妄之气相为感召，宜其久聚而不散，以猖狂横恣也。前知府事新蔡曹公，尝严为禁约，焚毁其祠像无遗。公去任，乃稍稍复作，无何，一切如故矣。后来者能举公之善政而兴起之，使妖魅消沮，诚一快也。

《耳邮》卷三：

余门下士蒋泽山孝廉，至崇明县襄校试卷，事毕，观于文庙，见两庑

先儒中，汤文正公之位阙焉。问之学官，学官曰：“此地旧有五通神为祟。民间被五通之祟者，辄向学中门斗言明，将汤文正之位私自请去，供奉其家，则祟自去，历来如此。吾侨职司学校，每十余日必来审视，如文正之位久而不归，则向门斗催取而已，不能禁止也。”夫吴中五通，久为文正禁绝，崇明海外之地，当时或未尽奉行，乃身后栗主，犹足以慑伏奸邪，是其正气固长存天地间也。

《赌棋山庄笔记》：

余忆小说谓明祖平陈友谅后，梦阵亡军卒求血食。帝命五人为伍，丛祠四方，故吴会之五通神极盛。而闽省则有五帝之称，始不过数处，近则将多数倍，号为某洞或某庵。其用度之靡烦，服食之丛杂，辄费中人数千百家之产。首事者集数十金，散之十数处，取息于人，其息倍入，名曰乡会。小民穷困，明知鸩酒而饮之，有因之破家者。且聚群不逞之徒，日以赛神为名，把臂呼兄弟，声色相征逐，保无奸宄萌蘖其间，则不测之忧，尤为可虑。而其僭窃大王位号、大官仪从，使小民不知法纪，犹其小也。乾隆间，曾申例禁，而民间怙于祸福，不敢遽毁，乃退所谓五帝像者于阴闷之室，而立汉寿亭侯主于前荣。适当事者治之不力，而吏胥得贿相蒙，故拔草留根，至今复炽。昔汤文正毁五通庙，众人力持不可，文正独断行之，而陋俗乃革，此则视乎上

之人矣。否则河伯娶妇，恐世之烦三老也。

其像多兽形，备诸丑恶。

《交翠轩笔记》卷四：

《香祖笔记》：尝见一书言今浙江所祀五通邪神，乃明太祖伐陈友谅阵亡士卒，诏令五人一队，得受香火云云。而《武林闻见录》载宋嘉泰中大理寺决一囚，数日后见刑狱吏，云：“泰和楼五通神虚位，其欲充之。”则宋时已有，五通之说不自明始。涛案《西溪丛语》：绍兴府轩亭临街大楼，五通神据之，翟公巽帅越，尽去其神，改为酒楼。《睽车志》“维扬后土祠素传有五通神依祠为祟。《方輿胜览》：五通庙在徽州婺源县，乃祖庙，兄弟凡五人，本姓萧，每岁四月八日，来朝礼者四方云集。《能改斋漫录》亦载临川伍十八遇五通神事。周密《浩然斋雅谈》载李驍赋青城山陷



五通仙人（河北石家庄毗卢寺壁画）

诗，有“愁杀江南鬼五通”之语，则五通淫祀由来已久。《太平御览·饮食部》引《幽明录》曰：海中有金台出水百丈，内有金机，雕文备制，上有百味之食，四大力神常立守护，有一五通仙人来欲甘膳，四神排击，迁延而退。《华严经》宝轮妙庄严世界有佛名功德海光明轮，于彼时为五通仙现大神通，六万诸仙前后围绕。是又仙人之号而非鬼矣。

〔案〕五通仙人本佛教神名，又见《大智度论》，与五通神偶同名耳。石家庄毗卢寺壁画中五通仙人与五通大仙即各有画像，不相混也。

《铸鼎余闻》卷三：

宋项安世《家说》引《澧阳志》云：五通神出屈原《九歌》，今澧之巫祝呼其父曰太一，其子曰云霄五郎、山魃五郎，即东皇太一、云中君之类。

《历代神仙通鉴》卷二一：

（元末刘基）初任高安尉。有民家女为祟所魅，教其识夜游处。至夜，女复为祟携去。至明，语父母曰：“已毁其门神左目。”以女言来复。基令遍阅神祠，至俗所祀五通神庙，而门神左目果毁。命毁其像庙，祟遂绝。

《铸鼎余闻》卷三：

福德五通，明姚宗仪《常熟私志》云：县谯楼之土地也。

《新搜神记·神考》：

江南之间多有五通神，又有五圣庙，疑为二神。阅《龙城录》：柳州旧有鬼名“五通”。《武林闻见录》：嘉泰中大理寺决一囚，数日见形狱吏云：“泰如楼五通神虚位，某欲充之，求一差檄言差充某神位。得此为据，可矣。”如其言。经数月，人闻楼上五通神日夜哄喧，吏乃泄前事，为增塑一像，遂寂然。按今委巷荒墟，多建矮屋，绘版作五神像祀之，谓之“五圣”。《留青日札》云：即五通神也。或者谓明太祖定天下封功臣，梦阵亡之兵卒千万请恤，太祖许以五人为伍，处处血食，乃命江南家立尺五小庙，俗称为“五圣堂”。依其说，则五圣即五通矣。

《闻见偶录》：

吴俗有五通神，相传为明太祖定鼎后，梦中求封者甚众，由是令各处乡里立小庙，每祀五人，以仿军中队伍之意，故俗称为五圣，吴中之上方山，建有大庙，塑神像，正中一妇，名太母，谓生五神者也，左列五男，即为五通，右列五女，为五夫人，谓五通之妻；最下旁侧有白须老者，名马阿公，谓其仆也。能降祸福于人，有病或事故，即问巫者，无非云触犯某相公，或云某相公要某女某妇服侍，须用某某物件、某筵席，到庙祈祷。画船箫鼓，阗塞于石湖，焚香礼拜，络绎于西郊，一日之费，不下数百金。虽系小人鼓惑，然时或有验。如有愚邪小人，向神称贷者，至

庙祷祝，取神前纸镬而归，后或负贩、或赌博等类，即有利益。每岁必上息若干，几年还以若干倍，但无完日。稍或不然，则财利断绝，而且人口俱消灭矣。或有少艾为某相公所悦，其女于神来之时，如醉如迷。已嫁者夫妇不得同衾枕，在室者父母不得至床前。并或现手足之类，以示灵异。有祷而愈者，有百计供献而仍死者。是以吴中娶妇之家，必先祀五神，丰洁其仪，倩男巫宣祝疏意，乐人度曲吹弹，盈昼彻夜，谓之待茶筵，然后迎娶。又有花髻送与新妇，戴以入门。髻上为纸人一百有八，取天罡地煞以镇压邪神之意。因常有新妇入门之际，猝然暴卒故也。自是花烛之夕，新郎则下拜，新妇袖手一福已耳。

邑有诸生范姓，其妻亦为神悦而没，愤控当事。睢阳汤公斌巡抚江南，奏于朝。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岁十月，毁之，将上方山神像投于石湖，并行文各省，咸即投之水火，此患遂绝。然今吴俗凡娶妇者，犹踵侍茶筵、戴花髻之陋习，愚矣！更见常州府署左，有五通神庙，毁灭时添塑二像为七，伪称他神，得免焚毁，至今犹存。夫为邪求利，蚩蚩之辈尚且不可，况五马之荣，黄堂之贵，逆令私奉，妄希邀利，不更可耻乎！

予考此祟，明祖令民间庙祀或有之，非因庙祀而始有也。

《细说中国民间信仰》：

相传这五财神是唐、刘、张、葛、李五位海洋大盗，生前为人慷慨，急公好义，劫富济贫，死后特别受人供奉，俗称五哥庙。一说：因其具有五路神通，故名五路财神，一名五通神。

接近人南宮博先生《五通神考》云：“五通为淫祀神名，江南多有祀之，以苏州为最。相传五通神能魅惑妇女，姑苏五通庙，少女裹足不前也。五通邪神之说，似始于明代，传为陈友谅阵亡士卒阴魂受明太祖之封，自是附会之词。考五通之说，起于唐时，初与淫邪无关。据说，神仙五通不死，后遂以不死为五通仙。东坡诗：聊为不死五通仙。可见在宋时，五通犹佳名也。”

〔案〕五显神曾被封为五通侯，世人遂以为二者名异实同。其实五通信仰始于唐，非谓五神，乃妖鬼之类也。宋有“五通”，“九圣”，（见《夷坚志》）五、九皆非实数，泛指群妖鬼也。宋世其信仰甚炽，《夷坚志》记载颇多，亦从未实指为五位正神如五显者。五显神起于婺源，五通则所在多有，而盛于江浙，且各不相同。据宋代民间传说，有的形如五六岁小儿，称安乐神；有的能预卜吉凶，民或奉为家神；多数则为妖鬼，或为鼠、猪、猴、蛇、蛤蟆、牛头鬼，常幻化人形，为祟人间，尤喜淫人妇女。“五通”乃群鬼之通称，每一鬼亦皆可称五通，非谓合五鬼而称之。

或又称为木下三郎、木客、独脚五通，又有所谓花果五郎、护界五郎。此俗以江南为甚，至明、清犹沿袭之。故《聊斋志异》多记五通神故事，皆猪、牛、猴之属也。然民间因畏惧之，每每祀为神，故《常熟私志》谓福德五通为土地神。因五通被神化，而五显神又尝封五通侯，世人遂将二者合一矣。

附：

马公 宋相

《履园丛话》卷一五“马公宋相”条：

吾乡〔按：作者钱泳系常熟人〕凡完愿酬神，俱有马公、宋相，别设下诞，必先祀之，匆匆送出，然后歌乐荐登上筵，实不知其为何神也。后见《土风录》，相传马公是苏州葑门人，名福，以卖菱为业，每晨担出阊门，过宋相公庙，必敬礼之。后与人争角不胜，投水死。适宋相公神舟至，因收作帐前驱使。巫祝家信之，私相尊奉。或云马公、宋相，俱是五通神部下将官。汤文正公灭毁淫祀时，五通神俱用铁链锁押，加以手铐脚镣，如重犯者，先命县官拿下，其像长，屹然不动。公正色大骂曰：“汝还倔强耶！”遂亲自动手，五像俱倒，杖四十，投之石湖。唯马公、宋相两像终不能动。问是何神，庙祝施以财神对，乃释之。至今乡人犹存其祀。

《庚巳编》卷六：

阳山惠瑶说：其邻居一小民，以

事至京师，还至张家湾附船。时方黎明，见河中一船甚大，贵人冠服坐其中，侍卫者十数。民趋拜船所，言欲往苏州，求附载。贵人曰：“吾船今到苏州尔。”即命载之。民坐船尾，良久，觉困倦，乃脱所着草履置身畔，以衣囊为枕暂睡，不觉沉酣。寢寤开目，乃见身卧草野中，囊籍首如故，而草履不见。惊起视，曰犹未哺，行出官道，问人：“此何处？”曰：“枫桥也。”益大骇，循途走阊门，入一庙中小憩，举首见神像，俨如舟中贵人。屋偏挂一船，与向所见装饰不加异，但加小耳，船底及檐皆湿。探其尾，则草履在焉。竦栗下拜，问之巫祝，云：“宋相公庙也。”

五 圣

《续文献通考·群祀考》三：

（明洪武三年）帝以兵革之馀，死无后者，其灵无所依，命举其礼。礼官言：按《祭法》，王祭泰厉，诸侯祭公厉，大夫祭族厉。又《士丧礼》，疾病祷于厉。郑氏谓：汉时民家皆秋祠厉，则此祀达于上下矣。《春秋传》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后世不举其祭，无依之鬼，乃或依附土木，为民祸福以邀享祀，盖无足怪。今定京都王国各府州县及里社皆祭祀之，使鬼无所归者不失祭享，则灾厉不兴，亦除民害之一道也。从之。

《觚剩》卷一：

旧传明祖既定天下，大封功臣，梦兵卒千万罗拜殿前，曰：“我辈从陛下四方征讨，虽没于行阵，夫岂无功？请加恩恤。”高皇曰：“汝固多人，无从稽考姓氏，但五人为伍，处处血食足矣。”因命江南家立尺五小庙祀之，俗称：“五圣祠”。是后日渐蕃衍，甚至树头花前，鸡埘豕圈，小有菱夭，辄曰“五圣为祸”。至吴上方山尤极淫侈，娶妇贷钱，夭诡百出。吴人惊信若狂，箫鼓画船，报赛者相属于道。巫覡牲牢，阋委杂陈，计一日之费，不下数百金，岁无虚日也。睢州汤公（斌）巡抚江南，深痛恶俗。康熙乙丑，奏于朝而毁之。奉有俞旨，并檄各省如江南，土木之偶，或界炎火，或投浊流，五圣祠遂斩无孑遗。

《通俗编》：

《龙城录》：柳州旧有鬼名五通。

按：今委巷荒墟，多建矮屋，绘版作五神像祀之，谓之五圣。

《铸鼎余闻》卷三：

国朝翟灏《通俗编》云：今谓野中大树皆有神栖止，称曰树头五圣。五圣之号，俗人率加。

《管子·轻重篇》：立五厉之禁，祭尧之五吏。春献兰，秋敛落原鱼以为脯，鲛以为肴，若此则泽鱼之征，百倍异日。国朝翟灏《通俗编》据此云：今所谓鱼米五圣，源于此。

《光绪归安县志》十二云：湖俗淫祀，最信五圣。姓氏源委，俱无可考，但传其神好矮屋，高广不逾三四尺，而五圣夫妇将佐间以僧道共处。或塑像，或绘像，凡委巷空园及屋檐之上，大树之下，多建祀之。

〔案〕五圣，本指五位神圣，乃某类鬼神之通称。故五显神可称为五圣，五通神可称为五圣。即五道、五路之类，如被人称为五圣亦无不可。但又有一类野鬼则专称“五圣”者。明清以来，委巷空园，屋檐树下，树头花间，鸡埘猪圈，每有小庙，称五圣堂或五圣庙，此种随处皆有之小神，显然不是声势烜赫之五显及五通。《觚剩》所云明祖梦兵卒罗拜乞恩，遂命诸鬼五人为伍，处处血食，此为民间传说，却非无稽之谈。《续文献通考》称明洪武三年，帝以兵革之余，死后无后者，其灵无依，令京都王国各府州县及里社皆祭祀之，使鬼有所归，灾厉不兴，则确有其事。后世随处可见之五圣小庙，当即由此而来。

五路神

《铸鼎余闻》卷四：

五路神俗称为财神，其实即五祀门、行、中霤之行神，出门五路皆得财也。

明姚宗仪《常熟私志》云：正月五日祀五路神。（均案：今以是日为神

诞）

《无锡县志》载：或说云神姓何，名五路，元末御寇死，因祀之。（均案：此又一神，与财神无涉。）

《清嘉录》卷一“正月·接路头”条：

（正月）五日，为路头神诞辰。金锣爆竹，牲醴毕陈，以争先为利市，必早起迎之，谓之“接路头”。蔡云《吴歙》云：“五日财源五日求，一年心愿一时酬。堤防别处迎神早，隔夜匆匆抢路头。”

案：《无锡县志》：“五路神，姓何名五路。元末御倭寇死，因祀之。”今俗所祀财神曰五路，似与此五路无涉。或曰即陈黄门侍郎先希冯公之五子，当黄门建祠翠微之阳，并祀五侯。见元初《石函小谱》及崇祯间《武陵小史》。明初号五显灵顺庙，曰显聪、显明、显正、显直、显德。姑苏上方山香火尤盛，号为五圣。昆山家瑞屏公锡畴撰《黄门祠碑记》云：“公墓在楞伽山侧，子五侯从祀于山之阳。”家行人公陈埈《无益之言》云：“尝度仙霞岭，后经一岭，名五显岭。岭有五显庙，极整丽。黄门子孙，世居光福，吴郡乃五侯父母之邦，而楞伽俗名上方，尤五侯正首之丘也。”康熙间，汤文正斌巡抚江苏，毁上方祠，不复正五显为五通之所祀，而祀者皆有禁矣。因更其名曰“路头”，亦曰“财神”。予谓今之路头，是五祀中之行神。所

谓五路，当是东、西、南、北、中耳。黎里汝秋士亦谓是行神，尝有诗云：“人为利所昏，所见无非利。路头古行神，今作神财例。门户与中雷，我乡已废祀。祀灶并祀行，五祀犹存二。”

《清嘉录》卷一“正月·开市”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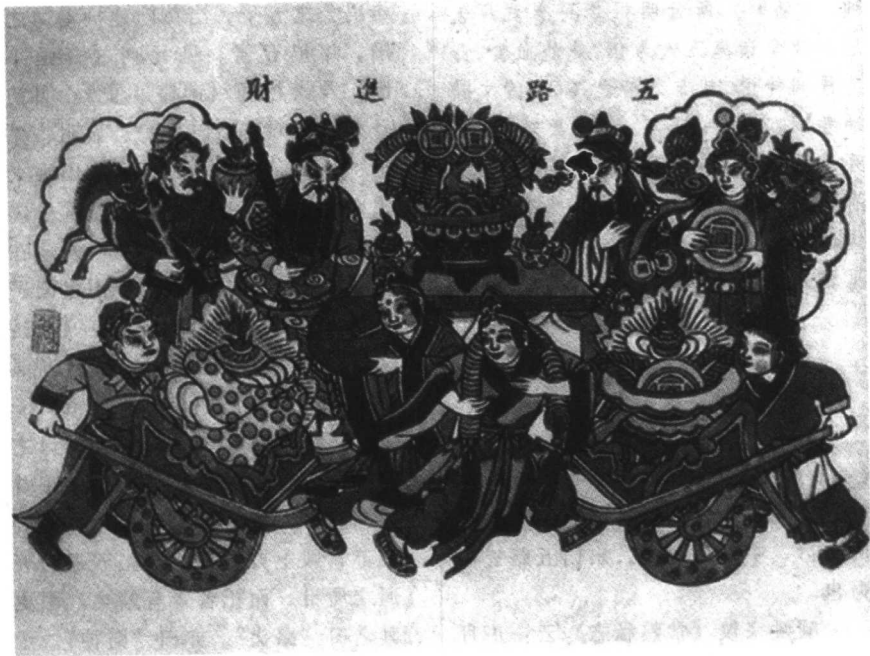
是日，市估祀神，悬旌返肆，谓之“开市”。

案：《岁时琐事》：“正月五日，俗呼破五日。欲有所作为，必过此五日始行之。”长、元、吴志皆云：“五日，祀五路神，始开市，以祈利达。”

〔案〕明以来江南有五路神之祀，清代以来则称之为财神。其神有三说：元末人，姓何名五路，御寇死，因祀之；即五祀中之行神，意即出门五路皆得财；即五显神，以清初汤斌巡抚江苏，禁其祀，遂更名。或本祀何五路，后以五显为财神，遂又讹五路为财神，儒者强以义理曲为之说，又释为行神欤？姑存以备考。

五盗将军

《太平广记》卷二六引《纪闻》：



五路财神（河北武强）

邢先生名和璞，善方术。常携竹算数计，算长六寸。人有请者，到则布算为卦，纵横布列，动用算数百，布之满床。布数已，乃告家之休咎，言其人年命长短及官禄如神。先生貌清羸，服气，时饵少药。人亦不详所生。有纳少妾，妾善歌舞而暴死者，请（邢）和璞活之。和璞墨书一符，使置妾卧处。俄而言曰：“墨符无益。”又朱书一符，使命置于床，俄而又曰：“此山神取之，可令追之。”又书一大符焚之。俄而妾活，言曰：为一胡神领从者数百人拘去，闭宫门，作乐酣饮。忽有排户者曰：“五道大使呼歌者。”神不应。顷又曰：“罗大王使召歌者。”方骇，仍曰：“且留少时。”须臾，数百骑驰入宫中，大呼曰：“天帝诏：何敢辄取歌人！”令曳神下，杖一百，仍放歌人还，于是遂生。

《太平广记》卷三六一引《北史》：

北齐崔季舒，位至侍中特进。忽尔其家池中莲，皆化为人面，著鲜卑帽。又其妻曾昼寝，见一神人，身长丈余，黑体黑毛，前来逼己。巫曰：“此是五道将军，入宅者不祥也。”又庭中忽流血，有一白物，大如斛，自天而下，当其子首，未至尺余，乃灭。季舒又见其家内厅中，有一大手，长丈余，从地而出，满室光耀。问左右，皆云不见。寻以非罪见诛。

《新搜神记·神考》：

《通幽记》：皇甫恂，字君和，开元中授华州参军，暴亡，其魂神若在长衢路中，夹道多槐树，见数吏拥彗。恂问之，答曰：“五道将军常于此息马。”恂方悟死矣。见一老姥拥大盖乘驷马，从骑盛众，视之，乃其亲叔母薛氏也。随至大殿，叔母据大殿命坐曰：“儿岂不闻地狱乎？此其所也。儿要知官爵不？”曰：“愿知。”俄黄衣抱案来，视之，见太府卿贬绵州刺史，其后掩之，曰：“不合知之。”令二人送出。见一铁床，有僧，以钉钉其脑，视之，门徒胡办也。求写《金光明经》一部方得作畜生。又行遇一羊三足，截路吼啖，问之，言某年在县尉厅上见刳割羊足。恂方省之，许为诵《金刚经》乃去。二吏亦各乞一卷，乃曰：“不送矣。”遂活，而殓棺中，死已六日矣。恂后果为太府卿，贬绵州刺史而卒。

〔案〕详见《太平广记》卷三〇二。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

世略曰：五盗将军者，即宋废帝永光年间五盗寇也。于一方之地作乱为盗。后于景和年，帝遣大将张洪破而杀之于新封县之北。其五人又作怪，盗于此。祭之者皆呼为五盗将军也。

杜平，李思，任安，孙立，耿彦正。

《留青日札》卷二八“五道将军”条：

今云五道将军，谓盗神也。余意出于《庄子·胠篋篇》：盗亦有道，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是五者岂所谓五道邪？又俗有游方五圣、树头五圣、花花五圣，皆贪淫邪乱之神。或曰即五通也。今之上官，可谓之“六道将军”矣。客曰：“何也？”曰：“擒盗而纳其财，反不杀而纵之，非六圣而何？”

〔案〕前引《北平风俗类征》，有《都门杂咏五显财神庙》诗一首，云：“灵应财神五弟兄，绿林豪杰旧传名，焚香都是财迷客，六部先生心更诚。”然关于五显神的传说中，未见称其为绿林豪杰者。旧有五道将军之神，本凶神，明清时讹为五盗将军。诗所云者，疑即此也。以盗神为财神，并不妨碍财迷的信仰。“六部先生心更诚”，宜矣哉！

利市仙官

《通俗编》：

夏文彦《图绘宝鉴》：宋嘉禾好为利市仙官，骨骼态度，俗工莫及。仙官之画为宰官身久矣。元虞裕《谈撰》谓江湖间多祀一姥，曰利市婆官。或言利市波，乃神所居地名，非婆也。此或其一方所见有然。

《破除迷信全书》卷一〇：



文财神利市仙官、招财童子

有时也和赐福天官搭档。

俗传利市仙官是一种使人发财的神，我国北方，每届新年，必将利市仙官的像，贴在门上，以求吉利，商人更是如此。可是发财不发财，不在乎敬拜利市仙官，乃在乎有没有商业知识。人若在利市仙官上多用心，不去讲求交易的大道，恐怕只有赔本破产的了。

〔案〕近代民间所奉财神像，多绘利市仙官以配之，则不知起于何时。夏文彦《图绘宝鉴》谓宋嘉禾好绘仙官像，则至迟宋元间民间已流行。又有利市婆官，亦土地奶奶之类耳。《封神演义》将此神列为赵公明属下。

附：

金元六总管 七总管

《铸鼎余闻》卷四：

光绪《归安县志》十二云：湖俗

好淫祀，有金元六总管、七总管。市井中目为财神，建庙尸祝，每月初二、十六日用牲醴，与五圣同饷，名曰拜利市。

〔案〕金元七总管神之始末，已见庚编该条。近代湖州民俗，又目之为财神，亦不知何所本。其祀既与五圣同饷，则作用亦与利市仙官略同。

福 神

《夷坚志补》卷二四：

其妻方挂真武画像于床头，焚香祷请，盖福神之应云。

《集说论真》：

《唐书》载：阳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徙陕州夏县。仕唐德宗朝为道州刺史。州产侏儒，岁贡诸朝。城哀生离无所进。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尽短，若以贡，不知何者可贡。”自是罢。州人感之，以阳名子。

按：世俗大书福字，粘门悬壁，谓此字能致福迎祥，并因福字无形可像，乃图蝙蝠以肖之。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

福神者，本道州刺史杨公讳成字。昔汉武帝爱道州矮民，以为宫奴

玩游戏。其道州民生男，选拣侏儒好者，每岁不下贡数百人，使公孙父母与子生别。有刺史杨公守郡，以表奏

闻天子云：“臣按五典，本土只有矮民，无矮奴也。”武帝感悟省之，自后更不复取。其郡人立祠绘像供应，以为本州福神也。后天下士庶黎民皆绘像敬之，以为福禄神也。

《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会》：

对于福禄二神之见解，则随各地及其风俗而异；有时以天官为福神；有时以第二助手（第一助手为寿星）为福

神。例如在大名府，此第二助手统称为“员外”。“员外”二字原指一种捐官，其后乃变为与有福之人（又富又贵）同义。有时此神怀中抱一婴儿。



福神杨成——阳城（明刊《三教源流搜神大全》）

马伯乐氏云：盖即送子之张仙。

〔案〕唐时星卜家木星为福神（见《北梦琐言》），宋时民俗或以真武为福神。后有谓福神为杨成者。据《唐书》，德宗朝之道州刺史阳城，治郡有德政，郡人立祠祀之，亦惯例也。至元明时，遂讹为汉武帝时人，名杨成，谓本为道州福神，后天下皆奉为福禄神。至近代说法歧异，或因“天官赐福”之说，视天官为福神；或以天官之助手为福神。又有称福神即送子张仙者，有称为魏徵者，皆因时因地而异。

附：

喜 神

《中国神话传说辞典》引《宣汉县志》卷一五：

正月元日鸡初鸣时，祀喜神于其方，日出天行。

《北平风俗类征·岁时》：

院中有俗，元旦黎明，携帕友走喜神方，谓遇得喜神，则能致一岁康宁，而能遇见白无常者，向其乞得寸物，归必财源大辟。（《京华春梦录》）

《清嘉录》卷一“正月·山川坛迎喜”条：

大府择立春后丁日或壬日，喜神正南方，率标下弁卒，各陈队伍，张列兵器，迤邐至山川坛，迎祀喜神，谓之“迎喜”。

《破除迷信全书》卷一〇：

喜神又名吉神，人的心理是趋吉避凶，是指望喜乐而厌弃烦恼，所以



喜神（云南神祇）

就生出一个喜神来了。平时固然多用着喜神，而婚姻时更是离不开喜神的。世俗于婚姻时，新人坐立须正对喜神所在的方位，然后一生方能多有喜乐的事。按喜神的方位，是变幻无定的，要知某天喜神所在的方位，则必先请阴阳家指示；这也是术士谋食的一种方法。其实并没有喜神，他何尝能知喜神的方位呢？据满清乾隆时所敕撰的《协纪辨方书》上说：“喜神于甲己日居艮方，是在寅时；乙庚日则居乾方，是在戌时；丙辛日居坤方，是在申时；丁壬日居离方，是在午时；戊癸日居巽方，是在辰时。”既然推定喜神所在的方向，新娘子上轿以后，轿口必对准该方向少停一

刻，叫作迎喜神；然后再为出发，这才心下满足。其实这种荒渺无凭的事，不知乾隆为甚么还要敕撰，真是不识其务的。

《清嘉录》卷一“正月·挂喜神”条：

以户悬挂祖先画像，具香蜡、茶果、粉丸、糍糕。肃衣冠，率妻孥以次拜。或三日、五日、十日，上元夜始祭而收者。至戚相贺，或有展拜尊亲遗像者，谓之“拜喜神”。

案：厉樊榭《可庵遗像记》：古者人子之于亲亡也，至汉氏以来，乃有画像。虽非古制，实寓生存，遂相沿不能废。宋之先儒，有恐似他人之议，则画手不可不工也。”朱鹿田诗：“感旧应添看面

人。”《月令事宜》：“除夕祭飨，即悬真于家庭，供奉以拜节。”江、震志亦以除夕悬祖先画像，至新正月初三日或初五日收者。金介山云：“杭俗谓之神子。”《落灯夜收神子》诗云：“若非除夜何能见，才过元宵不可留。”又云：“其三五世合绘一图者，则曰代图。亦曰三代图、五代图。”

〔案〕喜神与福神、凶神（如太岁、金神七煞之类）等原来本为星卜家之抽象物，但却未随福神等人神化。至于江南民俗以祖先写真称喜神，梨园界之“喜神祖师”，均属特例。

万回 (和合)

《太平广记》卷九二引《谈宾录》及《西京记》：

万回师，阆乡人也，俗姓张氏。初母祈于观音像而因娠回。回生而愚，八九岁乃能语。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年长，父令耕田，回耕田，直去不顾，口但连称平等。因耕一垄，耕数十里，遇沟坑乃止。其父怒而击之，回曰：“彼此总耕，何须异相。”乃止击而罢耕。回兄戍役于安西，音问隔绝。父母谓其死矣，日夕涕泣而忧思焉。回顾父母感念之甚，忽跪而言曰：“涕泣岂非忧兄耶？”父母且疑且信，曰：“然。”回曰：“详思我兄所要者，衣裘粮巾履之属，请悉备焉，某将往之。”忽一日，朝赍所备而往，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平善矣。”视



万回就国公（元刊《新编连相搜神广记》）帝生变，遂鸩

之，乃兄迹也，一家异之。弘农抵安西，盖万余里。以其万里回，故号曰万回也。先是玄奘法师向佛国取经，见佛龕题柱曰：“菩萨万回，谪向阆

乡地教化。”奘师驰驿至阆乡县，问此有万回师无，令呼之，万回至，奘师礼之，施三衣瓶钵而去。后则天追入内，语事多验。时张易之大起第宅，万回常指曰：“将作。”人莫之悟。及易之伏诛，以其宅为将作监。常谓韦庶人及安乐公主曰：“三郎斫汝头。”韦庶人以中宗第三，恐

之，不悟为玄宗所诛也。又睿宗在藩邸时，或游行人间，万回于聚落街衢中高声曰：“天子来。”或曰：“圣人来。”其处信宿间，睿宗必经过徘徊也。惠庄太子，即睿宗第二子也，初

之，不悟为玄宗所诛也。又睿宗在藩邸时，或游行人间，万回于聚落街衢中高声曰：“天子来。”或曰：“圣人来。”其处信宿间，睿宗必经过徘徊也。惠庄太子，即睿宗第二子也，初

则天曾以示万回。万回曰：“此儿是西域大树精，养之宜兄弟。”后生申王，仪形瑰伟，善于饮啖。景龙中，时时出入，士庶贵贱，竟来礼拜。万回披锦袍，或笑骂，或击鼓，然后随事为验。太平公主为造宅于己宅之右。景云中，卒于此宅。临终大呼，遣求本乡河水。弟子徒侣觅无。万回曰：“堂前是河水。”众于阶下掘井，忽河水涌出。饮竟而终。此坊井水，至今甘美。

《西阳杂俎·前集》卷三：

天后任酷吏罗织，位稍隆者日别妻子。博陵王崔玄晖，位望俱极，其母忧之曰：“汝可一迎万回，此僧宝志之流，可以观其举止祸福也。”及至，母垂泣作礼，兼施银匙箸一双。万回忽下阶，掷其匙箸于堂屋上，掉臂而去，一家谓为不祥。经日，令上屋取之，匙箸下得书一卷，观之，谶纬书也，遽令焚之。数日，有司忽即其家，大索图谶不获，得雪。时酷吏

多令盗夜埋蛊遗谶于人家，经月，告密籍之。博陵微万回，则灭族矣。

《南部新书》王集：

万回，阆乡人也。神用若不足，人谓愚痴无

所能。其兄戍安西，久不得问，虽父母亦谓其死矣，日夕悲泣而忧思焉。万回顾父母感念其兄，忽跪而言曰：“涕泣岂非忧兄耶？”父母且疑且信，曰：“然。”万回曰：“详思我兄，所要者衣袋糗粮扉履之属，悉备焉，某将往观之。”忽一朝赍所备而去，夕返其家，谓父母曰：“兄平安矣。”发书视之，乃兄迹也。弘农抵安西盖万余里，以其万里而回，故曰万回也。万回貌若愚痴，忽有此举，异见惊人，神异也。上在藩邸时，多行游人间，万回每于聚落街衢中高声曰“天子来”或“圣人来”，信宿间，上必经过徘徊也。安乐公主，上之季妹也，附会韦氏，热可炙手，道路惧焉。万回望见车骑，连唾曰：“血腥血腥，不可近也！”不久而夷灭矣。上知万回非常人，内出二宫人侍奉之，特于集贤院图形焉。

《杜阳杂编》卷上：

大历中，泽潞有僧，号普满，随

意为所，不拘僧相，或歌或哭，莫喻其旨，以言事往往有验，故时人比为万回。

《钱塘遗事》卷一“万回哥哥”条：

临安居民不祀祖先，惟每岁



和合二仙（河北武强年画）

腊月二十四日，各家临期书写祖先及亡者名号，作羹饭供养，罢，即以名号就楮钱上焚化，至来年此日复然。惟万回哥哥者，不问省部吏曹、市肆买卖及娼妓之家，无不奉祀，每一饭必祭。其像蓬头笑面，身着彩衣，左手执鼓，右手执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万里外亦能回家，故名万回。隆兴铁柱观侧、武当福地观内殿右亦祠之，未知果为淫祠否乎？

《铸鼎余闻》卷四：

《酉阳杂俎·贝编篇》云：僧万回，年二十余，貌痴不语。其兄戍辽阳，久绝音问，或传其死，其家为作斋。万回忽卷饼茹，大言曰：“兄在，我将馈之。”出门如飞，马驰不及，及暮而还，得其兄书，缄封犹湿。计往返一日万里，因号焉。

《酉阳杂俎·志忠篇》曰：上尝梦白鸟飞，蝙蝠数十逐而堕地。惊觉，召万回，僧曰：“大家即是上天时。”

《事物纪原》卷七：

唐中宗神龙二年号万回曰法灵公。

《南村辍耕录》卷一一：

龙广寒，江西人，移居钱塘，挟预知之术，游湖海间，咸推为异人。或谓专持寂感报耳秘咒故尔。寂感即俗所谓万回哥哥之师号也。释氏《传灯录》：师姓张，九岁乃能语。兄戍安西，父母遣问讯，朝往夕返。以万里而回，号万回。又《护法论》：

州闾乡张万回法云公者，生于唐贞观六年五月五日。有兄万年，久征辽左，相去万里，母程氏思其信音。公早晨告母而往，至暮持书而还。《护法论》乃宋无尽居士张商英所撰，必有所处。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二：

万回公者，虢州阌乡人也，姓张氏。唐贞观六年五月五日生，生而痴愚，至八九岁方能语，嘯傲如狂，乡党莫测。一日，令家人先归，云“有胜客至”。是日三藏玄奘自西国还，访之。公问印度风境，了如所见。奘作礼围绕，称是菩萨。有兄万年，久征辽左，母程氏思其音信。公曰：“此甚易尔。”乃告母而往，至暮而还及持书，邻里惊异。其童兴寺沙门大明少而相狎，公来往明师之室，属有正谏大夫明崇俨夜过寺，见公左右神兵侍卫，崇俨骇之，诘但言与明师厚施金缯，作礼而去。咸亨四年，高宗召至内，武后赐锦袍玉带。时有扶风僧蒙愿者，甚多灵迹，先在内，每曰：“回来！回来！”及公至，又曰：“替到，当去！”旬日而卒。景云二年十二月八日，师卒于长安，寿八十。时异香氤氲举体。宋时特赠司徒虢国公，丧土官给，五年正月十五日窆于京师香积寺。

《西湖游览志余》卷二三：

宋时杭城以腊日祀万回哥哥，其像蓬头笑面，身着绿衣，左手擎鼓，

右手执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万里外亦能回家，故曰万回。

《集说诠真》：

《事物原会》曰：和合神乃天台山僧寒山与拾得也。寒山为和，拾得为合。《续文献通考》曰：寒山者贞观中隐寒岩，时来国清寺，望空噪骂。寺僧逐之，则大笑。后于寒岩缩身石穴，缝泯无迹。拾得者，乃丰干禅师道侧所拾之儿，携养于国清寺，遂名拾得。稍长，任役厨间涤器，常投残食于筒。寒山常来寺，就拾得取食之。

《通俗编》：

《游览志余》：和合神即万回哥哥。按《太平广记》引《谈宾录》及《两京记》：万回姓张氏，弘农阌乡人也。今和合以二神并祀，而万回仅一人，不可以当之矣。国朝雍正十一年封天台寒山大士为和圣，拾得大士为合圣。

〔案〕唐有万回僧，相传俗姓张氏，陕西阌乡人。或称其为西方菩萨

谪来东土教化者。民间称其万里寻兄，当日往返，故称万回。实亦一方术僧耳。唐时宫廷、民间皆虔奉之，谓其能预卜休咎，排解祸难。民间俗称之为万回哥哥，云祀之可使万里外亲人安然回乡。不知何故，后又成为欢喜之神。如《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田元帅”条，称“万回圣僧，和事老人，都和合潘元帅，天和合梓元帅，地和合柳元帅”皆为喜庆之神。（见梨园神条引）诸元帅冠以和合之名，当亦取吉祥和睦之意耳。《西湖游览志》则云宋时杭州腊日祀万回哥哥，其像蓬头笑面，云和合之神。清人以为和合应为二神，以万回一人当之不妥。故雍正十一年另封唐代诗僧寒山、拾得为和合二圣。自此一神衍为二神。然民间所画和合二仙像，皆蓬头笑面，仍取自万回传说，一持荷花，一捧圆盒，则取其谐音耳。又《留青日札》卷二八云市井商贾祀“和合二郎神”，是和合又可称二郎神也。

掠刷神

《太平广记》卷三五五引《稽神录》：

广陵法云寺僧珉楚，常与中山贾人章某者亲熟。章死，珉楚为设斋诵经。数月，忽遇章于市中，楚未食，章即延入食店，为置胡饼。既食，楚问：“君已死，那得在此？”章曰：“然，吾以小罪而未得解免，今配为扬州掠剩鬼。”复问何为掠剩，曰：“凡吏人贾贩，利息皆有数常，过数得之，即为余剩，吾得掠而有之。今人间如吾辈甚多。”因指路人男女曰，某人某人，皆是也。

《夷坚丙志》卷一〇：

扬州节度推官沈君，居官颇强直，通判饶惠卿尤知之。惠卿受代归临川，一府僚属出祖于瓜州。（沈出城相送）所借马盖借于军中者，恶甚。始出城，奔而坠，足持镫间，不可脱，驰四十里，经一日而绝。郡遣夫力十余辈护柩归，诸人在道相顾，如体挟冰霜，或时稍息，则头辄痛，类有物击之。两旁行者皆见一绿袍官人坐柩上，执挺而左右顾，至家乃已。后岁余，其妻阎氏白昼见旗帜冉冉行空中，一人跨白马蹀躞而下，至则沈也。曰：“吾今为掠剩大夫，无忆我。”翩然而去。

〔案〕宋佚名《异闻总录》亦述

此事，末云：“吾今为掠剩大夫，职业雄盛。”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

按《幽怪录》云：杜陵韦元方外



掠刷使（明刊《三教源流搜神大全》）

兄裴璞，任邠州新平县尉。元和五年，璞卒于官。长庆初，元方下第，将客于陇右，出开远门数十里，抵偏店，将憩。逢武吏跃马而来，骑从数十，而貌似璞，见元方若识，而急下马避

之入茶邸，垂帘于小室中，其从御散坐帘外。元方疑之，亦造其邸，及褰帘入见，真裴璞也。元方惊喜，拜之曰：“兄去人间，复效武职，何也？从吏之纠纠焉？”裴璞曰：“吾为阴官，职受武士，故武饰耳。”元方曰：“何官？”曰：“陇右三川掠刷使耳。”曰：“何所司耶？”曰：“吾职司人剩财而掠之。”元方曰：“何谓剩财？”璞曰：“所得乃逾数外之财，即谓之剩，故掠亡焉。生人一饮一酌，无非前定，况财宝乎？”

《月令广义·八月令》：

（十六日）掠刷神降（天曹掠刷真

君。）《搜神记》：掠刷神掌财蓄之有余者，咸刷而掠之，谓生人贫富有定分，勿越命以强求。

〔案〕民间相传有掠刷神，职司刷掠人之财富之逾数者。此当是人们疾社会财富占有之不均，企愿有神刷掠其富者，而统治阶级则强调一饮一啄，无非前定，贫富有一定分，勿越命以强求，希望百姓安分守己，穷人自我慰解，从而创造此神。一般认为其神乃唐之裴璞，其信仰或起于唐。然《夷坚志》又载宋人沈君为掠剩大夫，则此神非止一人，皆人死后充之。又有“掠剩鬼”，亦一物也。

鲁 班

《酉阳杂俎·续集》卷四：

今人每睹栋宇巧丽，必强谓鲁班奇工也。至两都寺中，亦往往托为鲁班所造，其不稽古如此。据《朝野金载》云：鲁班者，肃州敦煌人，莫详年代，巧侔造化。于凉州造浮图，作木鸢，每击楔三下，乘之以归。无何，其妻有妊，父母诘之，妻具说其故。父后伺得鸢，击楔十余下，乘之遂至吴会。吴人以为妖，遂杀之。般又为木鸢乘之，遂获父尸。怨吴人杀其父，于肃州城南作一木仙人，举手指东南，吴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为也。”赍物具千数谢之，般为断一手，其日吴中大雨。国初，土人尚祈祷其木仙。六国时，公输般亦为木鸢以窥宋城。

《集说诠集》：

《鲁班经》曰：鲁班姓公输名班，

字依智。鲁人，父名贤，母吴氏，鲁定公三年五月初七日生。受业于鲍老董，注意雕镂刻画，经营宫室，制造舟车器皿。既竭目力，继以规矩准绳。妻云氏，亦巧于制器。年四十，隐于历山，得异人秘诀，云游天下，白日飞升，止留斧锯。明永乐间，封辅国大师，工匠祈祷，靡不辄应。



鲁班先师

御，机关一发，其车遂行。楚攻宋，般为设机械以攻城，墨子助宋以距楚。

《柳南随笔》曰：《日知录》云：古诗“谁能刻镂此，公输与鲁班”，下一“与”字，竟以公输、鲁班为二人，则不通矣。然余观《朝野金载》云，鲁班者，肃州敦煌人，莫详年

代。巧侔造化，于凉州（府属甘肃）造浮屠。作木鸢，每击楔三下，乘之以归云云。而六国时，公输般亦作木鸢，以窥宋城。观此，则公输与鲁般本有二人矣。

按：鲁班能作鹊自飞，作杼自动，作鸢可乘，如今之汽机气球等物。班虽智，亦巧匠而已。至所作木人，手指致旱，手断即雨，及所称白日飞升，随祷随应，无稽之谈，人孰信之？况今攻木之工，称鲁般即公输般，岂知公输般乃六国时人，鲁般系曾营浮屠者，其为汉以后人无疑。二

人相距数百年，今乃合而为一，是所敬之神，尚未知谁氏，遑论其他。

〔案〕鲁班，我国古代著名工匠，相传为春秋时鲁国人，名班。公输为其氏，又称名般者，般、班通也。《墨子》中记其事迹。或云唐代别有一鲁般，亦能工巧匠。我国建筑工匠、木匠很早就奉其为祖师（即行业保护神），并在明朝编印的《鲁班经匠家镜》中对“鲁班仙师”的祭祀礼仪有详细的记述。

船 神

《云麓漫钞》卷四：

徽庙既内禅，寻幸淮浙，尝作小词，名“月上海棠”，末句云：“孟婆且与我做些方便。”而隆祐保佑之功，盖殫于此。谚语谓风为孟婆，非也。段公路《北户录》云：“南方祝船神，名曰孟姥孟公。”梁简文《船神记》云：“又呼为孟公孟姥。”刘思贞云：“玄冥为水官，死为水神。”冥、孟声相似，即玄冥也。

《眉公群碎录》：

梁简文：船神名冯耳。《五行书》

云：下船三呼其名，除百忌。又呼为孟公孟母。

《茶香室三钞》卷一九“船神父母名”条：

唐段公路《北户录》云：梁简文《船神记》云：船神名冯耳，又呼为孟公孟姥。刘思贞云：玄冥为水官，死为水神，冥、孟声相似。又孟公父名愤，母名衣，孟母父名版，母名履。或云：冥公冥姥，因玄冥也。注引《异苑》曰：船神曰孟公孟姥。

梨园神 (相公 老郎)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五“风火院田元帅”条：

帅兄弟三人：孟田苟留，仲田洪义，季田智彪。父讳鏐，母姓刁讳春

喜，乃太平国人士。唐玄宗喜音乐，开元时，帅承诏乐师典音乐，犹〔尤〕善于歌舞，鼓一击而桃李甲，笛一弄而响遏流云，韵一唱而红梅破绽，蕤一调而庶明风起。以教玉奴、花奴，尽善歌舞，后侍御宴以酣，帝墨涂其面，令其歌舞，大悦帝颜而去，不知所出。复缘帝母感恙，瞑目间，则帅三人翩然歌舞，鼙笳交

竞，琶弦索手，已而神爽形怡，汗焉而醒，其疴起矣。帝悦，有海棠春醒高烛照红之句，而封之侯爵。至汉天师因治龙宫海藏疫鬼，徜徉作法，治

之不得，乃请教于帅。帅作神舟，统百万儿郎为鼓竞夺锦之戏，京中谗噪，疫鬼出现，助天师法断而送之，疫患尽销，至今正月有遗俗焉。天师

见其神异，故立法差以佐玄坛，敕和合二仙助显道法，无合以不和，无颐恙不解。天师保奏，唐明皇帝封冲天风火院田太尉昭烈侯，田二尉昭佑侯，田三尉昭宁侯；圣父嘉济侯，圣母刁氏县君；三伯公昭济侯，三伯婆今夫人，窠、郭、贺三太尉，金花小姐，梅花小娘，胜金小娘，万回圣僧，和事老人，何公三九承



风火院田元帅 (明刊《三教源流搜神大全》)

士，都和合潘元帅，天和合梓元帅，地和合柳元帅，斗中杨、耿二仙使者，送梦报梦孙喜，青衣童子，十莲桥上桥下棚上棚下欢喜耍笑歌舞红娘

粉郎圣众，岳阳三部儿郎百万圣众云云。

《清嘉录》卷七“七月·青龙戏”条：

老郎庙，梨园总局也。凡隶乐籍者，必先署名于老郎庙。庙属织造府所辖，以南府供奉需人，必由织造府选取故也。

案：钱思元《吴门补乘》：“老郎庙，在镇抚司前，梨园弟子祀之。其神白面少年，相传为明皇，因明皇兴梨园故也。”又引郭璞《山海经》云“骊山，耆童居之，其音常如钟磬音”，云：“耆童，老童也，颛顼之子。老郎疑即老童，为音声之祖，郎与童俱年少称。”介休刘诚斋观察有《老郎庙》诗，亦作唐明皇，有句云：“梨园十部调笙簧，路人走看赛老郎。老郎之神是何许，乃云李氏六叶天子唐明皇。”王梦楼太守又谓是唐庄宗，尝题《老郎画赞》有句云：“人言天宝，我为同光”。

《清嘉录》卷六“六月·雷斋”条：

（六月）二十四日为雷尊诞。有为首者，集众为醮会，伶人舁老郎神像入观〔玄妙观〕，监斋、卤簿、仪从，皆梨园子弟所充。

《京尘杂录》卷四：

伶人所祀之神，《笠翁十种曲·比目鱼传奇》但称为二郎神，而不知其名。（《比目鱼》“入班”出宾白：凡有一教，就有一教的宗主。二郎神是我做戏

的祖宗，就像儒家的孔夫子，释家的如来佛，道家的李老君。我们这位老师极是灵显，又极是操切，不像儒、释、道的教主都有涵养，不记人的小过。凡是同班里面有些暗昧不明之事，他就会觉察出来，大则降灾祸，小则生病生疮。你们都要紧记在心，切不可犯他的忌。）纪文达公《溧阳消夏录》曰：“伶人祀唐明皇，以梨园子弟也。余案灌口二郎神为天帝贵戚。元人作《西游记》，盛称二郎神灵异，非伶人所祀也。伶人所祀乃老郎神。（粤东省城梨园会馆，世俗呼为老郎庙。）安次香曰：伶人所祀神乃后唐庄宗，非明皇也。次香盖闻之宋碧筠，然亦但以《新五代史》有《伶官传》，故臆度当然，实亦未有确据。余每入伶人家，谛视其所祀老郎神，皆高仅尺许，作白皙小儿状貌，黄袍被体，祀之最虔。其拈香必以丑角，云昔庄宗与诸伶官串戏，自为丑脚，故至今丑角最贵。（今入班访诸伶者，如指名访丑脚，则诸伶奔走列侍。其但与生旦善者，诸伶不为礼也。今召伶人侑酒者，间呼丑脚入座凑趣，斯为行家。）每演剧，必丑脚至，乃敢启箱。俟其调粉墨笔涂抹已，诸花面始次第傅面。（广州佛山镇琼花会馆，为伶人报赛之所，香火极盛。每岁祀神时，各班中共推生脚一人，生平演剧未充厮役下贱者，捧神像出龛入彩亭。数十年来，唯武小生阿华一人捧神像，至今无以易之。）然老神为何人，卒无定论。余尝见伶人家堂，有书“祖师九天翼宿星君神位”者，问之，

不能言其故。小霞为余言：闻诸郎父老，老郎神耿姓名梦。昔诸童子从教师学歌舞，每见一小郎秀慧，为诸郎导，固非同学中人也。每肄业时必须至。或集诸郎，按名索之，则无其人。诸郎既与之习，乐与游，见之则智慧顿生，由是相惊以神，后乃肖像祀之。说颇不经。然吴人晨起禁言梦，诸伶尤甚，不解其故。如小霞言，是禁言梦者，讳其神名也。此事载籍无可考，所传闻又多不可信，姑记之，以俟博物君子。区心庐言：梨园会馆有牌，载老郎神事甚悉，惜不能记其文。梨园会馆在广州城归德门内魁巷。

《闽杂记》卷五“雷海青庙”条：

兴、泉等处，皆有唐乐工雷海青庙。在兴化者，俗称元帅庙，有碑记唐肃宗封太常寺卿，宋高宗时加封大元帅。此不见传记，殆里俗附会之说。在泉州者俗称相公庙，凡婴孩疮疖辄祷之。上元前后，香火尤盛。

《闽杂记》卷五“五代元帅”条：

福州俗敬祀五代元帅，或塑像，或画像，皆作白皙少年，额上画一蟹，头左右插柳枝，或插两雉尾。侍者男女四人，分执琵琶、三弦、胡琴、鼓板。相传神五代时人，在塾读书，一日午睡，同辈戏为作此形。及醒恚甚，遂不食死。死而为神，甚威厉，常降童，无敢忤者。或并传其姓名，俗但称五代元帅。予疑即兴、泉

所祀雷海青也。闽音蟹与海近，柳枝则寓青字，本乐工，故侍者皆执乐器。兴化俗又称元帅，遂附此说耳。

《厦门志》卷二：

相公宫在庙仔溪尾，祀唐忠烈乐官雷海青之神。

《茶香室丛钞》卷一五：

习梨园者共构相公庙，自闽人始。旧说为雷海青而祀，去雨存田，称田相公。此虽不可考，然以海青之忠，庙食固宜，伶人祖之亦未谬。若祀老郎神者，以老郎为唐明皇，实为轻褻，甚所不取。

《震外摺屑》卷一〇“老郎菩萨”条：

梨园演剧，后场必供奉老郎菩萨。按《寄蜗残赘》（卷十三）：吴中老郎庙，梨园子弟祀之。相传为唐明皇，或云后唐庄宗。《山海经》：颶项之子名老郎，居骊山，其声如钟磬，为音乐所自始。殆其人欤？又吴中让皇庙，亦司音乐，称为虞仲，有“句吴至圣”额。考南唐徐知诰迁吴主于丹阳，尊为让皇，其太子璲性喜音乐。让皇庙或祀吴主，亦未可知（按吴主为杨溥）。若汪鹏《袖海编》云：习梨园者，共构相公庙，自闽人始。旧说为雷海青而祀，去雨存田，称田相公。《茶香室丛钞》（卷十五）云：伶人祖之，亦未谬，老郎为明皇，实为轻褻。似不若葵愚引《山海引》之为的也。

《福建通志·坛庙志》：

一说田元帅为天上翼宿星君，故其神头插双鸡羽，象翼之两羽，田姓象翼之腹，共字象两手两足，故其神擅技击。羽又为五音之一，故其神通音乐，俗又谓之会乐宗师，故又有以为雷海青歿而为者。

《中国神明概论》：

我国戏班，其后台多设有供案，神龛内供一老郎神，头戴皇冠，身穿锦黄袍，腰围玉带，足登朝靴，面如冠玉，目若朗星，伶界尊为祖师爷。有说是唐明皇，有说是唐庄宗李存勖。有说是“颶项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长琴，始作乐风”，所以把老童称为老郎神。更有称耿光为老郎神。孙星衍的《吴郡老郎神庙》谓：“相传唐玄宗之时，耿令公之子名光者，雅擅霓裳羽衣舞，赐姓李氏，恩养宫中，教养子弟。光性嗜梨，故遍植梨树，因名梨园，后代奉以为乐之祖师。老郎神殆权舆于此乎？”

翼宿是南宫七宿之一，形象似朱雀羽翮，为天乐府，主夷狄远客，占大明，礼乐兴，四夷服，故伶工乐师奉九天翼宿星君为行神。

每年五月二十三日有猓狨会，武戏伶工多聚集祭拜猓狨大元帅，祭拜用黄纸书一“猓狨大元帅”牌位，案桌上供有鸡、肉、蛋等，以及短刀一把。传说猓狨乃猿猴也，为山中奇兽，平时常在深山中玩耍打架，有一武人巧见，遂把它演成猴拳、翻斗。

久之，此技引入梨园武戏，因此伶人不养猴子的。道教称寒、秦、郭、高、张为猓狨元帅。另外《鹤孙说戏》云：“梨园行拜师礼，所供之神位，普通皆为翼宿星君与猓狨大元帅，据云是战国时代之五大元帅，即白起、王翦、廉颇、李牧、孙武子是也。近年武戏退化，远弗如文戏吃重，故二十余年无人祭拜猓狨神。迨至民国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李洪春曾发起猓狨祖师圣会，颇为人士所重视。”

外江（台湾省称大陆地方戏）伶工、乐师多奉郎君为行神，闽、台地方则奉西秦王爷、田都元帅。田都元帅即唐代名将雷万春，是张巡最倚任的属将，曾用傀儡、雷鼓吓走番兵。后来番将赚万春城头谈话，伏弩齐发，万春嘴角中七矢不动，番将以为木人，引兵自退。万春凯师回睢阳城，旗帜“雷”字庶成“田”字张巡茫然疑惑，遂以“田都”称呼。常见的田都神像，嘴角绘有蟹脚，说是睡中被杨贵妃戏绘，其实乃矢疤也。某些民俗书籍把田都说成雷海青，这点从伶戏“雷万春，田姓剧”即可推翻，南管、潮调戏奉为行神。

西秦王爷就是李世民。传说他始创舞狮、乐阵，所以闽、台戏乐师奉为行神。另说，西秦王是唐庄宗李存勖，北管乐戏奉为行神。曾结怨于蛇，一夜，蛇入床帐欲害，适被狗所御。故乐师忌言蛇，神像是旁塑一

狗，亦此由来。

〔案〕戏曲界所祀之梨园神一称相公，一称老郎。相公者，或说为唐玄宗朝宫廷乐师雷海青。据说雷精于琵琶，安禄山入长安，掠诸乐师至洛阳，强令奏乐，雷抗拒骂贼而死。闽地梨园祀其神，而去雨存田，称田相公。《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有风火院田元帅，谓为兄弟三人，皆唐玄宗朝乐师，助张天师驱疫鬼，封为神，掌

歌舞红娘粉郎，当即由田相公衍化出来。至于老郎神，或说即唐玄宗，或说为后唐庄宗，或说为颞颥之子老童，未知孰是。而以唐玄宗之说较为流行，大约因其大兴梨园，故梨园祀为保护神。此外梨园的保护神又有“猓猓元帅”（或作“五猓”）、西秦王爷、田都元帅、翼宿星君、二郎神（西秦王爷旁有一犬，实即二郎神的演变）诸说。

炉火神 (尉迟恭 太上老君)

《太平广记》卷一四六引《逸史》：

隋末，有书生居太原，苦于家贫，以教授为业。所居抵官库，因穴而入，其内有钱数万贯，遂欲携挈。有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钱，可索取尉迟公帖来，此是尉迟敬德钱也。”

书生访求不见，至铁冶处，有鍛铁尉迟敬德者，方袒露蓬首。锻炼之次，书生伺其歇，乃前拜之。尉迟公问曰：“何故？”曰：“某贫困，足下富贵，欲乞钱五百贯。得否？”尉迟公怒曰：“某打铁人，安有富贵？乃侮我耳！”我曰：

“若能哀悯，但赐一帖，他日自知。”尉迟不得已，令书生执笔，曰：“钱付某乙五百贯。”具月日，署名于后。书生拜谢持去。尉迟公与其徒拊掌大笑，以为妄也。书生既得帖，却至库中，复见金甲人呈之。笑曰：“是也。”令系于梁上高处。遣书生取钱，

止于五百贯。后敬德佐神尧，立殊功，请归乡里。敕赐钱，并一库物未曾开者，遂得此钱。阅簿，欠五百贯，将罪主者，忽于梁上得帖子。敬德视之，乃打铁时书帖。累日惊叹，使人密求书生，得之，具陈所见。公

厚遣之，仍以库物分惠故旧。

《说唐》第四回：

却说山后朔州麻衣县，有一人姓尉迟，名恭，字敬德。生得身长一丈，腰大十围，面如锅底，一双虎眼，两道粗眉，腮边一排虎须。善使雌雄两条竹节鞭，有万夫不当

铁匠的炉火之神

之勇。娶妻梅氏。妻舅梅国龙、梅国虎，在麻衣县当马快。他住在城外打铁，务农为业。

《铸鼎余闻》卷四：

国朝罗天尺《五山志林》云：语云西域骨种羊、广东火焰鸭，皆奇事



也。始集解五六百一筐，置之土垆，复以衣被，环以木屑，种火文武其中，设虚筐候之。卵得火小温，辄转徙虚筐，而上下之，昼夜六七徙，凡十有一日，而登之床，亦籍以衣被而重复其上，时旋减之，通一月而雏啄壳出矣。所祀为师者，则尉迟公，谓初有铁匠置鸭卵数枚火炉旁，久而雏出，因悟火焙之法。尉迟公曾作铁匠，故祀之。

《北京碑刻·重修炉神庵老君殿碑记》：

都城崇文门外，有炉神庵。初不详其创建所由，询庵所得名，则以供奉李老君像，故炉神之。

《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会》：

炉火之神，乃为冶工、金银匠与

兑换商之祖师（注：在北京，此神被认为老君。《西游记》第七回曾述说老君将孙悟空放在八卦炉中，欲炼出长生不死之丹）。

〔案〕广东火焙鸭，本奉铁匠为师。而唐代名将尉迟恭，小说中曾传说其以打铁为生，是为铁匠中最知名者，故祀尉迟公以代表铁匠。民间铁匠皆以尉迟公为祖师，似亦可说得通。或曰冶工、金银匠以太上老君为祖师，则因老君以八卦炉炼仙丹耳。后世铁匠、锡匠等均自称“老君行”，源其所自，当在《西游记》小说之前，因小说中猪八戒赞自己的钉钯，即说为老君亲自锻造也。

娼妓神（白眉神）

《北平风俗类征·祠祀及禁忌》：

近来狭邪家多供关壮缪像，予窃以为褻渎正神，后乃知其不然，是名白眉神，长髯伟貌，骑马持刀，与关像略肖，但眉白而眼赤。京师相胥，指其人曰“白眉赤眼儿”者，必大恨，其猥贱可知。狭邪讳之，乃嫁名于关侯。坊曲倡女，初荐枕于人，必与艾猓同拜此神，然后定情，南北两京皆然也。（《野获编》）

娼家魔术，在在有之，北方妓家，必供白眉神，又名祆神，朝夕祷之。至朔望则用手帕蒙神首，刺神面，视子弟奸猾者佯怒之，撒帕着子弟面，将坠地，令拾之，则悦而无他意矣。（《清稗类钞》）

《枣林杂俎》和集“白眉神”条：

教坊供白眉神。朔望用手帕针线刺神面，祷之甚谨，谓撒帕着人面，则惑溺不复他去。白眉神，即古洪崖先生也。

《坚瓠补集》卷四“白眉神词”条：

教坊妓女各供白眉神，即祆神也。朔望以手帕扎神面一过，遇子弟有打乖者，辄以帕掷其面，坠地，使拾之，自然心悦而从，留恋不已，盖厌术也。沈石田有《白眉神词》曰：

“祷眉神，掩神面，金针刺帕子，针眼通心愿。烟花万户锦排场，家家要教神主张。主张郎来不复去，夜夜笙歌无空房。帕子有灵绫一方，恩丝爱缕合鸳鸯。指郎指着春风香，一丝一缕一回肠。”

《斩鬼传》第八回：

含冤道：“你家有白眉神么？”柳金娘道：“上边供奉的就是白眉神。”含冤扬起幔子看，果然一尊神像，两道白眉。含冤又问道：“这尊神是何出身，在生时姓甚名谁？”柳金娘道：“小妇人也不知其详，只听得当日老王八说是柳盗跖。”

白眉神道：“俺自春秋以来，至于今日，娼妇人家，家家钦敬，大小奉祀，竟如祖宗一般。”钟馗道：“将军在春秋时何等英雄，为何不树功立名，封妻荫子，反受此娼妇供奉，岂不有玷将军乎？”白眉神道：“和尚无儿孝子多，那些粉头水蛋就是俺的儿子。每日享他们的供献，受用无比，何必巴巴结结为儿孙作牛马乎？”

《中国神明概论》：

俗云：“洪刚师，白目眉。没人请，自己来。”这句头禅，是台湾人平时用来讽刺贪食他人食物者；但民

俗洪刚却为妓院行神，人称“客兄神”。据说日本妓院也有供奉洪刚，其神像多为陶俑。传说洪刚是一位锅铁匠，曾得仙人授艺，平时食粮他人餐，因嫖淫妓院鸨母，两人常暗中勾搭。一天洪刚死于兴云作雾中，鸨母惊吓万分，恐事迹露扬，遂将洪刚尸体偷埋于床下，并日夕供祭牲醴。一次被夫撞问，慌道：“洪刚曾夜里托梦，如日夜祭拜其灵，必能保佑生意滚滚、人流不息，又可避免硬汉闹市。”其夫被骗，欣信之。至此，妓院以洪刚为娼家保护神。

这是台湾娼家行神的传说，但典籍记载，却把白眉神称为洪崖先生。

笔者曾在一家古董店发现洪刚神像，头部上尖下圆，眉白眼赤，似鸳鸯，脸呈赭色，当时未加重视，后来再去寻找，已被卖出，深想，若果有人能致力于宗教神像的寻集，其对文物的保存，是有意义的。

洪刚是妓院业行神，妓女一旦落

户从良，须与夫同拜洪刚，谢其往日护育之恩。但乐户妓女，平素都祀奉潘金莲。潘金莲是《金瓶梅》叙述中的荡妇，妓女祀她为神，以为如其媚，必能引男子兴致迷游。张京裁《燕京访古录》云：“东四牌楼勾栏胡同，为元时御勾栏处，中一巨第，废第花园内，有一小庙，庙内有一铜铸女像，坐式，高四尺八寸，面含笑，美姿容，头向左偏，顶盘一髻，插花二枝，身著短衣，盘右腿，露莲钩，右臂直舒，作点手式，扬左腿，左手握莲钩，情态妖冶，楚楚动人。按此第应是勾栏故址，此像当为妓女崇奉之神矣。”

〔案〕烟花行所供祖师各处不同，计有管仲、吕洞宾、柳下跖、潘金莲、五大仙（与平民所供不同者，是其中有鳖一品）等，而以白眉神最为知名。

机 神（褚载 褚河南 张衡）

《履园丛话》卷二三“机神庙”条：

机杼之盛，莫过于苏杭，皆有机神庙。苏州之机神奉张平子，不知其由，庙在祥符寺巷。杭州之机神奉褚河南，在张御史巷。相传河南子某者迁居钱唐，始教民织染，至今父子并祀为机神，并有褚姓者为奉祀生，即居庙右。按唐时以七月七日祭机杼，想又以织女为机神也。

《浪迹续谈》卷一“机神庙”条：

恭儿观政浙中，甫到数日，即奉宪诣机神庙行香。问以机神仪状，但称目本短视，无由瞻仰神像，惟照赞礼生所唱行三跪九叩礼而已。因翻《杭州府志》，云机神庙在城东南隅，褚河南裔孙讳载者，得机杼之巧于广陵，而归教其里中，于是杭之机杼甲于天下。宋至道元年始于杭置织务，至今勿改（今派部郎管浙江织造，即此，然则其来已久矣）。杭人立祠祀之。又推原其始为机杼者，复立机神

庙。神之缘起，引《淮南子》高注，以为黄帝之臣伯余也。又读钱梅溪《履园杂记》云〔见上条，不具引〕。然则合二书观之，其为褚河南父子信矣。即以为伯余，亦系黄帝之臣子，又何以用三跪九叩之隆礼乎？按《唐书·百官志》，七月初七日织染署祭杼，想是以织女星为机神。然星辰系中祀，即织女星亦不应三跪九叩也。杭州拜庙仪节多不可解。即如火神帝庙，他省皆三跪九叩首，而杭州独用二跪九叩首。夫火帝即祝融，既尊之为帝，能无用帝者之仪乎？

〔案〕机神即织工之保护神。杭州机神庙祀褚载，以其得机杼之巧，归教里中，此亦类松、太之祀黄道婆也。或称祀其祖褚河南，则亦有说。至若苏州机神奉张平子（东汉张衡），则匪夷所思矣。或以张衡造地动仪等，心思巧密，擅长机械工艺，故而祀之？

吏胥神（三郎）

《通俗编》：

《史记·秦始皇纪》：以罪过连逮，少年三郎官，无得立者。索隐注：谓中郎、外郎、议郎。按今吏胥家俱奉三郎之神。本此。

〔案〕书吏有祀仓颉为祖者，已见前编。近代则有吏胥所奉三郎神，

《通俗编》谓即秦之三郎官。此亦不可解者。京剧《乌龙院》阎婆惜呼宋江、张文远均为“三郎”，文远行第不得而知，宋江则绝非行三者。此是否与“三郎神”有些关系，值得琢磨。

壬 編



西王母（王母娘娘）

东王公

张天师

三茅真君（茅盈 茅固 茅衷）

附：茅濛

麻姑

东方朔

许旌阳

尹真人

庐山匡阜先生

王侍宸

萨真人

王灵官

附：王恶元帅

何蓑衣

张紫阳

九鲤湖仙

天门三将军（唐葛周）

庐山九天采访使

张仙

八仙

李铁拐（铁拐李）

锺离权（汉锺离）

张果老

吕洞宾

何仙姑

蓝采和

韩湘子

曹国舅

刘海蟾

小 叙

“神仙”信仰与承袭原始宗教而来的传统的鬼神观念很不相同。神仙都是由人修成的，他们与山川星辰等自然神当然不同，但即使与由鬼魂崇拜发展而来的人神亦不尽相同。鬼神崇拜相信灵魂不灭，所以认为人的躯体死后，其灵魂仍然存在，而且能影响人们的生活，而伟大首领、战士、巫师等历史人物的灵魂尤其强有力，于是奉为保护神。而“神仙家”也相信灵魂不灭，但他们的灵魂不灭是建立在肉体不死的前提之下。只是后世的道士一般无法提供肉身不死的证据，才发明了“尸解”之说。

虽然一般认为“神仙家”出现于战国时期，但从记载上看，眼下还没有一条可靠的文献能证明在战国时就出现了“神仙”的概念。据信为战国时期的《庄子·内篇·大宗师》中谈到的“真人”不过是庄子学派所认为的一种精神境界，而屈原所作的《远游》虽然大谈仙事，但此赋不过是汉人的作品。燕齐方士鼓吹的海外神山上居住的不过是一种“长生不死”的“人”，到了秦灭六国，始皇帝开始让方士寻求的也只是这种吃了神药而不死的仙“人”，直到卢生，他才开始把庄子的“至人”概念与仙人结合，

此时的仙人不仅是老而不死了，还能“入水不濡，入火不蒸，陵云气，与天地久长”，已经有些“神气”。到了汉武帝时，方士公孙卿建议武帝造了一个高高的通天台，说是仙人好楼居，这样可以召来仙人。在他们的眼里，仙人简直就是一种会飞而长寿的生物，所以只须给他搭个窝，仙人就会到这里来落脚，顺便也许会捎来“不死药”。但无论如何，“仙人”总算开始变为“神仙”了。

典籍中所记载的神仙多半从一开始就是追求长生不死的皇帝和方士们造出来的。虽然其本源来自海上三神山，但后世有名有姓的神仙却没有一个是三神山上的。“神仙”是制造神仙的人按照自己的形象搞出来的，所以最早的神仙只有两种，一是皇帝，一是方士。尽管方士们编出封禅的古帝王数目达几十人，但能够留在仙史中的却只有一个黄帝（另一个颡项很快就被人们淡忘了），而方士籍的神仙却很不少，秦皇汉武时飘洋过海装神弄鬼却连个神仙影子也没见到的方士们，后来居然一个个都被迫认成了神仙。

神仙的这两个来源是那么狭窄，连方士自己也觉得脸面不够，于是就

开始从古代的神中借用，西王母就是这种造神材料的典型。造了黄帝和西王母，又连类而及地造出一大串，王母、黄帝的配偶、侍从，都跟着入了仙籍。

随着道教的诞生，所奉祀的教主和传教士们也都成了神仙，老子、庄子、列子、关尹子这些真真假假的古人，还有张道陵、寇谦之、尹轨、许逊这些教派创始人及其门徒，无一不是神仙。道教的走入上层社会，神仙中就又增添了大量的“富贵神仙”，到了陶弘景写《真诰》造《真灵位业图》，就又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人间社会和鬼神社会的等级、秩序、门第、宗族也移到了神仙世界。可是一个单纯寄生于上层社会的宗教正如依托权势的门客，生命力是不会持久的，所以这个神仙世界最终还是被鬼神世界吞没了。

但是起源于民间的道教总是在民间保留着广大的信仰者。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的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大量传统信仰和民间迷信内容，所以很容易在民间传播，神仙思想于是也就迅速流行于民间。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不事生产，专事修炼以成仙，或是追求长生不老，乃是过于奢侈的目标。但他们苦于多少年来的刀兵水火灾病的困扰，当然向往幻想中的不受剥削、不受压迫的“世外桃源”，或者希望能得到不受现行秩序约束，而关心人民疾苦，救死扶伤，

驾驭自然，拿妖捉鬼的“神仙”的帮助。

从一定意义上说，民间的神仙与正统道教的神仙是有着不同的内容的。崇奉道教的皇帝、大臣和得宠的方士们总是造出翊圣真君、王灵官之类的皇家护卫，而民间则把那些能够为百姓做些实事的江湖人物仙化。当一些“金门羽客”用炼丹、祈禳来为皇家其实是为自己造福的时候，民间看穿了他们的骗局，以“真人不露相”的原则造出了大批乞丐、疯子、渔樵等沉沦下层的神仙。这种活动于下层社会中的平民神仙大量出现在唐代以后的文人笔记中，其数量和影响都超过了同期的“山林神仙”，而其典型代表则是所谓“八仙”。

“八仙”的出现是道教盛行于全国的结果，但就是这个“八仙”也彻底使神仙的宗教性质转变为俗信性质。八仙这一组神仙的出现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寿庆做一个热闹的点缀，但民间对八仙身世的不断修正和丰富，却又给八仙以新的内容。最后的结果是，八仙是民间百姓对以往神仙社会的一次过滤。八仙在民间的流行，与这一组神仙始终未能进入国家祀典，这一对比正可以看出民众信仰的取舍。

活跃于道士口中、文人笔下、民间传说中的仙人数量相当大，且历代不断增添，元代道士赵道一编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及其“续编”“后

集”已经把神仙的数目扩大到将近千人，明代的《列仙全传》做了一些甄别，仍收有五百八十一人。考虑到本书的特点，我们主要选择一部分在民间影响较大、不仅游戏于世外洞天，有“仙”的特征，而且较多干预人间之事，为民间所立庙设像奉祀，兼备“神”的特征的“仙人”，进行介绍。

西王母 (王母娘娘)

《山海经·西山经》: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

郭璞注：胜，玉胜也。主知灾厉五刑残杀之气也。

《山海经·海内北经》:

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

《山海经·大荒西经》:

(昆仑之丘) 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

《庄子·大宗师》: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二二:

按《竹书纪年》：舜九年，西王

母来朝，献白环玉玦。穆王十七年，王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

按《穆天子传》：天子西征，至于西王母之邦。吉日甲子，天子宾于



西王母

西王母 (明刊《仙佛奇踪》)

西王母，乃执白圭元璧以见西王母，献锦组百纯、白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觞西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其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

《史记·赵世家》:

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

母，乐之忘归。（《索隐》：嫫周不信此事，而云“余常闻之，代俗以东西阴阳所出入，宗其神，谓之王父母。或曰地名，在西北，有何见乎？”）

《淮南子·览冥》：

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

《汉书·哀帝纪》：

（建平）四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颜师古注：西王母，元后寿考之象。）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

《汉书·五行志》下之上：

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惊走，持粟或楸一枚，（如淳注：楸，麻杆也。颜师古注：粟，禾杆也。）传相付与，曰行诏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跣，或夜折关，或逾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历郡国二十六，至京师。其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仞佰，设祭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传书曰：“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至秋止。

《铸鼎余闻》卷三：

《汉书·地理志》金城郡临羌县下注云：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均案：《水经·河水篇二》注云：有湟水出塞外，东迳西王母石室。）

又《西域传》云：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尝见也。

（均案：《西域传》又云条支临西海，是西王母乃西海远荒之国，从未有人至其地者也。）

《淮南子·地形训》云：西王母在流沙之濒。

《博物志》卷八：

汉武帝好仙道。时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当来。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云车而至于殿西，青气郁郁如云。有三青鸟，如乌大，使侍母旁。王母索七桃，大如弹丸，以五枚与帝，笑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

《博物志》卷九：

老子云：“万民皆付西王母，唯王、圣人、真人、仙人、道人之命上属九天君耳。”

《汉武帝内传》：

王母至也，群仙数千，光耀庭宇。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绡之袿，容晖流盼，神姿清发，真美人也。王母上殿东向坐，著黄金褕褕，文采鲜明，光仪淑穆，带灵飞大绶，腰佩分景之剑，头上太华髻，戴太真晨婴之冠，履玄璫凤文之舄。视之可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真灵人也。下车登床，帝跪拜问寒暄毕，立，因呼帝共坐。

《枕中书》：

昔二仪未分，溟滓鸿濛，未有成形，天地日月未具，状如鸡子，混沌玄黄，已有盘古真人，天地之精，自

号元始天王，游乎其中。

元始天王在天中心之上，名曰玉京山。经二劫，忽生太元玉女，在石涧积血之中，号曰太元圣母。元始君下游见之，乃与通气结精，招还上宫。元始君经一劫乃一施太元母，生天皇，十三头，治三万六千岁，书为扶桑大帝东王公，号曰元阳父。又生九光元女，号曰太真西王母，是西汉夫人。所治群仙无量也。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二二：

《神异经》：昆仑之山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圆周如削，下有回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鸟，名曰希有，南向，张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西王母岁登翼上，之东王公也。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二二：

《西王母传》：西王母者，九灵太妙龟山金母也。一号太虚九光龟台金母元君。乃西华之至妙，洞阴之极尊。在昔道气凝寂，湛体无为，将欲启迪元功，化生万物，先以东华至真之气，化而生木公。木公生于碧海之上，芬灵之墟，以主阳和之气，理于东方，亦号曰东王公焉。又以西华至妙之气，化而生金母。金母生于神州伊川，厥姓侯氏，生而飞翔，以主元毓神元奥于眇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气，结气成形，与东王公共理二气，而育养天地，陶钧万物矣。柔顺之本，为极阴之元，位配西方，母养群

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者、得道者，咸所隶焉。所居宫阙，在龟山春山西那之都，昆仑之圃，阊风之苑。有城千里，玉楼十二，琼华之阙，光碧之堂，九层元室，紫翠丹房，左带瑶池，右环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涛万丈，非飙车羽轮，不可到也。

又云王母蓬发戴华胜，虎齿善啸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真形也。元始天王授以方天元统龟山九光之策，使制召万灵，统括真圣，监盟证信，总诸天之羽仪。天尊上圣朝宴之会，考校之所，王母皆临诀焉。上清宝经三洞玉书，凡有授度，咸所关预也。黄帝讨蚩尤之暴，威所未禁，而蚩尤变幻多方，征风召雨，吹烟喷雾，师众大迷。帝归息太山之阿，昏然忧寝。王母遣使者披元狐之裘，以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天一在后，得之者胜，战则克矣。”符广三寸，长一尺，青莹如玉，丹血为文。佩符既毕，王母乃命一妇人，人首鸟身，谓帝曰：“我九天元女也。”授帝以三宫五意，阴阳之略，太乙遁甲六壬步斗之术，阴符之机，灵宝五符五胜之文，遂克蚩尤于中冀。其后虞舜摄位，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环。舜即位，又授地图，遂广黄帝之九州为十有二州。王母又遣使献舜白玉琯，吹之以和八风。《尚书帝验期》曰：王母之国，在西荒也，昔茅盈字叔申，王褒字子登，张道陵字辅

汉，泊九圣七真，凡得道授书者，皆朝王母于昆陵之阙焉。

《铸鼎余闻》卷三：

《隋书·诚节传》：京兆张季珣父祥，开皇中迁并州司马。仁寿末，汉王谅举兵反，遣其将刘建略地燕赵，至井陘，祥勒兵拒守。建纵火烧其郭下，祥见百姓惊骇，城侧有西王母庙，祥登城望之再拜，号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烧！神其有灵，可降雨相救。”言讫，庙上云起，须臾骤雨，其火遂灭。士卒感其至诚。

《酉阳杂俎·前集》卷一四：

西王母姓杨，讳回，治昆仑西北隅，以丁丑日死。一曰婉妗。

《列仙全传》卷一：

西王母，即龟台金母也。以西华至妙之气，化而生于伊川。姓嫫（一作何，一作杨）讳回，字婉妗。一字太虚。配位西方，与东王公共理二气，调成天地，陶钧万品。凡上天下地，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隶焉。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七〇：

《鸿苞轩轸黄帝纪》：于时有神人西王母者，太阴之精，天帝之女也。人身虎首，豹尾蓬头，戴胜颡然，白首善啸，石城金台而穴居，坐于少广之山。《山海经》亦云。然不知此形貌乃西方白虎之神，西王母使者，非王母真形也。王母真形天姿掩霁，端正美丽，如三十许姣好妇人。岂有天真灵人而虎首豹尾者乎？此万古传说

之过也。《汉武帝外传》状西王母，得之矣。

《玉芝堂谈荟》卷一七“西王母”条：

西王母者，九灵太妙龟山金母也。生于伊川，厥姓侯氏，生而飞翔，为极阴之元，位配西方，母养群品，三界十方女子之得道者咸隶焉。所居昆仑之圃、阆风之苑，金城千里，玉楼十二，琼华之阙，光碧之堂，九层玄室，紫翠丹房，左带瑶池，右环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非飙车羽轮，不可到也。所谓玉阙暨天，缘台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连琳彩帐，明月四朗，戴华胜，佩虎章，左侍仙女，右侍羽童，宝盖杳映，羽辎荫庭，轩砌之下，植以白环之树，丹刚之林，空青万条，瑶干千寻，无风而神籁自韵，琅琅然皆九奏八会之音也。黄帝讨蚩尤之暴，蚩尤吹烟喷雾，师众大迷。王母遣使者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天一在后，得之者胜。”符广三寸，长一尺，青莹如玉，丹血为文。佩符既毕，王母乃命一妇人，人首鸟身，谓帝曰：“我九天玄女也。”授帝以三宫五意，阴阳之略，太一遁甲，六壬步斗之术，阴符之机，灵宝五符五胜之文，遂克蚩尤于中冀。又数年，王母遣白虎之神，乘白鹿，集于帝庭，授以地图。其后虞舜摄位，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环。舜即位，又授益地图，遂广黄帝之九州为十有二州。王母又遣使献舜白玉琯，

吹之以和八风。昔茅盈字叔申，王褒字子登，张道陵字辅汉，洎九圣七真，凡得道授书者，皆朝王母于昆陵之阙焉。王母又以元封元年乘紫霄之辇，驾九色斑龙，带灵飞大绶，腰佩分景之剑，头上太华髻，戴晨婴太真之冠，履玄琚凤文之舄，降于筵灵之台。命侍女王子登弹八琅之璈，董双成吹云和之笙，石公子击昆庭之金，许飞琼鼓震灵之簧，婉凌华拊五灵之石，范成君击湘阴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钧，又命法婴歌玄灵之曲。授武帝以五真图。又于天汉二年，遣使献灵胶四两，吉光毛裘。《山海经》则云：蛇巫之山，有人操杯而东向立，曰龟山西王母，梯几而戴胜仗。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使。又曰：昆仑之丘，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又《西山经》：玉山，西王母所居也。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

《广东新语》卷六“西王母”条：

广州多有祠祀西王母，左右有夫人，两送子者，两催生者，两治痘疹者，凡六位。盖西王母弟子，若飞琼、董双成、萼绿华之流者也。相传西王母为人注寿注福注禄，诸弟子亦以保婴为事，故人民事之唯恐后。考西王母见《山海经》、《汲冢周书》、《穆天子传》、《汉武帝内传》。而《庄子》云：夫道在太极之先，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

终。是则开辟以来，有天地即有西王母。而道家以为西王母者，金母也，木公生之，金母成之，人类之所以不绝于天地间者，以有金母成之也。金母者，天下之大母，故曰王母，居于西，以成物为事，故曰西王母云。壁上多绘画保婴之事，名子孙堂。人民生子女者，多契神以为父母。西王母与六夫人像，悉以红纸书契名帖其下，其神某，则取其上一字以为契名，婚嫁日乃遣巫以酒食除之。

《畏垒笔记》卷三“西王母”条：

《穆天子传》：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注：西王母如人，虎齿蓬发戴胜，善啸。《竹书》：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见西王母，其年来见宾于昭公。又云：西至于西王母之邦。然则西王母当是其邦之君，非必神人不可知者也。又云：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其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注：崦嵫山日所入，言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既有邦，又有居，洵非神人不可知者矣。《世本》：舜时西王母来献昭华之玉。案此历世久远，非穆天子所宾见之西王母。汉志：金城郡临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即毕和羌以献王莽为西海郡者也。又《尔雅》云：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然则西王母者，乃遐荒之地，穆天子所见者，乃其邦之君长耳。

《通俗编》：

《尔雅》：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大戴礼》：舜时西王母献白玉琯。按：西王母特海外国名，如后世八百媳妇之类，非神人也。《山海经》言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神人之说乃自此起。然司灾厉及五刑残杀之气，则亦非吉神也。惟《穆天子传》言，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作谣，有将子无死句。又《吴越春秋·阴谋传》：大夫种进九术。一曰尊天事鬼，以求其福。越王乃立东郊祭阳，名曰东皇公；立西郊祭阴，名曰西王母。事之一年，国不被灾。由是祈福寿者，循以为习，设为贵妇人象祀之。《酉阳杂俎》云：西王母姓杨，名回，一名婉妗。《集仙录》云：西王母者，九灵太庙龟山金母也，姓侯氏。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隶焉。《山经》所云，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真形也。

《陔余丛考》卷三四：

世以西王母为女仙之宗，出《列子》及《汲冢周书》：穆王乘八骏西巡狩，宴瑶池而捧王母之觞。又《山海经》有西王母缃几戴胜之语。因而《汉武外传》递相附会，遂有七夕会于甘泉，王母捧仙桃而降之事。按《尔雅》：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是西王母乃地名，而非人名。汉贰师将军西伐宛，斩王母



王母庆寿（北京白云观藏画）

寡，亦其王之名母寡耳。（《陈汤传》又作王母鼓，鼓寡声相近也）未可以其名母寡，而遂为女王也。《七修类稿》亦云：犹之国名女真，人姓胡母，未可谓女真国胡母姓之皆女人也。盖《山海经》及汲书，皆因《尔雅》西王母三字，遂造为穆王西巡之事，竟成典故。司马相如《大人赋》：吾乃今睹西王母，鬻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则用之于词赋矣。《史记》：造父御穆王西巡狩，见西王母，则并入之史册矣。后人又附会作《穆天子传》，



龟台金母（日本刊印《列仙图赞》）

有白云在天之谣，则更创传奇体矣。哀帝时，民间相传西王母行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会聚祠西王母，则且盛于祠祭矣。《晋书·张軌传》：酒泉太守马岌，言酒泉之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于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宜立西王母祠。又沮渠蒙逊袭卑和，至盐池，祀西王母寺中，中有元石神图，因命张穆作赋，则并处处有祠庙矣。然《史记·条枝国传》：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后汉书·大秦国传》：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北史》：大秦国有西王

母山，玉为堂室，终皆惆怅之词也。

《集说诠真》：

东王公为男仙之主，西王母为女仙之宗。（按《续文献通考》：东王公名倪，字君明。西王母姓杨名回，又姓何名婉妤。按《酉阳杂俎》，西王母姓杨名回，治昆仑西北隅，以丁丑日死，一曰婉妤。）此二元尊，乃阴阳之父母，天地之本源，化生万灵，育养群品，长生飞化之士，升天之初，先觐西王母，后谒东王公，然后升三清朝太上也（见《仙传拾遗》）。东王公亦号木公，西王母亦名金母。在昔道气凝寂，湛体无为，将欲启迪玄功，化生万物，先以东华至真之气化而生木公，以主阳和之气，理于东方焉。又以西华至妙之气，化而生金母，厥姓侯氏，位配西方，与东王公共理二气，育养天地，陶钧万物也（见《集仙录》）。东王公又号玉皇君，居于云房之间，以紫云为盖，青云为城，仙童侍立，玉女撒香。男女得道者，名籍所隶焉（见《仙传拾遗》）。西王母居昆仑之间，有城千里，玉楼十二。左侍仙女，右侍羽童。女子得道登仙者，咸所隶焉（见《集仙录》）。王母之第九子名玄秀，为真人（见《明一统志》）。第二十三女名瑶姬，为云华夫人（见《集仙录》）。小女名婉，为太真夫人（见《神仙传》）。

《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

丁谦《穆天子传地理考证》有言：西王母者，古加勒底国之月神

也。《轩辕黄帝传》言，时有神人西王母，大阴之精，天帝之女，可为月神确证。考加勒底国都于吾耳，一名威耳，城有大月神宫殿。其国合诸小邦而成，无一统之王，外人但称为月神国；以中国语意释之，则曰西王母，即称其国曰西王母，嗣并移而名其国之王。且，国统虽易，中国人称之如故。

《中国古代神话与史实》：

西王母之名，最早见于《山海经》。按“西”表示方位。“王”有神义，《荀子·礼论》：“郊者并百王于上天而祭祀之也。”杨倞注：“百王，百神也，”是其证。“母”为獬之音假。

是西王母犹言西方神獬。从《山海经》所载居处、形状、服饰考之，当为西方獬族所奉祀的图腾神像。所谓獬族，即《穆天子传》中的膜及西膜，说详下文。《山海经·西山经》云：“玉山是西王母所居”，谓獬族所建立的图腾神祠在玉山之上。又《大荒西经》云：“有人”，谓图腾神像与人相似。《西山经》云：“豹尾虎齿而善啸”，《大荒西经》云：“虎齿而豹尾”，谓图腾神像虽然具有人形，却还存其本来面目和特征。至于《西山经》、《大荒西经》俱云“戴胜”，《海内北经》云：“梯几而戴胜”，这是附加在图腾神像上的服饰，所以显示其威严。此种似人非人，半人半兽的怪物，在原始氏族社会时代奉以为宗神，是人类文化发展必经的阶段。

按：獬分两类，同名异实。一为肉食类，即豹的别名，《尸子》、《尔雅》、《山海经》所载属之；一为奇蹄类，形颇似熊，《说文》、《后汉书》、《八郡志》所载属之。至于獬族所奉祀的图腾，当为肉食类的豹而非奇蹄类的獬。

流传于民间，故演化为一形貌丑陋的女神。又因其与昆仑山神黄帝之宫相近，一男一女，遂成为配偶。嗣后，黄帝渐由山神演化为人王，獬母则演化为一位有德无貌的后妃。

《山海经》所载之西王母，原为西方獬族所奉之图腾，随着社会的发展，图腾本意，渐次消亡。一方面由于名词的误解与无意的附会，逐渐演变为黄帝的后妃。一方面还保存其本来面目而演变为西方的山神，“莫知其始，莫知其终”，成为道家理想中得道的真人。同时，与燕齐方士服药求仙的方术相结合，因而转化为汉代长生不死的女仙。

司马相如《大人赋》：吾乃今日睹西王母，皓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鸟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

扬雄《甘泉赋》：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嫫妃。

《太平经抄·师策文》：乐莫乐兮长安市，使人寿若西王母；此若四时周反始，九十字策传方士。（《太平经抄》三八丙部之四引）

按西王母传至汉代，变虎齿豹尾

的凶容，为皓然白首、长生不死的老姬。

《汉尚方镜铭》：尚方作竟其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东王父，西王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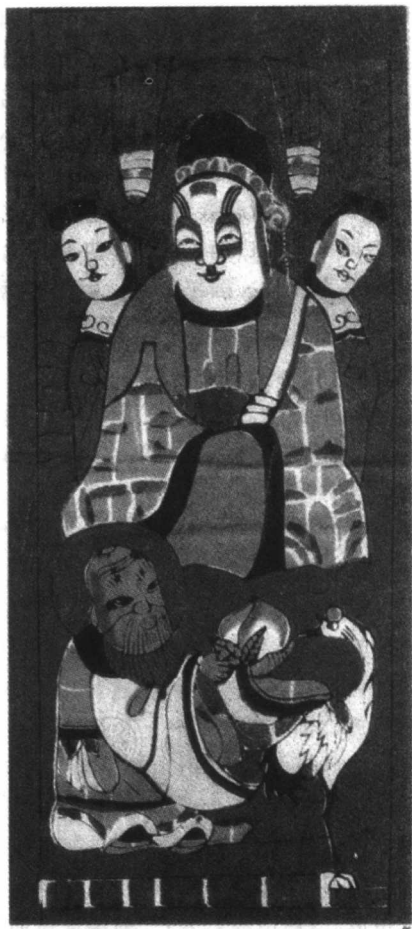
冯云鹗《金石索》：武梁祠后石室画像第二石，“画云雾神仙之状，上作二神，一男一女，疑东王公、西王母也”。汉人镜铭中每乐道之。

按西王母传到汉代，无端配以东王公；于黄帝与嫫母外，在仙籍中又新添一掌故。

《中国社会与宗教》第二章“西王母神话的宗教衍变”：

〔神话传说中的西王母〕西王母的传说记载于古书者较一般传说为多，如《尔雅·释地》、《山海经》、《庄子》、《尚书大传》、《大戴礼记》、《竹书纪年》、《淮南子》、《新书》、《论衡》、《列子》等书皆有西王母的记载，以《穆天子传》为传说之集大成者。有关西王母神话的产生，其来源必然久远。清代檀萃《穆天子传注疏》卷三即以“西王母神话是古代极为盛行的传说史料”：

周穆王十七年西征，见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而《列子·周穆王篇》云：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王母为王谣，王和之，其辞哀焉。时汲冢传未出也，而所记骏名，与伯夭、奔戎之属，无不与传符。而《庄子》亦云：王母得之，坐乎少广。可见四代而来，无不知有王



王母娘娘与寿星，这里的王母已成了老太婆（苏州民间版画）

母，见于各书之多，遭秦毁而无有。若非汲传一出，则将以《庄》《列》所述为寓言耳。

在中国神话传说中，西王母的内涵与象征极为特殊，第一它没有创世的色彩，不同于盘古与女娲神话；第二它不是自然崇拜所产生的神话，用

来解释自然现象；第三也非创造文明的英雄神话。西王母神话中欲表达的是乡民心灵深处的理想世界，勾画出人类生活乐园的蓝图，并且在这个世界，提供人类脱离生老病死的桎梏，得到永生不死的保证。

“不死”的观念与西王母神话、昆仑乐园有极密切的关系。《淮南子·览冥训》云：“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

不死的观念是与乐园境界并存，刚开始并无“不死药”，只有“不死之国”的传说，不死药是为解释不死之因衍生而出的，属于后来增补添加的部分。在昆仑乐园里神人不死是理所当然，不能构成乡民向往的要因，神人不死，若为药物所致，凡人食之，亦可不死，则此乐园对凡人充满了无限的吸引力。不死的遐想，第一是不死树。由不死树联想到不死药，不死药即由不死之药材配方而成。不死之药材，据苏雪林考证，为昆仑城上的木禾、不死之草（即灵芝之类）、神灵之甘露、昆仑城井中之水等。

不死药应为神仙独得之秘方，西王母的昆仑乐园，遂成为人类向往中的仙界，企图登之，以觅不死药。故除了后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之外，最有名的传说就是穆天子之见西王母。

除了秦始皇深信方士之言，求永生之药外，传说汉武帝也深信方士神仙之说，筑有通天台，以候天仙天

神。因此，后人曾假托班固之名撰写《汉武帝故事》及《汉武帝内传》，叙说汉武帝夜遇西王母的传说。

〔道教信仰下的西王母〕在神话阶段仅知西王母自称天帝之女，居住在昆仑乐园，有三青鸟为其取食，拥有不死之药外，西王母的姓氏及其来源皆不详。今出土的汉代画像镜里多以西王母为主题，所刻的西王母形象及其配物，与文献资料大致相符合。在画像镜里，早期以弯弓搭箭的后羿配著戴胜的西王母，西王母的左右，画有取食的青鸟、打杂的三足乌及九尾狐，有的西王母画像旁画着是手持树枝状仙药的白兔。但是东汉时代的画像镜改以东王公配西王母，自此西王母神话有了转变。据《吴越春秋·越王阴谋外传》云：“立东郊以祭阳，名曰东皇公，立西郊以祭阴，名西王母。”《吴越春秋》大致上为汉魏年间的稗官杂记，其所描写的东皇公与西王母大概是东汉民间的信仰状况。

西王母的姓氏及其神格，《列仙全传》记载甚详。《列仙全传》的西王母传记是杂揉《山海经》、《穆天子传》、《汉武内传》、《汉武故事》、《西王母传》等民间文人的作品而成。

西王母在道教神祇的地位如何？首先见于葛洪的《枕中书》，以为西王母与东王公同一神格，在至上神元始天王之下，负有生育万物之责。在元始天王之下，东王公居东方，主阳气，西王母居西方，主阴气，二气相

调和，生育万物，足见西王母有创造万物之功，神格相当高。

在《道藏·老子中经》将西王母列为第四位神仙，仅次于上上太一、无极太上老君与东王父，谓：“西王母者，太阴之元气也。姓自然，字君思，下治昆仑，上治北斗。”另外据《西阳杂俎》的记载，西王母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物：“西王母姓杨，讳回，治昆仑西北隅，以丁丑日死，是曰婉衿。”这二则内容相差甚大，但是所提到西王母的姓名，是《列仙全传》依据的资料。

西王母在神格上成为育养天地、陶钧万物的主宰，此为西王母神话的最大转变，其神话内涵不仅是乐园的追寻与长生不老，发展成错综复杂的宗教信仰，与民间信仰打成一片，并且时时加入文人方士的遐想作品。在基本理论与思想体系里，有了道家与阴阳家蜕化的影子，所谓“柔顺之本，为极阴之元，位配西方”，是上古神秘学的集大成。

西王母神话的特征在于脱离现实社会的枷锁，追求生命的延长与苦闷的挣脱，所以不管西王母的神格不断地提高，升天求仙与长生不老仍旧紧随着西王母传说。

〔民间宗教结社信仰下的西王母〕宋明以来民间宗教信仰最大的改变，是儒释道三教原本相对性的观念，在传统天命观念的统整混合为一，最特殊的产物即是明清以来的神魔小说。

儒释道的冲突，或许仅存于高次元传统，但是宋明理学的兴起，三教的冲突在学理又被冲淡了，甚至妥协了，给低次元原本已混合的三教思想，进一步得到肯定与认同。这种认同在神魔小说里处处可见，如《西游记》一书东土的玉皇上帝与西方的释迦佛的相互礼敬，表现出民间信神的价值意念。反过来文人笔下的神魔人物，经由戏曲小说的流传，也提供出民间信仰的新对象，如铁拐李、吕洞宾等八仙故事，孙悟空、猪八戒等《西游记》人物，一一登上神坛，成为享尽人间烟火膜拜的神祇。当小说中的人物成为神仙，民间的宗教信仰也因民间宗教结社的纷起，造成很大的混乱，其中西王母的演化，在此一时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此时期的西王母神话除了继承早期传说的内涵外，增加了其他宗教信仰，杂糅了《神仙通鉴》的五老故事与民间宗教结社的无生老母信仰，成为独一无二的至上女神，流衍出许多不同教派，影响民间宗教信仰甚巨。《神仙通鉴》一书刊行于康熙三十九年，民间将此书视为道教神仙演义的集大成，将中国自浑沌以来数千万年的神仙人物网罗殆尽，成为后人讲述道教神明的主要依据，其影响可谓大矣。

此书首叙有一遍体金色之人（即玄玄上人），以天地阴阳元炁之气化生五人于五方，分别是中央的黄帝，

北方的水精子，南方的赤精子，东方的木公，西方的金母。有关金母的叙述是：“以西华至妙洞阴之炁，化生金母，栖神于昆仑之圃，阆风之苑，性凝湛寂，道体无为。”又云：“金母荏苒而来，向前稽首。各定睛观之，见其豹尾虎齿，蓬发戴胜，身披珠玉缨络，腰系桑土长裙。”大致上仍是根据前人传说，变化不大。接着五老代玄玄上人陶蒸生植，创造宇宙万物，其中木公、金母负责造化人类。其过程如下：“金木知丹已熟，掀开顶，见中有二物相抱。金母顺手携一视之，是阳象婴儿，木公举起，是一阴性姹女，二老大喜。二老在山同心察伺，山坞忽起万缕烟霞，充塞天地。起身窥探，见婴姹已现法象，皆踊跃相庆曰：‘斡旋造化，成就天人，金木之功莫大也。’木公曰：‘五炁治化，岂区区所能哉！’五老各还本处。二子栖止岩谷，采取日精月粹，自能洞晓阴阳，牝牡互交，胚胎始结，日交十遍盈亏，育有两男，姹女以玉峰琼液双哺之。未几复育二女，婴儿令二男二女呼己为父，呼姹为母，渐习长大……自此生息渐蕃。”

金母与木公造人的传说，与明代新兴无生老母信仰相合，于是西王母神话与无生老母信仰渐渐合流，使西王母神话的内涵逐渐扩大。最近百年来，无生老母的形象逐渐被瑶池金母所取代。此时西王母的神格极为复杂，有的近于无极老母的性格，称为

育化圣母、维皇上帝，明明上帝，等于至上神的无上崇高地位。

〔案〕西王母，是中国古代著名之神，至近代则成为道教和民间信仰的女仙领袖。但西王母的来历，已很难考实。前人或有以为乃西方之地名、国名及国王之名的。丁谦先生以为即古迦勒底国之月神，其说缺乏根据。丁山先生又以为西王母犹言西方神嫫，为西方嫫族奉祀的图腾，嫫即豹之别名。此说亦难成为定论，姑录以备考。

就我们目前所知，西王母信仰本流行于西北祁连山一带，至战国时期有关西王母的神话在中原地区亦已相当流行。无论西王母之概念源于何处，是何含意，在战国以前的中国人心目中，它已是一位神人。《山海经》中有多处关于西王母的记载，皆谓其形象为半人半兽，称之为司天之厉及五残（即瘟疫和刑罚）之神。这种半人半兽神应是较原始的信仰形式，所以这应当是最接近于西王母神原型的记载。至于战国时期的其他文献，如《庄子》、《穆天子传》，却把西王母描绘成一位得道仙人或西方半人半仙的人王。也就是说，西王母至战国时代已经人神化了。不过在当时众多神灵之中，西王母的地位并不显得突出。战国以来，又有西王母掌不死之药的传说（见《淮南子》），而这种题材向来是神仙家的方士们津津乐道的好戏。西汉颇重神仙家，帝王追求不老

术，掌不老仙药的西王母自然地位提高，成为一位白发苍苍、长生不死的老姬（见《中国古代神话与史实》）。所以西汉末年民间竟盛行西王母之祀。东汉以来，鉴于西王母在民间的影响，新起的道教自然将其网罗门下（见《太平经钞》、《博物志》等）。以后道士文人相继推波助澜，西王母竟成为元始天尊之女，群仙之领袖，年三十许之丽质天仙。又以东王公与之相匹。其庙宇也不限西北一地。在这种情形下，《山海经》中记载的古代神话颇有碍其形象，于是好事者百般开解，谓蓬发戴胜、虎齿善啸者，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真形。唐以来，又有为其编造姓名的。玉皇大帝信仰兴起后，人们又把西王母与之相匹，称为王母娘娘。在道教经典、神怪小说、民间故事中，王母娘娘都是一位重要的女神。

〔又案〕本书前编置西王母于“己编”，过分强调了她的原始色彩，是不妥当的，现仍按道教的说法与东王公置于众仙之首。

西王母神话中的不死药使其成为西汉时期方士的热门话题，从而为她后来兴起的道教中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西王母最受崇拜的时期是西汉，她与汉武帝的交往被描写得风光旖旎，脍炙人口，那是后代文人的创造。但她在民间的影响却是有史可稽的。西汉末年的哀、平之际，方士的势力抬头，西王母的影响无疑得到扩大，而且受到政治形势的作用，已经超出只为皇帝王公提供“不死药方”的狭隘功用，带有救世济民的性质。哀帝建平四年，举国若狂地祠祀西王母，成了即将来临的政治大变动的先兆。汉哀帝即位之后，把掌握朝政的王莽外戚集团赶下了台。但哀帝政治昏乱，国势日下，于是民心思变，西王母竟然成了王莽的姑母老太后王政君的影子，而歌舞祭祀西王母也就变成王莽集团东山再起的神秘先兆。道教形成之后，虽然西王母被网罗进来，而且在神谱中的地位也不低，所谓“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隶焉”，其实已仅具虚名。她在民间的影响远远不如天妃娘娘（妈祖）、碧霞元君（注生娘娘）。西王母信仰在晚近的再度兴起，与正统道教并无关系，正如《中国社会与宗教》所介绍的，是民间宗教对西王母进行改造的结果。

东王公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二二：

《枕中书》：元始君经一劫乃一施太元母，生天皇十三头，治三万六千岁，书为扶桑大帝东王公，号曰元阳父扶桑大帝，住在碧海之中。

《太平广记》卷一引《仙传拾遗》：

木公亦云东王父，亦云东王公，盖青阳之元气，百物之先也。冠三维之冠，服九色云霞之服，亦号玉皇君。居于云房之间，以紫云为盖，青云为城，仙童侍立，玉女散香，真僚仙官，巨亿万计，各有所职，皆禀其命而朝奉翼卫。故男女得道

者，名籍所隶焉。昔汉初小儿于道歌曰：“著青裙，入天门，揖金母，拜木公。”时人皆不识，惟张子房知之，乃再拜之，曰：“此乃东王公之玉童

也。盖言世人登仙，皆揖金母而拜木公焉。”或云居东极大荒中，有山焉，以青玉为室，深广数里，僚属真仙时往谒，九灵金母一岁再游其宫，共校定男女真仙阶品功行，以升降之。总其行籍而上奏元始，中开玉晨，以禀命于老君也。天地劫历，阴阳代谢，由运兴废，阳九百六，举善黜恶，靡不由之。所谓王者，乃尊为贵上之称，非其氏族也。世人以王父、王母为姓，斯亦误矣。

《真灵位业图》：

上清左位：太微东霞扶桑丹林大帝上道君。

《神异经·东荒经》：

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长一丈，头发皓白，人形鸟面而虎尾，载一黑熊，左右顾望。恒与一



东王公——毫无众仙领袖的气派。

(日本刊刻《列仙图选》)

玉女投壶。每投千二百矫，设有入不出者，天为之噫嘘；矫出而脱误不接者，天为之笑。

《酉阳杂俎·前集》卷一四：

东王公讳倪，字君明。天下未有人民时，秩二万六千石，佩杂色绶，绶长六丈六尺，从女九千，以丁亥日死。

《列仙全传》卷一：

木公讳倪，字君明。天下未有民物时，钟化而生于碧海之上，苍灵之墟。道性凝寂，湛体无为，将赞迪玄功，育化万物，主阳和之气，理于东方，亦号东王公。凡上天下地，男子登仙得道者，悉所掌焉。尝以丁卯日登台观望转劫学道得仙之品。品有九，一曰九天真皇，二曰三天真皇，三曰太上真人，四曰飞天真人，五曰灵仙，六曰真人，七曰灵人，八曰飞仙，九曰仙人。凡品仙升天之日，先拜木公，后谒金母，受事既毕，方得升九天，入三清，礼太上而观元始。汉初有群儿戏谣于道曰：“着青裙，上天门，揖金母，拜木公。”时人皆莫之知，惟子房往拜焉。乃语人曰：“此东王公之玉童也。”

《三教搜神大全》卷一：

东华帝君，道气凝寂，湛体无为，将欲启迪玄功，生化万物，先以东华至真之气，化而生木公于碧海之上、苍灵之墟，以主阳和之气，理于东方，亦号王公焉。与金母皆挺质太

玄，毓神玄奥，于东方溟溟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气而成形，与王母共理二气而育养天地、陶钧万物。凡天上天下三界十方，男子之登仙得道者，悉所掌焉。居方诸之上。按《尘外记》，方诸山在东海之内，其诸司命三十五，所以录天上人间罪福；帝君为大司命总统之。山有东华台，帝君常以丁卯日登台四望学道之品者。凡仙有九品，一曰九天真皇，二曰三天真皇，三曰太上真人，四曰飞天真人，五曰灵仙，六曰真人，七曰灵人，八曰飞仙，九曰仙人。凡此品次，升天之时，先拜木公，后谒金母，受事既讫，方得升九天，入三清，拜太上而观元始。故汉初有四五小儿戏于路中。一儿诗曰：“着青裙，入天门，揖金母，拜木公。”时人皆莫知之，唯子房往拜焉，曰：“此东王公之玉童也。”昔元始告十方天人曰：吾自造言混沌，化生二仪，役御阴阳，始封皇上元君。自东华扶桑大帝等校量水火，定平劫数，中皇元年，太上于玉清琼房金阙上宫授帝宝经花图玉诀，使传后学玉名合真之人。故《玄纲》云“东华不秘于真诀”是也。紫府者，帝君校功行之所。夫海内有三岛，而十洲列其中：上岛三洲，谓蓬莱、方丈、瀛州也；中岛三洲，谓芙蓉、閼苑、瑶池也；下岛三洲，谓赤城、玄关、桃源也；三岛九洲鼎峙洪濛之中。又有洲曰紫府，踞三岛之间，乃帝君之别理统转灵官职位，较

量群仙功行，自地仙而至神仙，神仙而至天仙，天仙而转真圣，入虚无洞天，凡三迁也，皆帝君主之。释之名也，东华者，以帝君东华至真之气化而生也，分治东极，居东华之上也。紫府者，职居紫府，统三十五司命，迁转洞虚官较品真仙也。阳者，主东方少阳九气，生化万汇也。帝君者，位东方诸天之尊，君牧众圣，为生物之主，《易》曰“帝出乎震”是也。故曰东华紫府少阳帝君。又《真教元符经》云：昔二仪未分，溟滓濛洪如鸡子，玄黄之中生自然。有盘古真人移古就今，是曰盘古，乃是天地之精，自号元始天王，游行虚空之中。又有太元圣母化生天脊膺中，经百



扶桑大帝——东华帝君，发迹的东王公。
(河北石家庄毗卢寺壁画)

劫，天王行施，圣母遂生天皇，号上皇元年，始世三万六千岁，受元始上帝符命，为东宫大帝扶桑大君东皇公，号曰元阳。又考之仙经，或号东王公，或号青童君，或号东方诸，或号青提帝君，名号虽殊，即一东华也。君圣朝至元六年正月上尊号曰“东华紫府少阳帝君”。

《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

甲骨文所常见“东母”，当然是日神的别名。

大明生于东，代人谓之“东王父”，这与“地母”神后世讹为“社公”，同样是由女性变为男性。我认为“东王公”宜是“东王母”传说的变相；甲骨文所谓“东母”，决是日神。《大荒南经》：“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生十日的羲和即东王母。

〔案〕东王公，又称木公，东华帝君，与西王母共为道教之尊神。究其源，则颇暗昧。战国时楚地信仰“东皇太一”神，又称东君，或认为即人神化了的太阳神。（参见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七月版）有可能即是东王公之前身。但东王公一词之出现，始见于《枕中书》。《枕中书》和《真灵位业图》都称它为扶桑大帝，也显示了它是由日神演变而来。另外，东王公在中国民间传说中被认作是男仙之首，主阳和之气，生于碧海之上，理

于东方，也表现出日神的特征。但除了《神异经》的描绘比较原始，典籍中所见到的东王公之形象都已是经道教徒辗转加工增饰而成的。给它安排了姓氏、配偶（西王母）、职能（掌男仙名籍）、名号，编造了它的历史，甚至说它为元始天尊、太元圣母所生，所以距离原始的日神越来越远，颇难追寻其演变的陈迹了。

《中国神明概论》第一章“原始神明”：

五行具有循行之德，所以会生；具有相克之道，所以会杀；具有相消之理，所以会死。五行流变有生、旺、中、缩、没，化于人有生、长、成、衰、死。古人视此造化之神为东王公、水精、西王母、赤精、黄老。由于它们是开避万物先源，也是人类出化之始，故古人称它们为五老。

〔案〕“五老”之说在典籍中的出处，尚待查考。但东王公又称木公、东华帝君、元阳父、扶桑大帝，号称“育化万物”，所以用他来配合五行中的东方木，倒是有道理的。可是道家的“五老”却是另一种说法。《云笈

七签》云：元始天王化身为三清之后，继而又化为五方四老，其一为东方青灵始老，号东方安宝华林青灵始老帝君；其二为南方丹灵真老，号南单梵宝昌阳丹灵真老帝；其三为中央混元玄灵黄老君；其四为西方皓灵皇老，号西方七宝金门皓灵皇老君；其五为北方五灵玄老，号北方洞阴朔单郁绝五灵玄老君。此五方五老君为五行之精。其中除中央黄老君外，与东王公等五老名目全不相同。而《灵宝济度金书》又有五方五行世界之说，其五方各有天尊主之：东方为木世界，玉宝皇上天尊；南方火世界，玄真万福天尊；西方金世界，太妙至极天尊；北方水世界，玄上玉宸天尊；中央土世界，混元一炁天尊。此则与五老名目全然无涉。案以上两种五方五行神，其实都是古代五方五帝（东方青帝灵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黄帝含枢纽，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纪）和五方神（东方勾芒，南方祝融，西方蓐收，北方玄冥，中央河伯）的道教化。至于东王公等“五老”可能民间的色彩更浓厚些。

张天师

《后汉书·刘焉传》:

初，祖父（张）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陵传于衡，衡传于鲁，鲁遂自号“师君”。其来学者，初名为“鬼卒”，后号“祭酒”。民夷信向。

《三国志·张鲁传》:

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

《太平广记》卷八引《神仙传》:

张道陵者，沛国人也。本太学生，博通五经，晚乃叹曰：“此无益于年命。”遂学长生之道，得黄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药皆靡费

钱帛，陵家素贫，欲治生，营田牧畜，非己所长，乃不就。闻蜀人多纯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与弟子入蜀，住鹤鸣山，著作道书二十四

篇，乃精思炼志。忽有天天下，千乘万骑，金车羽盖，蛟龙驾虎，不可胜数，或自称柱下史，或称东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于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为师。弟子户至数万，即立祭酒，分领其户，有如官长。并立条制，使诸弟子随事轮出米绢器物，纸笔樵薪什物等，领人修复道路，不修复

者，皆使疾病。县有应治桥道，于是百姓斩草除溷，无所不为，皆出其意。而愚者不知是陵所造，将为此文



镇宅的张天师（河北武强民间版画）

从天下也。陵又欲以廉耻治人，不喜施刑罚，乃立条制，使有疾病者皆疏记生身以来所犯之罪，乃手书投水中，与神明共盟约；不得复犯法，当以身死为约。于是百姓计念邂逅疾病，辄当首过，一则得愈，二使羞惭，不敢重犯，且畏天地而改。从此之后，所违犯者皆改为善矣。陵乃多得财物，以市其药合丹。丹成，服半剂，不愿即升天也。乃能分形作数十人。其所居门前水池，陵常乘舟戏其中，而诸道士宾客往来盈庭巷。座上常有一陵，与宾客对谈共食饮，而真陵故在池中也。其治病事皆采取玄素，但改易其大较，转其首尾，而大途犹同归也。行气服食，故用仙法，亦无以易。故陵语诸人曰：“尔辈多俗态未除，不能弃世，止可得吾行气导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数百岁之方耳。其有九鼎大要，唯付王长，而后合有一人从东方来，当得之。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具说长短形状。至时，果有赵升者，恰从东方来，生平未相见，其形貌一如陵所说。陵乃七度试升，皆过，乃授升丹经。七试者，第一试：升到门，不为通，使人骂辱，四十余日，露宿不去，乃纳之。第二试：使升于草中守黍驱兽，暮遣美女非常，托言远行，过寄宿，与升接床，明日又称脚痛，不去，遂留数日，亦复调戏，升终不失正。第三试：升行道，忽见遗金三十饼，升乃走过，不取。第四

试：令升入山采薪，三虎交前，咬升衣服，唯不伤身，升不恐，颜色不变，谓虎曰：“我道士耳，少年不为非，故不远千里，来事神师，求长生之道，汝何以尔也？岂非山鬼使汝来试我乎？”须臾，虎乃起去。第五试：升于市买十余匹绢，付直乞，而绢主诬之，云未得，升乃脱己衣买绢而偿之，殊无恠色。第六试：升守田谷，有一人往，叩头乞食，衣裳破弊，面目尘垢，身体疮脓，臭秽可憎，升怆然为之动容，解衣衣之，以私粮设食，又以私米遣之。第七试：陵将诸弟子登云台绝岩之上，下有一桃树，如人傍臂，生石壁，下临不测之渊，桃大有实。陵谓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实，当告以道要。”于时伏而窥之者三百余人，股战流汗，无敢久临视之者，莫不却退而还，谢不能得。升一人乃曰：“神之所护，何险之有！圣师在此，终不能使吾死于谷中耳。师有教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乃从上自掷投树上，足不蹉跌，取桃实满怀，而石壁险峻，无所攀援，不能得返，于是乃以桃一一掷上，正得二百二颗。陵得而分赐诸弟子各一，陵自食一，留一以待升。陵乃以手引升，众视之，见陵臂加长三二丈，引升，升忽然来还，乃以向所留桃与之。升食桃毕，陵乃临谷上，戏笑而言曰：“赵升心自正，能投树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试投下，当应得大桃也。”众人皆谏，唯升与

王长默然。陵遂投空，不落桃上，失陵所在，四方皆仰，上则连天，下则无底，往无道路，莫不惊叹悲涕。唯升、长二人，良久乃相谓曰：“师则父也。自投于不测之崖，吾何以自安？”乃俱投身而下，正堕陵前，见陵坐局脚床斗帐中，见升，长二人，笑曰：“吾知汝来。”乃授二人道毕。三日乃还，归治旧舍，诸弟子惊悲不息。后陵与升、长三人皆白日冲天而去，众弟子仰视之，久而乃没于云霄也。初，陵入蜀山，合丹半剂，虽未冲举，已成地仙，故欲化作七试，以度赵升，乃知其志也。

《枕中书》：

张道陵为三天法师，统御六虚，数待金阙，太上之股肱，治在庐山。

《真灵位业图》：

正一真人三天法师张（讳道陵）。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三二：

按《神仙感遇传》：令狐绚者，余杭太守绚之子也。雅尚玄微，不务名宦，于开化私院自创静室，三日五日即一度开室焚香，终日乃出，时有神仙降之。因言入静之时，有青童引入至天中高山之上，朝谒老君，见丹命张天师为玄中大法师，以代尹真人之任。初，尹与三天论功于太上之前，太上曰：“群凶扰于中原，蚕食华夏，不能戢之，尹真人之过也。再立二十四化，分别人鬼，泽及生灵，道陵之功也。此二者各宜登台冥思，

取验于大道。”即敕尹真人登莲花宝台，端寂而坐，顷之万景昏暝。又命道陵亦登此台，既坐良久，则奇彩异光，种种变化，天人交畅矣。自是以道陵代尹为玄中法师焉。

《事物纪原》卷七：

元魏世祖时，赐寇谦之天师之号。后汉张道陵亦有天师之称。盖自《列子》言黄帝之称牧马童子曰天师始也。

《茶香室三钞》卷一八：

宋陈元靓《岁时广记》云：《灵宝朝修图》：正月十五日，虚无自然元始天尊于八景天宫集会三界群仙；汉祖天师三天扶教辅元大法师正一静应真君诞生之日。

又引《汉天师家传》云：真人讳道陵，字辅汉，姓张氏，丰邑人，留侯子房八世孙也。母梦天人自北斗魁星降至地，以薇蕨之香授之，感而有孕，于光武建武十年甲午正月望日，生于吴地天目山。真人张道陵于桓帝永寿二年九月九日，在巴西赤城渠亭山中，太上遣使者持玉册，授正一真人之号。即有黑龙驾一紫舆，玉女二人引真人与夫人雍氏登车，前导后从，天乐隐隐，迎至一处玉楼玉阁，阙上金牌玉字，曰：“太元都省正一真人阙。”又引《女仙录》云：孙夫人，张道陵妻也，同隐龙虎山，以桓帝永寿二年丙申九月九日，与天师于阆中云台山白日升天。按此则张道陵

妻有雍姓、孙姓之异，未知谁是。

《续文献通考·群祀考》三：

至元十五年七月，建汉祖天师正一祠于京城。

十月祠成，诏张留孙居之。

《释老传》曰：正一天师者，始自汉张道陵，至三十六代宗演，当至元十三年，世祖平江南，遣使召之，至则待以客礼，命主领江南道教，乃赐银印。子与棣、与材嗣。成宗大德八年，授与材正一教主，领三山符箓。其徒张留孙，从宗演入朝，世祖与语称旨，留侍阙下，祈祷辄应，即命留孙为天师，固辞不敢当，乃号之上卿，建崇真观于两京，俾留孙居之，专掌祠事。

臣等谨案：正一祠疑即《释老传》中之崇真观也。传称建于两京，则上都亦有之矣。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七：

天师者，汉张道陵也，子房八世孙，光武建武间生于吴天目山，学长生法术，隐北邙山。章帝、和帝累召不起。久之，遍游名山，东抵兴安云锦溪，升高而望曰：“是有异境。”缘衍流而之云锦洞，有岩焉，炼丹其中。三年，青龙白虎旋绕于上，丹成，饵之。时年六十，容貌益少。又得秘书，通神变化，驱除妖鬼。后于蜀之云台峰升天，后遗经篆符章并印剑，以授子孙。其四代日盛，复居此山。历代重之。今其子孙世袭真人，

居于江西广信府贵溪县之龙虎山。

《明史·礼志》四：

（弘治元年）尚书周洪谟等言：祖师三天扶教辅玄大法师真君者，传记云：“汉张道陵，善以符治病。唐天宝，宋熙宁、大观间，累号正一靖应真君，子孙亦有封号。国朝乃袭正一嗣教真人之封。”然宋邵伯温云：“张鲁祖陵、父衡，以符法相传授，自号师君。”今岁以正月十五日为陵生日，遣官诣显灵宫祭告，亦非祀典。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一七引明蒋德璟《纠张真人疏》：

汉末之黄巾以妖术授徒，及应京之祖道陵，以五斗米设教是也。道陵旧事，姑不深言。自晋及唐，其子孙并无封号，宋崇宁中始赐号张继先为虚靖先生，亦无品级。至元始加真人，称嗣天师，高皇帝以“天岂有师”斥之。

《历代神仙通鉴》卷九：

（张道陵，字汉辅，沛固丰邑人）留侯九世孙。初，不疑嗣为侯，生二子。次子高生通，通生无妄，无妄生里仁，里仁生浩，浩生刚，刚生翳，翳（字大顺）客于吴之天目山。妻林氏梦神人自北斗魁星中降至地，长丈余，衣绣衣，以薝蔔香草授之，曰：“吾始居方山，今奉上帝命来降汝家。”遂感而孕。复归沛，建武甲午上元夜生道陵，黄云笼室，紫气盈

庭，室中光气如昼。七岁时遇一老人，称河上公，授《道德真经》，捧归诵之，即通晓其义。及长，长九尺二寸，庞眉广颡，朱顶绿睛，隆准方颐，目有三角，博综五经坟典以及天文地理河洛图书谶纬之秘，为一代大儒。往来吴赵，从学者千余人。（天目南三十里，西北八十里，皆有讲诵之堂，今临安神山观、余杭通仙观是其地。）炼长生之道于阳羨山中。复自浙逾淮，涉河洛，入蜀山，得炼形合气之书，辟谷少寐。永平二年（二十六岁）赴直言极谏科，拜巴郡江州令。未几隐炼北邙山。建初五年（四十七岁）诏举贤良方正，道陵不起，复征为博士，亦不赴。（和帝）永元



张天师的标准造型（河北武强版画）

丁酉九年，闻张道陵在北邙，欲征为太傅，遣使聘之，不出。（入吴）遇真人魏伯阳，拜求其道。别而西游，爱蜀中溪岭深秀，初居阳平山，得贞女雍氏为配，始生女，名文姬，既生子衡（字灵真），越三年又生子权（字合义），复连生三女，曰文光、贤姬、芳芝。道陵西行，见灵奇一山，上有石鹤，形少似鹤，闻其鸣，则有得道者。道陵居之，石鹤忽鸣（因名鹤鸣山）。复从淮入鄱阳，溯流入云锦山。炼九天神丹，一年红光照室，二年有青龙白虎现绕丹炉（亦名龙虎山），三年丹成。年六十余，饵之益壮，行及奔马。一日，有神人虬髯铁面，皂幘金鞭，跨黑虎，至前曰：“赵公明愿永护真人丹扃。”道陵命其镇守玄坛，复自概访西仙源，获制命五岳摄召万灵神虎秘文，精思修炼，能飞行远听，分形散影，人皆莫测其神妙。（后太上老君授以正一盟威秘文、三清诸品经、斩妖雌雄剑等。）令治蜀地八部鬼神、六天魔王，悉平之。俱会盟于青城山，太上老君、元始天尊，敕青童谕真人以正一盟威之法，使世世宣布为人间天师，封真人为太玄都正一平气大法师。凡升天者，必先谒三天大法天师，然后上朝玉帝。天师即道陵也。（后上帝又授正一真人之号，在人间一百二十三岁）证位三天辅元大法天师，夫人为上真东岳夫人。

《列仙全传》：

张道陵，字辅汉，子房八世孙。

身長九尺二寸，庞眉广颡，朱顶绿睛，隆准方颐，目有三角，伏犀贯顶，玉枕峰起，垂手过膝，美髯髯，龙腾虎步，丰下锐上，望之俨然。汉光武建武十年生于天目山。母初梦大人自北魁星中降至地，长丈余，衣绣衣，以薝薇香授之。既觉，衣服居室皆有异香，经月不散，感而有孕。及生日，黄云笼室，紫气盈庭，室中光气如日月，复闻昔日之香，浹日方散。七岁通《道德经》，天文地理河洛图纬之书，皆极其奥。举贤良方正，身虽仕而志在修炼。无何，隐北邙山，有白虎衔符文置座傍。和帝征为太傅，封冀县侯，三诏不就。

入蜀，爱蜀中溪岭深秀，遂隐于鹤鸣山。山有石鹤，每鸣则有得道者。道陵居此，苦节学道，啬气养神，鹤乃鸣。弟子有王长者，习天文，通黄老，相与炼龙虎大丹。一年有红光照室，二年有青龙白虎绕护丹鼎，三年丹成。真人年六十余，饵之若三十许人，行及奔马。与王长入北嵩山，遇绣衣使者，告曰：“中峰石室藏上三皇内文、黄帝九鼎太清丹经，得而修之，乃升天也。”于是真人斋戒七日，入石室。足所履处，蹇然有声，即掘其地，取之，果得丹书。精思修炼，能飞行遥听，得分形散影之妙。每泛舟池中，诵经堂上，隐几对客，杖藜行吟，一时并赴，人皆莫测其灵异。西城房陵间有白虎神，好饮人血，每岁其乡杀人祭之。

真人召其神戒之，遂灭。又梓州有大蛇，鸣则山石振动，时吐毒雾，行人中毒辄死。真人以法禁之，不复为害。

顺帝壬午岁正月十五夜，真人在鹤鸣山梦觉，唯闻銮佩珊珊，天乐隐隐，香花覆地，紫云满空。瞪目东瞻，见紫云中素车一乘，驾五白龙，车旁旌旗仪卫甚盛。车中一神人容仪若冰玉，手执五明宝扇，项负八景圆光，身丈六余，神光照人，不可正视。车前一人敕真人曰：“子勿惊怖，即太上老君也。”真人礼拜。老君曰：“近蜀中有六大鬼神，枉暴生民，深可痛惜。子其为吾治之，使昼夜各分，人鬼有别，以福生灵，则子功无量而名录丹台矣。”乃授以正一盟威秘箓三清众经九百三十卷，符箓丹灶秘诀七十二卷，雌雄剑二把，都功印一枚，冠衣、方裙、朱履各一副，且曰：“与子千日为期，后会阆苑。”真人乃叩头领讫，日味秘文，按法遵修。千日内顾五脏，外集三万六千神。又感玉女教以吐纳清和之气，摄伏精邪，符箓中三步九迹魁罡七元交乾履斗之道，随其所指，隐遁出没，皆得自然。

时有八部鬼帅，各领鬼兵，动亿万数，周行人间。刘元达领鬼行杂病，张元伯行瘟病，赵公明行下痢，钟子季行疮肿，史文业行寒疟，范巨卿行酸痛，姚公伯行五毒，李公仲行狂魅赤眼，虚毒嗜祸，暴杀万民，枉

夭无数。真人奉老君诰命，佩盟威秘篆，往青城山置琉璃高座，左供大道元始天尊，右置三十六部真经，立十绝灵幡，周匝法席，鸣钟扣磬，布龙虎神兵。众鬼即挟兵刃矢石来害真人。真人举手一指，化为一大莲花拒之。鬼众复持火千余炬来，真人举手一指，鬼反自烧，遥谓真人曰：“师自住峨嵋山，何为来侵夺我居处？”真人曰：“汝等残害众生，所以来伐汝，殡之西方不毛之地，奉老君命也。”元达等闻，怒，乃会鬼帅兵马各千万众，精甲犀刃，上山围绕。真人以丹笔遥画一阵，鬼众皆仆，八大



杀气腾腾的张天师（台湾塑像）

王叩头求生。真人以丹笔倒画之，鬼众复苏。真人呼鬼王曰：“汝等近前，听吾处分：自今速当远避，勿复行病人间，如违即当诛戮，无留种！”鬼王曰：“降灾下民，本自隶我，奈何尽夺，愿分一半。”真人不许，叱退之。鬼王不服，次日复会六大魔王，率鬼兵百万环攻。王长曰：“鬼甚众，奈何？”真人曰：“子无恐，吾即却之。”复以丹笔一画，众鬼复死，惟六魔王仆地不能起，乃叩头求生。真人不顾，复以丹笔一裁，此山遂分为二。六魔王欲度不能，大声哀求，云：“自今而去，不敢复来，乞往西方娑罗之国而居止焉。”真人乃许可之，倒笔再画，八师、六魔、群鬼悉起。真人命王长肩一大石，为桥度之。然群鬼虽摄伏，真人犹欲服其心，谓之曰：“试与尔各尽法力。”元达等曰：“惟命是听。真人投身入大火中，即足履青莲而出；鬼帅投火，为火所烧。真人入木，身度木处，木即随合；鬼帅投木，即坠地。真人入水，乘黄龙而出，鬼帅入水，为水所溺。真人以身入石，透石而出；鬼帅入石才入一寸。真人以身入铁山，透山而出；鬼帅才入斗寸。真人咒神符一道，左手指之鬼毙，右手指之复生。鬼帅左右指无生无死。元达等化八大虎奔攫而来，真人化一狮子逐之，虎奔走。鬼帅又化八大龙，欲来擒师。真人化金翅鸟，啄龙目睛，八龙争遁。鬼帅又化大神，双持大挝，



张道陵（明刊《仙佛奇踪》）

欲击真人。真人化作金刚，身長七十二万丈，广五十三万围，戴大冠，负圆光，具十二种无量相，击大神，大神退走。鬼帅等身高十二丈，即坠。真人腾空，高百余丈，上无所攀，下无所乘。鬼帅作五色云，昏暗天地。真人化五色日，炎光辉灼，云即流散。鬼帅变化技穷。真人乃化一大石，可重万余斤，以藕丝悬之鬼帅营上，令二鼠争啮，其丝欲堕。鬼帅同声哀告，乞余生远去，再不虐害生民。真人遂命五方八部六大鬼神会盟于青城山，使人处阳明，鬼行幽暗，六大鬼王归于北酆，八部鬼帅窜于西域。鬼众犹踌躇不去。真人乃口敕神符一道，飞上层霄。须臾，风雨雷电

刀兵毕至，群鬼灭影而遁。

真人至苍溪县云台山，谓王长曰：“此山乃吾成功飞腾之地也。”遂卜居，修九还七返之功。一日复聆昔日銮佩天乐之音，真人整衣叩伏，见老君千乘马骑，来集云际，徘徊不下。真人再拜泣曰：“臣夙昔承宝荫，亲授秘文，乃奉天威，战鬼行化，功成退居于此。今臈驾再临，不我下降，意者大道离臣，臣其为尸败乎？”老君乃命使者告曰：“子之功业，合得九真上仙。吾昔使子入蜀，但夺鬼幽狱，区别人鬼，以布清净之化。而子杀鬼过多，又擅兴风雨，役使鬼神，驱驰星斗，震荡山川，阴景翳昼，杀气秽空，殊非大道好生之意。上帝正责子之过，所以吾不得近子也。子且退居，勤行修谢日月、二十八宿、二十四气、阴阳本命主者。谢过之后，更修三千六百日。吾待子于无何有乡上清八景宫中。”言讫，圣驾升去。

真人遂依告文，与王长迁鹤鸣山，谓弟子赵升曰：“彼处有妖怪。当往除之。”及至，值十二神女于山前笑迎，姿态妖艳。因问曰：“此地有咸泉何在？”神女曰：“前大湫是，毒龙处之。”真人乃以法召之，毒龙不出。遂书一符，化为金翅鸟，向湫上盘旋。毒龙惊，舍湫而去。其湫即竭，遂得咸泉，后居民煮之有盐。十二神女各出一玉环来献，曰：“妾等愿事箕帚。”真人受其环，以手缉之，

十二环合而为一。谓曰：“吾投此环于井中，能得之者，应吾夙命也。”神女竞解衣而入井争取玉环。真人遂掩之，盟曰：“令作井神，无得复出。”彼方之民，至今不惧神女之害，而获咸井之利，后以真人讳旌其州，今陵州是也。

过宋江，其中多异物为害。乃书大山篆符以镇之，其害遂绝。每水涸，人犹见其符，摹归以辟妖恶。

真人重修二十年，乃复领赵升、王长往鹤鸣山。一日午时，忽见一人朱衣青襟，曳履执板，一人黑帟绢衣佩剑，捧一玉函进曰：“奉上清真符召真人游阊苑。”须臾前后从引千乘万骑纷然而来。中有黑龙驾一紫舆，玉女二人引真人登车。旋踵至阙，阙榜云“拟太玄都正一真人阙”。真人既至，群仙礼谒。良久，忽二青童引群仙，皆朱衣绛节前导，曰：“老君至矣。”从者二人，可二十许。或曰：“此子房、子渊也。”乃相与腾空而上，至一殿，金阶玉砌。或谓真人曰：“将朝太上元始天尊也。”真人整衣趋进，望见殿上圆光照人，不可正视。移时殿上敕青童谕真人以正一盟威之法，使世世宣布，为人间天师，拜真人为太玄都正一平气三天扶教辅元大法师，敕还人间，劝度未悟，仍密谕飞升之期。

真人受命，乃复返渠亭赤石崖舍，出三天正一秘法付王长、赵升，于离沅山中敷演其法。次还阳平山，

以飞仙轻举之法付嗣师。乃还鹤鸣山。桓帝永寿元年正月七日五更初，长、升见空中一人，驾云车，大声言曰：“张道陵功已行就，将授以秘箓。”言訖，老君驾龙舆，命真人乘白鹤同往成都，重演正一盟威之旨，说北斗南斗经毕，老君复去。真人欲留其神迹，乃于云台西北半崖间，举身跃入石壁中，自崖顶而出，其山因成二洞。今崖半曰峻仙洞，崖上曰平仙洞。

九月九日在巴西赤城渠亭山中，上帝遣使者持玉册授真人正一真人之号，谕以行当飞升。真人乃以盟威都功等诸品秘箓、斩邪二剑、玉册玉印，以授其长子衡，戒之曰：“此文总统三五步罡正一之枢要，驱邪诛妖，佐国安民，世世一子绍吾之位，非吾家子孙不传。”谓长、升曰：“尚有余丹，二子可分饵之，今日当随吾上升矣。”亭午，群仙仪从毕至，玉女二人引真人、夫人雍氏并登黑龙紫舆，天乐拥导，于云台峰白日升天。时真人年一百二十三岁也。今其子孙世袭真人，居于江西广信府贵溪县之虎龙山。

《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八：

予尝以前闻长老言汤保衡遇汉张陵事，刻石于资中崇寿观矣。后得吕大临与叔所作《保衡传》，尤详尽。与叔《汤保衡传》：嘉祐末年，京师麻家巷有聚小学者李道，太学生汤保衡尝与之游。一日，保衡至道学舍，

有一道士，形貌恢伟，须髯怪异，言语如风狂人。与道相接，保衡见而异之。既去，保衡问道，道曰：“此道士居建隆观，朝夕尝过我，我固未尝诣之，乃落魄不检者，子何问之？”保衡曰：“予所居与建隆甚迩，凡观之道士皆与之识，未始见此人。”既而保衡颇欲访之。它日，保衡至道学舍，复见前道士，问其所止，亦曰建隆。既去，保衡默从之，入观门至西廊而没。保衡往追寻之，不复见。因观廊壁绘画，有一道士，正如所见者，其上题曰“张天师”。

《七修类稿》卷一一“天师印”条：

洪武二十四年，真人张宇奏：以前代尝给正一玄坛传箬之印，令授二品银印，止可施于表笈文移，而于符箬不便，乞更别授。遂与龙虎山正一玄坛之印，制用六品者也。昨会真人府知印，云府总四印，六品者铜铸，二品银印。则英宗朝因使拜表，回銮有验，铸金易之，其文乃正一嗣教大真人府之印。自道陵传下者，则玉印一枚，其文乃阳平治都功印，云篆也（阳平治乃道陵起处）。至弘治间，朝廷恐其随身有失，另碾一颗赐之。至于累朝所赐，或金，或银，或牙，皆图书也。

《玉芝堂谈荟》卷一七“张道陵”条：

张道陵隐鹤鸣山，炼龙虎大丹，遇神告曰：“北嵩山中峰石室，藏三皇羽文九鼎太清丹经，得而修之，乃

升天也。”于是掘得之，能飞行远听，

分形散影。正月十五夜，老君下降，令治蜀鬼，以福生灵。乃授正一盟威秘箬及经诀剑印。真人按修千日，内顾五脏，外集三万六千神。又感玉女，教以步罡履斗。于是与鬼王战，画山分海，驱唤风雷，众鬼灭影而逃。以杀鬼过多，擅役风雷鬼神，勤行谢过，九年方得上升，朝元始天尊。《彭乘记》：成都玉局观，相传永寿初，老君与张道陵至此，有局脚玉床自地而出。老君升座，为陵说南北斗经。既去而座隐地中，遂成此洞，故以玉局名之。按李膺《蜀记》：张道陵病疟，于丘社中得咒鬼术书，为是遂解使鬼法，入鹤鸣山，自称天师。汉熹平末，为蟒蛇所吸，子衡奔走，寻尸无所，乃假设权方，以表灵化，生糜鹤迹，置石崖顶。到光和二二年，遣信告曰：“正月七日，天师升玄都。”衡为系师，衡子鲁为嗣师，以法惑天下。然则今之崇奉正一教者，总其徒夸诩荒诞之词，非实录也。

《五杂俎》卷八：

张道陵初以妖术惑众，治病者令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传其道。衡死，鲁复行之。鲁母有姿色，出入益州牧刘焉之家，以鲁为司马。后刘璋立，杀鲁母及家室，鲁遂据汉中以叛，后为曹操所破，降魏为镇南将军。张之本末，不过如此。自晋及唐，尚未有闻，至五代遂称天

师，历宋、元，未有非之者，据广信之龙虎山，金碧殿宇，俨然为世业矣。我〔明〕太祖皇帝曰：“至尊者天，岂有师也？”削之，止称真人，然以二品秩传流后裔，亦幸之甚矣。真人每入觐，沿途民为鬼魅所恼者，悉往扶牒，所至成市，闻其符篆亦有验者，故愚民信奉之也。万历间，京师大旱，适真人入朝，上命留之祷雨，终不效，乃遣之，则其伎俩亦与寻常黄冠一间耳。

《万历野获编·补遗》卷四“张天师之始”条：

张天师名道陵，字辅汉，生于汉光武十年，居吴之天目山，以符水治病。灵帝永奉元年，白日上升，年百二十岁。唐天宝七年，册赠太师。中和四年，封三天扶教大法师。宋熙宁中，加辅元二字，大观二年，册号正一清应真君，子孙相传，以至于今。东晋王旷、王羲之父子俱奉其道。后魏寇谦之，以其教授太武帝及宰相崔浩。至宋真宗，赐其裔信州龙虎山道士张正随号真静先生，立授录院及上清观。盖其时崇奉天书，故有天师之称。胡元至元十三年，始命张氏三十六代道士张宗演为辅汉天师、演道灵应冲和真人，遂真拜天师，至于今俚俗相传，犹循此称。本朝洪武元年八月，始革教主天师之号，封张正常为正一嗣教护国阐祖通诚崇道宏德大真人，秩二品。隆庆中，降为提点六品。至今上丁丑，仍复真人。其中有

故，一时言官不能救正，然每子孙赴吏部承袭时，必青衣小帽，进验封司门，报道士进来，叩四头，司官坐受，至袭号见部，始加礼敬。

洪迈云：徽宗政和间，张氏三十代孙虚静天师，治同州白蛇事最异。至宣和二年，又治蔡京孙媳被魅，更为灵怪。后知汴京将乱，潜归乡，尸解去，复隐峨眉山，蜀人时见之。虚静平生不娶，以族绍其后。盖其嫡派自北宋已绝，宜其法之无传也。

《谈助》：

汉张道陵以五斗米设教，自晋及唐，其子孙并无封号，宋崇宁始赐张继先号虚靖先生，亦无品级，至元始加真人，称嗣天师，明高皇帝以“天岂有师”斥之。

《通俗编》：

《庄子·徐无鬼篇》：“黄帝再拜稽首称天师而退。”天师之名昉此。《晋书·郗超传》：“愔事天师道，而超奉佛。”《殷仲堪传》：“少奉天师，精心事神。”所云天师，即道家张天师也。李膺《蜀记》：“张道陵病疟，于邱社中得咒鬼术书，遂解使鬼法。入鹤鸣山，自称天师。熹平末。为蟒蛇所吸。子衡假设权方，以表灵化，生麋鹤迹，置石崖顶。至光和二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师升玄都。于是衡为系师，衡子鲁为嗣师。中平时，鲁据汉中，与其弟角为五斗米道以惑天下。”按：《王羲之传》言王氏世事张

氏五斗米道。可见晋时衣冠盛族，多趋奉之，不特郗愔、殷仲堪也。自晋至宋，子孙二十余传，皆据龙虎山，世授其法。大中祥符时，始以王钦若言，召见，赐号先生。元以来，改号真人。而世但言其初称，谓之天师。

《十驾斋养新录》卷一九：

天师之称，始见于《庄子》，特一时尊敬之词，非以为号也。后汉张陵，始以五斗道逛惑汉沔间。其孙鲁，据有汉中，魏武授以侯爵，后来习其教者，妄称陵为天师。《水经注·沔水篇》云：沔水又南迳张鲁治东，水西山上，有张天师堂，于今民事之。又《江水篇》云：平都县有天师治。皆谓张陵也。晋南渡后，士大夫多有奉五斗米道者，或谓之天师道。《晋书·何充传》：时郗愔及弟昙，奉天师道。《殷仲堪传》：少奉天师道。《王恭传》：淮陵内史虞珖子妻裴氏，有服食之术，常衣黄衣，状如天师。由是妖妄之称，始登正史。《魏书·释老志》载寇谦之遇大神，称太上老君，谓自天师张道陵去世以来，地上旷诚修善之人，无所师授，故来授汝天师之位云云。益诞漫可笑矣。

《陔余丛考》卷三四“张真人”条：

秦汉以来但有方士为神仙之说，无所谓道家者。以老聃为道教之祖，张陵为大宗，则始于北魏寇谦之，而唐时乃盛行。至信州龙虎山张氏世袭封号，则又自宋始也。按《三国志

注》及《邵氏见闻录》：张陵，汉顺帝时人，入蜀居鹤鸣山云，造符书为人治病。陵子衡，衡子鲁，以其法相授，自号师君，其众曰鬼卒，曰祭酒，曰理头。朝廷不能讨，就拜鲁为汉宁太守。此张陵之始末见于传记者也。胡氏《笔丛》及《续通考》又引道书，谓陵乃留侯八世孙，生于天目山，学长生之术，后隐于广信龙虎山。章帝、和帝累召不起。久之遍游名山，至兴安云锦洞炼丹三年，青龙白虎绕其上。丹成饵之。年六十而貌益少。又得秘书，通神变化，驱除妖鬼。既而入蜀，居鹤鸣山，老君授以秘箓。遂领弟子赵升、王长来云台，复炼大丹，饵之。汉永寿二年功成道著，乃以九月九日将诸品秘箓、斩邪二剑、玉册玉印授其子衡，而自与夫人雍氏白日升天，时年百二十三岁。其四代孙盛复来居龙虎山。按《通考》所述虽颇诞幻，然张陵之后迁于龙虎山，其流派大抵如此。《通鉴》亦云张鲁子自汉川徙居信州龙虎山也。然魏晋以来，但私相传授，而未尊于朝廷。《世说》注：郗愔与弟昙奉天师道。此人间奉道教之始也。至北魏，嵩山道士寇谦之自言：尝遇老子，命继张陵为天师，授以云中音诵新科之戒，服食导引口诀之法。又遇老子元孙李谱，授以图箓真经，劾召鬼神，及销炼金丹云英八石玉浆之法，使佐北方太平真君。乃奉其书献于魏明帝。朝野多未之信，独崔浩深

信之，劝魏王崇奉。乃迎致谦之弟子，起天师道场于平城东南，重坛五层，月设厨会数千。此朝廷崇道教之始也。邱琼山谓：云中科戒，即后世斋醮科仪所由起；服气导引，即后世辟谷修养所由起；图篆真经，即后世符咒摄召之术所由起；销炼金丹，即后世烹炼丹药所由起。然是时虽发于寇谦之，而谦之自云继张陵为天师。又《太平广记》：梁武初未知道教，因陶贞白诣张天师道裕，乃为立元坛三百所。而《通考》亦载：唐天宝六载以后，汉天师子孙嗣真教，册赠天师为太师。可见六朝以来，早有天师之称矣。天宝中即令其子孙嗣真教，当已世袭，但其封号字名，史不经见。《通考》：宋太宗祥符九年，赐信州道士张正随号真静先生。王钦若为奏立授箓院及上清观，蠲其租税。自是凡嗣世者皆赐号。邱琼山谓：此张氏赐号之始，然无阶品。徽宗崇宁三年，赐张继先亦仅号虚静先生。《续通考》：继先随上入宫，诸妃嫔争以扇求书。继先以经语书之，各契基意。中举一柄扇，稽首书曰：“保镇国祚，与天长存。”则上所赐扇也。上奇之。命祷雨，辄应。金人犯汴，钦宗又召之，至泗州天庆观，作颂曰：“西山下红日，烟雨落潇潇。”书绝而化。金人亦以是日陷汴京。又《夷坚志》张虚静天师斩同州白蛇一事，谓虚静乃汉天师三十代孙，平生不娶。京师将乱，潜出城，还乡尸解，复隐于峨眉山。天师嫡派遂绝，今以族人绍厥后云。王棠《知新录》云：

宋时有林太守者，送张天师于狱中，奏云：其祖乃汉贼，不宜使子孙袭封。朱子谓：人人尊信之，而林独能名其为贼，其疏必有可观，惜已不传。不知当时如何施行也。）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乃赐张宗演灵应冲和真人之号，给三品银印，令主江南道教。（《张天师世家叙》谓宋季有可大者，元世祖密遣使问之，可大谓使者曰：后二十年当混一天下。至元二十年果验，而可大已死。乃召其子宗演崇奉之。）十五年，又为建正乙祠于京师，以其弟子张留孙居之。嗣后张氏继袭者屡有，加号进秩至一品。明太祖以张正常为真人，去其旧称天师之号。谓群臣曰：至尊惟天，岂有师也？赐秩正二品。按元时所封本号真人，而明祖谓应改其天师之号。盖其时朝廷虽封曰真人，而世尚称为天师。然则天师之称，直自六朝以来不替也。

《交翠轩笔记》卷四：

徐陵《杂曲》：张星归在天河上，从来张姓本连天。盖为张贵嫔作也。汉巴郡太守张纳碑：立姓定氏应天文象。是汉时已有张姓连天之说。

《留青日札》卷二八“革天师”条：

天师之名，起于《庄子·徐无鬼篇》，曰：黄帝再拜稽首称天师而退。在汉为五斗米贼。今于潜乃道陵所生处。宋林积为南剑太守，送张天师之子于狱，而奏曰：“其祖乃汉贼，不宜使子孙袭封。”元诏三十六代张天师朝京，锡以金印，封留国公，领江

南三山符箓道教事。太祖兵取江西，张四十二代孙正常字仲纪遣人来见。自后六朝京师。洪武初，上谓群臣曰：“至尊者天，天岂有师也！以此号为，亵渎甚矣。”遂命去其旧称，俾为大真人，改天师印为真人印，秩正二品。二十四年，授真人张宇二品印，后别授六品铜印，文曰“龙虎山正一玄坛之印”。英宗易以金印，文曰“正一嗣教大真人府之印”。弘治间赐以玉印，文曰“阳平治都功印”。盖府有张道陵所传玉印一枚。其文如此，乃云篆，而阳平治即蜀之阳平山二十八治之一，道陵起处也。朝廷恐其随身有失，别作此赐之。嘉靖十七年，真人朝觐，与余舟联舶彭蠡湖星子驿口。半夜雷雨大作，霹雳震死赞教一人，亦快事也。凡一千四百余岁，相传五十代，至隆庆元年乃革天师之号，止称真人，追夺其玉印，又圣世一大快事也。

《妙香室丛话》卷一〇“天师世家辨正”条：

华亭吴日千《读书偶见》内载“张天师世家辨”一则，说甚长，今节录于此。《龙虎山志》三卷，中有《天师世家序》一篇，是宋文宪所撰。文笔猥鄙，不类文宪。其序以张出自姬姓轩辕子青阳氏第五子挥，始造弓矢张罗，以取禽兽，主祀弧星，赐姓张氏。按《国语》：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青阳氏



张道陵为四大天师之首，其他三位是葛玄、许逊、萨守坚。（北京白云观藏画）

夷、鼓同己姓，青阳即少昊，元器与苍林为姬姓。其云青阳氏第五子挥，则尤无稽。又云张姓主祀弧星，不闻宰相主三台之祀，将军主天钺之祀，大理主贯索之祀，史官主东壁之祀，农司主天仓、天廩之司也。薛之皇祖奚仲，以造车得封，历夏、商、周，传国最久，亦未尝主轸星五车之祀也。又曰：留侯良薨，子不疑立，不疑生典，典生默，默生大司马金，金

生阳陵公千秋。夫汉室大司马历在年表，未尝有张金也。唯张安世为大司马子，千秋为侍中，然此是张汤之后，史传世系极明，与留侯无涉。考《汉书·功臣年表》不疑坐杀人故楚内史贲为城旦，自是而后，为庶姓者百有余年。宣帝元康四年，凡列侯失爵者皆复其家。于是留侯五世孙千秋，家居阳陵，爵为公乘。汉时发良家子为兵，大抵都有爵级，所谓公士，则步兵也，簪袅，则骑兵也，公乘，则得乘公家之车者也。匿乘字而冒称公，徒为天下笑。又云：和帝时，召道陵为太傅，封冀侯，亦不就。东汉《百官表》以太傅为上公，位第一。和帝初嗣位，太后以邓彪为太傅，百官总已以听。五年彪薨，此时太尉张辅先皇师表，司徒丁鸿四海重望，序迁元辅，犹跬步耳。然以国有君长，朝存旧典，虚此一级，莫敢少逾。彼五斗米之方士，何由膺此名乎？又云：留侯之后，至唐时列为四十三望。夫唐人所谓四十三望者，合赵王耳。北平侯苍，东阳侯相如，任侯越，博望侯骞，富平侯安世，安昌侯禹及敦煌张涣、河南张歆、南阳张堪，以及魏、晋、南北朝以来，清河之宏、彝、诜、烈，吴郡之裕、畅、充、融，京兆之季询，范阳之宏策，上谷之衮，安平之载，共为四十三望。留侯一支，亦有二三望在其内耳。若言尽出于留侯，岂不诬哉！叙言不疑次子高生通，通生无妄，无妄

生里仁，里仁生皓，皓生纲，纲生大顺，大顺生道陵。夫皓、纲父子，俱有盛名，史有列传。传皓称为留侯六世孙。今序所历上距留侯六世，似有合也。然史载纲以安汉元年平广陵贼，明年卒，年止三十有六。是纲生于安帝永初二年也。叙称道陵生建武十年，是纲未生之时，道陵已年七十四岁矣。天下焉有祖未生而孙已七十余岁者哉！总之，天下事从实纪叙，则条理条明，一有矫诬，则弊漏百出。张氏谱牒，始于道陵，显于鲁，受爵于元朝，入明不革，遂欲夸词以颀颀孔氏云。

《清嘉录》卷五“五月·贴天师符”条：

朔日，人家以道院所贻天师符，贴厅事以镇恶，肃拜烧香。至六月朔，始焚而送之。有贻自梵氏者，亦多以红、黄、白纸，用朱墨画韦陀镇凶，则非天师符矣。而小户又多粘五色桃印彩符，每描画姜太公、财神及聚宝盆、摇钱树之类。受符者必至院拈香，答以钱文，谓之“符金”。

〔案〕所谓张天师，即东汉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张陵。后道教徒称之为张道陵。东汉出现的早期道教本有两支：一为琅琊人于吉所创的太平道，后张角兄弟曾利用来组织黄巾起义，起义失败后，太平道也瓦解了；一为丰县人张陵在蜀郡所创的五斗米道，以后历世相传，成为道教的正宗，张

陵也就被推崇为道教的祖师，得到神化。古人如庄子虽有“天师”之语，乃是泛指。张陵孙张鲁在蜀地传教，自号师君。至魏晋时，遂尊称张陵为天师，称其道为天师道。张陵是道教创始人，又是相传为白日升天的仙人，在道教中地位本极崇高。但后业道教牛皮越吹越大，其教祖由老子而至元始天尊而至三清，后又有玉皇上帝及大小众仙，张天师在道教众神中的地位遂日形低微，《西游记》只称他是护卫玉皇灵霄殿的四位天师之一（张、葛、许、丘）。然而张天师因其创立道教正宗的特殊地位，在民间仍备受尊崇。与其它神仙不同的是张天师子子孙孙皆相继嗣位天师，自魏晋

以来，世袭罔替。历代嗣天师都名正言顺地成为全国道教领袖，而他们死后又都被道教徒封为仙人。金元以来，北方出现全真道，天师道改称正一道，盛行于南方。天师之号，乃道教自封，并非朝廷正式封号，然民间流传有素，即朝廷官府亦或沿用。如宋称嗣天师为先生、真君，而《夷坚志》等书中屡见天师之称。元、明封真人，而史籍中亦仍沿用天师之号。

〔又案〕天师家族之盛，至元世为颠极，及至明代，自太祖皇帝降天师为真人，攻之者遂有依据，最甚者直斥为米贼。此亦有明中叶诸帝佞信道士，一时正人由此而泄愤也。

三茅真君 (茅盈 茅固 茅衷)

《纬书集成·尚书运期授》:

王母之国在西荒，凡得道受书者，皆朝王母于昆仑之阙。茅盈从西城王君，诣白玉龟台，朝谒王母，求长生之道，王母授以玄真之经，又授宝书。

《枕中书》:

三茅为保命定录司非监，在华阳洞府治北居，栖憩包山。

《铸鼎余闻》卷一:

《梁书·陶弘景传》: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名金坛华阳之天，周围一百五十里。昔汉有咸阳三茅君得道，来掌此山，故谓之茅山。

《真灵位业图》:

(上清左位):

左辅后圣上宰西城西极真人总真君 (姓王讳远字方平，紫阳君弟子，司

命茅君师)。

(上清左位):

司命东岳上真卿太元真人茅君 (大茅君，讳盈字叔申)

(太清左位):

句曲山真人定录右禁师茅君 (讳固字季伟，为地真)。

第六中位:

右禁郎定录真君中茅君 (治华阳洞天)。

左位:

三官保命小茅君。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四七引唐王师简《下泊宫三茅君塑像记》:

茅真君伯氏仲氏，学宗其门者绵代不绝。住

此以掌吴越司命，籍人寔生死。尝遣一亩之宫于山之阳，去而复返，其号下泊之治，榛无积焉，游者恍然。元和甲午岁十一月二日，新宫始成。



三茅真君 (元刊《新编连相搜神广记》)

《太平广记》卷一一引《集仙传》“大茅君”条：

大茅君盈，南至句曲之山。汉元寿二年八月己酉，南岳真人赤君、西城王君及诸青童，并从王母降于盈室。顷之，天皇大帝遣绣衣使者冷广子期赐盈神玺玉章。大微帝君遣三天左宫御史管修条赐盈八龙锦与紫羽华衣。太上大道君遣协晨大夫叔门赐盈金虎真符流金之铃。金阙圣君命太极真人正一止玄王郎、王忠、鲍丘等赐盈以四节咽胎流明神芝。四使者授讫，使盈食芝佩玺，服衣玉冠，带符握铃而立。四使者告盈曰：“食四节隐芝者，位为真卿。食金阙玉芝者，位为司命。食流明金英者，位为司录。食长曜双飞者，位为司命真伯。食夜光洞草者，总主在左御史之任。子尽食之矣，寿齐天地，位为司命上真，东岳上卿，统吴越之神仙，总江左之山源矣。”言毕，使者俱去，五帝君各以方面车服降于其庭，传太帝之命，赐紫玉之版，黄金刻书九锡之文，拜盈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事毕俱去。王母及盈师西城王君为盈设天厨酣宴，歌玄灵之曲。宴罢，王母携王君及盈，省顾盈之二弟，各授道要。王母命上元夫人授茅固、茅衷《太霄隐书》、《丹景道精》等四部宝经。王母执《太霄隐书》，命侍女张灵子执交信之盟以授于盈、固及衷。事讫，西王母升天而去。其后紫虚元君魏华存夫人请斋于阳洛之

山隐元之台。西王母与金阙圣君降于台中，乘八景之舆，同诣清虚上官，传《玉清隐书》四卷以授华存。是时三元夫人冯双珠、紫阳左仙公石路成、太极高仙伯延盖公子、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虚真人、南岳真人、赤松子、桐柏真人王乔等三十余真，各歌太极阴歌之曲。王母为之歌曰：“驾我八景舆，欻然入玉清。龙群拂霄上，虎旆摄朱兵。逍遥玄津际，万流无暂停。哀此去留会，劫尽天地倾。当寻无中景，不死亦不生。体彼自然道，寂观合太冥。南岳凝贞干，玉英耀颖精。有任靡其事，虚心自受灵。嘉会降河曲，相与乐未央。”王母歌毕，三元夫人答歌，亦毕。王母及三元夫人、紫阳左公、太极仙伯、清灵王君乃携南岳魏华存同去东南行，俱诣天台霍山，过句曲之金坛，宴太元真人茅叔申于华阳洞天，留华存于霍山洞宫玉宇之下，众真皆从王母升还龟台矣。

《太平广记》卷一三引《神仙传》“茅君”条：

茅君者，幽州人。学道于齐，二十年道成归家。父母见之大怒曰：“汝不孝，不亲供养，寻求妖妄，流走四方。”欲笞之，茅君长跪谢曰：“某受命上天，当应得道，事不两遂，违过供养，虽日多无益，今乃能使家门平安，父母寿考。其道已成，不可鞭辱，恐非小故。”父怒不已，操杖向之。适欲举杖，杖即摧成数十段，



茅盈与二弟（日本刊刻《列仙图赞》）

皆飞，如弓激矢，中壁壁穿，中柱柱陷，父乃止。茅君曰：“向所言正虑如此，邂逅中伤人耳。”父曰：“汝言得道。能起死人否？”茅君曰：“死人罪重恶积，不可得生。横伤短折，即可起耳。”父使为之有验。茅君弟在宦至二千石，当之官，乡里送者数百人，茅君亦在座。乃曰：“余虽不作二千石，亦当有神灵之职，某月某日当之官。”宾客皆曰：“愿奉送。”茅君曰：“顾肯送，诚君甚厚意。但当空来，不须有所损费，吾当有以供待之。”至期，宾客并至，大作宴会，皆青缣帐幄，下铺重白毡，奇饌异

果，芬芳罗列，妓女音乐，金石俱奏，声震天地，闻于数里。随从千余人，莫不醉饱。及迎官来，文官则朱衣素带数百人，武官则甲兵旌旗，器仗耀日，结营数里。茅君与父母亲族辞别，乃登羽盖车而去，麾幡蓊郁，骖虬驾虎，飞禽翔兽，跃覆其上，流云彩霞，霏霏绕其左右。去家十余里，忽然不见。远近为之立庙奉事之。茅君在帐中，与人言语，其出入，或发人马，或化为白鹤。人有病者，往请福，常煮鸡子十枚，以内帐中，须臾，一一掷出还之，归破之，若其中黄者，病人当愈，若有土者，即不愈。常以此为候。

《铸鼎余闻》卷一：

《元史·世祖纪》：以三茅上清四十三代宗师许道杞祈祷有验，命别主道教。

《太平广记》五十六引《汉武内传》曰：宣帝地节四年之卯，咸阳茅盈，字叔升，受黄金九锡之命，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又曰封其弟固为定录君，衷为保命君。

明姚宗仪《常熟私志》云：盈祖喜，字世伦，仕秦庄襄王为广信侯。父祚，字彦英。盈年十八入恒山学道，梦太玄玉女指西城王君为师。觉而访王君于洞台。王君谒西王母青琳宫，盈从。母曰：“何乃挟生人登灵台，不亦劳乎？”王君笑不答，因目盈，再拜乞长生术。母乃赐玉佩金珰之道、太极玄真之秘。盈拜受之。仍

命百年求我于南岳，将授汝仙任于吴越。辞归，时年四十九，父祚尚存。怒曰：“子不养亲，逐妖远出！”杖之，杖自折数段，飞空中。父言：“汝得道，能起死人乎？”盈起数冢，皆活，远近神之。仲弟固，字季伟，汉景帝时举孝廉，累迁武威太守。季弟衷，字恩和，宣帝地节二年转西河太守，各之任，里老相送数百人。盈曰：“明年四月三日吾亦当之官，诸君能相送乎？”至期登羽车浮空去，二弟乃弃官兄东山。盈启王君，重赐玉液丹芝。朝见太虚真人，请地仙三真之策，是以两弟皆有真人之号。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二：

《太玄真人内传》略曰：真人姓茅，咸阳南关人也。圣祖讳喜，字拱伦，仕秦庄襄王，为广信侯。其父乃广信侯第六子，讳祚，字彦英；有三子，长子讳盈，字叔申，次子讳固，字季伟，小子讳衷，字恩和。盈年十八，弃家，恒山读老子书及周易传，采取山术而饵服之。积六年，夜梦太玄玉女把玉札而携之曰：“西城王君得真道，可为师矣。”明晨敬到西城，斋戒三月，卒见王君驾神龙之骈，翱翔于绣岩之阴。于是越艰难绝阻，不觉以前。君乃使卫官见摄将还王君洞台之中，亲侍旦夕，执巾履之役。如是十七日，王君见君谨密，使主领衣，书神篆之章。复三年，乃命驾造白玉龟山，请王母于清琳宫，君时从焉。西王母曰：“总真今乃挟肉人以

登灵台，不亦劳乎？”王君笑而不答，

因目君起再拜自陈，愿赐长生之术。王母曰：“吾昔先师元始天王及扶桑大帝君时乃闲居于希林之台、积霄之房，说玄玄之道，见遗以要言，所谓玉佩金珰之道，太极玄真之经也。”君拜受所言。王母敕王君一一解释玄玄之经，又自敕出金珰之文，以口告于君也。受命言讫，王君将初归西城，按而行之，三年之中，色如女子，目有流光，面生玉泽。王君又赐君九转还丹二剂及神方一首，告之曰：“道已成，可以反矣。复百年，求我于南岳，将授汝仙任于吴越也。”于是辞师乃归，时年四十九。君父母尚在，见之大怒，曰：“为子不孝，不亲供养，寻逐妖亡，流走四方！”欲杖罚之。君长跪谢曰：“盈受命应当得道，今道已成，不可杖击，恐三官考察，非小故也。”父不信，于是操杖向君，适欲举杖，杖即摧折成数段，数段皆发扬如弓矢之发，中壁壁穿，中柱柱陷。父悟，不敢打，怒乃止。父又曰：“汝言得道，能起死人否？”君曰：“死人有罪，重积恶，不可复生。有夭寿短折者，则可令起也。”乃召社公，问此村中已死者谁可召还，促约所关由使发遣之。至日人之后，社公来白事，云：“某甲已决了，使可发出。”于是掘地发棺，举而出之，三日能坐，语言了了。如此发数人家，皆遂生活，乡里远近，咸称神明之君。后十余年，君父母俱

死，行丧如礼。中弟固，汉景帝时举孝廉，累迁至武威太守。弟衷少以节行显名，从梁国为孝王上宾。宣帝地节二年迁洛阳令，后拜为五更大夫，转西河太守。



三茅真君（北京白云观藏画）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一：

佑圣真君者，真君姓茅讳盈，本长安咸阳人也。自幼出家，参访名山洞府，遇王君赐长生之术得道，称为天仙。至汉明帝朝仪朔三年，天书忽降，皆玉篆龙文，云大帝保命真君，与圣帝同签生死，共管阴府之事。宋

太宗封佑圣真君。至真宗加封九天司命上部赐福佑圣真君。

《列仙全传》卷一：

茅盈字叔申，濛玄孙。弟固字季伟，次弟衷字思和。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少秉异操，独味清虚。年十八，遂弃家人恒山修道饵术。后师王君，因西至龟山，得见王母，授以太极玄真之经。归入恒山北谷，时年四十九也。盈父母尚存。父怒其久出远游，欲杖之。盈长跪曰：“盈已受圣师符箓，常有天兵侍卫。大人杖盈，恐天兵相阻，盈罪愈加重也。”父欲验其言，故杖之。杖辄折成数十段，如弓矢之发，中壁则壁穿，中柱则柱陷。父母始知其道成，乃止。后二弟俱贵，衷为西河太守，固为武威太守，并之官。乡里送者数百人。时盈亦在座，笑谓宾曰：“吾虽不作二千石，来年四月三日送仆登仙，当亦不减于今日也。”众皆不之许。时宣帝初元四年也。至期，门前数顷地忽自平治无寸草，皆施青缣幄，屋下尽铺白毡，可容数百人。众宾并集，大作宴会，杳无使从。但见金盘玉杯自至筵前，美酒奇肴异果不可名状。复有妓乐丝竹金石之音满耳，兰麝之香达数里外。少顷，迎官毕至，朱衣玉带者数百人，旌旗甲仗光采耀目。盈乃与家人亲友辞别，登车乘云，冉冉而去。时二弟在官，闻盈飞升，皆弃官还家，求兄于东山。盈乃与相见曰：“悟何晚也！今年已俱老，难可补复，

纵得真诀，但只可成地仙耳。”于是教二弟延年不死之法，令长斋三年，授以上道，使存明堂玄真之气。又各授九转还丹一剂，□□一局，各佩服之，后亦成仙，居茅山。后称三茅真君。

《历代神仙通鉴》卷八：

（许氏有娠），于景帝中元五年十月初三生子，红霞盈天三日，因名盈，字叔申。后连生二弟。遂别父母入恒山修道，时年十八，得遇西城王君（即中华总真帝君金蝉子玮玄），拜为师，叩至真上道，王君唯授以饵术调神之法。盈行之，便得身轻辟谷。（后得王母所授真经）归恒山北谷修炼。天汉四年三月十八日，老君下降，得以道成。（后其二弟皆随兄修道），苦行六年，亦遂成仙，分居三峰修持，时谓之三茅山。（元康二年八月己酉）三仙至金阙朝见上帝，敕其分司三元，各辖三天，皆封为九天司命三茅应化真君，大茅君加封为太元真君。度祖宗父母入茅山，建宫殿以居。誓愿普济天下无后之人。先有附近土人祈嗣者辄应，其后四远皆至，为建祠庙，鼎列于三峰。茅君之师王君来邀游泰山，帝君款留经宿。王君曰：“吾弟有五子一女，五子已娶三媳，女名玉女大仙，独居岱岳太平顶，善诸法术。昨闻子能为人广衍宗嗣，是合天地玄机，愿以玉女妻之，子意云何？”茅君不能辞，订于八月月盈之夕至泰山完婚。结褵之

后，另居旁丘胥山，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代理大生之案，统吴越之神仙。

《历代神仙通鉴》卷一五：

茅山华阳金坛洞天，应化紫元真君茅固，应化少元真君茅衷。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二七 《太元真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传》：

真人姓茅讳盈，字叔申，咸阳南关人也。姬胄分根，氏族于茅，积德累仁，祚流百世，诞纵明贤，继踵相承。高祖父濛，深识元远，察鉴兴亡，知周之衰，不仕诸侯，乃师于北郭北阿鬼谷先生，遂隐遁华山，盘桓灵峰，逍遥幽岫，静念神仙，高抗萧寥，绝尘人间也。盈曾祖父偃，濛之第四子也。仕秦昭王之世，位为舍人，稍迁车骑校尉长平恭侯，毗弼霸正有功业于时焉。盈祖父嘉，仕秦庄王为广信侯。始皇继位，嘉辅帝室。当襄王时也，秦地渐以并巴、蜀、汉，内宛、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为河东、太原、上党，东至荥阳置三川郡。以吕不韦为丞相，号文信侯，以嘉为德信侯，使招置宾客游士，欲并天下。始皇六年，韩、魏、赵、卫、楚共击秦，取寿陵。始皇使嘉将兵攻之，有功焉。卫迫东都，嘉又克讨，皆平之。始皇壮嘉志节，赐金五千斤。二十五年，秦大兴兵，使嘉攻燕辽东，得燕王而还。又遣嘉定荆江南地，皆降。是年置会稽郡。嘉

将兵于会稽而亡。始皇哀其忠，因以相国礼葬之于长安龙首山西南。嘉有六子，并知名于时。始皇皆官爵承先，并各赐姓。

其第六子讳祚字彦英，不仕不学，志愿农亩，即盈之父也。祚有三子，长子讳盈字叔申，次子讳固字季伟，小子讳衷字思和。盈少秉异操，天才颖烁，矫志萧抗，行迈远逸，不营闻达，不交非类，独味清虚，恬心元漠。盈时年十八，遂弃家委亲入恒山，读老子《道德经》及《周易传》，采取山术而饵服之。潜景绝崖，素挺灵岫，仰希标元，与世永违。

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盈高祖父濛于华山之中乘云驾龙，白日升天。先是时，其邑有谣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驾龙上升入太清。时下元洲戏赤城，继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学之腊嘉平。”始皇闻歌谣而问其故，父老具对曰：“此仙人之谣。”劝帝求长生之事。于是始皇忻然乃有寻仙之志，因改腊曰嘉平。

盈于恒山积六年，思念至道，诚感密应，寝兴妙论，通于神梦，仿佛见太元玉女把玉札而携之，曰：“西城有王君得真道，可为君师，子奚不寻而受教乎？”心豁灵畅，启徒内爽，觉悟流光之腾晬，自谓已得之于千载矣。明辰植晖，东盼霄迈，登岭陟峻，径到西城。斋戒三月，沐浴向望，遂超榛冒险，稽首灵域，卒见王君。

后二十年，从王君西至龟山，见王母。盈乃叩头再拜，自陈于王母。西王母曰：“子心至矣。吾昔先师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大帝君见遗以要言，汝愿闻之邪？”于是口告盈以玉佩金珰之道、太极元真之经。盈拜受所言，稽首而立。盈于是辞师乃归，带索混俗，亦不矫于世，自说入恒山北谷学儒俗之业。时年四十九也。

二弟在官闻盈元迹眇迈，白日神仙，乘飞步虚，越波凌津，灵官奉从，著于民口，节盖旌旗，光耀天下，始乃信仙人可学，神灵可致，然后明松乔不虚，鼎湖实有。于是并各弃官还家。以日仄之年方修盈糟粕遗事，不得口诀，未为补益。遂共弃家，扶舆自载，以寻斯举。以汉元帝永光五年三月六日渡江，求兄于东山。遂与相见，悲忻流涕，告二弟曰：“悟何晚矣！”二弟跪曰：“固、衷顽下，不达道德，愿赐长生，济弟元元。”盈曰：“卿已老矣，欲难可补复，纵得真诀，适可成地上仙耳。其上清升霄大术，非老夫所学，今且当渐阶其易行，以自支柱。”于是并教二弟服青牙始生咽气液之道，以住血断补焦枯摄筋骨之益，亦停年不死之法也。因以长斋三年，授以上道，使存明堂元真之气，以摄运生精，理和魂神。三年之内，竭诚精思，神光乃见。于是六丁奉侍天兵卫护，盈又赐九转还丹一剂并神方一首。各拜而服之，仙道成矣。后授紫素之书各百

字，以付固、衷。固、衷拜受。其时亦有执仪者以启正之紫素，文曰：“太上有命，天载真书，言咸阳茅固家于南关，厥字季伟，受名当仙，位为定录，兼统地真，使保举有道，年命相关，勤恭所莅，四极法令，宫馆洞台，治丹阳句曲之山。固其助之，动静察闻。”又曰：“盈固弟衷，挺业该清，虽晚反正，思微彻诚，断臧六天，才颖标明。今屈司三官保命，建名总括岱宗，领生记生，位为地仙九宫之英，劝教童蒙，开道方成，教训女官，授诸妙灵，莅治百鬼，典崇校精，开察水源，江海流倾，封掌金谷，藏录玉浆，监植龙芝，洞草夜光，治于良常之山，带北洞之口，镇阴宫之门也。”使者授书讫而去。

至汉平帝元寿二年八月己酉，五帝各乘方面色车从群官来下，受太帝之命，授盈为司命东卿上真君，文以紫玉为板，黄金刻之。其文曰：“今敬授盈位为太元真人，领东岳上卿司命神君。君平心正格，秉操金石，丹心矫众，栖神高映，故报盈以玉钺绿旌，八威之策，使盈征伐源泽，折冲万神。君寒冻林谷，味元仰真，思激穷岫，启心精诚，今故报盈以紫髦之节，藕敷华冠，使盈招驱万灵，封山召云。君弃家独往，离亲乐仙，契阔峻峨，冬袒山川，今故报盈以绣羽紫帔，丹青衣裙，使盈从容霄阶，携命玉真。君步骤深藪，足履危仞，心耽志尚，曾不憊憊，今故报盈以斑龙之

輿，素虎之辔，使盈浮晏太空，飞轮帝庭。君披榛并景，寒凌霜雪，心求明真，不战不栗，今故报盈以曲晨宝盖，琼帙绿室，使盈游盼九宫，静神温密。君远秀通荣，无疲于心，潜影幽岳，静思万林，今故报盈以流金火铃，双珠月明，可以上闻太极，通音上清。君贞心高静，淫累不经，素挺浩映，内外坦平，今故报盈以锦旌绣幡，白羽元竿，可以呼召六阴，玉女侍轩。君慈向触物，阴德万生，蠢动之毛，皆念经营，今故报盈以凤鸾之箫，金钟玉磐，可以和神虚馆，乐真舞灵。君饥渴养神，艰辛求真，万物不能致其惑，千邪不能毁其淳，今故赐盈以紫琳之腴，玉浆金饗，可以寿同三光，刻简丹琼也。盈标领清元，紫玮八映，心晖重离，神曜太霞，实真人之长者，故以太元为号。君九德既备，感积太微，天人虚白，不期同归，今酬九事以报往怀。盈心神方朗，四灵所栖，丹神启焕，秉直不回，正任全固，监无照微。今屈宰上卿，总括东岳，又加司命之任，以领录图籍。给玉童玉女各四十人，以出人太微，受事太极也。治宫赤城玉洞之府，盈其莅之，动静以闻。”

于是盈与二弟诀别，而与王君俱去，到赤城玉洞之府。道次诸山川，神灵有司迎启引者将以千万矣。临去告二弟曰：“吾今去矣，便有局任，不得复数相往来，旦夕相见，要当一年，再过来于此山，三月十八日、十

二月三日，期要吾师及南岳太虚赤真人游盼于二弟之处也。将可记识之，及有好道者待吾于是乎？吾自当料理之，以相教训未悟。”于是季伟、思和遂留治此山。洞内立宫，结构于外，将道著万物，流润苍生，德加鸟兽，各获其情，神验祸福，罪恶必明，内法即融，外教坦平。尔乃风雨以时，五禾成熟，疾病不起，暴害不行。父老歌曰：“茅山连金陵，江湖据下流。三神乘白鹤，各治一山头。召雨灌早稻，陆田苗亦柔。妻子咸保室，使我无百忧。白鹤翔青天，何进复来游？”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五〇《江宁府志》“三茅真君庙”条：

汉诏敕郡县修丹阳句曲真人庙，以茅君分理赤城，每年十二月二日驾白鹤会于此。

《铸鼎余闻》卷一：

宋太宗及真宗封上茅九天上卿司命太元妙道冲虚圣佑真应真君，中茅地仙上真定录右禁至道冲静德祐妙应真君，下茅地仙至真三官保命微妙冲慧神佑神应真君。

〔案〕三茅君，相传为汉代茅姓三兄弟得道成仙者。关于茅君的传说应在汉晋间已流行，在道教诸仙中算是较早的。但此中又有疑焉。据《广记》所引《集仙传》之大茅君应为一入，而所引《神仙传》之茅君似另为一入，二者籍贯事迹均不相同。又

《真灵位业图》所载茅君为四人，三人为大中小三茅君，另一为句曲山真人茅君。而大茅君为茅盈字叔申，中小茅君俱无名字，句曲茅君则名固字季伟，正是后来所书中茅君。又句曲茅君本为一入，而后世则以三茅君置于句曲，原句曲之茅固则并于三茅之中，其事迹亦并于大茅君之身。案后世三茅虽侈称其为修炼成道之仙真，而为民间所信奉者本因其为冥官，所谓“籍人囊生死”者也。《汉武内传》云大茅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中茅为定录君，小茅为保命君，正是本来面目。窃疑三茅君本为东岳属官，而居句曲之茅君则为修真之士。后世道教徒将二者故意混成一团，把冥官之三茅附会为神仙之三茅，而自泰山移于句曲，原句曲之茅则归并其中。此亦道教造仙之一技也。《搜神大全》卷一述上帝降天书，命茅盈与圣帝“同签生死，共管阴府之事”，而明《历代神仙通鉴》以西城王君之弟为东岳神，谓其以泰山玉女招茅盈为婿，故佐东岳司命。此亦“鬼话”消息偶泄于“仙话”耳！

附：

茅濛

《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引《太原真人茅盈内记》：

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濛，乃于华山之中，乘云驾龙，白日升天。

《列仙全传》卷二：

茅濛字初成，咸阳人。博学深谥，知周室将衰，不求仕进，叹曰：“人生若流电耳，奈何久迷尘寰中？”于是师鬼谷先生，受长生之术，遂入华山修炼。秦始皇三十九年九月庚子，乘龙白日升天。先是邑人谣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驾龙上升入太清。时下玄州戏赤城，继业而往在我盈。帝若学之腊嘉平。”秦始皇闻之，因改腊为嘉平。玄孙盈、固、衷三人皆得仙，居茅山。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三六引《洞仙传》：

茅濛，字初成，咸阳南关人也。即东卿司命君盈之高祖也。

《太平广记》卷五引《洞仙传》：

茅濛，字初成，咸阳南关人也，即东卿司命君盈之高祖也。濛性慈悯，好行阴德，廉静博学。逆睹周室将衰，不求进于诸侯。常叹人生若电流，出处宜及其时，于是师北郭鬼谷先生，受长生之术、神丹之方。后入华山，静斋绝尘，修道合药，乘龙驾云，白日升天。先是其邑歌谣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驾龙上升入太清，时下玄洲戏赤城。继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学之腊嘉平。”秦始皇闻之，因改腊为嘉平。

《广卓异记》卷二〇：

右按《总仙记》：茅濛，字初成，咸阳人，隐华山修道。当秦始皇三十



茅濛（明刊《列仙全传》）

一年九月，龙驾白日升天。先是时有童谣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驾龙上升入太清，时下玄洲戏赤城，继世而往在我盈。”始皇闻之，问故老，曰：“此仙人之谣。”始皇于是有弃世之志。濛之玄孙盈，得道于金陵句曲山，上升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居赤城，时来句曲，邦人改句曲为茅君山。弟固，武威太守；固弟震，西河太守。二弟闻兄得仙，乃弃官从兄学道。固为句曲真人、定命右禁郎，治句曲山。震为保命地仙，主司三官。当时父老里谚歌曰：“茅山连金陵，江湖据下流。三君乘白鹤，各治一山头。召雨泽旱田，陆地亦复

收。妻子保堂室，使我无百忧。白鹤翔青天，何时复来游。”三君往曾各乘白鹤而集此山二三处，时人见之，

形于歌咏，乃立庙于山东，呼为白霤而不知司命君已东之赤城也。

麻姑

《太平广记》卷七引《神仙传》“王远”条：

王远，字方平，东海人也。举孝廉，除郎中，稍加中散大夫。学通五经，尤明天文图谶河洛之要，逆知天

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如观之掌握，后弃官入山修道。道成，汉孝桓帝闻之，连征不出，使郡国逼载以诣京师。远低头闭口不答诏，乃题宫门扇板四百余字，皆说方来之事。帝恶之，使削去外字，适去，内字复见，墨皆彻板里，削之愈分明。初远无子孙，乡里人累世相传供养之。同郡太尉陈耽为远营道室，旦夕朝拜

之，但乞福，未言学道也。远在陈家四十余年，陈家曾无疾病死丧，奴婢皆然。六畜繁息，田桑倍获。远忽语陈耽曰：“吾期运当去，不得久停，明日日中，当发。”至时远死。至三

日夜，忽失其尸，衣冠不解，如蝉蛻耳。远卒后百余日，耽亦卒。或谓耽得远之道化去。或曰知耽将终，故委之而去也。初远欲东入括苍山，过吴，住胥门蔡经家。蔡经者，小民

耳，而骨相当仙，远知之，故住其家，遂语经曰：“汝生命应得度世，欲取汝以补官僚耳。然少不知道，今气少肉多，不得上去，当为尸解。如从狗窦中过耳。”于是告以要言，乃委经而去。经后忽身体发热如火，欲就冷水灌之。举家汲水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销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视其被内。唯

有皮头足具，如蝉蛻也。去十余年，忽还家，容色少壮，鬓发鬢黑，语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当来，其日可多作饮食，以供从官。”至其日，经家乃借瓮器，作饮食百余斛，罗列布



麻姑（明刊《仙佛奇踪》）

置庭下。是日王君果来，未至先闻金鼓箫管人马之声，比近皆惊，莫知所在。及至经舍，举家皆见远冠远游冠，朱衣，虎头鞶，囊五色绶，带剑，黄色少髭，长短中形人也。乘羽车，驾五龙，龙各异色。前后麾节幡旗，导从威仪奕奕如大将军也。有十二伍伯，皆以腊封其口，鼓吹皆乘龙从天而下，悬集于庭。从官皆长丈余。不从道衢。既至，从官皆隐不知所在，唯独见远坐耳。须臾引见经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莫知麻姑是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报：久不到民间，今来在此，想姑能暂来语否？”须臾信还，不见其使，但闻信语曰：“麻姑载拜，不相见忽已五百余年。尊卑有序，拜敬无阶，烦信承来在彼，食顷即到。先受命当按行蓬莱，今便暂住，如是当还，还便亲觐，愿未即去。”如此两时，闻麻姑来，来时亦先闻人马声，既至，从官半于远也。麻姑至，蔡经亦举家见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许，于顶上作髻，余发散垂至腰。衣有文彩，又非锦绮，光彩耀目，不可名状，皆世之所无也。人拜远，远为之起立。坐定，各进行厨，皆金盘玉杯无限也。肴膳多是诸花，而香气达于内外。擘脯而食之，云：麟脯。麻姑自说云：“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又水浅于往日会时略半耳。岂将复为陵陆乎？”远叹曰：“圣人皆言海中行复扬尘也。”麻姑欲

见蔡经母及妇等。时经弟妇新产数日，姑见知之，曰：“噫！且立勿前。”即求少许米来，得米掷之堕地，谓以米祛其秽也。视其米皆成丹砂，远笑曰：“姑故年少也。吾老矣，不喜复作如此狡狴变化也。”远谓经家人曰：“吾欲赐汝辈美酒。此酒方出天厨，其味醇浓，非俗人所宜饮，饮之或能烂肠。今当以水和之，汝辈勿怪也。”乃以斗水合升酒搅之，以赐经家人，人饮一升许，皆醉。良久，酒尽，远遣左右曰：“不足，复还取也。”以千钱与余杭姥乞酤酒。须臾信还，得一油囊酒五斗许，使传余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饮耳。麻姑手爪似鸟，经见之，心中念曰：“背大痒时，得此爪以爬背，背当佳也。”远已知经心中所言，即使人牵经鞭之，谓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谓其爪可爬背耶？”但见鞭著经背，亦莫见有人持鞭者。远告经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经比舍有姓陈者，失其名，尝罢县尉。闻经家有神人，乃诣门叩头，乞求拜见。于是遣使引前与语，此人使欲从驱使，比于蔡经。远曰：“君且向日而立。”远从后观之，曰：“噫！君心邪不正，终未可教以仙道，当授君地上主者之职司。”临去，以一符并一传著以小箱中，与陈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止能存君本寿，自出百岁向上，可以攘灾治病者。命未终及无罪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邪鬼血食作祟祸

者，使带此符以传敕吏，遣其鬼，君心中亦当知其轻重，临时以意治之。”陈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数百家，寿一百一十岁而死，死后子弟行其符，不复验矣。远去后，经家所作饮食数百斛皆尽，亦不见有人饮食也。

《异苑》卷五：

秦时丹阳县湖侧有梅（一作麻）姑庙。姑生时有道术，能著履行水上。后负道法，婿怒杀之，投尸于水。乃随流波漂至今庙处铃下。巫人当令殡殓，不须坟瘞。即时有方头漆披在祠堂下。晦朔之日，时见水雾中暖然有著履形。庙左右不得取鱼，射猎辄有迷径没溺之患。巫云：“姑即伤死，所以恶见残杀也。”

《国史补》卷上：

李相泌以虚诞自任，尝对客曰：“令家人速洒扫，今夜洪崖先生来宿。”有人遗美酒一榼，会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来，与君同倾。”倾之未毕，闻者云：“某侍郎取榼子。”泌命倒还之，略无忤色。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二二：

按《闻奇录》：丹阳县故湖侧有麻姑庙。姑生时有道术，能履行水上。

按《续文献通考》：麻姑，王方平妹。桓帝时修道于牟州东南姑余山。

《列仙全传》卷四：

麻姑，石勒时人麻秋之女。秋猛

悍，筑城严酷，昼夜不止，惟至鸡鸣少息。麻姑雅勤恤民之念，常假作鸡鸣，群鸡亦鸣，工得早止。后父觉，疑，欲挞之。姑惧而逃，入仙姑洞修道。后于城北石桥飞升，因名其桥曰望仙。宋政和中亦有麻姑，是建昌人，修道于牟州东南姑余山，册封为真人。至元时刘氏鲤堂前有大槐，忽梦一女冠，自称麻姑，乞此树修庙。刘漫许之，既寤，异其事。后数日，风雷大作，失槐所在。即诣麻姑庙，槐已卧其前矣。重和初赐额曰显异。

《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卷一：

至元壬辰，灌州青城山崔公，与崔婆在山门路口茅屋下卖柴为生。一日入山采柴，忽麻姑仙坐石上，拜之。仙问曰：“汝欲官否？”崔应云：“我用官何为？”又问：“欲钱否？”应云：“钱多害己。”又问：“欲华衣否？”应云：“我是卖柴汉，何用华衣为？”又问：“此三者非汝所欲，今所欲何事？”崔公笑云：“我要此须拖地便好。”麻姑引手捋之。须随手而长，竟至垂地。归家，人以为讶。后不食，言人祸福如神，合城观者如堵。凡有布施钱，一文亦不受。一年后，夫妻俱入山，不知所终。

《太平清话》卷下：

麻姑姓黎，字琼仙，唐放出宫人也。出《畔余杂录》。而王方平、蔡经事则又似汉前人。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三七：

麻姑山在宁国府东。麻姑尝修道于此，丹灶尚存。又尝居建昌山，故亦号麻姑。开元中立庙坛仙，累封虚寂冲应真人。

按《登州府志》：麻姑，后赵麻秋女。或云建昌人，修道于牟州东南姑余山飞升，政和中封真人。

《破除迷信全书》卷九：

俗有麻姑献寿的说法，说是麻姑是古时的女仙，乃是建昌人，尝在牟州东南的姑余山上修道；当宋徽宗政和元年（纪元后一一一年）封为真人。



麻姑献寿

现在江西南城县的西南，有一座山，高有九里，周围四百里，也叫麻姑山，道教称为第二十八洞天。山上有会仙亭，相传就是蔡经的住宅，当初麻姑与王方平相会的地方。

世俗既迷信这些事，也以为麻姑是长生不死的神仙，因此每逢为妇女祝寿时，就必写出麻姑献寿数字，或是绘出麻姑的形状，手捧蟠桃，以为祝寿的吉利。还有人寿保险公司所刊的印件，也必绘出麻姑献寿的图画，以相号召。其实这些举动，从那里能得其真象呢？

当唐朝大历六年，（纪元后七七二年）颜真卿作江西抚州刺史，曾按照《神仙传》上所说的，作过一篇《麻姑仙坛记》，共写出大小二本；大字本存在临川，到元朝时为火所焚；小字本存在南城。以后南城改属建昌，所载仙坛记的碑，亦就移到建昌衙门中，不料后来被某官带去，于是建昌人又命石工重新模仿镌刻了一座。现在社会上所流传《仙坛记》，多为翻刻的，而真的已不可得了。独怪颜真卿为亲民的官，不在百姓的疾苦上著意，反倒好整以暇的去作此虚伪的事以迷惑后世，不知是何居心。

〔案〕近世有“麻姑献寿”的迷信，以麻姑为长生不老的女仙代表。然而麻姑究系何时之何人，却又传说纷纭。最早的麻姑传说见于晋葛洪《神仙传》，称其为东汉著名仙人王方平之妹，是年可十八九之好女子，手

爪似鸟，则一王姓女巫耳。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又称秦时丹阳县湖侧有梅姑庙，梅一作麻，生时有道术，为夫所杀，巫令祀为神，则一女巫之鬼也。明时诸书，又称乃后赵石勒时麻秋之女，入仙姑洞修道，而得飞

升；或曰宋政和中亦有麻姑，是建昌人，修道于东南姑余山，（亦有说王方平之妹于彼处修行者）封为真人；或谓麻姑本名黎琼仙，唐时放出之宫人。诸说之中，以王方平妹一说最为流行，时代亦较早。

东方朔

《论衡·道虚》:

世或以东方朔亦道人，姓金氏。

《风俗通义·正失》:

俗言：东方朔太白星精，黄帝时为风后，尧时为务成子，周时为老聃，在越为范蠡，在齐为鸱夷子皮。言其神圣能兴王霸之业，变化无常。

王利器校

注：《世说新语·规箴》篇注引《列仙传》：“朔是楚人，武帝时上书说便宜，拜郎中，宣帝初，弃官而去，共谓岁星也。”《开元占经》二三、《御览》五引《汉武帝故事》：“西王母使者至，东方朔死，使者曰：‘朔是木帝精，为岁星，下游人中，以观天下。’”曹植《辨道论》：“夫神仙之书，

道家之言，乃言传说上为辰尾宿，岁星降下为东方朔。”

《洞冥记》卷一:

东方朔，字曼倩。父张夷，字少

平，妻田氏女。夷年二百岁，颜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时景帝三年也。邻母拾而养之。三岁，天下秘藏一览，暗诵于口。元封中游濛鸿之泽，忽见王母采桑于白海之滨。俄有黄翁指阿母以告朔曰：“昔为吾妻，托形为太白之精。今汝此星精也。吾却食吞气，已九千余岁。”

《独异志》卷上:

张少平妻田

氏。少平卒后，累年寡居。忽梦一人自天而下，压其腹，因而怀孕。乃曰：“无夫而孕，人闻弃我也。”徙于代，依东方。五月朔旦，生一子，以其居代东方，名

不
竹
少
夷
朔
曼
倩
字
曼
倩
父
张
夷
字
少
平
妻
田
氏
女
夷
年
二
百
岁
颜
如
童
子
朔
生
三
日
而
田
氏
死
时
景
帝
三
年
也
邻
母
拾
而
养
之
三
岁
天
下
秘
藏
一
览
暗
诵
于
口
元
封
中
游
濛
鸿
之
泽
忽
见
王
母
采
桑
于
白
海
之
滨
俄
有
黄
翁
指
阿
母
以
告
朔
曰
昔
为
吾
妻
托
形
为
太
白
之
精
今
汝
此
星
精
也
吾
却
食
吞
气
已
九
千
余
岁



东方朔（日本刊刻《列仙图赞》）

之东方朔。或言岁星精，多能，无不该博。

汉东方朔，岁星精也。自入仕汉武帝，天上岁星不见。至其死后，星乃出。

《太平广记》卷六引《洞冥记》及朔别传：

东方朔，小名曼倩。父张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年二百岁，颜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死时汉景帝三年也，邻母拾朔养之，时东方始明，因以姓焉。年三岁，天下秘识，一览暗诵于口，恒指挥天上空中独语。

邻母忽失朔，累月暂归。母笞之，后复去，经年乃归。母见之大惊曰：“汝行经年一归，何以慰吾？”朔曰：“儿暂之紫泥之海，有紫水污衣，仍过虞泉湔洗，朝发中还，何言经年乎？”母又问曰：“汝悉经何国？”朔曰：“儿湔衣竟，暂息冥都崇台，一寤眠，王公啖儿以丹粟霞浆，儿食之既多，饱闷几死，乃饮玄天黄露半合。即醒，还遇一苍虎息于路。初儿骑虎而还，打捶过痛，虎啖儿脚伤。”母便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

朔复去家万里，见一枯树，脱布挂树，布化为龙，因名其地为布龙泽。朔以元封中游鸿蒙之泽，忽遇母采桑于白海之滨。俄而有黄眉翁，指母以语朔曰：“昔为我妻，托形为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精也。吾却食吞气，已九十余年，目中童子皆有青

光，能见幽隐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二千年一剥皮伐毛，吾生来已三洗髓五伐毛矣。”

朔既长，仕汉武帝为太中大夫。武帝暮年好仙术，与朔狎昵。一日谓朔曰：“朕欲使爱幸者不老，可乎？”朔曰：“臣能之。”帝曰：“服何药？”曰：“东北地有芝草，西南有春生之鱼。”帝曰：“何知之？”曰：“三足鸟欲下地食此草，羲和以手掩鸟目，不许下，畏其食此草也。鸟兽食此，即美闷不能动。”问曰：“子何知之？”朔曰：“小儿时掘井，陷落井下，数十年无所托。有人引臣往取此草，乃隔红泉不得渡。其人与臣一只履，臣乃乘履泛泉，得而食之。其国人皆织珠玉为簟，要臣入云拔之幕，设玄眠雕枕，刻镂为日月云雷之状，亦曰‘镂空枕’，亦曰‘玄雕枕’。又荐蜺毫之珍褥，以百蜺之毫织为褥。此毫褥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水藻之褥’。臣举手试之，恐水湿席，定视乃光也。”

其后武帝寝于灵光殿，召朔于青绮窗绀紈幕下，问朔曰：“汉年运火德统，以何精何瑞为祥？”朔对曰：“臣常游昊然之墟，在长安之东，过扶桑七万里，有云山，山顶有井，云从井中出。若土德则黄云，火德则赤云，金德则白云，水德则黑云。”帝深信之。

太初二年，朔从西那邪国还，得声风木十枝以献帝。长九尺，大如

指。此木出因洹之水，则《禹贡》所谓因桓是来，即其源也。帝以枝遍赐群臣，年百岁者颁赐。此人有疾，枝则有汗，将死者枝则折。昔老聃在周二千七百年，此枝未汗；洪崖先生尧时年已三千岁，此枝亦未一折。帝乃赐朔。朔曰：“臣见此枝三遍枯死，死而复生，何翅汗折而已。语曰：‘年末年，枝忽汗’（《御览》卷九五三引《洞冥记》作‘年末半，枝不汗’）。此木五千岁一湿，万岁一枯也。”帝以为然。

又天汉二年，帝升苍龙馆，思仙术，召诸方士，言远国遐乡之事。唯朔下席操笔疏曰：“臣游北极，至镜火山，日月所不照，有龙衔火，以照山四极。亦有园囿池苑，皆植异草木。有明茎草，如金灯，折为烛，照见鬼物形。仙人宁封尝以此草然于夜，朝见腹内外有光，亦名洞腹草。”帝铿此草为苏，以涂明云之观，夜坐此观，即不加烛，亦名照魅草。采以籍足，则入水不沉。

朔又尝东游吉云之地，得神马一匹，高九尺。帝问朔何兽。曰：“王母乘云光辇，以适东王公之舍，税此马于芝田。东王公怒，弃此马于清津天岸。臣至王公坛，因骑而反，绕日三匝，此马入汉关，关门犹未掩。臣于马上睡，不觉还至。”帝曰：“其名云何？”

朔曰：“因事为名，名步景驹。”朔曰：“自驭之如弩马蹇驴耳。”朔

曰：“臣有吉云草千顷，种于九景山东，二千年一花，明年应生。臣走往刈之，以秣马，马立不饥。”朔曰：“臣至东极，过吉云之泽。”帝曰：“何为吉云？”曰：“其国常以云气占凶吉。若有嘉庆之事，则满室云起，五色照人，着于草树，皆成五色露，露味皆甘。”帝曰：“吉云五露可得否？”曰：“臣负吉云草以备马，此立可得，日可三二往。”乃东走，至夕而还，得玄白青黄露，盛以青琉璃，各受五合，授帝。帝遍赐群臣，其得之者，老者皆少，疾者皆除也。

又武帝尝见彗星，朔折指星木以授帝。帝指彗星，应时星没，时人莫之测也。朔又善啸，每曼声长啸，辄尘落漫飞。

朔未死时，谓同舍郎曰：“天下人无能知朔，知朔者唯太王公耳。”朔卒后，武帝得此语，即召太王公问之曰：“尔知东方朔乎？”公对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颇善星历。”帝问：“诸星皆具在否？”曰：“诸星具，独不见岁星十八年，今复见耳。”帝仰天叹曰：“东方朔生在朕傍十八年，而不知是岁星哉！”惨然不乐。

《历代神仙通鉴》卷一五：

金精山（虔州揭阳县）：南华秋水昭度真君东方朔（庄周）。

《列仙全传》卷二：

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尝出经年，兄曰：“汝经年一归，何

以慰我？”对曰：“朔暂之紫泥海，有紫水污衣，乃过虞渊湔洗。朝发中还，何云经年？”汉武帝时上书曰：“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二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口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臣矣！臣朔冒死再拜以闻。”朔文辞不逊，高自称誉。上伟之，令待诏公车，又迁待诏金马门，常侍中。诏赐之食于前，食已尽，怀其余肉，衣尽污。数赐缣帛，担揭而去。尝用所赐钱帛，取少妇于长安中好女。率取妇一岁所者，即弃去更取。所赐物尽填之女子，人皆笑之。朔曰：“如朔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时酒酣据地，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朔将死，谓同舍郎曰：“天下人无能知朔，知朔者惟大伍公耳。”朔亡后，武帝得此语，召大伍公问之。答以不知。帝曰：“公何所能？”曰：“颇善星历。”帝问：“诸星具在度否？”曰：“诸星皆在，独不见岁星四十年，今复见耳。”帝仰天叹曰：“东方朔在朕旁十八年，而不知为岁星。”尝惨然不乐。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三：

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

也。朔生三日而父母俱亡。后游泽中，有黄眉寿指朔曰：“此吾儿也，吾却食使气，三千年一反骨洗髓，二千年一易皮伐毛，吾生已三洗髓、三伐毛矣。”

（汉武帝）以朔为常侍郎，遂得爱幸。后帝与越王为亲，乃使朔泛海求宝，委令一周回。朔经二载乃至。未至，帝问左右：“朔久而不至，今囊中何人善卜？”对曰：“唯有孙宾者极明易筮。”帝乃更庶服潜行，与左右赍绢二匹，往叩宾门。宾出门而延坐，未之识也。宾乃启卜，卦成，知是帝，惶恐起拜。帝曰：“朕来觅物，卿勿言。”宾曰：“陛下非卜他物，乃卜东方朔也。朔行七日必至。在今海中，面西招水大叹。到请诘之。”至日朔至，帝曰：“卿约一年，何故二载？”朔曰：“臣不敢稽，探宝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面西招水大叹，何也？”朔曰：“臣非叹别事，孙宾不识天子，与帝对坐。”帝深异之。

朔后与友人书云：“不可使尘网名缰拘锁，怡然长笑脱去，十洲三岛相期，拾瑶草，吞日月之光华，共轻举尔。”王母尝指朔与帝曰：“此我邻家小儿，性多滑稽，曾三来偷桃。此子昔为太上仙官，太上令到方丈山，但务游戏，擅动雷电，激波扬风，致令蛟螭陆行，山崩海竭。太上斥谪，使在人间。近金华二仙及九嶷君陈乞原之。”帝乃知朔非世俗之徒，乃信

天下神仙之事。而淫色自纵，杀伐不休，受书六年，意旨自畅，以为神真见降，必获度世，兴起台馆，劳弊百姓，每事不从王母之微言、上元之妙戒，二真遂不复来。太初二年，柏梁台灾，《真形图》、六甲五帝灵飞十二事灵光生经并烧失不存。但帝先承王母言，以五岳图授燕仲君，又承上元夫人言，以六甲授李少君，书遂行于世。帝既焚书，自知道丧。其后朔一旦乘龙飞升而去。刘向《列仙传》云：东方朔至昭帝时，时人或谓神人，或谓凡人，作深浅显默之行，或忠言，或戏语，莫知其旨。至宣帝初，弃郎以避乱世，置帟官舍，风飘之而去。后见于会稽，卖药五湖，智者疑其岁星精也。

《通俗编》：

《博物志》：西王母七夕降九华殿，以五桃与汉武帝。东方朔从殿东厢朱鸟牖中窥之。王母曰：“此窥牖小儿，尝三来盗吾此桃。三千岁一子，此子不良，已三过偷之矣。《博物志》又云：武帝得不死酒，以示东

方朔。朔一饮致尽，帝欲杀之。朔曰：“杀朔若死，此为不验；以为有验，杀亦不死。”此与《战国策》中射士夺食不死药之言绝相类。《汉书》谓朔事多为童竖眩耀，好事者因更取奇言附著之。此类是已。

〔案〕东方朔，西汉武帝时侍臣，善诙谐，好作惊人之语。故《汉书》曰“其事浮浅，行于众庶，童儿牧竖莫不眩耀。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见本传）所以民间不少神话、故事皆以东方朔为主角，他虽然未曾修道，终于也被封为神仙。《论衡》即称其为道人，《风俗通义》称其为太白星精（即金星，也有称之为岁星即木星之精者），风后、务成子、老子、范蠡皆其化身。以后风后、务成子、范蠡皆成为老子的化身，留给东方朔的身份就是太白星精（或岁星精）了，且为其编造出家系、父母。《历代神仙通鉴》又以为庄子后身。由于《博物志》、《汉武故事》等书都记载东方朔偷西王母桃故事，所以后世都以之为王母侍臣。

许旌阳

《朝野金载》卷三：

西晋末，有旌阳县令许逊者，得道于豫章西山。江中有蛟为患，旌阳没水，剑斩之，后不知所在。顷鱼人网得一石，甚鸣，击之，声闻数十里。唐朝赵王为洪州刺史，破之，得剑一双。视其铭，一有“许旌阳”字，一有“万仞”字。遂有“万仞师”出焉。

《酉阳杂俎·前集》卷二：

晋许旌阳，吴猛弟子也。当时江东多蛇祸，猛将除之，选徒百余人，至高安，令具炭百斤，乃度尺而断之，置诸坛上。一夕，悉化为玉女，惑其徒。至晓，吴猛悉命弟子，无不涅其衣者，唯许君独无，乃与许至辽江。及遇巨蛇，吴年衰，力不能制，

许遂禹步敕剑登其首，斩之。

《太平广记》卷一四引《十二真君传》“许逊”条：

许真君名逊，字敬之，本汝南人

也。祖琰，父肃，世慕至道。东晋尚书郎迈、散骑常侍护军长史穆，皆真君之族子也。真君弱冠，师大洞君吴猛传三清法要。乡举孝廉，拜蜀旌阳令。寻以晋室焚乱，弃官东归，因与吴君同游江左。会王敦作乱，二君乃假为符竹，求谒于敦，盖将欲止敦之暴以存晋室也。一日二君与郭璞同候于敦，



许真君（元刊《新编连相搜神广记》）

敦蓄怒以见之，谓二君曰：“孤昨得一梦，拟请先生圆之，可乎？”真君曰：“请大将军具述。”敦曰：“孤梦将一木上破其天，孤禅帝位，果十全

乎？”真君曰：“此梦固非得吉。”敦曰：“请问其说？”吴君曰：“木上破天，是未字也。明公未可妄动，晋祚固未衰耳。”王敦怒，因令敦璞筮之。卦成，景纯曰：“无成。”又问其寿，璞曰：“明公若起事，祸将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敦大怒，又问曰：“卿寿几何？”璞曰：“余寿尽今日。”敦怒，令武士执璞出，将赴刑焉。是时二真君方与敦饮酒，许君掷杯梁上，飞绕梁间。敦等举目看杯，许君坐中隐身。

于是南出晋关，抵庐江口，因召船师载往钟陵。是时船师曰：“我虽有此船，却无人力乘驾，无由载君。”二君曰：“汝但以船载我，我当自与行船。”仍谓船师曰：“汝宜入船闭门深隐，若闻船行疾迅，不得辄有潜窥。”于是腾舟离水，凌空入云。二君谈论端坐，顷刻之间已抵庐山金阙洞之西北紫霄峰顶。真君意欲暂过洞中。龙行既抵，其船拽拨林木，戛刺响骇，其声异常。舟师不免偷目潜窥，二龙知人见之，峰顶委舟而去。二君谓船师曰：“汝违吾教，惊触二龙，委弃此船万仞峰顶。吾缘贪与众真除荡妖害，暂须离此，游涉江湖。汝既失船，徒返人世，汝可隐此紫霄峰上，游览匡庐。”示之以服饵灵草之门，指之以遁迹地仙之术，由是舟师之船底遗迹尚存。

后于豫章遇一少年，容仪修整，自称慎郎。许君与之谈话，知非人

类。指顾之间，少年告去。真君谓门人曰：“适来年少乃是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为洪水所害，苦非剪戮，恐致逃遁。”蜃精知真君识之，潜于龙沙州北，化为黄牛。真君以道眼遥观，谓弟子施大王曰：“彼之精怪化作黄牛，我今化其身黑牛，仍以手巾挂膊，将以认之。汝见牛奔斗，当以剑截后。”真君乃化身而去。俄顷果见黑牛奔趁黄牛而来。大王以剑挥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许君所化黑牛趁后亦入井内。其蜃精复从此井奔走，径归潭州，却化为人。

先是蜃精化为美少年，聪明爽隽，而又富于宝货。知潭州刺史贾玉有女端丽，欲求贵婿以匹之。蜃精乃广用财宝，赂遗贾公亲近，遂获为伉俪焉。自后与妻于衙署后院而居，每至春夏之间常求旅游江湖，归则珍宝财货数逾万计。贾使君之亲姻僮仆，莫不赖之而成豪富。

至是蜃精一身空归，且云被盗所伤。举家叹惋之际，典客者报云：“有道流姓许字敬之求见。”使君贾公遽见之。真君谓贾公曰：“闻君有贵婿，略请见之。”贾公乃命慎郎出与道流相见。慎郎怖畏，托疾潜藏。真君厉声而言曰：“此是江湖害物蛟蜃，老魅焉敢遁形！”于是蜃精复变本形，宛转堂下，寻为吏兵所杀。真君又令将其二子出，以水喂之，即化为小蜃。妻贾氏几欲变身，父母恳真君，遂与神符救疗。仍令穿其宅下丈余，

已旁互无际矣。真君谓贾玉曰：“汝家骨肉几为鱼鳖也。今须速移，不得暂停。”贾玉仓皇徙居，俄顷之间，官舍崩没，白浪腾涌，即今旧迹宛然在焉。

真君以东晋孝武帝太康二年八月一日，于洪州西山举家四十二口拔宅上升而去，唯有石函药臼各一所，车轂一具，与真君所御锦帐，复自云中堕于故宅。乡人因于其地置游帷观焉。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三五：

按《云笈七签》：许逊，字敬之，南昌人也，少以射猎为业。一日入山射鹿，鹿胎从弩箭疮中出堕地。鹿母舐其子，未竟而死。逊怆然感悟，折弩而归。闻豫章有孝道之士吴猛，学道能通灵达圣，叹我缘薄未得识之。于是日夕遥礼拜猛，久而弥勤。猛已鉴其心，升仙去时，语其子云：“吾去后，东南方有人姓许，名逊，应来吊汝，汝当重看之，可以真符授也。”至时，逊果来吊，其子以父命将真符传逊。逊奉修真感，有愈于猛。

《太平广记》卷六二引《墉城集仙录》

“谶母”条：

婴母者，姓谶氏，字曰婴，不知何许人也。西晋之时，丹阳郡黄堂观居焉，潜修至道。时人自童幼逮衰老见之，颜状无改。众号为婴母。因入吴市，见一童子，年可十四五，前拜于母云：“合为母儿。”母曰：“年少

自何而来？拜吾为母，既非其类，不合大道。”童子乃去。月余，又吴市逢有三岁孩子，悲啼呼叫。倏遇谶母，执母衣裾曰：“我母何来？”母哀而收育之，逾于所生。既长，明颖孝敬，异于常人。冠岁以来，风神挺迈，所居常有异云气，光景仿佛，时说蓬莱阆苑之事。母异之，谓曰：“吾与汝暂此相因，汝以何为号也？”子曰：“昔蒙天真盟授灵章，锡以名品，约为孝道明王。今宜称而呼之矣。”遂告母修真之诀。一旦，孝道明王漠然隐去，母密修道法，积数十年，人莫知也。其后吴猛、许逊自高阳南游，诣母，请传所得之道，因盟而授之，孝道之法，遂行江表。闲日每告二子曰：“世云昔为逊师。今玉皇谱之中，猛为御史，而逊为高明大使，总领仙籍五品已迁。又所主十二辰，配十二国之分野。逊领玄枵之野，于辰为子；猛统星纪之邦，于辰为丑。许当居吴之上，以从仙阶之等降也。”又数年，有云龙之驾，千乘万骑来迎，谶母白日升天。今洪州高安县东四十里，有黄堂坛静，即许君立祠朝拜圣母之所。其升天事迹，在丹阳郡中，后避唐宣宗庙讳，鍾陵祠号为谶母。其孝道之法，与灵宝小异。豫章人世世行之。

《太平广记》卷十五引《十二真君传》

“兰公”条：

兖州曲阜县高平乡九原里，有至人兰公。家族百余口，精专孝行，感

动乾坤，忽有斗中真人，下降兰公之舍，自称孝悌王。云：“居日中为仙王，月中为明王，斗中为孝悌王。吾于上清已下，托化人间，示陈孝悌之教。后晋代尝有真仙许逊，传吾孝道之宗，是为众仙之长。”因付兰公至道秘旨。

《太平广记》卷六二引《墉城集仙录》“盱母”条：

盱母者，豫章人也。外混世俗，而内修真要。常云：“我千年之前，曾居西山，世累稍息，当归真于彼。”其子名烈，字道微。少丧父，事母以孝闻。家贫，而营侍甘旨，未尝有阙，乡里推之。西晋武帝时，同郡吴猛、许逊，精修通感，道化宣行。居洪崖山，筑坛立静。猛既去世，逊即以宝符、真箓拯俗救民。远近宗之。逊仕□州为记室，后每朔望还家朝拜。人或见其乘龙，往来径速，如咫尺耳。盱君淳笃忠厚，逊委用之，即与母结草于逊宅东北八十余步，旦夕侍奉，谨愿恭肃，未尝有怠。母常于山下采摘花果，以奉许君。君惜其诚志，常欲拯度之。元康二年壬子八月十五日，太上命玉真上公崔文子、太玄真乡瑕丘仲，册命征拜许君为九州都仙大使高明主者，白日升天。许谓道微及母曰：“我承太帝之命，不得久留。汝可后随仙舆，期于异日。”母子悲不自胜，再拜告请，愿侍云輦。君许之，即赐灵药服之，躬禀真诀，于是午时从许君升天。今坛并存

焉。乡人不敢华缮，盖盱君母子俭约故也。世号为盱母井焉。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八一引王安石《重修许旌阳祠记》：

晋有百里之长曰许氏，尝为旌阳令，有惠及于邑之民。其为术也，不免乎后世方技之习，如植竹水中，令疫病者酌水饮焉，而病者旋愈。此固其精诚之所致也。而藏金于圃，使因者出力而得之，因偿负而或免于桎梏，岂尽出方技之所为者？以是德于民。既后斩蛟而免豫章之昏垫，大抵皆其所志足以及之。志之所至，智亦及焉，是则公之有功于洪论者，固自其道而观之矣。夫以世降俗末之日，仕于时者得人焉。如公亦可谓晦冥之日月矣。公有功于洪，而洪祀之虔且久。祥符中升其观为宫，而人亦进位于侯王之上。于是州吏峻其严祀之，宫室与王者等，兹固侈其功而答其赐也。

《续文献通考·群祀考》三：

（明嘉靖）三十四年诏修江西许旌阳真人宫。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二：

许逊，字敬之，南昌人，吴赤乌二年正月念八日降生，母先梦金凤衔珠坠于怀中而有娠。父许肃，祖父世慕至道。真君弱冠，师大洞真君吴猛，传三清法，博通经史。举孝廉拜蜀旌阳县令也。以晋乱弃官，与吴君同游江左。〔中与前《广记》引《十二

真君传》“许逊”条同。〕除蜃后，于东晋太康二年八月一日于洪州西山举家白日上升。真君自飞升之后，里人与真君族人就其地立祠，以所遗诗一百二十首写竹简之上，载之巨筒，令人探取，以决休咎，名曰“圣签”。宋徽宗政和二年五月十七日，上尊号曰“神功妙济真君”，改观为宫，赐额曰“玉隆万寿”。帝因看书于崇政殿，恍然似梦见东华门北有一道士，戴九华冠，披绛章服，导从者甚众，至丹墀起简揖帝。帝乃问曰：“卿是何人，不诏而至？”对曰：“吾为许旌阳，权掌九天司职。上帝诏往按察西瞿耶国，经由故国。”复问曰：“朕患安息疮，诸药不能愈，真君有药否？”即取小瓠子倾药一粒，如绿豆大，呵咒抹于疮上，觉如流酥灌体，入骨清凉。遂揖而去，行数步，复回顾曰：“吾敝舍久已寥落，愿圣帝举眼一看为幸。”帝豁然而觉，诏画像如梦中所见者，赐上清储祥宫，崇奉许真君。遗迹去处未有宫观，即取本属官钱建造如宫观，只因损坏，如法修换，无常住，即拨近便官田供办。圣朝崇奉加“至道玄应”四字，余封如故。

《历代神仙通鉴》卷一五：

阁宅山（豫章清江县），九州仙都高明太史、中玄妙行真君许逊。

《列仙全传》卷四：

许逊字敬之，号真君，南昌人。

吴赤乌二年，母梦金凤啣珠坠于掌



许真君（明刊《仙佛奇踪》）

上，玩而吞之。及寤，觉腹痛，因是有娠而生真君。生而颖悟，姿容俊伟，少小疏通，与物无忤。尝从猎射一鹿，鹿中之而毙，鹿母皇顾舐之。因感悟，折弃弓矢，刻意为学。博通经史，明天文、地理、音律、五行、讖纬之书，尤嗜神仙修炼之术。闻西安吴猛得丁义神方，乃往师之，悉受其秘。又从郭璞求善地为栖真之所，得西山之阳逍遥山金氏宅而居之。日以修炼为事。时买一铁灯檠，因夜燃灯，见漆剥处有光，视之金也。明日访售主还之。

晋武帝太康元年举孝廉，辟为旌阳县令，时年四十二也。教民以忠孝

慈仁勤俭忍慎，听讼发擿如神，吏民悦服。岁饥，民无以输租，真君乃以灵丹点瓦砾成金，令人潜瘞于县圃。一日籍民之未输纳者，使服力于圃。民锄地得金，用以输纳，遂悉安堵。又岁大疫，死者十七八，真君以所得神方拯治之，符咒所及，登时而愈。他郡疾民相继而至者日千计。于是标竹于郭外十里之江，置符水于其中，使就竹下饮之，皆瘥。久之，知晋室将乱，乃弃官东归。蜀民感其德化，所至尽立生祠，家供其像。启行之日，送者蔽野，有送至千里始还者，有随至其它愿服役而不返者。真君尝憩于柏林，有女童五人各持宝剑来献。真君异而受之。既而偕至真君之家，惟日击剑自娱。真君知其剑仙也，卒获神剑之用。既而与吴君游于丹阳黄堂，闻谶姆多道术，遂同往叩以道妙。姆曰：“君等皆凤禀道骨，仙名在天。昔孝悌王下降曲阜兰公家，谓兰公曰，后晋代当有神仙许逊传吾此道，当为众真之长，留下金丹、宝经、铜符、铁券，授吾掌之以俟子，积有年矣。今当授子。”乃择日登坛，出孝悌王诸秘，悉以传之真君。复顾吴君曰：“君昔以神方为许之师，今孝悌王之术独许君得传，君当返师之也。况玉皇玄谱，君位玄都御史。许君位高明大使，总领仙籍。品秩相迕。且许君司玄枵之野，于辰为子，统摄十二分野。君领星纪之邦，于辰为丑。汝自今宜从许君为长

也。”二君谢讫辞行。真君方心期每岁必来谒姆，姆即觉之，曰：“子勿来，吾即还帝乡矣。”因取香茅一根，南望掷之，曰：“子归，茅落处立吾祠，岁秋一至足矣。”二君还，觅访飞茅之迹，于所居之南四十余里得之，时茅已丛生矣。遂建祠宇，每岁仲秋之三日必朝谒焉。

初真君往访飞茅，偶息憩真靖，见乡民盛烹宰以祀神，且相戒曰：“祭不腆则神怒降祸。”真君曰：“怪祟敢尔！”乃宿于逆旅，召风雷伐之，拔其林木。明日告其里人曰：“妖社已驱，毋用祭也。”又见人苦远汲，乃以杖刺社前涸泽，出泉以济之，虽旱不竭。渡小蜀江，感江干主人朱氏迎接甚勤，乃戏画一松于其壁。其家因之得利加倍。后江涨溃堤，市舍俱漂，唯松壁不坏。真君尝炼丹艾城黄龙山，山湫有蛟魅，辄作洪水，漂没舟室。真君遣神兵擒之，钉于石壁。过西安县，县社伯出谒。真君问其地有妖物为民害者不？其神匿之。真君行过一小庙，庙神迎告曰：“此有蛟害民，知仙君来，逃往鄂渚矣。”真君追至鄂渚，路逢三老人，指曰：“蛟伏前桥下。”真君至桥，伏剑叱之。蛟惊，奔入大江，匿于深渊。乃敕吏兵驱之。蛟从上流奔出，遂诛之。又闻新吴有蛟，真君乃以巨石书符，作镇蛟文以禁之。

时海昏之上缭有巨蛇，据山为穴，吐气成云，亘四十里。人畜在其

气中者，俱被吞吸，无得免者。江湖舟船，多遭覆溺，大为民害。真君闻之，乃集弟子往诛之。初入其界，远近居民三百余人知真君道法，竞来告诉，哀求恳切。真君曰：“吾来正为是恶，当为汝曹除之。”遂前至蛇所，伏剑布气。蛇惧入穴。乃飞符召海昏社伯，驱之不出。复召南昌社公助之，蛇始出穴，举首高十余丈，目若火炬，吐毒冲天。乡民咸鼓噪相助。是时真君嘯命风雷，呼指神兵，以摄伏之，使不得动。真君乃飞步踏其首，以剑劈其颞。弟子施岑、甘戟等引兵挥之，蛇腹裂，有小蛇自腹中出，长数丈。甘君欲斩之，真君曰：“彼未为害，不可妄诛。”小蛇惧，奔行六七里，闻鼓噪声，犹返听而顾其母。群弟子复请追戮之，真君曰：“此蛇一千二百五十余年后为民害，吾当复出诛之。以吾坛前植柏为验。其枝拂坛扫地，是其时也。”又预谶云：“吾仙去后一千二百四十年间，豫章之境五陵之内，当出地仙八百人。其师出于豫章，大扬吾教，江心忽生沙洲，掩过沙井口者，是其时也。此时小蛇若为害，彼八百人自当诛之。”蛇子遂得入江。真君曰：“大蛇虽灭，蛟精未诛，彼物通灵，必知吾意。恐其俟隙溃郡城，吾归郡乎？戟、岑二子从我以往。”时怀帝永嘉六年也。

真君道术高妙，声闻远迹，求为弟子数百人。却之不可，乃化炭为美

妇人，夜散群弟子处以试之。明旦阅之，其不为所染污者惟十人尔，余皆自愧而去。

真君乃与甘、施二君归郡，周览城邑，遇一少年，美风度，衣冠甚伟，通谒自称姓慎，礼貌勤恪，应对敏给，遽告去。真君谓弟子曰：“适来者非人，即老蛟，故来见试也。体貌虽是而腥风袭人。吾故愚之，庶得其丑类尔。”迹其所之，乃在郡城江浒，化黄牛卧沙碛之上。真君剪纸化黑牛往斗之，令施、岑潜持剑往，俟其斗酣即挥之。施君一挥中其左股，牛奔入城南井中。真君遣符吏寻其踪，乃知直至长沙，于贾谊井中化为人，入贾玉使君之家。先是蛟精尝慕玉之女美，化为一美少年谒之。玉爱其才，乃妻以女。居数载，生二子，常以春夏之交孑然而出，周游江湖，若为商者。至秋则乘巨舰重载而归，皆宝贝珠玉。盖乘春夏大水，覆舟所获也。是秋空还，给玉云：“财货为盗所劫，且伤左股。”玉求医疗之。真君即为医士谒玉，玉喜召婿出。蛟精觉，惧不敢出。玉自起召之，真君随至其室，厉声叱曰：“江湖蛟精，害物不浅，吾寻踪至此，岂容复藏，速出！”蛟精技穷，遂见本形，蜿蜒堂下，为吏兵所诛。真君以法水喷其二子，亦皆为小蛟，并诛之。贾女亦几变形，玉为哀求，真君给以神符，故得不变。真君谓玉曰：“蛟精所居，其下即水。今君舍下深

不逾尺，皆洪波也。可速徙居。”玉乃迁居高原，其地果陷为渊潭，深不可测。

真君复还豫章，而蛟之余党甚盛，虑真君诛之，皆化为人，散游城市，访真君弟子，诡言曰：“仆家长安，积世崇善。远闻贤师许君有神剑，愿闻其功。”弟子语之曰：“吾师神剑指天天裂，指地地坼，指星辰则失度，指江河则逆流，万邪不敢当，神圣之宝也。”蛟党曰：“亦有不能伤者乎？”弟子戏之曰：“惟不能伤冬瓜葫芦尔。”蛟党以为诚然，继而尽化为葫芦冬瓜，连枝带蔓，浮泛满江，潜流出境。真君晨起，觉妖气转盛，乃顾江中，知为蛟党所化，以剑授施、岑，履水斩之，悉无噍类，江流为之变色。

真君曰：“此地蛟螭所穴，不有以镇之，后且复出为患，人不能制也。”乃役鬼神于牙城南井，铸铁为柱，出井外数尺，下施八索，钩锁地脉，祝之曰：“铁柱若歪，其蛟再兴，吾当复出。铁柱若正，其妖永除。”由是水妖屏迹，城邑无虞。复虑后世奸雄妄作，又为谶记云：“铁柱镇洪州，永不出奸仇。纵有兴谋者，终须不到头。”其后更立府靖七十余所，皆所以镇郡邑辟凶灾也。

明帝大宁二年，大将军王敦举兵内向，次慈湖。真君与吴君同往谒敦，冀说止之。〔下与前引《十二真君传》同〕。二君各乘一龙，以归旧隐，

数十年间，不复以时事关意，惟精修至道，平时出处不异常人。但所居之处，鸣鹤翔飞，景云缭绕。自东晋乱离，江左频扰，真君所居环百余里，盗贼不入，闾里晏然，年谷丰登，人无灾害，其福被生灵，人莫知其所以然也。

孝武宁康二年，真君一百三十六岁，八月朔旦有二仙自天而下，云奉玉皇命，授真人以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之职，紫袍、宝节、玉膏、金丹各一合，并告以冲举之日，遂乘云车而去。真君乃与乡里耆老谕以行期，日设宴饮叙别。又与同升十一弟子，作劝诫诗十首以遗世。又以大功如意丹方，授群弟子之不与上升者。是月望日，遥闻天乐之音，祥云冉冉，羽盖龙车，从官后卫，仙童玉女，前后导从。见前二使，真君降阶拜迎。二使宣诏，封真君三代，赐所居宅曰仙曹左府。乃揖真君升龙车。真君命弟子陈勋、时荷持册前导，周广、曾亨骞御，黄仁览与其父族侍从，吁烈与其母部侍从。仙眷四十二口，同时白日拔宅升天，鸡犬亦随。有仆许大者，与其妻市米于西岭，闻真君飞升，即奔驰而归。仓忙车覆，遗米于地，米皆复生。比至，哀泣求从行。真君以其分未应仙，授以地仙之术。仙仗既举，有顷坠下药臼车轂各一，又坠一鸡笼、鼠数枚于宅之东南十里余。百里之内，异香芬馥，经月不散。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二六：

初，真君往访飞茅，路旁见陂水清澈，为之少憩，曰憩真靖（今青陂村憩真观是也）。又见乡民盛烹宰以祀神，且相谄曰：“祭不腆则神怒降祸矣。”真君曰：“怪祟敢尔耶！”夜宿于逆旅，召风雷伐之，拔其林木。明日告其里人曰：“妖社已驱，毋用祭也。”（今其地有废社，人不祭也。）又见负担远汲者满道，乃以杖刺社前涸泽，出泉以济之，虽旱不竭（今大泽村紫阳靖石井也）。明日登山颠，指山腰之泉罅曰：“是有异物藏焉，后将为孽。”遂立坛靖以镇之（今每岁朝谿姆必憩于此，号龙城观）。乃渡小蜀江（今号黄湖口），抵江干之肆。主人朱氏虽贫，而迎接甚敬。真君戏画一松于其壁而去，其家即日市利加倍。后江涨溃堤，市舍俱漂，唯松壁不坏（今名松湖市，朱氏建庙食于其地）。真君尝炼神丹于艾城之黄龙山，山湫有蛟魅，护为渊藪，辄作洪水，欲漂丹室。真君遣神兵擒之，钉于石壁（今有钉蛟石犹在焉）。丹成，祭于幕阜葛仙翁石室。遂至修川，爱其湍急而味坚，乃取神剑磨于涧旁之石（今在修川梅山，后人于其处立观，以表圣迹，今号旌阳观）。寻渡水登秀峰（今号旌阳山），为坛于峰顶，以醺谢上帝，乃服仙丹。吴君居近焉（溪南有吴仙村、吴仙观，即吴真君故居也），遂造吴君之宅。过西安县（今分宁县），县杜伯出谒。真君诘其地分有妖物为民

害者，其神匿之。真君行过一小庙，庙神（其神姓毛，兄弟五人，今号协佑庙者，在县东四百步）迎告曰：“此有蛟物害民，知仙君来，故往鄂渚逃避矣。后将复还，愿为斯民除之。”真君如其言，蹊迹追之至鄂渚，路旁逢三老人（今三王庙是也），询其孽蛟所在，皆指曰：“见伏在前桥下（今号伏龙桥）。”真君至桥侧，仗剑斥之，蛟惊奔入大江，匿于渊（今号下龙穴）。乃敕吏兵驱之。蛟从上流奔出，遂诛之（今号上龙口）。真君怒西安杜伯之不职，锢其祠门，止民享祀（今分宁县城隍庙正门常闭，开则邑有灾，祝师止从偏户出入，居民祭祀者亦少），令祀小庙（今封协佑侯，庙食甚盛，亦多灵感也）。已而还郡城，真君曰：“此地水陆冲要，人物繁伙，岂无分合得仙之人？”试以丹数粒杂他药货之，令其信缘而取。继而贖者虽多，竟无一人遇者。真君吁叹，以世间仙材之难得也。真君闻新吴有蛟为孽，因持剑捕逐之（故所经行处曰龙泉观，今改曰仙游）。蛟惧，窜入溪穴（至今号曰藏溪）。真君乃以巨石书符及作镇蛟文以禁之（镇蛟文石碣尚存，今为僧院，曰延真，旁有观，亦曰延真，具在奉新县西十里）。时海昏之上辽有巨蛇，据山为穴，吐气成云，亘四十里，人畜在其气中者，即被吸吞，无得免者，江湖舟船亦遭覆溺，大为民害。真君闻之，乃登北岭之颠验之（今赤乌观之东曰会仙峰，即其处也），

果见毒气涨空。真君愍斯民之罹其害，乃集弟子将往诛之。初入其界，远近居民三百余人，知真君道法，竞来告诉，求哀恳切。真君曰：“世运周流，当斯厄会，生民遭际，合受其殃。知之此来，正为是事，当为汝曹除之，吾誓不与此蛇俱生也。”有顷，群弟子至，亦同劝请。真君曰：“须时至乃可。”于是卓剑于地，默祷于天。良久，飞泉涌出，俄有赤乌飞过。真君曰：“可矣。”（其地为候时观，后改赤乌观。今为寿圣，又曰广福。）遂前至蛇所，仗剑布气，蛇惧入穴，乃飞符召海昏社伯驱之，不能出，复召南昌社公助之（其符落于县东，因建观，号符落，今号太和）。蛇出穴，举首高十余丈，目若火炬，吐毒冲天。乡民咸鼓噪相助。是时真君啸命风雷，指呼神兵，以摄伏之，使不得动。吴君乃飞步踏其首，以剑劈其颡，蛇始低伏。弟子施岑、甘战等引兵挥之，蛇腹裂，有小蛇自腹中出，长数丈。甘君欲斩之，真君曰：“彼未为害，不可妄诛。”小蛇惧而奔行六七里，闻鼓噪声，犹返听而顾其母（今地名蛇子港、七里汀）。群弟子请追而戮之。真君曰：“此蛇百五十年后若为民害，吾当复出诛之，以吾坛前植柏为验：其枝拂坛扫地，乃其时也。”又预谶曰：“吾仙去后一千二百四十年，豫章之境五陵之内当出地仙八百人，其师出于豫章，大扬吾教。郡江心忽生沙洲，掩过沙井口者

是其时也。此时小蛇若为害，彼八百人自当诛之。苟无害于物，亦不可诛也。”蛇子遂得入江。大蛇既死，其骨聚而成洲（今号蛇骨洲）。真君于海昏经行之所，皆留坛井，凡六处。通候时之地为七，其势布若斗星之状，盖以镇弭后患（七靖者，谓进化靖，御奏靖，丹符靖，紫阳靖，霍阳靖，刘真靖，今皆为宫观，或为寺院官舍）。复至邑之西北，见山泉清冽，乃投符其中，与民疗疾，其效亦比蜀江（今号冷水台）。巨蟒既诛，妖血污剑，于是磨洗之，且削石以试其锋（今建昌县有磨剑池、试剑石在）。告其徒曰：“大蛇虽灭，蛟精未诛，彼物通灵，必知吾有除害意。恐其伺隙溃郡城，吾归郡乎，战、岑二子从我焉。”时怀帝永嘉六年也。真君道术高妙，著闻远迹，求为弟子者数百人，却之不可得，乃化炭为美妇人，夜散群弟子处以试之，明旦阅之，不为所染污者唯十人耳，即异时上升诸高弟也。自是凡周游江湖，诛蛟斩蛇，不无从焉，其余多自愧而去（今建昌县西津名炭妇市，立观曰妙明）。

〔按〕文与《列仙全传》大同小异，因夹注中尚有可取者，摘录部分。

《广志绎》卷四：

铁柱宫乃旌阳许真君锁蛟处也。旌阳弃官归豫章，视其地为浮洲，蛟螭所穴，乃以神术觅蛟精于太守宫中诛逐之，入此井中，铸铁为柱，下施

八索，钩锁地脉，以屏水妖。誓曰：“铁柱系红舟，万年永不休。后有兴谋者，终身不到头。”又曰：“天下大乱，此处无忧。天下大旱，此处薄收。”其井水黑色，深莫测，与江水相消长。余以四月过之，泥淖涨与地平。真人又谓，赣江百怪丛居，虑为后害，复铸铁柱二十，在子城南，亦以铁索縻之，永镇蛟蜃。然江右所称蛟迹非一，如丰城城东西有二蛟穴，其中积水，四时不竭，旧传蛟精常蛰于此，旌阳以符咒逐之。饶州城南江中有蛟穴，五日，乡人于此竞渡，俗称怀蛟水。都昌县有蛇骨洲，晋永嘉中，长蛇二十余丈断道吸人，旌阳杀蛇，聚骨成洲。县北亦有旌阳磨剑池。奉新县有镇蛟石，在延真观内，亦旧传旌阳逐蛟入穴，以巨石书符压之，今石碣尚尚存。其地亦有旌阳试剑石。宁州东隔水一里有磨剑池，亦旌阳逐蛟处。建昌县有七靖井，其地黄龙山有蛟为渊，辄作洪水，旌阳擒之，钉于石壁，法北斗穿七井镇之，曰：“海昏之地，府属当阳。南昌之州，龙安之场。上缭、艾县，古城之岗。地连蛇穴，寻截川江。占其地土，防民之殃。于今立靖，万古吉祥。”

《广志绎》卷四：

龙沙在豫章城北，江水之滨，白沙涌起，堆阜高峻，其形如龙，俗为重九登高处。旧有谶云：“龙沙高过城，江南出圣人。”今沙过城十余年

矣。昔许旌阳斩蛟，蛟子逸去，散游鄱湖。弟子请悉诛之，旌阳曰：“吾去后一千一百二十□年，岁在三丙，五陵之内，当有八百地仙出，自能诛之，毋劳今日尽也。”今正当三丙间，去其岁不及二十年，又有龙沙之应。意其所谓圣人者，神仙之流与？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五一引《江西通志》“许旌阳祠”条：

祠在安义县依仁乡，前有大石，高广数丈。一茆插顶，四时皆青。相传为许逊手植。祠旁二石对峙，一形如斗，有水清澈不竭；一石光洁无尘，乃逊斩蛟磨剑于此。乡人立祠，以表异迹。

《清朝续文献通考·群祀考》二：

敕封灵感普济之神。庙祀江西南昌县。

臣谨案：神许姓，名逊，晋旌阳令，得道术斩蛟除害。旧祠南昌，曰铁柱宫。宋封神功妙济真君。

《集说论真》：

《续文献通考》载：许逊斩蛇诛蛟，悉除民害。虑豫章为浮洲蛟螭所穴，乃于府城南井铸铁为柱，下施八索，勾锁地穴（按《明一统志》：江西南昌府城内市中铁柱宫前有井，水黑色，其深莫测，与江水相消长。铁柱立其中，相传许逊所铸，以息蛟害者，元吴全节诗：“八索纵横维地脉，一泓消长定江流”。又，许逊斩蛟后，铸铁柱二。一在南昌府城南，縻以铁索，以镇蜃穴。又

蛟穴有二。一在南昌府丰城县东二里，一在丰城县治西，其中积水四时不竭，旧传蛟精尝蛰于此。许逊以符咒逐之，蛟遂遁去。由是水妖屏息。又周游江湖诸郡，殄灭毒害，乃归旧隐，精修至道飞升。

孟簏甫《丰暇笔谈·孽龙篇》载：许旌阳真君未成道时，有一友颇负气而性放诞。真君常切戒之。一日浴于江渚，获一卵大如瓜，破其壳而吞之，遍体躁热生鳞甲，三日而化为龙。遂入大江中，时或变美男子，出蛊妇女。又欲揽鄱阳湖水为中海。真君为亿兆生灵计，方擒之，锁之石柱上而溺之，即南昌城中万寿宫，一名铁柱宫也。先是尝为赘婿于富民家，以真君言而引避之，亦不复来。又尝至一濒江民家，唯姑媳两人独处，拒不纳。孽龙四顾指曰：“水来矣！”即水从门外入。两妇人寝门，孽龙随之入，复回顾指曰：“水来矣！”水又入寝门内。二人者不得已而登楼，孽龙遂与少妇同宿，天明乃出。妇因有娠。及临月，真君为道人装往化斋，其家辞以有难，愿以异日。真君曰：“吾因知汝家有难，特来营救。此去东南一里许，有老姥喜收生，可往求之。”即如言往请而来，盖庐山老姆也。风雨雷电中，姥在内收一龙子，真君在外斩之。须臾已斩八龙。末一龙欲升去，而屡回顾其母。真君惻然悯念曰：“此孽畜犹有孝心，不可

斩。”但断其尾。孽龙负痛逃入湖北深湫中，岁一至江右探望其母。往还以三四月候，必有大风雨随之。或曰先在应山（县属湖北德安府）某乡，土人苦其横暴，俟其去，辄以秽物置湫中，遂徙随州（属湖北德安府）。随多山泽，与应山连界，皆德安郡属也。前一说，得自江西人口述，后一说则德安人所传也。《新刊万寿宫志》所载，要亦大同小异耳。

〔案〕许旌阳，亦称许真君。相传名许逊，亦仙人中之著名者。据诸书，晋时或实有曾任旌阳令之许逊其人，而做为道士之许逊则主要活动乃在江西，是否即其人尚未可知。据《十二真君传》，许逊为一道教教派净明道之首领，所奉之神明为斗中真人孝悌王，谥母、兰公亦为其教祖，而著名仙真共十二人，后世又称为“西山十二真”（西山为南昌西山），至宋时尚有灵签，为人取验吉凶，见陆游《老学庵笔记》。图画中有“十二真图”，即许逊辈。然许逊虽云为晋人，而其信仰实自唐时始盛，以后历代奉祀，最盛于宋元，民间多有传说，而许逊亦与张、葛、丘并为“四大天师”。

〔又案〕晋时丹阳许氏为句容大族，世奉天师道，许谧、许迈皆其族人。诸仙传言许迈为许逊之再从昆弟，于史无征。许逊其人，或后人因许氏而敷演而成乎？

尹真人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集解》：《列仙传》曰：关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内学星宿，服精华，隐德行仁，时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知真人当过，后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为著书。与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巨胜实，莫知其所终。亦著书九篇，名《关令子》。《索隐》：《列仙传》是刘向所记。）

尹喜
字公度
河内
汲人
关令
尹喜
著书
道德
五千
言



尹喜（日本刊刻《列仙图赞》）首聃耳，乘白舆，

《铸鼎余闻》卷一：

宋《太上老子道德经》董思靖《集解·序说》自注曰：尹喜，字公文，酆屋县神龙乡闻仙里人也。少好

坟索，善天文秘纬。尝结草为楼，仰观乾象。康王朝为大夫，后召为东宫宾友。昭王时，因瞻紫气西迈，天文显瑞，知有圣人当度函谷关而西，乃

求出为关令，王从之。至关，乃曰：“夫阳数极九，星宿值金，岁月并壬，法应九十日外有大圣人经过京邑。”先敕关吏孙景曰：“若有形容殊俗，车服异常者，勿听过。”喜预斋戒，使扫道焚香以俟。是时老君以昭王二十三年五月壬午驾青牛车，薄版为穷隆，徐甲为御，将往开化西域。至七月十二日甲子，果有老人皓

驾青牛至。吏曰：“明府有教，愿翁少留。”乃入白，喜即具朝服出迎，叩头邀之。老君逊谢至三。尹曰：“去冬十月天理星西行过昴，今月朔融风三至，东方真气状如龙蛇而西

度，此大圣人之征。”于是为留官舍，设座行弟子礼。喜乃辞疾去官，十二月二十五日，奉邀老君归其家。二十八日授以五千余言。至次年四月二十八日于南山阜辞决升天，戒以“千日外寻吾于青羊之肆”。至二十七年会于蜀李太官家。是时诸天众仙浮空而至，老君乃敕五老上帝等授喜玉册金文，赐号文始先生，位为无上真人，赐紫服芙蓉冠等，从游八紘之外也。

《续文献通考·神祀考》三：

元顺帝至元三年六月，加封文始尹真人为无上太初博文文始真君。

《列仙全传》卷一：

尹喜字公文，天水人。初母氏尝昼寝，梦天下绛霄，流绕其身。（遂生喜。）老君复以《道德》五千言授之，期曰：“千日之外，可寻吾于蜀青羊之肆也。”言訖耸身空中，坐云华之上，面放五明，身见金光，洞然十方，冉冉升空，光烛馆舍，五色玄黄，良久乃没。喜目断云霄，涕泣攀恋。其日江河泛涨，山川振动，有五色光贯太微，遍及四方。喜遂以老君所说理国修身之要，去奢灭欲之言，叙而编之，为三十六章，名之曰《西升经》。喜乃屏绝人事，三年之内，修炼俱毕，凡所授书，悉臻其妙。乃自著书九篇，号《关尹子》。

至丁巳岁，即往西蜀寻访青羊之肆。老君以甲寅年升天，至乙卯岁复从太微宫分身，降生于蜀国大官李氏

之家。已先敕青龙化生为羊，色如青金，常在所生婴儿之侧，爱玩无斁。忽一日失羊，童子寻觅，得于市肆。喜至蜀，遍问居人，无青羊肆者。忽见童子牵羊，因自解云：“既有青羊，复在市肆，圣师所约，其在此耶？”因问：“此谁家羊？牵欲何往？”童子答曰：“我家夫人生一儿，爱玩此羊，失来两日，儿啼不止。今却寻得，欲还家。”喜即嘱曰：“愿为告夫人之子，云：尹喜至矣。”童子如其言入告儿，儿即振衣而起曰：“令喜前来。”喜既入，其家庭宇忽然高大，涌出莲花之座，儿化数丈白金之身，光明如日，项有圆光，建七曜之冠，衣晨精之服，披九色离罗之帔，坐于莲花座上。举家见之，皆惊怪。儿曰：“吾老君也。太微是宅，真一为身，太和降精，耀魄为人，主客相因，何乃怪耶？”喜将慰无量，稽首言曰：“不谓庆会，复奉天颜。”老君曰：“吾向留子者，以子沿世来久，深染恩爱，初授经诀，未克成功，是以待子于此。今子保形炼气，已造真妙，心结紫络，面有神光，金名表于玄圃，玉札系于紫房，气参太微，解形合真矣。”即命召三界众真。时诸天帝君、十方神王，泊诸仙众，顷刻浮空而至，各执香花，稽首听命。老君敕五老上帝、四极监真授喜玉册金文，号文始先生，位为无上真人，赐紫芙蓉冠，飞青羽裙，丹襦绿袖，交泰霓裳，罗纹黄绶，九色之节，居二

十四天王之上，统领八万仙士。自此方得飞腾虚空，参侍龙驾。其家长幼二百余口，即时拔宅升天。

尹轨，字公度，太原人，文始先生尹喜之从弟也。少学天文，兼通谶纬。父事先生，因教服黄精花，乃授诸道经凡百余篇，皆蒙口诀。先生登真之后，即与隐士杜冲同修炼于先生宅。时年二十八岁，绝粒养气，专修上法。上帝怜之，赐为太和真人，仍下统仙僚于杜阳宫。轨时带神丹，周历天下，济度有缘，或炼金银以赈贫苦。求哀之人，咸得其福利焉。晋惠帝永兴二年，从东来降于尹真人之观，语道士梁湛以得道之素，及上帝命所司之事。语毕忽耸身腾空，冉冉而登天府。

《太平广记》卷四三引《宣室志》：

犍为郡东十余里，有道观在深岩中，石壁四壑，有颜道士居之。观殿有石函，长三尺余，其上鏤出鸟兽花卉，文理纤妙，邻于鬼工，而铄锁极固，泯然无毫缕之隙，云是尹喜石函。真人事迹，显于纪传详矣。真人将上升，以石函付门弟子，约之曰：“此函中有符箓，慎不得启之，必有大祸。”于是郡人尽敬之。大历中，有清河崔君为犍为守。崔君素以刚果自恃，既至郡，闻有尹真人函，笑谓属官曰：“新垣平之诈见矣。”即诣之，且命破锁。颜道士曰：“此尹真人石函，真人有遗教曰：启吾函者有大祸。幸君侯无犯仙官之约。”崔君

怒曰：“尹真人死千岁，安得独有石函在乎？吾不信。”于是命破其锁，久之而坚然不可动，崔君怒，又以巨纆系函鼻，用数十牛拽其纆，鞭而驱之。仅半日，石函遂开，中有符箓数十轴，皆炳然如新。崔君既观毕，顾谓颜道士曰：“吾向者意函中有奇宝，故开而阅之，今徒有符箓而已。”于是令铄锁如旧。既归郡，是夕，令忽暴卒。后三日而悟。其官属将吏辈，悉诣崔君问之，且讯焉。崔君曰：“吾甚慙，未尝闻神仙事。前者偶开尹真人石函，果为冥官追摄。初见一人，衣紫衣，至寝，谓吾曰：‘我吏于冥司者也。今奉命召君，固不可拒，拒则祸益大矣，宜疾去。’吾始闻忧，欲以辞免，然不觉与使者俱出郡城。仅行五十里，至冥司，其官即故相吕公也。谓吾曰：‘子何为开尹真人石函乎？奉上帝命，且削君之禄寿，果何如哉？’已而召掾吏至，令按吾禄寿之籍。掾吏白吕公曰：‘崔君有官五任，有寿十七年，今奉上帝符，褫夺五任官，又削十五年寿，今独有二年任矣。’”于是听崔君还。后二年果卒。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八：

无上真人尹喜，字公文。初，母氏尝昼寝，梦天下绛霄，流绕其身。及喜生时，家内陆地自生莲花，光色鲜盛。眼有日精，姿形长雅，垂臂下膝，堂堂有天人貌。少好学坟素，善于天文秘纬，仰观俯察，莫不洞

彻，虽鬼神无以匿其情。大度恢杰，不修俗礼，损身济物，不求闻达，逸响遐宣。

周康王时为大夫，后召为东宫宾友。结草为楼，仰观乾象，精思至道，号为楼观。喜于是时，瞻见东方有紫气西迈，天文显瑞，知有圣人当度关而西，乃求出为函谷关令，王从之。喜至关，曰：“夫阳数极九，星宿值金，岁月并王，法应九十日内有大圣人经过京邑。”乃敕关吏孙景曰：“若有形容殊俗、车服异常者，勿听过。”喜即预期斋戒，使扫路四十里，夹道烧香，以俟天真入境。

至七月十二日甲子，果有一老人皓首聃耳，乘白舆，驾青牛而至。关吏曰：“明府有教，愿公少留。”乃入白喜。喜曰：“道今来矣，我得见圣人矣。”即具朝服出迎，跪伏扣头，邀之曰：“愿大人暂留神驾。”老君谢曰：“吾贫同贱老翁，居在关东，田在关西，今暂往取薪，何故见留？幸听度。”喜复稽首曰：“大人岂是取薪，久承大圣当来西游，劳神暴露，愿少憩神驾。”老君曰：“闻开导竺乾有古先生，善入无为，永存绵绵，是以升就，道经历关，子何苦留邪？”喜又曰：“今睹大人圣姿超绝，乃天上之至尊，边夷何足往观？愿不托言，少垂哀愍。”老君曰：“子何所见而知吾？”喜曰：“去冬十月，天理星西行过昴（斗中有天理四星，主统理万物），自今月朔，融风三至，东方真

气，状如龙蛇而西度，此大圣人之征。喜少好坟易及天文秘纬，凡仰观俯察，未尝不验，故知必有圣人度关，夙夜存思，未尝暂息。今以有缘，果遇仙驾，愿垂慈诲，开济沉冥。”老君既三试之皆过，乃怡然笑曰：“善哉！子之知吾，吾亦已知子矣。子有通神之见，当得度世矣。”喜忻跃叩头再拜曰：“敢问大圣姓字，可得闻乎？”老君曰：“吾姓字渺渺，从劫至劫，非可悉说也。吾今姓李字伯阳，号曰老聃（聃与僂同，亦作僂）。”喜于是就官舍设座供养，进盥栉，行弟子之礼。

老君之御者徐甲，少赁于老君，约日雇百钱，至出关时，计当七百三十万钱。甲见老君去官远适，亟来索钱，老君谓曰：“吾往西海大秦、罽宾、天竺、安息诸国，今汝御车还，当以黄金计直偿汝。”甲如约，及至关，饭青牛于野。老君欲试之，乃以吉祥草化为一美女，行至牧牛之所，辄以言戏甲。甲惑之，欲留，遂负前约，乃诣关令讼老君，索佣钱。老君谓甲曰：“汝随我二百余年，汝久应死，吾以太玄生符与汝，所以得至今日。汝奚不念此而讼吾！”言訖，符自甲口中飞出，丹篆如新，甲即成一聚白骨。喜悯甲违心致死，乃为甲叩头请命，愿赦其罪，赐以更生，乞为出钱偿之。老君重喜慈舍，曰：“善！”乃复以太玄生符投之，甲即立生。老君曰：“吾不负汝，汝负本约，



尹喜（明刊《仙佛奇踪》）

道自去汝，故死耳。今偿汝钱。”喜即以钱给甲而礼遣之。甲请留，不许，伏地搏颊曰：“已沐圣恩，曲赦罪戾，令此枯骨，复见光明，刻骨铭心，愿从云驾。”老君竟弗许。

老君为喜留关下百有余日。喜斋戒叩头，再拜跪请曰：“尘凡孺子，幸遇圣人，投身委命，愿闻大道。”于是授喜《太清八符经》、《太清观天经》、《九都经》、《神丹经》、《金液经》及八炼九转还丹伏火之诀焉。

（老君）乃谓喜曰：“吾重告尔，古先生者，即吾之身，尝化乎竺乾。今将返神还乎无名，绵绵若存，吾今逝矣，亦反一源。”老君将欲西适，

喜叩头请侍行。老君曰：“吾游乎天地之表，戏乎玄冥之间，四维八极，上下无边，子欲随吾，乌何得焉。”即以《道德》五千言授之曰：“吾此文未尝轻以授人，凡经千载方一传尔，子其勉之！”喜拜受欣跃，持诵奉行。道成已，遂传后学云。

老君次年甲寅岁四月二十八日，将于喜宅南山阜上辞决升天（老君所以未西适而复升天者，姑俟关尹道成，同往化西域）。喜悲恋请留。老君重告喜以除垢止念、静心守一之旨，戒喜曰：“千日之外，可寻吾于蜀青羊之肆也。”言讫，耸身空中，坐云华之上，良久乃没，喜目断云霄，涕泣攀恋。喜遂以老君所说理国修身之要，去奢灭欲之言，叙而编之，为三十六章，以将升西极之际所演，故名《西升经》。喜乃于草楼清斋，屏绝人事，三年之内，修炼俱毕，心凝神释，无有饥渴，不畏寒暑，穷数达变之微，形一神万之旨，悉臻其妙。乃自著书九篇，号《关尹子》。

至丁巳岁，既往西蜀寻访青羊之肆。老君以甲寅年升天，至乙卯岁，复从太微宫分身，降生于蜀国大官李氏之家，已先敕青帝之青龙化生为羊，毛体华洁，色如青金，常在婴儿之侧，爱玩无斁。忽一日失羊，童子寻觅，得于市肆。喜至蜀，遍问居人，无识青羊肆者，忽见童子牵羊，因自解云：“既有青羊，复在市肆，圣师所约，其在是邪！”因问此谁家

羊，牵欲何往。童子答曰：“我家夫人生一儿，爱玩此羊，失来两日，儿啼不止，今却寻得，欲还家。”喜即囑曰：“烦为告夫人之子云：尹喜至矣。”童子如其言，入白，儿即振衣而起曰：“令喜来前。”喜既入其家，庭宇忽然高广，涌出莲花之座，老君化数丈白金之身，光明如日，项有圆光，建七曜之冠，衣晨精之服，披九色离罗之帔，坐于花座之上。举家见之皆惊怪，老君曰：“吾太微是宅，真一为身，太和降精，耀魄为人，主客相因，何乃怪邪！”尹喜匍匐嘘歔，悲啼踊跃，喜慰无量，稽首言曰：“不谓庆会，复奉天颜，未审慈尊，出无人有，起居安否？”老君从容告曰：“与子别后，何得何丧，汝存道守一，亦有益乎？”喜稽首曰：“自奉秘要，粗得其妙，恩济祖先，咸受无极之庆。”老君曰：“善，吾所以留子者，以子居世来久，深染恩爱，初受经诀，未克成功，是以待子于此。令子保形炼气，三年功毕，已造真妙，心结紫络，面有神光，金名表于玄图，玉札系于紫房，气参太微，解形合真矣。”喜再拜稽首谢曰：“圣师德重天地，恩过父母，天地能覆载喜，不能令喜得道；父母能生育喜，不能令喜长存。”老君曰：“亦汝之玄分致然。”即命召三界众真。时诸天帝君、十方神王洎诸仙众，倏忽之顷，浮空而至，各执香花，稽首听命。老君敕五老上帝、四极监真授喜玉册金文，

号文始先生，位为无上真人，居二十四天王之上，统领八万仙士。喜降拜俯伏曰：“尘凡孺子，得遇大圣，使枯骨再肉，千生庆幸，俾居则执扫除之役，行则备仆御之徒，喜之愿也，亦喜之荣也。位号崇高，礼文优渥，愧何德以祇承，敢辞。”老君曰：“子慕道积久，隐德升闻，修炼勤劳，玄功已遂，非吾有私于子也。子其勉之。”喜辞不获，乃再拜受命，自此方得飞腾虚空，参侍龙驾，游行八方。老君遂为大官圣母说《元阳经》，其家长幼二百余口，即时拔宅升天。

老君谓尹真人曰：“子欲从吾远游，今道已成，可以游观于八紘之外也。”乃吐八方隐文授之。喜奉授讫，即致八景云舆。老君乘舆，驾五色神龙，前导十二卫官神丁执麾，后有九万飞仙骖控飙轮，策空东游，真人与四天王从焉。〔按以下言东南西北之游，从略。〕

（喜）乃从老君下降于天水之灵山，遂之西域。初，老君去周，尝西化大秦、安息、月氏、乌弋、竺乾等国，号古先生，其国王及臣民皆奉教戒，乃还中国。复与无上真人尹喜至罽宾国行化，次及条支、于闐等国行化，且降伏九十五种外道焉。至穆王四年甲申，老君降游东海，至搏桑，会大帝校集诸仙名位高下。复分身降于西海，至苏邻国行化。俄复升天。

穆王少好神仙之道，登春山瑶池而归，在位五十四年，年一百四岁。

时尹喜既适流沙，其草楼在终南之阴。王追慕灵迹，命驾诣焉，为修观建祠，延杜冲等七人为道士，以奉祠事。定王之世，王问老君以在世神仙，老君对以“东岳有展禽先生，南岳有匡续先生，西岳有尹喜，北岳有皇人，中岳有古先生，即予是也。”显王八年庚申，秦孝公时，老君东还，又与尹真人等东游于上虞赤城蒙山，已而隐于洛中景室山。赧王九年乙卯，老君与尹真人诸仙游女几、地肺、天柱诸山，复西出散关，渡流沙，升昆仑，还紫微上宫，返乎太玄

之乡。秦昭王闻之，恨不及见，乃于西麓下老君所经由处，为修城邑，以表圣迹。今有老停驂、尹喜城故墟尚存焉。

〔案〕尹真人，在道教诸仙中地位亦颇高。相传即《史记》所称之关令尹喜也。老子既然被神化，尹喜也自然沾了光。这种神化，西汉已开始，而至北朝楼观道派奉尹喜为祖师，尹喜之神化遂至极焉。楼观派先师尹轨，本晋时人，道士竟附会为尹喜从弟，年逾千岁。

庐山匡阜先生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七：

先生者姓匡名续，字君平，南楚人，号匡阜先生。生而神灵，儿时便有物外志。周武王时，师老聃，得长生之道，结茅南障山虎溪之上隐焉。室中无所有，唯置一榻，简书数篇而已。武王屡征不起。遇少年，传以仙诀，得道。汉武帝南巡狩，登祀天柱，尝望秩焉。继而射蛟浔阳江中，复封先生为南极大明公。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先生能伏五瘟使者为部将。更命立祠于虎溪旧隐。郡守桓伊迁先生祠于山口，能押瘟部之神，凡水旱疠疫，祷之皆应焉。

《列仙全传》卷一：

匡续字君平，南楚人，号匡阜先生。生而神灵，儿时便有物外志。周

武王时师老聃，得长生之道，结茅南障山虎溪之上隐焉。室中无所有，唯置一榻，简书数篇而已。武王屡征不起。一日有少年诣之，自通曰：“姓

刘名越，家在前山之左，邀先生过之。”且曰：“至山下，有石高二丈许，即予家也。”续后如约而往，至山下，四顾无人家，唯有一石。乃叩之，石为之开，若双扉然。有二青衣，执绋节前导，入其中，琼楼玉宇。见前少年，传以仙诀，由此得道，遂炼丹于其所。汉武帝元封元年，南巡狩，登祀天柱，尝望秩焉。继而射蛟浔阳江中，复封先生为南

极大明公，仍命立祠于虎溪旧隐，列于祀典。迨至东晋，雁门僧慧远游罗浮，夜宿祠下，爱其溪山之胜，谒郡守桓伊曰：“昨梦匡先生，愿舍祠为



匡续（日本刊刻《列仙图赞》）

寺。”伊从之，而迁先生祠于山口。唐开元间，再加兴建，尊为仙庙。凡水旱病疫，祷之皆应。

《列仙全传》卷一：

匡裕，周武王时人。兄弟七人，皆有道术。结庐山中，后得仙去，唯空庐在焉，故曰庐山。汉武帝封裕为庐山君。

《广卓异记》卷二〇：

右按《总仙记》：匡俗，周武时人，兄弟七人，皆有道术，结庐于此中，后得道仙去，空庐尚在，故曰庐山。汉武帝封俗为大明君，又称庐山君。（黄秩模按：原本匡俗，查诸书作匡裕，或作匡续。又周武时人，查慧远《庐山记》作殷周之际，周景式《庐山记》作周威王时人。）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一〇：

（周）定王尝问柱史伯阳父方今神仙之在世者，伯阳父举五岳诸仙以对，先生（匡续）其一也。王乃召之，先生遽不见。至威烈王时，复遣使以安车迓之，未至之先，先生曰：“时至矣。”遂白日升空而去，使者访其所隐，空存靖庐。使回，因奏请以南嶂山为靖庐山，邦人亦以先生姓氏呼为匡山，曰匡阜，曰匡庐。其后避宋太祖讳，改匡曰康。至今其乡若社皆因先生而命名。虎溪由是为三十六福地。先生飞升之后，上帝命司吴楚水旱及赐以主瘟之印，统摄八部瘟神，俗因号为和瘟康阜先生。先生高

第二人，一号白鹿真人，一号洪子真。今庐山有炼丹洪井、白鹿洞是其遗迹。汉武帝元封元年南巡狩，登祀天柱，尝望秩焉。继而射蛟浔阳江中，顾问此山何神主之。博士刘歆奏曰：“匡续先生得道于此。”帝由是封先生为南极大明公，仍命立祠于虎溪旧隐，列于祀典。迨至东晋，雁门僧慧远游罗浮回，夜宿祠下，爱其溪山之胜，谒郡守桓伊曰：“昨梦匡先生愿舍祠为寺。”伊从之，而迁先生祠于山口之乾维。唐开元间再加兴建，天宝初，明皇命使致斋，尊为仙庙，土民水旱病疫，祷之皆应。南唐保大中，相国周宗控节南服而临九江，睹庙貌隳残，复加兴建，始召道士阙元隐主之，以备香火之奉。复奏赐田庄一所，永充斋贍。宋英宗治平中，赐额为观，赐名寿圣，行郊祀，降祝版，遣貳车酌献，永为彝典。建中靖国元年，徽宗诏封先生为靖明真人。高宗绍兴三十二年，避德寿殿尊号，改赐额广福。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二五引《安庆府志》：

周匡续，字子孝，尝乘云入关，师事老子。还庐山，受业刘越真人门，积功累行，周成王时遐举。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二七引《九江府志》：

汉匡俗，字君孝。本姓匡，父平野王共鄱阳令吴芮佐汉定天下而亡，

汉封俗于鄒阳，曰越庐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术，精寓于洞庭之山，故世谓之庐山。

谢颢《广福观碑》：周威烈王以安车迓匡续。续仙去，唯庐存，因名其山为靖庐山。邦人以先生姓呼匡，山又曰匡阜。

〔案〕庐山是中国名山之一，或名匡山、匡庐、匡阜。关于其得名之原因，也有两种传说。一说周时有匡续，师事于老子，得长生之道，于庐

山修炼，汉武帝时得封，号匡阜先生，收伏五瘟神为部将。其仙去后，唯庐存于山。庐、匡、匡庐、匡阜，以此得名。一说周时（或说汉时）有匡裕（裕一作俗），有兄弟七人，皆有道术，结庐山中，后仙去，唯存空庐，汉武帝时封裕为庐山君；亦称其父尝封为越庐君。故其山名庐或匡。然而这些传说见于记载甚晚，所述年代颇为可疑。

王侍宸

《夷坚甲志》卷八：

宣和中，葆真宫王文卿法师善符箓。王师，建昌人。

《夷坚丙志》卷一四：

建昌王文卿既以道术著名，其徒郑道士得其五雷法，往来筠、抚诸州，为人请雨治祟，招呼雷霆，若响若答。

《夷坚丁志》卷六：

建昌道士王文卿，在政和、宣和间，不但以道术显，其相人亦妙入神。蔡京尝延至家。

《夷坚支志》乙卷五“傅选学法”条：

傅选为江西副总管时，邀临川王侍宸来豫章，从学雷法。王甚恶其人，然念凶德可畏，不敢不与，但教以大略，在朋辈中已为高妙。选艺成，将有所试，望僧刹一塔，崭然高

出四邻，即焚符治之。少焉火从中起，爇为烟烬，而塔无所损。既而愤王传术不尽，欲募刺客加害。王已先知之，怒曰：“彼为我弟子，而谋射

羿，岂宜使滋蔓得志哉！”于是以法飞檄，悉追其所部灵官将吏。选所行法从此不复神。

《夷坚支志》丁卷一〇“王侍宸”条：

王文卿侍宸，已再书于前志。绍兴初入闽，不为人所敬。尝寓福州庆成寺，群僧见其所为，疑涉迂诞，使仆庆掷瓦砾于窗外，欲其怖也。王殊自如。已而击瓦再至，王叱曰：



王侍宸（明刊《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人耶，鬼耶？一

例行遣。”仆应声仆，起（按：“起”字疑误。）竟不复生。是时张和尚园觉正以道术擅名，闽人呼为圣者。王与之往还，闻张为人主醮事，语所善

曰：“当作哄这秃一场。”未几，张入城，四故（按：故字疑误。）若有所访，曰：“风子在东街茶店中坐。”遂往，揖之曰：“狂态复作耶？”王笑曰：“只顷刻耳。”及暮，张醮家泛洁坛席，灯烛如昼。俄风从西北来，扑灭无余，才食久，焕然复明。道众多与之不协。因府治设醮祷雨，命为高切，（按：“切”似“功”字之误。）王请于府前立棚，令道众行绕其上，已独仗剑禹步于下。方宣词之次，星斗满天，已而暴风驾云，亦从西北隅至。烛尽灭，雷霆一声，甘雨倾注。其徒惧而下，王已去矣。自是道俗始加尊事。王之术，盖习五雷法，然用以为戏及妄害平人，恐非神天所能容。（福州刘存礼说。）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五三：

先生姓王名文卿，字述道，世本江右建昌南丰人也。先生生于宋哲宗元祐八年二月十七日亥时，生而神异，长而聪敏。一日忽告父曰：“夜梦至一所，楼观森秀，有一巨蛇蟠于地。某试蹶其首，蛇奋起，几登霄汉。”父曰：“子当续吾仙宗也。”先生继而性慕清虚，志惟养素，不贪名利，远于尘劳，每乐逸游灵境胜地，迤邐幅巾筇杖，旷游寰宇。徽宗宣和初，将渡扬子江，遇一异人，授以飞章谒帝之法，及啸命风雷之书。每克辰飞章，默朝上帝，召雷祈雨，叱咤风云。久雨祈晴则天即朗霁，深冬祈雪则六花飘空。或人家妖祟为害，即

遣神将驱治，俱获安迹。常隐声不誉，诗酒落魄，俗流不得而晓。先是侍宸林灵素奏徽宗皇帝云：“先生乃三天都史，掌文吏下生人世，以赞清静之化。”凡十八诏天下搜求，不知所在。皇叔廉访使巡历至高邮军。得病，医不效，遇先生求符水得愈。初隐姓名，至是方知王文卿也。回朝首奏仙异之瑞。宣和四年七月，奉皇帝亲洒宸翰，颁赴寓地，褒扬道德，崇奖无为，遣侍宸董仲允充采访使，同本路监司守臣具礼延聘，候送赴阙。先生既至，奏对玄化无为大道。龙颜大喜，赐馆于九阳总真宫，奉使络绎繁至，颁赐金鞍御马龙茶玉醕珍玩奇果金钱币帛，并皆表还不受。先生奉命入清宫，敕水洒扫，奉赐剑盂，引入内宫，人挂金钱，不计其数，出宫门并洒于地。上曰：“真人也。”又问：“宫中有祟否？”先生奏曰：“宫内东南角上有祟。”问曰：“何以去之？”先生曰：“臣篆符。符毕，使人速持去后宰门扬于波心，听其影响。”上依奏行，后人回奏：符入水中，如人执去。先生又奏曰：“良久雷震，陛下勿惊。”果然雷劈开宫中东南角上大桧树，死大蟒一条，长数丈，作两截。上不胜其喜。初京口有狐王庙，乃石祖皇帝置立，奉祀年深。一日庙中出火焚尽，悉为草场。执政张天觉行德政，毁去狐王庙一千所。天觉既罢，狐鬼乃结成群，入内盗窃器皿珍玩，迷惑宫人，或登山岳，或游

殿阁，种种作怪，致卒宠女不少。故先生到阙日，上首谕之。先生奏云：“愿陛下渊默，容臣驱治。”乞于京之东北门内筑雷坛三层，内安铁瓮，至月明仗剑登坛，飞符叱咤，风雷大作，天地晦冥，中夜道官皆见将吏驱缚数鬼绯衣，并入坛心，先生以符纸盖瓮口，作法埋之，地皆震动。凌晨入奏：“已禁狐怪，此去无害，但瑶池中梁朝有一黑鱼在池成怪。今诛死已讫，乞差中官并取往鬼门殓之。”上亲幸瑶池，果有死鱼长一丈馀，叹服久之。〔中略〕靖康元年四月，先生复趋朝，乞还乡侍母亲，词旨恳切，上听其奏。绍兴十三年，高宗皇帝诏书来召，先生不赴。绍兴二十二年，先生一日与弟子朱智卿言曰：“吾将隐去。”乃自持法书印篆入军峰石洞藏之，仍敕令地神守护，听候有道行者遇之。二十三年癸酉八月二十一日，先生辞县宰，别交游，于二十三日早起作颂题棺木云：“我身是假，松板非真。牢笼俗眼，跳出红尘。”颂毕，隐化于县之清都观许旌阳炼丹之室。其时雷震一声，师遂化去。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七：

侍宸姓王名文卿，宋时归川人，侍宸其官也。生有骨相，有道者器

之。长而游四方，履历几遍宇宙。尝遇异人授以道法，能召风雷。宋徽宗号为金门羽客、凝神殿侍宸，宠冠当时，赐赉一无所受。时扬州大旱，诏求雨。侍宸为仗剑喷水曰：“借黄河水三尺。”后数日，扬州奏得雨水，皆黄浊。屡见显异，大元时始建祠。今祠在建昌之府城内是也。灵应益著，执牲帛而乞灵者络绎于道。

《列仙全传》卷七：

王文卿，抚州临川人。解呼雷致雨、役使鬼神之术。宋政和初，召见，时将有事明堂，雨不止，上命祷晴，天即开霁，礼成复雨。赐号冲虚通妙先生、凝神殿侍宸。时扬州大旱，诏求雨。侍宸为仗剑喷水，曰：“借黄河水三尺。”后数日，扬州奏得雨水皆黄浊。后归绍兴，一日谓其徒曰：“西北有黑云起，当速报我。”移时果然，即入室解化。乾道初，人有见之于成都者。

〔案〕王侍宸，字文卿，宋徽宗时道士，与林灵素齐名，普收徒众，谓善符篆法术，能呼雷致雨，役使鬼神。时人目为神仙，据说宋徽宗与其侍宸之官。元时民间立庙祠之。

萨真人

《明史·礼志》四：

（弘治元年）尚书周洪谟等言：崇恩真君、隆恩真君者，道家以崇恩姓萨名坚，西蜀人，宋徽宗时尝从王侍宸、林灵素辈学法有验。隆恩，则玉枢火府天将王灵官也，又尝从萨传符法。永乐中，以道士周思得能传灵官法，乃于禁城之西建天将庙及祖师殿。宣德中，改大德观，封二真君。成化初改显灵宫。每年换袍服，所费不貲，近今祈祷无应，亦当罢免。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二：

萨真人，名守坚，蜀西河人也。少有济人利物心，尝学医，误用药杀人，遂弃医道。闻江南三十代天师虚静先生及林、王二侍宸道法，步往师之。至陕，行囊已尽。见三道人来，问坚何

所往，坚告以故。道人曰：“天师羽化矣。”复问王侍宸，曰：“亦化矣。”再问林灵素，曰：“亦化矣。”萨方怅恨，一道人曰：“今天师道德亦高，吾与之有旧，当为作字，可往访之。吾有一法相授，日夜可以自给。”遂

授以咒枣之术，曰：“咒一枣可取七文，一日但咒十枣，得七十文，则有一日之资矣。”一道人曰：“吾亦有一法相授，乃雷法也。”真人受辞，用之皆验。一日凡咒百余枣，止授七十文为日用，余者复以济贫。及到信州，见天师投信，举家皆哭，乃虚靖



萨真人——萨守坚（元刊《新编连相搜神广记》）

天师亲笔也。信中言：吾与王侍宸、林天师遇萨君，各赐一法授之矣，可为参录奏名。”真人后法愈大显，尝经潭州，人闻神语曰：“真人提刑，来日至。”次日人伺之，只见真人携瓮笠至，有提点刑

狱之牌，人异之。继至湘阴县浮梁，见人用童男童女生祀本处庙神。真人曰：“此等邪神，即焚其庙！”言訖，雷火飞空，庙立焚矣。人莫能救，但闻空中有云：“愿法力常如今日！”自后庙不复兴。真人至龙兴府，江边濯足，见水有神影，方面黄巾金甲，左手拽袖，右手执鞭。真人曰：“尔何神人也？”答曰：“吾乃湘阴庙神王善神，真人焚吾庙后，今相随一十二载，只候有过，则复前仇。今真人功行已高，职隶天枢，望保奏以为部将。”真人曰：“汝凶恶之神，坐吾法中，必损吾法。”其神即立誓不敢背盟。真人遂奏帝，收系为将，其应如响。后真人至涪州，忽一日，诸将现形，环侍告曰：“天诏将临，召真人归天枢领位。”真人方起身而立，即化。后举棺，轻如常木。众异而开视，则已空棺，则知真人得尸解之道也。

《涌幢小品》卷一九：

建阳县横山王庙甚灵验，递岁乡人祭赛，必用童男女，否则疫疠随起。宋绍兴间，萨守坚入闽至建阳。是夜，横山王托梦朱文公曰：“庙久为蟒蛇所踞，递年祭祀，渠实享之。今萨法官欲罪我而重谴之，徼惠先生一言以为救。”文公梦中问之曰：“法官安在？”曰：“寓关王庙施药。”次日往庙中，果有一道士。诘其姓名，曰：“萨某也。”文公具白其事。萨曰：“先生说关节耶？姑免究。”比

归，则庙已烬矣，唯有一大圆石镇其中，今人呼为飞来石。是夜文公又梦曰：“业蒙救矣。亡以为谢，此去护国寺，风气甚聚，可为宅兆，君其世世获福，宜急图之。”后文公议建学其间，即今学基是也。

《万历野获编·补遗》卷四“萨、王二真君之始”条：

国朝永乐间，杭州道士周思得居京师，以王灵官法降体附神。所谓灵官者，为玉枢火府天将，在宋徽宗时，先从天师张继先及林灵素等传道法，又从师蜀人萨真君讳守坚者学符术，因请于上，建天将庙于禁城之西。宣德间，改庙为大德观，封萨真人为崇恩真君，王灵官为隆恩真君。成化年间改观曰宫，又加显灵二字，每年四季递换袍服，焚化如灵济宫，而珠玉绵绣岁费至数万焉。据元人杂剧，有“萨真人夜看碧桃花”者，盖祖此。至王灵官，今神庙俱有之，若武当山，则处处皆是，如释氏之伽蓝，不知何以独显于都城乃尔。此二宫者，俱在京氏兑隅，雄丽轩敞，不下宫掖，而他神列在祀典者，顾寂寂无闻，岂神之庙食亦有数欤？

〔案〕萨真人，名守坚，亦宋代一道士耳。相传为张虚靖（第三十天师）、王侍宸、林灵素之弟子，后被封为崇恩真君，又谓玉帝命其为天枢领位真人。传说王灵官乃其部将，但民间王灵官之名声远比萨响亮。

王灵官

《西游记》第七回：

那猴王打到通明殿里；凌霄殿外，幸有佑圣真君的佐使王灵官执殿。两个在凌霄殿前厮浑一处，这个太乙雷声应化尊，那个是齐天大圣猿猴怪。

《通俗编》：

《明史·礼志》：隆恩真君者，玉枢火府天将王灵官也。宋徽宗时，尝从萨守坚传符法，乃于禁城西建天将庙。宣德中，改封真君。按：灵官受法萨守坚，萨复受法于林灵素，而林乃一诗弈道士耳。

《新搜神记·神考》“王灵官”条：

道书：崇恩真君姓萨氏，讳守坚，西蜀人，在宋徽宗时尝从虚靖天师继先及王侍宸、林灵素传学道法，

累有灵验，而隆恩真君则玉枢火府天将王灵官也，又尝从萨真君传授符法。国朝永乐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灵官之法，显于京师，附神降体，祷

之有应，乃于禁城之西，建天将庙及祖师殿。宣德中改庙为火德观，封萨真人为崇恩真君，王灵官为隆恩真君。又建一殿崇奉二真君，左曰崇恩殿，右曰隆恩殿。成化初年改观曰宫，加“显灵”二字，递年四季更换袍服。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又复易以新制珠玉锦绮，所费不貲。每年万圣节、正旦、冬至



赤心王灵官（北京白云观藏画）

及二真君示现之日，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谓至矣。倪文毅公疏曰：“萨真人之法，因王灵官而行，王灵官之法，因周思得而显，其法之所自，皆

宗徽宗时林灵素辈之所传，一时附会之说，浅谬如此，本无可信。况近年附体降神者，乃钦发充军顾珏、顾纶之父子，其为鄙褻尤甚。往往祷雨祈晴，杳无应验，则其怪诞可知。但经累朝创建，一时难俱废毁，所有前项祭古之礼，俱各罢免，其四时袍服，宜令本宫住持并库役人等，于每年应换之日仍会同道篆司掌印官，照旧依期更换，如法收贮，不必焚化，永为定例。伏乞敕内府衙门，以后袍服等件，不必再行制造，如此则日用不至于妄费，而邪术亦可以稍贬矣。”翟颋曰：据此，则灵官受法于萨守坚，萨受法林灵素，而林乃一诗奕道士尔。不知今之塑象何以金盔、金甲、金鞭、金砖，以肖其威严如是也。

《庚巳编》卷六“张道士”条：

太仓沙头市道士张碧虚，早岁游江湖，得异术。所居村中一教书学究家，仅足衣食。尝有五人泊舟其门，衣冠如贵游公子，延学究入舟，盛设享之。学究因亦设饌以谢。自是无日不来，来必款饮，所费浸多，渐不能给。邻人怪之，扣以五人居止姓名，谢不知，乃曰：“此必祟也。闻张碧虚精于斩勘，盍招之？”乃使人请张。张先令其家迎所奉王灵官像供其室，为怪摄去，继挂真武，亦如之，乃以令牌、天蓬尺往，复被摄置梁上。张怒，自备香纸符檄至其家，行持数日，忽所摄牌尺自梁上坠下，仍用学究馆生所写仿书裹之。张喜曰：“是

计穷矣。”已而，其家一群儿奔入，告云：“有数百个鬼，朱发蓝肤，头目狞恶，在场上逡巡。”又传报云：“一将军红衣兜鍪，从者数百人，皆着红，将军立场间，指麾红衣人将诸鬼一一摔之入诸酒瓶中。诸鬼彷徨抢攘，势甚汹汹。”张知将军是灵官神也，使人伺其每人一鬼，则持瓶来，书一符封之，投于水，便沉下去，瓶投尽，鬼亦尽，将军及从者一时都灭。吴山地近楞伽，疑五鬼者，五通也。

《陔余丛考》卷三五“王灵官”条：

道观内多塑王灵官象，如佛寺之塑伽蓝，作镇山门也。孙国敕《燕都游览志》谓：永乐间有周思得者，以王元帅法显京师。元帅者，世称灵官，天将二十六居第一位。文皇祷辄应，乃命祀于宫城西。宣德初，拓之，额曰大德显灵宫。按《帝京景物略》及《列朝诗集》：文皇获灵官藤像于东海，朝夕礼之如宾客，所征必载。及金川河，舁不可动，就思得问之，曰：“上帝界至此也。”果有榆川之役。夫曰获藤像于东海，则古来已有是像，非至永乐中始创也。而倪岳《青溪漫稿》述道家之言：宋徽宗时有西蜀人萨守坚，尝从林灵素传法。而王灵官则玉枢火府天将，又从守坚受符法者。永乐中敕建天将庙，宣德中改为火德观，封萨为崇恩真君，王为隆恩真君，岁时遣官致祭。然则王元帅者，特有宋方士之流。林灵素已

无他术，况又从而辗转受法者！乃其威灵至今不泯，世俗尊奉益盛，何也？

《铸鼎余闻》：

国朝董含《三冈识略》卷四云：我郡有史道人者，自言传萨真人法，能置狱刻鬼。每登坛作法，刺舌血书黑檄向空焚之，并呼灵官王善名，骂詈不绝口。余初见殊骇，不知神将何故受此辈驱遣。然道人性贪行污，术亦不验。

《破除迷信全书》卷一〇：

道教有一种神，称为灵官，又称王灵官。他原是宋徽宗时的人，姓名善。起初在四川人萨守坚门下学著画符，也曾跟从林灵素的弟子，学习佛道的事。按林灵素本是宋徽宗所最宠幸的术士，他倒是能守正不阿；当时所有忠臣如司马光等一百二十人，都为奸臣蔡京等贬斥为奸党，并泐为党人碑，树立太清楼下。一天，灵素在太清楼下陪著徽宗宴筵，突然在碑下叩头。徽宗甚为奇怪，叩问他是为的甚么？灵素战战兢兢的答道：臣见碑上所刻的名字，都是天上的星宿，怎敢不下拜呢？以后见朝政一天不如一天，于是上疏痛斥蔡京等为奸党；可惜徽宗不听，所以就不告而去了。从灵素的举动看来，倒不失为正人君子，他所以假托天上星宿，无非是要警告人君，不可贬斥善类。这样，王善虽未曾亲自受业门墙，却是得的衣



纠察王灵官（北京白云观藏画）

钵真传，总该有点价值。直到明朝永乐年间，有一个叫周思德的道士，拿著灵官的法术，在京师中大行其道。永乐皇帝于是为他建立了一座天将庙，共塑有天将二十六名，灵官就是第一名。到宣德年间（纪元后一四三〇年）改天将庙为火德宫，封灵官为玉枢火府天将，从此以后，似乎又变成火神了。至于他到底有甚么本领，书本上却未曾提到，想必宋徽宗时，迷信道教，不厌神多，来者不拒啊！

《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会》：

灵官王元帅：红面，满髯高翘，口开，露獠牙。

《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会·附录五》：

王灵官为玉皇宫之守卫。此位道教神灵，原为天廷二十六天将之一，初无显赫之个性，但至明初则名声卓卓，为人人所知。依道家之说，灵官为火府天将，有特殊勇力，保卫百姓，为道观之门神，如伽蓝、韦驮为佛寺门神。有时又可见其为佛寺之门神。

〔案〕王灵官乃民间赫赫有名之道教护法神。相传为宋代道士萨真人的弟子，遂有人亦以其为道士成神者，其实不然。据诸书所载，王灵官本名王善，乃湘阴之地方神，或称其为城隍神，或称其为吞噬童男童女之邪神，或称其为凌霄殿之先天大将，奉玉帝敕庙食于湘阴。总之，当是地方性的人鬼神或自然神。后萨真人焚其庙，又收为部将。然《西游记》称其为雷府天将，明永乐朝依道士周思得之言，以其为火府天将，为天廷二十六天将之首。明以来民间以其为天上下人间纠察之神，故声名显赫，道观多于山门塑其象，赤面三目，披甲执鞭，以为护法，如佛寺之伽蓝像然。清乐钧《耳食录》卷一“邹忠介公”条云：赵元坛、王灵官为大华山神之左右护法，轮流值岁，相传赵宽王严。大华山为抚州崇仁之名山，上有舍身崖。相传神最灵，诸来谒者，有罪辄被祸，不能上，甚则有灵官击杀之；同行入闻鞭声铮然，或忽狂病，自道生平隐恶。见清魏禧《吴孝子传》。

附：

王恶元帅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王元帅”条：

襄阳洛里，姓王名恶，字秉诚。父讳臣，早逝，母邵氏，遗胎而生帅于贞观时丙申年七月庚申日申时。帅幼孤不读，有膂力，性刚暴质直。市中有不平者，直与分忧。锄硬挺横，国人服其公，且惮其武。第多执性不容人分曲直，故含恩者众，而仇之不尽泯焉。时扶风内名黑虎者与帅同姓，遂借其威名，强淫人之室女，凡殊姿者先搂而后嫁，谓之“试先红”，莫敢谁何。后帅闻其冒余丑也，怒杀之。乡俦与质于廷，帅不跪，官枉之而狂焉。帅发倒竖曰：“污涂！留他则甚，余一一歼之，以除民害！”阔步把衣而上，官惧，唯唯曰□，众隶胥等逆拽力救而释之，得无恙。遂至荆襄间，有古庙为江怪所占，显灵本方里，递年六月六日会主备牛羊猪各十牵，酒十酿，免瘟，否则人物流血而疫。会贫苦者，几至鬻男女以徇之，悲声盈耳。帅恶而烧之，庙像两烬，怪风大作。适值萨真人托药救瘟以来，遂作法反风而灭妖，境借以安。诸土主述事以奏，玉帝敕封豁洛王元帅，锡金印如斗，内篆“赤心忠良”四字，管天下都社令。凡有方士奏入者，雷厉风行，察有大过者，立槌之。官民不敢少干以私。第帅多在

天门用事，不谙人民隐伏，兼以性烈，一承天命，即拘其冤，令人骨悚，世人勿犯之可也。

〔案〕王灵官名王善，而道教又称

有王恶者，唐时人，曾焚烧江怪之庙，怪风大作，适值萨真人至，作法反风而灭妖，玉帝封为元帅，掌监察之任。此神显然由王灵官附会衍生而来。

何蓑衣

《夷坚志补》卷一二“蓑衣先生”条：

何蓑衣先生，淮阳胸山人。祖执礼，官朝议大夫。家素富盛，为鼎族，遭乱南来，寓姑苏。绍兴初，其父主簿为近郭翁通判馆客，既亡，何与母及乳媪入城中僦居。一日，自外归，倏若狂疾，久而益甚。家人知不可疗，且畏其生而累人，潜避他邑。何游行暮返，则室庐已空，亦不问，但求乞度日，衣裙漫漫不整，只以蓑笠蔽身，处葑门城隅土窟中，人窃窥之，唯见大鳞踞坐。继迁于社坛，又为守兵斥逐，自是无定迹。人与之钱，或受或掷。半岁后，渐出语说灾祥，吴人传其得道，云因在妙严寺临池，见影豁然有悟。又云昨刘拐子作无碍大斋，何舍缘在会，负水供众，遇二道人，引至

黄山授道。然何未尝自言，竟不测信否也。历三四十年，一蓑一笠，不披寸缕，夏不驱蚊，春不除蚤，冬寒敲冰涤蓑，披之以出，归则解挂于树，气出如蒸，露坐之处，雪不凝积。士俗来焚香请问，略不接纳，往往秽骂，且发其隐慝，人以是益敬畏之。

辛巳岁，于天庆观东亭后小轩，以稻秆藉地，寝处其中。每日不以炎凉阴晴，必一出市中，或纵步野外，未尝登人家门。有慕向者，但梦见之，或一二语。李县丞母病，来致祷，梦之云：“人谓吾为茅君，非也，汝不必画吾像，但画世间吕真人即是已。”李奉所戒，母病遂瘳。叶学文林苦耳聩喧塞，肢节烦痛，奉事累岁，梦之云：“授汝一吹火法。”即



莎衣道人——何蓑衣
(明刊《列仙全传》)

以手捻其左耳。按于桌，吹气入耳，战栗不自持，明旦，宿恙如洗。王道运干妻胡氏病，梦何来，手擘面皮，莹白如玉，面部方正，碧眼丹唇，著白衣，宛类北斗相。胡氏病笃，何遗之药，才捧盏，见立于前，使改名德真。询之旁人，莫见也。亟遣王生往谢，已书二字于壁。其后德真梦何与灼艾，寤而闻帐中艾香，视炎处，黑瘢赤肿，傅以膏药，亦脓溃，未几，血气复初。松江蛟龙坏舟，蓝叔成往谒，请为人除害。既至，未及言，已大书“龙尽入江湖”五字于壁矣。江行自此安帖。都道策刘能真自临安往京口，舟还次无锡，默祷云：“若蓑衣先生有灵，当出相见。”泊至许墅，望见何从南来，刘登岸迎揖，何云：“小道不易出。”出山果十枚赠别。及平江，则何在庵，初未尝出也。

寿皇赐名通神先生，为造一庵，御扁“通神”二字，并赐蓑笠十事，道俗强邀迎入庵，大笑而出，复栖于故处。结草为衣，掩蔽下体，蓬头跣足，略无受用。时以竹杖击地，讴唱道情，或夜诵仙经，达旦未已；或自念歌诗，皆劝世脱尘语。尚方赐沉香银烛，香雾盈室，终日不散。日啜赐茶两瓯，不饮酒，时以便溺炼泥，捻成孩儿，人求得者，持归供养，必获灵异。有病者乞坐处草煎汤，或易草衣焚灰，令捻作丸服之，其病即愈。窃取则不验。有姓左人以煎汤草疗病，复緘于合，一日开视，忽生粉红

花两朵。己酉岁正月晦，出城外太和宫，于空野间望东南一拜，称皇帝万岁。二月二日未晓，遍呼道侣，令亟起烧香，念长生保命护身天尊。次日，主上登宝位报至。

其所作歌诗，今录可传者于后，其一曰：“不梳头，不澡浴，免得堂前妻儿哭。或吟诗，或唱曲，富贵荣华无所欲。身贫道不贫，六根常具足。”其二曰：“活得三千岁，仍饶八百年。若交缝合眼，别是一山川。”其三曰：“为问先生意若何，不论寒夏只披蓑。若人会得蓑衣意，一路相将入大罗。”其四曰：“白云山下去，山下强人多。强人难说话，拍手笑呵呵。”其五曰：“五云楼阁在云霞，万里嵯峨是我家。莫道太平无一事，自然平地有丹砂。”其六曰：“水绿山青好去游，花红酒醉几时休！转头不觉无常到，万古唯存一土丘。”其七曰：“寥寥香散绿沉风，野地清闲到处逢。买得四窗今夜月，这回认取主人翁。”其八曰：“夜来斗转与星移，日出扶桑又落西。自有金丹光落落，千人万处有谁知。”其九曰：“此寺何年造？问僧僧不知。下马闻香草，拂尘看古诗。”其十曰：“满眼红云花又新，年年香散玉楼春。时人笑我颠狂汉，我更颠狂笑杀人。”其余语句可书者尚多。今年八十余矣，勇健如昔。

孝宗将立谢妃为后，圣意未决，遣蓝内侍诣何，不告所问，止令说一两句来。蓝驻留数日，凡所言悉泛滥

无根柢，蓝敬祷云：“皇帝使某来，必有所谓，不得一语，何以复命！”何大怒，振衣出，直入天庆观。蓝随之，至门，始回首曰：“为天下母。”蓝即日归奏，妃遂正位中宫。郭云大夫之女，拟嫁王氏之子，访于何，何曰：“君女非王家妇，乃翁主簿妻耳。”既而王议不谐，求所谓翁主簿不可得。后三岁，于铨试榜，见苏人翁璘姓名，且闻未有伉俪，与家人语，以为喜。翁果调溧水主簿，竟成婚。王季德为府守，屏骑众人谒，左右走报，意必出迎，但厉声云：“抬棺材来也。”王进前炷香，略不交一谈，后五日，王下世。

何先有衣寄于郭氏，云：“吾死，则以殓。”庆元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忽来索衣，明日，跌坐而化。太皇太后先两夜梦其求衣，亟命侍臣持赐，以二十四日至，遂易之以殓云。

《程史》卷三：

姑苏有二异人，曰何蓑衣，曰呆道僧，踪迹皆奇诡，淳熙间名闻一时，士大夫维舟者率往访之，至今吴人犹能言其大略。何本淮阳朔山人，书生也。祖执礼，仕至朝议大夫，世为鼎族。遭乱南来，寓于郡。一旦焚书裂衣遁去，人莫之知。既乃归，被草结庐于天庆观之龙王堂，佯狂妄谈，久而皆有验。卧草中不垢不秽，晨必一至吴江渡焉。郡至吴江五十里，往返不数刻，人固逐之。会有一癖者拜谒乞医，何命持一草去，旬而

愈，始翕然传蓑可愈病。亦有求而不得，随辄不起者。于是远近稍敬异之。（宋孝宗）有诏谕遣不至。赐号通神先生，筑通神庵于观之内。庆元间犹在，相传百余岁矣。

《铸鼎余闻》卷一：

宋范成大《吴郡志》曰：有何真人者，绍兴初往来天庆观前真武堂草积中，披发颠狂，以蓑衣蔽形，故号蓑衣道人。

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云：先是吴中号何蓑衣者，颇能道人祸福，至闻于上。上屡遣使问之，皆有异，遂召之，至今亲洒宸翰扁通神庵，州郡以上所赐迎拜奔走，周南居里中，见而嫉之，对策中谓“云汉昭回，至施之间阎乞丐之小夫”，光皇恶其讦，故因湜疏以发之。

《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卷一“通神先生”条：

平江好事者，日以珍饌饷之，食于通衢，迨饱而去。光宗即位，召又不至。周南卿廷策所特遣王人问妖民于数百里之外者，此也。有警世词曰：“在世为仙须有分，不须食素持斋。寸丝不著挂形骸。箬笠作家怀。行满三千上界，奉敕宣至金台。传言问汝有何哉？人生长富贵，阴骘种将来。”后无疾而化。

《铸鼎余闻》卷一：

元庐陵张光弼有蓑衣仙诗，有引云：宋押衙何立，秦太师差往东南第

一峰勾干。恍惚一人引至阴司，见桧对岳事，令归告夫人：“东窗事犯矣！”复命后，即弃官学道蜕骨，今苏州元妙观蓑衣仙是也。

《历代神仙通鉴》卷二〇：

（宋乾道中）苏州天庆观何中立有道。中立本淮阳书生，一旦焚书裂冠，来苏结茅观中。披一蓑，坐卧不易，佯狂妄谈，久而皆应。凡病者拜谒乞疗，何即与蓑衣草一茎，令煎服，无不愈。有不与者，其疾必不起（因俱称为蓑衣真人）。四方多有求医问事者。戊子春正，帝遣内侍以香茗至苏，但云朝廷有事相问。何摇首曰：“有华人即有蕃人，有日即有月。”内侍复命，帝曰：“诚知吾心。”（盖所祷者，恢复大计、中宫虚位两事。）赐号通神先生。（王）重阳谕以返神还虚之妙，遂坐蜕于观。郡人即其肉身漆而金之。

《列仙全传》卷七：

莎衣道人，淮阳军胸山人，姓何。祖执礼，仕至朝议大夫。道人避乱渡江，尝举进士不第。绍圣末来平江，身衣白襦，久之，衣敝，缉之以莎。尝临池照影，朗然大悟。人问休咎，罔不奇中。会有疗者求治，持一草与之，即愈。求而不得者，病遂不起。孝宗连召不至，赐号通神先生，赐衣数袭，皆不受。后莫知所之。

《宋人轶事汇编》卷一五引《坚瓠集》：

《江湖杂记》载：桧既杀武穆，向灵隐祈祷。有一行者乱言讥桧。桧问其居止，僧赋诗曰：“相公问我归何处，家在东南第一山”之句。桧令隶何立物色。立至一宫殿，见僧坐决事。立窃问之，答曰：“地藏王决桧杀岳飞事。”须臾，数卒随引桧至，身荷铁枷，囚首垢面，见立呼告曰：“传语夫人：东窗事发矣。”立复命后，即弃官学道，蜕骨今苏州玄妙观，蓑衣仙是也。

《茶香室丛钞》卷一四：

苏州玄妙观有蓑衣真人肉身。世传真人为何立，即为秦桧访东南山行者，归报东窗事发者也。乃考岳珂《桧史》载姑苏何蓑衣事，绝不及秦桧事。使当时固有归报秦桧事，岳氏子孙必当详载之。然则世俗所传，或不足据也。

《铸鼎余闻》卷一：

苏州玄妙观有蓑衣真人肉身，相传即何立。常熟致道观亦有蓑衣真人祠。

〔案〕观《夷坚志》、《桧史》等书所载，何蓑衣本宋淮阳一书生，世为鼎族。宋南渡后，寓居苏州。家屡遭难，遂成一颗狂（或说佯狂）道士，常为人作预言。宋政权南渡后，朝野官绅皆惶惶不安，对前途缺乏信心，遂将精神寄托于仙佛巫鬼之流，此一颠狂道士竟也倾动朝野，自皇帝以下，视若神明。后于玄妙观坐化。元

以来又有谓玄妙观蓑衣仙乃宋押衙何立者。此说之不足为据，俞樾已于《茶香室丛钞》中辩之。然其说之起，或亦有因。世人对秦桧误国、冤杀岳飞，皆恨之切齿，故自岳飞死后，即有关于秦桧遭阴府报应的种种传说，流传最广者，谓秦桧差押衙何立往东

南第一山（即安徽九华山）公干，有人引至阴司，见地藏王处分秦桧，谓“东窗事发”。此故事又被写入小说，流传甚广。于是或谓何立顿悟，立志弃官修道成仙。后人附会，遂合何立与何蓑衣为一入矣。

张紫阳

《历代神仙通鉴》卷一九：

(宋熙宁中)台州张伯端(字平叔,天台缙络街人)于己酉宿天回寺,感遇青城丈人刘师傅,传金丹药物火候之秘,乃改名用成,号紫阳,择兴安之汉阴山中修炼(今之汉中紫阳县紫阳洞)。丹成,遂返台州。复游于蜀,再遇青华真人,授以玉清金笈,长生金宝内丹之诀。趺坐而化,住世九十九年。(后七年,奉真遇紫阳于王屋山。)自王屋九年功毕,谒鍾、吕二师。谓曰:“子本紫微天官,号九皇真人。因校劫运之籍不勤,遂与同事三人并谪人间。今垣中可见者六星,潜耀者三。子为紫阳真人。”

《列仙全传》卷七：

张伯端,天台人。少好学,晚传混元之道而未备,孜孜访问,遍历四

方。宋神宗熙宁二年,游蜀,遇刘海蟾授金液还丹火候之诀,乃改名用成,字平叔,号紫阳。尝有一僧修戒定慧,自以为得最上乘禅旨,能入定出神,数百里间顷刻即到,与紫阳雅

志契合。一日紫阳曰:“禅师今日能与远游乎?”僧曰:“可。”紫阳曰:“将何之?”僧曰:“愿同往扬州观琼花。”紫阳于是与僧处一静室,相对瞑目趺坐出神。紫阳至时,僧已先至,绕花三匝。紫阳曰:“可折一花为记。”僧与紫阳各折一花归。少顷紫阳与禅师欠伸而觉,紫阳曰:“禅师琼花何在?”禅师袖手皆空。紫阳

乃拈出琼花,与僧把玩。弟子因问紫阳曰:“禅师与吾师同一神游,何以有有无之异?”紫阳曰:“我金丹大道,性命兼修,是故聚则成形,散则成气,所至之地,真神见形,谓之阳



张紫阳(明刊《仙佛奇踪》)

神。彼之所修，欲速见功，不复修命，直修性宗，故所至之地，人见无复形影，谓之阴神，阴神不能动物也。”英宗治平中，随龙图陆公寓桂林，后转徙秦陇。久之，访扶风马默处厚于河东，乃以所著《悟真篇》授处厚，曰：“平生所学，尽在是矣。愿公流布此书，当有因书而会意者。”元丰五年夏，趺坐而化，住世九十九岁。弟子用火烧化，得舍利千百，大者如芡实，色皆紺碧。识者谓曰：“此道书所谓舍利耀金姿也。”后七年，刘奉真遇紫阳于王屋山，留诗一张而去。紫阳尝自谓已与黄勉仲、维扬于先生三人皆紫微星，号九皇真人，因误校勘劫运之籍，遂谪人间。今垣中光耀可见者，只六星已。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九“石泰”条：

石泰，常州人，字得之，号杏林，一号翠玄子。遇张紫阳得金丹之道。初，紫阳得道于刘海蟾，海蟾曰：“异日有为汝脱缰解锁者，当以此道授之；余皆不许。”其后紫阳三传非人，三遭祸患，誓不敢妄传，乃作《悟真篇》行于世，曰：“使宿有仙风道骨之人读之自悟，则是天之所授，非人之辄传矣。”中罹凤州太守怒，按以事，坐黥窜，经由郃境。会大雪，与护送者俱饮酒村肆。杏林适肆中，既揖而坐，见邀同席。杏林笑顾，为此众客方欢，彼客未成饮，盍来相就于是。会饮酒酣，问其故，具

以告。杏林念之曰：“郃守，故人也。乐善忘势，不远千里，能迂玉趾，有因缘可免此行。”紫阳恳请护送者许之，诺，相与于郃，杏林为之先容，一见获免。紫阳德之曰：“此恩不报，岂人也哉！子生平学道无所得，今将丹法用传于子。”杏林拜谢，仰受付嘱。

《铸鼎余闻》卷一：

方景濂《康熙台州府志》云：宋张伯诚，临海人，原名伯端，字平叔。为吏，在府办事，家送膳至。众以其所食鱼戏匿之梁间。平叔疑其婢所窃，归扑其婢。婢自经死。一日，虫自梁间下，验之，鱼烂虫出也。平叔乃喟然叹曰：“积牍盈箱，其中类窃鱼事不知凡几！”因赋诗云：“刀笔随身四十年，是非非是万千千。一家温饱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紫绶金章今已矣，芒鞋竹杖任悠然。有人问我蓬莱路，云在青山月在天。”赋毕，纵火将所署案卷悉焚之。因按火烧文书律遣戍。先是郡城有盐颠，每食盐数十斤。平叔奉之最谨。临别属曰：“若遇难，但呼祖师三声，即解汝厄。”后械至百步溪，天炎浴溪中，遂仙去。至淳熙中，其家早起，忽有一道士进门，坐中堂，叩其家事历历，随出门去。人以平叔归云。百步岭旧有紫阳真人祠，悬匾云“紫阳神化处”。按《天台山志》载：张伯端，天台人，尝入成都遇真人刘海蟾，得金丹术归，萃成秘诀八十一道，号

《悟真篇》，曰：“平生所学尽在此矣！”年九十九趺坐而化。

〔案〕紫阳真人，亦道教中知名之仙，全真道奉为南五祖之一。据说

本北宋时人，名张伯端，后改名用诚。立志学道，得仙人刘海蟾之传授，坐化成仙。则亦一道士耳。或谓本紫微星官之一，谪至人间。

九鲤湖仙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七：

九鲤仙，乃是福建兴化府仙游县何通判妻林氏生有九子，皆瞽目，止有大公子一目不瞽。其父一日见之大怒，欲害之。其母知觉，速命人引九子逃至仙游县东北山中修炼，名曰九仙山。又居湖侧炼丹，丹成，各乘赤鲤而去，湖名九鲤。庙在湖上，最灵验。每人比岁，各郡中士子祈梦于此，信若蓍蔡。

《列仙全传》卷七：

何九仙，世传兄弟九人，居于山修道。又居湖侧炼丹，丹成，各乘鲤仙去。后因名其县曰仙游，山曰九仙，湖曰九鲤。

《庚巳编》卷六“九仙梦验”条：

福建仙游县有九仙者，以祈梦著

灵异。相传汉时有何氏兄弟九人学道，于其地飞升，故山水多以九仙名。山上有道观，其中塑九仙像及传梦判官。人祈梦者，先于判官前致

祷，祀以白鸡，因留宿祠中。夜必有梦，起用杯咬卜之，如得胜兆则已，否则此梦无准，及夜再祈。如有童仆相随者，其梦亦同。多为隐语，过后始验。记吾乡人数事云：

常熟双凤乡人顾某，母老，问寿数，梦神掷与一布裘，即谚所谓“撩膝”者（以其长蔽膝，故名）。后其母病膝疽而卒，乃悟

“撩膝”者，犹云“了膝”耳。

长洲学生徐昊，托朱教谕家人祈终身事，返报云：梦到一高山下，但闻大风刮地而已。后十余年，昊以蛊病死，死后或解其意云：“《易》卦：



九鲤湖仙（明刊《三教源流搜神大全》）

山下有风，为蛊也。”

《涌幢小品》卷一九：

任汝亮知泉州府。泉州苦旱，郡人占九鲤湖仙，神示之：须二千石至而雨。公方入武夷，缙绅有以梦告者，疾行，左右言干支不利，公策其马：“农夫闵闵望岁，所言不可以过今日。脱有灾，太守任之。”至果大雨。

《涌幢小品》卷二三：

唐子畏乞梦仙游九鲤神，梦惠之墨一担。盖终以文业名，年五十四卒，无子。唐自作梦墨亭，祝枝山有记。

《七修类稿》卷四七“九仙灵梦”条：

先达朱士容海，弘治间任兴化府同知。其妻有妊，求梦于九里湖。梦一吏持文册上堂，则曰：“此旧科举案也。”开板视之，惟一“魁”字。详梦者皆以必生男子，后当中魁。已而果举男，遂名魁。儿殆弱冠，日记千言，皆以魁解目之矣。年二十，忽病将危，自曰：“魁字二十鬼，吾其休矣！”不数日，果死。

予义侄夔求终身事，得二句诗：“有田不耕仓廩虚，有书不读子孙愚。”愚谓此贫贱耳，今果然。湖仙灵异最多，此特知之真者。

《七修类稿》卷四八“五十三”条：

苏郡文徵明之父林，弘治间为温州知府。一日，觉似病状，令人往九仙祈梦。梦仙曰：“孔老人之言即

是。”归告府主，文莫晓其故。明日升堂，有老人来禀曰：“命解之木，共得板五十六片，三片朽而无用。”文曰：“此尚可以解多乎？”老人曰：“不可解矣！”文省昨日之言，问其姓，则答以姓孔，遂惊怖而回衙，病即不起，时正五十三矣。

同郡唐寅，字子畏，弘治间解元也。尝记九仙祈梦，梦人示以“中吕”二字，语人，亦莫知故，后访同邑阁老王鏊于山中，见其壁间揭东坡《满庭芳》词，下有“中吕”字。唐惊曰：“此余梦中所见也。”诵其词，有“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之句。默然归家，疾作而卒，时年亦五十三也。

《说听》卷下：

刑部吴尚书山，淞陵人。少时其父尚书公洪，使祈梦于九仙，以下其终身，得一语云：“三山备到福星堂。”莫知云何。明举进士，累官福建按察使，至三山驿，谓梦语兆于此矣。及为江西布政，其年六十，藩臬为公祝寿，结一彩楼，扁书“福星集庆”四大字。公见之，怅然曰：“吾止于此矣。”寻擢中丞，巡抚河南，坐事降浙江参议，十年间累迁至尚书，以为梦不足凭也。后谪郭勋狱，上怒其愆期，免官去。将抵彭城，病卒于利国监驿，异尸到石山驿，兵备副使屠大山为之敛于驿堂，其扁正名“福星”，梦语始验，奇哉！

《闽小记》卷下：

九鲤祷梦，海内咸知，而不知去
仙游县西二十二里，有仙门洞，亦九

何君所宅，两崖壁立可十许仞，屈折
而上，有仙宫佛刹。祷梦灵异，不减
鲤湖。

天门三将军 (唐 葛 周)

《邵氏闻见录》卷二：

仁宗至和间，不豫，昏不知人者三日。既愈，自言梦行荆棘间，周章失路，有神人被金甲，自天下，谓帝曰：“天以陛下有仁心，锡一纪之寿。”帝曰：“吾当何归？”神人曰：“请以臣之车辂相送。”帝登车，问神人何人，曰：“臣所谓葛将军者。”帝寤，令检案道藏，果有葛将军，主天门事，因增其位号，立庙京师。

《茶香室续钞》卷一九：

宋 宋 敏求《春明退朝录》云：张尚书安道言，尝收得旧本道家奏章图，其天门有三人守卫之，皆金甲。葛将军掌旌，周将军掌节，其一忘记。嘉祐初，仁宗梦至大野

中，左右侍卫皆不复见，遥望天际有幡幢车骑，乘云而至，辇乘以奉帝。帝问何人，答曰葛将军也。送帝至宫阙。乃寤。诏令宫观设象供事之。按世俗相传天门有四元帅，不知有此三将军。

国朝陆凤藻《小知录》云：三天门下，泰元都省张天师居之，天枢省许真君居之，天机省葛仙翁居之。未言出何书。天门三将军岂分隶三省邪？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二“吴客三真君”条：

昔周厉王有三谏官，唐、葛、周也。王好耽猎，失政，三官谏曰：“先王以仁义守国，以道德化民，而天下咸服，未闻禽荒也。”屡谏弗听，三官弃职，南游于吴，吴



吴客三真君——天门三将军之一说
(元刊《新编连相搜神广记》)

官谏曰：“先王以仁义守国，以道德化民，而天下咸服，未闻禽荒也。”屡谏弗听，三官弃职，南游于吴，吴

王大悦。会楚兵侵吴，王甚忧之。三官进曰：“臣等致身以死事大王，自有安邦之谋，但大王无虑耳。”三官迎敌，各用神策，楚国皆降。吴王迁赏三官，拜辞奏曰：“臣等客臣也，不敢受赐。”后知厉王薨，宣王立，复归周国。宣王赐受甚厚，仍其爵位。后救太子靖王，降五方使者及非灾横祸，宣王迁三官于东兗，抚治安慰，民受其赐，商请其资，所至无乏，其国大治，三官升，加封侯号：唐宏，字文明，孚灵侯，七月二十一日诞；葛雍，字文度，威灵侯，二月十三日诞；周斌，字文刚，泐灵侯，十月初二日诞。宋祥符元年，真宗东封岱岳，至天门，忽见三仙自天而下。帝敬问之。三仙曰：“臣奉天命护卫玉驾。”帝封三仙。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四九引《山东通志》“威佑庙”条：

庙在高苑县治东，祀前代唐、葛、周三真君。按碑曰威佑三将军者，实西周厉王时人，同为谏官。王失政，累谏弗从，弃官游于吴。及厉王崩，宣王立，三官复归于周。无何，王以三官辅导太子有功，迁秩东兗而国大治。迨三官没，王始以孚灵、威灵、泐灵侯爵等号封之。至宋真宗祥符元年，东封泰山，至天门，忽见三神人，于是又加封号焉。徽宗宣和五年，敕赐威佑三将军庙额。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四九引

《山西通志》“三灵侯庙”条：

庙在太原府城南关西，祀孚灵侯唐宏字文明，威灵侯葛雍字文乐，泐灵侯周武字文刚。皆周厉王臣，谏王不听，去吴。王厚礼之，会楚侵吴，三人各以神策迎，楚惧而降。吴王欲大加封赏，不受。宣王即位，复归周。后救太子靖王之难，宣王迁三臣于兗，治民有惠政，没并加侯封。秦、汉、隋、唐，宋真宗因其显应，赐号三原真君。凡民有祷辄应，太谷、清源等各州县多有。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五一引《云南通志》：

五灵庙，在云南府城南门内，祀唐、葛、周三真君及崇宁至道真君、清源妙道真君，合称五灵。按：崇宁真君即关壮缪，清源真君即隋嘉州太守赵昱。其唐、葛、周三真君，相传为周厉王时三谏官，弃官游吴仙去者。

《铸鼎余闻》卷一：

道书云：三官俱周幽王谏臣。一曰唐宏，一曰葛雍，一曰周实。

《铸鼎余闻》卷一：

潘绍诒《光绪处州府志》云：唐、葛、周庙，在宣平县西槁样山。昔宣和二乡苦旱求雨，有见神者曰：“吾愿即槁样山为家，济尔雨泽。”后建祠祀之，祈祷即应。今山东青、登二府并有祠。《登州志》载唐讳宏，葛讳雍，周讳武，皆灵验。（均案：道

书作周讳实，又厉王作幽王。）

〔案〕天门三将军，乃道教书籍所称守卫天门之三神将也，非生人修炼成仙者。宋时已佚其名，并佚其一之姓，唯知葛将军掌旌，周将军掌节。宋仁宗自称梦见其神，遂立庙京师，后渐为民间奉祀。至元、明间，辗转附会。谓本为周厉王（一说周幽

王）之谏臣，名唐宏、葛雍、周武（武或作斌，又作实），死后为神，各地多有其庙。

又《通俗编》以唐、葛、周亦称“三官”，《耳食录》卷一载三官显灵故事，其形迹近于力士金刚之属，绝无“三官大帝”气象，疑此三官为唐、葛、周乎？

庐山九天采访使

《太平广记》卷二九“九天使者”条引《录异记》：

唐开元中，玄宗梦神仙羽卫，千乘万骑，集于空中。有一人朱衣金冠，乘车而下，谒帝曰：“我九天采访，巡纠人间，欲于庐山西北，置一下宫，自有木石基址，但须工力而已。”帝即遣中使，诣山西北，果有基迹宛然。信宿，有巨木数千段，自然而至，非人所运。堂殿廊宇，随类致木，皆得足用。或云，此木昔九江王所采，拟作宫殿，沉在江州湓浦；至是神人运来，以供所用。庙西长廊，柱础架虚，在巨涧之上。其下汨流奔响，泓窅不测，久历年岁，曾无危坠。初作庙时，材木并至，一夕巨万，皆有水痕。门殿廊宇之基，自然化出，非人版筑。常有五色神光，照烛庙所，常如昼日。挥斤运工，略无余暇，人力忘倦，旬日告成。毕工之际，中使梦神人曰：“赭堊丹绿，庙北地中，寻之自得，勿须远求。”于是访之，采以充用，略无所缺。既而建昌渡有灵官五百余人，若衣道士服者，皆言诣使者庙。今图象存焉。初玄宗梦神人日，因召天台道士司马承祯，以访其事。承祯奏曰：“今名山岳渎血食之神，以主祭祠，太上虑其

妄作威福，以害蒸黎，分命上真，监莅川岳，有五岳真君焉。又青城丈人以五岳之长，潜山九天司命立九天生籍，庐山九天使者执三天之符，弹劾万神，皆为五岳上司，盖各置庙，以斋食为餼。”玄宗从之。是岁，五岳三山，各置庙焉。

《稽神录》卷五：

南平王鍾傳镇江西，遣道士沈太虚祷庐山九天使者。太虚醮罢，夜坐廊庑间，忽然若梦，见壁画一人前揖曰：“身张怀武也。尝为军将，上帝以微有阴功及物，今配此庙为灵官。”既寤，起视壁画，署曰“五百灵官”。

《太平广记》卷三九五“庐山卖油者”条引《稽神录》：

庐山卖油者，养其母甚孝谨，为暴雷震死。其母自以无罪，曰号泣于九天使者之祠，愿知其故。一夕，梦朱衣人告曰：“汝子恒以鱼膏杂油中，以图厚利。且庙中斋醮，恒用此油。腥气薰蒸，灵仙不降。震死宜矣。”母知其事，遂止。

《梦溪笔谈》卷二〇：

庐山太平观及九天采访使者祠，自唐开元中创建。元丰二年，道士陶智仙营一舍，令门人陈若拙董作，发

地忽得一瓶，封镭甚固，破之，其中皆五色土，唯有一铜钱，文有“应元保运”四字。至元丰四年，忽有诏进号九天采访使者为应元保运真君，遣内侍廖维持御书殿额赐之，乃与钱文符同。

《文献通考·郊社考》二三：

神宗元丰三年，诏加号江州庐山太平兴国观九天采访使者为应元保运真君，蜀州青城山丈人观九天丈人为储福定命真君。

〔案〕九天采访使，庐山向无此神，纯为道士司马承祯所造。五岳做

为自然山川之神，在民间及朝廷祀典地位已经相当稳固，承祯乘玄宗崇奉道教之机，上言：今五岳神祠是山林之神也，非正真之神也。请于五岳各置真君祠。五岳既为道教所据，承祯又建“三山”之说，以庐山、潜山、青城各造尊神，位居五岳之上，专纠五岳山神过失。此为庐山采访使之由来。以后历代沿袭。守神宗封为应元保运真君。民间后认为该神不仅弹纠万神，亦巡察人间。故《夷坚志》载有民间请九天使者治妖之故事。（见支志丁卷二“张承事女”条）

张 仙

《历代神仙通鉴》卷一九：

(宋嘉祐中)帝昼寝，见一美男子粉面五髯，挟弹而前，曰：“君有天狗守垣，故不得嗣。赖多仁政，予为弹而逐之。”帝请详其说，曰：“予桂宫张仙也。天狗在天掩日月，下世啗小儿，见予则当避去。”帝顿足而觉，即命图像悬之。(自后民间无子者，皆写张仙供焉。)

《通俗编》：

陆深《金台纪闻》：世所传张仙像，乃蜀王孟昶挟弹图也。蜀亡，花蕊夫人入宋宫。念其故主，偶携此图，悬于壁，且祀之谨。太祖幸而见之，致诘焉，诡曰：“此我蜀中张仙神，祀之令人有子。”非实有所谓张仙也。蜀人刘希向余如此说。郎瑛《七修类稿》：张仙名远霄，五代时游青城山得道者。苏老泉曾梦之，挟二

弹，以为诞子之兆，老泉奉之，果得轼、辙，有赞见集中。人但谓花蕊假托，不知真有张仙也。按：二说互异，陆氏但得传言，郎氏略有征据。高青丘有《谢海雪道人赠张仙画像

诗》，亦云苏老泉尝祷而得二子。孟昶曾屡入朝，太祖宁不辨其貌而为花蕊所给耶？二说中郎说为长。

《陔余丛考》卷三五“张仙”条：

世所称张仙像，张弓挟弹，似贵游公子，或曰即张星之神也。陆文裕《金台纪闻》云：后蜀主孟昶挟弹图，花蕊夫人携入宋宫，念其故主，尝悬于壁。一日太祖诘之，诡曰：“此蜀中张仙

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于是传之人间，遂为祈子之祀云。郎瑛《七修类稿》亦载此说。又王弇州《勘书图



张仙射天狗（苏州桃花坞民间版画）

跋》：宋初降王唯孟昶具天人相，见于花蕊夫人所供，其童子为元喆，武士为赵廷隐。当时进御者以胜国故，不敢具其实，乃目为文皇耳。据此则此像又有托之为唐太宗者。余谓此二说皆未必然。昶之人汴也，宋祖亲见之，花蕊果携其像，宋祖岂不能识别而敢以诡辞对？至托为唐文皇，则更无谓。按高青邱有《谢海雪道人赠张仙像》诗，云“余未有子，海雪以此像见赠。盖苏老泉尝祷之而得二子者，因赋诗以谢云。道人念我书无传，画图卷赠成都仙。云昔苏夫子，建之玉局祷甚虔，乃生五色两凤鸕，和鸣上下相联翩。”然则此像本起于蜀中闺阁，祈子久已成俗，是以花蕊携以入宫。后人以其来自蜀道，转疑为孟昶像耳。按苏老泉集有《张仙赞》，谓张名远霄，眉山人，五代时游青城山成道。陆放翁《答宇文使君问张仙事》诗，自注云：“张四郎常挟弹，视人家有灾者，辄以铁丸击散之。”又《赠宋道人》诗云：“我来欲访挟弹仙，嗟哉一失五百年。”《续通考》云：张远霄一日见老人持竹弓一，铁弹三，来质钱三百千，张无靳色。老人曰：吾弹能辟疫，当宝用之。后老人再来，遂授以度世法。熟视其目，有两瞳子。越数十年，远霄往白鹤山，遇石像名四目老翁，乃大悟，即前老人也。眉山有远霄宅故址。李石诗云：“野草闲花不计年，亭亭双桧欲参天。读书却得骑驴老，

买药来寻跨鹤仙。”是蜀中本有是仙，今所画张弓挟弹，乃正其生平事实，特未知何以为祈子之祀。胡应麟又谓：古来本有此张弓挟弹图，后人因附会以张弓为张，挟弹为诞，遂流传为祈子之祀。此亦不加深考而为臆说也。（按：古者男子生悬弧矢。又祀高媒之礼，于所御者带以弓鞬，授以弓矢，此本是祈子之事。后人或缘此写为图，以为祈子之神像，遂辗转附会，而实以姓名耳。）

《少室山房笔丛》卷四〇：

世所传张仙张弓挟弹，若贵游公子，以为即梓潼之神、文昌之宿。然梓潼自有像，氅衣纱帽，与张仙殊不类。偶阅陆文裕《金台纪闻》云，张仙像是蜀王孟昶挟弹图。初花蕊夫人入宋宫，念其故主，偶携此图，遂悬于壁谨祀之。一日太祖幸而见之，喆焉，花蕊诡答曰：“此蜀中张仙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非实有所谓张仙也。余案《纪闻》以此说得之蜀中一士夫，或颇近实。盖以张弓为张仙，挟弹为诞子。而梓潼之神，本蜀人且张姓，因谬相传，今又以梓潼化身傅文昌耳。

《玉芝堂谈荟》卷六“张仙挟弹”条：

〔《谈荟》引《笔丛》一则之后论曰〕然孟昶太祖时曾屡入朝，无缘不相识貌。及考地志，邛州有挟仙楼，仙人张远霄者往来于此。每挟弹，视人家有灾者，为击散之。疑世传张仙

挟弹，或本此耳。

《少室山房笔丛》卷四〇：

王长公勘书图跋云：宋初降王中，独孟昶有天人相，见于花蕊夫人所供。其童子为玄哲，武士为赵廷隐。当时进御者以胜国故，不敢具其实，故目为文皇耳。然则孟昶之像，一讹而为梓潼，又再讹而为太宗，皆可笑也。

《少室山房笔丛》卷四〇：

世又谓张星之神为张仙。案《酉阳杂俎》，天翁姓张名坚。又曰姓张名表。则天与日与星皆张姓，宜海内张姓独多也。闻者莫不绝倒。（灶神亦姓张，名单，字子郭，见《杂俎》。梓潼神姓张，名恶子，见《太平广记》。）

《七修类稿》卷二六“张仙”条：

近世无子者多祀张仙以望嗣，然不知其故也。蜀主孟昶，美丰仪，喜猎，善弹弓。乾德三年蜀亡，掖庭花蕊夫人随辇入宋宫。夫人心常忆昶，悒悒不敢言，因自画昶像以祀，复佯言于众曰：“祀此神者多有子。”一日，宋祖见而问之，夫人亦托前言。诘其姓，遂假张仙，蜀人，历言其成仙之后之神处。故宫中多因奉以求子者，遂蔓延民间。翌日，宋祖命夫人作蜀亡诗，盖因有疑于张仙。夫人则答曰：“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四十万人皆解甲，并无一个是男儿。”因以自见其情也。张仙名

远宵，五代时游青城山得道。老泉有赞。《谭纂》只知假托，又不知真有张仙也。

《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一：

吴县蒋国源题孟昶像云：“锦江花草化春烟，蜀主风流绝可怜。赢得美人怀旧宠，赵家宫里祭张仙。”按花蕊夫人入宋，私绘蜀主孟昶像祀于宫中。太宗见而问之，诡其词曰张仙，云祀之可以宜男也。

《集说论真》：

仁宗梦见挟弹者，自称为张仙，阻止天狗啗吞小儿。此说最属无稽，无庸缕辨。

按：张弓挟弹之张仙，供以祈子者，其说不一。一云亡蜀主孟昶，一云即张远霄得四目老翁之弓弹，击散人家灾侵。《蜀故》载：眉山（四川眉州）张远霄寓居邛（州属四川）之崇真观，常持竹弓铁弹向空中打。人问之，曰：“打天上孤辰寡宿耳。”至今城内锄犁掘土者，常得其弹子，上有红点，坚实异常。相传女子佩之生子。据此种无稽荒诞，孟昶、远霄俱不得为祈子之神，乃假托强附，正谚所谓“硬装柄”是也。按蜀中本有是仙，张弓挟弹乃其生平事实。则张仙乃沙漠汗、（《北魏书》：魏始祖子，追谥文帝，善弹，弹飞鸟，应弦而落）垣荣祖（《南齐书》：荣祖字华先，江苏邳州人。仕齐，善弹。海鹄飞翔，荣祖弹之，无不折翅而下）善弹之流耳。坤

道之权，与彼无预焉。又所称老泉禱之而得子，乃海雪道人之吃语，何足信哉！

《破除迷信全书》卷六：

张仙本是世俗家庭间所供奉的一位贵神，每逢新年就在画像前贴上一副对联，联语有：“打出天狗去，保护膝下儿。”横额上也写有“子孙绳绳”等等的吉祥话。社会间所买的画像不过三二文一张，像状则穿着黄马褂，绿大袍，携持弓弹，作向空中弹天狗的姿势。

〔案〕近世民间有“张仙送子”之信仰，赵翼于《陔余丛考》中辨之

甚确。蜀中本有张仙之信仰，据说起于五代。苏老泉谓其名张远霄，眉山人，游青城山成道。其像皆绘持弓弹状。因古时生男子有悬弧矢之俗，而祀高禰祈子之礼，于所御者带以弓鞬，授以弓矢，后人或写其意于图，以为祈子之神像。以后辗转附会，遂以张仙为祈子之神矣。据说后蜀亡后，其花蕊夫人入宋宫，带去张仙像，其像遂遍及中原。时或有以其神为灌口二郎者，足证张仙确本系蜀地之神。又有谓花蕊夫人所携，实蜀主孟昶之像，此事前人驳之已详。近世所奉张仙，仍为祈子也。

八 仙

《历代神仙通鉴》卷二二：

(明永乐中)，张果老在王屋。有刘摩诃自北空同传命，约径丽农祝寿。果老抱渔鼓，跨白驴，飞行于路，遇锺离权、李凝阳、何仙姑、吕纯阳、曹德休、蓝采和、韩清夫。同至海，曰遵老君命，直履水面。

《通俗编》：

《王弼州集·题八仙图后》云：八

病则李，妇女则何，为各据一端，作滑稽观耶？八公可考其七，独李公者，诸方外稗官皆不载，唯闻之乱。《庄岳委谈》：《通志》有八仙图，又有《八仙传》，注：唐江积撰。则此目自唐时已有之。然或他有其人，未必是锺、吕之俦。元人庆寿词有锺、吕、二韩等，知今世所绘八仙，起于元世。按：沈炯《林屋馆碑》：“淮南



最早的八仙过海图，无何仙姑，多了个徐神翁

(山西芮城永乐宫壁画)

仙者，锺离、李、吕、张、蓝、韩、曹、何也。不知其会所由起，亦不知其画所由始。余所见仙迹及图史亦详矣，凡元以前无一笔。而近如冷起敬、吴伟、杜堇，稍有名者，亦未尝及之。或庸妄画工，合委巷丛俚之谈，以是八公者，老则张，少则蓝、韩，将则锺离，书生则吕，贵则曹，

八仙之图、濠乡九井之记”，所云八仙，即八公也。《太平广记》引《野人闲话》云：西蜀道士张素卿，神仙中人也。蜀主生日，或收得素卿所画八仙真形八幅以献。孟昶观赏久之，赐物甚厚。八仙者，李己、容成、董仲舒、张道陵、严君平、李八百、范长寿、葛永瓚。黄氏《茅亭客话》及

《图画见闻志》俱如此说。则古自别有八仙之目矣。元人杂剧如马致远《岳阳楼》、范子安《竹叶船》、谷子敬《城南柳》，皆举称仙者八人，与世俗所绘符其七，唯无何仙姑，有余仙翁，殊耳。铁拐李事，亦唯详于岳百川剧。则其起于元世，又何疑焉。

《陔余丛考》卷三四《八仙》条：

世俗相传有所谓八仙者，曰汉锺离、张果老、韩湘子、铁拐李、曹国舅、吕洞宾，又女仙二人，蓝采和、何仙姑。按《太平广记》、《神仙通鉴》等书，胪列仙迹，纤悉不遗，并无所谓八仙者。胡应麟谓大概起于元世。王重阳教盛行，以锺离为正阳，洞宾为纯阳，何仙姑为纯阳弟子，因而展转附会，成此名目云。今戏有《八仙庆寿》，尚是元人旧本。则八仙之说之出于元人，当不诬也。其中亦有数人见于正史者，其余杂见于稗官小说，多荒幻不足凭。

《茶香室丛钞》卷一四：

明人有《西洋记》一书，载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事。中有八仙，一汉锺离，二吕洞宾，三李铁拐，四风僧寿，五蓝采和，六元壶子，七曹国舅，八韩湘子。无张果、何仙姑，而别有风僧寿、元壶子，亦异闻也。

《集说诠真》：

世所传八仙，宋以前未之闻也，其起于元乎？委巷丛谈，遂成故事。八仙即汉锺离、吕洞宾、张果、蓝采

和、韩湘子、曹国舅、何仙姑、李元中。（见《事物原会》）

八仙：张、韩、吕、何、曹、汉、蓝、李，为老、幼、男、女、富、贵、贫、贱。一云：老则张，少则蓝、韩，将则锺离，书生则吕，贵则曹，病则李，妇女则何。（见《事物原会》）

《通考全书》载汉锺离八仙中，无李元中，而有铁拐李。

《续文献通考》载汉锺离等八仙中，无李元中、张果、何仙姑，而有铁拐李、风僧哥、玄壶子。

《檐曝杂记》载：俗以锺离权、吕洞宾等为八仙。后蜀孟昶生日，张素卿进《八仙图》，乃李耳、容成、董仲舒、张道陵、严君平、李八百、范长寿、葛永陵也。

按八仙之说，创于元时，委巷丛谈，遂成故事。且所述事实，俱属无稽，而八仙名目又驳多歧异，显系好事者各本私臆，矜奇附会，其不足取证明矣。

按《续文献通考》直抉何仙姑、吕洞宾之妄，曰：按仙姑称于唐中宗景龙中仙去，洞宾称于唐德宗贞元中生。则仙姑在洞宾之先。审是，洞宾诞生时，仙姑死已数十年，乌得遇洞宾食以桃哉？

《玉芝堂谈荟》卷一七“八仙”条：

今世绘八仙为图，不知起于何代，考其出处，亦有所本。张果明皇时显迹甚著。生于尧时之丙子，为侍

中。叶法善以为混沌初分白蝙蝠精。锺离权、吕岩俱唐中晚人。锺有二绝，吕有一律，见唐诸选中。一云锺以裨将，从周孝侯处，败于齐万年，逃终南山，遇东华王真人得道，至唐始一出度吕纯阳。吕举进士不第，遇正阳真人得道。在五季及宋时化迹最著。又与正阳度刘海蟾、王重阳，及自度何仙姑、张珍奴之属。蓝采和亦唐人，有《踏踏歌》。《续神仙传》以常衣蓝袍，故名。韩湘，文公之侄，昌黎实赠以诗，贾岛亦有诗寄湘。何仙姑，见纯阳文。宋人杂说：本零陵市人，纯阳啖以一桃，仅食其半遂不饥。《仙鉴》：纯阳所度者赵仙姑，非何仙姑也。仙姑何姓者，开元中已羽化去，合在纯阳前。而徐纯翁，宣和间海陵人，见《三仙传》颇详。独曹

国舅，考诸仙传，曹姓无外戚，而诸史外戚曹姓无得仙者。或言丞相彬子，皇后弟，美姿容，一旦求出家云水，抵黄河，以金牌抵渡，直纯阳，见而授以道。又有跛者李孔目，盖即图中跛足拄杖者，尤荒唐。唯《神仙通鉴》有刘跛子，而非姓李，或云讳元，开元中于终南山学道，阳神出舍，为虎所食，得一跛丐新亡者，附其尸以起。大都委巷之谈也。樵秀《蜀记》载蜀之八仙，首容成公，云即鬼容区，隐于鸿蒙，今青城山也。次李耳，生于蜀，今之青羊宫。三曰董仲舒，亦青城山隐士，非三策之仲舒也。四曰张道陵，今大邑鹤鸣观。五曰庄君平，卜肆在成都。六曰李八百，龙门洞在新都。七曰范长生，在青城山。八曰尔朱先生，在雅州，有



民间泥塑玩具八仙——中间的曹国舅正是丑扮。

手书石刻五经在洞中，好事绘为图。

〔案〕此言八仙中有徐纯翁，而李铁拐反为后补者，亦当时一说。按徐纯翁当为徐神翁之误。神翁名守真（一作守信），事见《铁围山丛谈》《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等书。

《少室山房笔丛》卷四〇：

今世绘八仙为图，不知起自何代。盖由杜陵有《饮中八仙歌》，世俗不解何物，遂以道家者流当之。要之起于元世，王重阳教盛行，以锺离为真阳，洞宾为纯阳，何仙姑为纯阳弟子，夤缘附会，以成此目。尝观前代画史，若“七贤过关”、“四皓弈棋”等图，浅诞不根者甚众，独无闻此，可知也。考其出处，张果在诸人最先进，明皇时显迹甚著，叶法善以为混沌初分白蝙蝠精。锺离权、吕岩，俱唐中晚人。锺有二绝，吕有一律，见唐诸选中。蓝采和亦唐人，有《踏踏歌》，见沈汾《续神仙传》，以常衣蓝袍，故名。韩湘，文公之侄，昌黎实赠以诗，贾岛亦有诗寄湘，皆不言其道术。独《酉阳杂俎》记文公吏侍日，偶江淮一族子访之，自云善幻，文公令试其技，顷刻开异花，有“云横秦岭”一联，乃录文公旧作，非预兆，且非湘也。何仙姑，见纯阳文，宋人杂说以为不饮食无漏。而徐神翁，宣和间海陵人，见《三仙传》颇详。其余姓字，间有相同，然不可深考。总之，不足深辩。近阅元人庆寿词，有锺、吕、张、韩等八人，信

知其起自元世也。

《少室山房笔丛》卷四〇：

案《通志》有《八仙图》，又有《八仙传》一卷，注唐江积撰，则此目唐时已似有之。然徐神翁宋世甚明，则唐时或他有其人，如所谓五真之属。且《太平广记》收神仙类事迹殆尽，而锺、吕显著若斯，绝不见采，并唐诸小说亦罕谈及。则唐人所谓八仙者，决非锺、吕之侑明矣。

《少室山房笔丛》卷四〇：

《锺吕传道记》，称唐施肩吾撰。案肩吾，晚唐诗人，素不闻其有道术。而宋初编《太平御览》，搜唐以前小说殆遍，独无所谓《锺吕传道记》者，盖必宋世方士讹撰，托名唐人耳。且吕一律见于《鼓吹》，锺二绝见于延之昌父所收，而唐人自选集皆无之，恐俱不足凭也。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一六引《三余赘笔》“道教二宗”条：

今之道家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者谓自东华少阳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汉锺离权，权授唐进士吕岩、辽进士刘操，操授宋张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陈楠，楠授白玉蟾，玉蟾授彭耆。其北宗者，谓吕岩授金王嘉，嘉授七弟子，其一丘处机，次谭处端，次刘处元，次王处一，次郝大通，次马珏及珏之妻孙不二。此外又有所谓全真者，其名始嘉。盖嘉大定中抵宁海州，马珏夫妇

筑庵事之，题曰“全真”。由是四方之人凡宗其道者，皆号全真道士。

《八仙考》：

考八仙一名词，可追溯到东汉。牟融《理惑论》：“王乔、赤松、八仙之策，神书百七十卷。”法国伯希和教授译注《理惑论》，首先注意这问题。《理惑论》的真伪问题，学者不一其说，但最迟亦出六朝初。陈沈炯《林屋馆记》曰：“夫玄之又玄，处众妙之极，可乎不可，成道行之致。斯盖寂寥窅冥，希微恍惚。故非淮南八仙之图，赖乡九井之记。”此皆在唐前。牟融论中所言“八仙之策”，即《列仙传》等类书。未必有固定之八仙名录，否则王乔，赤松之外，尚有六人何为？今本题刘向撰之《列仙传》始赤松，而王乔在其中，但所录多人，不止八。此八仙疑泛指列仙，而八为多义。六朝人以淮南八公为仙，且传八老翁而谒淮南王化为八童子事，亦甚早。英国叶慈教授考证即以此为最早第一组八仙，亦是。细言之，则六朝及唐，淮南八公仍以称八公为普通，而仙则九仙比八仙多见。沈约诗：“眷言操三秀，徘徊望九仙。”又《善馆碑》云：“至道元妙，无迹可寻，寄言立称，已乖宗极。神宇灵房，于义非取，九仙缅邈，等级参差。”初唐王勃有《八仙诗》，诗题八仙，而诗中又言九仙。要之八九皆多义，固不必定以某某八人实之。读陶渊明《圣贤群辅录》（此书一名

《四八目》）所举高阳氏才子八人，高辛氏才子八人，皆有实名，甚难稽考；而伯夷既列八伯，又入八师。以八聚人，儒道所用。古代有八才子、八师、八伯、八士，所以后汉有八俊、八及，三国有八达。汉、六朝已有八仙一名词，所以盛唐有“饮中八仙”。既言饮中，则此外别有可知。八仙观念出于道家。或泛言，或指淮南八公，皆在唐前。王绩《游仙诗》：“三山银作地，八洞玉为天。”后来有八洞神仙之说，八洞亦是泛数。汉武帝东巡海上，礼祠八神，见《汉书》《武帝纪》及《郊祀志》。八神一说是八方之神。此皆道家言，所谓八神或仙或八洞神仙，意思非常空泛。《通志》有《八仙图》，又有《八仙传》一卷，注唐江积撰；今书久佚，也不知是那一组八仙了。此种空泛的八仙观念，见于名称的，除王勃的八仙迳外，还有花草的名称亦为八仙者，有名的是聚八仙。宋徽宗有《题聚八仙倒挂儿画轴诗》，聚八仙绝似琼花，周密《齐东野语》说“扬州后土祠琼花天下无二本，绝类聚八仙”可证。

由此看来，在唐前后，八仙观念是道家的，而且非常空泛。随时随地可以八人实之。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是因为李白、贺知章等自谓八仙之游，所以歌咏了。而此组“酒八仙”的名录也有出入。叶慈氏除提到“酒八仙”外，更举“蜀八仙”。算来这一组更早一点。叶慈氏引谯秀《蜀

纪》，注云：出《辞源》。谯秀晋人，有没有《蜀纪》待考。《辞源》文引谯秀《蜀纪》谓“蜀之八仙者，首容成公，隐于鸿濛，今青城山也。次李耳，生于蜀。三董仲舒，亦青城山隐士。四张道陵，今鹤鸣观。五庄君平，卜肆在成都。六李八百，龙门洞在新都。七范长生，在青城山。八尔朱先生，在雅州。好事者绘为图焉。”观文字不似晋人。检《太平御览》等书亦不见征引，《辞源》出处不明。而此八人中尔朱先生当即尔朱洞，此人乃唐末人，见《东坡志林》等书，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十五亦有传，云尔朱洞，字通微。此人确隐于蜀，但在唐昭宗时。王建围成都，他亦在城中。如此则谯秀何能述及？所以《辞源》此条全不足据。考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六《八仙真》条云。

道士张素卿，神仙人也。曾于青城山丈人观画五岳四渎真形并十二溪女数壁，笔迹遒健，神采欲活，见之心悚神悸，足不能进，实画之极致者也。孟蜀后主数遣秘书少监黄筌令依样摹之，及下山终不相类。后因蜀主诞日，忽有人持素卿画八仙真形以献蜀主。蜀主观之，且叹曰：非神仙之能，无以写神仙之质。遂厚赐以遣。一日，命翰林学士欧阳炯次第赞之。复遣水部员外郎黄居宝八分题之。每观其画，观其笔迹之纵逸；览其赞，赏

其文词之高古；玩其书，爱其点画之雄壮。顾谓八仙，不让三绝。（原注云：八仙者李阿、容成、董仲舒、张道陵、严君平、李八百、长寿仙、葛永瑰。）

观此，方知好事者画为图，乃唐末时事。以郭氏所记较《辞源》所引谯秀文，则李耳为李阿之误，李阿蜀人，与李八百同出葛洪《神仙传》。李耳入此则不类。范长生此作长寿仙，当是一人。尔朱先生无之，乃有葛永瑰。叶慈氏引赵翼《檐曝杂记》知“蜀八仙”的名录有出入，而疑葛永瑰即葛仙翁（葛玄），甚近情，葛玄极有名，亦见葛洪的《神仙传》。但我读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就知道不然。葛永瑰与葛玄还是两人。

再进一步看，郭若虚所记亦不全可信。《太平广记》卷二百十四有同样一篇文章，注出《野人闲话》，此当为郭氏所本，郭为熙宁间人。检《宣和画谱》卷二，则张素卿所画非八仙真乃是十二真君像，安思谦因伪蜀主王氏诞辰献之。真君像也不如我们所想像画在一幅上，乃分画十二幅。后归入宋，宋徽宗时御府所藏张素卿画中有：

容城真人像一。董仲舒真人像一。

严君平真人像一。李阿真人像一。

马自然真人像一。葛元真人像一。

长寿仙真人像一。黄初平真人像一。

窦子明真人像一。左慈真人像一。

如此已有十人，决不止八。至于还有二幅则入宋已亡。但据黄休复《益州名画录》所载则知另外二真君或真人，一即葛永瑰，一为苏耽。黄氏所记最详，他称“十二仙君像”，张素卿画于简州开元观，蜀检校太傅安思谦好古博雅，唐时名画，人皆献之。而值蜀主诞辰，安氏以张素卿画十二仙真形十二帧进献。黄休复书成于景德三年，远在郭氏及《宣和画谱》前，且所载较详，比较可据。郭言“八仙图”是不对的，还是“十二真人像”。“十二真人像”唐阎立本也画过，似为道观所常用的。至于《宣和画谱》言献王氏，则不如郭书孟氏之得实。黄氏言甲寅岁十一月十一日进，《旧五代史》孟昶生日为十一月十四日，知预进图以祝也。花蕊夫人《宫词》“法云寺里中元节，又是官家降诞辰”，真成问题了。

张素卿画八仙真虽不可尽信，但对于我们是有帮助的。考近世八仙的起原以及会合的原因，当于绘画及戏剧上求之。绘画方面，中国绘画受佛教艺术的影响太大。唐五代画家皆画释道，而道本于释。六朝佛教为盛，唐则道佛争胜，北宋以后道胜于佛。道教排斥佛教，谓道是中国，佛乃外来。唐宋之际道教不但努力造经典，

窃佛氏的规模，并且道观排场，亦已与佛寺相当。《十二真人图》的迫切需要因佛家有《十六罗汉图》之故。《三清图》及《五岳真形图》之起也与佛寺壁画有相联的关系。《神仙故实图》等乃是佛寺中“变相”的变相。后来的《八仙图》固然是俗画，但源于道家的《十二真人图》而间接亦出自《十六罗汉图》，减其人数之半，易印度神仙为中国神仙。《八仙过海图》，蓝本出于《渡水罗汉图》或《渡海天王像》。然则何以画锺、吕、蓝、韩等人呢？道家的十二真人也无一定名录。张素卿所画如此，因蜀人，故偏于蜀仙。但阎立本又不知如何？而《宣和画谱》载北宋李得柔画二十六：

大茅仙君像一。二茅仙君像一。

三茅仙君像一。锺离权真人像一。

南华真人像一。韦善俊真人像一。

吕岩仙君像一。苏仙君像一。

栾仙君像一。陶仙君像一。

封仙君像一。寇仙君像一。

张仙君像一。谭仙君像一。

孙思邈真人像一。王子乔真人像一。

朱桃椎真人像一。浮邱公像一。

刘根真人像一。天师像一。

太上浩劫图一。冲虚至德真人像一。

写吴道元真人像四。

观此，知真人之数不必十二，犹罗汉之不必十六。而锺离权及吕岩，亦已加入。一称真人，一称仙君，无甚关系，只是所题不同。因张素卿画据《宣和画谱》则“真人”，黄休复书则“仙君”。而吕岩以下加苏、乐诸君，又适八人。如是虽称此八公为李得柔的八仙亦无不可。然则现在的八仙何以又忽加入蓝、韩等人，此因神仙也有时代性，苏、陶诸公慢慢被淘汰了，犹之张素卿画中的李阿、李八百被李得柔淘汰一样；而且前人已画的有，后来的艺术家也有无所措手之概。

后来的《八仙图》画锺、吕、蓝、韩、张、李、曹、何。此虽在近世，但他们单独的画本则渊源极古。锺、吕两仙像见于《宣和画谱》李得



八仙祝寿（武强年画）

柔条。《秘殿珠林》卷二十载清乾隆宫内藏家宋刘松年画《拐仙图》一轴，宋李得柔画《蓝采和图》一轴，元人画《铁拐炼形图》一轴，元人画《张果像》一轴。至于韩湘像则查检未得，但《蓝关图》是普通的，《蓝关图》早时以文公为主，但亦必以韩湘为陪，而八仙画者画韩湘或即采《蓝关图》以为摹本。后世的八仙画者不过集合已熟见的仙君像而加以联络及组织而已。

但为什么要取此八人呢？王世贞《题八仙像后》云：

八仙者，锺离、李、吕、张、蓝、韩、曹、何也。不知其会所由始，亦不知其画所由始。余所睹仙迹及图史亦详矣，凡元以前无一笔，而我明如冷起敬、吴伟、杜堇稍有名者亦未尝及之。意或妄庸画工，合委巷丛俚之谈，以是八公者，老则张，少则蓝、韩，将则锺离，书生则吕，贵则曹，病则李，妇女则何，为各据一端作滑稽观耶！乃至尔者紫姑灵鬼，往往冒真人而上援此八公，以相蛊惑，尤可笑也。

“滑稽观”三字足以解释一部分原因，实则集多人绘于一图，以各有其个性，同而不同，类而不类，并且使一见可以认识为最好。佛教壁画画许多菩萨或罗汉，亦以各各不同为贵，但有时候依旧不能辨认而需要注出名号。俄国科兹洛夫氏在黑城考古所发

现的南宋板画《美人图》，合王昭君、绿珠、赵飞燕、班昭四个不同时代的美人于一画，但服饰类似，不见个性，使不注出姓名，谁能辨认？则八仙画虽云俗工，也有艺术上的价值。《十二真人图》的演变到此为止。锺、吕数人已不是神仙的殿军了。佛教盛于六朝及唐，道教盛于宋，全真教起，道教已改变面目。神仙传说也不再盛。山水画盛，则仙佛一门亦已停止发展。因此更无别的真人图出来，这或者是锺、吕、蓝、韩等八仙所以固定而流传到现在的原因。

此八仙人时代虽参差不同，或唐或宋。但较之张素卿画八仙或十二仙君，时代已较整齐。南宋板画美人，四女子时代亦不同，且并无特别之点，必可集合，也是硬画在一图上。胡应麟言俗传《七贤过关图》，七贤者，李白、张九龄、王维、郑虔，张说、李华、孟浩然。黄伯思《东观余论》记《唐人出游图》使宋之问与王维、李白同游。凡此皆俗画。此八仙画，因是俗画之故，所以不见于绘画收藏家的目录，因此最早起于何时，竟难查考。王世贞是一绘画收藏家，据目击以言，“元以前无一笔”，大概是可靠的。明严嵩家里有元绣《八仙庆寿图》一轴，见《严氏书画记》。画录上所可见者，仅此耳。从绘画方面可考得的，这一组的八仙画始于元，而且是《庆寿图》。此类俗画用做祝寿用，则与张素卿的图在同一线

索上。

从戏剧方面考来，则情形也是如此。八仙的装扮可以早到南宋。《梦粱录》卷二《诸库迎煮》条：

（上略）次以大鼓及乐官数辈，后以所呈祥酒数担，次八仙道人，诸行社队。（下略）

此处所见八仙似与酒无甚关系，因只是新酒开市所举行的一个迎赛热闹，正如近世迎赛，亦屡用八仙装扮一般。观下连诸行社队可知。故不是杜甫诗中高雅的“酒八仙”，因李白一组八仙并不为民俗所知。此处必系通俗的八仙，或即锺、吕诸公了，当然名录未必同于现在。因八仙剧也差不多同时产生的。元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五载院本名目有《瑶池会》一本，《八仙会》一本，《蟠桃会》一本。王静安氏《曲录》卷一以之入宋金杂剧院本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考八仙云：“今所见庆寿词尚是元人旧本。”陶录凌乱，无可稽考，要之此三本金元之际的古剧本今皆已不存。但明初周宪王去古未远，他编庆寿剧二本，一《群仙庆寿蟠桃会》，二《瑶池会八仙庆寿》。后者以八仙为主，前者则除八仙外，群仙中又有南极仙翁、嵩山仙子及毛女。毛女是很重要的，第四折毛女唱。《八仙庆寿》本中亦已有毛女。此毛女即后来剧本麻姑的前身。周宪王的剧本大概是依据元人的。我们借此可窥《辍耕录》所记三古本的内容。周宪王《诚

斋杂剧》中《群仙庆寿蟠桃会》第四折毛女唱：

[水仙子] 这个是吕洞宾手把太阿携。这个是蓝采和身穿绿道衣。这个是汉锺离头挽双髻髻。这个是曹国舅拿着笊篱，这个是韩湘子将造化能移。这个是白髭髯唐张果。这个是皂罗衫铁拐李。这个是徐神翁喜笑微微。

《瑶池会八仙庆寿》第四折吕洞宾唱：

[水仙子] 汉锺离遥献紫琼钩。张果老高擎千岁韭。蓝采和漫舞长衫袖。捧寿面的是曹国舅。岳孔目这铁拐拄护得千秋。献牡丹的是韩湘子。进灵丹的是徐信守。贫道呵，满捧着玉液金瓯。

可注意者，即较今之八仙少何仙姑而多徐神翁或徐信守。考徐神翁北宋末年海陵人，名守信，此作信守，非。元人杂剧涉及八仙者，赵景深先生已详论，今从略。赵考名录出入如下：

(一) 马致远《吕洞宾三醉岳阳楼》

锺、吕、李、蓝、韩、曹、张、徐神翁。

(二) 谷子敬《吕洞宾三度城南柳》

同上。(谷系明初人，此剧入《元曲选》，故附及。)

(三) 岳伯川《吕洞宾度铁拐李岳》

锺、吕、李、蓝、韩、曹、

张、张四郎。

(四) 范子安《陈季卿误上竹叶舟》

锺、吕、李、蓝、韩、张、徐神翁、何仙姑。

观此，元代八仙通行的一组为锺、吕、李、蓝、韩、曹、张、徐、而何仙姑及张四郎则为偶见。明初尚复如此。周宪王乐府甚通俗，李空同《汴中绝句》云：“中山孺子倚新妆，郑女燕姬总擅场，齐唱宪王新乐府，金梁桥外月如霜。”想来明初八仙尚不同于今日。至嘉靖、万历年间则王世贞、胡应麟所见已皆有何而无徐。汤显祖《邯郸梦》本《枕中记》吕翁度卢生事，而加说因缘，以何仙姑有天门扫花之功，奉东华帝君旨证八仙班，因此启度卢生事。设想奇妙。与何仙加入之晚，事实亦合。此后徐神翁遂退去。《邯郸梦》及《东游记》出，八仙名录不大改易了。元剧中的八仙故事，多不见收于《东游记》，知作者并未寓目。王世贞考李铁拐引乱语，不提岳孔目，则未见岳伯川剧。胡应麟见元人《庆寿词》，故知有徐神翁，亦未提及他剧本。元美为《艺苑卮言》的作者，于曲不为不知，可见臧晋叔未刊《元曲选》以前，元剧传本确实很少。

杂剧十二科，首“神仙道化”。元剧中神仙戏极多。这现象是不是因为乱世而多消极思想，或者元代道教极盛，用以宣教？按诸实际，杂剧多

半演于勾栏，或应官府良家的召唤，所谓“戾家把戏”者，思想，宣传，都谈不到，目的还是娱乐及庆贺。元人神仙道化戏本，都可用来祝寿的，不但《蟠桃会》《瑶池会》《八仙庆寿》诸本如此。周宪王《新编吕洞宾花月神仙会》序言云：

予观紫阳真人悟真篇内有上阳子陈致虚注解，引用吕洞宾度张珍奴成仙证道事迹。予以为长生久视，延年永寿之术，莫逾于神仙之道。制传奇一帙以为庆寿之词。抑扬歌颂于酒筵佳会之中，以佐樽欢，畅于宾主之怀。亦古人祝寿之义耳。

于此，我们可恍然于元代神仙戏之多，原来是有实际的应用的。而古人祝寿之义又可提醒我们张素卿画的故事。八仙戏和八仙画的应用是一致的。陈旧和抄袭既可厌，画工以改动部位及服御为推陈出新；而编戏本的能事为造新剧本。认真的人，对证古书，不认真的就乱造了。此所以此类八仙传说忽又增多而盛起来的原因。照历史研究，他们的传说应该止于两宋的。剧本的出新是迎合新需要的缘故。因之吕洞宾所度的人可以无穷。陈季卿所遇的是终南山翁。范子安未必不见《太平广记》，而《竹叶舟》剧乐于改为吕洞宾的原因，一则吕为人熟知，二则可以借用末折八仙同场的热闹。传说的增多，其中有许多是自然的归并成“箭垛”，也有许多是

人为的假借，因可以用现成的排场。在戏剧里面，必定可以找到许多的例。赵景深先生所指出八仙剧的特点，末折必有同场，倘以祝寿的作用来说，则此折是《蟠桃会》的翻新及短缩，为祝寿戏的主要排场。

我说八仙的传说应该止于两宋的原因，是历史上看来应该如此。刘向《列仙传》里的神仙最古，他们的传说说到刘向（姑且假定是他写的）写定时已止。葛洪的《神仙传》又出新人物，葛洪写时，他的神仙也已成过去。此后也不会增加传说了。唐以前的神仙异人，差不多都见于《太平广记》。八仙除张果、蓝采和二人外，余六人不见于《太平广记》，可知此六人的传说皆起于宋，精密一点是北宋初到南宋初。在这一个时期里，道教及神仙思想确是很盛。此八人不过许多传说神仙中间的八人。但在北宋，吕洞宾已占首席。八人在几方面被借重。王重阳教所要的是锺、吕，据全真教，锺、吕应与刘海蟾、王重阳为伍的。画工又要了李、蓝，因为别致。南宋民间要了徐神翁，他在北宋末，而较近于临安。戏剧及绘画互相推移形成此锺、吕、蓝、韩、李、张、曹、徐，或锺、吕、蓝、韩、李、张、曹、何。也是慢慢演变而成，并非一时固定。戏剧及绘画所以需要，皆为祝寿。南宋如迎赛已用八仙，则《庆寿》戏本已存在，否则装扮无可摹拟。绘画及戏剧所以用八

人，因对称及掩映之故。《蟠桃会》及《八仙庆寿》的戏本如先存在，那末后来的神仙戏的题材不得不集中于锺、吕度脱的故事，否则是不能应用《蟠桃会》及《庆寿》的现成的热闹排场，而庆贺之意不尽。所以如陈季卿为吕洞宾所度的《竹叶舟》本也可以产生而得力。此故事的产生距他们在传说时代已远。但为编剧者所乐用，或为编剧者乱造的，所以然的原因是如借用《庆寿》本排场为末折则甚为便当。此所以唐宋八仙传说复盛于元明之故。

或者又有一个疑问。观元剧如《蓝采和》《城南柳》《铁拐李岳》多哭闹之事，是否适宜于庆贺？此点伶人不管，世俗的人也无所谓，到高雅的周宪王就不很舒服了。所以他要改订。《诚斋杂剧》《瑶池会八仙庆寿》本序云：“庆寿之词，于酒席中伶人多以神仙传奇为寿。然甚有不宜用者，如《韩湘子度韩退之》《吕洞宾岳阳楼》《蓝采和心猿意马》等本，其中未必言词尽皆善也。故予制《蟠桃会》《八仙庆寿》传奇，以为庆寿佐樽之设，亦古人祝寿之意耳。”明初的周宪王同我们一般见解，有许多神仙剧是不适宜于祝寿的。但观此序，则元人用神仙传奇以应庆寿之需是毫无疑义了。《蟠桃会》等本，本来有的，观陶氏《辍耕录》即明白，诚斋杂剧大都依据元人排场；而此言新制，乃新制词。他在《蟠桃会》剧

本序即说，他本来偶填南吕宫庆寿词一曲，后来值其初度之辰，构成传奇一部，付之歌喉。至于他这两本中所用的八仙，以及同场唱曲的情形，与金元本大概一样，而元人“度脱剧”中的末折同场唱曲，其排场必有一定规矩。戏剧因排场之故，不能不有保守性。此组八仙的组成，正值宋元戏剧产生之际，他们先在戏剧中占好地位，后世竟无以易之了。

庆寿戏不必用八仙，前引《蟠桃会》剧本有南极仙翁、嵩山仙子、毛女可证。但八仙不可少者，此关于脚色分配之关系。戏班脚色分生、旦、净、丑四种，而生可分为生、小生、外；旦可分为旦、贴、老旦。如此其数适得八。锺吕八个，个性各别，用之于绘画，则如元美所言，相映成趣；用之于戏剧，则可尽班中脚色，纳于同场，而分配均匀矣。或曰：旦有三，今八仙中仅一何姑为女子则如何？曰：今以贴扮何姑，正旦及老旦则择八仙中嗓音相似者扮之。通常以旦扮韩湘，以老旦扮蓝老。赵瓯北《陔余丛考》《八仙》条云：“女仙三人蓝采和，何仙姑，”令人纳闷。下云：“是蓝采和乃男子也，今戏本硬差作女妆。尤可笑！”瓯北不知道戏，而据戏本以考，故笑世俗以蓝为女仙，实则世俗固未尝如此。戏中以旦脚扮男，此常有事，如《邯郸梦》《西牒》折（俗称《番儿》），打番儿汉系男子而以旦演唱是，观剧本必误

会。

总括上文，此八仙的构成，有好多原因：（一）八仙空泛观念，本存在于道家。（二）唐时道观有十二真人图等，为画家所专工，此种神仙图像可移借为俗家祝寿之用，因此演变成此八仙图，至久后亦失去祝寿之意，但为俗家厅堂悬画，改为瓷器，则成摆设。其用意与“三星”同，祝主人吉祥长寿之意。（三）戏剧本起于宴乐，《蟠桃会》等本为应俗家寿宴之用的，神仙戏亦多用以祝寿。其中八仙排队最受欢迎，适合戏剧的组织。（四）此八人的会合，约略始于宋元之际。（五）此八人的会合并无理由，在绘画方面，犹之唐宋道家画《十二真人图》，南宋板面雕四美人，宋元俗画《七贤过关图》的随便的组合。戏剧方面，名录颇有出入，也从演变而渐渐固定的。从这样看来，八仙的组成与真正的道教的关系很浅。只有锺、吕两人有两重人格，一是神仙，二是教主。所以他们一边加入为民俗艺术所采用的神仙集团，一边被全真教推尊为祖师。然则全真教应该只尊锺、吕为祖师了，但后来又容纳另外数仙，而认为别派。此是晚起，显系化于民俗。以研究道教著名的日本小柳博士到北平白云观收辑史料，从他所得材料中，我们知道我们所谓八仙中另外有几个人也已加入祖师之列。《白云观志》卷三载白云观迎宾梁至祥在民国丙寅年抄出《诸真宗派

总簿》《宗派源流目录》。今录有关于此八仙之祖师及其在名录中之次第如下：

第四 东华帝君 少阳派

第五 锺离帝君 正阳派

第六 纯阳帝君 纯阳派

第四四 纯阳祖师 天仙派

第四七 纯阳祖师 蓬莱派

第五十 果老祖师 云阳派

第五一 铁拐祖师 云虚派

第五二 何仙姑祖师 云霞派

第五三 曹国舅祖师 金丹派

[案]：正如浦江清先生所揭示的，作为出身于道教的八仙，其民俗的内涵早已掩没了它的宗教内涵。而



武强年画中的另外一套八仙组合

锺吕“八仙”的最后定型虽然是在元明时期，但“八仙”这一概念的民俗文化内涵却是很早就形成了。但锺吕“八仙”的出现对于宗教也不是全无意义的，它使得中国古代的神仙从方士、隐逸、教主，最后发展到市井，这一逐步平民化的过程从表面上是道教的进一步普及，但从本质上却使道教终于走向末路，宣告了古代神仙学的终结。神仙的游戏人生最后成为一场人生游戏。

这种人生游戏性质还表现在，人们如果一旦觉得锺吕八仙的热闹场面已经看腻，就可以再造出类似的新鲜玩意。就“八仙”来说，除了锺吕一组之外，人们又做了新的组合，即彭祖、骊山老母、寿星、禄星、东方朔、张道陵、张仙、陈抟的“上八仙”和广成子、鬼谷子、李八百、刘海蟾、麻姑、孙臆、和合二仙的“下八仙”（这两组神仙也是七男一女，其形象之多异与八仙亦相似，显然是锺吕八仙的仿制品）。这正如人们可以在十八罗汉之后再弄出五百罗汉甚至一千五百罗汉一样（听说在四川的一些新造的或翻新的庙宇里正在进行着这种罗汉数量的竞赛）。可是仿制品只可以热闹一时，真正持久的还是正牌的锺吕八仙。

另对浦先生文章稍做一下注释。

葛永瑰即葛永瓚，又作葛瓚。唐人小说有韦皋梦仙人葛瓚故事，而道教二十四治中有葛瓚山治（本名上清

治，后杨先贤、蒲高远、葛永瓚上乎于此，遂更名为葛瓚治）。当然与葛洪或葛玄无关。

风僧寿应是风僧哥之误。风僧哥为北宋末年人，与刘快活、王老志同时而名稍逊。见《铁围山丛谈》卷五。

“十二真”做为古代绘画题材，其所选人物也是不固定的，除《宣和画谱》所载张素卿的十二仙真之外，米芾《画史》中又有“西山十二真”图，那显然是许逊及其徒弟了。

道士中无董仲舒而有董仲君，见葛洪《神仙传》、王嘉《拾遗记》、《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各书做董仲舒者均误。

李铁拐（铁拐李）

《铸鼎余闻》卷四：

元人杂剧有岳百川《李铁拐乐》。

《历代神仙通鉴》卷一：

长淮有桓神氏，亦善修炼之学。出驾六蜚（与“飞”通）羊，头弯一角，肋排六翅，其行若电。巡行天下，人民从其化。治世三百岁，亦隐而不现。

《历代神仙通鉴》卷四：

宛丘窃闻赤松曰：“形体魁梧者为谁？”赤松曰：“古桓神氏也。善导出元神之术，更姓名曰李凝阳，惜未

得真道。”

《历代神仙通鉴》卷五：

（李凝阳居殽山岩穴间，欲从老子、宛丘生游华山）嘱新来之徒曰：“欲从游华山，倘游魂七日不返，方化我尸魄。”盖魂藏于肝，魄藏于肺，此法是魂与元神出游，留魄独居于尸。尸过七日，无元阳则腐败，故令焚却也。凝阳抵暮至山居，悄无一人，尸壳不知何在。寻至弟子家问其由。弟子名郎令，为人笃孝，故凝阳收为徒。凝阳赴华山才六日，不意其兄来报母疾甚危。郎令急欲回家，又受师长之嘱，一宵辗转不寐，候至日午，犹不同山，乃与其兄扶尸至岩前，举火焚化，归家视母。凝阳失魄无依，林中有一饿殍，凝阳指曰：“即此可矣！”从凶门而入，跳起四顾，凡视听言动，悉我前身无异。倾出丹来服毕，（按：丹为老子所赠），壶卢忽起道金光。凝阳仰视之，隐隐有一人，黑脸蓬头，卷须巨眼，跛右一足，形极丑恶。正惊讶，老子随后拍手曰：“草脊茅檐，毁窗折柱，此室陋甚，何堪寄寓！”凝阳始知失却本来面目，复欲跳出。老子急止之曰：“当在质外求之，不可着相。我有金箍束汝乱发，铁拐拄汝跛足。只须功行完满，是异相真仙也。”凝阳依言结束，以手扞两眼如环，遂自号“李孔目”，世称为“铁拐李先生”。常随老子、宛丘同游讲学。



铁拐仙（日本刊刻《列仙图赞》）

《历代神仙通鉴》卷一五：

丹霞山：东华齐阳启元帝君李凝阳。

《列仙全传》卷一：

铁拐先生，李其姓也。质本魁梧，早得道。修真岩穴时，李老君与宛丘先生尝降山斋，海以道教。一日，先生将赴老君之约于华山，嘱其徒曰：“吾魄在此，倘游魂七日而返，若甫可化吾魄也。”徒以母疾迅归，六日而化之。先生至七日果归，失魄无依，乃附一饿殍之尸而起，故形跛恶，非其质矣。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四〇：

按《续文献通考》，李铁拐，或云隋时峡人，名洪水，小字拐儿，又名铁拐。常行丐于市，人皆贱之。后以铁杖掷空，化为龙，乘龙而去。一说李本伟丈夫，常遇老君得道。后出神往朝老君，与其徒约以七日不返，焚其尸。后六日，其徒以母疾，遽焚而去。李还，附一丐者尸起，故足跛而貌更丑恶。

按《幽怪录》，张居士者，宋朝都吏也。与妻冯氏俱好道，建辅真道院于湖墅。家住修文坊扇子巷内，设辅真道院药局济人。一日，设斋百分，先期散依子，至日赍此赴斋。临期止收九十九依子。斋讫，此心终不满。后因往辅真道院，见所塑铁拐仙上有一依子，题云：“特来赴斋，见我我不采（疑当是“睬”字）。空腹而归，依缚我拐。”

按《济南府志》，明于半仙居淄川城西冶头店，性质朴无伪。家有铁拐仙人画像，于日具香纸斋奉。阅数岁，尝早起趋县役，天尚昧。中途见一人，宛然所供画像。曰：“非吾李仙师？”遂随，挽衣求度。曰：“汝随我行，慎勿开目。”须臾至一处，开目视之，则波涛拍天，茫无畔岸，乃东海也。惊怖不敢进，苦告归。因探囊中金与之。于旬日方抵家，稍稍言其事，后年至九十，无疾而终，人称之谓“于半仙”。

按《贵州通志》，谭守真，本卫

冠带总旗，幼慕高风，悟真修息，习先天道教，逐魅驱邪，屡有灵验。然性甚孤介，不屑为黄白之术。一日，遇跛乞愿从服役。未几，病且疥，臭秽不可近。守真贍养数年，略无憎意。及死，棺敛之，葬于卫之西郊。是日，有遇于偏桥道中者，自言姓李，且曰：“为我致声主人，吾有遗于墓，以酬数年之养。”守真惊讶，启棺视之，则符箓一帙，令牌一具。始悟其姓，知为铁拐仙也，追悔无及。嗣后亢旱，祷祈无不立应。传五世皆然。当事以“道彰天泽”旌表其门。符箓旋被有力者攫夺，令牌亦失，术遂不传。

《神仙传》卷三：

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历世见之，时人计其年八百岁，因以为号。或隐山林，或出市廛。知汉中唐公昉有志，不遇明师，欲教授之，乃先往试之，为作客佣赁者，公昉不知也。八百驱使用意，异于他客，公昉爱异之。八百乃伪病困，当欲死。公昉即为迎医合药，费数十万钱，不以为损，忧念之意，形于颜色。八百又转作恶疮，周遍身体，脓血臭恶，不可忍近。公昉为之流涕曰：“卿为吾家使者，勤苦历年，常得笃疾，吾取医欲令卿愈，无所怪惜。而犹不愈，当如卿何？”八百曰：“无疮不愈，须人舐之当可。”公昉乃使三婢，三婢为舐之。八百又曰：“婢舐不愈，若得君为舐之，即当愈耳。”公昉即舐。

复言无益，欲公防妇舐之最佳，又复令妇舐之。八百又告曰：“吾疮乃欲差，当得三十斛美酒浴身当愈。”公防即为具酒，着大器中。八百即起，入酒中浴，疮即愈，体如凝脂，亦无余痕。乃告公防曰：“吾是仙人也。子有志，故此相试，子真可教也。今当授子度世之诀。”乃使公防夫妻并舐疮三婢，以其浴酒自浴，即皆更少，颜色美悦。以丹经一卷授公防。公防入云台山中作药，药成，服之仙去。

《铁围山丛谈》卷五：

魏汉津，黥卒也，不知何许人。自云遇李良仙人，以其八百岁，世号“李八百”者，得尸解法已六世，尸解复投他尸而再生。

〔案〕李铁拐即投他人尸而再生者。或言李铁拐即李八百者，不为无据。可参看《三才图会》李八百与李铁拐二图，其形似俨如一人。

《陔余丛考》卷三四：

铁拐李，史传并无其人，唯《宋史·陈从信传》有李八百者，自言八百岁，从信事之甚谨，冀传其术，竟无所得。又《魏汉津传》，自言师事唐人李八百，授以丹鼎之术。则宋时本有李八百者在人耳目间，然不言其跛而铁拐也。胡应麟乃以《神仙通鉴》所谓刘跛子者当之，然刘、李各姓，又未可强附。《续通考》又谓隋时人，名洪水，小字拐儿，亦不言所

出何书，则益无稽之谈也。

《集说诠真》引《通考全书》：

铁拐李者，姓李名孔目，有足疾。西王母点化升仙，封东华教主，授以铁拐，前往京师，度汉大将军钟离权。加封紫府少明君。

《集说诠真》引《事物原会》：

李元中者，唐玄宗开元、代宗大历间人。学道于终南山，四十年，阳神出舍，为虎所残。得一跛丐乍亡者而居之，人不得知也。

《八仙考》：

跛仙难有着落。《陔余丛考》云：“铁拐李史传并无其人，惟《宋史》《陈从信传》有李八百者，自言八百岁，从信事之甚谨，冀传其术，竟无所得。又《魏汉津传》自言师事唐人李八百，授以丹鼎之术，则宋时本有李八百者在人耳目间，然不言其跛而铁拐也，胡应麟乃以《神仙通鉴》所谓刘跛子者当之，然刘、李各姓，又未可强附。《续通考》又谓隋时人，名洪水，小字拐儿，亦不言所出何书，则益无稽之谈也。”

按跛仙故事有二。元人杂剧以为铁拐李本姓岳，岳伯川有《吕洞宾度铁拐李岳》剧。岳寿在郑州做都孔目，因忤韩魏公而惊死。吕洞宾使其借李屠之死以还魂，度登仙箓。此剧故事，并不出奇，因元时有《黑旋风借尸还魂》等剧，已成俗套。不过写人情有极深刻悲惨处。此种剧本那能

作祝寿之用？前边已经说明。这故事的来历不明。《曲海总目提要》云：“伯川姓岳，或其宗人事，或借以自喻，俱未可定”，总不是个很好的说法。

另外一个故事，是《东游记》的故事，大家熟悉的。说是李玄得道以后，离魄朝山，请其徒守尸，说明七天回来，而其徒守到六天，母病回家，把尸焚化，遂借一饿草还魂，故名铁拐李或李铁拐。此说法不知始自何时。但在明嘉靖、万历年间，似还不甚普遍，王世贞考八仙，能考其七而疑其一，其一即跛仙。王世贞说：“独闻之乱云，讳元中，开元大历间人也。于终南山学道四十年，阳神出舍，为虎所残，得一跛丐亡亡者而居之。”《东游记》言其徒弟焚化尸首，较此更妙，《东游记》故事当后出。

元剧及明小说乱语，皆言借尸还魂事。其原因或者因为神仙不应如此难看，所以造成此类传说。而实际上跛仙之所以能加入八仙，而为绘画及戏剧所欢迎的，就是因为别致，状貌的怪，可以动人。重要处在他的“拐”，至于姓李姓岳，都无关系。赵翼固执认为胡应麟不应以刘跛子当之，也可以不必。

刘跛子是北宋大观中人，往来京师，在人耳目。赵道一《真仙通鉴》卷五十有传。宋僧惠洪《冷斋夜话》卷八记刘跛子事二则，此即为赵氏所本。因《夜话》习见，且赵书有可补

正者，故录赵氏：

刘跛子，青州人也。拄一拐，每一岁必一至洛中看花。张丞相召自京湖时，与客饮市桥。客闻车骑过甚盛，起观之。跛子挽其衣使且饮。作诗曰：“迁客湖湘召赴京，轮蹄相送一何荣。争如与予市桥饮，且免人间宠辱惊。”陈莹中素爱之，作长短句赠之曰：“槁木形骸，浮云身世，一年两到京华。又还乘兴，闲看洛阳花。闻道鞦红最好，春归后，终委泥沙。忘言处，花开花谢，不似我生涯。年华，留不住，饥餐困卧，触处为家。这一轮明月，本自无瑕。随分冬裘夏葛，都不会赤水黄芽。谁知我，春风一拐，谈笑有丹砂。”宋徽宗政和中寓兴国寺，人计其寿百四五十许。（下略）

惠洪与刘跛子同时，《冷斋夜话》中记他赠跛子诗有云：“相逢一拐大梁间，妙语时时见一斑；我欲从公蓬岛去，烂银堆里见青山。”“春风一拐”及“一拐大梁间”皆是妙语。时人颇赏其人，见诸歌诗，后世留有图画，甚属可能。而况刘松年南宋画家，与他同宗，则《跛仙图》或者就画他的本家的。跛仙以刘跛子当之，而蓝采和以许坚当之，可为双绝。

若云不然，则再找一人。检《南岳总胜集》“圣寿观”条云：

圣寿观去庙北登山七里，唐咸通中建。（中略）太平兴国中有跛

仙，遇吕洞宾于君山，后亦隐此。行灵龟吞吐之法，功成回岳麓，自号潇湘子，尝云：“我爱潇湘境，红尘隔岸除。南山七十二，惟喜洞真墟。”元祐间常有白鹤栖鸣于杉松之上，三日而去。宣和元年，改寿祺。

《南岳总胜集》南宋初年人集订。此人既无姓名且为纯阳弟子，以当八仙中的跛仙，无有不合处。此文言遇吕洞宾于君山，可证北宋时人，以吕洞宾为往来岳州，出没洞庭的神仙。于前言可加佐证。其言太平兴国乃元祐后人过分造得早一点，不可确凿信之。

一点不错，到元代，北宋末的刘跛子与南岳的跛仙已捏合了。《续道藏》《吕祖志》卷三“跛仙遇道”条，“长沙刘跛仙遇洞宾于君山，得灵龟吞吐之法，功成归隐。（下略）”所谓“功”，或者就是炼形之类，所以元人有《拐仙炼形图》。“李”，可以说是“刘”字的音讹。“岳”及“孔目”竟难知其来历。

〔案〕传说中的李铁拐，为八仙中年代最久远、资历最深的一位，实际上，他却是八仙中见诸文献较晚的一位。元人岳百川杂剧《吕洞宾度铁拐李岳》始载之，且以为吕洞宾弟子。至明代传说渐多。《历代神仙通鉴》称古有佢神氏，更姓名为李凝阳，从老子游云云，年代居然推至上古。至《续通考》所举或云隋时峡

人，名洪水，小字拐儿。事虽无稽，但或有所本，当为民间流传的某个传说，因主人公名“拐儿”，遂附会于李铁拐。

又，宋代实有刘跛子其人。又传说南岳圣寿观曾有跛仙，遇吕洞宾于君山，南宋有《跛仙图》，均不详其姓名。又《齐东野语》卷一云：“有道人于山间结庵，炼丹将成。忽一日入定，语童子曰：‘我去后，或十日、五日即还。谨勿轻动我屋子。’后数日，忽有扣门者，童子语以师出未还。其人曰：‘我知汝师死久矣。今已为冥司所录，不可归。留之无益，徒臭腐耳。’童子村朴，不悟为魔，遂举而焚之。道者旋归，已无及。”民间口耳相传，数事渐相附会，遂成为李铁拐矣。

锺离权（汉锺离）

《宣和书谱》卷一九：

神仙锺离先生名权，不知何时人，而间出接物。自谓生于汉，吕洞宾于先生执弟子礼。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一六引《三余赘笔》：

今之道家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者，谓自东华少阳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汉锺离权，权授唐进士吕岩、辽进士刘操。



鍾离权（明刊《仙佛奇踪》）

《历代神仙通鉴》卷九：

丁酉三年，西番入寇。中郎将锺离简举弟权奇才神勇，征拜为大将，命征吐蕃。其先雍州渭城人（即咸阳）。父章于元初中为征北胡有功，封燕台侯，作宦云中。诞生权时，白昼有一长人，云是上古黄神氏，当托生于此，大踏步入卧房，见异光数丈如烈火。其日乃四月十五，生下不声不哭不食，至第七日跃然而起，曰：“身游紫府，名书玉清（一作玉京）”。自幼知识轻重，因名权。及壮，脸如丹涂，俊目美髯，身長八尺。仕为谏议大夫。奉诏北征，梁冀忌之，发嬴卒二万。才至，羌人乘夜劫营，军士尽散。权独骑奔山谷，迷道。（遇王

玄甫）受以长生真诀及金丹火候、青龙剑法。避入华山，号和谷子，自称天下都散汉。东游泰山，遇华阳茅真人。茅君即以李真多所授太乙刀圭、火符之诀出传。号为正阳。入崆峒，谒见老君，赐号曰云房。汉将锺离权道既成，天诏封号太极左宫真人。或现或隐，历魏及晋。仕为大将，镇守代郡，半其姓名曰金重见。军中丫头坦腹，手摇棕扇自若，赤面伟体，龙睛虬髯。及晋帝骄奢，锺祖见北运将兴，遂解印去。

《云笈漫钞》卷二：

《诗寄太原学士》：“风灯泡沫两相悲，未肯遗荣自保持。颌下藏珠当猛取，身中有道更求谁。才高雅称神仙骨，智照灵如大宝龟。一半青山无买处，与君携手话希夷。元祐七年九月九日锺离权书。”颍川庄绰跋云：昔维扬有何仙姑者，世以为谪仙，能与其灵接。一日锺离过之，使治黄素，乃书此诗。吕公亦跋其后，令侯王学士至而授之。后数日，王古敏仲自貳卿出守会稽，至维扬，访姑，即以与之。王秘不示人。宣和丙午，其子诚为西京留司御史，绰有中外之好，得其临本。后王氏家残于兵。

《铁围山丛谈》卷五：

老王先生老志者，濮人。往来市间，遇一丐人，见辄乞大钱。一旦丐人自言：“我锺离生也。”因授之丹。老志服其丹，始大发狂，遂能逆知未

来事。

〔案〕王老志，为北宋末年著名“仙人”，《宋史》卷四六二有传，另可参见《铁围山丛谈》《程史》《瓮牖闲评》及《历世真仙体道通鉴》。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三一：

真人姓锺离名权，后改名觉，字寂道，号和谷子，一号正阳子，又号云房先生，燕台人也（一云京北咸阳人，曾祖讳朴，祖讳守道，父讳源，皆汉代著名）。父列侯，至云中府生。仙诞之时，异光数丈，状若烈火，侍卫皆惊。真人之相，顶圆额广，耳厚肩长，目深鼻耸，口方颊大，唇脸如丹，乳远臂垂，如三岁儿，昼夜不哭不食，第七日跃而有声曰：“身游紫府，名书玉京。”其音如钟，行如奔马，童稚莫之能及。（一云：少攻文学，仕汉至谏议大夫，因表李坚边事，谪官江南，汉祚既终，历魏仕晋。）及壮，仕晋为大将，统兵出战西北土蕃。两军交锋，忽天大雷电，风雨晦暝，人不相睹，两军不战自溃。（一云：晋武帝时，命与偏将军周处攻征失利。）真人独骑奔逃山谷，迷失道路，夜进深林幽涧，期以全生。乃遇一胡僧，蓬头拂额，体挂草结之衣，引行数里，到一村庄，曰：“此东华先生成道之所，将军可以歇泊。”揖别而退。（一云：遇一僧人，遂问而无语，以手遥指东南庙宇，门前见二衣青道者，遂问：“此何方也？”答曰：“此紫府少阳帝君所居也。”）真人未敢惊动庄中。

良久，忽闻人语云：“此碧眼胡僧饶舌相挠。”庄中一老人披白鹿裘，扶青藜杖，抗声前曰：“来者非大将军锺离权否？”真人应曰：“是。”老人复曰：“尔何事不寄宿山僧之所？”真人闻而大惊，心想曰：“必异人也。”是时已失虎狼之威，遽有鸾鹤之志，不觉回心向道，哀求度世之方。于是老人授以长生诀，真诀、赤符玉篆金科灵文、金丹火候、青龙剑法，嘱之勤行。真人告辞出门，回顾庄居，不见其处，自是领悟玄旨。一云：自知夙有仙骨，故摆脱世故，冀绍仙果。首遇上仙王玄甫，得长生再遇华阳真人，传太乙刀圭火符内丹，洞晓玄玄之道。一云：昔轩辕黄帝得金丹秘诀，以玉匣藏于寿春县东紫金山悬钟洞。真人得遇师传之后，复游云水，至鲁，居邹城，入崆峒，于紫金四皓峰居之。遇仙人引入洞，获玉匣秘诀，至德内全，遂终妙道。（《全真传》云：安人生于汉代四月十五日，于晋朝五月二十日下升，不记何年。）

《香祖笔记》卷一二：

陈仲醇云：溧阳人家有锺离权书花押，如一剑状。则是神仙亦有押字。

《少室山房笔丛》卷四〇：

《宣和书谱》云：神仙锺离先生名权，不知何时人，而间出接物，自谓生于汉。吕洞宾于先生执弟子礼，有问答语及诗成集。状其貌者，作伟

岸丈夫，或峨冠绀衣，或虬髯蓬鬓，不冠巾而顶双髻，文身跣足，颀然而立，睥睨物表，自称“天下都散汉”，又称“散人”。尝草其为诗云：“得道高僧不易逢，几时归去得相从。”字画飘然有凌云之气，非凡笔也。元祐七年七月录诗四章赠王定国，多论精勤志学、长生金丹之事，暨可读，终自论其书，谓学龙蛇之状，识者信其不诬。今御府所藏草书，一观此则鍾离之像，虬髯蓬鬓、双髻跣足者，与今所传正同。盖宋时羽士，假托鍾离权，以诳王定国辈，其诗实唐鍾离权所作而假托者。不详其世，以为即汉鍾离昧，故自称生于汉，后世因以汉鍾离目之。盖其来非一日矣。定国为其所欺可耳，而蔡元长辈于唐诗亦漫不考，何耶？宋人《淳化帖》、《博古图》二书，每供识者谈噉。然《宣和书画谱》误处亦不在二书下。杨用修尝叙《宣和谱》，而论鍾离乃以杜诗有“近闻韦氏妹，远在汉鍾离”之句，世人遂贗作此名，大可笑也。

《西湖游览志》卷一—：

自合洞桥折而南，度佛国山门，为下天竺讲寺、灵鹫峰……“佛国山门”，旧为鍾离权书，后改张即之书。

《陔余丛考》卷三四：

鍾离权，见《宋史·陈抟传》：陈尧咨谒抟，有髻髻道人先在坐。尧咨私问抟。抟曰：“鍾离子也。”又《王老志传》：有丐者自言鍾离先生，以

丹授老志。服之而狂，遂弃妻子去。

《集说论真》：

汉鍾离，姓鍾离名权，字云房，京兆咸阳人。仕汉为将军，后隐晋州羊角山，为正阳帝君（见《吕祖全书》）。一云：鍾离权尝为偏将，从周孝侯（按《晋书》：周处字子隐，江苏宜兴县人，仕晋太康朝。歿于战，谥曰孝）。战败，入终南山，遇东华五真人，得道。至唐始出度纯阳（即吕洞宾）。自称“天下都散汉”（见《事物原会》）。按《订讹杂录》：汉鍾离权，唐人。今误为汉将鍾离昧，非。盖汉鍾离乃地名，非人名。

《八仙考》：

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四云：“鍾离权见《宋史·陈抟传》，陈尧咨谒抟，有髻髻道人先在坐，尧咨私问抟，抟曰鍾离子也。又《王老志传》有乞者自言鍾离先生，以丹授老志，服之而狂，遂弃妻子去。今通行本《宋史·陈抟传》无此数语，比瓯北所见不同，当有脱夺。或瓯北误记。《道藏》本元赵道一《真仙通鉴》《陈抟传》有之。鍾离权见于正史者仅此二条。王老志是宋徽宗时方士，他称鍾离已甚后。《陈抟传》则前已论及，大概是宋仁宗时人作，此时吕洞宾、鍾离权的传说盛了，或者做《陈抟传》的人援引他们以重陈抟，亦非信史。

郑景璧《蒙斋笔谈》记吕洞宾

事，提及鍾离，说：“权汉人，迹者自本朝以来与权更出没人间。权不甚多，而洞宾踪迹数见。好道者每以为口实。”“权不多见”，所以北宋人的笔记甚少提及。元祐时，他有诗送给王定国，后归入徽宗御府。《宣和书谱》卷十九记载鍾离权事较详：

神仙鍾离先生，名权，不知何时人。间出接物，自谓生于汉。吕洞宾于先生执弟子礼，有问答语及诗成集。状其貌者，作伟岸丈夫，或峨冠绀衣，或虬髯蓬鬓，不冠巾而顶双髻。文身跣足，颀然而立，睥睨物表，真是眼高四海而游方之外者。自称“天下都散汉”。又称“散人”。尝草其为诗云：“得道高僧不易逢，几时归去得相从。”其字画飘然有凌云之气，非凡笔也。元祐七年七月，亦录诗四章赠王定国。多论精勤志学长生金丹之事，粲粲可读。终自论其书以谓学龙蛇之状，识者信其不诬。

所言有问答语，即今所传《鍾吕传道集》，多言内丹事，今存《道藏》《洞真部》《修真十书》内。此书说是唐施肩吾编集的，亦不可信，胡应麟已疑之。

《太平广记》无鍾离权，鍾离权的神仙说起于北宋。杨慎《丹铅录》：“仙家称鍾离先生者，唐人鍾离权也，与吕嵒同时。韩洞泉选唐诗绝句，卷末有鍾离一首，可证也。近世俗人称汉鍾离盖因杜子美元日诗有“近闻韦

氏妹，远在汉鍾离”流传之误，遂附会以鍾离权为汉将鍾离昧矣。杨慎认为汉鍾离的说法是明代的事，并且流俗致讹之由因于杜诗，最为可笑。胡应麟《丹铅新录》专驳杨氏书，于此条下论云：“夫汉鍾离地名，而以为神仙，则韦氏妹即何仙姑耶？书此发读者一大噓。”鍾离之称汉，当然与杜诗无关，且不出于近世俗人之言，因《宣和书谱》已言“自谓生于汉”，而郑景璧《蒙斋笔谈》亦说“权汉人”，杨氏诚为失考。

杨慎以鍾离权入唐，所据者有诗入唐诗选本。胡应麟亦以鍾离入唐，他以为王定国所得诗轴，乃宋人录唐诗以欺王定国。《庄岳委谈》：“盖宋时羽士假托鍾离权以诋王定国辈，其诗实唐鍾离权所作，而假托者不详其世，以为即汉鍾离昧，故自称生于汉，后世因以汉鍾离目之。”胡氏以王定国所得为贗品，而信唐时有鍾离权，亦倒果为因。因为鍾离神仙的传说起于北宋庆历以后，与吕洞宾传说同时。吕先生留题记及诗词甚多，宋人已有《回仙录》等辑本，鍾离权亦留墨迹在人间，人以吕嵒为唐末进士，以其诗词入唐，联带亦以他传说中的老师入唐耳。实际上唐时亦无鍾离权其人，唐诗选本末附神仙诗，皆存疑之品，以鍾离诗入唐，何不以之入汉欤？

岳州吕真人《自记》称一再遇鍾离，尽得希夷妙旨，是以他为希夷先

生陈抟的弟子；与宋仁宗时或稍后作《陈抟传》的人以鍾吕一为剑仙，一为髯髻道人，皆来陈抟斋中，因此见陈抟的神异，是互相矛盾的。但两处称鍾离或鍾离子，是地名，法号，或姓，不得而知。至于姓鍾离而名权，则北宋元祐前后所知，《蒙斋笔谈》述及，王定国得诗可证。乃宋哲宗时事了。状其貌者作伟岸丈夫，虬髯蓬鬓，睥睨物表，而藏其墨迹者则爱其草书之妙，认为毕竟是仙人之笔。洪迈《夷坚支志》丁卷第十；

淳熙十一年漂汤仓斗子，坐盗官米黥配，而籍其家。得草书二轴，题云庚申岁书，其名权，花押正如一剑之状，盖鍾离翁也。其诗云：“露滴红栏玉满畦，闲抛象履到峰西，但令心似莲花洁，何必身将槁木齐。古堦细香红树老，半峰残雪白猿啼，虽然不是桃源洞，春至桃花亦满溪。”李粹伯跋之曰：“字画放逸，有翔龙舞凤之势，脱去寻常畦迳，非得于心而应于手者，不能尔。飘飘然神仙风度，固有所本”云。真本藏于建康府治府资库，绢素縹饰处皆断裂，独字画不动。景裴尝见之。庚申岁者，岂非艺祖创业建隆元年乎？

此诗韶秀可爱，今《全唐诗》录鍾离权诗，反失收此首。洪迈见署名权字草书作一剑之状，因以考定为北宋所传之鍾离子。他以庚申岁为北宋初的庚申，是信权为五代间人，特别

提一句“岂非艺祖创业之建隆元年乎？”发人深思。大概在洪氏心目中，以此虬髯蓬鬓的伟岸丈夫，也如唐人小说里的虬髯客一样，当初是有雄图霸略的，后来见艺祖登极，天下已定，遂入山隐居了。但他既是五代人安能赠诗与王定国，何以又在庆历后传说起，此皆不可究诸的问题。

他的雄图霸略虽不遂，但不料作了后世道教的祖师。因为王重阳教自谓出于鍾、吕，他在全真教的系统上变为东华帝君的大弟子，纯阳吕真人之师。到元世祖至元六年封赠五祖七真，正阳鍾离真人赠正阳开悟传道真君，元武宗至大三年加赠正阳开悟传道垂教帝君。他实际上并无事迹可传，而几个汉代的鍾离建设成他的履历。赵道一《真仙通鉴》卷二十《鍾离简传》：“鍾离简后汉人，为郎中，与弟权俱入华山三峰得道。后道备，白日升天。”以鍾离权为鍾离简之弟。赵道一如此说，未免太微小一点。《金莲正宗记》的传据《庐山金泉观记》，云：“曾祖讳朴，祖讳守道，父讳源，当后汉末年，皆据要津，有功于国，世济其美。先生讳权字云房，号正阳子，京兆咸阳人也。少工文学，尤喜草圣。身長八尺七寸，髯过脐下，目有神光，仕至左谏议大夫。因表李坚边事不当，谪为南康知军。汉灭之后，复仕于晋，及武帝时与偏将周处同领兵事，屡出征讨，已而失利逃于乱山。（中略）至唐文宗开成

年间因游卢山遇吕公洞宾，授以天遁剑法。（下略）”《金莲正宗仙源像传》以为仕汉为将军。皆以为为将军，是世俗混汉将锺离昧，而道教中人据之，或以为仕汉为将军，或以为仕晋为将军耳。以为谏议大夫，是借汉人锺离意。王世贞《题八仙像后》：“将则锺离”，世俗固久以锺离为汉将军，而忘掉那个北宋间自称“天下都散汉”或“散人”善诗及草书的锺离权了。

庐山金泉观造仙迹，以锺离授吕公天遁剑法于庐山。而在宋时，吕公自记遇锺离于华山。如何说法？宋时石深所以说华山者因欲依附陈抟得希夷妙旨故。后来说锺、吕之道出于东华帝君，不要陈抟了，因此也不必华山了。

〔案〕锺离权，元时全真道奉为正阳祖师，列为北五祖之一。关于他的传说，最早当始于五代、宋初。《宣和书谱》、《夷坚志》、《宋史》等书均载其事迹。元马致远杂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有“汉锺离现掌着群仙录”句。民间多传说为汉朝大将，故曰汉锺离。然考史传均无丝毫痕迹，显系附会。或说因锺离权尝自称“天下都散汉”，后人遂以“汉”字属下，讹为汉锺离。或说其为唐人，汉锺离乃地名，非人名。二说均嫌穿凿。其实，锺离权其人原型当生于五代、北宋之际，《陔余丛考》引《宋史》两条所记锺离子者，不过一闲散道人，并无神奇耳。

张果老

《独异志》卷下：



张果（明刊《仙佛奇踪》）

玄宗朝，有张果老先生者，不知岁数，出于邢州。帝迎于内，礼敬甚。问，无不知者。一旦，有道士叶静能，亦多知解。玄宗问：“果老何人？”静能答曰：“臣即知之，然臣言讫即死，臣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跳足救臣，臣即能活。”帝许之。静能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讫，七孔血流，偃仆于地。玄宗遽往，果老徐曰：“此小儿多口过，不谄之，败天地间事耳。”帝哀恳久之，果老以水

嘿其面，复生。其后果老辞归邢州所隐之处，俄然不知所往。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四二：

按《唐书·方伎传》：张果者，晦乡里世系以自神，隐中条山，往来汾晋间，世传数百岁人。武后时遣使召之，即死。后人复见居恒州山中。开元二十一年，刺史韦济以闻。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见晤辄气绝仆，久乃苏。晤不敢逼，驰白状。帝更遣中书舍人徐峤赍玺书邀礼，乃至东都，舍集贤院。肩舆入宫，帝亲问治道神仙事，语秘不传。果善息气，能累日不食，数御美酒。常云：“我生尧丙子岁，位侍中。”其貌实年六、七十。时有邢和璞者，善知人夭寿；师夜光者，善视鬼。帝令和璞推果生死，懵然莫知其端。帝召果密坐，使夜光视之，不见果所在。帝谓高力士曰：“吾闻饮菴无苦者，奇士也。”时天寒，因取以饮果。三进颓然曰：“非佳酒也！”乃寝。顷视齿憔悴，顾左右取铁如意击堕之，藏带中，更出药傅其龈，良久，齿已生，粲然骈洁。帝益神之，欲以玉真公主降果，未言也。果忽谓秘书少监王迥质、太常少卿萧莘曰：“谚谓‘娶妇得公主，平地生公府’，可畏也！”二人怪语不伦。俄有使至，传诏曰：“玉真公主欲降先生。”果笑，固不奉诏。有诏图形集贤院。恳辞还山，诏可，擢银青光禄大夫，号通元先生，赐帛三百匹，给扶持二人。至恒山蒲吾县，未

几卒。或言尸解。帝为立栖霞观。

《太平广记》卷三〇“张果”条：

张果者，隐于恒州条山，常往来汾晋间。时人传有长年秘术。耆老云：“为儿童时见之，自言数百岁矣。”唐太宗、高宗累征之，不起。则天召之出山，佯死于妒女庙前。时方盛热，须臾臭烂生虫。闻于则天，信其死矣。后有人于恒州山中复见之。果常乘一白驴，日行数万里。休则重叠之，其厚如纸，置于巾箱中；乘则以水喂之，还成驴矣。开元二十三年，玄宗遣通事舍人裴晤，驰驿于恒州迎之。果对晤气绝而死。晤乃焚香启请，宣天子求道之意。俄顷渐苏，晤不敢逼，驰还奏之。乃命中书舍人徐峤，赍玺书迎之。果随峤到东都，于集贤院安置。肩舆入宫，备加礼敬。玄宗因从容谓曰：“先生得道者也，何发齿之衰耶？”果曰：“衰朽之岁，无道术可凭，故使之然，良足耻也；今若尽除，不犹愈乎。”因于御前拔去鬓发，击落牙齿，流血溢口。玄宗甚惊，谓曰：“先生休舍，少选晤语。”俄顷召之。青鬓皓齿，愈于壮年。一日，秘书监王迥质、太常少卿萧华尝同造焉。时玄宗欲令尚主，果未知之也，忽笑谓二人曰：“娶妇得公主，甚可畏也。”迥质与华相顾，未谕其言。俄顷有中使至，谓果曰：“上以玉真公主早岁好道，欲降于先生。”果大笑，竟不承诏。二人方悟向来之言。是时公卿多往候

渴。或问以方外之事，皆诡对之。每云：“余是尧时丙子年人。”时莫能测也。又云：“尧时为侍中。”善于胎息，累日不食，食时但进美酒及三黄丸。玄宗留之内殿，赐之酒。辞以“山臣饮不过二升。有一弟子，饮可一斗。”玄宗闻之喜，令召之。俄一小道士，自殿檐飞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旨趣雅淡。谒见上，言词清爽，礼貌臻备。玄宗命坐。果曰：“弟子常侍立于侧，未宜赐坐。”玄宗目之愈喜，遂赐之酒，饮及一斗，不辞。果辞曰：“不可更赐，过度必有所失，致龙颜一笑耳。”玄宗又逼赐之。酒忽从顶涌出，冠子落地，化为一榼。玄宗及嫔御皆惊笑，视之，已失道士矣。但见一金榼在地，覆之，榼盛一斗。验之，乃集贤院中榼也。累试仙术，不可穷纪。有师夜光者善视鬼，玄宗常召果坐于前，而敕夜光视之。夜光至御前奏曰：“不知张果安在乎，愿视察也。”而果在御前久矣，夜光卒不能见。又有邢和璞者，有算术。每视人，则布筹于前，未几，已能详其名氏、穷达、善恶、夭寿。前后所计算千数，未常不析其苛细。玄宗奇之久矣，及命算果，则运筹移时，意竭神沮，终不能定其甲子。玄宗谓中贵人高力士曰：“我闻神仙之人，寒燠不能察其体，外物不能挽其中。今张果善算者莫得究其年，视鬼者莫得见其状，神仙倏忽，岂非真者耶。然常闻谨斟饮之者死，

若非仙人，必败其质，可试以饮之。”

会天大雪，寒甚，玄宗命进谨斟果。果遂举饮，尽三卮，醺然有醉色，顾谓左右曰：“此酒非佳味也。”即偃而寝，食顷方寤。忽览镜视其齿，皆斑然焦黑。遽命侍童取铁如意，击其齿尽，随收于衣带中，徐解衣，出药一帖，色微红光莹，果以傅诸齿穴中，已而又寝，久之忽寤，再引镜自视，其齿已生矣，其坚然光白，愈于前也。玄宗方信其灵异，谓力士曰：“得非真仙乎。”遂下诏曰：“恒州张果先生，游方之外者也，迹先高尚，心入窅冥。久混光尘，应召赴阙。莫知甲子之数，自谓羲皇上人。问以道枢，尽会宗极。今则将行朝礼，爰申宠命，可授银青光禄大夫，仍赐号通玄先生。”未几，玄宗狩于咸阳，获一大鹿，稍异常者。庖人方饌，果见之曰：“此仙鹿也，已满千岁。昔汉武帝元狩五年，臣曾侍从，畋于上林。时生获此鹿，既而放之。”玄宗曰：“鹿多矣，时迁代变，岂不为猎者所获乎？”果曰：“武帝舍鹿之时，以铜牌志于左角下。”遂命验之，果获铜牌二寸许，但文字凋暗耳。玄宗又谓果曰：“元狩是何甲子？至此凡几年矣？”果曰：“是岁癸亥，武帝始开昆明池；今甲戌岁，八百五十二年矣。”玄宗命太史氏校其长历，略无差焉。玄宗愈奇之。时又有道士叶法善，亦多术。玄宗问曰：“果何人耶？”答曰：“臣知之；然臣言讫即

死，故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即得活。”玄宗许之。法善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訖，七窍流血，僵仆于地。玄宗遽诣果所，免冠跣足，自称其罪。果徐曰：“此儿多口过，不谪之，恐败天地间事耳。”玄宗复哀请久之。果以水喷其面，法善即时复生。其后果陈老病，乞归恒州。诏给驿送到恒州。天宝初，玄宗又遣徵召。果闻之，忽卒。弟子葬之。后发棺，空棺而已。（出《明皇杂录》、《宣室志》、《续神仙传》）

《南谿棹语》卷三：

岑嘉州曾见张果，集中有《谒张果先生》诗，云：“吾君感至德，元老欣来诣。”

《独醒杂志》卷十：

里谚有“张果老撑铁船”之语，以为难遇不可复见也。乡人杨元皋为举子时，尝梦人告曰：“子欲及第，除是撞着张果老撑铁船，”元皋心甚疑之。绍兴初，以乡举就吉州类试，一禅刹为试院，元皋试毕，忽回顾壁间，有画一老人撑船，旁题云：“此张果老撑铁船处。”元喜，以为符梦中之言。榜揭，吉州之士中者六七人，元皋预其一。元皋名迈。

《历代神仙通鉴》卷六：

中条有张老者，自言尧时甲子生，学问渊博，好穿素袍。附居山之阴，就学于玄女。

《历代神仙通鉴》卷一五：

王屋山东北仙官洞天（泽州阳城县）：

善化飞阳玄觉真君张果

《茶香室三钞》卷一八：

明李日华《六砚斋笔记》云：余杭洞霄宫石壁有张果老题字，云：“五百年后，吾当挑书再来。”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四二：

按《南昌郡乘》：张氲，晋州人，号洪崖子，隐姑射洞中。仙书秘典，无所不通。唐玄宗召问曰：“闻先生善长啸，可得闻乎？”氲即应声而发，声若鸾凤。寻还山，绝粒服气。洪州大疫，有狂道士市药，病者立愈。玄宗闻之，曰：“必氲也！”后询之，果然。三召不至。天宝末，忽大雾尸解。或云即张果老。

《通俗编》：

《太平广记》：张果老尝乘一白驴，日行数万里。休则叠之如纸，置巾箱中；乘则以水喂之，还成驴矣。按：俗言张果老倒骑驴，各传记未云。盖倒骑驴乃宋潘阆事。

《八仙考》：

张果者，唐玄宗时人，隐于中条山，应明皇诏入朝，道号通玄先生。事迹最早见于唐郑处晦《明皇杂录》，《太平广记》卷三十全袭其文，今不具录。其人见于正史，在八仙中是时代最早而且比较实在的一人。《旧唐书》及《新唐书》皆入方士传，大致依据郑书而删去过神之处以成文，但

所录亦已异常。传说的重要之部：一者，果乘一白驴，日行数万里，休则折叠之，其厚如纸，置于巾箱中；乘则以水喂之，还成驴矣。二者，果时，方士有叶法善，亦多术。玄宗问曰：“果何人耶？”答曰：“臣知之，然臣言讫即死，故不敢言。若陛下救臣即得活。”玄宗许之。法善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讫，七窍流血，僵仆于地。玄宗诣果所，免冠跣足，自称其罪。果徐曰，“此儿多口过，不遭之，恐败天地间事耳。”久之，果以水喂其面，法善即时复生。此二事新旧《唐书》皆删去。

考张果与叶法善不相值。《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开元二十二年二月辛亥，初置十道采访处置使，征恒州张果先生，授银青光禄大夫，号曰通玄先生。”是张果以开元二十二年入朝。《旧唐书》卷百九十一《叶法善传》云：“法善生于隋大业之丙子，死于开元之庚子，凡一百七岁。”按开元无庚子，当是庚申之误，故下云“八年卒，诏曰……”。卒年总可信的。叶法善以开元八年卒，则张果遇不到了。唐书的编者，大概因为年代不合，而删去此事，余此则又采神仙家言，不很考究了。

八仙起于宋元之际，距离张果较远，何以加入？或者是因为讲史的关系，隋唐故事在宋代一定盛传的。

〔案〕：张果，据《唐书》所载，实有其人，然不过一江湖术士而已。

其见玄宗之年，齿发已衰朽不堪。帝王好神仙，多望红颜常驻，汉武所以妄信栾大，实与栾大之“为人长美”有关。故张果只可倚老卖老，诈称有数百岁以掩饰其衰朽之容。至于叶静能（《太平广记》作叶法善）称张果为天地开辟时白蝙蝠，自是道士诳言，借张果以标榜自己。玄宗欲妻张果以公主，未必真有此意。而张果惧日久事败，遂有归山之请。此后屡召不至，似亦知趣而退，惧遭栾大之祸者。然无论如何，张果为唐代神仙知名者，故《玄怪录》、《杜阳杂编》、《纪闻》诸小说言及神仙，往往用张果为点缀。

吕洞宾

《宋人轶事汇编》卷二〇引《默记》：

李教者，学左道既成，与恶少薄游不检。一日书倡馆云：“吕洞宾、李教同游。”王则叛于贝州，闻教妖术最高，声言教为谋主。朝廷亦知教妖术高，又于倡馆得教所题语，诏天下捕教及吕洞宾二人。会贝州平，本无李教，乃独令捕吕洞宾甚久，知无其人乃已。

《洛阳缙绅旧闻记》卷三“田太尉候神仙夜降”条：

田太尉重进晚年好道，酷信黄白可成。有棣亭军人张花项，衣道士服，自言有术，黄白金可成，重进甚



吕洞宾

吕洞宾（明刊《仙佛奇踪》）

信重之。花项素不饮酒，一日昏黑方来归衙。田讶之，既至，则已醉矣。明日怒归迟，面诘之曰：“尊师从来对重进言不解吃酒，昨晚大醉。”辞色俱厉。花项微笑徐答曰：“某从来实不饮酒，昨日街市偶见仙人。”言訖，向西望空顶礼。重进曰：“仙人是谁？即今何在？”花项肃容低声而言曰：“即吕洞宾。”时人皆知吕洞宾为神仙，故花项言之。

《青琐高议》前集卷八“吕先生记”：

贾师容郎中，治平间任邵州通判，尝蓄古铁镜，规模甚大，非常物也。公甚宝之，久欲淬磨，未得其人。左右曰：“近有回处士，自言善

磨镜。”公令召之。处士至，进见，甚简倨，风骨轩昂，公颇疑焉。稍乃异之，而出镜示之。处士曰：“此亦可以磨。”公乃命左右以银瓶酌酒，遣之坐于砌上，处士一饮而尽。乃以所携笥中取药堆镜上。处士曰：“药少，须归取之。”乃去，久不回。公遣人询其宿止，乃在太平寺。门上有诗曰：“手内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艳长春。须知物外烟霞客，不是尘中磨镜人。”公见诗，吟赏惊叹。其镜上药已化去矣，唯所堆药处一点，表里通明，如寒玉春冰，他处仍旧，公益为珍藏宝爱也。公惋惜不得遇其人。先生之所以姓回者，盖浑其迹，不使人识耳。回字乃二口，二口即吕字也。

《青琐高议》前集卷八“续记”：

崔中举进士，有学问，春间泛汴水东下，迤邐至湖北，游岳阳，谒故人李郎中（时李知彼州）。方至，未见太守，寓宿市邸，闻前客肆中唱曲子《沁园春》。肆内有补鞋人倾听甚久，顾中曰：“此何曲也，其声甚清美。”“乃都下新声也。”其人曰：“吾不解书，子能为吾书，吾于此调间作一词，可乎？”中愕然，因见其眉目疏秀，乃勉取纸笔为写。其人略不思虑，若宿构者，及唱，又谐和声调。中观其意，皆深入至道。中遽引其衣曰：“愿闻处士之姓可乎？名则不敢问。”其人曰：“吾生于江口，长于山口，即今为守谷之客，姓名不知也。”

乃白中曰：“吾且寝矣，其余来日言之。”傍晚见太守，具言其事，因以词示太守。太守曰：“此乃隐逸高士也。”令一急脚召之。卒击户具道太守意。其人曰：“子且待之，吾将著衣而出。”久不见出，卒又击门，其人又应，已渐远；又呼，则应又愈远；再呼，则不应。排户而入，则不见人，但见壁间有字，乃录以呈太守，诗一首也：“腹内婴孩养已成，且居廛市暂娱情。无端措太多饶舌，即入白云深处行。”太守沉吟思虑，少选曰：“吾得之矣。生于江口，长于山口，二口乃吕字也。为守谷之客：谷者，洞也；客者，宾也。仙之姓名晓然。”仙翁所作之词，此乃今之所传道《沁园春》也。

《宾退录》卷一：

忽京城传吕洞宾访灵素（林灵素），遂捻土烧香，气直至禁中。〔徽宗〕遣人探问，香气自通真宫来。上亟乘小车到宫，见壁间有诗云：“捻土焚香事有因，世间宜假不宜真。太平无事张天觉，四海闲游吕洞宾。”京城印行，绕街叫卖，太子亦买数本进，上大骇，推赏钱千缗，开封府捕之。

〔案〕吕访林事见《独醒杂志》，浦江清《八仙考》已录入，请参看本书730页。又王明清《投辖录》亦载此事，访林者却是郑子卿，疑吕仙访林当由郑子卿事变化而来。

《鸡肋编》卷下：

吕惠卿吉甫，自负高才，久排摈在外，大观中，始召至京师，为太一宫使，时年八十岁矣，视宰辅贵臣皆晚进出已下者，意气颇自得。一日延见诸客，有道士亦在其间，自称宗人。礼数简易，吕视之不平，因问其所能，曰能诗。吕顾空中有纸鸢，即使赋之。道士应声曰：“因风相激在云端，扰扰儿童仰面看。莫为丝多便高放，也防风紧却收难。”吕知其讥己，有惭色，方顾他客，已失所在。其风骨如世之画吕洞宾，人皆疑其是也。

《鸡肋编》卷下：

吕洞宾尝游宿州天庆观，道士不纳，乃宿于三门下，采柏叶而食，逾月方去。临行，以石榴皮书于道士门扉上，云：“手传丹篆千年术，口诵黄庭两卷经。”字皆入木极深。后人有疾病者，刮其字以水服之，皆愈。今刮取门木，皆穿透矣。又楚州紫极宫门楣壁上，亦有题诗云：“宫门一闲人，临水凭栏立。无人知我来，朱顶鹤声急。”人取字，土亦皆穴也。

《能改斋漫录》卷一八“吕洞宾唐末人”条：

《广异闻集》载沈既济作《枕中记》，云开元中，道者吕翁，经邯郸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卢生睡事。此之吕翁，非洞宾也。盖洞宾尝自序，以为吕渭之孙。渭，仕德宗朝；

今云开元中，则吕翁非洞宾无可疑者。而或者又以为开元想是开成字，亦非也。开成虽文宗时，然洞宾度此时未可以称翁。案本朝国史称：“关中逸人吕洞宾，年百余岁，而状貌如婴儿。世传有剑术，时至陈抟室。”若以国史证之，止云百余岁，则非开元人明矣。《雅言系述》有《吕洞宾传》云：“关右人，咸通初，举进士不第。值巢贼为梗，携家隐居终南，学老子法”云。以此知洞宾乃唐末人。

《能改斋漫录》卷一八“吕洞宾传神仙之法”条：

吕洞宾尝自传，岳州有石刻，云：“吾乃京兆人，唐末，累举进士不第。因游华山，遇锺离，传授金丹



吕洞宾（陶瓷）

大药之方。复遇苦竹真人，方能驱使鬼神。再遇锺离，获希夷之妙旨。吾得道年五十，第一度郭上灶，第二度赵仙姑。郭性顽钝，只与追钱延年之法。赵性通灵，随吾左右。吾惟是风清月白，神仙会聚之时，常游两浙、汴京、谯郡。尝著白襦角带，右眼下有一痣，如人间使者箸头大。世言吾卖墨，飞剑取人头，吾闻哂之。实有三剑，一断烦恼，二断贪嗔，三断色欲，是吾之剑也。世有传吾之神，不若传吾之法；传吾之法，不若传吾之行。何以故？为人若反是，虽握手接武，终不成道。”嗟乎，观吕之所著，皆自身心始。而学者不能正心修身，徒欲为侥幸之事，可乎？

《鹤林玉露》丙编“飞吟亭诗”条：

世传吕洞宾，唐进士也，诣京师应举，遇锺离翁于岳阳，授以仙诀，遂不复之京师。今岳阳飞吟亭，是其处也。近时有题绝句于其上云：“觅官千里赴神京，锺老相传盖便倾。未必无心唐事业，金丹一粒误先生。”

《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九：

唐吕仙人故家岳阳，今其地名仙人村，吕姓尚多。艺祖初受禅，仙人自后苑中出，留语良久，解赭袍衣之，忽不见，今岳阳仙人像，羽服下着赭袍云。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四八引《括异志》：

西宫真武道院西庑一室，有纯阳

真人吕翁像，极端严。乃曾叔祖大中璠所创道堂中塑像，道堂废，遂移奉于此。

《茶香室丛钞》卷一四：

明都穆《听雨纪谈》云：元遗山编《唐诗鼓吹》有吕洞宾诗一道。郝大挺注曰：“洞宾名岩，京兆人。咸通中及第，两调县令。值巢贼乱，移家归终南。得道，莫测所往。”予观《洞宾本传》曰：“祖渭，礼部侍郎。父让，终海州刺史。洞宾始名绍先，年二十不从婚娶。举进士，滞场屋二十三年，乃罢举，纵游天下。”未尝言及第与为县令也。天挺此说，岂别有所据邪？

《集仙传》云：吕岩字洞宾，一字希云，九江人也。则又非京兆人。

《历代神仙通鉴》卷一四：

古圣王皇覃氏临凡于河中永寿县世德吕家。向居东平，继迁京川。曾祖延之终浙东廉使，祖渭终礼部侍郎，父让为太子右庶子，迁海州刺史。母王夫人，于贞观丙午四月十四日巳时，天乐浮空，一白鸿似鹤，自天入怀而生。取名绍先。左眉角有黑子，如筋头大（后变赤色）。周岁即能诵读。甫五岁，凡典坟百家无遗。年二十，父命婚刘校尉女，虽结褵而未之近也。既长，身高八尺二寸，淡黄笑脸，微麻，三髭须，喜顶华阳巾，服白襦衫，系大皂绦。貌类张子房，又似太史公状。三举进士不第。天授

二年，已四十六岁，父母命赴试。至长安酒肆，见一羽士，曰鍾离其姓，云房其字。同憩肆中。（中略，大意谓吕做黄粱梦，又经十试，为鍾离携至终南鹤岭）。为改名曰岳，字洞宾。俄有二仙，捧金简宝符，云上帝诏鍾离权为九天金阙选仙使。云房乘云而去。洞宾南游澧水之上，登庐山钟楼。祝融遇见，知是仙宗，即传以天遁剑法，曰：“余火龙真君也。昔持此剑斩邪魔，今赠君家断烦恼。”初游江淮，试灵剑，斩长蛟。至洞庭湖，登岳阳楼独酌，云房忽降，曰：“来践前约。上帝命汝眷属悉居荆山洞府。子之名字已注玉清籍中。”三月十八日，引拜苦竹真君，传日月交并之法。年五十三，归宗庐山。年六十四，上朝元始、玉皇，赐号纯阳子。

《历代神仙通鉴》卷一八：

吕祖显化四夷，每现三头（上鹤头，中狮首，下本象）六臂（左提飞龙剑，右执珊瑚尺，中两手结无遮印，左五雷诀，右剑决覆），衣黄道袍，盘坐黄鹤上。

《列仙全传》卷六：

吕岩字洞宾，唐蒲州永寿县人。祖渭，礼部侍郎。父让，海州刺史。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时生，因号纯阳子。初母就蓐时，异香满室，天乐浮空，一白鹤自天而下，飞入帐中不见。生而金形木质，道骨仙丰，鹤

顶龟背，虎体龙腮，凤眼朝天，双眉入鬓，颈修颧露，额阔身圆，鼻梁耸直，面色白黄，左眉角一黑子，足下纹起如龟。少聪明，日记万言，矢口成文。身長八尺二寸，喜顶华阳巾，衣黄襴衫，系大皂绦。状类张子房。二十不娶。始在襁褓，马祖见之，曰：“此儿骨相不凡，自是风尘外物。他时遇庐则居，见钟则扣。留心记取。”后游庐山，遇火龙真人传天遁剑法。唐会昌中，两举进士不第。时年六十四岁。游长安酒肆，见一羽士，青巾白袍，偶书三绝句于壁。其一曰：“坐卧长携酒一壶，不教双眼识皇都。乾坤许大无名姓，疏散人间一丈夫。”其二曰：“得道真仙不易逢，几时归去愿相从。自言住处连沧海，别是蓬莱第一峰。”其三曰：“莫厌追欢笑语频，寻思离乱可伤神。闲来屈指从头数，得到清平有几人。”洞宾讶其状貌奇古，诗意飘逸，因揖问姓氏，再拜延坐。羽士曰：“可吟一绝，予欲观子之志。”洞宾援笔书曰：“生在儒家遇太平，悬缨重滞布衣轻。谁能世上争名利，欲事天皇上玉清。”羽士见诗，曰：“吾云房先生也，居在终南鹤岭。子能从游乎？”洞宾未应。云房因与同憩肆中。云房自为执炊。洞宾忽就枕昏睡。梦以举子赴京，状元及第。始自郎署，擢台谏、翰苑、秘阁及诸清要，无不备历。两娶富贵家女，生子婚嫁早毕，孙甥振振，簪笏满门。如此儿四十

年。又独相十年，权势薰炙。偶被重罪，籍没家资，分散妻孥，流于岭表，一身孑然。穷苦憔悴，立马风雪中，方兴浩叹，恍然梦觉，炊尚未熟。云房笑吟曰：“黄粱犹未熟。一梦到华胥。”洞宾惊曰：“先生知我梦耶？”云房曰：“子适来之梦，升沉万态，荣悴千端，五十年间一瞬耳。得不足喜，丧何足悲。世有大觉，而后知人世一大梦也。”洞宾感悟，遂拜云房求度世术。云房试之曰：“子骨节尚未完，欲求度世，须更数世可也。”翩然别去。洞宾即弃儒归隐。云房自是十试洞宾，皆过。第一试：洞宾自外远归，忽见家人皆病死，洞宾心无悔恨，但厚备葬具而已。须臾，死者皆起，无恙。第二试：洞宾鬻货于市，议定其值，市者翻然，止酬其直之半。洞宾无所争，委货而去。第三试：洞宾元日出门，遇丐者倚门求施。洞宾即以钱物。而丐者索取不厌，且加谇骂。洞宾唯再三笑谢。第四试：洞宾牧羊山中，遇一饿虎奔逐群羊，洞宾蔽羊下阪，独以身当之。虎乃释去。第五试：洞宾居山中草舍读书，一女年可十七八，容华绝世，光艳照人，自言归宁母家，迷路，日暮足弱，借此少憩。既而调弄百端，夜逼同寝，洞宾竟不为动。如是三日始去。第六试：洞宾一日郊出，及归，则家资为盗劫尽，殆无以供朝夕。洞宾了无愠色，躬耕自给，忽锄下见金数十片，速掩之，一无所

取。第七试：洞宾遇卖铜器者，市之以归，皆金也，即访卖主还之。第八试：有风狂遂士陌上市药，自言服者立死，再世得道。旬日不售。洞宾买之。道士曰：“子速备后事可也。”辄服无恙。第九试：春潦泛滥，洞宾与众共涉。至中流，风涛掀涌。众皆危惧，洞宾端坐不动。第十试：洞宾独坐一室，忽见奇形怪状鬼魅无数，有欲击者，有欲杀者，洞宾绝无所惧。复有夜叉数十，械一死囚，血肉淋漓，号泣言：“汝宿世杀我，今当偿我命！”洞宾曰：“杀命偿命，宜也。”起索刀，欲自尽偿之。忽闻空中一叱声，鬼神皆不复见。一人抚掌大笑而下，即云房也。曰：“吾十试子，子皆心无所动，得道必矣。但功行尚未完。吾今授子黄白之术，济世利物，使三千功满，八百行圆，方来度子。”洞宾曰：“所作庚辛有变异乎？”曰：“三千年后，还本质耳。”洞宾愀然曰：“误三千年后人，不愿为也。”云房笑曰：“子推心如此，三千八百，悉在是矣。”乃携洞宾至鹤岭，悉传以上真秘诀。俄清溪郑思远、太华施真人，由东南凌虚而来，相揖共坐。施真人曰：“侍者何人？”云房曰：“吕海州让之子。”因命洞宾拜二仙，思远曰：“形清神在，目秀精藏，可与学道者也。”去后，云房谓曰：“吾朝元有期，当奏汝功行于仙籍。汝亦不久居此。后十年，洞庭湖相见。”又以灵宝毕法及灵丹数粒示洞宾。授

受间，有二仙捧金简宝符语云房曰：“上帝诏汝为九天金阙选仙，当即行。”云房谓洞宾曰：“吾赴帝召，汝好住人间，修功立德，他时亦当如我。”洞宾再拜曰：“岩之志异于先生，必须度尽天下众生，方愿上升也。”于是云房乘云冉冉而去。洞宾既得云房之道，兼火龙真人天遁剑法。始游江淮，试灵剑，遂除蛟害。隐显变化四百余年，常游湘潭岳鄂及两浙汴谯间，人莫之识。

《茶香室续钞》卷一八：

明沈德符《野获编》云：嘉靖二十五年，以永禧宫成，命成国公朱希忠祭告朝天等宫。首揆夏贵溪告：纯阳孚佑帝君吕洞宾，屡著灵异。然爵以帝号，则始见于此，即羽流辈亦未之知也。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四六：

按《吕真人本传》：〔先叙黄梁梦及十试事，文全同《列仙全传》，兹略。〕（云房）因与洞宾叙其得道来历：“曾遇苦竹真君，谓曰：‘汝此去游人间，若遇人有两口者，即汝弟子。’吾后遍游山海，竟未见人有两口者。今详君姓，实符苦竹之记矣。”又曰：“君能从我游乎？”洞宾因随之至鹤岭，见一小洞，星月交辉，四顾寂寥。云房执洞宾手，偕行才数步，恍如骑快马历山川，俄顷已至洞南门下钥矣。云房以碧绦系洞宾带，俱从门隙中入，豁然开朗。登一高峰，至



钟吕传道图，这是山西芮城永乐宫壁画中的神品。

一大洞门东，前有二虎踞守。云房叱之，虎伏不动。乃引洞宾入，金楼玉台，珍禽琪树，光景照耀，气候如春。相与坐盘陀石，饮元和酒三杯。谈道未竟，俄有一青衣双髻金铃，珠裳翠袂，云履玉珮，异香氤氲，手持缙纸，金书曰：“群仙已集蓬莱上宫，要先生赴天池会论五元真人神游记事。”云房将去，洞宾送以诗曰：“得道来求相见难，又闻东去幸仙坛。杖头春色一壶酒，顶上云攒五岳冠。饮海龟儿人不识，烧山符子鬼难看。先生去后身须老，乞与贫儒换骨丹。”盖虑云房之不返也。云房曰：“汝但驻此，吾去不久。”遂望东南乘紫云冉冉而去。洞宾遂将云房所付素书数卷披阅诵玩。

独处洞中旬日，云房回，曰：“子在是岑寂，得无欲归否？”洞宾

曰：“既办心学道，岂有家山思乎？”云房曰：“善哉！善哉！汝等不知分合阴阳之妙。守阴只是魄，存阳只是魂。若能聚其阳魂以合阴魄，使阴阳相会，魂魄同真，是谓真人。”〔以下均为钟离、洞宾“论道”之言，略不录〕云房悉传以上真元诀，尽豁尘浊。俄有扣户者，乃清溪郑思远与太华施真人，由东南而来，缓步凌虚，体凝金碧。相揖共坐，曰：“契阔来久！适尹思逸炼丹所，遂造仙扉。”施真人曰：“此一侍者何也？”师曰：“本朝吕海州让之子。少习儒墨，失意上国，邂逅长安酒肆，从吾奉道。”洞宾乃拜二仙。郑、尹曰：“形清神在，目秀精藏。子欲脱尘网，可示一诗。”授洞宾金管霞笺，灵胶犀砚。洞宾立献诗曰：“万劫千生到此生，此生身始觉飞轻。抛家别国云山外，炼魄全魂日月精。比见至人论九鼎，欲穷大药访三清。如今获遇真仙面，紫府仙扉得姓名。”三仙相见，叹其才清句丽。时春禽呦呦，师谓洞宾曰：“可于洞口题曰：春气塞空花露滴，朝阳拍海岳云归。”又谓洞宾曰：“吾朝元有期，十洲羽客至玉京，奏此功行，以升仙阶。汝恐不久居此洞。后十年洞庭湖相见。”取笔于洞中石壁草书一十六字，曰：“昼日高明，夜月圆清，阴阳魂神，混合上升。”掷笔告洞宾曰：“世间游行，当施利济之道。行满功成，复相际会。”云房又以灵宝要法授洞宾。始云房于

终南石壁间得《灵宝经》三部，上部曰《元始金诰》，中部曰《元皇玉策》，下部曰《太上真元义》，凡数千卷。云房撮其要法，分十六科及六义。云房又以灵丹数粒示洞宾曰：“此非世间五金八石，乃世间异宝合成，虽有质而无形，如云如火，如光如影，可见而不可执。服之，与人魂识合为一体，轻虚微妙，非如有形之丹也。”复赠诗一章〔诗略不录。下言上帝诏锺离权为九天金阙选仙使，乘云而去，与前引《列仙全传》略同〕。

洞宾初游江淮，试灵剑，遂斩长蛟之害。隐显变化不一，迨今四百余年。其对云房发大誓愿，至今浮沉浊世，行化度人。洞宾曰：“世人竞欲见吾，既见吾而不能行吾言，虽日夕与吾同处，何益哉？人若能忠于国，孝友于家，信于交友，仁于待下，不慢自心，不欺暗室，以方便济物，以阴鹭格天，人爱之，鬼神敬之。即此一念，已与吾同，虽不见吾，犹见吾也。盖人之性，念于善则属阳明，其性入于轻清，此天堂之路。念于恶则属阴浊，其性入于粗重，此地狱之阶。天堂地狱，非果有主之者，时由人心自化成耳。”

宋艺祖建隆初，洞宾自后苑出对上，称朱陵上帝以火德王天下。留语移时，语秘不传。上解赭袍玉带赐之，俄不见。上命绘像于太清楼。道录陈景元传其像于世。政和中，宫禁

有崇，白昼现形，盗金宝，奸妃嫔，独上所居无患。自林灵素、王文卿诸侍宸等治之，息而复出。上精斋虔祷，奏词凡六。一日昼寝，见东华门外有一道士，碧莲冠，紫鹤氅，手持水晶如意，前揖上曰：“臣奉上帝命来治此崇。”良久，一金甲丈夫捉劈而啗之且尽。上问丈夫何人。道士曰：“此乃陛下所封崇宁真君关羽也。”上勉劳再四，复问张飞何在。羽曰：“飞乃臣累劫兄弟，世世为男子身。今已为陛下生于相州岳家，他日辅佐中兴，飞将有功焉。”上问卿姓名。曰：“臣姓阳，四月十四日生。”梦觉录之，召侍宸言之，意其为洞宾也。自是宫禁帖然。遂诏天下有洞宾香火处皆正通妙真人之号，盖自此始。其词曰：“朕嘉兴民，偕之大道。凡厥仙隐，具载册书。而况默应祷祈，宜示恩宠。吕真人置景藏文，远迹游方，逮建福庭，适有寓舍。叹兹符契，锡以号名。神明俨然，尚垂照鉴。可封妙通真人，塑像于景灵宫，岁时奉祀焉。”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四六：

按《河南府志》：吕岳字洞宾，本府河中人。曾侍锺离讲道于云溪观之右岩。今二仙洞乃其遗迹。相传伊国主好道。一道人醉态猖狂向前曰：“我吕岳也，可登名。”主者呵曰：“何物野道，敢冒上仙名！”反复争辩，喧传达于睿前。国主呼之验视，已失所在。又县西北真武庙前一柱，

乃倒树枯杨。有道士久坐此，忽振衣而起，取笔于柱上书“活杨宫”三字，旁书一“吕”字而去。社众往观之，已发枝叶矣，迄今尚茂。人名其庙曰活杨宫。

按《安庆府志》：吕岳字纯阳，别号洞宾，天宝时人，以进士授江州德化县令。私行庐山，遇锺离真人授天仙剑法。曾至桐城吕亭驿畔，遇一孝妇取水事姑，至此息肩。指示之曰：“此间自有甘泉，不须远去。”遂拔剑划之，泉为涌出。至今方池数武，泉出沙间，虽大旱不竭，名洞宾泉。又尝游浮山，留题雪浪岩，诗云：“褰裳懒步寻真宿，好景一时观不足。月在碧空风在松，何必洞天三十六。”

按《武当山志》：吕纯阳父姓李，母姓吕，本唐宗胄。中进士，状元及第。因武后歼唐子孙，乃从母姓。先隐太华山中，道明三元，苦心救世。玉帝选仙，群仙会真。为天仙状元。上帝敕命为传教祖师。尝游武当，居紫气峰。

《通俗编》：

李泌《枕中记》：开元十九年，道者吕翁，于邯郸邸舍中，值少年卢生，自叹其困。翁操囊中枕授之曰：“枕此，当令子荣适如意。”生于梦中娶清河崔氏女，举进士，登甲科，官河西陇右节度使，破戎虏，开地九百里，勒石纪功。寻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掌大政十年，封赵国

公。有子五，孙十余人。中凡两宰岭表，再登鼎铉，三十余年，出入中外，崇盛无比。老乞骸骨，不许，卒于官，欠伸而寤。初主人蒸黄粱为饌，时尚未熟也。翁笑谓曰：“人世之事，亦犹是矣。”生曰：“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从而去。

按：此吕翁，非吕洞宾也。洞宾生贞元十四年，举咸通进士。翁则开元时已度人矣。元马致远《黄粱梦》剧谓洞宾遇锺离先生终南肆中，锺离自执炊，吕枕案假寐，梦见一生荣贵如意，最后失势流落，浩叹而寤，锺离炊尚未熟。此即影袭卢生事。杂剧例多张冠李戴，不必疑其事之巧符也。明汤若士，以世多熟梦邯郸，复演卢生，付伶人歌舞之。

《陔余丛考》卷三四：

吕洞宾，亦见《陈抟传》，谓关西逸人，有剑术，年百余岁，步履轻捷，顷刻数百里。数来抟斋中。吕洞宾故事最多。施肩吾有《锺吕传道记》。《雅言杂载》、《青琐集》、《谈苑》、《独醒志》、《辍耕录》、《摭遗》、《古今诗话》、《贡父诗话》、《东坡诗话》、《西溪丛语》、《竹坡诗话》、《鹤林玉露》各有一二则。《夷坚》所载更有八则。其散见于说部者尚多。或辑为《吕仙外史》，亦可观也。

《枣林杂俎》义集“吕仙自叙”条：

万历初，葛守礼、殷士儋、杨

博、家王屏诸大老，会燕邸斋素，求吕仙。箕书：“本唐之宗人，名琼，字伯玉，配金氏，生四子。甘美丰充，五十登第，授县。不意有日月当空之祸，凡我同宗，触之者灭。予甚恐，弃四子，携妻山下筑干洞，仅两口，故氏吕，名岩，字洞宾。后妻亡，号纯阳子。”

《粤西丛载》卷一一：

吕纯阳尝憩梧山，郡人构亭曰“吕仙”。元天历间，疫大作，有张彦才者，梦一道士入其家，求庭前樟树为吕仙像。彦才许之。明日风拔树亭下，疫遂息。今仙像即此木。元末，仙像左指间生灵芝一本，状若莲花，馨香袭人，未几而高皇帝受命。嘉靖间芝又生亭砖，郡人以为瑞世之应。（《梧州府志》）

养利州散花岭，在州治西三十里。相传土官赵文安时设醮，吕仙下降，变作乞丐临坛。土官恶其不洁，拉出。吕仙手拍门上成金字，题诗云：“串字去中心，同水将共侵。鬓边无白发，匹马去难寻。”后土官悟，追至此岭，白马腾空，天花散坠，故名散花岭。越再岁，土官被事改流。（《州志》）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五：

先生吕岳，字洞宾，号纯阳子。世传以为东平人，一云西京河南府蒲坂县永乐镇人，即今河东河中府也。曾祖延之，仕唐，终浙东节度使。祖

渭，第进士，德宗贞元中官至礼部侍郎，晚为潭州刺史。有四子：曰温字化光，官至衢州刺史；曰恭，岭南府判官；曰俭，为御史；曰让，历太子右庶子，或曰终于海州刺史。先生乃让之子也，贞元十二年丙子四月十四日生于林檎树下。少聪敏，日诵万言。至文宗开成二年丁巳，擢举进士。擢第时年四十二岁。龙姿凤目，鬓发疏秀，金水之相，顶华阳巾，衣逍遥服，貌似张良，又似太史公之状。后因游庐山，遇异人，得长生诀。一云：武宗会昌中，两举进士不第，因于长安道中拟游华山，酒肆憩息。俄有一人长髯碧眼，自西而来，亦憩此肆，遂与共炊。髯者亲爨，先生因就日负暄，不觉睡著，梦举进士，登科第，历任显官，奏对称旨，遂除翰林，入台阁，擢侍从，俄拜执政。居朝三十余年，偶上殿应对差误，被罪谪官，南迁江表，路值风雪，仆马俱瘁，一身无聊，方自叹息，忽然梦觉。髯者饭犹未熟，倏然笑曰：“黄粮犹未熟，一梦到华胥。”……先生大悟，因拜曰：“公真异人也，敢问贵姓，居何乡邦？”髯者曰：“吾乃天下都散汉锺离权也，居终南山。公若省悟，可从吾去。”先生于是弃儒业而从游，师事之而得道。复于僖宗广明元年遇崔公，传入药镜，即知修行性命，不差毫发。后多游湘潭岳鄂之间，人莫之识。尝题岳阳楼诗云：“朝游北岳暮苍梧，袖里青蛇

胆气粗。三人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外多有诗文留世，略见《真常集》。又著《丹诀演正论》、《述剑集》，各有玄旨，以遗后学。后南游巴陵，西还关中，冲升于紫极山。一云：历江州，登黄鹤楼，以五月二十日午刻升天而去，不知何年。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三一“锺离权”条：

后有唐进士吕绍先，屡举不第，乃纵游天下。首于庐山遇火龙真人传剑法，后于长安道中遇真人（锺离权）题壁间云：“坐卧常将酒一壶，不教双眼看东都。乾坤世界无名姓，疏散人间大丈夫。”绍先乃再拜。真人令绍先作诗言志，绍先诗云：“生在儒家遇太平，悬缨垂带布衣轻。谁能世上争名利，臣侍玉皇归上清。”真人喜曰：“予所居在终南山鹤顶有洞，子可予此行。”真人乃神示变化，顷刻辄到一峰，洞门彩霞，三虎踞门。真人叱之，虎下绝洞，遂饮绍先以元和之酒，坐石谈玄。须臾，有青童持蓬莱山书云：“群仙宴聚，邀先生赴天池论五元真人神游记。”真人临去，谓绍先曰：“尔既到此，从吾奉道，今子当名岳字洞宾。”

《蒙斋笔谈》卷下：

世传神仙吕洞宾，名岩，洞宾其字也。唐吕渭之后。五代间从锺离权得道。权，汉人，迨者自本朝以来，与权更出没人间，权不甚多，而洞宾

踪迹数见，好道者每以为口实。余记童子时见大父魏公自湖外罢官，还道岳州，客有言洞宾事者，云：近岁常过城南一古寺，题二诗壁间而去。其一云：“朝游岳鄂暮苍梧，袖有青蛇胆气粗。三人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其一云：“独自行时独自坐，无限时人不识我。唯有城南老树精，分明知道神仙过。”说者云：寺有大古松，吕始至时，无能知者。有老子自松颠徐下致恭，故诗云然。先大父使余诵之。后得李观所记洞宾事碑，与少所闻正同。“青蛇”，世多言吕初由剑侠入，非是，此正道家以气炼剑者，自有成法。神仙事渺茫不可知，疑信者盖相半。然是身本何物，固自有主之者，区区百骸，亦何足言，弃之则为佛，存之则为仙，在去留间耳。洞宾虽非余所得见，然世要必有此人也。

《广阳杂记》卷四：

黄鹤楼中，层层皆奉纯阳像。黄鹤仙踪，乃费文祿事，与吕洞宾全无干涉。吕，咸通中人，而崔考功之诗作于天宝，有何难考，而昧昧至此哉！盖文祿无人知之，洞宾则名喧天壤故也。人不可无名，神仙犹尚如此，又何怪今之人趋走如鹜邪！予尝谓佛菩萨中之观世音，神仙中之纯阳，鬼神中之关壮缪，皆神圣中之最有时运者，莫知之所以然而然矣。举天下之人，下逮妇人孺子，莫不归心向往，而香火为之占尽，其故甚隐而

难见，未可与不解者道也。

《坚瓠广集》卷五“思屯乾道人”条：

《耳谈》：金陵万磁适方外，谈长生，为人箕卜，请则吕仙必至。一日，箕语：有客至，其人业卜，可咨之。故又善卜，以是糊口。隆庆庚午，磁得风疾，左臂不仁，出必以杖。忽逢一道者，亦名磁。磁拄杖与语甚悉。道者曰：“吾能愈尔疾。”因令磁疾行。磁曰：“不能。”道者略引以手，便能行。又以手扪衣内，宿苦顿除。磁大感悦，拜问姓名住居。曰：“汝向清元观问思屯乾道人便是。”磁归遇友毛俦于门，惊问其故，磁具道所以。俦贺曰：“公遇仙矣。思者丝也，系屯纯也，乾者阳也，乃是纯阳吕祖也。”至清远谒塑像，正与所见合。言吕祖年若四十余，白皙长髯，青唐巾，玉色道袍，袍有二绽处，暗寓吕字，手常叉而不放，置向胸前，亦是吕字意。

《坚瓠补集》卷二“吕洞宾诗”条：

吕洞宾过锦屏山，题诗云：“半空忽然雷雨收，洗出一片潇

湘秋。长虹倒挂碧天外，白云走上青山头。谁家绿树正啼鸟，何处夕阳斜倚楼。道人醉卧岩下石，不管人间万种愁。”又：“时当海晏河清日，白鹿闲骑下翠台。本为君平川里去，不妨却到锦屏来。”自有仙人丰度。今世传洞宾诗，只“朗吟飞过洞庭湖”一绝耳。

《清嘉录》卷四“四月·神仙生日”条：

（四月）十四日为吕仙诞，俗称“神仙生日”。食米粉五色糕，名“神仙糕”。帽铺制垂须钹帽以售，名“神仙帽”。医士或招乐部伶人集厅事，击牲以酬，或酌水献花，以庆仙诞。

仙诞日，官为致祭于福济观。观中修崇醮会，香客骈集。相传仙人化为褴褛乞丐，混迹观中而居，人之有奇疾者，至日烧香，往往获瘳，谓仙人怜其诚而救度也。观中旧有迎仙

阁，是日，众仙聚饮阁中。后建玉皇阁，吕仙恐朝参，遂不复至。

《春在堂随笔·小浮梅闲



醉三仙——汉钟离、吕洞宾、李铁拐（武强年画）

话》：

元人杂剧有吕洞宾度城南柳事，然则世所传柳仙，其信有之乎？余曰：此传说也。宋郑景望《蒙斋笔谈》云：余记童子时，见大父魏公自湖外罢官还，道岳州，客有言洞宾事者，云近岁常过城南一古寺，题二诗壁间而去。其一云：独自行时独自坐，无限时人不识我。惟有城南老树精，分明知道神仙过。说者云：寺有古大松，吕始至时，无能知者，有老人自松颠徐下致恭，故诗云然。然则老树乃松也，非柳也，传写者误老树精为柳树精。遂讹传为柳仙，亦可笑矣。

《茶香室续钞》卷一八：

国朝张尔岐《蒿庵闲话》云：天启中，济南盛传《吕仙自叙传》，云是殷文庄、葛端肃得之乩笔者。传云：吕仙本唐宗室，避武后之祸，挟妻而遁，因易吕姓。以山居，名岩，字洞宾。妻又死，号纯阳子。考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云：吕先生，河中府唐礼部尚书渭之孙，海州刺史让之子。会昌中两举进士不第，去游庐山，遇异人授剑术，得长生不死之诀。何大相异也？近又有《瑶华帝君传》，云韩湘乩笔自叙，乃直隶人。所传以退之为叔父，亦良怪异矣。

《集说诠真》：

宋徽宗政和中，封为妙通真人。元世祖封吕纯阳演正警化真君。元武

宗加封孚佑真君。

《八仙考》：

吕洞宾的事迹，散在群籍，甚难稽考。他的传说起于北宋庆历年间，大致看来如此。前引《东轩笔录》潭州人夏钧问何仙姑云“世人多言吕先生，今何在？”吕先生就是在这时候盛传着的。滕子京在巴陵郡遇见的回道士传说就是他。宋郑景壁《蒙斋笔谈》云：

世传神仙吕洞宾，名岩，洞宾其字也。唐吕渭之后，五代间从锺离权得道。权汉人。迹者，自本朝以来，与权更出没人间。权不甚多，而洞宾从迹数见。好道者，每以为口实。余记童子时，见大父魏公，自湖外罢官还，道岳州，客有言洞宾事者云，近岁常过城内一古寺，题二诗壁间而去，其一云：“朝游岳鄂暮苍梧，袖有青蛇胆气粗，三人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其二云：“独自行时独自坐，无限时人不识我，惟有城南老树精，分明知道神仙过。”说者云，寺有大古松，吕始至时，无能知者，有老人自松颠徐下致恭，故诗云然。先大父使余诵之，后得李观碑，与少所闻正同。青蛇，世多言吕初由剑侠入，非是。此正道家以气炼剑者，自有成法。神仙事渺茫不可知，疑信者盖相半。然是身本何物，固自有主之者，区区百骸，亦何足言！弃之则为佛，存之则为

仙，在去留间尔。洞宾虽非余所得见，然世要必有此人也。

《蒙斋笔谈》是元丰、元祐间书，郑景壁说幼时读吕洞宾诗，当在庆历间。李观也是庆历间人，与滕宗谅何仙姑时代相接。他后来做南岳庙监，亦是好道者流。可惜他作的《吕碑》今已不传。但从上引，可知吕洞宾在郑景壁的幼时传说起来，说他过岳州谒滕宗谅，又说他常到岳州城南一古寺，题二诗壁间而去。滕宗谅守巴陵郡，“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是一位贤太守。重修岳阳楼，挹洞庭之胜，加以范仲淹作记，名重天下。游览的人，必定很多，于是造出仙迹。城南古寺的诗，想是江湖间人题，失其姓名，因此认为神仙之作。

不久岳州就有石刻说是吕公的《自记》，见于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八，前面已引过。他自谓京兆人，唐末累举进士不第，因游华山，遇锺离，又遇苦竹真人；再遇锺离，尽得希夷妙旨。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世传吕洞宾唐进士也。诣京师应举，遇锺离翁于岳阳，授以仙诀，遂不复之京师，今岳阳飞吟亭是其处也。”罗大经说他遇锺离于岳阳，和他《自记》冲突，但岳阳有一飞吟亭是可以知道的了。不但有亭，作为“朗吟飞过洞庭湖”的纪念，而且岳州人士已为他造祠，即在他以前题诗的地方。洪迈《夷坚志》乙卷第七：

淳熙十六年，章弼为岳阳守，闻城南老松之侧有吕公祠宇，因往瞻拜，睹其塑像，袍色黧黧不鲜。命工整治，未暇扣其乞工与否也。一夕，家人梦一道流，衣新黄袍，遮道立于郡圃，趋而避之他所，则又相遇。问其姓名，曰：“我仙者也。”家人曰：“若是仙者，何不游天上而反行地下乎？”曰：“我地仙也。”翌日以语章，章出视事，吏前白，云向者奉命易真人袍，今绘已毕。章深异之，且念一润色其衣服，而形于梦寐若影响，乃以故所藏吕公《金丹秘诀》刻于郡斋，冀广其传。其书吕自为序，称紫微洞天纯阳真人。（序文略）

据我见过的材料，洞宾传说，起于庆历，而发源地在岳州，后来传布开来。

至于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很难说。总之，他没有张果，何仙姑那样实在。《宋史》《陈抟传》：“关西逸人吕洞宾，有剑术，百余岁而童颜，步履轻疾，顷刻数百里。世以为神仙。皆数来抟斋中，人咸异之。”这一条虽见于正史，但陈抟的传实采道家言。并且《陈抟传》说到宋真宗到云台观，观抟画像，则最早此传出于宋仁宗时人手。（不能到南宋，因吴曾已引。）此时正吕洞宾神仙传说顶盛的时候，安知不是做传的人引吕以重陈，与岳州吕《自记碑》说因游华山，尽得希夷妙旨，引陈以重吕出于

一般心理？互相依傍，而实则互相冲突；因为一边是希夷先生的再传弟子，而得道之年才五十，一边是出入斋中，已百余岁！且《蒙斋笔谈》说“世传神仙吕洞宾”是世传吕洞宾，他看了李观的碑方始知道他名岩，而“洞宾其字也”。岳州石刻《自记》开始言“吾乃京兆人”，不言名岩。世但传洞宾，或回道士。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录洞宾事迹诗词，不标洞宾或吕岩，乃曰回仙。可知吕岩，当时人也不知道，独李观知之。

然则吕洞宾对了？也是一个不确实的名称。《苕溪渔隐丛话》引陆元光书名《回仙录》，甚为奇特。因为照传说是他游人间，化名回道士，或题字石壁，自署回字，回字是吕字的变化，或者剑仙一流喜欢如此。陆元光何以适名回仙，而不曰吕仙？潭州人士夏钧到潭州看见的又是《回客设斋》。不要他是回教徒或者回人，而冒姓吕以行教吧？在他的教义里也找不到回教的痕迹。至于“洞宾”，则在宋时又有李洞宾，一名李八百（又一李八百，非《神仙传》的李八百），见黄休复《茅亭客话》，而明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则谓戏白牡丹的是颜洞宾。何洞宾之多？大概洞宾是一岩穴之士好用的名字，犹仙翁之多名八百如李八百、曹八百等。这样说来，他的名姓都很渺茫。神仙本来渺茫的，而日本佐伯好一郎氏以写《景教流行碑》的吕秀岩当之，必定不对。

佐伯氏引教士李提摩太之说，谓吕岩生于唐天宝十四载，出处待考。据岳州吕真人《自记》石刻说“唐末累举进士”；据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八引《雅言系述》载吕洞宾自传“咸通初举进士不第”；据《陈抟传》他到宋初才百余岁，据《道藏》《金莲正宗记》，《金莲正宗仙源像传》，赵道一《真仙通鉴》，《吕祖志》，《纯阳帝君神化妙通纪》，同是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生，李教士之说无一合者。佐伯氏假定吕岩生于七五五年，故算至唐德宗建中二年立景教碑时适为二十六岁，倘生在贞元十四年，则后于景教碑之立十七年，倘咸通中举进士不第，则后七八十年了。然则吕岩与吕秀岩决为二人。而况吕岩唐世无闻，传说起于北宋乎？

《道藏》中传都是王重阳教盛后，尊吕为祖师时所造。所以移在贞元，因欲使他为吕渭之孙，吕让之子的缘故。不必说与《陈抟传》不合，而且与北宋传出的《自记》也不合，他到唐末已经一百岁了，何能“累举进士”？而改动京兆或关西，变为河中或蒲坂，是用吕渭的籍贯。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八引《雅言系述》载《吕洞宾传》云：

关右人，咸通初举进士不第。值巢贼为梗，携家隐居终南，学老子法。

假定吕洞宾确有其人，以此说为近情。惜《雅言系述》一书今佚，仅见

吴曾摘要之言如此。

洞宾的传说太多，散见于宋人诗话笔记，不能尽记。总之，他有度人的心，屡游人间，而人不识。或做卖墨客，索价甚昂，没有人理他；或作傲士，忽然而来，又飘然而去。一定要等到他去后，人家方始知道是神仙，而懊恼之至。

《宣和遗事》有吕洞宾斗林灵素事。一日，林灵素设斋，宋徽宗问：“朕建此斋，得无神仙降耶？”灵素曰：“陛下更须建灵宝大斋，肃清坛宇，其时必真仙度世。”言罢，道众中忽有一士掷所盛斋钵于地。众欲责之，随腾空而去。帝曰：“此非神仙而何？”灵素不答，揭钵视之，见一幅纸，上有诗一绝云：

捻土为香事有因，世间宜假不宜真；

洞宾识得林灵素，灵素如何识洞宾！

众方知是洞宾降。此故事产生于民间，以真仙压倒方士。徽宗信用林灵素为道俗所厌，一般民众要举槌击之。这一个故事的产生是表示北宋人士已不信符箓厌胜黄白之术，而信仰世间原有真仙的，不过非方士之所能知而已。曾达臣《独醒杂志》卷五有类似的一则：

林灵素以方士得幸徽庙，跨一青牛，出入禁卫，号曰金门羽客。一日有客来谒，门者难之。客曰：“予温州人，第入报。”灵素与乡人

厚，即延见焉。客人，灵素问曰：“见我何为？”客曰：“有小术，愿试之。”即捻土炷炉中，且求杯水噀案上，复之以杯。忽报车驾来幸道院，灵素仓皇出迎，不及辞别，而其人去。上至院中，闻香郁然，异之。问灵素何香，对曰：“素所焚香。”上命取香再焚，殊不类。屡易之而益非。上疑之，究诘颇力。灵素不能隐，遂以实对，且言噀水复杯事。上命取杯来，牢不可举。灵素自往取，愈牢。上亲取之，应手而举。及得片纸，纸间有诗云：“捻土为香事有因，如今宜假不宜真。三朝宰相张天觉，四海闲人吕洞宾。”灵素自是眷衰，未几放归温州而死。

以“捻土”句证，知曾记的故事比《宣和遗事》早起，而为《遗事》所本。

起初洞宾只是神仙传说中的人物，后来变为教主。佐伯氏说他的教即是景教的流派，因为景教后来不知名了，世人误以为回教，所以吕翁一称回道士。他的假定也很难成立。一则他不是中唐人，与《景教碑》书手一无关系。二则佐伯氏所举如“以水变酒”、“触死鱼使复活”等故事亦别教传说所可以有的，不一定是耶教故事。而吕岩之教，含佛教的成分则极多。在两宋，儒释道三门思想是互混了。例如《陈抟传》的作者说他是剑仙，还和唐人小说里说剑侠的说法一



吕洞宾（北京白云观藏画）

样，到岳州石刻《自记》就不同了：

世言吾卖墨飞剑取人头，吾闻哂之。实有三剑，一断烦恼，二断贪嗔，三断色欲，是吾之剑也。世有传吾之神，不若传吾之行。何以故？为人若反是，虽握手接武，终不成道。（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八。）

《吕祖志》卷一《江州望江亭自记》，改上文，略有不同：

世多称我能飞剑戮人者，吾闻之笑曰：慈悲者佛也，仙犹佛尔，安有取人命乎？吾固有剑，盖异于彼，一断贪嗔，二断爱欲，三断烦恼。此其三剑也。……吾尝谓世人

奉吾真，何若行吾行，既行吾行，又行吾法，不必见吾，自成大道。不然日与吾游，何益哉！

对照前引《蒙斋笔谈》条，即知北宋人士都以剑仙非正道，要从正道人，不如儒佛。儒家修身心，立德行；佛家断贪嗔烦恼，而慈悲度世。吕纯阳没有剑，他的剑就是佛经的“金刚”。

《太平广记》收《异闻集》《吕翁》一则。此度卢生的吕翁，当然不是吕洞宾，因为说开元中已是老翁了。北宋时人混此两吕，南宋人辨正此事。吴曾据《陈抟传》以辨，胡仔引回仙词有“黄粱梦，犹未熟，梦惊残”句，说他自己还用做典故，怎能说度卢生的是他呢？最堪绝倒！但此吕翁虽与他不是一人，却极有关系。因后人又建设一故事。就是以囊中之枕造成一黄粱梦境以度脱卢生的固然是吕洞宾；而他自己的悟道也有同样一个黄粱梦境，那时度他的是汉锺离。《道藏》苗善时的《纯阳帝君神化妙通纪》就立“黄粱梦觉第二化”这一章，而且说锺离度他的时候在唐宪宗元和五年。马致远的《黄粱梦》也演这个故事。此枕岂非道家的衣钵吗？“慈悲者佛也，仙犹佛尔”，“黄粱梦觉”与“菩提明境”皆顿悟之教。而八仙的师承传说，某某从某某得道，某人度脱某人，以及全真教的五祖七真，完全受禅宗思想的影响。这样他的教与景教毫无关系，反是与

佛教禅宗相仿。

马致远《岳阳楼》剧说他度柳树精，此出“惟有城南老树精，分明知道神仙过”一诗。但传说诗乃为松上老人作，非柳。俞樾《湖楼笔谈》七论《城南柳》剧本已辨之。度柳树精，依马剧，柳投胎为郭马儿。此郭马儿之郭必据他《自记》度郭上灶而来，皆有所本。

江湖间诗因失名而传说为他所题的事很多。即有题者姓名，如“黄鹤楼边吹笛时，白苹红蓼对江湄，衷情欲诉谁能会，惟有清风明月知”，本题吕元圭，而世人因言吕先生一字元圭。《全唐诗》有吕岩诗四卷，杂采诗话及《道藏》艺文而成。至于“别我游何处，秋空一剑横”一绝，本滕宗谅口占赠回道士，今作吕赠滕，芜杂可想。

唐戴叔伦《寄万德躬故居》诗：“吕祖祠下寒砧急，帝子阁前秋水多”，下云“闽海”、“南征”，祠似在闽，此则中唐时有一吕祖祠，当非洞宾。

我们看何仙姑的传说，是由实而虚，有实在一个人，而后有传说，所以追索及时的史料，即知其为人。人可信而传闻不可信。吕洞宾的传说，是先虚后实，先有传闻，而后有身世的记载及著作出来。所以记载不可靠，而那个传说倒是史料。

〔案〕八仙中最著名、民间传说中故事最多的，要数吕洞宾了。他在

道教中地位也极高。全真道奉他为纯阳祖师，故亦号“吕祖”。元、明时封他为纯阳帝君，颇重其祀。直到近代，在道教中，他的香火也是很盛的。如果我们把八仙中每个人的身世浏览一下，就会发现，与其他七仙联系最多的当数吕洞宾。他实际上是八仙的中心人物，尽管他的“年岁”居中，道行也未居首位。这就使人不得不这样猜想：八仙这组神仙的形成，可能是以吕洞宾为核心，而后才把他其他七位依附上去的。

他是唐代的一位慕道的士人，从鍾离权修炼得道。但他又不仅继承了鍾离权的“上真秘诀”和“灵宝毕法”，还学会了火龙真人的“天遁剑法”，成了一位“神仙侠客”。而且他誓愿度尽天下众生，方始升天，竟要与佛门的救苦救难观音菩萨争一席之地了。所以，吕洞宾就在民间博得了相当多的信徒，人们把自己的幻想寄托给他，他的故事也就越编越多。据《默记》，北宋中叶以前，他虽然已为道士所奉，但其名尚未广为人知，故朝廷竟有缉捕吕洞宾的笑话。但此后则名声渐大，屡屡见诸记载，仅南宋洪迈《夷坚志》就载有他的故事数十条之多。

他是八仙中人情味最浓的一个（八仙都是很有人情味的）。在民间传说中，他不仅游行人间，为百姓治病解难，除害灭妖，而且外貌潇洒，性格幽默，还沾染着一些“酒色财气”的

小市民习气。这个形象很受群众喜爱。南宋时，已有吕洞宾的专祠，并塑像供奉。到了元、明，统治者提倡道教，吕洞宾借助于民间的声望，进而为统治者所推崇，成为道教诸仙中最活跃的人物。但尽管如此，吕洞宾依然没有摆脱他的“群众基础”，在城市的市民阶层中保留着强大的影响。

何仙姑

《铸鼎余闻》卷四：

邓淳《岭南丛述》引《太平广记》



何仙姑（明刊《仙佛奇踪》）

云：广州有何二娘者，以织鞋子为业。年二十，与母居。素不修仙术，忽谓母曰：“住此闷，意欲行游。”后一日，便飞上去罗浮山寺。山僧问其来由，答云：“愿事和尚。”自是恒留居止。初不饮食，每为寺众采仙果充斋，亦不知其所取。罗浮山北是循州，去南海四百里。循州山寺有杨梅树，大数十围，何氏每采其实，及斋而返。后循州山寺僧至罗浮山，说云：“某月日有仙女来采梅。”验之，果是何氏所采之日也。由是远近知得仙。后乃不复居寺，或旬月则一来耳。唐开元中，敕命黄门使往广州求何氏，得之，与使俱入京。中途黄使悦其色，竟欲挑之而未言。忽云：“中使有如此心，不可留矣。”言毕涌身而去，不知所之。其后绝迹，不至人间矣。疑即增城何仙姑云。

《梦溪笔谈》卷二一胡道静《校证》：

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十《谢仙火》：“右‘谢仙火’字，在今岳州华容县废玉真宫柱上，倒书而刻之，不知何人书也。传云，大中祥符中，玉真宫为天火所焚，惟留一柱有此字，好事者遂模于石。庆历中，衡山女子号何仙姑者，绝粒轻身，人皆以为仙也，有以此字问之者，辄曰：‘谢仙者，雷部中鬼也，夫妇皆长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于世间。’后有闻其说者，于《道藏》中检之，实有谢仙名字，主行火；而余说则无之。由是益以仙姑为真仙矣。近见衡

州奏云：‘仙姑死矣，都无神异。’客有自衡来者，云仙姑晚年羸瘦，面皮皴黑，第一衰媼也。”宋王得臣《麈史》卷中《碑碣》：“治平中，予令岳州巴陵。州有岳阳楼，楼上有石，倒刻‘谢仙火’，三字。其序述庆历时，华容县一日晦冥震雷，已而殿柱有此，太守滕公宗谅子京问永州何仙姑，答以雷部中神，昆弟二人，并长三尺，铁笔书之。然予在江湖间，人多以‘仙’为名，又其字类世所开者。孙载积中宰吴兴，德清新市镇海寺殿宇宏壮，其碑云皆唐时所建。巨材髹漆，积久剥落，见倒书迹曰：‘谢均李约收利火’十余字，去地三二尺。以纸墨拓之，与岳阳字大小一同。积中因曰：‘夫伐木于山者，其火队既众，则各刻其名，以为别耳。凡记木必刻于木本，营建法本在下，故倒书’。由是知仙姑之妄也。”（按：说“谢仙火”字之来历者，以孙载之言为最有义理。）

《铸鼎余闻》卷四：

宋魏泰《东轩笔录》云：永州有何氏女，幼遇异人，与桃食之，遂不饥无漏。自是能逆知祸福，乡人神之，为构楼以居，世谓之何仙姑。士大夫之好奇者多谒之以问休咎。王达为湖北转运使，巡至永州，召于舟中，留数日。是时魏馆知潭州，与达不叶，因奏达在永州取无夫妇人阿何于舟中止宿。又云：潭州人士夏钧罢官过永州，谒何仙姑而问曰：“世人

多言吕先生，今安在？”何笑曰：“今日在潭州兴化寺设斋。”钧专记之，到潭日，首于兴化寺取斋历视之，其日果有华州回客设供。

宋李昌龄《乐善录》云：何仙姑在世间时，一主簿忽得天书，字不可识。以问仙姑，姑曰：“天书言主簿受金十两，折禄五年。”

《独醒杂志》卷四：

何仙姑，永州民女子也，因放牧野中，遇啗人以枣，因遂绝粒。能前知人事，独居一阁。往来士大夫率致敬焉。狄武襄征南依出永州，以兵事问之。对曰：“公必不见贼，贼败且走。”初未之信。武襄至邕境之归仁铺，先锋与贼战，贼大败，智高遁走入大理国。其言有证类如此。阁中有遗像，尝往观之。

《青琐高议》卷八“何仙姑续补”：

道州知州周廉夫潜回阙，道由零陵，见仙姑座上有客，风骨甚峻，顾望尤倨傲，且不揖。廉夫意似怒，其人乃引去。廉夫曰：“彼何人而简傲若此？”仙姑曰：“乃吕仙翁也。”廉夫急遣人追之，已不见矣。仙姑曰：“仙翁意有所往，即至其地，不逾一刻，身去千里。”廉夫固问仙姑：“吕仙翁今往何处？”仙姑乃四望，见仙翁在燕南府，廉夫自恨而已。

《青琐高议》卷八“何仙姑续补”：

潭州李正臣多为游商，往来江湖间。妻得疾，腹中有物若巨块，时动

于腹中，即痛不可忍，百术治之不愈。正臣乃往见仙姑，仙姑曰：“子之妻尝杀孕妾，今腹中乃其冤也。”正臣求术治之，仙姑曰：“事在有司，已有冤对，不可救也。”其腹中块后浸大，或极痛苦楚，腹裂而死。正臣视其腹中，乃一死女子，身体间尚有四挝痕焉。异哉！

《历代真仙体道通鉴后集》卷六：

赵仙姑，名何，永州零陵人也。家居墩下。年十二，因随众摘茶，行未数里，仙姑失伴。又行里余，视东峰岩谷尤美，泉石清澈，花木相倚，岩鸟好音，烟霞去来，有一人行于其中，视仙姑而笑。仙姑意其可居此，因再拜求度，愿侍巾几。髯仙曰：“汝未可居此，远来必馁也。”因袖间出一桃，令姑食之，复曰：“汝若能食尽，他日必当飞升，不然，且居地中也。”仙姑啖之，但能食其半，因怀其半，欲以为亲。髯仙曰：“汝可疾归，毋久留此。”仙姑因还。母兄曰：“汝去何久也？”询之，则逾月矣。

仙姑自兹不食，但果食暨水而已。往往不喜与俗人语话，终日促膝静坐，默默不言。母兄知其异，乃建竹阁以居之。仙姑唯兄嫂同居，其所居阁至夜往往有人语话声。其兄一日登阁窃听，则见仙姑与一长髯秀目星弁铕衣相对而语。仙姑呼长髯为仙翁，因曰：“前日约下顾，何事爽期？”仙翁曰：“适会符下，当行雨彭

蠡泽一千三百里，两三尺，一夕要足，以大暑，一龙恐不足，乃召弟子辈六人分道而去，呼云召龙，驱雷走电，故其事乃集，是以爽前夕之约。”语方已，复曰：“汝兄毋窃听玄言，恐泄天机，吾今去矣。”唯见白光透牖而去。暨明，仙姑谓兄曰：“幸毋再来听伺，恐于兄为不利耳。”兄曰：“当不复听，但愿闻夜来之事，既为仙，又须行雨乎？”仙姑曰：“今之得仙未能居于天上者，亦有数千百人，皆在十洲三岛名山洞府中，积功累行，方可升举。或治江湖，或主阴府，或掌山岳，兴万世之利，去天下之害，救病除患，振难扶倾，拯济柔弱，阴功密施，德行潜修，非可以一端举，但神仙不自矜伐，唯恐人知，故世人莫得与闻。”兄曰：“如此则神仙功行何以计之？”仙姑曰：“神仙功行，亦有仙官主之，故每岁籍其事进于帝，然后第其高下，进补仙阶矣。”

道州知州周廉夫替回阙下，道由零陵，及见仙姑，坐中有客，风骨甚异，顾望尤踞，不揖廉夫。廉夫意似怒，其人乃引去。廉夫曰：“彼何人而简傲若此？”仙姑曰：“此乃吕仙翁也。”……又有士人夏钧过永州，问仙姑曰：“吕先生今何在？”曰：“今日在潭州兴化寺设斋。”钧至潭，至寺取斋历视之，其日果有华州回客设供。潭州李正臣多为游商，往来江湖间，妻得疾，腹中有物若巨块，时转动于腹中，即痛不可忍，百术治之不

愈，正臣乃往见仙姑。仙姑曰：“事在有司，已有冤对，不可救也。”其腹块后浸大，或极痛楚，腹坼而死。正臣视妻腹中，乃有一女子，身体间尚有鞭挞痕焉。好事者时时往问，皆有验，湘东士人翕然称神。会杨公作宪按行近郡，至永，闻之甚愠。公，刚正者也，乃锁扃封号其阁而去。月余复还，开阁，则仙姑貌如故，公亦颇信，无复害仙姑意。

滕子京滴守岳阳，一夕大雷雨，既霁，华容两峰石壁上有“谢仙火”三字存焉，字体怪异。公命模字于厅壁，使人往问仙姑。仙姑曰：“此雷部中一鬼耳，兄弟二人，好以铁笔书字，其身各长三尺。”丁晋公之南迁，道出水，往见仙姑曰：“能复回乎？”仙姑曰：“复回。”“再见圣人乎？”仙姑即不答。后果如仙姑言。狄青相之南征，过永，见仙姑曰：“奉诏讨贼，愿知胜负，今破贼乎？”仙姑曰：“贼必破。”曰：“能获其凶首乎？”仙姑即不答。后悉如仙姑言。凡有事过永者，无不见仙姑问休咎。

一日，仙姑谓其兄嫂曰：“天地不先以祸福示人，虑泄机也。今宾客盈门问事，既不可拒，即将告之，是泄天地之隐秘也，宁免获谴于上？吾将有所往矣。”乃沐浴冠服，端坐而化。今其真身犹存阁上。

《历代真仙体道通鉴后集》卷五：

何仙姑，广州增城县何泰之女也。唐天后时住云母溪。年十四五，

一夕，梦神人教食云母粉，可得轻身不死，因饵之，誓不再嫁，常往来山顶，其行如飞。每朝去暮，则持山果归遗其母。后遂辟谷，语言异常。天后遣使召赴阙，中路失之。《广州会仙观记》云：何仙姑居此食云母，唐中宗景龙中白日升仙，至玄宗天宝九载都虚观会乡人斋，有五色云起于麻姑坛，众皆见之，有仙子缥缈而出，道士蔡天一识其为何仙姑也。代宗大历中又现身于小石楼，广州刺史高皋具上其事于朝。

〔案〕何仙姑本有二人，一为唐之广州增城人，一为宋时永州人。至于元代，二者相混。于是《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别为二条，使不相涉，然以宋之何仙姑为赵仙姑名何者，则不知何所依据也。

《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

永州何仙姑，不饮食无漏，世传其神异。……右见《刘贡父诗话》。据吕纯阳语，则何仙姑当为唐末人，据此说，则当是宋初人也。

《梦蕉诗话》云：广之增城有何仙姑者，相传为邑民何泰之女，生唐开耀间。……据此，则何又当为唐人。然他无所据，恐好事者为之。

《历代神仙通鉴》卷一四：

（武周长寿二年）时广东增城县何泰之女灵通神异，太后厚币聘请。何女生而紫云绕室，顶有六毫。年十三，随女伴入山采茶，失侣迷径，见

东山峰下一道士，修髯紺目，冠高冠，衣轻绡，何女亟拜之。道士出一桃，曰：“食此，他日当飞升。”仙姑食之。道士指归路，曰：“后可常会于此。”归已逾月，自是不饥不渴，洞知人事休咎。复梦神人教饵云母粉。遂誓不嫁，往来山谷，轻身飞行。每朝出，暮持山果归遗其母。至是应召赴阙，中路复失之。

《历代真仙体道通鉴后集》卷一四：

（吕洞宾）始遇零陵何氏女，传以修养，复与金丹服之。引见锺祖，携入蓬莱拜木公、金母。金母带回阊苑，令扫蟠桃落叶。

《列仙全传》卷六：

何仙姑，广东增城县何泰女也。景龙中白日升仙。天宝九载见于麻姑坛，立五色云中。大历中，又现身于广州小石楼，刺史高上其事于朝。

《茶香室续钞》卷一八：

明陈槿《罗浮志》云：何仙姑，广州增城县何泰之女也。唐天后时住云母溪，中宗景龙中白日升仙。按今俗传八仙中有何仙姑，余于《丛钞》卷十四已详载其事实矣。此何仙姑疑又别是一人也。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四二：

按《安庆府志》：何仙姑，初，桐城投子山大同禅师，每洩溺有鹿来饮。久之，鹿产肉毳，裂开一女。师见而收育之，至十二岁，牧童以山花插其髻，戏之。师乃令下山，嘱曰：

“遇柴则止，遇何则归。”至柴巷口何道人家，遂栖之，以何为姓。慎守师戒，修持觉悟。师使赵州召之，女方浙，即持策篱往。先至，见师坐左，州后至，坐右，三人一时化解。今投子山柴巷口有仙姑井，山间有赵州桥。

按《祁阳县志》：何仙姑年十三，随女伴入山采茶，失伴独行，迷路。遇异人出一桃与之，曰：“食此尽当飞升，不然止居地中。”仙姑仅能食其半，自是不饥，洞知人事休咎。今祁阳白水之紫罗峡山顶一泉，传仙姑于此沐浴。其泉穴土皆白泥，一名白泥岭。又茶嵎春有茶野生，亦云仙姑所植。

按《福建通志》：仙姑父大郎，居武平南岩，货饼自给。吕纯阳见其有仙质，日过索饼啖，辄与。吕感，赠以一桃，云：“食尽则成仙。”仙姑遂辟谷南岩。按《闽书》载：仙姑为广州增城人，生而顶有六毫，唐武后时住云母溪，辟谷，语言异常，景龙中白日升天。二说未知孰是。

按《浙江通志》：宋何仙姑南览村人，三十不字，采樵自给。见山间桃实如栢，啖之，自是不饥。元祐中，昌化令郑滂赈荒。姑混入稠众就视，人争异焉。姑即遁涉双溪，忽云雾覆之，不见。令上其事，敕祀之。

按《歙县志》：何仙姑，歙人。昌化旧隶歙，故亦云昌化人。驻蹕山有何家坞，传言上世出一仙姑，或此

地为其俗家云。

《陔余丛考》卷三四：

何仙姑者，刘贡父《诗话》谓永州人，《续通考》则谓广东增城人。曾达臣《独醒杂志》谓宋仁宗时人，《续通考》则又谓唐武后时人。传闻之讹，已多歧互。

《铸鼎余闻》卷四：

国朝邓淳《岭南丛述》引《黄氏志》云：何仙姑，广州增城人何泰女也。生而紫云绕室，顶有六毫。四岁能举一钩。事亲有孝行，性静柔简淡。所居春冈，地产云母，尝梦老人授以服饵法，渐觉身轻健。有诗曰：“风台云母似琼花，炼作芙蓉白雪芽。笑杀狂游句漏令，更从何处觅丹砂。”后果有风来集上，遂改名风台云。冈东北与罗浮相望，尝曰：“将游罗浮。”父母怪之，私为择配。结褵之夕，忽不知所之。留诗屏砚间，曰：“麻姑怪我恋尘嚣，一隔仙凡首路遥。去去沧州弄明月，倒骑黄鹤听鸾箫。”明早起视，家侧井径有遗履而已。顷之，有道士来自罗浮，见仙姑在麻姑石上，顾谓道士曰：“而之增城，属吾亲收拾井上履。”口占三绝寄其家，曰：“铁桥风景胜天台，千树万树桃花开。玉箫吹过黄龙洞，勾引长庚跨鹤来。”“寄语童童与阿琼，休将尘事恼闲情。蓬瀛弱水今清浅，满地花阴护月明。”“已趁群真入紫微，故乡回首尚迟迟。千年留取井边履，说与草

堂仙子知。”其后天台李令与谢草堂春者表其事焉。仙姑又尝于罗浮黍珠庵东壁题一绝，字比晋人差清婉少骨。壁后半毁，唯余“百尺水帘飞白虹，笙箫松柏语天”十三字。其下必“风”也，后二句人无能续之者。

《八仙考》：

何仙姑之于八仙在元代尚在游历状态中，到明嘉靖方始确定加入，已如前述。汤若士《邯郸梦》用以说吕洞宾度卢生的缘起。此剧开始即言东华帝君敕命修一座蓬莱山门，门外蟠桃一株，三百年其花才放，时有浩劫刚风，等闲吹落花片，塞碍天门。先是，吕岩度得何仙姑在天门扫花，后奉东华帝旨，何姑证入仙班。因此吕岩下世往赤县神州再度一人，供扫花之役。此关目，当系临川得意之笔。《扫花》出《赏花时》二支，音词俱佳，至今度曲者犹乐唱之。

写何姑以《邯郸梦》为最。反观《东游记》则一无描写，局促枯窘之至。《东游记》同于王世贞《列仙全传》。《列仙全传》本元赵道《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所记。今引赵氏：

何仙姑，广州增城县何泰之女也。唐天后时住云母溪，年十四五，一夕梦神人教食云母粉，可得轻身不死。因饵之，誓不嫁。常往来山顶，其行如飞，每朝去，暮持山果归遗其母。后遂辟谷，语言异常。天后遣使召赴阙，中路失之。

广州会仙观记云，何仙姑居此食云母。唐中宗景龙中白日升仙。至玄宗天宝九载都虚观会乡人斋，有五色云起于麻姑坛，众皆见之。有仙子缥缈而出，道士蔡天一识其为何仙姑也。代宗大历中又现身于小石楼，广州刺史高皋具上其事于朝。

赵道一记何仙姑如此。此唐景龙中之何仙姑，广州会仙观记即有其人，远在吕洞宾前。北宋时另有一何仙姑，见魏泰《东轩笔录》卷十四：

永州有何氏女，幼遇异人，与桃食之，遂不饥无漏。自是能逆知人祸福，乡人神之，为构楼以居。世谓之何仙姑，士大夫之好奇者多谒之，以问休咎。

此乃庆历年间的人。滕子京谪守巴陵郡遇见回道士，据说回道士就是吕洞宾。而何仙姑是知道吕洞宾的行止的。《东轩笔录》卷十：

潭州人土夏钧，罢官，过永州谒何仙姑而问曰：“世人多言吕先生，今安在？”何笑曰：“今日在潭州兴化寺设斋。”钧专记之。到潭日，首于兴化寺取斋历视之。其日果有华州回客设供。顷年滕宗亮谪守巴陵郡，有华州回道士上谒，风骨耸秀，神脸清迈。滕知其异人，口占一诗赠之曰：“华州回道士，来到岳山城。别我游何处？秋空一剑横！”回闻之，抚然大笑而别，莫知所之。

何仙姑言休咎在永州，颇似巫风

的遗留。相传狄青征侬智高时，也曾向她处问卜。曾达臣《独醒杂志》卷四：

何仙姑永州民女子也。因放牧野中，遇人啖以枣，因遂绝粒，而能前知人事。独居一阁，往来士大夫率致敬焉。狄武襄征南侬，出永州，以兵事问之。对曰：“公必不见贼，贼败且走。”初亦未之信。武襄至邕境之归仁铺，先锋与贼战，大败。智高遁走入大理国。其言有证类如此。阁中有遗像，尝往观之。

曾达臣说其言有证类如此。曾氏南宋初人。他对于北宋皇祐年间事已模糊。狄青征侬智高非但遇贼，而且大战。归仁铺之役，先锋孙节战死。时贼气锐甚，狄公的将士皆失色。公执白旗，麾骑兵纵左右翼，出贼不意，大败之；追奔五十里，断首数千级。皆见正史。今何仙姑所言休咎，仅见此条，而误谬如此。狄青之事，亦言者过神其说耳。杨万里序《独醒杂志》云“以予所见闻者，无不信，知予所不知者，无不信也”，实为过誉。北宋士大夫信奉何仙姑，闹一嫌疑案，亦见《东轩笔录》卷十四：

王达为湖北运使，巡至永州，召于舟中。留数日。是时魏绶知潭州，与达不叶。因奏达在永州取无夫妇人阿何于舟中止宿。（中略）以此罢去。

此亦好奇之过矣。

从历史上看，何仙姑一类人并不少见。郑文宝《江南余载》记南唐李后主末年洪州有妇人万氏，善言祸福，远近谓之万仙。童江正谓时人曰：“此所谓国将亡听于神者也。”北宋的何仙姑犹南唐之万仙。

由上引《东轩笔录》卷十条，已足见何仙姑与吕洞宾有相关处。而稍后则魏泰所记“幼遇异人与桃食之”，与曾达臣所记“遇人啖以枣”的“异人”与“人”，变为吕洞宾。倘使北宋时即吕洞宾了，则北宋士大夫岂不书？此事出元世。《续道藏》所收《吕祖志》当系元时书，《吕祖志》卷三《何仙遇道》条：

何仙姑零陵市道女也。始十三岁，随女伴入山采茶，饿失伴。独行迷归路，见东峰下一人，修髯紺目，冠高冠，衣六铢衣，即洞宾也。仙姑始仆仆亟拜之。洞宾出一桃曰：“汝年幼必好果物，食此尽；他日当飞升，不然止居地中也。”仙姑仅能食其半，髯者指以归路。仙姑归，自谓止一日，不知已逾月矣。自是不饥无漏，洞知人事休咎。后尸解去。洞宾尝谓仙姑曰：“吾尝游华阴市中卖药，以灵丹一粒置他药万粒中，有求药者，于瓢中信手探取与之，观其缘分也。如是数日，他药万粒，探取□□，而此丹入手即坠，因叹世间仙骨难值如此。”

观此，即明北宋言休咎识“谢仙

火”三字的何仙姑，到元代已变为纯阳弟子。此何仙姑即八仙中的何仙姑无疑。零陵即永州。所以《列仙全传》及《东游记》所记的唐景龙中广州增城县的何仙姑是不对的了。食桃未尽，但成地仙，汤若士要她在天门扫桃花落英，然后证入仙班，与此妙合。

但王世贞《四部续稿》《题八仙像后》也说何仙姑零陵市人，且言纯阳以一桃食之。然则他所知道的何仙姑不错，何以《列仙全传》错呢？我所见的《列仙全传》明刊本，题“吴郡王世贞辑次，新都汪云鹏校梓”，前面又有一篇济南李攀龙的序，汪云鹏书。李序无一言及王，反说是他自己搜群书而编的，岂非怪事？大概出汪氏之手，而托名王、李，故前后自相矛盾如此。《列仙全传》的错讹沿赵道一。赵氏所记如此，故《列仙全传》的编者抄下。《东游记》的作者，大概又抄《列仙全传》。检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未考《东游记》时代，此书以意度之，大概在《列仙全传》后或同时。

赵道一何以错呢？赵道一不错的。他以为吕洞宾所度的仙姑姓赵名何。所以他《真仙通鉴后集》有一吕洞宾前的何仙姑而又有一吕洞宾度的赵仙姑。赵仙姑的传极长，他说“赵仙姑名何，永州零陵人也”。下叙吕髯仙以桃食之事。然则洞宾所度姓赵名何，与北宋言休咎的何仙姑无涉

了。然而不然，姓赵仙姑，名何而又是永州人，不但如此，而且前引夏钧、“谢仙火”、狄青三事都在赵仙姑传中。此真缠夹！别出李正臣妻杀婢冤事，此事见宋刘斧《青琐高议》；亦何仙姑事。赵氏《通鉴》卷四十《吕岩传》“第一度郭上灶，第二度赵仙姑，法名何二”，赵氏自己并不矛盾。但他既言洞宾所度的是赵仙姑，名何，何以阑入宋人何仙姑事。除非北宋的何仙姑本姓赵。但此事宋人不说，何以赵道一忽然知道呢？

考其原因，必定北宋庆历年间的何仙姑很有名。同时在她的时候还是没有说吕洞宾度的。而吕洞宾的传说里又说度过一个赵仙姑，后人遂捏合之。考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八吕洞宾尝作自传，岳州有石刻云：“吾乃京兆人，唐末累举进士不第，因游华山，遇锺离传授金丹大药之方，后遇苦竹真人，方能驱使鬼神，再遇锺离，尽获希夷之妙旨。吾得道年五十，第一度郭上灶，第二度赵仙姑，郭性顽钝，只与追钱延年之法。赵性通灵，随吾左右。”此石刻的年代当出北宋庆历后。《吕祖志》收此作江州望江亭《自记》，已改赵仙姑为何仙姑。如是，北宋永州言休咎的何仙姑变为纯阳弟子了。这种捏合，赵道一是不满意的，因为随侍纯阳左右的是他的本家，他岂甘心不加指正，所以一定要标明纯阳所度的姓赵，此则合于北宋时的洞宾自记。但是赵仙姑

一无事迹可传，因此他把庆历间何仙姑的事一齐用了，而勉强说她法名何二，以掩饰过去，又说此赵仙姑也是永州人。至于景龙中的何仙姑另出广州会仙观所传，是不相干的。也不是纯阳弟子。偶然另有这样一个人。赵道一后的人，依旧要知道那个何仙姑，检《真仙通鉴》见了这一人，便抄下来。其实何仙姑的事迹是被埋没在赵氏的赵仙姑传里了。这样一缠夹，所以《列仙全传》以及《东游记》等书一齐错了。

到清康熙年间古杭玉枢真人王建章编《历代仙史》，他就分何仙姑为“其一”、“其二”。“其一”是景龙中人，不对的。“其二”纯阳弟子，零陵人，他是抄《吕祖志》的。二人都没有什么事迹，而何仙姑的事迹，依旧在赵仙姑传里。

〔案〕所谓仙姑，多为民间女巫。何仙姑者，即何姓女巫也。历代所信仰之仙姑甚多，而何仙姑独著名者，以其为八仙之一也。然历史上何姓女巫本亦不少，八仙中之何仙姑究系何人？据传说，该何仙姑乃吕洞宾之弟子，则宋代永州之何仙姑较为近似。永州（即零陵，又有谓衡州者。）何仙姑，亦一女巫，北宋神宗时人；上至士大夫，下至庶民，皆虔信之，谓其幼遇异人（或说即吕洞宾），赐以仙桃（或说仙枣），服后身轻绝粒，能预知祸福。宋代文人笔记，多有记其事者。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曰：“近

见衡州奏云：“仙姑死矣，都无神异。”客有自衡来者，云仙姑晚年羸瘦，面皮皱黑，第一衰媪也。”可知世传其仙迹皆妄也。后因何仙姑名头太大，附会之说遂多。唐武则天及玄宗时，广州曾有何二娘，亦一女巫，《太平广记》载其“仙迹”。至明代则衍生其事，称为广东增城何泰之女，唐武后时人，食云母粉成仙，即八仙中之何仙姑。此外，安徽、福建、浙江各地，皆有本地之“何仙姑”，见《古今图书集成》所引诸志。

蓝采和

《续仙传》卷上：

蓝采和，不知何许人也。常衣破蓝衫，六铃黑木腰带阔三寸余，一脚著靴，一脚跣行，夏则衫内加絮，冬则卧于雪中，气出如蒸。每行歌于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长三尺余，常醉踏歌，老少皆随看之。机捷谐谑，人问应声答之，笑皆绝倒。似狂非狂，行则振靴踏歌云：“踏踏歌，蓝采和，世界能几何？红颜一春树，流年一掷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纷纷来更多。朝骑鸾凤到碧落，暮见桑田生白波。长景明晖在空际，金银宫阙高嵯峨。”歌极多，率皆仙意，人莫之测。但将钱与之，以长绳穿，拖地行，或散失亦不回顾，或见贫人却与之，或与酒家。周游天下。人有为儿童时见



蓝采和（明刊《仙佛奇踪》）

者，及斑白见之，颜状如故。后踏歌濠梁间，于酒楼上乘醉，有云鹤笙箫声，忽然轻举，于云中掷下靴衫腰带拍板，冉冉而去。

《书影》卷四：

《南唐书·陈陶传》：陶所遁西山，先产药物数十种，陶采而饵之。宋开宝中，常见一隻，角发披褐，与一老媪货药市中，获钱则市鲙对饮，旁若无人。既醉，行舞而歌曰：“篮采禾，篮采禾，尘世纷纷事更多。争如卖药沽酒饮，归去深崖拍手歌。”或疑为陶夫妇云。按此即晚唐诗人陈陶，赋“一将功成万骨枯”者。观本传，则知俗绘八仙中之蓝采和，岂人名哉！以“禾”为“和”，以“篮”为

“蓝”，谬矣。

《陔余丛考》卷三四：

至蓝采和者，《太平广记》谓常衣破蓝衫，一足靴，一足跣，夏则絮，冬则卧于雪。尝入市，持大拍板唱言：“踏歌踏歌蓝采和，世界能几何？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纷纷来更多。”元遗山因以入诗，有“自惊白髯先潘岳，人笑蓝衫似采和”之句。又题蓝采和像云：“长板高歌本不狂，儿曹自为百钱忙。几时逢着蓝衫老，同向春风舞一场。”是蓝采和乃男子也。今戏本又硬差作女妆，尤可笑。

龙衮《江南野录》载陈绚学仙，尝醉歌，有“蓝采和，尘世纷纷事更多”之句，则又以为陈绚歌也。

《八仙考》：

蓝采和的事迹，最早见于沈汾的《续仙传》。《太平广记》卷二十二袭用其文，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三十八亦同。

沈氏南唐人。他自己说生而慕道，凡接高尚所说，积年之间，闻见皆铭于心。故作《续仙传》。《续仙传》是续刘向的《列仙传》及葛洪的《神仙传》的。所记的人物，大多是他同时，或比他稍前。看蓝传，他的文笔不错，有缥缈之致。其实如酒楼乘醉，忽然轻举，或者云鹤笙箫之类，皆属套语，并非特为蓝公出色。蓝公的特点，在乎他的服装的别致，以及乞索的态度。再有，是唱一个

“踏踏歌，蓝采和”的道曲。他似乎是一个同时乞索，同时散钱的玩世道人。宋元之际的画，就画了他那副行径。元遗山绝句《题蓝采和像》云：“长板高歌本不狂，儿曹自为百钱忙，几时逢着蓝衫老，同向春风舞一场。”可证金时画蓝仙像是如此的。这副画何人所画，不得而知。考《图画见闻志》《宣和画谱》一类书，无有蓝采和像。《秘殿珠林》卷二十记清乾隆清宫藏有宋李得柔的素绢本《蓝采和图》一轴，并且上面有李得柔自己写的《蓝采和传》，款云：“紫虚大夫葆光殿校籍李得柔画传”。按李得柔的画见于《宣和画谱》者，二十有六。内中有锺、吕两仙像而无蓝仙。《宣和画谱》记载李得柔为凝神殿校籍，与此葆光殿又异。但也不能据此断定清宫这幅画不可靠，因《宣和画谱》所载也非李氏画的全录。至于现在的八仙画，即去古已远，蓝公的个性不见，以姓蓝故有时持一花篮而大拍板也已借与张果了。

蓝采和是否姓蓝？元遗山诗：“自惊白髯先潘岳，人笑蓝衫似采和。”他以采和为名，而以“蓝衫”对“白髯”，不以为姓。此唱道曲索钱的人，既穿蓝衫，又自呼其名，好像惟恐人家不知道似的，怎能算一个隐姓埋名得道的人呢？故蓝采和决非其人之真姓名。或并无其人，只有一踏歌如前所引；因此歌而造此神仙传说。“蓝采和”三字有音而无义，大

概如汉乐府“妃呼豨”之类，后人不解，以人实之。龙袞《江南野史》记陈陶得仙事云：

开宝中，常见一隻角发被褐，与一炼师，异药入城，鬻之获资，则市鲊就墟。二人对饮且啖，旁若无人。既醉且舞，歌曰：“蓝采禾，尘世纷纷事更多，争如卖药沽酒饮，归去深崖拍手歌。”时人见其纵逸，姿貌非常，每饮酒食鲊，疑为陶之夫妇焉。竟不知所终，或云得仙矣。

马令《南唐书》《陈陶传》略同，但改炼师为老嫗，则与下夫妇合。歌之开始作“蓝采禾，蓝采禾”，重一句。陆游《南唐书》同马氏，而改为“蓝采和，蓝采和”。要之，“蓝采和”“蓝采禾”“蓝采禾”，都是踏歌的泛声有音无义；倘寻意义，则“蓝采禾”还保留乡土味道。

大概唐末乱离，人民转徙无常。南唐开国，稍见太平。异乡之人，混入街市，踏歌乞索。奇装异服，非江南人所见。歌音亦不甚清楚，但听见“蓝采禾、蓝采禾”遂以钱与之。好事者目为神仙，文人足成乐府。所以沈汾歌词，与龙袞又不同。陈陶长安名士，也因唐末乱离到南唐。不过他是想见用的，因不见用，隐居南昌，好道炼丹。龙袞写其仙去，用此故事及道曲。马令、陆游不信其为仙，采野史到“疑为陶之夫妇焉”止，而亦载此曲，殊无谓焉。

明来集之《秋风三叠》中《蓝采和》剧即以蓝采和为陈陶，必据龙、马、陆诸书，以歌属陈陶。不知此踏歌，与陈陶诗也不类。而以蓝采和为陈陶有两点不可能。一，他在南唐，方高自位置，拟作王者师，安能狂放落魄一无顾忌如此？二，沈汾所谓“凡按高尚所说”，“高尚”即陈陶辈。他的《贺自真传》就是听陈陶而装点成的。如果蓝采和即陈陶，怎么说“不知何许人也”？

元曲有《汉钟离度脱蓝采和》剧，说蓝采和是一个伶人，乐名蓝采和，真姓名是许坚。许坚也是南唐隐士。此人比陈陶更怪。马令《南唐书》有传，说他形陋而怪，“自负布囊常括不解，每沐浴不脱衣就浴涧，出而暎之。或问其故，则言天象昭布，虽白书亦常参列，人自昧之尔！其可裸袒乎！”《永乐大典》辑本郑文宝《江南余载》云：

许坚往来句曲、庐阜之间，草装布囊，或卧于野，或和衣浴涧中，萧然不接人事，独笑独吟而已。其诗有云：“只应天上路，不为下方开，道既学不得，仙从何处来？”又《题简寂观》云：“常恨真风千载隐，洞天还得恣游遨。松楸古迹一坛静，鸾鹤不来青汉高。茅氏井寒丹亦化，元宗碑断梦曾劳。分明有个长生路，不向红尘白二毛。”坚诗颇多，其语意皆类此。景德中无疾卒于金陵。岁余，忽于

洪州谒见兵部员外郎陈靖，靖至建康言之。王化基发其墓，已尸解去。

其诗其人都可传。倘以许坚当蓝仙，则诚为韵事。但也有不合的地方。此言许坚景德中卒，此时南唐亡已二十余年。沈汾成书于南唐时，安能记其飞升？此蓝衫老到底不可知，或以为许坚，或以为陈陶，择南唐知名的隐士以附会耳。

赵翼《陔余丛考》以世传蓝为女仙，致讹之由，上文已指出八仙画中张果的拍板，及韩湘的笛子，似皆分自此公，因为在元代，以为他是伶工。

韩湘子

《太平广记》卷五四引《仙传拾遗》：

唐吏部侍郎韩愈外甥，忘其名姓，幼而落拓，不读书，好饮酒。弱冠往洛下省骨肉，乃慕云水不归，仅二十年，杳绝音信。元和中，忽归长安，知识阍茸，衣服滓弊，行止乖角。吏部以久不相见，容而恕之。一见之后，令于学院中与诸表语论。不近诗书，殊若土偶，唯与小臧赌博，或甌中醉卧三日五日，或出宿于外。吏部惧其犯禁陷法，时或劾之。暇日偶见，问其所长；云善卓铁锅子。试令为之，植一铁条尺余，百步内，卓三百六十钱，一一穿之，无差失者。



韩湘子——手中的竹筒后来又变成了笛子。（明刊《仙佛奇踪》）

又于五十步内，双钩草“天下太平”字，点画极工，又能于炉中累三十斤炭，支三日火，火势常炽，日满乃消。吏部甚奇之，问其修道，则玄机清语。因说小伎，云能染花，红者可使碧，或一朵具五色，皆可致之。是年秋于后堂前染白牡丹一丛。无何潜去。（愈）出为潮州刺史，至商山，泥滑雪深，忽见甥迎马首而立，拜起劳问，扶蹇接轡，意甚殷勤。至翌日雪霁，送至邓州，乃曰：“某师在此，不得远去。”问其师，即洪崖先生。明年春，牡丹花开数朵，花色一如其说。但每一叶花中有楷书十四字曰：“云横秦岭家何处，雪拥蓝关马不

前。”

《铸鼎余闻》卷四：

《唐书·宰相世系表》云：韩湘字北渚，大理丞。

《青琐高议·前集》卷九“韩湘子”条：

韩湘，字清夫，唐韩文公之侄也，幼养于文公门下。文公诸子皆力学，唯湘落魄不羁，见书则掷，对酒则醉，醉则高歌。公呼而教之曰：“汝堂堂七尺之躯，未尝读一行书，久远何以立身？”湘笑曰：“湘之所学，非公所知。”执笔略不构思而就，曰：“青山云水窟，此地是吾家。后夜流琼液，凌晨散绛霞。……一壶藏世界，三尺斩妖邪。解造逡巡酒，能开顷刻花。”公曰：“子安能夺造化开花乎？”湘曰：“此事甚易。”公适开宴，湘预末座，取土聚于盆，用笼覆之。巡酌间，湘曰：“花已开矣。”举笼见岩花二朵，类世之牡丹，差大而艳丽，叶干翠软，合座惊异。公细视之，花朵上有小金字，分明可辨。其诗曰：“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燕关马不前。”公亦莫晓其意。饮罢，公曰：“此亦幻化之一术耳，非真也。”湘曰：“事久乃验。”不久，湘告去，不可留。公以言佛骨事贬潮州。一日途中，公方凄倦，俄有一人冒雪而来。既见，乃湘也。公喜曰：“汝何久捨吾乎？”因泣下。湘曰：“公忆向日花上之句乎？乃今日之验也。”公

思少顷曰：“亦记忆。”因询地名，即蓝关也。公叹曰：“今知汝异人，乃为汝足成此诗。”诗曰：〔诗略〕乃与湘同宿传舍，通夕议论。湘曰：“公排二家之学，何也？道与释遗教久矣，公不信则已，何锐然横身独排也？焉能俾之不炽乎？故有今日之祸。湘亦其人也。”公曰：“岂不知二家之教，然与吾儒背驰。儒教则待英雄才俊之士，行忠孝仁义之道。昔太宗以此笼络天下之士，思与之同治。今上唯主张二教，虚己以信事之。恐吾道不振，天下之流入于昏乱之域矣，是以力拒也。今因汝又知其不诬也。”公与湘途中唱和甚多。一日，湘忽告去，坚留之不可，公为诗别湘曰：“未为世用古来多，如子雄文世孰过？好待功成身退后，却袖身去卧烟萝。”湘别公诗曰：“举世都为名利役，吾今独向道中醒。他时定见飞升去，冲破秋空一点青。”湘谓公曰：“在瘴毒之乡，难为保育。”乃出药曰：“服一粒可御瘴毒。”公谓湘曰：“我实虑不脱死魂游海外，但得生入玉门关足矣，不敢复希富贵。”湘曰：“公不久即归，全家无恙，当复用于朝矣。”公曰：“此别复有相见之期乎？”湘曰：“前约未可知也。”后皆如其说焉。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四七：

按《韩仙传》：予大周之韩原人，始氏以国，秦楚进灭后，有叔通子者奔武城，遂姓韩氏。因契夙器，游于

海东，卒成仙圣。枝蔓萝蒂，牵连不已。汉之东西，晋之前后，史谱已载。（唐）高宗永徽四年癸丑，先祖曰仲卿者，刺史江南，人受德济，遂家于邓州之南阳松水焉。玄宗天宝壬午九日，先父生有异质，既长以孝著名，讳曰愍，寻改曰会，应代宗广德元年癸卯乡举。大历二年丁未秋，仲卿祖薨，先父尽大礼，槨掩于匡庐之五老峰下。卜者曰：“得此者位极人臣，二十年后有仙者出。”先父与姑子萧存筑舍于西林寺守墓焉。萧存历官至郎中，恶裴延龄，不仕，归养于兹。明年戊申上元，继祖母贺氏生叔愈。五年庚戌，叔三岁而贺母死，先父抚之。先父历官起居舍人。十二年丁巳五月，先父坐元载贬岭表。既归南阳。叔日记数百言，通六经百学。建中四年癸亥，朱泚乱，先父携叔奔迁韶岭。先父为人善清言，有文章高世。江南宣城有别业，先父亦就居。八月有诏征先父，以衰颓不可就，因二辞，遂为訕谤不用。及韶岭兵克，复归，苦励叔以读。兴元元年甲子登荐时，叔年十八也。贞元元年乙丑，谓叔曰：“吾早失怙恃。吾母清河崔氏亦卒，汝母生汝即捐，而幸成大人矣。我年过半，所不尽恨者，汝嫂吕氏之不嗣也。天欲何为！”言已泪下。

先父祷于岳神之西，梦曰：“虎榜中乡闾，庭分桂一枝。最怜双遂后，宾雁各于飞。”明年丙寅三月七日甲寅之辰，而吾婢窦氏忽见丹鹤飞

入中庭。先父亦见，随入方舍，绝无影迹。六月乙未七日庚申之酉，而予生时也。天垂五异，地应百祥，乡里有见老鹤翔空者。先父以鹤为名，谓叔曰：“昔卜吾父五老葬地者，开府子仪郭公也，谓我有仙者出。丁未迄今二十载，合其谶矣！”叔曰：“异教也！神仙杳茫，兄何独取乎？”先父嘿然。

初苍梧之野宾龙峰西北有洞曰皇老，东华李公、西城王公相传道焰，合炼神丹。予托形于胎仙氏〔按：即鹤〕，时东汉之明帝永平庚申中秋也。西晋惠帝元康九年己未。予生二百有四。予于皇老洞遇李、王二翁在焉。二翁对酌，童子捧符，一童进朱橘嚼酒，谈及妙旨。予闻之心窍洞明，长唳数声。翁不觉失声曰：“是儿悟矣！悟矣！”予得领微旨，即以神神之道，治于洞口。予饥茹渴吸，自担清赏。时有苍猿公元元丈人寓焉，遂为誓好。

唐贞元元年乙丑，又四百八十六年矣。上帝若曰：“敕汝无量大通神霄仙卿吕岳，遍访尘寰，超凌上品，以佐太上无为元元至化。唯卿勿怠，如敕恪行！”纯阳翁遂飞历八都，无地不涉，忽一日憩于苍梧之阳。予已洞识矣。予更名冰壑老人，与元元丈人共谒焉。翁固知之，伪问曰：“子何人耶？”予口致词曰：“是为野人之至望。”翁笑曰：“子野则野矣，人或未然。姑试子。”遂示诗曰：“两口谈

元并是虚，山高下品亦非居。洞前纵有千年计，滨海蓬莱总不如。”其意喻以苍梧虽美块中耳，不若蓬莱之能久居，而其中微示以“吕岳洞宾”字意。猿初不悟也，遂轻之。予跪进曰：“公非纯阳吕翁耶？”翁曰：“子言是也，可教。”遂以铁丸三枚，命曰：“二子服之，可立死而化于人道，予将度汝为仙。”猿畏拒之。予欣受而次第吞之，但觉神凌至虚，翁乘之而起。飘飘而上，越东海，入方丈之颠，见东华翁曰：“美则美矣，恨毛团耳。可更其身，当跻上域。”遂命翁送之。翁领予神，径抵唐国之松水，投予于吕母之怀，嘱予曰：“汝勿言，吾来视汝。”遂降生焉。盖吾母乃翁之从孙也。

次年丁卯苦疫，先父卒于八月十二。死经时，复起索书嘱叔曰：“贺母生伊亦此时，我于此上独坚持。今朝长叹归乎数，唯汝怜孤立我儿。”叔曰：“分内事也，兄何忧耶？视弟为不义耶？”遂啮指为誓，先父挥泪而逝。八年，予七岁矣，然犹记翁“不言”之嘱，终不呼一字。叔不悦曰：“是儿痴物也？宁馨耶？乌灵耶？何日得清爽耶？”十年甲戌，叔举进士归。予喜失声曰：“叔归矣！”予叔母趋视，果然，与叔大以为乐。次晨遂暗不能出一声，但哭眺而已。叔百计求之，莫可瘳。午阴，正庭忽有道人黄裳紫冠来谒，谓能发我声，盖吕翁也。叔喜，襁予与视。翁笑曰：

“而忘予勿言之训耶？”予不觉律管发辉，答曰：“有罪有罪！”遂为予名曰：“可名湘，可字清夫。他日当为我方外弟子。”叔大诞之，叱之出，予遂能言。

十四年戊寅，大夫孟东野、张籍，叔友也，媒于东阁学士林圭国甫之女于予而娶之。女善谈咏，小字芦芳。予年少，不喜女容，近之则自赧，终不一与。予十三岁矣，叔日以经史为训，予颇敏，择额上先生师焉。先生死，予舍于家，叔亲教之。四月十四壬申，吕翁变名宫无上谒叔，谈及群书百家，无不熟猎。叔延三宿，大以为奇，遂命馆侧，予师之。既居，昼则训予修身治国之道，夜则授予内炼重贞之道，予深信之。翁曰：“修身可人爵而老死迷真，修真可登仙而长生不朽。二者不可并学，子欲何择？”予曰：“贵不可久，仙愿学焉。”翁喜而教之。然苍梧之事，予皆忘矣。

未几，为叔宴集时，阶下有匠者用铜钱汁补铁甑者。时翰林虞公命予对曰：“铜镪补铁甑。”予对曰：“铅汞合金丹。”座上皆詫。叔曰：“汝何以知之？”予曰：“师教之也。”言未已，侍儿进曰：“宫先生夜夜教公子以神仙之事。”叔愈怒，挞予，索翁责之曰：“吾儿儒外之习吾不之讲。始吾以汝为高士也，礼之。汝敢以惑世诬民之事以摇其心耶？速去！勿致辱耳！”翁笑而去，嘱予曰：“子能忆

昔苍梧之苦，当来终南之碧云峰求我，去此三百里，子不屑，则一大失矣。”予日夜慕之，甚于父母，中宵予亦遁。叔号泣大索三月，不能得。

予道经鄂南峰老姬一宿，姬惑予以美女，予力却之。彼策杖而逼，予终不伏。天晓，则茅屋姬女皆不见，予始去。盖翁一试也。

又过太白岭下，是时闻有虚言叔觅官追者，不敢昼行。是夜月明当空，忽见前林密处，灯火交递。予趋进，则白骨丛杂，有一厉鬼执予曰：“子非韩爽乎？”予跪曰：“是也。”鬼曰：“子父母得汝而亡，子叔抚汝而生，恨不汝撑天破浪以光世代，子欲逃何地耶？汝不肖子也，予得而食之。汝归去，吾或可恕。”予曰：“有死不归。”言已，鬼曰：“吾去唤同辈来，当公食汝！”言已不见，予奔。盖翁二试也。

入长乐坡道，见一布裹，予开视之，烹羊蹄一具，酒一壶。时予甚饥，思必有主，坐守之。少焉一婢远哭而来，予还之，拜谢而去，即不见。盖翁三试也。

转沙沟界，予馁甚，坐石下。有二夫逐豕，见予曰：“子为我守此豕片时，我有遗豕往寻之。”复遗予以熟食，予饲而饱。二夫去，中饷不至。有一虎自丛莽中出，欲搏豕。予曰：“受人之托，而为汝搏，是不忠也，愿自代。”因纳豕于藁刺中，而自当之。虎回首大吼，遂入岩穴，莫

知所之。少焉二夫长笑而来，牵豕而去。盖翁四试也。

予前不十里，路岐岔甚，有农夫罔以逆路，不觉逃至扶风柳林。有丐者酗酒极醉，当于要路，詈骂千百以至万计，予不敢答。索予钱，予罄囊与之。又索米，予止二升一合，并与之，方稍解而去。盖翁五试也。

既达终南界，问碧云峰于樵人。时一羸樵甚丑，答予曰：“子欲访谁耶？”予曰：“宫先生耳。”曰：“宫先生，吾故识也。始以美名重世，人皆畏之。既而久居，犬彘不为也。因淫盗无常，人不与食，今将死矣，子访何益？彼不死，吾辈欲执于官以诛耳。子勿贻池鱼之祸，速去之。”予曰：“予此来欲相见，后虽有祸，愿为之死。”盖翁六试也。

已而挽烟萝，步剑石，回纭苔草，涉历蒲芦，虽狼穷虎止之地，无不经涉。果见盘阴之下，有红树焉，盖老枫也。下得一破茅舍，远睨烟火微出。予手分荆棘而入，则破壁败炉，藤榻石枕，先生弱瘦，不可目视，双眸不开，釜有残豆羹，案有书半卷，视之，命书也。先生狂呼大哭，不省人事。予再三唤之，先生曰：“汝鬼耶？取我耶？”予拜泣曰：“弟子湘也。自先生教我而来。”先生曰：“我记之矣。我先以文学有罪于世而逃，既而衣食不给，复肆张于汝叔，而复以妄言诱汝，以至今日。老天使我受此苦者，正此报也。子可

回。勿误青芳光景也。我头下有金二饼，可供归费。子速归，可荐我于九泉下。况此地虎狼交杂，蛇虺出入，虽一薪一汲，必逢百度，子不可久。”予曰：“弟子此遇，心方得已，虽虎蛇餐啖，甘苦不辞。先生昔为我师，今日既见先生困惫而离，禽兽不为也。愿以死同先生。”三日后，先生谓予曰：“我思泉水，子往求之。”予遂去，山壑之下，群草交翠，密封湍流。予方就汲，忽一蛇长计丈许，盘旋张口如箕，欲相啖状。予跪祝曰：“人世万物，必有灵识，我师得罪天地，以致疾疾，思饮甘泉，命之于我。我已委身师事，敢不忠罄？子既我伤，将赐我水以周师急，我必返身，任汝啖也。”言已，蛇蜿蜒数折，草蔓皆伏，威声如风灌耳而去。盖翁七试也。

得水而归，先生饮之，遽起而大笑曰：“子非下品人也！吾非宫无上也，宫字无上，吕也。吾初唐之洞宾也。七度试子，皆合天格，子可教矣。”遂引予出舍，不二里，山景异常，指一峰峦曰：“此碧云峰也。”一喝而白壁开，曳予视，即如王宫帝阙，金紫交映，彤碧混合，如白昼焉。少焉，二童曰：“翁待师久矣。”携入大殿下，一翁居上，环目方面，高冠坐首。先生曰：“此东华李公也。吾昔年事，汝知否？”予都不悟。先生命再拜，东华翁曰：“可取饮饮之。”少顷，童进醴。予饮之，肌骨

皆寒，先二世事无不记忆，方再拜曰：“一迷不觉十二载矣。”翁笑而纳之，时贞元十五年八月中秋也，予年十有四。翁复引予谒云房锺离翁、西城王翁、火龙郑翁，而授予以道。越一百二十有四日而成道，予谒上帝。帝曰：“子来！授汝开元演法大阐教化普济仙卿。”予谢而退。游蓬岛，但见琳宫贝阙，天影彩霞，自然吟咏，仙侣徘徊，诚所谓“试向昆仑岭上望，十二楼台无处寻”也。

三十日，复召谓曰：“卿叔韩愈，乃吾仙甫冲和后身也，微过谪世，子何不往度乎？”予遂领旨而下，则山川变态，人物流移，恍然腥尘中耳。永贞元年乙酉，因叔先十四年言旱获罪于德宗，黜为山阳令。次年取归，经湖南，游衡山，宿二日。云房、纯阳翁更为二道士劝叔曰：“人世转丸，命数飞燕，光阴不可得，美官不可久，公胡不相将猿鹤，久世以长生耶？”叔叱之曰：“何物妖士，敢与蛊语！”二翁遁去。元和五年，进官河南方西令转国子博士。十年乙未，叔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十二年丁酉，宪宗正旦朝贺，留宰相裴度妻父林圭及叔宴之，问曰：“今岁丰俭若何？”叔失对曰：“俭。”上曰：“何以知之？”叔曰：“去冬无雪，故知俭。”上曰：“可祷乎？”叔曰：“人主致诚，荧惑失度尚从之，况雪乎？”时讽谏耳，不意宪宗出旨，遂的限叔于三日精祷致雪。叔大惶惧，予喜曰：“叔可度

矣！”时高弟百余，日肆雌黄，老氏之教，言必深悉。予遂出榜担头，曰“卖风云雨雪”。市夫讶予妄，报于叔。叔收予。予已异形，叔不能识，诘之曰：“上以年歉，预祷雪以示丰。汝何人耶，敢漫言乎？”予鼓掌胡卢而笑曰：“人以为难，吾身中先天坎离，太极混合，乾坤尚可颠倒，况后天之雨雪乎？”叔曰：“汝可祈，则为我试。”予曰：“诺。”索酒大醉，遂登坛。半日，暖云漫野，寒气侵骨，天光一合，大雪立降，深可尺许。裴、张诸公大以为异。叔谬曰：“人君至诚、人臣至专所为耳，岂一道士之力耶？”众皆不服其论，予大笑而退。是日拜刑部侍郎，宴贺。予谒之，始也善待，既而接待中微语劝以急流之说，叔果大怒而斥之。予曰：“神仙有变化之妙，公不可为泛。”叔曰：“汝能尽一杯之酒，能致诸公醉耶？”予曰：“甚易耳，公当随我。”叔曰：“汝为之。”予遂取所佩葫芦，径可一寸，高可寸许，盛酒半杯即满，因而遍席劝之，凡三十人，各计三十巡，中宵不竭。众皆骇，叔曰：“此民间漏酒法也。”叔复曰：“汝可召二妓饮舞乎？”予曰：“亦易。”予面空召之，仙妓立降，众又异。叔曰：“幻术也。”又曰：“可召鹤乎？”予即召鹤下舞，寻化为羊，口出歌赋，其中无过劝叔之修省也。叔皆以为幻。予大言曰：“公欲为天子耶？贵极人臣，尚不知避祸而早退，一旦

诛贬，风尘千里，冻馁而死，妻子荣禄可复得耶？”叔大怒，叱予出。次日复谒，则已重门锁牖，不可入矣。予飞空而入，至中溜而下，众皆惊。叔曰：“何来？”予曰：“上寿耳。”叔曰：“何觐？”予曰：“金莲耳。”遂索火一缶，予投以丹砂，顷莲花大发，高可三尺，碧盘宝华，靡一不具，中一叶自然成联云“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叔视之曰：“此何语也？”予曰：“公遭诛窜，可当验之。”叔大忌之。予遂示以原形，叔大哭曰：“子何风颠如是耶？吾慕汝念汝，如刃碎中心，子何忍心耶？”予曰：“侄上朝天帝，今为仙宰，思叔之德，虑叔之难，特相援耳。”叔曰：“汝勿妄言。”

十三年戊戌，叔进吏部侍郎。时凤翔寺塔有佛指骨放光，上遣中使迎之。叔面诤之，上不听，罢朝。次年骨至，上留禁中二月，送诸寺，人皆大惑。叔表谏数百言，陈梁武故事。上怒，收欲诛之。宰相裴度、崔群、林圭为言，乃贬潮之刺史。叔别家往官，经蓝关秦岭，正值大雪，马惫于道，从者二人皆遁去。叔独无倚，待死而已。予冒雪见之，叔号呼百状，悲喜交集，始曰：“子先言有验矣，予迷耳。”遂成完诗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本为圣朝除弊政，岂知衰朽丧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予劝曰：

“叔今上不得于君王，中致离于祖祢，下不及于妻子。近有颓于千金躯，正此可随侄以效长生耳。”叔曰：“君命谪潮，予当匍匐事命，力不足，死亦理顺。而欲我随遁，是逐君怒。逐君怒，是不忠。纵仙可学，安可成乎？予有死而已，汝勿言。况违君限有罪于家，汝婢母置何地耶？予囊有饷，可旬日，待雪霁，乞诸邮驿耳。”予感其忠，请命于帝。帝曰：“卿当随事，可缓化之。”予得旨，遂谓叔曰：“可携侄往乎？”叔曰：“此过望也。”越七日过岭，予为之买蹇仆而行，逾月入潮。讼政之间，予有神识，叔得振威二广。溪有鳄鱼食人及畜，叔作文以祭。予敕神杀之，悬首以示，民大奇，叔方知敬于予也。

穆宗立，长庆元年辛丑，徙叔于袁州，予随去。时袁有盗群百，哨于山林，害占二县，民奔之。予议叔收，叔失策，予曰：“易也。”予雪夜独骑仗剑入巢际，贼遥见大惧。予命神吏缚其首者三人，余皆纵其散遁，救民万计。叔得功，观察王公表之。二年召归。叔入朝见主，拜国子祭酒，时叔已皓首矣，始见家族。予妻已卒于元和十五庚子矣。叔二子源、滚死。

明年劝之，叔曰：“神仙可唾手于功名乎？”予曰：“何难？”叔曰：“子欲我从道，但能取进士，予倾服之。”予曰：“诺。”叔遂荐予于太学，明年甲辰，予以《天马》、《长门》、



韩湘子（明刊《列仙全传》）

《泰阶》三赋登柏耆榜，列名十二。予不仕，诡以风症，上疏辞。叔始诚信。五月，拜吏部侍郎，得复旧爵。时苍梧之元元丈人已生于霸陵西村朱氏，年三十。吕翁游五台来，为贫道者乞食于家。朱氏名拾得，敬之饮。遂相持而来京师，之长安门，见予曰：“子何久于风尘耶？是儿汝友也，当于蓝关可并度之。”予诺，翁去，留拾得于蓝关之九曲溪洞，曰：“子待七日，子师至矣。”予归。是夜下元，寒魄穿棖，灯清籁静，纸帐梅花，槐风竹戛，清入两耳，时有孤鹤倚苔，断琴在壁，与叔寝于书屋，再

谕之曰：“上帝以叔仙根道骨，昔者命侄往度，叔坚不从，故有大患。今叔大事已矣，潮阳叔之亲誓又完矣，何不去之？”叔曰：“仙人不常见，吾老死于乡党足矣，吾恐朽骨不可长修，衰气不可寿世，弃于山野，死无名也。侄有至谅，幸为我思。”予曰：“侄随叔有年，叔犹不知耶？侄之大道可以穷桑田，朽山岳，竭海源，虽日月更变，不致败此身也。叔如不学，恐貽谴于天，天必加诛，又岂宪宗之法耶？”叔曰：“易则易矣，何物色可隐去耶？”予遂以竹杖化叔之形，了无一缺，死卧于席。叔遂随遁。予饵以飞举之药，风腾于蓝关之巅，安之仙景，相与拾得为友。而复命于帝，帝曰：“卿可度之。”予归，遂授叔以至道，百日而神识洞达，始有冲和之悟焉。时长庆四年甲辰冬十一月也，叔年五十有七，而予年三十有九。

其家见其死，源弟尚幼，门人李汉，陇西人也，葬叔假尸于乡。上愍其忠，禄其子源，追赠礼部尚书、昌黎伯，谥曰文。予方蜕其舍于终南，飞其神于衡岳之顶。上帝诏之，始入太清。而拾得得道，亦就随去。帝曰：“子功成矣，向何迷耶？”不赘叔于上仙列，遣予送于昆仑为使焉。叔方大悔。予复奏举祖考，皆允。取予之父母前七代，予后一代，皆附以太阴炼形之妙，皆入昆仑。予相继送之而去。拾得命为神霄仙伯焉。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六三引明陈继儒《韩湘子神仙辨》：

世传韩文公孙湘，神仙人也，尝讽公冲举，公不从。一日因宴集，忽席上开牡丹二朵，诗其上云：“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公未知其解。后公以言佛骨事贬潮州，途中遇湘冒雪来，曰：“忆花上之句乎？”公询其地名，即蓝关也，遂足成其诗云云。予按《唐世系表》，湘字北渚，公侄老成子、公兄介孙，长庆三年进士。又按公集有题诗云《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首，他日有《宿曾江口示侄孙湘》二首，而《贾岛集》寄韩湘诗又有“过岭竹多少，潮州瘴满川”之句，则公之赴潮，湘实从行，非邂逅不期之遇也。而湘第进士，去是年才四岁耳。后官至大理丞。湘固公辈人，何得有神仙事也？而近日唐荆川《史纂左编》全不考证，妄列湘道门，且谓湘送公蓝关一宿即辞去，公留之不可得，作别湘诗，云：“举世皆为名利醉，伊子独向道中醒。他时定是飞升去，冲破秋空一点青。”既雅非公本趣，兼词句凡猥，退之家奴不为。至谓湘出药一瓢，戒公日服一粒，以御瘴烟。公谢湘，有“虑不脱死，魂游海外，一思至此，不觉垂泪”之语。何公一旦衰飒狂惑，遂至此乎？宜不然矣。编又谓湘公犹子，并其家世皆失之。

《通俗编》：

《酉阳杂俎》谓，种花者为公疏

从子侄，而不著名。《仙传拾遗》云，公外甥，忘其姓名，又皆谓花开于公谪之后。据公诗集，此篇为《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作》，则言疏侄与外甥者非也。花开事，大抵诬妄，不必深论。

《陔余丛考》卷三四：

韩湘子者，相传韩昌黎之从孙，即韩诗《左迁蓝关示侄孙湘》者也。然公诗中绝不言其有道术，而《酉阳杂俎》、《青琐高议》等书转以此诗附会，谓湘能为顷刻花，公未滴前湘先有“秦岭蓝关”一联现于花上，公至蓝关而湘适至，故公足成之云。按《唐宰相世系表》，湘乃老成之子（昌黎有赠侄老成诗），登长庆三年进士，官大理丞，初不言其有异术。惟昌黎有《徐州赠族侄》一首，云“击门者谁子，问言乃吾宗，自云有奇术，探妙知天工。”曰族侄，则非侄孙也。“探妙知天工”，盖不过如星士之类，能推人贵贱，故下又云“期我语非佞，当为佐时雍”也。而湘则随昌黎至岭南。（昌黎有《宿曾江口示湘》诗，曾江即广州增城县江也。）并非如徐州族侄之能知天工也。而转以蓝田诗附会之，其为荒幻，更不待辨矣。

《茶香室丛钞》卷一四：

《全唐诗》第十二函第七册云：韩湘字清夫，愈之犹子也。落魄不羁，愈强之婚宦，不听，学道仙去。姚合有《答韩湘诗》云：“子在名场

中，屡战还屡北。”又云：“昨闻过春闱，名系吏部籍。三十登高科，前途浩难测。”然则湘固功名之士，世传为仙，非其实也。

《池北偶谈》卷十五“韩湘像”条：

邯郸黄梁梦社会，有道人，疥癬遍体，衣履垢蔽，见市中鬻竹帘者，辄卧其上。恶而逐之。每一帘，辄有一韩湘子像，须眉宛然，人竞市之，鬻者得利亡算。

《八仙考》：

韩湘文学，元人杂剧有纪君祥《韩湘子三度韩退之》，赵明道《韩湘子三赴牡丹亭》，尚有无名氏《蓝关记》，今皆不存。故事的来源，亦在宋代。用诗话体的记载见于刘斧的《青琐高议》。《青琐高议》载通俗文字，都是诗话小说体，远溯源于唐代俗文，与敦煌所出俗文性质极相近。至于是否刘斧书，亦甚难言。其前集卷九有《韩湘子记》，下题注云“湘子作诗识文公”，大类俗讲回目。

按此或出宋人俗讲，而其时画工有取文公蓝关诗以为题材者，画文公及湘。互相引证，世俗益信其说。元陈定宇先生栝为之勃然！即为辨正之：

昌黎韩公之守潮阳也，行至京兆府蓝田县蓝关，即秦峽关，示侄孙湘诗曰：“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善画者，绘为图，山岭重叠，雪景模糊，人马行其

间，俱有畏寒凌兢状，观之令人凄然！公学正识卓，守坚论严，欲水火佛骨，忤宪宗意，谪为此行。雨雪霏霏，仆痲马瘡，亦良苦矣。公铁石心肝，当自忘其苦，侄孙湘远来追送之。湘即公兄子老成之长子也。公祭老成文曰，“长而子，待其成”，有恩于湘深矣。示以诗，欲托以死，可嗟也已！余谓公之坚贞节操，有似屈平之放逐憔悴，斫冰积雪，与苏武之出使绝域，啖雪餐毡。其于湘也，畴昔有春生之仁，湘之于公也，今兹有秋肃之义！其情贯天人，行绝今古，百世之下，闻其风者，当孺立而薄宽焉。又怪夫后来好事因此诗所云，傅会谓湘有仙术，开顷刻花于牡丹上，现前诗二句。按唐史及《讳行录》，湘字北渚，擢长庆三年进士第，官至大理丞，不闻其好仙也。味公此诗，略无花上尝现诗句意，观者其无惑于无稽之言！

陈栌但觉其无稽，亦未考其来历。韩湘度文公的故事是宋人传说出来的。韩湘确有其人，而且在中唐。但唐时何以不仙，而宋时仙？何以到宋时才有此传说，因为在晚唐时已有一个作此传说的台阶。幸而有人记载下来。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九：

韩愈侍郎有疏从子侄，自江淮来，年甚少，韩令学院中伴子弟，子弟悉为凌辱。韩知之，遂为街西假僧院令读书。经旬，寺主纲复诉

其狂率，韩遽令归。且责曰：“市肆贱类，营衣食，尚有一事长处。汝所为如此，竟作何物？”侄拜谢，徐曰：“某有一艺，恨叔不知。”因指阶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黄赤唯命也。”韩大奇之。遂给所须试之。乃竖箔曲，尽遮牡丹丛，不令人窥。掘窠四面，深及其根，宽容人座。唯赍紫矿轻粉朱红，旦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填坑。白其叔曰：“恨校迟一月”，时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发，色白红历绿，每朵有一联诗，字色紫分明，乃是韩出官时诗一韵，曰“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十四字。韩大惊异。侄且辞归江淮，竟不愿仕。

这是韩湘传说的台阶。假如每个传说能够找到这样的过渡故事，是再好不过的事。据段成式的考究，牡丹前史无有，《谢灵运集》中提及是一孤证，开元末裴上淹方从汾州得白牡丹一窠，植于长安。至德中马仆耶又从太原得红紫二色。在元和初犹少。即见《酉阳杂俎》卷十九韩湘条前。到段成式的时候，牡丹种类已很多。园艺家讲究此变种及变色的来源或者方法，认为有人用奇术变的，或者那时已有变种的方法，而过神其说。所以这是一个事物起原的故事，而后变成人的故事而参以道家神仙家言。韩愈家里确实有牡丹，他有《戏题牡丹诗》，但此诗不叙族侄奇术或者颜色

特多之事。韩愈家里有牡丹，韩愈确有一个江淮间的族侄，而“自言有奇术，探妙知天工”，见其逸诗《徐州赠族侄》，赵翼已征引。如是联合，段记的故事是很容易产生的。尤其是牡丹从元和时蕃植起。赵翼说族侄的奇术乃星相一流，此亦猜疑之词，或此族侄除星相外，尚懂种牡丹。如此而已。一变而牡丹化种；再变而每朵花瓣上有诗句；三变而诗句变成先知而后来应验。于是族侄变为韩湘，是侄孙了，但传说中还说是侄，于是造成蓝关故事。韩湘度脱文公也是经长时间的演变的。

度脱文公，则韩湘自然是重要了，加以故事的动人，及宋人书会中的讲小说，韩湘更变通俗。因此有《蓝关记》剧本。本来他还单独，后来加入八仙。

至于文公，在《蓝关记》中变成极端可怜。今元人此类剧本不存，或者是因为有辱先贤，教化不正之故，所以臧晋叔也不刻。韩文公为河南令时，有一吕氏子，年少弃妻谢母到王屋山去学仙。后来又回来了，见河南尹李素，李素使他立于府门，唤吏卒脱其道士服，给冠带，送付其母。文公作诗劝世有“非痴非狂谁氏子，去入王屋称道士”一首，末了说：“呜呼余心成岂弟，愿往教诲究终始；罚一劝百政之经，不从而诛未晚耳！”不觉言之恳切如此。他非但排佛，亦不喜道，说话家使其得度，岂不诬

哉！

[案]唐著名文学家韩愈，有侄孙名韩湘，曾官大理丞。愈被贬潮州，至蓝关时，曾赠湘诗云：“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酉阳杂俎》谓韩愈有疏从子侄学道成，能令花变色，花上显一联诗句，即韩愈贬官时赠湘之句也。然段成式与韩愈年代接近，亦并未言韩愈从侄即韩湘。五代杜光庭撰《仙传拾遗》亦记其事，而称乃韩愈外甥（载《太平广记》），则又非韩姓子弟矣。至宋刘斧《青琐高议》，始将韩湘与此故事正式联系起来，于是韩湘顿时成为道教仙人。元明以来，关于韩湘（多称其为韩湘子）的故事极多，小说、戏曲中多有描绘。后世为列入八仙，竟硬让他做了当时尚未出生的吕洞宾的徒弟。

曹国舅

《续仙传》卷下：

曹德休者，自言从东海青屿山来游江西，人见之三十余年，颜貌不改。游行民间，有疾者以符杂救之，无不愈。人有一女子年二十余，将聘于人，忽有邪物为魅，百方治之，益甚。其父诣德休，具陈病状。德休曰：“汝家居近山溪有潭穴否？”父言有之。德休又曰：“女子春时闲步溪侧，为蛟所窥，已拘撮精魂在其穴



曹国舅——毫无贵游模样，纯是人间散仙。（明刊《仙佛奇踪》）

矣。汝可将吾一符往彼，投于潭中，少顷有验。”投符之后，忽见潭水翻涌，水作霹雳声，须臾一物浮出，长二丈余，形如乌蛇，头若大杓，已劈裂，脑流血毙矣。其父还家，见女精神明爽，全失其病，乃以财帛往谢。德休曰：“本以救病，何以此为！”终不肯受。德休常谓人曰：“若家有疾苦，不必财帛就德休求符药，以江鱼为鲙一盘，并美酒一壶，飧吾告之，其疾自痊。”如其言，乡里为之，无不应验，人皆神事之。后忽告人曰：“我舍此入西山天宝洞去。然来春牛疫颇甚，我留一姓名与汝传写，牛疫之时，以鲙飧吾，书其字贴牛角上，

自当无苦。”其后牛果大疫，一境之内，贴其字者免灾，不贴者毙。人咸思之，无复见者。（王元芝传云：曹德休，西晋太史官后梁尚书郎，得不死之道。）

《金华子杂编》卷下：

曹拈休，莫详其州里，有妻孥，居扁舟中，往来宣、池、金陵。每于山中两钱买柴，赴江下，一钱价卖与人，自云“吃利不尽”。善符，乡野牛瘡，即以片纸书云：“曹拈休，拣残牛。”与牛主，令归贴于牛群之大者角上，无不立愈。性嗜脍，持网者携脍以俟。既见，即问其来意。渔人曰：“业网于图山，每岁夏先得鲋鱼一头，献于府主，例获一千文。今冀早获取赏，故来相投。”受而许之，乃以符一道付之。适去未久，复有一人亦携脍来，告如前。沉吟久之，复授一符令去。既而先得符者果得鲋鱼，遂奔赴府主，至厅门，忽遇宾客迟回，未将上。次其后得符亦贡一头来到，乃同将上，皆获一缗焉。此人灵异甚多，已见于沈汾侍御所著《续仙传》，遗落数件，故复叙之也。

《列仙全传》卷七：

曹国舅，宋曹太后之弟也。因其弟每不法杀人，后罔逃国宪。舅深以为耻，遂隐迹山岩，精思慕道。得遇锺离、纯阳，纯阳问曰：“闻子修养，所养何物？”对曰：“养道。”曰：“道安在？”舅指天。曰：“天安在？”舅

指心。锺离笑曰：“心即天，天即道，却识本来面目矣！”遂引入仙班。

《陔余丛考》卷三四：

曹国舅，相传为曹太后之弟。按《宋史》慈圣光献太后弟曹佾，年七十二而卒，未尝有成仙之事。此外又别无国戚而学仙者，则亦传闻之妄也。《道山清话》记：晏殊乃仙人曹八百托生。所谓曹八百者，岂即其人耶？然又非国戚也。

《集说诠真》：

曹国舅，系宋仁宗曹皇后之弟也。曹后有弟，长名景休，不亲世务。次名景植，恃势妄为，帝每戒饬，不悛。尝不法杀人，至是，包拯案之，伏罪。景休深以为耻，遂隐迹山岩，葛巾野服，矢志修真。一日，锺离、吕二师来问曰：“闻子修养，所养何物？”对曰：“养道。”曰：“道安在？”休指天。曰：“天安在？”休指心。二师笑曰：“心即天，天即道，子亲见本来矣！”遂授以还真秘旨，令其精炼。未几成道（见《神仙通鉴》）。一云：曹国舅，系宋仁宗朝之大国舅也。时有广东潮州府潮阳县秀才袁文正，携妻张氏，往京赴试。二国舅贪张氏姿色，邀袁生夫妇入府，绞死袁生，要迫张氏。不从，监幽深房。袁生魂诉包公，包公准究。时大国舅虑二国舅杀袁生之事被包公闻之究办，乃令告知二国舅，务将张氏置死，以绝后患。二国舅令投张氏于

井。张氏逃逸，太白金星化作老人，引之出。途遇大国舅，误以为包公，投呈诉冤。大国舅接呈大惊，罪以冲道，令铁鞭击之。疑以已死，弃尸僻巷。张氏醒后，往拆包公。包公廉得其情，诈病，赚大国舅来府问疾。包公令张氏出诉，遂将大国舅长枷临禁。又作假书骗二国舅来府，令张氏而诉冤情。遂将二国舅枷入牢中。曹皇后暨仁宗亲来劝释。包公不从，即令二国舅押赴法场处决。仁宗颁诏全赦天下罪犯。包公领诏，令开大国舅长枷。大国舅释回，自称死中复生，遂入山修行，得遇真人点化，引入仙班。（见《龙图神断公案》）。按《江南通志·徐州·仙释》：曹国舅，宋哲宗绍圣四年蝉蜕于玉虚观。观在萧县东南五十里，更名腾云寺。《宋史》：曹彬仕宋太祖、太宗朝。有七子。第五子名玘，玘之女为仁宗献皇后。后之兄名傅，弟名佾。傅为荣州刺史，谥恭侯。佾仕神宗朝，年七十二卒，追封沂王）。

《八仙考》：

曹国舅在八仙中，出处最晚。元武宗时《纯阳帝君神仙妙通纪》（苗善时编，不知年代，假定与前武宗制词中所称苗道一为一人），有《度曹国舅第十七化》一章，节录如下：

曹国舅本传：丞相曹彬之子，曹皇后之弟。美貌绀发，秀丽敏捷。不喜富贵，志慕清虚。上甚喜，赏赐衣黄袍红绦。一日辞上及后，上问何往；曰：“道人家心意

十方，随心四海。”上赐一金牌，刻云，“国舅到处，如朕亲行。”遂三五日，忽不知所往。惟持策篱，化钱度日。忽到黄河渡，梢工索渡钱。（中略）遂于衣中取出金牌与梢工准渡钱。舟中人见上字，皆呼万岁。梢工惊惧。有一蓝褊道人坐船中，喝叫“汝既出家，如何倚势惊欺人？”曹恭身稽首曰：“弟子安敢倚势。”“能弃于水中否？”曹随声将金牌掷向深流。众皆惊拜。道人呼曹上岸，在一大树下歇，问曹曰：“汝识洞宾否？”（中略）道人叹曰：“吾是也，特来度汝。”

王世贞《题八仙像》所考，大意同此。清康熙间出《历代神仙史》言曹遇钟、吕两人，举手指天，又举手指心。钟、吕言“心即天，天即道”，一味参禅语，与此又异。赵翼谓宋代国舅姓曹惟曹佾，慈圣光献太后弟。年七十二而卒，未尝有成仙之事。此外亦无国戚而学仙者。或者乃《道山清话》里的曹八百，但又非国戚。

按曹国舅大概即是曹佾的传说。《宋史》《外戚传》说曹佾“美仪度”；又“高丽国献玉带为秋芦白鹭纹极精巧，诏后苑工以黄金仿其制为带，赐佾”；又“坤成节献寿，特缀宰相班”。又说其“寡过善自保”，亦近心志恬退者。画工取其贵显美仪度，亦特缀于八仙庆寿班中欤？因此，起吕洞宾弟子之说。不过曹佾是曹彬之孙并非曹彬之子；字公伯，也不如历代

神仙史等书说字景休。此犹韩湘乃韩愈侄孙而传作韩愈之侄；字北渚，传作字清夫耳。

〔案〕八仙之中，此仙最为无稽。俗称其为宋曹太后之弟，诸书已辨其妄。如《集说诠真》所引，曹国舅乃一猪狗不如之恶棍，何来成仙之说。唯《铸鼎余闻》于叙“八仙”时夹入魏曹休、南唐曹拈休二人，而于曹国舅只字未提，其意即以此二人为“八仙”之曹。案八仙中曹国舅名景休（或曰字景休），不唯景休与拈休（《金华子》）、德休（《续仙传》）字音相近，即“国舅”亦与拈休、德休音近。颇疑世上所传曹姓仙人本为拈休，后音误为国舅，于是而又有大国舅二国舅故事（此种故事在包公戏中甚为常见，也是顺手牵来）。至于浦江清先生说“画工取其贵显美仪度，亦特缀于八仙庆寿班中欤？”则不过揣测之辞，盖民间所绘、戏文所扮之曹国舅乃一丑角耳。

刘海蟾

《春渚纪闻》卷三“翊圣敬刘海蟾”条：

真庙朝有天神下降，凭凤翔民张守真为传灵语，因以翊圣封之。度守真为道士，使掌香火，大建祠宇奉之。自庙百里间，有食牛肉及著牛皮履鞮过者，必加殃咎，至有立死者。



手持金钱，脚踏金蟾的刘海（明雕）

一日有人苙袍青巾，曳牛革大履直至庙庭，进升堂宇，慢言周视而出。守真即焚香启神曰：“此人悖傲如此，而神不即殛之，有疑观听。”神乃降灵曰：“汝识此人否，实新得道刘海蟾也。诸天以今渐入末运，向道者少，上帝急欲度人，每一人得道，九天皆贺。此人既已受度，未肯便就仙职，折旋尘中，寻人而度，是其所得，非列仙之癯者，我尚不敢正视之，况敢罪之也？”

《茶香室三钞》卷一八：

按世传刘海蟾为辽进士刘操，纯阳弟子也，道家南宗奉以为祖。观此知在宋真宗时，已著仙迹矣。

《列仙全传》卷二：

刘海蟾。汲郡白鹤观知事崔重微，忽见道人谒于堂下，揖之坐，不语，但微哂。重微起取金相赠，未入房已闻弄笔声，急回视，已失道人。壁间有题字，以仙书证之，乃秦人刘海蟾之笔。

《通俗编》：

《湖广总志》：刘元英，号海蟾子，广陵人，仕燕主刘守光为相。一旦有道人来谒，索鸡卵十枚，金钱十枚，置几上，累卵于钱，若浮图状。海蟾惊叹曰：“危哉！”道人曰：“人居荣乐之场，其危有甚于此者。”复尽以钱擘为二，掷之而去。海蟾由是大悟，易服从道，历游名山，所至多有遗迹。宋初于潭州寿宁观题诗，仍自写真其旁。〔按〕海蟾二字号，今俗呼刘海，更言刘海戏蟾，舛谬之甚。

《集说诠真》：

刘海名操，字宗成（按《广舆记》字昭达），燕山（燕山即直隶顺天府）人。以明经擢甲第。仕燕王刘守光为相。平昔好谈性命，钦崇黄老。有道士正阳子（即锺离权）来谒，操邀坐堂上。正阳子索鸡卵十枚，金钱十文，以一钱间一卵高叠之（即世称刘

海戏金钱所由起也)。操叹异曰：“危哉！”正阳曰：“相公更危于此。”别去。操顿悟。见燕王光僭妄称燕帝（按《通鉴纲目》：后梁太祖开平三年，以刘守光为燕王。乾化元年，守光自称燕帝），谏之不听，遂托疾解印去。改名玄英，道号海蟾子。遍游访道。后遇吕纯阳授金液还丹之要，乃修真得成仙道（见《神仙通鉴》）。元顺帝至正六年，封明悟弘道真君（见《续文献通考》）。一云：刘操仕辽为宰相，遁迹于终南、太华之间（见《吕祖全书》）。

孟籛甫《丰暇笔谈》载：苏州贝宏文家，世居阊门外之南濠，贸易为生，累代行善。康熙初年，有一不识姓名男子，自称阿保，踵门请服厮役。贝允而收录之，令其力作，意甚勤谨。月余给以工值，辞不肯受。时或数日不食不饥。家人辈咸异之。一日令涤溺器，辄翻其里涤之。涤毕，旋又翻转，软如羊豕之脾。群辈更加惊詫。元夕抱主人之子观灯于市，人丛中忽失所在。举家惶急。三鼓始归。主人大诘让之。答曰：“今年天下灯俱不盛，唯福建省城灯颇可观，故抱往一赏耳。何遽怒也？”人犹未信之。儿徐探其怀，出鲜荔枝十余枚，置父母前，曰：“请啖之。”因始知其为仙也。又数月，汲井得三足大蟾蜍，以彩绳数尺系之，负诸肩背，喜跃告人曰：“此物逃去，期年不能得，今寻得之矣。”于是乡里传述，

以为刘海蟾在贝家，争往看之，至拥挤不得行。负蟾者举手谢主人，从庭中冉冉乘空而去。至今过其门者，犹指为仙迹所在也。

《石林燕语》卷一〇：

晁文元公〔名迥〕天资纯至，年过四十登第，始娶，前此未尝知世事也。初学道于刘海蟾，得炼气服形之法；后学释氏，尝以二教相参，终身力行之。

《坚瓠五集》卷一“刘海蟾歌”条：

《碣石剩谈》载刘海蟾歌，云：“余缘太岁生燕地，忆昔三光分秀气。卯贯圆明霜雪心，十六早登甲科第。纤朱怀紫掌丝纶，忽忆从前春一寐。昨宵家宴至五更，儿女夫人并侍婢。被吾佯醉拨怀盘，击碎珊瑚真玉器。儿女嫌，夫人恶，忘却从前衣饮乐。来朝朝退怒犹存，些儿小过无推托。因此事，方顿悟，前有轮回谁救度。辞官纳印弃荣华，慷慨身心求出路。”按海蟾姓刘名哲，渤海人。十六登甲科，仕金，五十至相位。朝退，有二异人坐道旁，延入，谈修真之术。二人默然，但索金钱一文，鸡卵十枚，掷于案，以鸡卵累金钱上，哲旁睨曰：“危哉！”二人曰：“君身尤危，何畜此卵！”哲顿悟，纳印，入终南山学道而仙。其歌意甚明白。今画蓬头跣足嬉笑之人，手持三足蟾弄之，曰此刘海戏蟾图也，直以刘海为名，举世无有知其名者，录之以资博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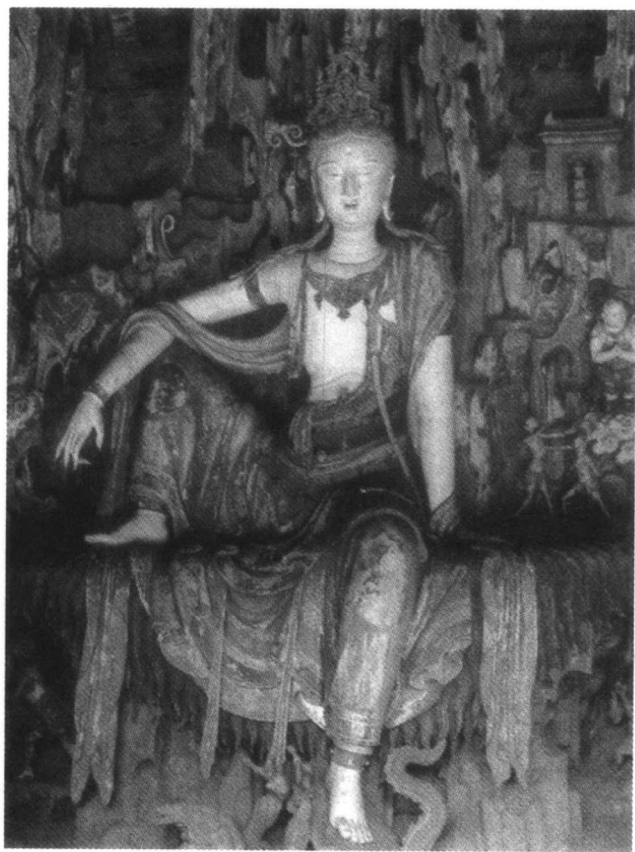
《说听》卷下：

钱鼎，陆墓窑户也，负官银遁走南京。或言不可居，遂下丹阳，欲适无锡，依故人某。有老人求附舟，遂载之，与共寝馈。老人道钱祸福，已往皆验，乃告以避难之故，曰：“无锡正尔息肩处也。不得故人力，自有好相识，经冬难必纾矣。”翌日抵无锡西门，老人云：“感君雅意，当奉卮酒为寿。”要入酒家，剧饮而别。钱追问其姓名，曰：“问何迟也？抛离火宅三千里，屏去门兵十万家。”钱未省，叩之不答，但云：“会晤尚有日。”请期，曰：“七十三。”又云：“主器将倾，他何足问。”径去。钱投故人，故人两目俱矇，家徒四壁立，弗能留，送到某神祠。祠近冯金事夔别业，冯过道士，与钱相值，谈及内养，其素好也，因钱知梗概，意殊喜，问其来由，以实对，曰：“此间良可避难，吾愿为东道主。”遂馆之别业，殷勤甚厚。钱每见冯来，则瞻

拜一画像甚虔，乃谓冯：“彼何人斯，公敬之若是？”曰：“此辽上相刘海蟾也。后为列仙，其自咏云：“抛离火宅三千里，屏去门兵十万家。”始悟向老人乃海蟾也。岁暮还家，官事甫了，而长子死矣。至嘉靖甲辰，其年七十有三，春日在北寺前放鸽，一翁拳其背曰：“汝在斯耶？”顾视之，已远数步，忽不见。追想即此老人也，居无何，病亡。”

〔案〕民间传说之八仙，或有刘海蟾居其间。据说刘海蟾本名操（一说名哲），五代时人，仕燕王刘守光为相，后从锺离权、吕洞宾学道成仙，号海蟾子。或谓其为辽进士，尝仕辽为相。全真道奉为北五祖之一。民间以其号有蟾字，遂或以为其形为蟾，又有“刘海戏金蟾”之故事。其形像为一蓬头童子，与记载全不相类，由此可见近世民间的神仙信仰，已走入民俗化。

癸 編



观音菩萨

附：泗州大圣

弥勒佛

附：布袋和尚

阿弥陀佛

四大天王（四大金刚）

毗沙门天王

托塔李天王

哪吒

金刚

附：哼哈二将

罗汉

十六罗汉

十八罗汉

五百罗汉

韦驮

伽蓝

附：关羽

苏轼

紧那罗王

慧感夫人

小 叙

佛教是当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起源于尼泊尔、印度一带，东汉传入中国，在此后的近两千年中，它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随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展，成为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佛教思想对中国文化、政治、风俗虽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社会背景，由于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真正信仰佛教、成为教徒的人并不算很多。佛教所信仰的诸神不但没有在民间信仰中占据统治地位，反而被纳入、吸收到民间的诸神体系

中，构成了中国民间独特的融佛、道、传统信仰于一炉的大杂烩式诸神体系。如佛教的创始者、佛教徒虔信的如来佛，被视为与三清、玉皇并列的最高神；地藏王菩萨、阎罗王被视为东岳大帝属下的阴间的管理者，他们所管理的是城隍、土地之类的传统神道。关于这些情形，以上已经述及。本编则把其他在民间影响较大的佛教诸神介绍给大家。从民间对这些神的信仰状况可以看出，它们都被“中国化”了。

观音菩萨

《癸巳类稿》卷一五：

尝览佛书，秦译《维摩诘所说经·不二法门品》，有不眴菩萨，菩萨即观音也。梁昙无讣译《悲华经》云：过去散提岚界，善持劫中，时有佛出，今曰宝藏。

有转轮王，名天量净，第一太子名曰不眴，发菩提心：“众生念我，天耳天眼闻见，不免苦者，我终不成无上菩提。”宝藏佛言：“汝观一切众生，欲断众苦，故今字汝为观世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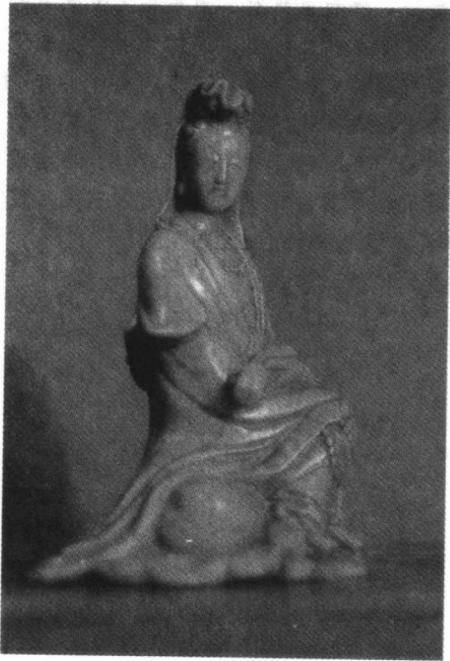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七九：

按《观音慈林集·悲华经》：往昔过恒河沙等阿僧祇劫，此世界名删提岚，劫名善持，有转轮圣王名无净念主四天下时，宝藏如来出现于世。王有千子，长名不眴，次名尼摩。有大臣名曰宝

海，即宝藏如来之父。宝海大臣劝王及千子并诸眷属无量人天发菩提心。今各于十方界成等正觉。其宝海大臣者，即今释迦如来也。时王与千子供养如来，从佛出家修道。佛与王改字

为无量清静，复与授记于西方安乐世界作佛，号曰无量寿。时太子不眴白佛言：“世尊，我之所有一切善根尽回向无上菩提，愿我行菩提道时，若有众生受诸苦恼恐怖等事，退失正法，堕大暗处，忧愁孤穷，无有救护，若能念我、称我名字，我天耳所闻，天眼所见，是众生等若得免斯苦恼者，我

终不成正觉。世尊，我今复为众生故，发上胜愿，愿今转轮圣王于安乐世界成佛，号无量寿，于无量劫作佛事已入般涅槃，乃至法住持，我于其



观自在（玉雕）

中修菩萨道，能作佛事，其正法于初夜灭，我即于后夜成正觉。”时宝藏佛寻为授记：“善男子，汝观天人及三恶道一切众生，生大悲心，欲断众生诸苦及烦恼故，欲令众生住安乐故，今当字汝为观世音。汝行菩萨道时，已有百千无量亿那由他众生得离苦恼，已能作大佛事。”次无量寿佛成正觉，号一切光明功德山王如来。第二太子亦于宝藏佛前发大誓愿，次观音成佛，国土庄严，一如观音无异。时佛即授记作佛，号善住珍宝山王如来。复告曰：“善男子，由汝愿取大世界故，因是字汝为得大势至。”时王千子皆于佛前发愿行菩萨道，佛悉为之授记作佛。

《宣室志》卷七：

唐敬宗皇帝以天下无事，因广浮屠教，由是长安中缁徒益多。及文宗嗣位，亲阅万机，思除其害于人者。左右或对曰：“独浮屠氏不得有补于大化，而蠹于物为甚，可斥去。”于是文宗病之，始命有司诏中外罢缁徒说佛经义，又斥其不修教者。诏命将行，会尚食厨吏修御膳，以鼎烹鸡卵，方措火于其下，忽闻鼎中有声极微，如人言者。迫而听之，乃群卵呼观世音菩萨也，声甚凄咽，似有所诉。尚食吏异之，具其事上闻。文宗命左右验之，如尚食所奏。文宗叹曰：“吾不知浮屠氏之力乃如是耶！”翌日敕尚食吏勿以鸡卵为膳，因颁诏郡国，各于精舍塑观世音菩萨之像，

以彰感应。

《宣室志》卷七：

有商居士者，三河县人，年七岁，能读佛氏书，里人异之。后庐于三河县西田中，从而师者且百辈。往往独游城邑，偕其行者，闻居士每运肢体，珑然若夏玉之音，听者奇之。或曰：“居士之骨，真锁骨也。夫锁骨连络如蔓，故运摇肢体，则有清越之声，固其然矣。昔闻佛氏书言，佛身有舍利骨，菩萨之身有锁骨。今商居士者，岂非菩萨乎？”然愚俗之人固不可辨也。居士后年九十余。一日汤沐具冠带，悉召门弟子会食，因告之曰：“今旦暮且死，汝当以火焚吾尸，慎无违逆吾旨。”门弟子泣曰：“谨听命。”是夕端坐而逝。后三日，弟子焚居士于野，及视其骨，果锁骨也，支体连贯，若缀络之状，风一拂则纤韵徐引。于是里人竞施金钱，建一塔，以居士锁骨瘞于塔中。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若有百千万亿众



台湾的观音手掌中有千里眼，更适合渔民的企望。（木雕）

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珍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名观世音。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段段坏，而得解脱。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纽械枷锁，检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冤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资持重

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冤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訶萨威神之力巍巍如是。”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应以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应以执金刚神得度者，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

《能改斋漫录》卷二“寺立观音像”条：

天下寺立观音像，盖本于唐文宗好嗜蛤蜊。一日，御饌中有瓣不开者，帝以为异。因焚香祝之，乃开。即见菩萨形，梵相具足。遂贮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锦，赐兴善寺。仍敕天下寺各立观音像。

《睽车志》卷四：

绍兴辛未岁，四明有巨商泛海，行十余日，抵一山下，连日风涛不能

前。商登岸闲步，绝无居人。一径极高峻，乃攀蹶而登。至绝顶，有梵宫焉，彩碧轮奂，金书榜额，字不可识。商人游其间，阒然无人，唯丈室一僧，独坐禅榻。商前作礼，僧起接坐。商曰：“舟久阻风，欲饭僧五百以祈福佑。”僧曰：“诺。”期以明日，商乃还舟。如期造焉，僧堂之履已满，不知其所从来也。斋毕，僧引入小轩，焚香瀹茗，视窗外竹数个，干叶如舟。商坚求一二竿，曰：“欲持归中国，为伟异之观。”僧自起斩一竿与之。商持还，即得便风，就舟口裁其竹为杖，每以刀斫削，辄随刃有光，益异之。前至一国，偶携其杖登岸。有老叟见之，惊曰：“君何自得之？请易以箠珠。”商贪其赂而与焉。叟曰：“君亲至普渡落伽山，此观音坐后旃檀林紫竹也。”商始惊悔，归舟中取削叶余札宝藏之。有久病医药无效者，取札煎汤，饮之辄愈。

《广志绎》卷四：

普陀大士道场亦防汛之地，在海岸孤绝，与候涛山隔，旦晚两潮。近日香火顿兴，飞楼杰阁，巖然胜地。春时进香人以巨万计，舍资如山，一步一拜，即妇女亦多渡海而往者。俗传洋里莲花、洞中灯火与鱼篮、鸚鸟倏忽云端，虽不可尽信，然就近日龙二守之呓语，要不可谓无鬼物其间，是亦神道显化，难以常理测。

《涌幢小品》卷二六：

南海普陀山，梵云补怛落伽，或曰补涅落伽，音虽有殊，而译以汉文，则均为小白华树山，实则一海岛也。

先师有四配，南海观音大士亦有四配：伽蓝、祖师、弥勒、地藏。（弥勒为未来佛，地位甚尊，岂伽蓝之比？）

绍兴十八年，史越王浩以余姚尉摄昌国盐监。三月望，偕鄞阳程休甫由沈家门泛舟，风帆俄顷至普陀山。诘旦，诣善财岩潮音洞，洞乃观音大士化现之地。时寂无所睹，炷香烹茗，但碗面浮花而已。晡时再往，一僧指岩顶有窠，可以下瞰。公攀缘而上，忽见金色身照耀洞府，眉目了然，齿如玉雪。有一长僧来访，云：“公将自某官历清要，至为太师。”又云：“公是一个好结果的文潞公。他时作宰相，官家要用兵，切须力谏。二十年当与公相会于越。”遂辞去。送之出门，不知所在。乾道戊子，以故相镇越。一夕，有道人称养素先生，旧与丞相接熟。典客不肯通刺，疾呼欲入谒。亟命延之。貌粹神清，谈论风起，索纸数幅，大书云：“黑头路相，重添万里之风光；碧眼胡僧，曾共一宵之清话。”掷笔，不揖而行。公大骇，遍觅不见。追忆普陀之故，始悟长身僧及此道人皆大士见身也。

《玉芝堂谈荟》卷一六“观世音”条：

观音大士像饰以妇人服，前此未

闻。考《宣和画谱》，唐宋名手写像俱不作妇人，盖自近代始耳。凡《法苑珠林》、《宣验》、《冥祥》等记，观世音显迹六朝至众。其相或沙门，或菩萨，或道流，无作妇人者。唯宋寿涯禅师咏鱼篮观音，有“清冷露湿金栏坏，茜裙不把珠璫盖”之句，然亦其变相耳。后世讹为女像，又讹为妙庄王女，尤为可笑。观音或言于诸先觉，犹孔门之有亚圣。或云开辟以前，太虚一气之初，即有观音出世。然佛氏以佛为六通，菩萨为五通，则亚圣之说近之。又补陀落伽山一名梅岑，即梅子真炼药处。佛经言东洋大海西紫竹林，相传善财第二十八参观自在菩萨，围绕说法，盖此地也。华言小白华山。考之《华严》本经，善财所接善知识凡五十三员，补陀观世音特其一参耳。后人以五十三参俱附入观世音案中。然度善财者文殊也，甚为无谓。李龙眠画善财童子参观音大士三十二变，石本作六七岁小儿状，亦不知何据。

补陀落伽山大士，以三十二应身入诸国，上现八万四千手臂，指引群生，与五台之文殊、峨眉之普贤为天下三大道场。

《冰署笔谈》曰：三教殊门，度世则一。在佛教无如观世音，在道教无如吕纯阳，在儒教无如孔、孟二夫子。观世音如来圆明妙觉，入三摩地，悯念众生，随缘普护，化三十二应身，入诸国土，自菩萨、学徒、宰

官、王人、天龙、神鬼、比丘、女子，莫不以慈力变化，为彼说法，各得无畏，令其解脱成就。又能说无边秘密神咒，现百千万亿化身，或慈或悲，或定或慧，救护众生，得大自在。求子得子，求妻得妻，求长寿得长寿，求三昧得三昧，求过险即过险，求免难即免难，求涅槃即涅槃，真所谓大慈大悲也。吕纯阳既得道，求云房授以黄白秘方，期于济世利物，使三千功满，八百行圆，方成道果，须度尽众生，上升未晚。更得火龙真人遁剑法，一断烦恼，二断色欲，三断贪嗔，施药斩妖，行化度人。孔、孟二夫子汲汲皇皇，总期善世，善恶同归，曲成立教精心，与二教何异！

《识余》卷三：

今塑画观音像，无不作妇人者。盖菩萨相端严靓丽，文殊、普贤悉尔，不特观世音也。至冠饰以妇人之服，则前此未闻。考《宣和画谱》，唐宋名手写观音像极多，俱不云妇人服。李廌、董道《画谱》所载观音像亦然。则妇人之像，当自近代始。盖因大士有化身之说，而闺阁多崇奉者，展转流传，遂致称谓皆讹。若塑像势不能久，前代无从证订。然《太平广记》载一士宦妻为神摄，因作观音像。其妻寻梦一宿救之得苏。则唐以前塑像不作妇人也。

《铸鼎余闻》卷四：

刘宋昙谟竭译《观世音得大势受(记)经》云：昔金光狮子游戏如来国，彼国中无有女人。王名威德，于园中入三昧，左右二莲花化生二子，左名宝意即是观世音，右名宝尚即是得大势。观世音为普光功德山王如来，得大势为普住功德宝王如来。

《癸巳类稿》卷一五：

观世音所以止称菩萨者，《观音义疏》云：菩萨，外国言为摩诃菩提质多萨埵。《维摩诘所说经·佛国品》僧肇注云：菩提者，佛道；萨埵者，大心。有大心入佛道之谓。实则《大般若波罗密多经·菩萨品》云：菩提不生，萨埵非有。萨埵者，好施之意，言以善施为事。《妙法莲华经文句》云：菩萨形不检节，迹无定处，既不同俗，复异于僧，处季孟之间，故居中。又天人着生死，菩萨不诤不着，居中求宗，故在两间。又涅槃天人，皆大萨埵，岂复耽染。又菩萨自言：众生不免苦者，终不自取无上菩提。《普超三昧经》云：文殊深入菩提，故不取道于佛。则菩萨在佛家，以救度为心，不专尚清净者。梁僧佑《出三藏记集》云：旧经众佑，新经世尊，旧经扶薛，新经菩萨。其实扶薛菩萨皆对音，不比众若世尊，义有新旧之别。

菩萨品位，《弘明集·笑道论》云：观音极位大士。刘宋译《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云：第十观，观世音菩萨。《观音元义记》云：如来藏经，观



观音菩萨（河北武强年画）

音文殊，皆未成佛。案菩萨与佛，品位本通。吴支谦译《佛说释摩男本经》云：佛言，我为菩萨时，常念乐少苦多。晋法护译《等集从德三昧经》云：佛告贤者，我忆往昔为菩萨时。唐译《清净观世音菩萨说普贤陀罗尼经》云：观世音菩萨白佛言：我从过去月光佛所，受此普贤陀罗尼。北齐译《大悲经》云：观世音过去劫中，已作佛竟，名正法明如来，大悲愿力，安乐众生，故现作菩萨。《观音三昧经》云：观音先已成佛，号正法明如来，释迦为彼佛作苦行弟子。《观世音授记经》云：观世音次阿弥陀后，当成正觉，名普光功德山王如来。赵宋重译《大阿弥陀经·光明大小分》云：阿弥陀佛有二菩萨，皆为第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常

在佛侧，使往他方，如佛分身。《递次作佛分》云，彼佛槃泥洹，观世音菩萨乃当作佛。其次大势至菩萨作佛。施护译《佛说圣观自在菩萨不空王秘密心陀罗尼经》云：此言菩提者，即是正慧，萨埵者，即是方便，作大饶益，毕竟当成佛也。或言未成佛，或言已成佛，或言当成佛，而阿弥陀愿宏，文殊志深，观世音心坚，皆慈氏教，非觉氏教也。

所以名观世音者，《传略》云：遍观古今之世音，普察人间之善恶，故有观世音之号。案《妙法莲华经·普门品》云：佛言：观世音菩萨，称名，即时观其声音，皆得解脱。《楞严经》第六云：观世音菩萨白佛言：忆昔无数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观世音。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我供养观世音，如来授我如幻，闻熏闻修。又云：不自观音以观观者，令十方众生，观其音声。是古所译观世音之义。而又有观自在义。隋天台智者《观音元义》云：今言观世音者，西土正言，名曰阿耶（一作那）婆娄吉低输。《妙法莲华经文句》云：观世音者，天竺言婆娄吉低税思益。明宋濂《观音画像赞》云：梵言阿缚卢枳伐多，唐言观世音。今检《大唐西域记》云：阿缚卢枳底湿伐罗，唐言观自在也。阿缚卢枳多者，观也；伊室伐罗者，自在也。旧译光世音，或观世音，或观世自在，皆讹其说。盖以观自在为义。唐义净《求法高僧传》：

亲在西域，亦云观自在。不空亦译《观自在说普贤陀罗尼经》。又师会《般染心经略疏》：边珠记言：观自在者，镇国谓三业归依，十通随应，鉴无遗照，义无不周，其或曰观世音者，梵言婆罗枳底者，观世；梵言湿伐罗者，自在；摄伐多者，音。梵有二本，故译有二名。《观世音菩萨授记经·释道应音义》云：梵言阿婆罗吉底舍婆罗，此为观自在。天竺多罗叶本，皆是舍婆罗。雪山以来经本，则作娑婆罗。其译为音，或译为观世音，当以舍娑两音相近，遂致讹失，盖明翻译者，皆主观自在义。《妙法莲华经·普门品》云：佛言：观世音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又云：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楞严经》第六云：观世音尊者白佛言：我从耳闻，闡照三昧，缘心自在，因入流象，得三摩地，成就菩提，斯为第一。鸠摩罗什般刺密谛本是梵人，译此二经，名是世音，义兼自在，则观世音名，必非讹误。又《千手千眼大悲经》则称观世音自在菩萨，兼两名之。又唐不空译《叶衣观自在菩萨经》，则云金刚手菩萨请观世音菩萨说观叶衣观自在陀罗尼，分作两人。而晋法护译《文殊师利佛土严净经》中云光世音、得大势，不知光字从何取译。梁僧佑《出三藏记集》云：旧经光世音，新经观世音。按《观世音所说行法经》一卷，检开元《释教录》，已是汉录旧经，不作光字。盖

俗僧所传，有作光者（乃从中土音转）。《西域记》《众经音义》皆以为讹，是也。此观世音菩萨之名义也。

〔案〕佛教诸神在中国民间影响最大、信仰最众的，要数观音菩萨了。观音乃佛教大乘菩萨，本译作观世音，《法华经》谓苦恼众生，一心称名，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以是名观世音；或谓其观机往救，自在无碍，故又译作观自在。唐人避太宗李世民讳，略称观音，遂沿至今。所谓菩萨，即梵语菩提萨埵的简称，或译为大士，大乘佛教用以指于未来成就佛果的修得者，佛乃是佛教修行的最高品位，具有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三个条件，菩萨缺最后一项，品位仅次于佛。相传观音立誓普救世上一切受苦众生，方愿成佛。然人世间苦难无尽无休，观音也只好永远屈居菩萨之位了。但在佛教徒看来，以其道行、功德，实已达到佛之境界了，所以亦或称之为佛。

观音之来历，早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译佛经，多据印度之神话传说，以为有兄弟二人，（一说为转轮王太子不洵、尼摩，见《悲华经》；一说为金光狮子游戏如来国王威德之二子，名宝意、宝尚，见《观世音得大势受记经》）发愿修行，普渡众生。兄即观世音菩萨，弟即大势至菩萨，兄弟同侍阿弥陀佛，合号“西方三圣”。所以日本又有这样的传说：

早离和即离，是一对小兄弟，父

母死后，被恶人扔到一个荒岛上，行将饿死。弟弟即离口发怨言，早离说：我们被人欺骗，是可悲的，对饥饿、疲累的痛苦，也深深领受了。有过这样痛苦的体验，我们就会懂得这样的道理：如果能再次生活在世上，一定要援救遭受同样不幸的人们。兄弟二人心怀此念，平静死去。终于成为观世音、大势至二位菩萨。

佛教认为佛、菩萨皆无生不死，亦无性别，他们在世人面前可根据不同需要，示现各种化身。所以南北朝时期的观音菩萨造像有男相，也有女相。然自唐至近世，观音造像多为女相，民间一般皆以为观音乃一妙年女子。这种观念是怎样形成的呢？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七九：

按《法华持验》：唐马郎妇者，出陝右。先是此地俗习骑射，不知有三宝名。元和十二年，忽有美艳女子挈篮鬻鱼，人竟欲娶之。女曰：“有一夕能诵《普门品》者，则吾归之。”黎明诵彻者二十余辈。复授以《金刚般若》，旦通犹十人。乃更授《法华经》全帙，期以三日通彻，独马氏子能，乃具礼迎焉。入门，女称疾，求止别房，须臾便死，体即烂坏，遂瘞之。数日，有紫衣老僧至葬所，命启视，惟黄金锁子骨存焉，谓众曰：“此观音大士，悯汝辈障重，故垂方便，示现以化汝耳。”言訖飞空而去。

《管锥编》第二册《太平广记》：

《延州妇人》（出《续玄怪录》）：一“淫纵女子”早死，瘞于道左，忽有胡僧敬礼墓前曰：“斯乃大圣，慈悲喜舍，世俗之欲，无不徇焉。此即锁骨菩萨。”按黄庭坚《豫章黄先生集》卷一四《观世音赞》第一首：“设欲真见观世音，金沙滩头马郎妇”；《山谷内集》卷九《戏答陈季常寄黄州山中连理松枝》第二首：“金沙滩头锁子骨，不妨随俗暂参禅。”任渊注：《传灯录》：“僧问风穴：‘如何是佛？’穴曰：‘金沙滩头马郎妇。’世言观音化身，未见所出。”《外集》卷六《次韵知命永和道中》：“灵骨闾金锁”，史容注即引《续玄怪录》此则，又曰：“世传观音化身，所谓金沙滩头马郎妇，类此。”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卷一三：“释氏书。昔有贤女马郎妇于金沙滩上施一切人淫，凡与交者，永绝其淫。死葬后，一梵僧来云：‘求我侣。’掘开乃锁子骨，梵僧以杖挑起，升云而去。”后来释书益复增华润色，观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二六《鱼篮观音像赞》引《观音感应传》可知。盖以好合诱少年诵佛经，故泉州黎和尚赞之曰：“风姿窈窕鬋欹斜，赚杀郎君念《法华》。”《维摩诘所说经·佛道品》第八：“或现作淫女，引诸好色者，先以欲钩牵，后令人佛智。”《宗镜录》卷二一述“圆人又有染爱浊门”云：“先以欲钩牵，后令人佛智，斯乃非欲之欲，以欲止欲，如以楔出楔，将

声止声”；其是之谓欤？偏其反尔，亦有现男子相以“钩牵”淫女“令人佛智”者，如《观佛三昧海经·观马王藏相品》第七所载化人度妙意事，《法苑珠林》卷四三即采之，尤佛典中“以欲止欲”最可笑之例也。

〔案〕近世所传马郎妇观音，即一女相观音。马郎妇者，据佛书有二说，一曰观音化为美艳女子，择善诵经者嫁之，遂得马氏子，过门即死，故称马郎妇；一曰马郎妇于金沙滩上施一切人淫。据此，则观音现女相，目的是诱诸男子入佛教。然此说过于荒唐，所以民间最流行之说，乃谓其为妙庄王幼女，舍身救父，即千手千眼大悲观音也。

《文选·啸赋》李善注引《灵宝经》：

禅黎世界坠王有女，字姓音，生仍不言。年至四岁，王怪之，乃弃女于南浮桑之阿空山之中。女无粮，常日咽气，引月服精，自然充饱。忽与神人会于丹陵之舍，柏林之下。姓音右手题赤石之上。语姓音：汝虽不能言，可忆此文也。遣朱宫灵童，下教姓音治弟之术，授其采书入字之音。于是能言。于山出，还在国中，国中大枯旱，地下生火，人民焦燎，死者过半。穿地取水，百丈无泉。王怖惧。女显其真，为王仰啸，天降洪水，至十丈。于是化形隐景而去。

《茶香室丛钞》卷一三：

宋朱弁《曲洧旧闻》云：蒋颖叔

守汝日，用香山僧怀昼之请，取唐律师弟子义常所书天神言大悲之事，润色为传，载过去国庄王，不知是何国，王有三女，最幼者名妙善，施手眼救父序。其论甚传，然与《楞严》及《大悲观音》等经颇相失，按：今世俗说以观世音为妙庄王第三女，本此。然曰庄王，不言妙庄王，妙善乃其女之名，不知何以有妙庄之说也？

《茶香室续钞》卷一七：

元时管夫人所撰《观音大士传》云：观音生西土，讳妙音，妙庄王之季女也。将笄，王以三女觅赘婿。长妙因、次妙缘顺旨，观音以忤王被贬。后王病疮濒死，乃自幻形为老僧上奏：“非至亲手眼不可疗。”王以二女为至亲，宣取之，俱不用命。僧云：“香山仙长济度生灵，一启口必可得。”王使臣从仙长求，即自断剗其两手眼，付使臣持去。王服之而愈，往见仙长，果无手眼。吁叩天地，求为完之。少顷，仙长手眼已千数矣。于是叙父子之情，极欢。劝王修善，王从之。按此本唐僧义常所说，余已载于《丛钞》第十三卷矣。今见管夫人所撰传，又记之。要是俗说，非其实也。

《文选·啸赋》注引《灵宝经》，疑即妙庄王女之说所自来，姓音或即观世音也。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

观音乃鹫岭孤竹国祇树园施勤长



朴拙的民间石雕观音

者第三子施善化身，来生于北阙国中，父妙庄王，姓婆名伽，母伯牙氏。曩者父母以无嗣故，祝于西岳香山寺。天帝以其父好杀，故夺其嗣而与之女，长曰妙清，次曰妙音，三曰妙善。唯妙善生时异香满座，霞光遍室，幼而聪达，便欲了人间事。至九

岁，力阻父命，誓不成姻。后因长次二女招及二郎，俱不当肯，父乃强妙善毕偶，无奈善何，始禁于后园中。善守净弥笃，再捨入汝州龙树县白雀寺为尼，暗命僧头夷优寺化喻，弗从，乃厄以苦行。妙善朝吸水，暮听释，晨焚扫，昼柴炊，毫无难色。诚感天使三千八部天龙持护伽蓝扫地，东海天王扫厨，六丁上香，游奕点烛，伽雀进茶，飞猿进菜，白虎衔柴，飞琼、毛嫱滋花，八洞神仙献果，夜夜中风雷喧赫，鬼神走动。众尼惧而复命于父，父遣五城兵马忽必力驱兵围寺焚之。而妙善口叩灵山世尊，齿啮玉指，喷血成红雨，灭火救寺，五百僧咸无恙焉。必力再火再息，三火三息，无奈奏闻。父怒，命必力捆妙善入法场，阴以母（肯）救之，盖深爱三女之慈顺，欲其完聚成婚以摄国政也。殊意妙善色不变而志愈坚，乃囚以冷宫，日夜宫娥父母苦劝，妙善不听，反失语激父。父大怒，立赐必力斩讫。土神忙奏玉帝，赐以红光罩体，刀砍刀断，枪刺枪截。乃赐红罗绞死，彼时一虎跳入，负尸而去。父曰：“不孝儿当得恶报！”盖不知天使猛虎负善入于黑松林中，正所以完善之果念也。

第善一时昏梦，真灵杳杳，不知去处。忽一童子手执幢幡请曰：“阎君有命迓公主耳。”善曰：“何？”曰：“闻公主大慈惠，十王躬候于步天桥。”善如命，只见鬼门关上牛首跪

门，夜叉秉烛，铁头扫途。入见一副割狱刑，问之，曰：“以罚不忠不孝者流。”见一春刑，曰：“以罚贱五谷、草菅生物者流。”见一柱铜锅刑，曰：“以此待豪强也。”善曰：“法网何密！”曰：“奚啻于是，目今狱有刀林以报过口业者，冰床以报恣耳目者，有挟目括舌刑以报唆咒者，又有抽肠刑以报腹剑舌剑者，以至推入于井者以奈何报，以笞士女者以鞭锤报，以大压小者、以石压缙缙禽兽者以虎蛇报，以生前过富贵者以饿鬼报，以笼络人者以枪林报。诸狱果报，不可胜数，殊谓天眼之不昭昭而冥冥可漏网耶？”已而诸地阎王长接于金桥之上，锦盖网朦，紫云布地，玉辇相迎，歌女侍侧。善谢之曰：“妾（否）〔何〕德敢辱宠招？”诸王曰：“闻大慈悲，愿侍经筵，少启万一。”善曰：“阿弥善哉善哉！”殊意合手一诵，而天花乱坠，地（拥）〔涌〕金莲，铁狱铜枷，尽为齑粉，而八千余部之地狱悉空矣。凡诸造业者，皆脱离地狱步天堂焉。时诸判官奏曰：“有阳即（有）阴，有善即有恶，非地狱也何以待凶人？则阳间造恶者将何以警耶！此补阳化之所不及，未可少也。尔来大慈悲说法而地狱颓矣。似此久留，则铁无坚狱，大帝闻之有责至矣！”请邀反阳也，诸阎与送于孟婆亭而别，命狱卒引至黑松林还魂。

善醒曰：“吾已升天界矣，奈何

复至此乎？”沉吟芳草，不知去向。已而释迦如来驾云和南而揖，因戏之曰：“草庐中堪容并你吾与聊生也。”善曰：“奈何以披毛之语渎我耶？”释曰：“戏汝，心且坚矣，愿带往香山，可乎？”善不答。曰：“非别，吾释迦是也，特示汝去处。”善稽首致谢，曰：“何处？”曰：“越国南海中间普陀岩，是汝去处。吾代呼地龙化一座莲台，度洋而过。”于是白虎为之咬木，伽蓝推开福地，八部龙王日夜涌潮，四部天王为之柱石。善坐普陀岩，九载功成，割手目以救父病，持壶甘露以生万民。左善才为之普照，右龙女为之广德。感一家骨肉而为之修行晋升天界。玉帝见其福力遍大千，神应通三界，遂从老君妙乐之奏，封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南无灵（此处“南无”疑是“广大”之误）感观世音菩萨，赐宝莲花座，为南海普陀岩之主，赐父妙庄王为善胜仙官，母伯牙氏为劝善菩萨，大姐妙清为大善广殊菩萨，青狮骑座，次姐妙音为大善普贤菩萨，白象骑座。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七九：

按《汝州志》：大悲菩萨相传为楚庄王第三女也，讳曰妙善，天性贞洁，孝事父母，常指香山曰：彼可居也。后庄王病笃，百治不效。公主侍药甚谨。有神医曰：“必得亲人手眼，方可以瘳。”公主遂割手眼，送父为食，病即获痊。公主亦就此坐化。医曰：“此大悲菩萨也。”言讫不见。盖

仙人来验公主之孝耳。庄王即封为大悲菩萨，且命建寺香山，塑像千手千眼。或曰庄王命塑全手全眼，阉宦误听传为千手千眼，俗传如此，不知何据。汉唐宋元皆奉敕修，至明被红巾贼焚毁无遗。宣德敕修重兴。



世俗化的观音塑像，更像一个农家妇女

（昆明龙门）

《癸巳类稿》卷一五“观世音菩萨传略跋”：

元大德丙午岁，赵魏公管夫人书刊《观世音菩萨传略》，谓菩萨为妙庄王第三女，名妙善，盖元僧所述。既装成册，阅明胡应麟《庄岳委谈》，讥其鄙陋无识。案宋朱弁《曲洧旧闻》云：蒋之奇因僧怀昼说，取唐僧义常所书大悲之事，则此说唐已盛

行。今世所演《孽海记》，其事亦然，乃谓其以猛勇丈夫易为女子，此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真蔽固之谈也。尝览佛书，秦译《难摩诃所说经·不二法门品》有不眇菩萨，菩萨即观音也。梁昙无忏译《悲华经》、刘宋昙谟竭译《观世音得大势受记经》，据此二经，观世音菩萨出世，不作女身。而其示见中国，实事可征。及秘记所传，则与传略说合。《莲社高贤传》：昙翼见法华普贤大士，正是女身。《北齐书·徐之才传》云：武成初，见空中有五色物，稍近，变成一美妇人，身长数丈，亭亭而立。食顷，变为观世音。是女身也。《隋书》《北史·王劭传》并云：隋文皇独孤皇后，秘记言是妙善菩萨，即妙庄第三女妙善，故秘记以之比况皇后。是隋时已有此言，亦女身也。《法苑珠林》云：齐建元元年，彭子乔系狱，诵观世音经，有鹤下至子乔边，时复觉为美丽人，子乔双械自脱。是亦女身。（陈后主沈皇后，为尼于毗陵天静寺，名观音）唐太宗长孙皇后，小字观音婢，是观音亦女身也。秦隋唐所译各经，《清静观世音说普贤陀罗尼经》云：及见天人，请受佛法。《楞严经》第六云：观世音尊者白佛言：若有女人好学出家，我于彼前见比丘尼身、女王身、国王夫人身、命妇身、大家童女身，而为说法。《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云：佛言：观世音见比丘尼身、优婆夷身、长者、居士、宰

官、婆罗门、妇女身，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观世音本兼观自在义，梵本有异同，译者分为二人。唐有不空译《叶衣观自在菩萨经》，《金刚手菩萨请观世音菩萨说叶衣观自在菩萨罗尼》一卷，则唐人以观世音、观自在为二人明甚。《妙法莲华经》又分出“妙音菩萨品”，云菩萨见比丘尼身、优婆夷身、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童男童女身，乃至王后后宫变女，其事与《普门品》同。尝反复思之，法华二品，本是一章，“普门品”乃观自在，“妙音品”乃观世音，译者两存之，故疑误其名，示不敢专定。又管夫人所采传略，其本传言：王三女，长妙音，次妙缘，三妙善。今妙音见《妙法莲华经》，妙善见《隋书》。法华言于王后宫变女，属之妙音。检隋时天台智者《观音义疏》云：观世音于王后宫见女身者，王者禁固，不得游散，化物为难，益知“妙音品”即观世音。今常德武陵梁山观音寺有碑，言宋孝建中，妙音住锡于此，唐天宝中改寺额为寿光，有梵僧至，开妙音塔，见金锁连环骨满钵，以锡横担之，冉冉而去。乃奏复为观音寺，是唐时亦以妙音为观世音，《妙法莲华经》多此一章也。《北梦琐言》：唐懿宗丧同昌公主，见左军观音像陷地四尺。左右言：“陛下，中国之天子；菩萨，即边土之道人。”意指公主为观音示身，亦是女身。《夷坚志》丙集董性之母，癸集许洞

妻，见观世音皆妇人。而《大唐西域记》摩揭陀国，有漕矩吒国商人建窣堵波，言南海遭风，同声归命观自在菩萨，俄见沙门凌虚而来拯溺，不逾时而达本国。《述异记》：僧法义归诚观世音，梦一道人为治病。《冥祥记》：毕览逃窜，诵观音经，见一道人示途。张兴妻系狱，念观世音，梦一沙门使逃。《法苑珠林》：王球系狱，念观世音，梦见沙门，遂蒙原有，其所见为沙门，盖不必是观世音亲见也。唐《僧伽大师传》云：中宗问万回，万回言僧伽，化身观音也，引“普门品”见比丘身而为说法。真吊诡之辞，不足为据。赵宋僧知礼《观音元义记》云：观世音，即真身义，普门示见，即应身义。真是内证之智，应为化外之身。若以为凭虚乌有，实无其人，则又非也。凉译《大方等大集经·宝女品》云：宝女为舍利弗说一切法。佛说宝女前为转轮王，今以方便示女身。晋译《宝女所问经》亦同。前王后女，各归一是。观世音极幻人之术，一以慈悲为主。妇女既是示见之身，则从无量净王、威德王出世之身。佛坐听法，见尊者相，即猛勇丈夫，亦示见之一，不能谓为观世音时是男身也。观世音为女身，其事见于南北朝。名妙音、妙善，则隋秘记引之，唐菩提留志译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姥陀罗尼身经》，宋法贤译有《观自在菩萨母陀罗尼经》，是观音必女身。而说歧于

法华，至唐僧义常，宋僧怀昼，复理女身义，遂成此略传（当阳县玉泉寺殿左，有观音画像碑，作男像，云是唐吴道子画）。明人胡应麟、王世贞览《太平广记》中报应二卷，摘其数事，谓古时观世音，无妇人相。李贽作《观音问》，言大道不分男女，致士人妻女若狂（见明万历三十年闰三月礼科张问达疏）岂非道听途说，为管夫人所笑哉。王世贞作《观音本纪》，不能多览佛书，为之参考，故所说多误。传略言：妙善欲学道，王为招婿，不从，使为僧奴，又烧之，又弃市，皆得脱。王病，断手眼和药进王。王愈，见妙善血淋被体，吁天完之。少顷，手眼已千数矣。后父子同冲举。案《大悲心陀罗尼经》则云：菩萨言：昔千光王静住如来，为我说咒。我于是时，始住初地，超第八地，乃至身生千手千眼。其言神幻，无由指实。周有耶舍崛多译《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唐有玄奘译《十一面自在菩萨心密言念诵仪轨经》，菩提流志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姥陀罗尼身经》，智通译《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伽梵达摩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大悲心陀罗尼经》，不空译《金刚顶瑜伽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修行仪轨经》。《楞严经》卷六：至云现八万四千烁迦罗首，母陀罗臂、清净宝目（正定府龙兴寺有宋铸铜大悲像，则四十二臂、

止一首)。按《梁书·扶南传》云：俗事天神，以铜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儿，或鸟兽，或日月。梁时扶南多进佛，说此天神即观世音。观世音本慈氏教也。《圣观自在菩萨不空王秘密心陀尼罗经》言补陀落伽山，而传略言老人啖以仙桃，导至香山，修炼得道。香山在葱岭西，非额纳特珂克之补陀。不空译《八大菩萨曼荼罗经》亦言圣观自在菩萨补陀落伽山宫殿。《大唐西域记》言南海僧伽罗王，依孤山式，供养观世音菩萨。盖补陀一在额纳特珂克海中，一在西藏今布达拉山，一在广东南海。宋丁谓朱崖诗云：“且作观音菩萨看，海边孤绝宝陀山。”由隋唐西僧，多从此道归中国也。今则为浙江之定海（定海之梅岑山）。《宁波府志》云：“东海梅岑山，即普陀落伽山”，上有宝陀寺。唐时，日本僧慧谔留五台观音瑞像于此。宋郭象《睽车志》云：绍兴时，四明巨商，泛海十余日，抵一山，饭僧，得丹竹一茎。前至一国，有老叟见其竹，曰：“补陀落伽山观音坐后旃檀林紫竹也。”后遂于此立刹，亦谓之南海。（张邦基《墨庄漫录》云：寺僧见观音，白衣纓络，面作红赤色。今山上塑像正此色。）世人奉观音者，《真传拾遗》（《太平广记》）云：晋窦傅为吕护所俘，傅先亦颇闻观世音，专心属念，锁械缓解逃免。沙门支遁，为谢敷具说其事。《观音义疏》

云：晋谢敷作《观世音应验记》，齐陆杲之又续之，神异久著。《观音元义》云：昙摩罗忏法师，亦号伊波勒菩萨。沮渠蒙逊有疾患，法师曰：“观世音与此土有缘。”乃令诵念，患苦即除。陈徐陵东阳双林寺傅大士碑，引《停水经》云：观世音菩萨有五百身，在此阎浮提地，示同凡品，教化众生。弥勒菩萨亦有五百身，在阎浮提，种种示现，利益众生。此黄教指释迦文，红教为凡品，而黄教自为教化之证。今茱阳有唐武德五年陆德明石碣，言秦王平王世充、窦建德，还军广武，夜雨，东南云际光焰射天，见观音菩萨全身像，王顿首拜瞻，敕于其地建观音寺。《杜阳杂编》：唐文宗食蛤蜊，中有二人形，眉目端秀，体质悉备，螺髻纓络，足履茵苔上，置于檀香合，赐兴善寺。《宣室志》云：唐敬宗以鼎烹鸡卵。方然火，鼎中有声，微如人言，群呼观世音菩萨，声甚凄咽，因颁诏郡国，各于精舍塑观世音菩萨像。《辽史·礼志》云：太祖幸幽州大悲阁，迁白衣观世音像，建庙木叶山，尊为家神。中外香火因缘，当由此盛。民间及军士私奉者，不备记也。鱼篮观音则由俗人讹传佛说，七月十五日，救面然饿鬼，面然者，观音变相，以附目连。《盂兰盆经》：盂兰盆者。正言于兰婆那，言救饿如解倒悬，而俗讹鱼篮观音。《感应传》言：唐元和十二年，出陕右金沙滩，美女子持篮

卖鱼，即锁骨菩萨。唐阿谛瞿多译《佛说陀罗尼集经》，有观世音部，有马头观世音菩萨法印咒品。宋僧寿涯题鱼篮观音，至云“马郎纳败，还尽几多菩萨债”，此大妄也。（出山观音男像者，今西湖天竺梦泉有之，白首老人也。案西安有唐龙朔时李俨慧日寺造益州道因碑云：隋时僧徒无侣，弗许游涉。道因自太岳诣洛杖锡出山，惧罹刑宪，静念观音。少选之间，有僧欵至，请与俱行。迨至铜街，暨于金地，俯仰之间，莫知所在。是以男僧伴行，固不可以女身为道，因生谤也。）白衣者，《清静观世音菩萨说普贤陀罗尼经》云：若造像观音，坐华屋，著五色衣，胡跪合掌，面向佛看，听佛说法，下作毗陀天女互跪坐，手奉花冠，著白衣，上向菩萨。《佛说大广曼殊室利经·观自在菩萨受记品》云：观自在菩萨，从右目瞳放光，流出妙女礼观自在，持青莲花瞻仰而住。此即白衣及童子拜观音之所由起。《咸淳临安志》云：晋天福四年，得奇木，刻观音大士像。钱忠懿王梦白衣人求治其居，王感悟，即其地建天竺看经院，白衣本毗陀天女，而俗人名白衣观音。洪皓《松漠纪闻》云：长白山，盖为白衣观音所居。则其说始五季，佛正法衣赤，而此陀罗尼言，观世音著五色衣，是不专事寂灭。又天帝释、婆罗门皆衣黄。《侯鯖录》言：唐末，豫章有观音黄衲，则观音自有师法，兼通佛法，又护佛

法，不得谓即释迦一派也。《弘明集》释智静作《檄魔文》云：使持节、匡教大将军、录魔诸军事、群邪校尉、中千王观世音。及释道安作，又加十九天都督，此与宝林破魔露布，言使持节、都督恒沙世界诸军事、征魔大将军、净州刺史、十地王、臣金刚藏，同一寄寓之言。然古时僧徒，尚知观音为护法之神，故佛经佛于观世音俱表异之，不全待以弟子之礼。宋胡寅《龙王山慈云寺佛殿记》云：湘潭隐山大禅寺尝有住僧，创意徙佛右庑，改殿为阁，刻木像，高三丈，为千手观世音。绍兴时，僧法赞改如常制，寅以为得人生在三，尊师之义，是不知派别之言。今西藏黄教，乃观音派，亦沿红教法，以观世音为伽蓝孜格，此为失之。余读汉译《佛说安宅神咒经》，中有观世音菩萨。唐译《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言：佛说书写此咒者，于咒心中作观世音及帝释形。心异其事，因广徵之。今日见此册，条比事附，就其异同，皆有陈义，好古论世之君子所当知者。嘉庆八年太岁癸亥八月二日甲子，跋于县东门赁舍。

《陔余丛考》卷三四“观音像”条：

胡应麟《笔丛》、王弼洲《观音本纪》皆谓古时观音无妇人像，而历引《法苑珠林》、《太平广记》诸书以证之。晋义熙十一年，梁州刺史杨收敬以罪下吏，其友郭宣及父处茂同被桎梏，念《观世音经》十日，夜梦一



观音——真善美的化身（山西平遥双林寺）

菩萨慰以大命无忧，俄而枷锁自脱。张兴妻系狱，尽夜念《观音经》，一沙门蹴之曰：“起起。”俄而枷脱，然户闭无由出，又梦向沙门曰：“门已开矣。”果得出。王球在狱念《观音经》，梦一沙门以一卷经与之，又见一车轮，沙门曰：“此五道门也。”既觉，锁皆断脱。毕览随慕容垂北征，陷敌入深山失路，念《观音经》，见一道人法服持锡，示以途径，遂至家。沙门法义得病念《观音经》，梦一道人为刳出肠胃，洗毕还纳之，遂愈。又一仕宦妻为神摄去，因作观音像虔奉之，梦一僧救之得苏。据此数事，当时梦见者或沙门或道人，明乎其非妇人像也。王、胡二说固辨矣，然亦有不尽然者。南宋甄龙友题观世音像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

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洪景卢《夷坚志》：董性之母，素持《观音普门品》经，忽病死，其魂呼救苦观世音，恍若有妇人瓔珞被体，相好端严，以右手把其臂，挈之偕行，遂瘳。许洄妻孙氏临产，危苦万状，默祷观世音，恍惚见白髻妇人，抱一金色木龙与之，遂生男。又寿涯禅师咏鱼篮观音词，有“窈窕丰姿都没赛，提鱼卖，堪笑马郎来纳败”。《夷坚志》：徐熙载母程氏，虔奉观音，熙载舟行将覆，呼菩萨名得免。既归，母笑曰：“夜梦一妇人抱汝归，果不妄。”则观音之为女像，宋、元间已然。不特此也，《北史》齐武成帝酒色过度，病发，自云初见空中有五色物，稍近成一美妇人，食顷变为观世音，徐之才疗之而愈。由美妇人而渐变为观世音，则观世音之为女像可知。又《南史》陈后主皇后沈氏，陈亡后入隋，隋亡后过江至毗陵天静寺为尼，名观音皇后。为尼不以他名，而以观音为名，则观音之为女像益可知。此皆见于正史者。则六朝时观音已作女像，王、胡二公尚未深考也。又今世所持诵《高王观世音经》，亦见《北史·卢景裕传》。景裕之败也，系晋阳狱，至心诵经，枷锁自脱。又有人负罪当死，诵经千遍，临刑刀折。主者以闻，赦之。此经遂甚行，号曰《高王观世音经》，此经本景裕为高欢开府属时所译者也。

《集说诠真》：

《香山宝卷》载：迦叶时，须弥山西有一世界，国名兴林，广十万里八千里，年号妙庄。王姓婆伽，年始二十，众称人尊，祝立为帝。皇后名宝德，与帝同寿，常行慈善，万事宽宏。生无子嗣，仅有三女，长曰妙书，次曰妙音，三曰妙善。王为三女招婿，妙书招文士，妙音纳武士，唯妙善时年十九，不愿成婚，迺往汝州龙树县白雀禅寺内为尼。寺中有尼僧五百，僧头派妙善在厨中当苦役，灶君具奏上帝，敕传三官、五岳，拨差八部龙神，着令六丁六甲，速去白雀寺代劳，又令东海老龙在厨中开井，各山走兽送柴，遍处飞禽送菜。妙善在寺，坦然自在。王怒妙善羁寺不回，乃遣朱、叶二侯率兵焚寺。妙善祷告毕，抽下竹钗，口中刺血，向空一喷，霎时间天降红雨，火息烟灭。王闻更怒，差兵拿缚妙善，押解法场，凌迟示众。当时佛施毫光，刀断剑折。刽子手即以弓弦绞其咽喉致死。忽来一猛虎将尸衔去，拖入松林。妙善一到阴间，超生千万鬼囚。阎王令妙善回到尸所，入魄还魂，得啖仙桃，到惠州澄化县香山隐身修炼。九年后，妙庄王患恶病，访求医治。妙善化作老僧仙人，将左右手眼割剜合药，疗愈王病。王痊后，推位让国，率领合宫眷属、满朝文武，同往香山修行。佛随以千手千眼、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无上士观世音菩萨之号授报妙善云云。

《琅邪代醉编》：

胡应麟说，观音大士绝不闻有妇人称。王长公取《楞严》、《普门》三章合刻为《大士本纪》，而著论以辟元僧之妄（按：指《重增搜神记》所云，为元代僧徒所编造）。尝考《法苑珠林》、《宣验》、《冥祥》等记，观世音显迹六朝至众，其相或菩萨，或沙门，或道流，绝无一作妇人者。又观宋寿涯禅师咏鱼篮观音“窈窕风姿都无赛，清冷露湿金栏坏”之句，及甄龙友题像有“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之句，乃知其讹皆起于宋人，而元僧溷陋无识，遂以为妙庄王女，可笑也。胡君此说盖本王长公之意，而考证于《楞严》、《珠林》等书详矣。妙庄公主之说诚诞，然谓女相起于宋、元，则似未然。如什元楚《庐山东林记》有“危冠百宝，风容动摇”之语，僧皎然《观音赞》有“慈为雨兮惠为风，洒芳襟兮袞珮轻”之句，此岂非妇人服相？今吴道子画像犹尚刻石滁州，垂纓带钏，全无沙门、菩萨之状。夫释家之事，吾儒所不道，至其为男为女，虽不可知，然谓女形始于宋、元，则未深考耳。

又曰：尝考佛书《感应传》，称元和十二年，菩萨大慈悲，欲化陝右，示现为美女子。人求为配，曰：“一夕能诵《普门品》者事之。”黎明彻诵者二十辈。女曰：“一身岂能配众？可诵《金刚经》。”至旦通者犹十数人。女复不然其请，更授之《法华

经》七卷，约三日。至期，独马氏子能通。女令具礼成姻，客未散而女死。葬之数日，有老僧杖锡谒马氏，问女所由。马氏引之葬所，以锡拨之，尸已化，唯黄金琐子之骨存焉，僧以锡挑骨，飞空而去。故有马郎妇之称。泉州璨和尚赞曰：“风姿窈窕鬓欹斜，赚煞郎君念《法华》。一把骨头挑去后，不知明月落谁家。”此事在唐宪宗时。或者唐时相传有变女相事，故吴道子辈因画为妇人耶？然亦非始于元和也。

〔案〕以上辨观音为女相。

千手千眼大悲观音之传略，乃元赵孟頫之妻管道升所作，元明以来风行于民间，寺庙多有塑其像者。世人遂以为观音之前身即妙庄王幼女妙善也。至于佛教所称观音前身乃男子，与大势至为兄弟之说，则湮没无闻矣。这大约是因为观音号“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菩萨，世人心目中，以为慈眉善目、心肠软热之美艳女子的形象，更符合其身份。

妙善之传略虽元人所作，其说亦自有所本。《文选》李善注引《灵宝经》，载有姓音的故事，这个故事虽为道教所撰，后却成为佛教观音身世的蓝本。《隋书》、《北史》中已有称隋独孤皇后为妙善菩萨之说，这是否即妙庄王之女，尚难确论。（《陔余丛考》持肯定之说）然唐僧义常已书大悲之事，宋人又润色为传，谓有过去国（不知何国）庄王，王有三女，幼

者名妙善，施手眼救父。此即管夫人之所本也。元明僧人更铺染润色，采佛经前身为男子之说，谓观音本孤竹国施勤长者之子施善，来生于北阙国，为妙庄王之幼女云云，其故事委婉曲折，且谓其二姐即文殊、普贤。（见《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近世民间多信仰此说矣。《汝州志》妙庄王作楚庄王，又谓大悲菩萨乃其父王所封。对观音身世、形象的这一系列改造，都使观音菩萨具备了浓烈的中国色彩。

《历代神仙通鉴》卷五：

普陀落伽岩潮音洞中有一女真，相传商王时修道于此，已得神通三昧，发愿欲普渡世间男女。尝以丹药及甘露水济人，南海人称之曰慈航大士。（按：后随释迦西行）。

〔案〕此所云乃道教之说，欲化观音为本教之神也。《封神演义》之慈航道人亦类此。佛、道互相渗透，互相吸收，以迎合民众的需要，吸引民众的信仰，这是中国民间宗教的一个重要特色。

《茶香室三钞》卷一七：

宋洪皓《松漠纪闻续》云：长白山在冷山东南千余里，盖白衣观音所居。其山禽兽皆白。

国朝裘象坤《观世音菩萨考略》云：据《普陀山志》所载，康熙二十八年南巡，菩萨见渔妇身，操舟过御前，并有问答之辞，因此发帑修建普

济、法雨二寺。又载，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定海镇蓝总戎偕僚属谒梵音洞，见菩萨见身，大眉赤面，富有须髯，其衣则阔领方袍，迥非画史所绘。

《铸鼎余闻》卷四：

国朝王士禛《居易录》云：沧州人张汉儒，至普陀谒大士。一老人曰：“欲见大士乎？”张曰：“大士安得见？”曰：“但祈祷，当有所睹。”张与同辈十余人跪祷久之，忽见洞口有金光，果睹大士自石壁中出，惟见侧面。又祷曰：“愿睹正面大士。”又即背洞面海，去人咫尺，绀发卷腮，高颧隆准，衣绿色，半身云气中，不可见。众欢喜稽首，倏入石壁去。老人云：“始亦以得遇大士现身，故舍身于此，供洒扫之役。”又云：“长安荐福寺僧行美谒普陀山，与云水僧七人雨中炷香潮音洞，虔祷愿睹大士慈容。倏见洞中现五色光，光中有大士立像，旁有鹦鹉，像貌庄严妙好，是女人身。他僧见者种种不一，久之乃没。”

《集说诠真》引《琅邪代醉编》：

宋李方叔《画品》载观音像，录于左：

大悲观音像。唐大中年范琼作，軀不盈尺，而三十六臂，皆端重安稳，与汝州香山大悲化身自作塑像、东津大悲化身自作画像意韵相若。盖臂手虽多，左右相应，混然天成，所

执诸物各尽其妙，其卢楞伽、曹仲宣之徒欤？

披发观音变相在水中石上，袈衣宝络，披发按剑而坐，非近时所能为，必五代或晚唐名笔，细而有力似吴道玄，独设色太重，衣上花文，不类吴笔。

长带观音，龙眠居士李伯时作。今观此像，固非世俗可仿佛，而绅带特长一身有半，盖出奇炫异，使俗惊感，而不失其胜绝处也。比见伯时为延安吕观文吉甫作石上卧观音像，前此未闻有此像，亦出奇也。

案：考《一切经音义》载：观世音，梵言阿婆卢吉低舍婆罗。则观音当是天竺释迦佛之桑门（男弟子僧也），或比丘尼（女弟子尼姑也）。迨释教流行至华，天竺僧来附会传说，各随意己，以致言人人殊。即如《高僧传》载：天竺跋陀来华，人请之讲《华严经》，而跋陀自付未善宋言，有怀愧叹，即旦夕礼忏于观世音。遂梦有人白衣持剑，擎一人首，以剑易首，更安新头，道义皆通，备领宋言。真是胡言呓语！天竺僧捏造显灵，以诳庸愚，赚人施舍，以充己腹，世之人竟有堕其术而不悟，惜哉！

观音以美女形显现，许配习佛经者，诱人贪其色，且又频约频负；武成（北齐主）即因色欲致病，而观音复现美妇形，以蛊惑其心，然则谓观音为淫魔，其将何以自解耶？

世之观音，种类极多，有三十六臂观音，有披发观音，有长带观音，有捧持小儿为送子观音，有白衣观音，原其始，盖画史刻工，逞其技痒，随意为之，以售其巧。而好事者见各种图像，遂有以附会之，更神其说以夸张之，沿习相仍，以误传误。

《茶香室四钞》卷一九“观世音同时两化身”条：

明王世贞《读书后》云：《佛祖统载》第九卷：达摩，观世音大士化身也。而志公亦称大士化身。同时显化南北，人用为疑。是不必疑，各百化身之二人耳。

《茶香室四钞》卷一九“慧感夫人”条：

宋龚明之《中吴纪闻》云：慧感夫人，旧谓之圣姑，或以为大士化身。祝安上通守是邦，事之尤谨，每有水旱，祷祈立验。

《清嘉录》卷二“二月·观音生日”条：

（二月）十九日为观音诞辰。士女群集殿庭炷香，或施佛前长命灯油，以保安康，或供长幡，云“求子得子”。既生小儿，则于观音座下皈依寄名，可保长寿。僧尼建观音会庄严道场，香花供养。妇女自二月朔持斋，至是日止，俗呼“观音素”。六月、九月朔至十九日皆如之。

案：张读《宣室志》载：“唐敬宗时〔应是文宗〕。厨吏修御膳，

烹卵，闻鼎中呼观音菩萨，声甚凄咽，因罢斥缙徒之诏，诏郡国各于精舍塑观音菩萨像。”然时未言男女。今皆作女人像，法相庄严，确指为梁妙岩公主得道成佛，并相传十九日为观音诞，六月十九日为观音成道之辰。见吴县旧志。

《茶香室三钞》卷一七“善财童子”条：

《宣和画谱》云：朱繇，唐末长安人。国朝武宗元尝在洛，见其所画壁，云文殊队中旧有善财童子，酷爱其笔法，玩之月余不忍去。今遂失其童子所在，信其画亦神矣。

按今人于观音菩萨旁塑善财童子像，不知古人亦画于文殊队中也。

附：

泗州大圣

《太平广记》卷第九六：

僧伽大师，西域人也，俗姓何氏。唐龙朔初来游北土，隶名于楚州龙兴寺。后与泗州临淮县信义坊乞地施标，将建伽蓝。于其标下，掘得古香积寺铭记，并金像一躯，上有普照王佛字，遂建寺焉。唐景龙二年，中宗皇帝遣使迎师，入内道场，尊为国师。寻出居荐福寺。常独处一室。而其顶有一穴，恒以絮塞之，夜则去絮。香从顶穴中出，烟气满房，非常芬馥。及晓，香还入顶穴中，又以絮塞之。师常濯足，人取其水饮之，病疾皆愈。一日，中宗于内殿语师曰：



泗州大圣（元刊《新编连相搜神广记》）

“京畿无雨，已是数月，愿师慈悲，解朕忧迫。”师乃将瓶水泛洒，俄顷阴云骤起，甘雨大降。中宗大喜，诏赐所修寺额，以临淮寺为名。师请以普照王寺为名，盖欲依金像上字也。中宗以照字是天后庙讳。乃改为普光王寺，仍御笔亲书其额以赐焉。至景龙四年三月二日，于长安荐福寺端坐而终。中宗即令于荐福寺起塔，漆身供养。俄而大风欻起，臭气遍满于长安。中宗问曰：“是何祥也？”近臣奏曰：“僧伽大师化缘在临淮，恐是欲归彼处，故现此变也。”中宗默然心许，其臭顿息。顷刻之间，奇香郁烈。即以其年五月，送至临淮，起塔供养，即今塔是也。后中宗问万回师

曰：“僧伽大师何人耶？”万回曰：“是观音化身也。如法华经普门品云：‘应以比丘、比丘尼等身得度者。即皆见之而为说法。’此即是也。”先是师初至长安，万回礼谒甚恭，师拍其首曰：“小子何故久留？可以行矣。”及师迁化后，不数月，万回亦卒。师平生化现事迹甚多，具在本传，此聊记其始终矣。（出《本传》及《纪闻录》）

《东坡志林》卷一：

《泗州大圣僧伽传》云：和尚，何国人也。又云：世莫知其所从来云，不知何国人也。近读《陌史·西域传》，乃有何国。余在惠州，忽被命责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携告身来，且吊余曰：“此固前定，可无恨。吾妻沈，素事僧伽甚谨。一夕梦和尚告别，沈问所往，答云：当与苏子瞻同往，后七十二日当有命。今适七十二日矣，岂非前定乎？”余以为事之前定者，不待梦而知。然余何人也，而和尚辱与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缘契乎？

《铁围山丛谈》卷五：

宣和岁己亥夏，都邑大水，几冒入城隅，高至五七丈，久之方退。时泗州僧伽大士忽现于大内明堂顶云龙之上，凝立空中，风飘飘然吹衣为动，傍侍惠岸、木叉皆在焉。又有白衣巾裹，跪于僧伽前者，若受戒谕状，莫识何人也。万众咸睹，殆夕而

没。白衣者疑若龙神之徒，为僧伽所降服之意尔。

《能改斋漫录》卷一八“泗州大圣送东坡过海”条：

邹志完言：在岭外，见惠州太守方君，谓其家人素奉佛，一旦梦泗州大圣来别，云将送苏子瞻过海。遂诘之曰：“几时当去？”答曰：“八日去。”果如所言。故参寥以诗志之曰：“临淮大士本无私，应物长于险处施。亲护舟航渡南海，知公盛德未全衰。”

《夷坚三志》己卷九：

政和中，诏每州置神霄宫，就以道观为之。或改所在名刹，揭立扁榜。泗州用普照寺，正僧伽大圣道场也。黄冠环睨大象，雄丽严尊，虽已入据室宇，而未敢毁撤。

《夷坚三志》壬卷三：

建昌大寺曰景德，在廛市中，有塔极壮耸，中置泗州僧伽像，甚著灵响。张彦文尚书与其子元晋初预乡荐，皆祷之，同得签曰“吉”，遂登第。去郭八十里，一村氓忽持万钱踵寺门，欲修塔屋及僧伽身上衣，僧问何为起此意，曰：“近承贵寺命道者张公相访，具言屋摧敝，仍雨漏，损大圣臂膊，故愿结缘。”僧相顾惊愕云：“元不曾遣人去。”徐思之，相传塔基乃张公所施，岂非犹主土地之职乎！方相率观圣像，其臂果因雨渍伤，盖幡幢蔽翳，而外间但朝夕瞻仰焚香，不及见也。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二：

泗州僧伽大师者，世谓观音大士应化也，推本则过去阿僧祇弥伽沙劫，值观世音如来从三惠门而入道，以音声为佛事作，以此有缘之众，乃谓太师自西国来。唐高宗时至长安、洛阳行化，历吴、楚间，手执杨枝，混于缁流。或问师：“何姓？”即答曰：“我姓何。”又问：“师是何国人？”师曰：“我何国人。”寻于泗上欲构伽蓝，因宿州民贺跋氏舍所居，师曰：“此本为佛宇。”令掘地，果得古碑“香积寺”。又获金像，众谓然灯如来，师曰：“普光王佛也。”因以为寺额。景龙二年，中宗遣使迎大师至辇毂，深加礼毕异，命位定荐福寺。帝及百官咸称弟子，与度惠俨、惠岸、木叉三人，御书寺额“普光王寺”。三月三日大师示灭，敕令就荐福寺漆身起塔，忽臭气满城，帝祝“送师归临淮”。言訖，异香腾馥。帝问万回曰：“僧伽大师是何人邪？”曰：“观音化身耳。”

《西游记》六六回：

在南赡部洲盱眙山贛城，即今泗洲是也。那里有个大圣国师王菩萨。

《闽小记》卷下：

福州城内外，凡巷口皆筑小屋祀泗洲菩萨，人皆未晓其义。或有一二处求筭祈签，往往灵验。予每问僧人，亦无知者。按《神僧传》：僧伽大师，西域人，姓何氏，唐龙朔初来

中国，隶名于楚州龙兴寺。后于泗州临淮县之地建伽蓝，掘得古香积寺铭记并金像，上有普照王佛字。中宗闻名，遣使迎入内道场，居荐福寺。常独处一室，顶上有一穴，以絮塞之，夜则去絮，香从穴出，非常芬馥。尝濯足，人取其水饮之，痼疾皆愈。景龙四年，端坐而终。中宗令于寺起塔，俄而臭气满长安。近臣奏僧伽缘在临淮，中宗心许，其臭顿息，奇香馥烈，送至临淮起塔。中宗问万回曰：“僧伽是何人？”曰：“观音化身也。”李太白作《僧伽歌》云：“真僧法号号僧伽，有时与我论三车。问言诵咒几千遍，口道恒河沙复沙。此僧本住南天竺，为法头陀来此国。戒得长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莲色。意清净，貌棱棱，亦不减，亦不增。瓶里千年铁柱骨，手中万岁胡孙藤。嗟予落魄江淮久，罕遇真僧说空有。一言忏尽波罗夷，再礼浑除犯轻垢。”予又按李白生于中宗十六年己亥，伽化于景龙四年庚戌，白才十二岁，且白幼年未至江淮，何从与之论三车、说空有乎？伽龙朔初入中国，至景龙四年将五十年，不知伽之寿若干。第《神僧传》与白诗全不相符。按李邕《泗州普光寺碑》云：僧伽景龙三年三月三日坐化。

《铸鼎余闻》卷四：

国朝施鸿保《闽杂记》卷五云：福省城中街巷间多供泗洲文佛，或作小龕，或凿壁为龕，有供像者，有供牌位者，亦有但凿四字壁上以奉者，犹吾乡之奉观音大士也。按泗洲文佛，疑即泗州僧伽，东坡有泗州僧伽塔诗，查初白注引《高僧传》：僧伽者，葱岭北何国人也。何国在碎叶国北，伽在本土少而出家，始至西京，次历江淮，龙朔初至临淮，就信义坊居民乞地下标识之穴土得古碑，乃齐香积寺，得金像，衣叶上刻“普照王佛”字。尝卧贺拔氏家，现十一面观音形，其家遂舍宅，其香积寺基即今寺也。中宗景龙二年，诏赴内道场，四年示寂，归葬淮上，多于塔顶上现小僧状。于是求风者分风，求子者得子。宋太平兴国七年，敕重盖塔。雍熙元年，加谥“大圣”二字。据此则泗洲当作泗州，改州为洲，不知何义。又仍宋封当称大圣文佛之号，亦他佛所无。僧伽未尝至闽，何以福之人奉之独虔，岂别是一佛号耶？

〔案〕民间常以著名僧人为观音化身，如达摩、宝志皆是。诸化身中，最出名的是所谓泗州大圣。大圣本西域僧人，唐初至中原行化，后定居泗州。唐、宋奉之甚虔。近世或称泗州文佛。

弥勒佛

《魏书·释老志》：

文言将来有弥勒佛，方继释迦而降世。

《太平广记》卷一一一引《冥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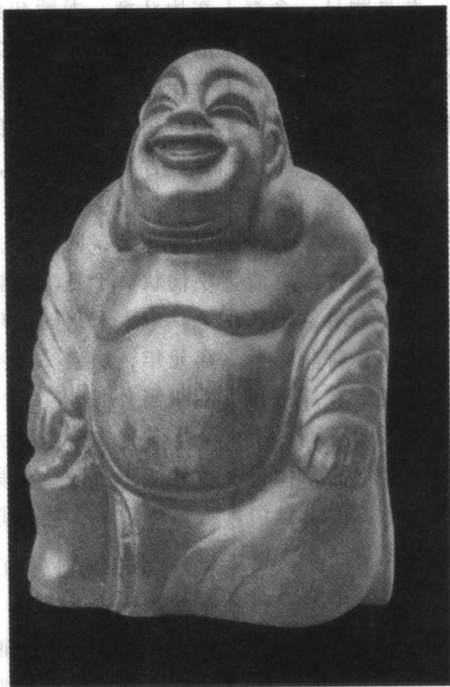
自晋、宋、梁、陈、秦、赵国，观音、地藏、弥勒、弥陀，称名念诵，得救者不可胜纪。

《太平广记》卷二八五引《广古今五行记》：

隋炀帝大业九年，唐县人宋子贤善为幻术。每夜楼上有光明，能变作佛形，自称弥勒佛出世。又悬镜于堂中，壁上尽为兽形。有人来礼谒者，转其镜，遣观来生像，或作蛇兽形。子贤辄告之罪业。当更礼念，乃转人形示之。远近感信，聚数千百人，遂潜作乱。事泄。官捕之。夜至，绕其所居，但见火坑，兵不敢

进。其将曰：“此地素无坑，止妖妄耳。”及进，复无火，遂擒斩之。

《太平广记》卷二八九引《北梦琐言》：



弥勒佛（木雕）

唐军容使田令孜擅权，有回天之力。尝致书于许昌，为其兄陈敬瑄求兵马使职，节将崔侍中安潜拒而不与。迨后崔公移镇西川，陈敬瑄与杨师立、牛勣、罗元杲，以打球争三川，敬瑄获头筹，制授右蜀节度，以代崔公。中外惊骇。报状云陈仆射之命，莫知谁何。青城县妖人作弥勒会，窥此声势，伪作陈仆射行李，云，山东盗起，车驾必幸蜀，先以陈公走马赴任。乃树一魁，妖共翼佐之。军府未谕，亦差迎候。至近驿，有指挥索白马四匹，

察事者觉其非常，乃羁縻之。未及旋踵，真陈仆射速髻而至，其妖人等悉擒缚而俟命，颍州俾隐而诛之。识者曰：“陈太师由阉宦之力，无涓尘之效，盗处方镇。始为妖物所凭，终亦自贻诛灭，非不幸也。”

《太平广记》卷四四七引《广异记》：

唐永徽中，太原有人自称弥勒佛。礼谒之者，见其形底于天，久之渐小，才五六尺，身如红莲花在叶中。谓人曰：“汝等知佛有三身乎？其大者为正身。”礼敬倾邑。僧服礼者，博于内学，叹曰：“正法之后，始入像法。像法之外，尚有末法。末法之法，至于无法。像法处乎其间者，尚数千年矣！释迦教尽，然后大劫始坏。劫坏之后，弥勒方去兜率，下阎浮提。今释迦之教未亏，不知弥勒何遽下降？”因是虔诚作礼，如对弥勒之状。忽见足下是老狐，幡花旛盖，悉是冢墓之间纸钱尔。礼抚掌曰：“弥勒如此耶？”具言如状，遂下走，追之不及。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七八：

按《佛说观弥勒菩萨下生经》：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五百人俱。尔时，阿难偏袒右臂，右膝著地，白世尊言：如来元鉴，无事不察，当来过去现在三世，皆悉明了。过去诸佛姓名号弟子菩萨翼从多少，皆悉知之，一劫百劫若无数劫，皆悉观察。亦复

知国王大臣人民姓字，悉能分别。如今现在国界若干，亦复明了。将来久远，弥勒出现，至真等正觉，欲闻其变；弟子翼从，佛境丰乐，为经几时？佛告阿难：汝还就坐，听我所说。弥勒出现，国土丰乐，弟子多少，善思念之，执在心怀。是时阿难从佛受教，即还就坐。尔时世尊告阿难曰：将来久远于此国界，当有城郭名曰鸡头，东西十二由旬，南北七由旬，土地丰熟，人民炽盛，街巷成行。尔时，城中有龙王，名曰水光，夜雨香泽，昼则清和。是时，鸡头城中有罗刹鬼，名曰叶华，所行顺法，不违正教。每伺人民寢寐之后，除去秽恶诸不净者，又以香汁而洒其地，极为香净。阿难，当尔之时，阎浮提地东西南北十万由旬，诸山河石壁皆自消灭，四大海水各据一方。时阎浮地极为平整，如镜清明。举阎浮地内谷食丰贱，人民炽盛，多诸珍宝，诸村聚落鸡鸣相接。是时弊华果树枯竭，秽恶亦自消灭，其余甘美果树香气殊好者皆生于地。尔时时气和适，四时顺节，人身之中，无有百八之患。贪欲瞋恚愚痴不大殷勤，人心均平，皆同一意，相见欢悦，善言相向，言辞一类，无有差别，如彼郁单越人，而无有异。是时，阎浮地内人民大小皆同一响，无有若干差别异也。彼时男女之类，意欲大小便时，地自然开，事讫之后，地复还合。尔时，阎浮地内自然生粳米，亦无皮

裹，极为香美，食无患苦。所谓金银珍宝，砗磲玛瑙，珍珠琥珀，各散在地，无人省录。是时，人民手执此宝，自相谓言：昔者之人，由此宝故，更相伤害，系闭在狱，受无数苦恼。如今此宝，与瓦石同流，无人守护。尔时，法王出现，名曰偃佉，正法治化，七宝成就。所谓七宝者，金轮宝、象宝、马宝、珠宝、玉女宝、典兵宝、守藏宝，是谓七宝，镇此阎浮地内，不以刀仗，自然靡伏。如今阿难，四珍之藏，乾陀越国伊罗钵宝藏，多诸珍宝异物，不可称计；第二弥提罗国般绸大藏亦多珍宝；第三须赖吒大国有大宝藏，亦多珍宝；第四波罗捺国偃佉大宝藏，亦多诸珍宝，不可称计。此四大藏，自然应现，诸守藏人，各来白王：唯愿大王以此宝藏之物，惠施贫穷。尔时，偃佉大王得此宝已，亦复不省录之，竟无财物之想。时阎浮地内自然树上生衣，极细柔软，人取著之，如今郁单越人自然树上生衣，而无有异。尔时，彼王有大臣名曰修梵摩，是王少小同好，王甚爱敬，又且颜貌端正，不长不短，不肥不瘦，不白不黑，不老不少。是时，修梵摩有妻，名梵摩越玉，女中最极殊妙，如天帝妃，口作优钵罗华香，身作旃檀香，诸妇人八十四态，永无复有，亦无疾病乱想之念。尔时，弥勒菩萨于兜率天观察父母不老不少，便降神下应，从右胁生，如我今日右胁生无异。弥勒菩萨

亦复如是，兜率诸天各各唱令弥勒菩萨已降神生。是时，修梵摩即与子立字，名曰弥勒。弥勒菩萨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其身，身黄金色。尔时人寿极长，无有诸患，皆寿八万四千岁，女人五百岁然后出适。尔时弥勒在家未经几时，便当出家学道。尔时去鸡头城不远，有道树名曰龙华，高一由旬，广五百步。时弥勒菩萨坐彼树下，成无上道果，当其夜半，弥勒出家，即其夜分，成无上道应。时三千大千刹土六反震动，地神各各而相告曰：“今弥勒已成佛道。”其声转至闻四天王宫：“弥勒已成佛道。”转闻彻于三十三天，焰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乃至梵天：“弥勒已成佛道。”尔时魔王名曰大将，以法治化，闻如来名，音乐之声，欢喜踊跃，不能自胜，七日七夜不眠不寐。是时魔王将欲界无数人天，至弥勒佛所，恭敬礼拜弥勒圣尊，与诸人天渐渐说法微妙之论。所谓论者，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不净想，出要为妙。尔时，弥勒见诸人民已，发心欢喜，诸佛世尊常所说法，苦集尽道，与诸天人广，分别其义。尔时，座上八万四千天子诸尘垢，尽得法眼净。尔时，大将魔王告彼界人民之类曰：“汝等速出家，所以然者，弥勒今日已度彼岸，亦当度汝等使至彼岸。”尔时，鸡头城中有一长者，名曰善财，闻魔王教令，又闻佛音响，将八万四千众至弥勒佛

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弥勒渐为说法微妙之论，所谓论者，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不净想，出要灵妙。尔时，弥勒见诸人民，心开意解，如佛世尊常所说法，苦集尽道，为诸天入广，分别其义。尔时，座上八万四千人诸尘垢，尽得法眼净。是时，善财与八万四千人等，即前白佛，求索出家，善修梵行，尽成罗汉道果。尔时，弥勒初会八万四千人得阿罗汉。是时，僊佉王闻弥勒已成佛道，便往至佛所，欲得闻法。时弥勒佛与王说法初善中善后善，义理深邃。尔时，大王复于异时立太子为王，赐剃头师珍宝，复以杂宝与诸梵志，将八万四千众，往至佛所，求作沙门，尽成道果，得阿罗汉。是时，修梵摩大长者闻弥勒已成佛道，将八万四千梵志之众往至佛所，求作沙门，得罗汉道果。唯修梵摩一人断三结使必尽苦际。是时，佛母梵摩越复将八万四千采女之众往至佛所，求作沙门，尔时诸女尽得罗汉，唯有梵摩越一人断三结使成须陀洹。尔时，诸刹利妇闻弥勒如来出现世间，成等正觉，数千万众往至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各各生心，求作沙门，出家学道，或有越次取证，或不取证者。尔时，阿难，其不越次取证者，尽是奉法之人，厌患一切世间不可乐想。尔时，弥勒当说三乘教如我今也，弟子之中大迦叶者行十二头陀过去诸佛所善修梵行，此人当佐弥勒佛

劝化人民。尔时，迦叶去如来不远，结跏趺坐，正身正意，系念在前。尔时世尊告迦叶曰：吾今年已衰耗，向八十余。然今如来有四大声闻，堪任游化，智慧无尽，众德具足。云何为四？所谓大迦叶比丘，君屠钵叹比丘，宾头卢比丘，罗云比丘。汝等四大声闻，要不般涅槃，须吾法没尽，然后乃当般涅槃。大迦叶亦不应般涅槃，须待弥勒出现世间。所以然者，弥勒所化弟子，尽是释迦文佛弟子，由我遗化得尽有漏。摩竭国界毗提村中，大迦叶于彼山中住，又弥勒如来将无数千人，前后围绕，往至此山中，遂蒙佛恩，诸鬼神当与开门，使得见迦叶禅窟。是时弥勒伸右手指示迦叶告诸人民，过去久远释迦文佛弟子，名曰迦叶。今日现在，头陀苦行最为第一。是时诸人见是事已，叹未曾有，无数百千众生诸尘垢尽得法眼净。或有众生见迦叶身已，此名为最初之会，九十六亿人，皆得阿罗汉。斯等之人皆是我弟子，所以然者，悉由受我教训之所致也，亦由四事因缘惠施仁爱利人等利。阿难，尔时弥勒如来当取迦叶僧伽黎著之。是时，迦叶身体奄然星散。是时，弥勒复取种种华香，供养迦叶。所以然者，诸佛世尊有敬心于正法，故弥勒亦由我所受正法化得成无上真正之道。阿难，当知弥勒佛第二会时，有九十四亿人皆得阿罗汉。亦复是我遣教弟子行四事供养之所致也。又弥勒第三之会九

十二亿人得阿罗汉，亦复是我遗教弟子。尔时，比丘姓号皆曰慈氏弟子，如我今日诸声闻皆称释迦弟子。尔时，弥勒为诸弟子说法，汝等比丘当思维无常之想，乐有苦想，计我无我想，实有空想，色变之想，青瘀之想，膨胀之想，食不消想，脓血想，一切世间不可乐想。所以然者，比丘当知此十想者，皆是过去释迦文佛为汝等说令得尽有漏心得解脱。若此众中，释迦文佛弟子过去之时修于梵行，来至我所；或于释迦文佛所奉持其法，来至我所；或复于释迦文佛所供养三宝，来至我所；或于释迦文佛所弹指之顷修于善本，来至此间；或于释迦文佛所行四等心，来至此者；或于释迦文佛所受持五戒三自归法，来至我所；或于释迦文佛所起立寺庙，来至我所；或于释迦文佛所补治故寺，来至我所；或于释迦文佛所受八关斋法，来至我所；或于释迦文佛所香华供养，来至此者；或复于彼闻法悲泣堕泪，来至我所；或复于释迦文佛所专心听法，来至我所；或复尽形寿善持禁戒，来至我所；或复尽形寿善持梵行，来至我所；或复有书读讽诵，来至我所；或复承事供养，来至我所者。尔时，弥勒便说偈言：增益戒闻德，禅及思惟业，善修于梵行，而来至我所；勤施发欢心，修行心原本，意无若干想，皆来至我所；欲发平等心，承事于诸佛，饭食于圣众，皆来至我所；所诵戒契经，善习

与人说，然炽于法本，今来至我所；释种善能化，供养诸舍利，承事法供养，今来至我所；若有书写经，颂宣于素上，其有供养者，皆来至我所；缯彩及诸物，供养于塔寺，自称南无佛，皆来至我所。供养于现在，诸佛过去者，禅定正平等，亦无有增减，是故于佛法，承事于圣众，专心事三宝，必至无为处。阿难，当知弥勒如来在彼众中，当说此偈。尔时彼众中，诸天人民思惟此十想，十一垓人诸尘垢，尽得法眼净。弥勒如来千岁之中，众僧无有瑕秽。尔时，恒以一偈，已为禁戒口意，不行恶身，亦无所犯，当除此三行，速脱生死关，过千岁后，当有犯戒之人，遂复立戒。弥勒如来当寿八万四千岁，般涅槃后遗法当存八万四千岁。所以然者，尔时众生皆是利根，其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得见弥勒佛及三会声闻众，及鸡头城，及见怀佉王并四大藏珍宝者，欲食自然粳米者，并著自然衣裳，身坏命终生天上者，彼善男子、善女人，当勤加精进，无得懈怠，亦当供养承事诸法师名华捣香，种种供养，无令有失。如是，阿难当作是学。尔时，阿难及诸大会，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按《酉阳杂俎》：五月五日弥勒下生。按《诸经要集》：弥勒菩萨为白衣时，师名婆跋梨，有三种相，一眉间白毫相，二舌复面相，三阴藏相。

按《三藏法教》：弥勒菩萨往昔劫中，于日月灯明佛所而得出家，修习唯心识定，至然灯佛出世，方乃得成无上妙圆识心三昧，了一切如来国土，净秽有无，皆是我心，变化所现，而悟入圆通。故云：我以谛观十方唯识，识心圆明，得无生忍，斯为第一。

按《指月录》：天亲菩萨从弥勒内宫而下，无著菩萨问曰：“人间四百年，彼天为一昼夜，弥勒于一时中，成就五百亿天子证无生法忍，未审说什么法？”天亲曰：“只说这个法，只是梵音清雅，令人乐闻。”

〔案〕弥勒佛也是中国民间所熟悉的佛教神。根据佛教传说，他出生于婆罗门家族，后成为释迦牟尼（如来佛）的弟子，先佛入灭，未来将继续释迦而降世成佛，广传佛法。所以自南北朝即为民间信奉，至有妄人自称弥勒出世者，至于近世民间的一些秘密宗教，如白莲教等，也打出弥勒佛的旗号，以他为改天换地的象征。中国民间所奉的弥勒佛，乃一笑口常开、袒胸叠腹大胖和尚。此并非弥勒本来形象，而是五代时一个名叫契此的僧人，即“布袋和尚”。详见下。

附：

布袋和尚

《鸡肋编》卷中：

昔四明有异僧，身矮而蟠腹，负



布袋和尚（明刊《仙佛奇踪》）

一布袋，中置万物，于稠人中时泻于地，曰“看，看”。人皆目为布袋和尚，然莫能测。临终作偈曰：“弥勒真弥勒，分身百千亿。时时识世人，时人总不识。”于是隐囊而化。今世遂塑画其像为弥勒菩萨以事之。张末文潜学士，人谓其状貌与僧相肖。陈无己诗止云“张侯便便腹如鼓”，至鲁直遂云“形模弥勒一布袋，文字江河万古流”。则东坡谓李方叔“我相夫子非癯仙”，盖度语矣。

《坚瓠二集》卷二“布袋和尚”条：

洪武政尚严猛，天下股票。一日，游一寺，令止从者，入内，悄无一人。见壁间画一布袋和尚，墨痕犹

新，旁题偈曰：“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又何妨。”盖以讽也。亟索其人，不得。

《铸鼎余闻》卷四：

元袁桷《延祐四明志》十六《释道考》上云：布袋和尚者，唐末有僧，形裁猥琐，蹙额蟠腹，杖荷布囊，随处偃卧，张长汀子，雪中体不濡，示人祸福辄应。将雨则著草履，亢阳则曳木屐。梁贞明二年，于奉化岳林寺东廊坐逝。偈曰：“弥勒真弥勒，化身千百亿，时时示世人，时人自不识。”葬寺西二里，曰弥勒庵。宋元符元年，赐号定应大师；三年祥光现于葬所，得锡杖净瓶，邑人建阁藏之。崇宁三年，赐阁名崇宁。

《历代神仙通鉴》卷一八：

（后梁贞明中）明州岳林寺有布袋和尚坐脱，（钱）缪命赍香帛祭之。和尚不言姓氏，形裁猥琐，蹙额蟠腹，寝卧随处。常以杖荷一布袋，凡供身之具，悉贮袋中。卧雪不沾，示

人吉凶，应期无忒。天将雨，即着湿布鞋。亢旱，即曳木屐。居民以此为验。于岳林寺东廊下，端坐磐石而说偈曰：“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世人，世人自不识。”偈毕，安然而逝。时人始悟为弥勒佛化身也。寺僧造塔顶礼。（后桑维翰奉使契丹，见一僧提布袋，曰：“此为气母，常从旺处游行。”）

〔案〕布袋和尚，相传乃五代后梁之僧人，名契此，号长汀子，浙江奉化人。常以杖背一布袋，随处偃卧，形如疯颠，而示人祸福辄应。因其死时说偈“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识世人，时人总不识”，世人因以为弥勒化身，故造弥勒像则像之。《西游记》载，弥勒佛手下黄眉童子盗去人种袋，竟令孙悟空及普天神将束手无策，此袋当即胖和尚之布袋矣。

又《右台仙馆笔记》卷五以布袋和尚为吴江县土地，而闽台所塑十八罗汉中，有以布袋和尚为其一者。

阿弥陀佛

《太平广记》卷一一一引《法苑珠林》：

杜智楷，曹州离狐人。少好释典，不仕不娶，被僧衣，隐居太山，以读诵为事。唐贞观二十一年，于山中还，忽患疾垂死，以袈裟覆体，昏然如梦。见老母及美女十数屡来相扰，智楷端然不动。渐相逼斥，并云：“與智楷掷置北涧里。”遂总近前，同执捉，有挽著袈裟者。忽齐声念佛，却后忏悔，请为造阿弥陀佛，诵观音菩萨三十余遍。少间，遂觉体上大汗，即愈。离狐，今济阴也。

《太平广记》卷一一一引《广异记》：

唐圣善寺僧道宪，俗姓元氏。开元中，住持于江州大云寺，法侣称之。时刺史元某，欲画观世音七铺，以宪练行，委之勾当。宪令画工持斋洁己，诸彩色悉以乳头香代胶，备极清静。元深嘉之。事毕，往预宁斫排，造文殊堂。排成将还，忽然堕水，江流湍急，同侣求拯无由。宪堕水之际，便思念观世音。见水底有异光，久而视之，见所画七菩萨，立在左右，谓宪曰：“尔但念南无菩萨。”宪行李如昼。犹知在水底，惧未免死，乃思计云：念阿弥陀佛。又念阿弥陀佛，其七菩萨并来捧足，将至水

上，衣服无所污染，与排相随，俱行四十余里。宪天宝初灭度，今江州大云寺七菩萨见在，兼画落水事云耳。

《太平广记》卷四七〇引《宣室志》：

宣城郡当涂民，有刘成者、李晖者，俱不识农事。尝用巨舫载鱼蟹，鬻于吴越间。唐天宝十三年春三月，皆自新安江载往丹阳郡。行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会天暮，泊舟，二人俱登陆。时李晖往浦岸村舍中，独刘成在江上。四顾云岛，阒无人迹，忽闻舫中有连呼阿弥陀佛者，声甚厉。成惊而视之，见一大鱼自舫中振须摇首，人声而呼阿弥陀佛焉。成且惧且悚，毛发尽劲，即匿身芦中以伺之。俄而舫中万鱼，俱跳跃呼佛，声动地。成大恐，遽登舫，尽投群鱼于江中。有顷而李晖至，成具以告晖，晖怒曰：“竖子安得为妖妄乎？”唾而骂言且久。成无以自白，即用衣资酬其直。既而余百钱，易获草十余束，致于岸。明日，迁于舫中，忽觉重不可举，解而视之，得缙十五千，签题云：“归汝鱼直。”成益奇之。是日，于瓜洲会群僧食，并以缙施焉。时有万庄者，自泾阳令退居瓜洲，备得其事，传于纪述。

《太平广记》卷二八九引《北梦琐言》：

遂州巡属村民，姓于，号世尊者，与一女，皆逆知人之吉凶，数州敬奉，舍财山积。鑿崖壁，列为佛像，所费莫知纪极。节度许公存，以其妖妄，召至府衙，俾其射覆。不中，乃械而杀之，一无神变。于其所居，得五色文麻绠，以牛载仅百驮，钱帛即可知也。每夜会，自作阿弥陀佛，宫殿池沼，一如西方。男女俱集，念佛而已。斯亦下愚之流，岂术神耶，将有物凭之耶？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七八：

按《佛说阿弥陀经》：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尼僧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识，长老舍利弗，摩诃目犍连，摩诃迦叶，摩诃迦旃延，摩诃俱絺罗，离婆多，周利槃陀，伽难陀，阿难陀，罗睺罗，侨梵波提，宾头卢颇罗堕，迦留陀夷，摩诃劫宾那，薄拘罗，阿菟楼驮，如是等诸大弟子，并诸菩萨摩诃萨，文殊师利法王子，阿逸多菩萨，乾陀诃提菩萨，常精进菩萨，与如是等诸大菩萨，及释提桓因等无量诸天大众俱。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舍利弗，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又舍利弗，极乐国土，七重栏楯，七重罗

网，七重行树，皆是四宝，周匝围绕，是故彼国名为极乐。又舍利弗，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纯以金沙布地，四边阶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而严饰之，池中莲华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洁。舍利弗，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又舍利弗，彼佛国土，常作天乐，黄金为地，昼夜六时，雨天曼陀罗华。其土众生，常以清旦，各以衣祴盛众妙华，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即以食时，还到本国饭食经行。舍利弗，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复次舍利弗，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鹤、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频伽、共命之鸟。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其音演畅，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如是等法，其土众生闻是闻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舍利弗，汝勿谓此鸟实是罪报所生，所以者何？彼佛国土，无三恶道。舍利弗，其佛国土，尚无恶道之名，何况有实？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舍利弗，彼佛国土，微风吹动诸宝行树及宝罗网，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种乐同时俱作，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舍利弗，其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舍利弗，于汝意云何彼佛何故号阿弥陀？舍利弗，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

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又舍利弗，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舍利弗，阿弥陀佛，成佛已来，于今十劫。

《清嘉录》卷一一“十一月·弥陀生日”条：

（十一月）十七日，相传为弥陀佛降生东土。农人候风占米价，若吹东南风，主米贵；西北风，主米贱。谚云：“风吹弥陀面，有米弗肯贱；风吹弥陀背，无米弗肯贵。”

《中国神明概论》第六章：

无论大街小巷，亦或穷乡僻路，

都会发现“阿弥陀佛”的铅板标记，钉于电线杆或树干上。俗云：“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可见弥陀佛在民间祀拜是非常普遍。辜伟甫先生说：“佛教信仰上，祀观音是修现世，祀阿弥陀佛是修来世。”

〔案〕阿弥陀，古梵语之音译，意译为无量寿。佛教称其为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谓念其名号，即能往生净土。据《广记》诸条，自唐时，“阿弥陀佛”与“观音”为奉佛者所最常诵。近世“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之习有由来矣。

四大天王 (四大金刚)

《封神演义》九九回：

四大天王：辅弼西方教典，立地水火风之相，掌风调雨顺之权。

增长天王	魔礼青	职风
广目天王	魔礼红	职调
多文天王	魔礼海	职雨
持国天王	魔礼寿	职顺

《通俗编》：

《长阿含经》：东方天王，名多罗吒，领乾闥婆及毗舍闍神将，护弗婆提人。南方天王，名毗琉璃，领鸠槃荼及薜荔神，护阎浮提人。西方天王，名毗留博叉，领一切诸龙及富单那，护瞿耶尼人。北方天王，名毗沙门，领夜叉罗刹将，护郁单越人。按此即四金刚也。谓之金刚，因所执杵以号之也。《婆沙论》：四天王身長一拘庐舍四分之一。西国以五百弓为拘庐舍，八尺为

弓，盖其长百丈。故今凡塑天王，皆特长大。然彼又云，三十三天身長半拘庐舍，帝释身長一拘庐舍。而今作诸天帝释像，仍只寻常，何也？

《铸鼎余闻》卷四：

佛雅曰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

王。《长阿含经》云：东方天王名多罗吒（一作提罗吒，一作提头赖吒）。领乾闥婆及毗舍闍神将，护弗婆提人（即东胜神洲）。南方天王名毗琉璃（一作毗留勒叉，又作毗楼勒迦），领鸠槃荼及薜荔神，护阎浮提人（即南赡部洲）。西方天王名毗留博叉



天王图（河北石家庄毗卢寺壁画）（一作鼻溜波阿叉）

叉），领一切诸龙及富单那，护瞿耶尼人（即西牛贺洲）。北方天王名毗沙门（一作鞞舍罗婆拿），领夜叉罗刹将，护郁单越人（即北俱罗洲）。王业《在阁知新录》曰：凡寺门金刚，各

执一物，俗谓风调雨顺。执剑者风也，执琵琶者调也，执伞者雨也，执蛇者顺也。（均案：杨慎《艺林伐山》云：所执非蛇，乃蜃也。蜃形似蛇而大，音如顺。所云似蛇而大，未知何本。）

《集说诠真》：

《读书纪数略》载：须弥四宝山，高三百三十六万里。四宝所成，东面黄金，西面白银，南面琉璃，北面玛瑙。天王各居一山。

《浪迹续谈》卷七：

《唐书·礼仪志》：武王伐纣，五方神来受事，各以其职命焉。既而克殷，风调雨顺。王业《在阁知新录》：凡寺门金刚，各执一物，俗谓“风调雨顺”。执剑者风也，执琵琶者调也，执伞者雨也，执蛇者顺也。独“顺”字思之不得其解。杨升庵《艺林伐山》云：非执非蛇，及蜃也，蜃形似蛇而大，字音如“顺”。然则《封神传》之四大金刚，非无本矣。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四七引《道教灵验记》：

成都乾元观三门之下，旧有东华、南极、西灵、北真四天神王，依华清宫朝元阁样塑于外门之下，并金甲天衣。

《太平广记》卷六七引《通幽记》：

唐贞元元年五月，宣州旌德县崔氏婢，名妙女，年可十三四。夕汲庭中，忽见一僧，以锡杖连击三下，惊怖而倒，便言心痛。须臾迷乱，针灸

莫能知。数日稍间，而吐痢不息。及瘥，不复食，食辄呕吐，唯饵蜀葵花及盐茶。既而清瘦爽彻，颜色鲜华，方说初迷乱之际，见一人引乘白雾，至一处，宫殿甚严，悉如释门西方部。其中天仙，多是妙女之族。言本是提头赖吒天王小女，为泄天门间事，故谪堕人间，已两生矣。赖吒王姓韦名宽，弟大，号上尊。夫人姓李，号善伦。东王公是其季父，名括，第八。妙女自称小娘，言父与姻族同游世间寻索，今于此方得见。前所见僧打腰上，欲女吐泻藏中秽恶俗气，然后得升天。天上居处华盛，各有姻戚及奴婢，与人间不殊。……

〔案〕印度佛教传说，须弥山腰有犍陀罗山，山有四峰，各有一天王居之，护一方天下。中国内地寺院多塑其像：东方持国天王，身白色，持琵琶；南方增长天王，身青色，持宝剑；西方广目天王，身红色，手绕缠一龙（或说蛇、蜃）；北方多闻天王，身绿色，右手持伞，左手持银鼠。中国民间俗称四大金刚，目为佛门护法，又谓四天王分掌风、调、雨、顺，则与印度之传说迥异矣。《封神演义》以四天王为魔家四将；《西游记》以四天王为玉帝属下守门天将，如来佛手下另有四大金刚。道教亦仿之，于观门外塑“四天神王”。道教并试图将佛国四天王全部汉化，所录《通幽记》可见一斑，但这位东方天王的汉化版并未得到后世认可，而认

可的北方天王却让人忘了来处，只知道哪吒的老爹叫李靖了。

毗沙门天王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九一引唐卢弘正《兴唐寺毗沙门天王记》：

毗沙门天王者，佛之臂指也。右扼吴钩，左持宝塔，其旨将以摧群



北方护国天王（山西平遥双林寺）魔，护佛事。斯人在开元则玄宗图象像于旗章，在元和则宪皇交神于梦寐，佑人济难，皆有阴功，自时厥后，虽百夫之长，必资以指挥，十室之邑，亦严其庙宇。

《酉阳杂俎·前集》卷八：

李夷简，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赵高好斗，常入狱。满背镂毗沙门天

王，吏欲杖背，见之辄止，恃此转为坊市患害。左右言于李，李大怒，擒就厅前，索新造筋棒，头径三寸，叱杖子打天王，尽则已，数三十余不绝。经旬日，袒衣而历门叫呼，乞修理功德钱。

成式门下驹路神通，每军较力，能戴石箠輶六百斤石，啮破石粟数十。背刺天王，自信得神力，入场神助之则力生。

《北梦琐言》卷一七：

（李克用）曾于新城北以酒酹毗沙门天王塑像，请与仆交谈，天王被甲持矛，隐隐出于壁间。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四五引鲁应龙《括异志》：

秀州子城有天王楼。建炎间，金人犯顺，苏、秀大扰，将屠之，有天王现于城上，若数间屋大。兵卒望之怖惧，遂引去，一州之境获免。及乱平，建楼西北隅，见今事之。

《能改斋漫录》卷二“天王现形”条：

州郡置毗沙门天王之始。按《僧史》：“唐天宝元年壬子，西番五国来寇安西。二月十一日，奏请兵解援。发师万里，累月方到，近臣奏且诏不空三藏入内持念。明皇秉香炉，不空诵《仁王护国陀罗尼》，方二七遍，帝见神人可五百员，带甲荷戈在殿前。帝问不空，对曰：“此毗沙天王第二子独健，副陛下心，往救安西也。”其年四月，安西奏：“二月十一

日巳时后，城东北三十里，云雾冥晦中，有神可长丈余，皆被金甲。至酉时，鼓角大鸣，地动山摇。经二日，蕃寇奔溃。斯须，城楼上有光明天王现形。谨图样，随表进呈。”因敕诸道节镇，所在州府，于城西北隅，各置天王形象。至于佛寺，亦敕别院安置。

《异苑》卷三：

西域有鼠王国，鼠之大者如狗，中者如兔，小者如常。大鼠头悉已白，然带金环枷。商估有经过其国、不先祈祀者，则啮人衣裳也。得《沙门咒》愿更获无他。释道安昔至西方，亲见如此。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七：

按《释氏源流》：有毗留勒叉天王，有毗留博叉天王，有提头赖吒天王，有毗沙门天王。昔唐太宗从高祖起义兵，有神降于前，自称毗沙门天王，（头）〔愿〕同乃定乱，其手（将）〔捋〕有猪首象鼻者，故所向成功。及即位，诏天下公府皆祀之。天圣初，诏诸郡置祠，仍建佛寺，俱以天王为额，此天王之所由普建也。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五〇：

《镇江府志》：（天王）庙宋诸军寨皆有之，元季存者二，明仅存其一，在丹徒县学右寨巷头，旧传唐太宗起兵，有神自号毗沙门天王，愿效力定乱，故所向成功。及即位，诏天下公府皆祭之。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五四：

《宁化县志》：毗沙门天王庙，庙在县上东门外，永乐间重建。按唐天宝元年，西番寇安西，明皇诏不空三藏诵经。不空因言北方毗沙天王神通可以御之，会安西亦奏：将战时，有金甲神长丈余来助。因敕诸道州府城西北及营寨并设其像。黄滔为王审知作碑云：梵音毗沙门，唐言多闻也。始自于闐刹利之英奇，膺世尊帝释之锡号，居须弥山北，住水晶宫殿，领药叉众，为帝释外臣，以护南赡部州。据此，则唐建县时便有此庙，历代遂相沿无革耳。虽然，毗沙何灵于安西而不灵于马嵬蜀道乎？世奉祀之何居？

《陔余丛考》卷三四：

僧寺多有名天王堂者，按《谈薮》记：唐天宝间，番寇西安，诏不空三藏诵咒攘之。忽见金甲神人，不空云：“此毗沙门天王第二子独健往救矣。”后西安奏捷，亦云西北有天王现形胜之。朝廷因敕诸道立像。郎瑛谓：今佛寺有天王堂，始此也。又《括异志》：宋建炎中，敌将屠秀州，天王现于城上，大若数间屋。遂惧而引去，因建天王楼于城西北隅。

〔案〕在四大天王中，毗沙门天王（即北方多闻天王）在中国风头最健。据说它本称俱毗罗，为婆罗门教、印度教的财神，世上一切财富的守护者，北方的保护神，又是夜叉和

紧那罗之王，罗波那（《罗摩衍那》中的魔怪名）的同父异母兄弟，相貌丑陋，三条腿，八颗牙，一只眼。佛教吸收其神，以为北方护法天王毗沙门。（见《宗教词典》）徐梵澄先生则认为从其造像来看，不甚像印度本土之神，很可能原是西域某部落的英雄，征服了某些领族或强暴者，安靖了地方，死后为人尊为天王。如果是印度之神，传到西域后也已被大大土俗化了。（见《关于毗沙门天王等事》，载《世界宗教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三期）

无论毗沙门天王本是印度之神抑或西域之神，其传入中国，却是经过了西域的。《大唐西域记》称于阗国（今新疆和田县）是该神的故乡，于阗王自称是毗沙门天王的后代。天王故乡有神鼠，“大如猬，其毛则金银异色”。所以后世多闻天王塑像，手上常有银鼠。天王有五子，以二子独健（见二郎神条）和三子哪吒（详见下）最为著名。张政娘先生说，毗沙门天王在中国轰动一时，是在唐天宝年间，其故事和画样是从安西（今新疆库车县）传入，而大力宣传者则是不空和尚。后世或称唐太宗起兵，天王助之，故诏天下公府祭之，尤荒唐。然自唐玄宗以来，毗沙门天王信仰大盛，奉为军中保护神，各处城楼、兵营设有天王庙堂，出征时图其像于旗章，则是事实。所以唐人纹身，常刺天王象，以为可得神力之助。此俗

宋、金仍沿之，至元明而渐衰，唯僧寺尚存天王堂。然而民间虽对毗沙门天王印象淡薄，对托塔李天王之信仰又渐渐转盛矣。

又胡小伟先生以为宋以后关公信仰渐盛，各地城西北之天王庙遂改为关帝庙，而关圣帝君神格中亦搀有天王成份。颇有新见。

托塔李天王

《茶香室三钞》卷一九：

《宣和画谱》：陆探微有“托塔天王图”。余于《曲园杂纂》三十六引《元史·舆服志》，见托塔天王之说有所本。今乃知六朝时早见于图画矣。

又按展子虔有“授塔天王图”，吴道元有“请塔天王图”，范琼有“降塔天王图”，朱繇有“捧塔天王图”。

宋董道《广川画跋》有“北天王像后题辨”云：吴明仲以吴生画天王示余，因告之曰：昔余得内典，说四天王所执器，皆自报应中出。北天毗沙国王，也尝兵斗不利，三逃于塔侧，方免其困。时愿力所全，得无违碍报，回乡则变相所成，画者得以据之。今以云物为报者，非吴生所为也。以云物易塔之重，自王衍始。

按此段语意有不可解，然北天王之所执为塔，固可考矣。

《铸鼎余闻》卷四：

《元史·舆服志》云：东西南北天王旗（均案即四金刚）并绘神人武士，冠衣金甲绯襦裆，右手执戟，左手捧塔履石。

《西游记》第四回：

玉帝封托塔天王李靖为降魔大元帅，哪吒三太子为三坛海会大神。

《西游记》第八三回：

（哪吒）法降九十六洞妖魔，神通广大。后来要杀天王，报那剔骨之仇。天王无奈，告求我佛如来。如来以和为尚，赐他一座玲珑剔透舍利子如意黄金宝塔——那塔上层层有佛，艳艳光明——唤哪吒以佛为父，解释了冤仇。所以称为托塔李天王者，此也。

《事物纪原》卷七：

灵显王庙，在郑州城东仆射陂侧，陂本后魏孝文赐仆射李冲，里俗因呼仆射陂。唐末建庙，因陂为名，俗误传为李靖。后唐明宗天成二年，赠靖太保。晋天福二年八月，敕唐卫国公李靖宜封灵显王。

《文献通考·郊社考》二三：

灵显王庙在郑州城东仆射陂侧，是陂本后魏赐仆射李冲，唐末建庙，因陂为名，俗传李靖神也。后唐天成二年，册赠靖为太保，晋加号灵显王。建隆元年正月，太祖临幸，因遣内侍葺祠宇，每岁春秋二祀。景德元年，遣使增修。二年，又修后殿。四年，车驾朝陵，命入内都知石知顥致

祭。祀汾阴回，亲幸登东北亭观陂。

〔案〕毗沙门天王画像传入中国，即有捧塔之像。除《茶香室三钞》所述诸图，张政烺先生说，敦煌所出绢画有几幅专画毗沙门天王，托塔而立。（见《封神演义漫谈》）前毗沙门天王条，引唐卢弘正《兴唐寺毗沙门天王记》，亦谓其“右扼吴钩，左持宝塔，其旨将以摧群魔，护佛事”。其塔亦或由哪吒奉行。不空译《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其塔奉释迦牟尼佛，即拥遣第三子哪吒奉行，莫离其侧。”（见《关于毗沙门天王等事》）宋人则称天王尝兵斗不利，三逃于塔侧，方免其困，回乡则变相所成，是已将宝塔作为天王护身的象征了。至明人小说中，竟演变成哪吒寻父报仇，佛赐天王宝塔以制伏哪吒（《封神演义》称塔为燃灯道人所赠）。这段故事遂流行于民间，人们已不知哪吒捧塔侍天王侧之原意了。

至于谓天王名李靖，则尤匪夷所思，不知当从何说起。李靖本唐初名将，曾配享武成王（姜太公）庙，为十哲之一，唐人小说中有李靖代龙行雨的故事。唐末已被神化，视为神灵，五代时封为灵显王。托塔毗沙门天王亦武神，二者之结合，或即由此？元末杨景贤所作《杨东来批评西游记》，已有“天兵百万总归降，金塔高擎镇北方，四海尽知名与姓，毗沙门下李天王”之说，称其为哪吒之父，是当时民间已将二神合一了。明

代之《西游记》、《封神演义》当皆就此民间信仰而铺演其故事，托塔天王终于脱离毗沙门天王（《西游记》中，北方多闻天王与托塔天王判为二神）而彻底中国化了。

哪 吒

《太平广记》卷九二引《开天传信记》：



哪吒太子（台湾陈金永塑）

唐无畏三藏初自天竺至，所司引

谒于玄宗。玄宗见而敬信焉，因谓三藏曰：“师不远而来，故倦矣。欲于何方休息耶？”三藏进曰：“臣在天竺，常时闻大唐西明寺宣律师持律第一，愿往依止焉。”玄宗可之。宣律禁戒坚苦，焚修精洁。三藏饮酒食肉，言行粗易。往往乘醉喧竞，秽污茵席，宣律颇不能甘之。忽中夜，宣律扃户，将投于地。三藏半醉，连声呼曰：“律师律师，扑死佛子耶。”宣律方知其异人也，整衣作礼而师事焉。宣律精苦之甚，常夜后行道，临阶坠堕，忽觉有人捧承其足。宣顾视之，乃一少年也。宣遽问：“弟子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毗沙门天王子那吒太子也。以护法之故，拥护和尚，时已久矣。”宣律曰：“贫道修行，无事烦太子。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以作佛事者，愿太子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宝事虽久，然头目犹舍，敢不奉献。”宣律得之，即今崇圣寺佛牙是也。

《铸鼎余闻》卷四：

宋洪迈《夷坚志》载《程法师事》云：值黑物如钟，从林间出。知为石精，遂持哪吒火毬咒，俄而见火毬自身出，与黑块相击。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七：

哪吒本是玉皇驾下大罗仙，身长六丈，首带金轮，三头九眼八臂，口吐青云，足踏盘石，手持法律，大喊

一声，云降雨从，乾坤炼动。因世界多魔王，玉帝命降凡，以故托胎于托塔天王李靖。母素知夫人生下长子军吒，次木吒，帅三胎哪吒。生五日化身浴于东海，脚踏水晶殿，翻身直上宝塔宫。龙王以踏殿故，怒而索战。帅时七日，即能战，杀九龙。老龙无可奈何而哀帝，帅知之，截战于天门之下而龙死焉。不意时上帝坛，手搭如来弓箭，射死石记娘娘之子，而石记兴兵。帅取父坛降魔杵西战而戮之。父以石记为诸魔之领袖，怒其杀之以惹诸魔之兵也。帅遂割肉刻骨还父，而抱真灵求全于世尊之侧。世尊亦以其能降魔故，遂折荷菱为骨、藕为肉、丝为筋、叶为衣而生之。授以法轮密旨，亲受木长子三字，遂能大能小，透河入海，移星转斗；吓一声，天颓地塌；呵一气，金光罩世；锺一响，龙顺虎从；枪一拨，乾旋坤转；绣毯丢起，山崩海裂。故诸魔若牛魔王、狮子魔王、大象魔王、马头魔王、吞世界魔王、鬼子母魔王、九头魔王、多利魔王、番天魔王、五百夜叉、七十二火鸦，尽为所降，以至于击赤猴，降孽龙。盖魔有尽而帅之灵

通广大、变化无穷。故灵山会上以为通天太师、威灵显赫大将军。玉帝即封为三十六员第一总领使，天帅元领袖，永镇天门也。

《中国神明概论》第五章：

台湾很多村落，奉有中坛元帅，俗称“太子爷”，作为村中保护神，地方如生瘟疫，立欲驱邪息灾，即延请道士请神遣将，村民备办牲醴犒祭，然后在村落五方竖立五方旗，道士在庙中祭拜主神、土地、城隍、炳灵公、五营神，然后诵经作法，招请神将，驱除疫疠。中营主将即中坛元帅。

《台湾神像艺术·中坛元帅——哪吒太子》：

明末永历年间，台南就建有两座祭祠太子爷的庙，一为今府前路巷内的毗沙宫，另一为今西门路内的沙陶



哪吒——中坛元帅（台湾宜兰礁溪德阳宫）

宫。太子爷即俗称中坛元帅，又称哪吒、哪吒太子或李哪吒等。

太子爷原属佛教的神，系印度古神话之神，为毗沙门天王之太子，佛教密宗，胎藏金刚两界曼荼罗，其像身着甲冑，右手持宝棒，左手持掌宝塔，其塔供侍释迦牟尼佛。据《大藏经·毗沙门天随军护法仪轨》所载：“尔时哪吒太子，手持戟，以恶眼见四方。”“我护持佛法，欲摄缚恶人。”据《宋高僧传》载：“道宣律师于西明寺夜行道，足跌前阶，有特扶持，履空无害，熟顾视之，乃少年也。宣师遽问：‘何人中夜至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毗沙门天王之子哪吒也，护法之故，拥护和尚。’宣曰：‘贫道修行，无事烦太子，太子神威自在西域，业作佛事者，愿为致

之。’”哪吒太子因护佛法，佛家奉为护法神。

在道教中也有哪吒太子的神，至于两者如何混在一起，笔者不详。据民间传说，玉皇大帝与释迦牟尼佛俩人密商，道教中派位神到佛教神界去当护法，那就是关圣爷，而佛教中也派位神到道教神界中来护法，那就是太子爷。太子爷在道教中是中坛元帅，也就是中营大将军，统率东南西北中五营的神将神兵，为玉皇驾前的神将。据传玉皇上帝为镇邪驱鬼，派他降世为李靖之三子，名为李哪吒……〔下述哪吒闹海故事，从略。〕

台湾民间建庙祭拜，或在他庙里祭祀，民屋神坛上也祭祀不少，成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

金 刚

《纬书集成·龙鱼河图》:

天之东西南北极，各有金刚敢死力士，长三千万丈，三千亿万人。天中有太平之都，有都甲食鬼铁面兵，长三千万丈，三千亿万人。

《洛阳伽蓝记》卷一“修梵寺”条范祥雍注:

金刚，梵名跋闍罗波膩，寺门前之神像。《翻译名义集》二：跋闍罗，梁云金刚。应法师云：跋闍罗，此云金刚；波膩，此云手。谓手执金刚杵以立名。《正法念》云：昔有国王夫人生千子，欲试当来成佛之次第，故拘留孙探得第一筹，释迦当第四筹，乃至楼至当千筹。第二夫人生二子，一愿为梵王，请千兄转法轮；次愿为密迹金刚神，护千兄教法。世传楼至化身，非也，乃法意王子。据经

唯一人，今状于伽蓝之门而为二像。夫应变无方，多亦无咎。出《索隐记》。

《太平广记》卷一七四引《谈薮》:

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尝游锺山开善寺，谓小僧曰：“金刚何为努目？菩萨何为低眉？”小僧答曰：“金刚努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萨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恍然不能对。

《太平广记》卷一〇〇引《广异记》:

婺州开元寺门有二金刚，世称其神，鸟雀不敢近。疾病祈祷者累有验，往来

致敬。开元中，州判司于寺门楼上宴会，众人皆言金刚在此，不可。一人曰：“土耳，何能为？”乃以酒肉内口。须臾，楼上云昏电掣，既风且雷，酒肉飞扬，众人危惧。独污金刚者，曳出楼外数十



金刚努目（河北石家庄毗卢寺壁画）

丈而震死。

《北梦琐言》卷九：

荆州成令公汭，唐天复中，师次公安县，寺有二金刚神，土人号曰二圣，亦甚有灵。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四八引《异闻总录》：

宋二帝北狩，至一寺中，有二石铸金刚并拱手而立。

《茶香室四钞》卷一九：

宋陆游《入蜀记》云：二圣谓青叶髻如来、娄至德如来也，皆示鬼神力士之形，高二丈余，阴威凜然可畏。正殿中为释迦，左为青叶髻，号大圣，右为娄至德，号二圣，三像皆南面。予按《藏经》驹字函，娑罗浮殊童子成道，为青叶髻如来，再出世为娄至德如来，则二如来本一身耳。

又按范成大《吴船录》云：二圣之名，江湖间竟尚之，即在处佛寺门两金刚也。此则迁之殿上。云是千佛数中最后者，一名娄至德，一名青叶髻。江岸善隤，或时巨足迹印其处，则隤止。按此则两如来他处亦有之。天下佛寺，往往坐四金刚于三门内，建殿奉之，谓之天王殿。亦有三门之两旁，塑两金刚，皆立像者，向不知何名。俗曰哼哈二将，此儿童语耳。今乃知即青叶髻、娄至德也。

〔案〕金刚，金中最刚之意。纬书中称天之四极各有金刚敢死力士，长三千万丈，三千亿万人。佛教常用

为金刚力士之略称，指执金刚杵（杵为古印度兵器）的护法天神。故四大天王也常称四大金刚。又西藏密宗佛教又以金刚为菩萨之称。近世民间多称佛寺山门前之二力士像为金刚，此亦有说。佛教《正法念经》，谓昔有国王夫人生千子，俱为佛，拘留孙、释迦、楼至等皆其子；第二夫人生二子，长子愿为王，请千兄转法轮，次子愿为密迹金刚神，护千兄教法。故寺门塑其像。唐以来则寺门塑二金刚像，或亦于殿中塑之，以侍释迦。宋人记载，谓即千佛之末次者：青叶髻、娄至德二圣者。娄至德，即《正法念经》所谓千佛之末位楼至。

附：

哼哈二将

《集说诠真》：

《封神演义》载：哼哈二将，系郑伦与陈奇也。郑伦者，初为商纣之督粮上将，曾拜西昆仑度厄真人为师。真人传以窍中二气，将鼻一哼，响如钟声，喷出二道白光，能吸人魂魄。当周伐商，伦与周兵战，恒以哼鼻胜敌。后被周将郑九公擒缚，送到周营，免死，降周为督粮官，总督五军上将军，仍以哼鼻取胜，嗣与商将金大升战，大升乃是牛怪，腹中炼成一块牛黄，大如碗口，喷出如雷，正中郑伦面上，打伤鼻孔，伦跌下，被大升挥刀斩为二段。陈奇者，仕于商纣朝，为督粮官，曾受异人秘传，养

成腹内一道黄气，张口一哈，黄气喷出，见之者魂魄自散，每与周兵战，以喷气取胜，嗣与郑伦战，此由口中喷出黄气，彼由鼻中喷出白光，一哼一哈，彼此相拒，不分胜负。忽被周将哪吒打伤臂膊，又被黄飞虎一枪刺中胁下而死。迨周灭商，姜子牙敕封郑伦、陈奇二人，镇守西释山门，宣布教化，保护法宝，为哼哈二将之神。

按：据此，哼哈二将来历，如是诞妄。彼鼓鼻张口，乌能吸散人之魂魄哉！如伦奇等果擅如是奇能，伦当不致被斩，奇亦曷为刺死？而好事

者，遂创其说以神之，后世踵事增华之辈，又塑其像于山门，一鼓鼻，一张口，露牙睁目，惊怖小儿。愚者不究来历，遂信为真能吸散魂魄，而畏之敬之，噫，亦愚甚矣！

〔案〕近世民间俗称寺门二金刚为哼哈二将。据《封神演义》，二将乃郑伦、陈奇，分别为周、殷之督粮官，学有异术，能哼鼻或哈气以取胜。后被封为哼哈二将之神，镇守西释山门，保护佛法，此说虽无稽，然亦为民间所信仰，此小说之力也。

罗 汉

《集说诠真》：

《一切经音义》曰：真人即阿罗汉也。或言阿罗诃，或言应真，皆是一也。

《楞严经》

曰：富楼那云：世尊（佛也）知我有大辨才，以音声轮，教我发扬。我于佛前，助佛转轮，因狮子吼，成阿罗汉。

《苏轼十八阿罗汉颂序》：蜀金水（四川成都府金堂县境）张氏，以画罗汉有名。唐宋世擅其艺，今成都（府属四川）僧敏行，其玄孙也。梵相奇古，学术渊博，蜀人皆曰，此罗汉化身其家也。

《明一统志》载：潼川（府属四川）旧无盐井，唐一新罗汉，游蜀至此，指其地凿之，咸泉涌出，因置寺

奉其遗躯。

又载牟罗汉眉（州属四川）人，名安，如岷山（在四川茂州）陟上清坂，忽遇髯者，顾笑曰：“汝饥，何

不食柏子邪？”摘子投其口，顾髯者，不复见矣。遂不火食。一日江水暴涨，舟不可行，或戏指其笠曰：“乘此渡可乎？”牟遂置笠水，而跌坐其上，截江以济，观者异之，人呼为牟罗汉。

《通俗编》：

阿罗汉者，阿为不，罗汉为生，后世中更不生，故名。按：依其说，则阿字定不当省去。

《铸鼎余闻》卷

四：

齐召南《温州府志》：雁荡山阐化祖师，姓罗氏名尧运，蜀之眉州青



贯休画罗汉真迹

神县人。居中岩山，有三峰鼎立如笋，旁一峰如宝瓶，岩岫奇峭，林木森蔚，尊者道场也。尊者为灵山十六应真内第五位大阿罗汉。自唐著灵后，飞锡来震旦东南大海际雁荡龙湫息焉。于是蜀之中岩、温之雁荡，名重天下，自尊者始也。

又云：绍兴间婺人向氏游山，梦一僧，被金襴而不见首。晨起，一父老引之游大龙湫，既至，失父老所在，视诺诘那尊者像，倾圯一如所梦。遂为筑室塑像，群匠会食，或叹山肴无肉。俄有来鬻豨肉者，其去履岩石如平地，咸谓尊者变现云。

《能改斋漫录》卷一三“封罗汉作应真”条：

（宋）政和八年御笔：“罗汉已改为无漏和尚，未加封爵，可封作应真。”

《中国的罗汉》：

罗汉，是阿罗汉（梵文 Arhat 的音译）的简称，原来指原始的小乘佛教所达到的最高成就。据说，一位佛教徒修行，可能达到高低不同的四种成就。每一种成就叫一个“果位”，有点类似于现代的学位。这四种果位是：

初果：名为预流果（Srotapanna，音译须陀洹），获得了初果，在轮回转生时就不会堕入“恶趣”（指变成畜生、恶鬼等）。

二果：名为一来果（Sakrdāgamin，

音译斯陀洹），得到此果，轮回时就只转生一次。

三果，名为不还果（Anāgāmin，音译阿那含），得到此果，就不再回到“欲界”受生而能超生天界。

四果：是阿罗汉果，受了此果，他是诸漏已尽，万行圆成，所作已作，应办已办，永远不会再投胎转世而遭受“生死轮回”之苦。得此果位的人，就称为阿罗汉，简称罗汉。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证得罗汉果泥？传说古代印度次大陆的弥兰（Milinda）王曾经特别问过那位在佛经中著名的那先比丘（Nāgasena），是不是在家居士也有可能成为阿罗汉，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告诉他，须具备一个条件：居士成为阿罗汉那一天，如果不当天出家，就有死去的危险。因此，成阿罗汉果的全是和尚。

如上所闻，证阿罗汉果位好象现在攻读最高学位。证果，只是自身求解脱。根据小乘佛教的说法，得了阿罗汉果位，就是最终归宿（涅槃），颇有点为学位而学位的味道。说穿了，修罗汉果的不过是些“自了汉”。全都如此，谁去传扬佛法？后来大乘佛教就往前发展了一步，以自身解脱为小，众生解脱为大。主张一切有情成佛，以佛法成就众生。因此，开始提倡作佛灭度后不入涅槃护法弘法的阿罗汉，这是修阿罗汉果位的人未曾预期的任务，因此，释尊要在他们之中遴选。



宋李龙眠画罗汉

据西晋时竺法护所译的《弥勒下生经》中说，东晋时译者失名的《舍利弗问经》也说，佛去世时指派大迦叶（Mahākāśyapa，也译作“摩诃迦叶”）比丘、君屠钵叹（Kundopadhāniya）比丘、宾头卢（pindola）比丘、罗云（Rāhula，即罗怙罗、罗睺罗）比丘“住

世不涅槃，流通我法”。他们都是释尊的亲传嫡系，罗怙罗还是释尊的亲生儿子。他们都是“声闻”。所谓“声闻”，乃是梵文 S' rāvaka 的意译，最早的意思指亲自听到过佛的言教声音觉悟而得果位者。从释迦修得而行证阿罗汉果位的人虽多，但看来均已涅槃，无踪无影。最早住世的阿罗汉就是这四大比丘——四大罗汉——四大声闻。

《民俗艺术探源·细说罗汉》：

所谓“罗汉”，即“阿罗汉”的略称，阿罗汉中的圣者，又称“应真”，其意即谓应受人天供养的真人，又称“尊者”，谓智德具尊之义，又称“阿阇”，谓无生之义，是学“小乘”佛教的结果。更进一层说，阿罗汉是梵语，因是比丘，果为罗汉，译为华语，具含有三种意义，即“应供”、“杀贼”、“无生”；“应供”是堪受人天尊敬供养之意，“杀贼”是断尽心中烦恼，“无生”是谓已能跳出三界生死。

罗汉有很多种类，全视其自身之修为而定其归属。据《阿弥陀经》所载，有 1. 定性阿罗汉，2. 回心阿罗汉，3. 无疑解脱阿罗汉，4. 实行阿罗汉，5. 权示阿罗汉。又据《俱舍论》二十五载，有 1. 时解脱罗汉，2. 不时解脱罗汉，3. 慧解脱罗汉，4. 俱解脱罗汉，5. 无疑解脱罗汉，6. 退法罗汉，7. 思法罗汉，8. 护法罗汉，9. 安住法罗汉，10. 堪达法罗

汉, 11. 不动罗汉, 12. 不退罗汉等不同名称之罗汉。以上所言各类罗汉的分类, 着重于罗汉本身之修养与功力方面。除此之外, 通常习见的罗汉群的组合有“十六罗汉”、“十八罗汉”、“五十罗汉”、“五百罗汉”、“一千二百五十五罗汉”等不同人数的组合群。

一千二百五十五罗汉, 是释尊最先度化的常随弟子。释尊成道后, 先于鹿苑初度父族马胜、小贤、摩诃南, 母族十力迦叶、憍陈如等五百比丘。次度耶舍长者子及其朋友等五十人。其次于木瓜林度优楼频螺迦叶师徒合五百人。次度舍利弗、目犍莲等师徒二百人。以上一千二百五十五人, 都是证到四果的大阿罗汉, 他们的人品、道学, 是众人所公认的。一千二百五十五罗汉中, 列于上首的罗汉仅十六位, 也就是一般所谓之十六罗汉。

公元三—四百年有一部菩萨讲话——《增一经》, 书中有一段话说: “当释尊在临死之前, 指定四个弟子, 变成罗汉, 并命他们存世, 以便保护他的教条, 直到弥勒降世。”这四个弟子, 便是“大迦叶”、“宾头卢”、“阿难”、“罗怙罗”等。他们每人被分配掌管世界的四分之一。这仅是早期的罗汉传说, 实际上是没有历史的根据。公元四三七——四三九年, 有一个名“道济”的高僧, 翻译了“大乘菩萨讲话”, 将原先在这里面的四

个罗汉, 忽然增为十六个。这十六个罗汉最早出现的地点, 是在克什米尔。至于为什么用四个罗汉变为十六个罗汉之数, 谁也无法解释。

〔案〕罗汉, 即阿罗汉的简称。白化文先生《中国的罗汉》一文(载《文史知识》一九八四年第七期)对中国所流行的罗汉已作了较详细的介绍。罗汉与佛、菩萨一样, 也是佛教修行的品位。在小乘佛教中, 罗汉已是最高品位, 在大乘佛教中, 它是仅次于菩萨的品位。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 并不注意这一套繁琐的等级差别, 将之一概视为神仙中人。如《一切经音义》释罗汉为“真人”即是。人们传说罗汉们常降生人间, 护法弘法, 故常有某僧人为罗汉化身之传说。

十六罗汉

《集说诠真》:

《思绮堂文集》载十六罗汉像:

一长眉大耳, 盘膝侧坐石上, 两手轮数珠, 面设香炉经卷, 侍者合掌立, 下有小虎仰视。

二须眉苍郁, 挂数珠, 摊髻坐石, 煊染作夜景, 有光上射闪闪, 下龙女捧盘, 跪献者盖夜珠也。

三赤脚盘膝坐, 左手捻眉, 右执塔, 异光四射, 一蛮奴跪而碾药。

四侧坐看经, 右拄龙头杖, 左手按膝, 有鹿衔花以献, 蛮奴捧盂而



芥子园临贯休所画十六罗汉

立，盂贮宝无数。

五拄竹杖侧坐，摊经石上，旁设狮盖小炉，香烟拂拂，下童子散发，枕肱释卷而睡。

六摊经在膝而坐，左手执经尾，右一指着经上，作句解状，龙王席地听讲，而供葛蒲一盆。

七著蒲团石上，盘右膝欹左足而坐，左手按膝，右执拂，下视白象献莲一枝，有蛮奴持锡逐象后。

八侧坐，十指交错，侍者执经而立，经作篆书，一狮踞地上视。

九侧坐，脱双履在地，左手执方柄长炉，右手拨香，蛮奴持盒，猿捧香以献。

十盘一足，坐松下，一手支颐，

鼈龙立持状请，松挂小瓶数珠。

十一侧坐，一手植龙头杖，努目视虎，虎驯服，侍者旁立，摩乳虎顶。

十二抱膝而坐，面设天然小几，供琉璃瓶，贮舍利十数，侍者合掌赤足立于后。

十三叠手正坐，面置琉璃瓶，插莲花叶数枝，一童子注水喷涌之势，水花隐隐瓶外。

十四庄容正坐，左手执如意，龙王搢笏以朝。

十五临水侧坐濯足，有云气护龙，盘舞于上，蛮奴拄杖合掌而立。

十六坦腹坐视，蝙蝠背飞下，有蛮奴治炉火，疑煮茶者，简炊箸拨，右置碗一，盒一。

按：罗汉或言阿罗汉，或言阿罗诃，俱系梵语，译言真人。则罗汉者，乃释迦之徒，尊为得道之人。但释迦得道之说，已属诞妄，况其徒乎？佛家犹有五百罗汉名目，同属荒唐无稽，正无庸纷纷赘列矣。

《铸鼎余闻》卷四：

第一为阿（迎阿合音）达机尊者（贯休画为第十三因提施尊者）；

第二为阿资答尊者（画为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第三为拔纳西尊者（画为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

第四为嘎礼嘎尊者（画为第七迦理迦尊者）；

第五为拔（杂哩合音）逋答喇尊

者（画为第五伐阇那弗多尊者）；

第六为（拔哈合音）达喇尊者（画为第六耽没罗跋陀尊者）；

第七为嘎纳嘎巴萨尊者（画为第三宾头卢颇罗堕誓尊者）；

第八为嘎纳嘎（拔哈合音）喇辇杂尊者（画为第二迦诺迦伐蹉尊者）；

第九为拔（嘎沽合音）拉尊者（画为第十二拔诺迦尊者）；

第十为喇呼拉尊者（画为第十罗怛罗尊者）；

第十一为租查巴纳塔嘎尊者（画为第十六注茶半托迦尊者）；

第十二为毕那楂拉（拔哈合音）喇辇杂尊者（画为第一宾度罗跋罗堕阇尊者）；

第十三为巴纳塔嘎尊者（画为第八半托迦尊者）；

第十四为纳阿噶塞纳尊者（画为第十一那伽犀那尊者）；

第十五为锅巴嘎尊者（画为第九戒博迦尊者）；

第十六为阿必达尊者（画为第四难提密多罗庆友尊者）。

《清波杂志》卷五：

向见苏后湖之子扶，携古画罗汉十有六入关，出以相示，且云：家世珍藏，殆百余年。大父昔在庐山下，一日闻山谷先生在山中，亟携画谒之，求题尊者名号。时死心禅师住归宗，一见笑曰：“夜来梦十六僧来挂搭，命洒扫新浴室，陈焉。”死心偈之，山谷书之。扶又言：家有玛瑙

盂，用以日饭一尊者，一失具饭，太夫人夜必梦求斋。其灵异如此。尝与友生葛庆长力赞其藏去，以俟识者。后闻归京兆赵渭师矣。继闻赵复有所献，庆长恐此画不再覩也，乃约韩体作《罗汉画记》。辉在上饶玉山见贯休所画十六罗汉像，世传有三本，独此为真。辉不识画，未敢为然。贯休初画古罗汉止十五尊，或以为问，乃以己貌足之。

《浪迹续谈》卷七“十六罗汉”条：

客有以丁南羽白描罗汉索题者，并言：“世称十八罗汉，而此只十六，无乃缺欤？”余曰：十六罗汉之名，自古所传如是，释典载佛伽梵般涅槃时，以无上法付嘱十六阿罗。故张僧繇、卢楞伽所画皆止十六。《清波杂志》载苏扶携古画罗汉十有六，求山谷题名号。归宗一见笑曰：“夜来梦十六僧来挂搭。”《江西通志》载贯休于云堂院画罗汉，已毕十五，从禅定起，写本身以足之。则十六之数，历有明证。唯东坡集有《十八罗汉赞》，前十六尊与梵志合，后二尊一曰庆友，一曰宾头卢。然宾头卢即宾度卢跋罗堕阇，实复出也。然贯休所画罗汉，有十六，亦有十八。恭读纯庙集中有《唐贯休十八罗汉赞》，始知西域十六应真外，别有降龙、伏虎二尊者，一为戛沙鸦巴尊者，一为纳达密答喇尊者，以具大神通法力，故亦得阿罗汉名。按东坡所赞，于罗怛罗尊者，则曰“龙象之姿，鱼鸟所惊”，

似指降龙。于伐那婆斯尊者，则曰“逐兽于原，得箭忘弓”，似指伏虎。唯罗怛罗即喇呼拉尊者，伐那婆斯即拔那拔西尊者，由此土僧伽未能深通贝笈，辗转传讹，致此舛错。今谨依西湖圣因寺所藏贯休十六罗汉遗迹、御制赞跋考定。

[编者按：考定十六罗汉之名，与前引《铸鼎余闻》同，此从略。]

《民俗艺术探源·细说罗汉》：

第一舍利弗尊者 南天竺波罗门提舍之子，字优波提舍，号舍利弗。尊者智慧非常，八岁就通达一切四围书籍，曾论胜过十六国的论师。出家七日之内，遍达佛法。舍利佛和目犍莲原是婆罗门教徒，因感悟马胜比丘所说的一首释迦牟尼佛偈语：“若法从缘生，法亦因缘灭，是生灭因缘，佛大沙门说。”与目莲率领弟子一同归佛出家。后来二人都成为佛陀的大弟子。在诸弟子中，堪称智慧第一，所以在《阿含经》中说：“我佛法中，智慧无穷，决了诸疑者，舍利弗第一。”

第二摩诃目犍

莲尊者 舍卫国人，波罗门辅相之子，本名拘律陀，在诸弟子中神通第一，如降服毒龙，与外道斗法，化身大小，并将五百释子举之梵天等。《阿含经》中说：“我佛法中，神通轻举，飞到十方者，目犍莲第一。”又据杭廷顿(Huntington)氏描写的十六罗汉中之一“半托迦尊者”(Ranthaka)，身怀魔力，能穿越石头，飞腾空中，并能无中生火，或使枯井出水，以及使自己身体放大或缩小，传说释尊曾派他去征服过恶龙(Apala)。半托迦尊者与摩诃目犍莲尊者的事迹相仿，二人或系同指一人。

第三摩诃迦叶尊者 尊者本名毕钵罗，又名饮光，为大龟氏族人。因尊者身常放光明，金光健耀众目，能吞饮其余诸贤圣所放之光，故称饮



十六罗汉 (河北石家庄毗卢寺壁画)

光。同时尊者平素手常握拳，未敢开放，就是怕吞饮别人的光明之故。迦叶尊者乃摩诃羯陀国大富长者，是尼俱律陀之子，财富无量，因看破世情，舍弃豪富，发心出家，常行头陀苦行。释尊怜其年老，曾劝令休息。但尊者辛勤如故。佛赞之曰：“有头陀行在，我法久住。”在灵山上，拈花微笑，传佛心印禅宗的初祖，在大弟子中头陀第一。据说自世尊涅槃以后，经藏、律藏能传到现在，都是尊者尽力召集大阿罗汉结集的功劳。尊者奉佛所遗嘱未曾入灭，携带佛所交金襴袈裟，持往鸡足山（南天竺）入灭尽定，完责任之后，方入涅槃。又据杭廷顿氏描写的十六罗汉之一，苏频陀尊者（Subhinde）手持释尊遗物。苏频陀尊者或系即迦叶尊者。他是释尊最初所选的四罗汉之一。

第四摩诃迦旃延尊者 尊者善于辞辩，长于论议，凡出口开言，具有文采，亦即是说尊者演讲的技术巧妙无比，能令听者悦服。释尊常赞叹他说：“说法人中，迦旃延最为第一。”故《阿含经》说：“善分别义，敷演教道者，迦旃延是。”

第五摩诃拘絺罗尊者 译为大膝，是从体状得名，以膝头大故。是舍利弗尊者的母舅。尊者一生，善议论，好问答，常与其姊辩论道理，总是论胜之。自从其姊怀孕身子后（身子即舍利弗），机辩迅发于口，从此辩论便不胜其姊。他深知所怀必是智

人，遂发奋入南天竺，游学精勤不息，博览十八种经书及四围陀典，忙得无暇剪指甲，世人呼为“长爪梵志”。后闻舍利弗随佛出家，愤慨非常，一日走到释尊面前，口喊：“瞿昙！我愿和你辩论。”后输于释尊，遂随佛出家，成为大阿罗汉。尊者以精勤故得四辩才，触问善答，在诸弟子中答问第一。

第六离婆多尊者 “离婆多”译为星宿，因父母祈祷室宿星而生。又名假和合。因悟及人身四大假合之理，及时到释尊座前出家。尊者在诸弟子中无倒乱第一。无倒乱，是不颠倒、不错乱的意思。

第七周利槃陀伽尊者周利槃陀伽，译为继道。其兄周利，译为大路边生，因为西域风俗，凡妇人临产，当回娘家生产。尊者的母亲因怀孕满月，依照风俗回归娘家生产，未及到达，于半途而降生周利，继而又生槃陀伽，以是之故得名继道。其孪生兄周利先依佛学道，继道随后亦从佛出家。但他生性极为愚笨，虽出家多年，未能持诵半偈。其偈云：“守口摄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得度世。”如是持念经百日乃至三年，未得熟记，念前忘后，念后忘前。其兄周利以无知责之，强遣他还俗。但尊者善根深厚，依靠着门首哭泣，踌躇不忍离去。这时适逢佛从外归返，闻知此事，便很慈悲地挽留他，教他只念“扫帚”二字就可。然亦记一忘一，

后因精勤不懈故，日久忽然证悟，得阿罗汉果，在诸弟子中义持第一。又在杭廷顿氏描写的十六罗汉之一注荼半托迦尊者（Chota Panthaka）文中有类似的描写。文中并说：“由于他悟解出世界上的各物被污秽了，他们应该被佛的力量扫过。由于他的忍耐，他加入了罗汉的行列。”

第八难陀尊者 难陀，译为欢喜，或云孙陀罗难陀，译为艳喜，其实孙陀罗是其妻之名。他是释尊的同胞兄弟，为波闍波提夫人（净饭王第二夫人）所生，形貌与释尊相仿佛，若入众中，不识者或错认是佛。当时摩揭陀国有一位著名的裸形外道，尝与舍利弗尊者论道败北，敬慕佛法之妙，有欲出家之意。一日偶见难陀尊者，见妻容貌庄严，遂赞叹佛说：“短小比丘，尚有如是深智博学（舍利弗身材短小），况堂堂者乎？”从此便从佛出家。尊者在诸弟子中仪容第一。

第九阿难陀尊者 阿难陀，简称阿难，译为“庆喜”，是佛的堂弟，白饭王的第二位太子。释迦佛成道日，诸王及臣民欣闻太子成佛，举国称庆。又闻宫中诞生王子，大家欢喜，同来庆祝恭贺新禧，因而立名。二十岁出家，为佛侍者，凡佛给他独自所补讲之未听闻的法，乃至随众共所听闻之法，皆是其结集佛经之功德。女人之允许出家为尼，亦是阿难尊者特别向佛启请。迦叶尊者赞曰：

“佛法如大海，流入阿难心。”在诸弟子中多闻第一。

第十罗睺罗尊者是佛的长子，译为覆障，是障碍之意，有障自、障佛、障母之三义。（一）障自者，因宿世塞鼠穴六日，今感报在胎六年，故云障自。（二）障佛者，相传佛为太子时，他的父王不许他出家，太子对王要求说：“若不老、不病、不死三事能达所求者，则愿听父王所说不去出家。”净饭王说：“你若有子，当许你出家。”太子即以手指耶输陀罗夫人，一惊即觉成孕，太子方得出家。因佛为之所障，不能达早日出家之目的，故云障佛。（三）障母者，罗睺罗尊者于佛出家六年始生，净饭王疑耶输夫人私行不正，愤怒欲杀之。耶输夫人自信洁白，遂抱子投火坑自焚。说也奇怪，烈火即刻化为莲花，更有天人捧耶输身，得母子无恙，国人亦因之息谤，故曰障母。在做佛事中，常用之“戒定真香赞”内，有“昔日耶输免难消灾障”一句，及“旃檀海岸赞”之“耶输母子两无恙”一句，即指此故事也。尊者的出家，是佛令目犍连说服净饭王之后，把他接来交予舍利弗剃度的。在诸佛弟子中，密行第一。经云：“罗睺罗密行唯佛能知之，余者不知！”故云密行。又据杭廷顿氏的描写，罗怛罗（Rahula）尊者，是 Siddhoitha（菩萨）王子的长子，他后来又轮回为菩萨之子。他乐于传教，常被描写



芥子園臨貫休所画十六罗汉

成一个如伞状的头，利眼钩鼻。当他成为他父亲的弟子后，他放弃继承王位，也是最早的四罗汉之一。

第十一 侨梵波提尊者 侨梵波提，译为牛饲，俗云倒嚼。相传他前世做沙弥时，见一无齿老僧念佛，讥笑如牛吃草，从此五百世受报牛身。因为此一老僧已证圣果，故不可随便轻弄。尊者后虽出家证果，余报未尽，依然在生理上有一种倒嚼的恶习。佛陀恐世人睹尊者形相不知观德，若轻弄讥笑，必遭恶报，所以遣他到天上“尸利沙花园”里去居住，受天人的供养。有一年适遇荒年，佛与大众吃了三个月的马麦。佛的福报尚且如此，尊者则在天上大享天福，受诸天人敬奉，故在诸弟子中天供第一。

第十二 宾头卢 颇罗堕尊者 “宾头卢”三字译为“不动”，“颇罗堕”三字译为“利根”。尊者容貌清秀，白色的眉毛长过了膝头。据《阿含经》二十三说：“时王见尊者宾头卢，头发皓白，辟支佛体，头面礼足，长跪合掌……白尊者曰：尊者见释尊耶？三界所尊仰。时尊者宾头卢以手举眉，视王而言：我见于如来，于世无譬类。”相传，有一位树提长者，曾以旃檀木雕成一个吃饭的钵，放在一根很高的长竿顶上，并对众呼说：“谁能以神通力取下，就给谁。”尊者遂现神通，腾空取下。佛鉴于如此行动，故呵斥他。据杭廷顿氏说：传

说，他身怀绝技，能把托钵空飞在朝拜者的头上，因妄显神通，故为佛所摈斥。于是被敕不得入灭（进入涅槃），留在人间受末世供养，使人间广种福田，凡设斋诚敬者，尊者必来冥应。在诸弟子中福田第一。他是释尊最初所选的四罗汉之一。关于他的传说与记载，在中、印经籍中特别多。例如，相传五代的时候，吴越王钱镠曾设千僧大斋，空首席之位，待尊者来供应（供养），届时尊者果然来到。

第十三迦留陀夷尊者 迦留陀夷，译为黑光。尊者身容粗黑，面貌难看，是由于他宿世裸体在佛前燃灯之报。以裸体故，感身粗黑，以燃灯故，感全身光耀。尊者身黑有光，夜行不须点灯，人见皆惊骇。有一次夜乞食，曾惊吓过一位流产的孕妇，影响诸弟子数日乞不到食物，故佛定比丘夜间不许乞食。尊者为佛陀使者，善于化教，故在诸弟子中教化第一。

第十四摩诃劫宾那尊者 摩诃劫宾那，译为房宿，是星名，乃是二十八宿中第四星宿。他的父母祷此星而生，故名。尊者初出家时，途中遇雨，寄宿在陶家。佛陀知其善根成熟，化一比丘亦来求宿，是夜为之说法。遂依佛出家，得证道果。因于陶家寄宿而值佛入道，故云房宿。在诸弟子中知星宿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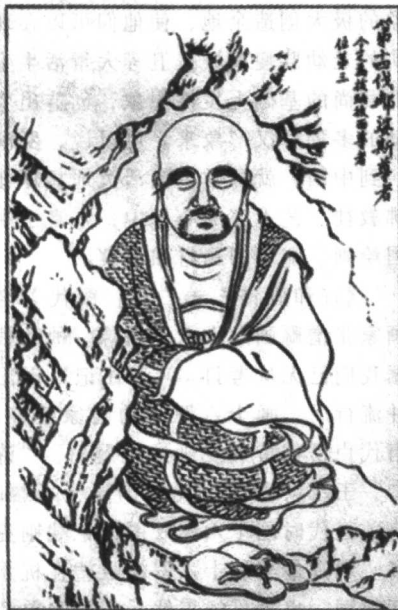
第十五薄拘罗尊者 薄拘罗，译为善容。颜貌严肃端正，是因布施得

之，在过去世，曾殷勤看护、挽救一病僧的生命。果报感得五不死。相传（一）父母生他时现异相，为一肉团，以为是一怪物，是故置之熬盘，火煎不死，是一。（二）复置釜中，汤煮不死，是二。（三）复置水中，水淹不死，是三。（四）复被大鱼所吞，鱼啖不死，是四。（五）鱼被网捕，刀割不死，是五。又昔曾严持不杀戒，感九十劫长寿，现世享寿百六十岁，在诸弟子中寿命第一。

第十六阿菈楼駄尊者 又名阿那律陀，或名阿泥楼豆，译为无贫、无灭、如意。由于往昔一荒年，以稗饭施一辟支佛（名披栗咤），果感九十一劫不受贫困，故曰无贫；由于此一福报不灭，故曰无灭；又因他七生天上为王，七生人间为王，后生生世世所求如意，故曰如意。尊者为斛饭王的儿子，释尊的堂兄弟，仰慕佛陀崇高伟大人格，亦牺牲王位，从佛出家。尊者性好睡眠，每听佛陀说法，时常昏沉不省。佛欲警诫，故大声呵斥他：“咄咄何为睡，螺螄蚌蛤类，一睡一千年，不闻佛名字。”尊者被佛责斥以后，而发奋精进，经七昼夜，竟使双目失明。佛陀慈悲怜悯之，教他修习“乐见照明金刚三昧”，不久遂得天眼通（半头天眼），观大千世界如掌中庵摩罗东，在诸弟子中天眼第一。

《中国的罗汉》：

释尊留下四大罗汉住世弘法，看



芥子園臨貫休所画十六罗汉

来可能是按东西南北各占一方考虑的。他们的任务相当繁重，有加人的必要。有的佛经中就开平方增加为十六人。北凉道泰译的《入大乘论》说：“尊者宾头卢、尊者罗怛罗如是等十六人诸大声闻守护佛法。”但未列出其余十四人的名字。唐代湛然《法华文句记》引《宝云经》，也出现了“十六罗汉”，但只摘引出“宾头卢、罗云”两位，所引经义内容且不见于今存两种梁代译本《宝云经》。

现存汉译经中有关十六罗汉最早的典据见于唐代玄奘大师所译《大阿罗汉难提密多罗所说法住记》（简称《法住记》），难提密多罗（Nandimitra）意译为“庆友”，据说他是佛灭后八百年时师子国（即今斯里兰卡）的名僧。他年辈较晚，虽成罗汉，却够不上“声闻”。《法住记》中所记的是“如是传闻”，而非“如是我闻”。书中说，庆友在涅槃时将十六大阿罗汉的法名和住址告知大众，今将《法住记》十六罗汉名号照录如下：

第一位：宾度罗跋啰堕阇（pindola Bhāradvāja），他的典型形象是头发皓白，有白色长眉。俗称“长眉罗汉”。中国禅林食堂常常供他的像；

第二位：迦诺迦伐蹉（Kanakavātsa），据《佛说阿罗汉具德经》说，他是“知一切善恶法之声闻”；

第三位：迦诺迦跋厘堕阇（Kanakā Bhāradvāja）；

第四位：苏频陀（Supinda）；

第五位：诺矩罗（Nakula）；

第六位：跋陀罗（Bhadra），意译为“贤者”，是佛的一名侍者。据《楞严经》，他主管洗浴之事，所以近世禅林浴室中常供他的像；

第七位：迦理迦（Kārika），是佛的一名侍者；

第八位：伐阇罗弗多罗（Vajraputra），意为“金刚子”；

第九位：戍博迦（Sapāka），有“贱民”、“男根断者”之义，可见其出身不高，或为宦者；

第十位：半托迦（panthaka），与第十六位注荼半托迦乃是兄弟二人，据说他们的母亲是大富长者之女，与家奴私通，逃奔他国，久而有孕，临产归来，在途中生二子，大的叫半托迦，意为“大路边生”，小的叫注荼半托迦，意为“小路边生”，兄聪明弟愚钝，但均出家成罗汉；

第十一位：罗怙罗（Kāhula），意译“覆障”、“执目”，他是释迦在俗时所生唯一的儿子，据说佛出家之夜，释迦在俗时的第二夫人耶输怀胎，六年后佛成道之夜月蚀时降生，故名，十五岁出家，为佛的十大弟子之一，“不毁禁戒，诵读不懈”，称为“密行第一”；

第十二位：那伽犀那（Nāgasena），音译“龙军”，习称“那先比丘”，生于佛灭后，七岁出家，曾在舍竭国答国王弥兰陀之问，

大阐佛法；

第十三位：因揭陀（Ingada）；

第十四位：伐那婆斯（Vanavāsin）；

第十五位：阿氏多（Ajita），是佛的一名侍者；

第十六位：注荼半托迦（Cūdapanthaka）。

中国佛教中佛和菩萨的形象到唐代都已基本定型，逐渐类型化。他们的衣饰也很特殊，与平常的世俗人等区别很大。罗汉的传说是大致从《法住记》流行后才开始普及的，罗汉穿的又是汉化了了的僧衣，和一般的和尚没有什么区别，有关他们的生平资料也不多。这些，都给艺术家以驰骋想象的极大创造余地，使他们可以在现实的老幼胖瘦高矮俊丑等大量活生生的和尚的基础上发挥想象，创造出生动的多种罗汉形象来。可以说，罗汉一到中国，就异常生动活泼地显现在佛教徒、艺术家的心目中，丰富了中国绘画、雕塑的题材和内容。

《宣和画谱》卷二载：梁代著名画家张僧繇画过十六罗汉像。他的根据我们已无从考订。《法住记》译出并流行后，画十六罗汉的名家甚多，唐代卢楞伽特别爱画这种题材。“诗佛”王维，也画有此种图四十八幅。有关五代时画十六罗汉图的记载则更多。现知最早的十六罗汉雕塑在杭州烟霞洞，也是吴越王钱元瓘的妻弟吴延爽发愿所造。

〔案〕佛经中初称释迦遣四大罗汉在人间传法，以后增至十六位。自唐以来，十六罗汉的名号、特点开始流传，但译法和解释都有出入，这里仅介绍几种供参考。

十八罗汉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九二引宋谢逸《应梦罗汉记》：

余常与惠洪周觉寺中，得古画一束，乃十八大罗汉也。然亡其一焉，是为第五诺矩罗尊者。

《铸鼎余闻》卷四：

即十六罗汉加两尊者，一为夏沙鸦巴尊（者），一为纳达密答喇尊者。

《集说诠真》：

《读书纪数略》载：十八尊罗汉，一宾波罗颇罗堕阇，二迦诺迦跋蹉，三迦诺迦跋釤堕阇，四苏频陀，五诺矩罗，六跋陀罗，七迦哩迦，八代闍罗弗多罗，九戍博迦，十半托迦，十一怙罗，十二那伽犀那，十三因揭陀，十四戍那波斯，十五阿只多，十六注荼半托迦，十七都难提密多罗，十八宾头卢。

《苏轼文集》卷二〇《十八大阿罗汉颂》：

蜀金水张氏，画十八大阿罗汉。轼滴居儋耳，得之民间。海南荒陋，不类人世，此画何自至哉！久逃空

谷，如见师友，乃命过躬易其装标，设灯涂香果以礼之。张氏以画罗汉有名，唐末盖世擅其艺，今成都僧敏行，其玄孙也。梵相奇古，学术渊博，蜀人皆曰，此罗汉化身其家也。轼外祖父程公，少时游京师，还，遇蜀乱，绝粮不能归，困卧旅舍。有僧十六人往见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钱二百贷之，公以是得归，竟不知僧所在。公曰：“此阿罗汉也。”岁设大供四。公年九十，凡设二百馀供。今轼虽不亲睹至人，而困厄九死之余，鸟言卉服之间获此奇胜，岂非希阔之遇也哉！乃各即其体像，而穷其思致，以为之颂。

第一尊者，结跏正坐，蛮奴侧立，有鬼使者稽顙于前，侍者取其书通之。

颂曰：月明星稀，孰在孰亡，煌煌东方，惟有启明。咨尔上座，及阿闍黎，代佛出世，是大弟子。

第二尊者，合掌趺坐，蛮奴捧钵于前，老人发之，中有琉璃器，贮舍利十数。

颂曰：佛无灭生，通塞在人，墙壁瓦砾，谁法非身。尊者敛手，不起于坐，示有敬耳，起心则那。

第三尊者，扶乌木养和，正坐，下有白沐猴献果，侍者执盘受之。

颂曰：我非标人，人莫吾识，是雪衣者，岂具眼只。方食知献，何愧于猿，为语柳子，勿憎王孙。

第四尊者，侧坐屈三指，答胡人

之问，下有蛮奴捧函，童子戏捕龟者。

颂曰：彼问云何，计数以对，为三为七，莫有知者。雷动风行，屈信指间，汝观明月，在我指端。

第五尊者，临渊涛抱膝而坐，神女出水中，蛮奴受其书。

颂曰：形与道一，道无不在，天官鬼符，奚往而碍。婉彼奇女，跃于涛洄，神马尻舆，摄衣从之。

第六尊者，右手支颐，左手拊稚狮子，顾视侍者，择瓜而剖之。

颂曰：手拊雏猊，目视瓜献，甘芳之意，若达于面。六尘并入，心亦遍知，即此知者，为大摩尼。

第七尊者，临水侧坐，有龙出焉，吐珠其手中，胡人持短锡杖，蛮奴捧钵而立。

颂曰：我以道眼，为传法宗，尔以愿力，为护法龙。道成愿满，见佛不作，尽取玉函，以畀思邈。

第八尊者，并膝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过前，有神人涌出于地，捧盘献宝。

颂曰：尔以舍来，我以慈受，各获其心，宝则谁有。视我如尔，取与则同，我尔福德，如四方空。

第九尊者，食已裸钵，持数珠诵咒而坐，下有童子构火具茶，又有埋筒注水莲池中者。

颂曰：饭食已毕，裸钵而坐，童子茗供，吹龠发火。我作佛事，渊乎妙哉，空山无人，水流花开。

第十尊者，执经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于前。

颂曰：飞仙玉洁，侍女云渺，稽首炷香，敢问至道。我道大同，有觉无修，岂不长生，非我所求。

第十一尊者，趺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而立。

颂曰：前圣后圣，相喻以言，口如布谷，而意莫传。鼻观寂如，诸根自例，孰知此香，一炷千偈。

第十二尊者，正坐入定枯木中，其神腾出于上，有大鳞出其下。

颂曰：默坐者形，飞空者神，二俱非是，孰为此身。佛子何为，怀毒不已，愿解此相，问谁缚尔。

第十三尊者，倚杖垂足侧坐，侍者捧函而立，有虎过前，有童子怖匿而窃窥之。

颂曰：是与我同，不噬其妃，一念之差，堕此髻髻，导师悲愍，为尔颯叹，以尔猛烈，复性不难。

第十四尊者，持铃杵正坐诵咒，侍者整衣于右，胡人横短锡跪坐于左，有虬一角，若仰诉者。

颂曰：彼髯而虬，长跪自言，特角亦来，身移怨存。以无言音，诵无说法，风止火灭，无相仇者。

第十五尊者，须眉皆白，袖手趺坐，胡人拜伏于前，蛮奴手持拄杖，使者合掌而立。

颂曰：闻法最先，事佛亦久，虽然众中，是大长老。薪水井臼，老矣不能，摧伏魔军，不战而胜。

第十六尊者，横如意趺坐，下有童子发香篆，侍者注水花盆中。

颂曰：盆花浮江，篆烟缭青，无问无答，如意自横。点瑟既希，昭琴不鼓，此间有曲，可歌可舞。

第十七尊者，临水侧坐，仰观飞鹤，其一既下集矣，使者以手拊之，有童子提竹篮，取果实投水中。

颂曰：引之浩茫，与鹤皆翔，藏之幽深，与鱼皆沉。大阿罗难，入佛三昧，俯仰之间，再拊海外。

第十八尊者，植拂支颐，瞪目而坐，下有二童子，破石榴而献。

颂曰：植拂支颐，寂然踟蹰，尊者所游，物之初耶。闻之于佛，及吾子思，名不用处，是未发时。

〔案〕：苏轼集中又有《罗汉赞十六首》，仅称第几尊者，无罗汉名，又有《自海南归过清远峡宝林寺敬赞禅月所画十八大阿罗汉》，有题名，见后条《民俗艺术探源》及案语。

《西湖游览志》卷三：

烟霞洞，晋开运元年，有僧弥洪结庵洞口，遇神人指山后：“有胜迹，何不显之？”洪忽见洞内有罗汉六尊，显像石壁，若镂刻而成者，甚异之。未几。洪卒。吴越王钱氏梦僧告云：“吾有兄弟十八人，今方有六，王可聚之。”梦觉，访得烟霞洞有六罗汉，遂补刻十二尊，以符所梦。

《民俗艺术探源·细说罗汉》：

《苏东坡集》有《十八罗汉赞》，

前十六尊与本文所述之第四种十六罗汉译名同，后加二尊者，一名庆友，一名宾头卢，合为十八。然庆友为难提密多罗之译名，即《法住记》之说者，宾头卢即第一尊者宾度罗跋罗堕阇，实为复出。又蜀金水张氏所画之十八罗汉，亦为东坡颂赞，于十六罗汉之前，加迦叶尊者、军徒钵叹尊者为十八，且记各尊者之神通灵感。西藏所传之十八罗汉又于前述之十六尊者之后，加佛母摩耶夫人与弥勒为十八。据《浪迹丛谈·续谈》云：“恭读纯庙集中，有《唐贯休十八罗汉赞》，始知西域十六应真外，别有降龙、伏虎二尊者，一为夏沙鸦巴尊者，一为纳达密答喇遵，以具大神通法力，故亦得阿罗汉名。”又据法国莱维和考伐纳二人的意见，认为龙虎是道教的表象，与佛教无关，印度古籍古画中并无此事。作者愿再补充说明，中国在佛教的信仰中，固然也参杂了道教信仰的成分，然而释、道二家也都相传有“降龙、伏虎”的故事。如苻秦僧“涉”，能使龙下钵中。后汉道士赵炳，能禁虎使伏地。作者怀疑杭廷顿氏所据之十六罗汉资料中之第六跋陀罗尊者，即是后世所传的伏虎尊者；他是释尊的侄子，被派到锡兰传教，他的语言很清楚，身旁常有一只老虎陪伴。第十半托迦尊者即是降龙罗汉。相传释尊派他去征服过恶龙“阿怕拉”（Apala）。法人莱维和考伐纳二氏之意见虽属中肯，然仅止于一

端。由于十六罗汉与十八罗汉译名反覆重叠，译音纷歧，因之很难令人有所依据。

〔编者案：宋龙飞所说第四种十六罗汉译名，即 1. 宾度罗跋罗堕阇尊者，2. 迦诺迦伐蹉尊者，3. 迦诺迦跋厘惰阇尊者，4. 苏频陀尊者，5. 诺讵罗尊者，6. 跋陀罗尊者，7. 迦理迦尊者，8. 伐阇那弗多罗尊者，9. 戍博迦尊者，10. 半托迦尊者，11. 罗怙罗尊者，12. 那伽犀那尊者，13. 因揭陀尊者，14. 伐那婆斯尊者，15. 阿氏多尊者，16. 注荼半托迦尊者。〕

十八罗汉的容貌描绘，到了明代已逐渐的中国化了（参见《三才图会》刻本），这是极其重要的转变，唐宋以前的风貌几无存在。清代以后十八罗汉的描写，显然受到道教的影响，罗汉的名号不再见其冗长的译名，而以“绰号”代之。各地流传的十八罗汉人物亦不尽相同，甚至土生土长于中国的帝王、高僧亦加入了十八罗汉的行列，其演变的过程令人费解。

台湾各地寺庙所供奉的十八罗汉像名称亦颇杂乱。兹列举南北两所妈祖庙所供奉的十八罗汉像，供读者参考：

一 北港朝天宫妈祖庙：1. 降龙，2. 百衲，3. 进香，4. 弥勒，5. 开心，6. 飞钹，7. 目莲，8. 达摩，9. 志公，10. 伏虎，11. 优婆，12.

进花，13. 进灯，14. 长眉，15. 多利，16. 戏狮，17. 洗耳，18. 梁武帝。

二 淡水关渡妈祖庙：1. 降龙，2. 进书，3. 梁武帝，4. 开心，5. 长眉，6. 达摩，7. 力风，8. 志公，9. 目莲，10. 伏虎，11. 戏狮，12. 献钹，13. 进香，14. 进花，15. 布袋，16. 进灯，17. 悟道，18. 进果。

《中国的罗汉》：

五代时对罗汉的尊崇开始风行。值得注意的是，它还有所发展：首先在绘画中由十六罗汉发展为十八罗汉。原来，画十六罗汉像的画家，也有加绘两人的。有人推论说，原来画的大约是《法住记》的述说者庆友尊者和译者玄奘法师。这种设想极可能符合最早的事实，但岁久年深，已难于找到确切证明。

今所知对五代时画十八罗汉像的最早的形象化记录见于苏轼所作《十八大阿罗汉颂》一文。苏轼记录说，他在谪居海南岛时，从民间得到前蜀简州金水“世擅其艺”的张氏所画“十八罗汉图”——说明这种图当时已很普及，张氏累世所画也不在少数——据苏氏所记，这幅图颇具生活情趣，每个罗汉均有童子、侍女、胡人等一二人作陪衬，有点象世俗画的“燕居图”。苏氏未写出十八罗汉名号——但他在后来所写的《自海南归过清远峡宝林寺敬赞禅月所画十八大罗汉》一文中给明确补出了。苏氏文中

前十六罗汉名号均取自《法住记》。第十七位，苏氏称为“庆友尊者”；第十八位，称为“宾头卢尊者”，显然是第一位罗汉的重出。苏东坡是深明佛学的人，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可能是照抄当时流行的说法。这恐怕也由于中国古代“夷夏”观念较强，不愿意把本国的玄奘法师和那十七位出身、年代、国籍都不同的外来户掺合在一起。宋咸淳五年（1269年），志磐在其所著《佛祖统记》卷三十三中提出：庆友是《法住记》的作者，不应在住世之列；宾头卢为重复。第十七和第十八位应当是迦叶尊者和军徒钵叹尊者。也就是《弥勒下生经》所说的四大声闻中不在十六罗汉之内的两位尊者。这种说法，把四大罗汉和十八罗汉以往世为环节联系起来，有言之有故的优点。我们认为，若承认有十八罗汉，宁可取志磐的解释，还算自圆其说。可是到了清朝乾隆年间，皇帝和章嘉呼图克图认为第十七位应是降龙罗汉，即嘎沙鸦巴尊者（即迦叶尊者）；第十八位应是伏虎罗汉，即纳答密喇尊者（弥勒尊者）。降龙伏虎的传说是中国的，起源甚晚，大约在北宋以后。不过这两尊像画起来或塑起来有龙和虎作为道具和陪衬，容易生动，再加皇帝御定，以后的十八罗汉就以皇帝考证出来的为准了。

十八罗汉，近代常塑在大雄宝殿之中，作为释迦或过去现在未来三世

佛的环卫。在《西游记》等小说及戏剧中，他们经常成组出动，在斗争中作释迦的先行。如“十八罗汉斗悟空”“十八罗汉斗大鹏”等便是。可是成群结伙，缺乏个性，而且战绩不佳，常常失败，最后还得如来佛亲自出马。他们去的往往是这种垫底儿抬高祖师爷的角色，在文学作品中没有什么光辉。倒是在艺人的腕下，名图名塑常见，精彩迭出。所以，培育出中国化罗汉的，乃是中国的艺术家。

〔案〕佛书上虽然只说十六罗汉，但近世民间传说最甚的却是十八罗汉，不仅小说戏曲，即佛寺中也常塑十八罗汉像。关于怎么会多出两尊罗汉的情形，诸说大致相同。又有说唐末僧人张玄、贯休始画十八罗汉像者。（见《宗教词典》）那两尊罗汉的身分，除该文所说的几种，还有说是达摩多罗和布袋和尚的，西藏地区认为是摩耶夫人和弥勒，而台湾妈祖庙则随意性很强了。

五百罗汉

《宋人轶事汇编》卷二引《石林诗话》：

元丰间，久不雨，裕陵禁内斋祷甚切。一日梦有僧乘马驰空，口吐云雾，既觉而雨大作。翌日遣使述梦所见，物色于相国寺山门五百罗汉内第十三尊略仿佛。相国寺罗汉本江南李

氏物，在庐山东林寺，曹翰下江南，尽取其金帛宝货，连百余舟，无以为名，乃取罗汉每舟载十许尊献之，诏因赐相国寺。

《铸鼎余闻》卷四：

《法苑珠林·宿障部》奢弥跋谤佛缘条云：过去九十一劫，有一婆罗门，名延如达，好学广博，常教五百豪族童子，今五百罗汉。又佛被木枪刺脚条云：尔时，第二贾客五百众者，则今五百罗汉是。

陆刻宋板《夷坚丁志》卷三云：西京嵩山法王寺，相近皆大竹林，弥望不极。每当僧斋时，钟声隐隐出林表，因目为竹林寺，或云五百大罗汉灵境也。有僧从陕右来礼达摩，道逢一僧言：“吾竹林之徒也。一书欲达于典座，但叩寺傍大木当有出应者。”僧受书而行到其处，深林茂竹，无人可问，试叩木焉，一小行者出，引以入，行数百步，得石桥，度桥百步，大刹金碧夺目，知客来迎。示以所持书，知客曰：“渠适往梵天赴斋，少顷归矣。”坐良久，望空中僧百余，驾飞鹤，乘狮子，或龙或虎，冉冉而下。僧擎书授之，且乞挂搭，坚不许，复命前人引出，寻旧路以还。至石桥，指支径令独去，才数步，反顾则峻壁千寻，乔木参天，了不知寺所在。

《古杭杂记》：

净慈寺乃祖宗功德院，侧有五百

尊罗汉。其第四百二十二位阿涅毗尊者，独设一龕，用黄绫为幕，幕之旁设签筒一座。其罗汉像侧身偃蹇便腹，斜目覷人而笑。临安妇人祈嗣者，必诣此炷香默祷，以手摩其腹，云有感应。日积月久，污手加于泥粉之上，其腹黑光可鉴。

《浪迹续谈》卷一“五百罗汉堂”条：

杭州城内外，梵宇以百数，唯西湖之净慈、灵隐两寺有五百罗汉堂。金姿宝相，奕奕欲生。闻其像皆一僧手塑，而殊容异态，无一雷同。记得刘一清《钱塘遗事》云：净慈罗汉堂内第四百四十二位阿湿毗尊者独设一龕，用黄罗幕之，偃蹇便腹，覷见人而笑，妇人祈嗣者必诣此炷香。今无此龕，则阅时又各有兴替矣。

世传罗汉皆海贼现身，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殊未核也。按《涅槃经义》言有五百商人，采宝出海，值盗攘去，并剗其目。商日夜号痛，欲向无所。或告之曰：“灵鹫佛氏能救汝。若与我重宝，引汝见之。”商且行且舍，至大林精舍。佛氏为说法，各证阿罗汉果。大论言：阿罗名贼，汉名破一切烦恼，故应得一切世间诸天人供养。又一说云：阿名不，罗汉名生，后世中更不生，是名阿罗汉。或云阿毘，或云应真，则皆无生之义也。凡妇女入寺者必入此堂，因相传有数罗汉之说。就所到处，指定一尊，按本身年纪数至某尊，视其标题之佛号，以为终身之断。然佛号义

多奥难，每不可以理会，故有验有不验。

《茶香室续抄》卷一七：

国朝朱彝尊《曝书亭集·书五百罗汉名记后》云：杭州净慈寺五百罗汉塑像，自宋有之，曹太尉勋记之详矣。特其名梵册不具。同里高念祖，以其大父工部郎道素所藏《宋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名号》镂版附释藏之后。按佛书，诸具那与其徒八百众居震旦国，五百居天台，三百居雁宕。故梁克家《三山志》怀安大中寺有八百罗汉像。太尉南渡，侨居赤城，宜止及天台五百人也。

按五百罗汉之说，屡见梵书，余于《小纂露》已略载之矣。八百罗汉则世罕知者，故表出之。

《中国的罗汉》：

据《十诵律》卷四所记，释迦生时，便有随他听法传道的五百弟子，称为“五百罗汉”。《法华经·五百弟子授记品》中，也记有佛为五百罗汉授记的事。《法住记》记十六罗汉各有驻地，各有部下，从五百到一千六百不等；五百罗汉是其中最起码的一组。《舍利弗问经》中又记载，弗沙密多罗王灭佛法后，有五百罗汉重兴圣教。西晋竺法护译的《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中又记载了佛灭度之次年迦叶尊者与五百罗汉（五百比丘）最初结集的事。结集是梵文 Sangiti 的意译，指的是编纂佛教经典。南传

佛教又有五百罗汉参加在斯里兰卡举行的第四次结集的传说。总之，有关五百罗汉的传说，在佛经中多有记载。可是，都没有一一记下名号。

五百罗汉是何时出现于中国的呢？据《高僧传》卷十二，他们最初显现于天台山，那是东晋时代的事。到了五代，对罗汉的崇拜兴盛。吴越王钱氏造五百铜罗汉于天台山方广寺，显德元年（954）道潜禅师得吴越钱忠懿王的允许，迁雷峰塔下的十六大士像于净慈寺，创建五百罗汉堂。宋太宗雍熙二年（985）造罗汉像五百十六尊（十六罗汉与五百罗汉），奉安于天台山寿昌寺。在此期间，各地寺院也多兴建罗汉堂或罗汉阁。名画家李公麟等画有五百罗汉图像。至于罗汉名号，现存最早石刻记录是宋绍兴四年（1134）十二月所立的《江阴军乾明院罗汉尊号石刻》（题目据《金石续编》卷十七著录），乃南宋人高道素所录，列举第一罗汉阿若侨陈如到第五百罗汉愿事众，一应俱全。这是中国人的创造。原碑不存，碑文收在《嘉兴续藏》第四十三函中。近代佛寺所塑五百罗汉像，多依之列名。

五百罗汉塑像众多，非一般佛殿所能容纳，多另辟罗汉堂以处之。立此一堂罗汉，用工甚巨，所以，带罗汉堂的庙多为大寺名刹。近代寺院中有代表性的罗汉堂，如北京碧云寺、上海龙华寺、汉阳归元寺、昆明筇竹寺等处的均是。

近代罗汉堂中，除五百罗汉外，常有济公出现。按，济公实有其人，乃是南宋僧人（1148—1209），原名李心远，台州（今浙江省临海）人，出家后法名道济。他在杭州灵隐寺出家，后移净慈寺。据所说他不守戒律，嗜好酒肉特别是狗肉蘸大蒜，举止如痴如狂，被称为“济癫僧”。他后来被神化，认为是降龙罗汉转世，被尊称为“济公”。这是个土生上长的，塑造得极有个性的中国罗汉。他具有劳动人民所喜爱的诙谐幽默的性格，能作些出人意表的快心之事，所以，他是中国封建社会颇得人心的罗汉。可惜，据民间传说，他去罗汉堂报到晚了，只能站在过道里（如江南某些大寺），或蹲在房梁上（如北京碧云寺）。游罗汉堂的人，对这唯一的例外安排印象十分深刻，忘了那五百客籍也忘不了他。

〔案〕除了十六罗汉、十八罗汉以外，历史上还出现过三十二罗汉、五十五罗汉的组合，但都没什么影响，在后世影响较大的是五百罗汉。这倒不仅是因为它的数目多，而是因

为各大刹建立的五百罗汉堂，艺术家们可以尽力驰骋自己的想像和创造力，从而给信徒和游客带来了特殊的欣赏内容。宋代的罗汉造像很兴盛，虽然大多寺庙还是沿袭唐代的十六罗汉，但在宋初即已出现了天台寿昌寺的五百十六罗汉群塑，此后见于记载的北宋五百罗汉造像还有河南辉县白茅寺、河北行唐普照院、四川阆中香城宫、山东长清灵岩寺等处。但这些造像都已被毁，仅长清灵岩寺的五百罗汉尚存四十尊，向后人显示着宋代雕塑的高超技艺。南宋的五百罗汉群塑当以杭州西湖净慈寺最为著名，但它毁于明初洪武年间，所幸这五百罗汉像除了为众多寺院所摹塑之外，还留有一套线描的摹本，这摹本到清嘉庆年间为常州天宁寺勒石，其拓本今天尚能见到。至于现存五百罗汉堂，当以昆明筇竹寺最为出色（建国以来最好的群塑《收租院》在很多方面对它有所借鉴）。至于近来各地所造的罗汉堂，虽然数目多至上千，但艺术性上则比筇竹寺大为退步了。

韦驮

《历代神仙通鉴》卷一一：

一人面青贯甲，降魔杵横架臂上。燃灯曰：此子自幼全真，名曰韦驮，从吾学道，证位天王。能日遍三洲，寻声感应，法力无穷，以此称三洲感应护法天尊。

《浪迹续谈》卷七：

《翻译名义》云：韦驮是符檄，用征召也。与今所谓护法韦驮无涉。其护法者，盖跋闍罗波膩。跋闍罗，此云金刚；波膩，此云手，因其手执金刚杵，遂以名之。按今大小丛林头门内，皆立执杵韦驮，有以手按杵据地者，有双手合掌捧杵者。询之老僧，始知合掌捧杵为接待寺，凡游方释子

到寺，皆蒙供养；其按杵据地者则否，可以一望而知也。

《坚瓠广集》卷二“韦驮显圣”条：

德藏寺僧真谛，人憨呆而恪守戒律，第为寺中樵汲。杨琏真伽来寓寺中，声言发天女等墓，意在云间陆左丞爱女及朱提举夫人，皆以美色夭死，用水银殓。下令及二墓，五鼓肩舆发众出寺。真谛怒，忽起掣韦驮木杵，奋击。杨命擒之，众虽数百，披荡不能拒。真谛于众中超跃逾寻丈，若隼撇虎腾，飞捷非人力可到。一时灯炬皆灭，纛钁畚



从艺术的角度，山西平遥双林寺的韦驮堪称中国第一护法

钺，皆为毁坏。杨大惧，谓是韦驮显圣，遂不敢往发，鼓鼙率众而去，亦

不敢问谁僧。后二年，真谛行脚峨眉，不知所往。

《破除迷信全书》卷一〇：

佛教中有一种善走的神，名叫韦驮，说是他在增长天王的属下为八大将军之一，又属四天王管，为三十二将的头目。他是最能保护佛法的，也是能驱除邪魔的。庙中所塑韦驮的像，多作童子状，穿著全身甲冑，手中捧著金刚杵，表明他是勇猛善战，而且具有赤子之心。因为按佛教的说

法，当初有邪魔，将释迦牟尼的骨头夺了去，幸亏被韦驮从后追赶，又重新夺回来了。

〔案〕佛教护法天神，相传姓韦名驮，为南方增长天王的八大神将之一，居四天王所属三十二神将之首。其造像多作童子状，着甲冑，执金刚杵，置于天王殿弥勒佛之后。至于《历代神仙通鉴》所载，不过是道教生拉硬扯之言，《封神演义》有韦护，亦此类也。

伽蓝

《洛阳伽蓝记·序》:

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不可遍写，今之所录，上大伽蓝。

范祥雍注：僧众所住园为伽蓝，故以称僧寺。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四八引《龙兴寺记》:

圣祖幼时扫梵宇，以帚击伽蓝像令缩足起：“待我扫！”即缩起。佛前烛鼠伤，责伽蓝不管，书其背曰：“发去三千里。”其晚僧梦伽蓝辞行，曰：“何也？”曰：“当世祖遣发三千里矣。”明早僧视伽蓝背有字，追问之，圣祖曰：“戏耳！”令释之。晚又梦伽蓝来谢。

《新搜神记·神考》:

伽蓝不知何神，于正书始见后魏杨街之所撰《洛阳伽蓝记》。按《佛国记》云：“法显至乌苌国，佛法甚盛，名众僧止处为僧伽蓝，凡有五百僧伽蓝，皆小乘学。”据此，则所谓伽蓝者，乃众僧止处，非神名也。而今俗皆称为伽蓝护法，又曰护法韦驮。韦驮有像而伽蓝无像。按天神正书见于梁武帝文。《翻译名义》：此云符檄，用征召也。亦不言护法。护法者，盖跋闍罗波腻也，跋闍罗此言金

刚，波腻此言手，谓手执金刚，因以立名也。今亦状其像于伽蓝之门。

明钱希言作《猗园》，谓僧如瑞，号心光，常熟人，于雪夜投正觉庵宿，见其破废，誓愿重修。先编棚立其中，昼夜诵经。其夕吴县令宏道梦与长洲令江盈科并驾出枫桥迎接御史，忽见岸上有一白须老父，身著绿衣，揖袁令而告之曰：“我吴中枝指道人祝允明是也。帝命为正觉庙伽蓝神，助心光和尚重兴道场。公有文名，烦作一记。”既觉，异其事，明日语于江。三日后报新御史按临，二公果出枫桥迎接，袁召里正而问之曰：“此地有正觉庵乎？”对曰：“有之，但废久矣。今有一外方僧来结棚募化，尚无人作缘也。”袁复问曰：“其僧得非名‘心光’者乎？”又对曰：“然。”二公相与惊叹，果契梦中之言，因推江撰文，共捐羨镪舍施，远近争输，助造殿堂，兼筑精舍，不逾三载，遂成大丛林矣。袁后擢为天官员外郎。吴奏其事于阙下，诏取庵额曰“敕赐慈泰护国禅寺”，施经一藏，遣中贵护送至寺中，别创藏经阁贮之。后袁移病还公安时，择日饭僧，其夕复梦祝京兆来，谓曰：“愿迟一日设斋，明晚尚有一僧来也。”

届期果心光长老自吴门至，遂改设同饭。京兆之两感异梦，斯亦甚奇，今为寺中伽蓝神，奉香火之荐焉。似此则伽蓝乃祝枝山也。

〔案〕伽蓝，本僧院之意，指佛教寺院。后寺院护法神亦称伽蓝，就像诸方土地之神称土地一样。佛寺护法神本已很多，如四大天王、二金刚、韦驮等。伽蓝之地位稍低，据说有十八位之多。《释氏要览》称其名为美音、梵音、天鼓、叹妙、叹美、摩妙、雷音、师子、妙叹、梵响、人音、佛奴、颂德、广目、妙眼、彻听、彻视、遍视。除此十八位伽蓝神外，中国民间又常说有人鬼充当伽蓝，如城隍、土地之神者。这些伽蓝是中国化的佛教护法神。除了《新搜神记》所说的祝允明之外，还有好几位，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关羽了。

附：

关 羽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三七：

宋张商英《重建关圣帝庙记》：宋元丰四年，道出陈随间，有大法师名曰智颢，一时圆证诸佛法门，得大总持，辨说无碍，敷演三品，摩诃止观。是三非一，是一非三，即一是三，即三是一，随众生根而设教。后至自天台，止于玉泉，宴坐林间，身心湛寂。此山先有大力鬼神与其眷属，怙恃凭据，以帝神力故法行业，即现种种诸可怖畏，虎豹号踞，蛇蟒

盘踞，鬼魅嘻嘯，阴兵悍怒，血唇剑齿，毛发鬍鬚，妖形丑质，欻然千变。法师愍言：“汝何为者？生死于幻，贪著余福，不自悲悔？”作是语已，音迹消绝，颢然丈夫，鼓髯而出曰：“我乃关某，生于汉末，值世纷乱，九州瓜裂，曹操不仁，孙权自保，虎臣蜀主，同复帝室，精诚激发，洞贯金石，死有余烈，故主此山。谛观法师，具足殊胜，我从昔来，本未闻见，今我神力，变见已尽，而师安定，曾不省视，汪洋如海，匪我能测，大悲我师，哀愍我愚，方便摄受，愿舍此山，作师道场。我有爱子，雄鸷类我，相与发心，永护佛法。”师问所能，授以五戒，帝诚受已，复白师曰：“营造期至，幸少避之。”其夕晦冥，雷霆掣电，灵鞭鬼箠，万壑浩汗，湫潭千丈，化为平址。黎明往视，精蓝焕丽，檐楹阑楯，巧夺人目，海内四绝，遂居其一。以是因缘，神亦庙食千里内外。庙共云委玉泉之田，实帝之助。岁越千稔，魔民出世，寺纲颓紊，槌佛虚设。帝既不祐，庙亦浸弊。元丰庚申，有蜀僧名曰承皓，行年七十，所作已辨，以大众请，倏然赴感。有陈氏子，忽作帝语：“自今以往，祀我如初。”远近播传，瞻祷愈肃。明年辛酉，庙宇鼎新，尔时无尽居士，闻说是事，以偈赞曰：关帝父子为蜀将，气尽中原绝等伦，暗鸣叱咤山岳摧，义不称臣曹孟德，愤烈

精忠贯金石，英灵死至玉泉山，阴兵十万部从严，铁骑咆哮汗金甲，架鸢韞鹰走獒犬，鞭笞虎豹役龙。脍肝脯肉饮头颅，无上菩提岂知有，智者南来为利益，默然宴坐乔木荫，法力广大不思议，溪山动荡失安据，妖怪百千诸怖畏，神道究竭誓归依，大威大猛大英豪，弃置爱恋如泥滓，将此山峦奉佛土，受持五戒摄身心，仰山南岳及高山，佛佛道同无异化，见在住持承皓老，宗风孤峭帝所钦，未来补处出家人，万木岩前希审细，宏我如来像季法，长松十里碧云寒。（篇末偈语原本疑有错误）

《历代神仙通鉴》卷一四：

（唐仪凤末年）神秀至当阳玉泉山，创建道场。乡人敬祀关公，秀乃毁其祠。忽阴云四合，见公提刀跃马。秀仰问，公具言前事，即破土建寺，令为本寺伽蓝。（自此各寺流传）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三七《伽蓝辨》：

禅林道院中有护法神，曰伽蓝。或当户而立，或拱侍于傍。神不拘一，而以关帝作伽蓝者，大概十八九。夫释道各崇其教，今护法则争尚圣帝何也？或曰：世传圣帝受天台智者智颢五戒，得为伽蓝神，故释氏尚之。或曰：圣帝精灵亘古，今可资以伏妖群邪，故道家又尚之。稽之梵书，译众园为伽蓝，浮屠所居，取生植道本圣果之义。是伽蓝原未尝有

神，而道士亦以伽蓝名，此沿习者之妄也。若以圣帝为伽蓝，则独以为不可。圣帝，忠孝节烈，得统春秋，素王素臣，心源独绍，自孔孟而后，扶名教而植纲常者，赖有圣帝也。数千百载来自天子以迄士庶，莫不奉为仪型，隆以褒崇之典，加以帝王之号，馨香俎豆遍于宇内，陟降赫濯，功存亿祀，未可与伽蓝等视之也。即曰圣帝曾为伽蓝矣，其说未见于经传，而巍峨庙祀，袞冕圭裳，载在典礼。今焉有以帝王之尊，居门庑之下，被介冑之饰，类宿卫之容，其为褒越不已甚乎？即今四海之内，奉圣帝之像，敬事不衰者，比户皆然也。此无异故，盖以圣帝大义匡时，则古之圣人也。其楷模百代，则人之师表也。其能佑庇人而切其感慕，则又不啻其祖先也。是以尊之至、重之至也。假令以圣人师表祖先在其前，而使之负墙而立，倚楯而侍，为之弟子孙曾者敢乎？不敢乎？夫缙服黄冠，不识有圣人师表祖先，而相藉以为伽蓝，宜无足怪。然独不见巍峨庙祀，袞冕圭裳者，乃尊并帝王耶？以庶人而获罪帝王，引经按律，其咎安辞！或曰：然则圣帝伽蓝之位将何以置之？曰：门者徙之于庭，旁者易之以正，并戒后之设像者，宜坐不宜立。一二名公大人，片言开谕，其有不翕然奉行，殆非予之所敢信已。

〔案〕关羽素为民间所崇信，道教奉为护法，称伏魔大帝。佛教不甘

落后，也争其为己方护法，遂有隋僧智顗于当阳玉泉山建精舍，关羽父子请受戒，寺成后以关羽为该寺伽蓝之说。此说流行于宋代，以后各地寺院争将关羽列为本寺护法，杭州灵隐寺在十八伽蓝神旁加塑关羽之像，护法伽蓝神几成十九之数矣。

苏轼

《宋人轶事汇编》卷一二引陆次云《湖壖杂记》：

杭州梵天寺伽蓝乃东坡。

紧那罗王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八九引《河南府志》：

唐紧那罗，西天菩萨也。至正初，忽有一僧至少林，蓬头裸背跣足，止著单裋，在厨中作务，数年殷勤，莫晓姓名。至十一年，颍州红巾贼率众突至少林，欲行劫掠，僧乃持一火棍出，变形数十丈，独立高峰。贼见惊怖，遁。僧大叫曰：“吾紧那罗王也！”言迄遂歿。人始知为菩萨化身，塑像寺中，遂为少林护法伽蓝。

慧感夫人

《铸鼎余闻》卷三：

慧感夫人灵姑庙，在苏州承天寺，即寺之伽蓝神也。宋林戊《灵姑

庙碑记》云：元符戊寅夏，吴中大旱，至二年春夏之交，城中沟浍壅淤，蒸为疫。朝请郎祝公安上适判军州事，分祷所宜祀者。一日会承天寺，客言此梁卫尉卿陆僧瓚舍宅为之，昔号广德重元寺，陆卿有女不嫁，经营其事，既死，祀于寺东庑。开宝中，吴越忠懿王道出吴江，大风几覆舟，见女子拯之，自言重元寺神也。本国加封号感应圣姑，今里中祀之甚谨。公闻，即言明日致祷。既归，斋沐蔬食，期得雨而后复膳。黎明躬至祠下，载拜听命。未及命驾，注雨滂沱，即日阖境告足。自尔有请必应，具白于外台使者以闻，诏封慧感夫人，秩祀公侯，列于祀典。又范成大《灵姑庙记》曰：祝安上除知台州，至钱塘将济，梦一夫人，告以风涛之险。明日果覆舟数十，独安上得免。尝有祝史窃庙中悬幡繫其身，环走殿内，自言：某实盗也，将夜半逾城还家，神灵潜制于此。建炎中，金兵南下，居民有事之者，告以兵难，不数日城陷。乾道三年秋，祷雨有应，父老顾安时上其事，加封慧感显应善利夫人。

〔案〕除关羽外，昭明太子、沈休文、祝允明、苏轼、紧那罗王、慧感夫人皆为某寺专奉为伽蓝，如土地神然。

附录

《玉芝堂谈荟》及《玉匣记》
中的“神圣降生日辰”

正月

一日：元始天尊登九玄，传大帝君，以太极金书天神地祇朝三清玉帝。

弥勒佛诞日。

纯阳真人成仙。

二日：宝圣佛生。

三日：北斗翼圣真君降。

太白金星现。

〔《玉匣记》：孙真人圣诞。郝真人圣诞。〕

四日：重阳全真开化真君上升。

玉晨大道君登玉霄宫，四盼天下。

五日：大慈佛生。

六日：定光佛生。

七日：北极玄天真武上帝午时下降。

太上老君乘白鹿，张天师乘白鹤，至成都玉局治说《南北斗经》，玉床自地而出。

八日：南无华严众意甘露苦王观世音菩萨示现。

五殿阎罗王韩生。

〔《玉匣记》：江东神圣诞。〕

九日：玉皇大帝生。

南斗星君降现。

太真三元朝真。

十三日：〔《玉匣记》：刘猛将军圣诞。〕

十四日：三官降。

十五日：佑圣司命真君诞。

金精山张灵源真人飞升

〔《玉匣记》：上元天官圣诞。门神户尉圣诞。正一靖应真君圣诞。混元皇帝西子帝君圣诞。〕

十九日：北阴圣母降。

〔《玉匣记》：长春丘真人圣诞。〕

二十日：南斗星君降。

二十七日：北斗降。

二月

初一日：二殿秦广王萧诞。

〔《玉匣记》：刘真人圣诞。〕

初三日：北斗降。

梓潼帝君诞。

初四日：南斗六司真君降。

〔《玉匣记》：曹大将军圣诞。〕

初五日：辟支佛生。

北极天蓬都元帅生。

初六日：〔《玉匣记》：东华帝君圣诞。〕

初七日：南无七宝林中一十二面观音示现。

南斗、北斗、西斗帝君降。

初八日：释迦佛生。

庆古佛生。

三殿阎王诞。

〔《玉匣记》：张大帝圣诞。

昌福真君圣诞。释迦文佛出家。〕

初九日：东斗降。

南无光藏法王白衣妙德观世音现。

初十日：长生护真天尊降。

十三日：中元葛真君生。

十五日：三教宗师太上老君诞。

〔《玉匣记》：精忠岳元帅圣诞。〕

十八日：四殿阎王诞。

十八日：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诞。

二十一日：普贤菩萨生。

〔《玉匣记》：水母圣诞。〕

二十三日：保德真君生。

二十五日：〔《玉匣记》：玄天圣父明真帝圣诞。〕

二十七日：北斗降。

二十九日：圣母元君降。

三月

初一日：九里玉皇君诣波梨天，奏

九地学仙得道人名于四天王。

又二殿楚江王曹生。

初二日：玉皇诞。

初三日：北极玄天真武上帝诞。

南无唐西来僧大圣观世音示现。

初五日：南斗天蓬下降。

初六日：南无清净海众山月面吉祥观世音菩萨示现。

〔《玉匣记》：眼光娘娘圣诞。张老相公圣诞。〕

初八日：八殿阎君变成王石诞。

十二日：〔《玉匣记》：中央五道圣诞。〕

十三日：南无天香山妙香观世音菩萨示现。

十五日：玉晨道君登玉霄琳房四盼天下。

元始天尊游玉京元阳观，会三界神仙真圣说法。

〔《玉匣记》：昊天大帝圣诞。玄坛赵元帅圣诞。雷霆驱魔大将军（即唐将军雷万春）圣诞。祖天师圣诞。〕

十六日：〔《玉匣记》：准提菩萨圣诞。山神圣诞。〕

十八日：〔《玉匣记》：后土娘娘圣诞。三茅真君圣诞。中岳大帝圣诞。王阳真人圣诞。〕

十九日：南斗星君降。

二十日：〔《玉匣记》：子孙娘娘圣诞。〕

廿三日：〔《玉匣记》：天妃娘娘圣诞。〕

廿七日：七殿太山王毕诞。

廿八日：东岳泰山诞。

〔《玉匣记》：仓颉至圣先师圣诞。〕

四月

初一日：南方七宿下降。

〔《玉匣记》：萧公圣诞。〕

初二日：太虚元君生。

初三日：北斗北极翼圣下降。

初四日：文殊生。

〔《玉匣记》：狄梁公圣诞。〕

初七日：南斗、北斗、西斗降生。

初八日：释迦佛生。

〔《玉匣记》：十三天尹真君圣诞。葛孝先真人圣诞。〕

十五日：吕纯阳下生。

〔《玉匣记》：锺离祖师圣诞。释迦如来成佛。〕

十八日：碧霞元君生。

〔《玉匣记》：紫微大帝圣诞。泰山顶上娘娘圣诞。〕

廿一日：普贤菩萨生。

南无广月寺宫中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示现。

廿六日：〔《玉匣记》：锺山蒋公圣诞。〕

廿八日：药王佛生。

〔《玉匣记》：药王圣诞。〕

五月

初一日：〔《玉匣记》：南极长生大帝圣诞。〕

初三日：北极下降。

南无天竺藏王庆信观世音菩萨示现。

初四月：孔子诞。

初五日：〔《玉匣记》：地腊之辰。地祇温元帅圣诞。雷霆邓天君圣诞。〕

初七日：〔《玉匣记》：朱太尉圣诞。〕

初八日：〔《玉匣记》：南方五道圣诞。〕

十一日：〔《玉匣记》：都城隍圣诞。〕

十二日：〔《玉匣记》：炳灵公圣诞。〕

十三日：武安王生。

〔《玉匣记》：关圣神君降神。〕

十七日：南无晶日宫中八难观世音菩萨示现。

十八日：〔《玉匣记》：张天师圣诞。〕

二十日：〔《玉匣记》：丹阳马真人圣诞。〕

廿二日：中明王生。

廿五日：太平真君升仙。

廿九日：〔《玉匣记》：许威显王（许远）圣诞。〕

六月

- 初四日：南赡部洲转大法轮。
- 初六日：〔《玉匣记》：崔府君圣诞。杨四将军圣诞。〕
- 初七日：瑶华帝君生。
- 初十日：金粟如來生。
〔《玉匣记》：刘海蟾帝君圣诞。〕
- 十五日：佛罗神生。
- 十六日：南无宝陀山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示现。
- 十八日：南无西十洋海中庆一十二面观世音菩萨示现。
- 十九日：南无清静座主白衣满愿观世音菩萨示现。
〔《玉匣记》：观音菩萨成道。〕
- 廿三日：南无清静宝海庆音观世音菩萨示现。
〔《玉匣记》：火神圣诞。关圣帝君圣诞。王灵官圣诞。马神圣诞。〕
- 廿四日：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诞。
〔《玉匣记》：雷祖圣诞。〕
- 廿六日：二郎神诞。
- 廿九日：九华真妃降。
〔《玉匣记》：天枢左相真君（宋丞相文天祥）圣诞。〕

七月

- 十二日：〔《玉匣记》：长真谭真人圣诞。〕

十三日：南无广庆幸愿观世音菩萨示现。

大势至菩萨生。

十五日：〔《玉匣记》：中元地官圣诞。灵斋真君圣诞。〕

十八日：太真西王母诞生。

〔《玉匣记》：王母娘娘圣诞。〕

十九日：力吉祥国圣母化生贤劫千佛诞。

〔《玉匣记》：值年太岁圣诞。〕

廿一日：〔《玉匣记》：普安祖师圣诞。上元道化真君（即唐真君）圣诞。〕

廿二日：〔《玉匣记》：马元帅圣诞。〕

廿三日：〔《玉匣记》：天枢上相真君（即诸葛亮）圣诞。〕

廿四日：龙树王生。

廿五日：景佑真君生。

三十日：地藏王菩萨生。

八月

初一日：〔《玉匣记》：神功妙济真君（许真君）圣诞。〕

初三日：北斗降。

灶神诞。

初五日：〔《玉匣记》：雷声大帝圣诞。〕

初十日：〔《玉匣记》：北岳大帝圣诞。〕

十二日：〔《玉匣记》：西方五道圣诞。〕

十七日：太白长庚降。

十八日：四海龙王神会之日。

〔《玉匣记》：酒仙圣诞。〕

廿一日：燃灯佛生。

廿二日：〔《玉匣记》：燃灯佛圣诞。〕

廿三日：〔《玉匣记》：伏魔副将张显（即张飞）圣诞。〕

廿六日：南极老人降。

廿七日：诸佛庆会东海。

九月

初一日：太上老君于玉天琼房金阙上宫校集灵篇。

〔《玉匣记》：南斗下降之辰。〕

初三日：九垒上皇君诣答想天陈奏九地得仙名。

〔《玉匣记》：五瘟圣诞。〕

初九日：北极真武玄天上帝成道于武当山。

〔《玉匣记》：斗母元君圣诞。玄天上帝飞升。重阳帝君圣诞。酆都大帝圣诞。蒿里圣诞。梅葛二仙翁圣诞。〕

十五日：南瞻部洲救度众生。

十六日：〔《玉匣记》：机神圣诞。〕

十七日：〔《玉匣记》：金龙四大王圣诞。〕

十八日：北斗星降。

十九日：日月宫会合诸天列宿上朝。

无始北斗大帝降。

廿二日：〔《玉匣记》：增福财神圣诞。洪恩真君圣诞。〕

廿三日：南无华严海众观世间菩萨示现。

〔《玉匣记》：萨真人圣诞。马元帅圣诞。〕

廿五日：长生大帝降。

廿八日：〔《玉匣记》：五显灵官圣诞。〕

三十日：琉璃光佛生。

十月

初一日：〔《玉匣记》：东皇大帝圣诞。〕

初二日：南无妙吉祥林中海月观世音菩萨诞。

初三日：三茅真君诞。

初五日：达摩祖师诞。

初六日：〔《玉匣记》：天曹诸司五岳五帝圣诞。〕

初八日：火德星君诞。

初十日：王母娘娘降。

十五日：九江水府帝君、十五河源溪谷大神与阳谷神、五水府灵官同降人间，定校人生善恶罪福。

〔《玉匣记》：下元水官圣诞。痘神刘使者圣诞。〕

十八日：五百阿罗汉会。

二十日：〔《玉匣记》：虚靖天师（即三十代天师弘悟张真人）圣诞。〕

廿七日：北极紫微星降。

十一月

初一日：葛仙翁受太上三天金简策书。

初三日：太上玉高大道君登玉霄琳房四盼天下。

初四日：〔《玉匣记》：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孔子圣诞。〕

初六日：〔《玉匣记》：西岳大帝圣诞。〕

初九日：南斗、东斗星降。

十一日：太乙救苦天尊诞。

十三日：海空智藏天尊降。

十七日：西方妙善阿弥陀佛生。

十九日：日光天子生。

诸天华严菩萨出世。

文殊菩萨出世。

南无清凉宝山自在观世音菩萨示现。

〔《玉匣记》：大慈至圣九莲菩萨圣诞。〕

廿三日：南斗六司星君奏录生籍之辰。

〔《玉匣记》：张仙圣诞。〕

廿六日：妙果天尊降。

〔《玉匣记》：北方五道圣诞。〕

十二月

初一日：八仙聚会蓬莱之辰。

初三日：北斗星降。

初四日：九垒玉皇君诣答愬天奏仙

名。

初八日：〔《玉匣记》：张英济王（即张巡）圣诞。释迦如来成佛。〕

十二日：玉晨道君登玉霄琳房四顾天下。

十五日：西斗星君降。

十六日：〔《玉匣记》：南岳大帝圣诞。〕

二十日：〔《玉匣记》：鲁班先师圣诞。〕

廿一日：〔《玉匣记》：天猷上帝圣诞。〕

廿三日：五岳神君下降人间。

廿四日：〔《玉匣记》：司命灶君上天朝玉帝奏人善恶。〕

廿五日：玉皇下降。

廿八日：老君化胡，降伏九十六种邪魔。

二十九日：华严菩萨下生。

三十日：〔《玉匣记》：诸佛下界采访善恶。〕

〔案〕《玉匣记》所记诸神诞辰与《谈荟》所记互有出入，即《玉匣记》本身所记也多自相矛盾处。但我们关心的不是诸神生日的准确与否，而是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民间所奉祀的都是哪些神明，民间信仰的兼收并蓄，不仅佛、道、儒一锅烩，就是恶神瘟鬼也是一概伺候。

《封神演义》中的神谱

管领三山正神丙灵公黄天化

五岳

东岳泰山天齐仁圣大帝黄飞虎

五岳之首，执掌幽冥地府一十八重地狱，凡一应生死转化人神仙鬼，俱从东岳勘对，方许施行。总管天地人间吉凶祸福。

南岳衡山司天昭圣大帝崇黑虎

中岳嵩山中天崇圣大帝闻聘

北岳恒山安天玄圣大帝崔英

西岳华山金天顺圣大帝蒋雄

雷部

九天应元雷神普化天尊闻仲

督率雷部，兴云布雨，万物托以长养，诛逆除奸，善恶由之祸福。

二十四员催云助雨护法天君：

邓天君忠 辛天君环 张天君节

陶天君荣 庞天君洪 刘天君甫

苟天君章 毕天君环 秦天君完

赵天君江 董天君金 袁天君角

李天君德 孙天君良 柏天君礼

王天君变 姚天君宾 张天君绍

黄天君庚 金天君素 吉天君立

余天君庆

闪电神（即金光圣母）

助风神（菡芝仙）

火部

南方三气火德星君罗宣

火部五位正神：

尾火虎朱招 室火猪高震

觜火猴方贵 翼火蛇王蛟

接火天君刘环

瘟部

主掌瘟癘昊天大帝吕岳

瘟部六位正神：

东方行瘟使者周信

南方行瘟使者李奇

西方行瘟使者朱天麟

北方行瘟使者杨文辉

劝善大师陈庚

和瘟道士李平

斗部

坎宫斗母正神金灵圣母

执掌金阙，坐镇斗府，居周天列宿之首，为北极紫气之尊，八万四千群星恶煞，咸听驱使。

五斗群星吉曜恶煞正神：

东斗星君：苏护 金奎 姬叔明
赵丙

西斗星君：黄天禄 龙环 孙子羽 胡升 胡云鹏

中斗星君：鲁仁杰 晁雷 姬叔升

中天北极紫微大帝姬伯邑考

南斗星君：周纪 胡雷 高贵

余成 孙宝 雷鹄

北斗星君：黄天祥（天罡） 比

干（文曲） 窦荣（武曲）

韩升（左辅） 韩变（右

弼） 苏全忠（破军） 鄂

顺（贪狼） 郭宸（巨门）

董忠（招摇）

群星

（略）

二十八宿：

（略）

天罡星三十六位：

（略）

地煞星七十二位：

（略）

九曜星官：

（略）

北斗五气水德星君：

（略）

太岁

值年岁君太岁之神殷郊

坐守周年，管当年之休咎。

甲子太岁之神杨任

率部下日值正神，循周天列宿

度数，察人间过往愆尤。

太岁部下日值众神：

日游神温良 夜游神乔坤

增福神韩毒龙 损福神薛恶虎

显道神方弼 开路神方相

值年神李丙 值月神黄承乙

值日神周登 值时神刘洪

镇守灵霄宝殿四圣大元帅

王魔 杨森 高体乾 李兴霸

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赵公明

率领部下四位正神，迎祥纳福，追逃捕亡。

招宝天尊萧升 纳珍天尊曹宝

招财使者陈九公 利市仙官姚少司

四大天王

辅弼西方教典，立地水火风之相，护国安民，掌风调雨顺之权。

增长天王魔礼青，掌青光宝剑，职风。

广目天王魔礼红，掌碧玉琵琶，职调。

多闻天王魔礼海，掌混元珍珠伞，职雨。

持国天王魔礼寿，掌紫金龙花狐貂，职顺。

哼哈二将

镇守西释山门，宣布教化，保护法宝。

郑伦 陈奇

主痘碧霞元君余化龙

掌人间之时症，主生死之修短。

卫房圣母元君金氏

五方主痘正神余达等

感应随世仙姑云霄娘娘、琼霄娘娘、碧霄娘娘

执掌混元金斗，专擅先后之天，凡一应仙凡人圣、诸侯天子、贵贱贤愚，落地先从金斗转劫，不得越此。

分水将军申公豹

执掌东海，朝观日出，暮转天河，夏散冬凝，周而复始。

主要征引及参考书目

《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
 《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
 《后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
 《三国志》中华书局点校本
 《晋书》中华书局点校本
 《魏书》中华书局点校本
 《北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
 《南史》中华书局点校本
 《隋书》中华书局点校本
 《旧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
 《新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
 《旧五代史》中华书局点校本
 《新五代史》中华书局点校本
 《宋史》中华书局点校本
 《元史》中华书局点校本
 《明史》中华书局点校本
 《唐会要》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
 本
 《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 1957 年版
 《通典》商务印书馆缩印本
 《文献通考》商务印书馆缩印本
 《续文献通考》商务印书馆缩印本
 《清朝文献通考》商务印书馆缩印本
 《清朝续文献通考》商务印书馆缩印本
 《周礼》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
 本
 《礼记》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
 本
 《尔雅》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

本

《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诸子集成》世界书局本
 《楚辞补注》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
 《文选》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初学记》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旧小说》商务印书馆本
 《山海经》袁珂《山海经校注》本，上
 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金石萃编》嘉庆十年刊本

汉

《淮南鸿烈解》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
 许慎《五经异义》陈寿祺《五经异义
 疏证》，皇清经解本
 赵晔《吴越春秋》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应劭《风俗通义》王利器《风俗通义
 校注》本，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蔡邕《独断》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
 本
 《列仙传》旧题刘向，《四库全书》本
 《汉武帝内传》旧题班固，《四库全书》
 本

晋·六朝

崔豹《古今注》《四库全书》本
 张华《博物志》范宁《博物志校证》
 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葛洪《抱朴子》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

葛洪《神仙传》《四库全书》本

葛洪《枕中书》疑为五代以前人著。
《道藏》本

葛洪《西京杂记》《四库全书》本

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本，中华书局1979年版

王嘉《拾遗记》中华书局

陶潜《搜神后记》中华书局

常璩《华阳国志》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刘敬叔《异苑》《津逮秘书》本

陶弘景《真灵位业图》《古今图书集成》本

宗懔《荆楚岁时记》

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神异经》旧题东方朔，实六朝人所作。
《龙威秘书》本

《洞冥记》旧题汉郭宪，实六朝人所作。
《龙威秘书》本

《法苑珠林》商务印书馆《四部备要》本

颜之推《颜氏家训》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唐

张鷟《朝野僉载》《四库全书》本

《述异记》旧题梁任昉，实中唐前后人所作。《四库全书》本

刘肃《大唐新语》中华书局1984年版

薛用弱《集异记》《说库》本

谷神子《博异记》《四库全书》本

《玄怪录》旧题牛僧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李复言《续玄怪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刘餗《隋唐嘉话》《说库》本

范摅《云溪友议》《四库全书》本

苏鹗《杜阳杂编》《四库全书》本

李肇《唐国史补》《四库全书》本

郑处海《明皇杂录》《开元天宝遗事十种》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皇甫枚《三水小牍》中华书局1960年版

冯贽《云仙杂记》《四库全书》本

佚名《玉泉子》《四库全书》本

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年版

李冗《独异志》中华书局1981年版

张读《宣室志》中华书局1981年版

郑纂《开天传信记》《开元天宝遗事十种》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署柳宗元《龙城录》《说库》本

五代

杜光庭《录异记》《津逮秘书》本

王定保《唐摭言》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四库全书》本

孙光宪《北梦琐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年版

徐鉉《稽神录》《津逮秘书》本

宋

徐鉉《稽神录》《四库全书》本

- 李昉《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
《云笈七签》《正统道藏》本
郑文宝《南唐近事》《笔记小说大观》本
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笔记小说大观》本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笔记小说大观》本
王钦若《翊圣保德传》《正统道藏》本
沈括《梦溪笔谈》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部1962年版
钱易《南部新书》《四库全书》本
庄绰《鸡肋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
费衮《梁溪漫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吴处厚《青箱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
姚宽《西溪丛语》《笔记小说大观》本
朱翌《猗觉寮杂记》《笔记小说大观》本
刘斧《青琐高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欧阳修《归田录》《四库全书》本
苏轼《东坡志林》《四库全书》本
魏泰《东轩笔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
叶梦得《石林燕语》中华书局1984年版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
吴曾《能改斋漫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年版
王说《唐语林》中华书局
王铨《默记》《四库全书》本
王明清《投辖录》《四库全书》本
周辉《清波杂志》《四库全书》本
曾敏行《独醒杂志》《四库全书》本
郑景璧《蒙斋笔谈》《笔记小说大观》本
王巩《甲申杂记》《笔记小说大观》本
王巩《随手杂录》《笔记小说大观》本
李济翁《资暇录》《四库全书》本
赵与时《宾退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彭乘《墨客挥犀》《四库全书》本
郭彖《睽车志》《四库全书》本
张邦基《墨庄漫录》《四库全书》本
《宣和书谱》《四库全书》本
蔡絛《铁围山丛谈》中华书局1983年版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
洪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年版
洪适《隶释》同治十年晦木斋翻刻汪氏本
赵彦卫《云麓漫钞》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何莲《春渚纪闻》中华书局1983年版
周密《齐东野语》中华书局1983年版
高承《事物纪原》明成化八年李果订本
岳珂《桯史》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俞文豹《吹剑录全编》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罗大经《鹤林玉露》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吴自牧《梦粱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 年《东京梦华录》版
 周密《癸辛杂识》《四库全书》本
 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金元

元好问《续夷坚志》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刘一清《钱塘遗事》《四库全书》本
 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正统道藏》本
 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正统道藏》本
 佚名《湖海新闻夷坚续志》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陶宗仪《说郛》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明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郎国翻刻明刊本
 叶盛《水东日记》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徐道《历代神仙通鉴》辽宁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
 王世贞辑《列仙全传》《中国古代版画丛刊》影印明万历本
 郎瑛《七修类稿》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陆粲《庚巳编》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陆粲《说听》《说库》本
 李中馥《原李耳载》《说库》本
 陈继儒《太平清话》《说库》本
 陈继儒《眉公群碎录》《说库》本
 王士性《广志绎》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顾起元《客座赘语》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惠康野叟《识馥》《笔记小说大观》本
 张燧《千百年眼》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本
 谢肇淛《五杂俎》神州国光社本
 田艺蘅《留青日札》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影印明刊本
 朱国祯《涌幢小品》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四库全书》本
 王圻《三才图会》明刊本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中华书局 1958 年版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中华书局 1958 年版
 顾元庆《檐曝偶谈》《说库》本
 都穆《听雨纪谈》《说库》本
 杨仪《高坡异纂》《说库》本
 杨信民《姓源珠玑》明万历二十八年刊本
 冯应京《月令广义》明万历三十年刊本

清

王夫之《日知录》黄汝成《日知录集

- 释》本花山文艺出版社
- 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83年版
- 刘献廷《广阳杂记》中华书局1957年版
- 王士禛《香祖笔记》《笔记小说大观》本
- 王士禛《池北偶谈》《笔记小说大观》本
- 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中华书局1988年版
- 周亮工《书影》(十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 褚人获《坚瓠集》《笔记小说大观》本
- 徐昂发《畏垒笔记》
- 东轩主人《述异记》《说库》本
- 袁枚《子不语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翟灏《通俗编》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 魏禧《魏叔子文集》《宁都三魏全集》本
-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 赵翼《陔馀丛考》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 赵翼《檐曝杂记》中华书局
- 姚元之《竹垞亭杂记》中华书局
- 虞兆隆《天香楼偶得》《笔记小说大观》本
- 王崇简《谈助》《说库》本
- 钮琇《觚剩》《笔记小说大观》本
- 钮琇《乡言解颐》中华书局本
- 陈商祥《蜀都碎事》《笔记小说大观》本
- 张培仁《妙香室丛语》《笔记小说大观》本
- 汪森《粤西丛载》《笔记小说大观》本
- 陈其元《庸闲斋笔记》《笔记小说大观》本
- 徐昆《遯斋偶笔》《笔记小说大观》本
- 朱梅叔《埋忧集》《笔记小说大观》本
- 百一居士《壶天录》《笔记小说大观》本
- 阮葵生《茶馀客话》中华书局1960年版
- 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 采蘅子《虫鸣漫录》《笔记小说大观》本
- 慵讷居士《咫闻录》《笔记小说大观》本
- 钱泳《履园丛话》《笔记小说大观》本
- 清凉道人《听雨轩笔记》《笔记小说大观》本
- 杨懋建《京尘杂录》《笔记小说大观》本
- 恽敬《大云山房杂记》《笔记小说大观》本
- 邹弢《三借庐笔谈》《笔记小说大观》本
- 黄钧宰《金壶七墨》《笔记小说大观》本
- 梁章钜《浪迹丛谈》、《续谈》、《三谈》《笔记小说大观》本
- 许叔平《里乘》《笔记小说大观》本
- 蒋超伯《南漕楮语》《笔记小说大观》

本

顾禄《清嘉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叶炽昌《客窗闲话》河北人民出版社

薛福成《庸庵笔记》《笔记小说大观》

本

毛祥麟《墨馀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平步青《霞外摭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

李调元《新搜神记》钞本

俞正燮《癸巳类稿》商务印书馆 1957 年版

俞正燮《癸巳存稿》商务印书馆 1957 年版

王应奎《柳南随笔》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俞樾《茶香室丛钞》、《续钞》、《三钞》、《四钞》《春在堂全书》本

俞樾《春在堂随笔》《春在堂全书》本

俞樾《耳邮》《笔记小说大观》本

俞樾《右台仙馆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姚福均《铸鼎馀闻》光绪二十五年刊本

黄斐默《集说詮真》光绪三十二年上海慈母堂排印本

现代

刘澄园《东岳庙七十六司考证》单行本

李干忱《破除迷信全书》美以美会全国书报部 1929 年版

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国立中央研

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十之四

《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会》北京中国汉学研究所 1942 年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宗教》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79 年

林忠祥《民俗学》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版

许道龄《玄武之起源及其蜕变考》国立北平研究院文学研究所 1947 年版

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龙门联合书局 1961 年版

何定杰《鬼神信念的三个来源》湖北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

朱天顺《原始宗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

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茅盾《神话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1 年版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任继愈《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1 年版

袁珂《神话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

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朱芳圃《中国古代神话与史实》中州书画社 1982 年版

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中华书局

林庆熙等《福建戏史录》

林文三《台湾神像艺术》台湾艺术家

杂志社

宋龙飞《民俗艺术探源》台湾艺术家
杂志社

姜义镇《台湾的民间信仰》台湾武陵
出版社

郑志明《中国社会与宗教》台湾学生
书局

沈平山《中国神明概论》台湾新文丰
出版公司

仇德哉《台湾之寺庙与神明》台湾省
文献委员会 1983 年版

浦江清《八仙考》《浦江清文集》，人
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张政烺《〈封神演义〉漫谈》《世界宗
教研究》杂志 1983 年第 3 期

金慎夫《扬州司徒庙》《扬州师范学
报》1982 年第 3、4 期

徐梵澄《关于毗沙门天王等事》《世
界宗教研究》杂志 1983 年第 3 期

白化文《中国的罗汉》《文史知识》杂
志 1984 年第 4 期

王树村《中国古代民俗版画》新世界
出版社

山西省博物馆《宝宁寺明代水陆画》
文物出版社

中国道教协会《道教神仙画集》华夏
出版社

《毗卢寺壁画》河北美术出版社

谨向上述各种著作的作者、编
者、整理者及出版者致谢！

简明神名索引

1, 仅收本书目录中所列神名及其部分别名, 书内涉及到的其他神名, 一般不收。

2, 按首字笔划数目排列, 笔划相同的则按首笔、一丨丿乙的顺序排列。

二画		三皇	434, 437 - 438
二郎神	450 - 462	三尸神	383 - 385
二徐真君	516 - 517	三将军	366
二郎独健	461 - 462	三美人	319
十二潮神	277	三婆婆	319
十八罗汉	835 - 839	三元大帝	39 - 45
十六罗汉	825 - 834	三官大帝	39 - 45
十殿阎王	414 - 427	三茅真君	623 - 631
八仙	696 - 772	三界伏魔大帝	477 - 490
九鲤湖仙	684 - 686	下元	39 - 45
九天使者	690 - 691	土地	167 - 180
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	122 - 124	万回	565 - 568
三画		万回哥哥	565 - 568
义勇武安王	477 - 490	大姑小姑	276
门户	186	上元	39 - 45
门神	183 - 201	上清	4 - 7, 10 - 11
广源王	264	千胜小王	509
广德王	466 - 471	女英	265 - 268
三元	39 - 45	川主	450 - 462
三虫	383 - 385	飞廉	138 - 139
三官	39 - 45	马公、宋相	555 - 556
三清	4 - 7	马王	355 - 358
三姑	363	马祖	355
三郎	584	马社	355
三彭	383 - 385	马步	355
		马头娘	361 - 364
		马当上水府	268 - 270

四画

方相	402 - 405	天官	39 - 45
方正学	366	天关地轴	61 - 62
文昌	66 - 83	天聋地哑	84
文曲星	90	天曹猛将	374 - 378
文财神	528 - 530	天门三将军	687 - 689
文昌帝君	66 - 83	天齐仁圣帝	228 - 239
文始真君	656 - 662	木公	603 - 606
六丁六甲	62 - 65	太岁	102 - 110
卞城王	416 - 424	太清	4 - 7, 11 - 22
王抃	509 - 510	太上老君	4 - 7, 11 - 22
王文卿	666 - 668	太上老君 (炉火神)	578
王灵官	671 - 674	太上道君	4 - 7, 10 - 11
王侍宸	666 - 668	太社之神	153
王母娘娘	590 - 602	无支祈	300
王恶元帅	674 - 675	不廷胡余	305
王善元帅	671 - 674	韦驮	843 - 844
五丁	62 - 65	韦古道	440 - 441
五圣	536 - 556	韦老师	440 - 441
五岳	224 - 227	韦善俊	440 - 441
五显	536 - 544	韦慈藏	436, 440
五瘟	386	巨灵	289
五路	219	中元	39 - 45
五官王	416 - 424	中岳	255 - 257
五通神	545 - 555	中坛元帅	816 - 818
五路神	557 - 558	中天崇圣帝	255 - 257
五百罗汉	839 - 842	水官	39 - 45
五代元帅	576	水草大王	356 - 357
五盗将军	558 - 560	水草马明王	356
开路神	402 - 405	公输般	571 - 572
元始天尊	4 - 10	仓王	444 - 445
元皇大道君	4 - 7, 10 - 11	仓圣	444 - 445
天后	308 - 319	仓颉	444 - 445
天妃	308 - 319	风伯	138 - 141
		风姨	139
		牛王	353 - 354

牛头马面
牛头阿旁
长源王
长江三水
比干
邓遐
邓元帅
尹真人
尹喜

五画

玄武	46 - 61
玄冥	141
玄天上帝	46 - 61
玄元皇帝	11 - 22
玄武大帝	46 - 61
玄坛元帅	528 - 532
兰公	646 - 647
汉鍾离	714 - 720
冯夷	283 - 288
闪电娘娘	136 - 137
玉女	258 - 261
玉清	4 - 10
玉皇大帝	23 - 31
玉阙上帝	516 - 517
玉晨大道君	10 - 11
正阳真人	714 - 720
东岳	228 - 239
东方朔	639 - 643
东王公	603 - 606
东平王	242 - 245
东华帝君	604
东岳大帝	228 - 239
石元帅	131 - 132
石将军	330 - 332

六画

安天玄圣帝	254 - 255
江渚	262 - 264
江神	264 - 269

刘后	129 - 130	吕祖	724 - 742
刘操	769 - 772	吕岳	724 - 742
刘锐	375 - 377	吕洞宾	724 - 742
刘铸	374 - 378	吕纯阳	724 - 742
刘天君	129 - 130	吕元帅	132
刘海蟾	769 - 772	回回	530
刘猛将军	374 - 378	虫王	378
关公	477 - 490, 528 - 530	伍子胥	271 - 275
关羽	477 - 490	伍髭须	275
关羽 (伽蓝神)	846 - 847	先蚕	360 - 361
关三郎	481	后土	148 - 152
关令尹	656 - 662	后帝	333、339
关圣帝君	477 - 490	华山君	248 - 253
庄武帝	472 - 476	华山三郎	253 - 254
许远	508	华光菩萨	539
许逊	644 - 655	行神	218 - 220
许旌阳	644 - 655	朱大王	297
许真君	644 - 655	孙臧	200
老子	4 - 7, 11 - 22	孙思邈	438 - 440
老聃	11 - 22	阳城	562
老郎	575 - 577	如来佛	32 - 34
老郎菩萨	575	观世音	776 - 796
托塔李天王	814 - 815	观音菩萨	776 - 796
吏胥神	584		
机神	583		
匡俗	663 - 665	七画	
匡裕	663 - 665	社公	167 - 180
匡续	663 - 665	社神	167 - 180
西岳	248 - 253	灶神	202 - 217
西王母	590 - 602	灶君	202 - 217
西秦王爷	577	辛兴	127 - 128
地官	39 - 45	辛元帅	127 - 128
地藏王	406 - 413	辛兴荀元帅	127 - 128
扬州五司徒	491 - 492	庐山匡阜先生	663 - 665
毕元帅	130 - 131	庐山九天采访使	690 - 691
		床公床婆	326

宋相公	555 - 556	龟蛇二将	61 - 62
宋帝王	416 - 424	秀天君	136 - 137
闵公	412	何立	679
孝道明王	646 - 647	何媚	333 - 339
护国显应公	498 - 502	何五路	557
李冰	450 - 454	何仙姑	743 - 752
李耳	11 - 22	何二娘	743 - 752
李封	320	何九仙	684 - 686
李聃	11 - 22	何蓑衣	676 - 680
李二郎	454 - 455	利济侯	520 - 522
李八百	711 - 712	利市仙官	560
李元帅	322	妙应柳夫人	401
李铁拐	709 - 714	驱蝗神	374 - 378
李孔目	710	阿弥陀佛	807 - 809
李凝阳	710	张仙 (二郎神)	456
李洪水	710 - 711	张仙 (送子)	692 - 695
杜十姨	275	张顺	370
杨成	562	张纯	400
杨磨	452	张渤	466 - 471
杨戩	459 - 460	张巡	503 - 507
杨二郎	459 - 460	张抃	509 - 510
杨四将军	299	张果	720 - 724
苍王	445	张衡	583
花神	327 - 329	张太尉	245
花姑	328	张元帅	400
苏轼	848	张天师	607 - 622
医王	434	张亚子	64 - 83
赤松子	143	张远霄	692 - 695
寿星	99 - 101	张伯端	681 - 683
坑三姑娘	333 - 339	张果老	720 - 724
吴猛	644	张紫阳	681 - 683
吴客三真君	687 - 689	张道陵	607 - 622
财神	528 - 560	张路斯	304
伽蓝	845 - 848	灵源王	264
龟台金母	590 - 602	灵哥灵姐	347

灵官马元帅	357 - 358	青龙白虎	201
陈平	290	青蛙将军	370
陈十姨	275	青魑菩萨	506
陈夫人	320 - 322	武曲星	90
陈果仁	493 - 497	武财神	529
陈杲仁	493 - 497	武士门神	199
陈棉花	329	奇相	264 - 265
纯阳真人	724 - 742	昊天上帝	23 - 31
八画		鸣童	343
		罗汉	822 - 842
		盱母	647
河湊	262 - 264	金母	590 - 602
河神	282 - 300	金刚	819 - 820
河伯	283 - 288	金天王	248 - 253
河侯	290	金日碑	356
河阴圣后	290	金虹氏	236
泗州大圣	796 - 799	金山大王	464 - 465
波斯	530	金龙大王	270
庞乔	128 - 129	金华将军	370 - 371
庞涓	200	金阙上帝	516 - 517
庞元帅	128 - 129	金山水府	268 - 270
炉火神	578 - 580	金元七总管	560
疟鬼	386	金元七总管	520 - 522
祈福门神	201	金元六总管	560
林夫人	308 - 319	金龙四大王	291 - 294
林默娘	308 - 319	和合二仙	568
雨师	142 - 143	岳飞	200, 518 - 519
茅盈	623 - 631	采石中水府	268 - 270
茅固	623 - 631	岱石王	277
茅衷	623 - 631	弥勒佛	800 - 805
茅濛	632 - 633	绍兴孚佑王	277
转轮王	416 - 424	孟山	432 - 433
厕神	333 - 341	孟婆（风神）	140
厕鬼	333 - 341	孟元帅	432 - 433
青衣神	364	孟婆神（冥神）	427
青蛙神	369 - 373		

孟公孟姥	573
屈原	270
织女	583

九画

施相公（蛇神）	367
施相公（痘神）	401
祠山张大帝	466 - 471
祖神	218 - 220
扁鹊	438
神神	343
神童	343
神荼郁垒	186 - 190
济神	301
济渎	262 - 264
洪刚师	581 - 582
炳灵公	239 - 241
姜太公	446 - 449
姜子牙	446 - 449
狐突	463
赵云	200
赵昱	456 - 458
赵公明（门神）	200
赵公明（瘟神）	386
赵公明（财神）	528 - 535
城隍	154 - 166
屏翳	138
奎星	85 - 89
南斗	91 - 92
南岳	246 - 248
南霁云	508
南极老人	99 - 101
南极仙翁	99 - 101
药王	435 - 437
药王菩萨	442

相公	576
柳毅	270
柳下跖	581
残苦	365
威雄将军	239 - 241
哪吒	816 - 818
毗沙门天王	812 - 814
昭灵侯	304
临水夫人	320 - 322
禹貌	305
禹强	305
恒山君	254 - 255
显道神	402 - 405
律令	135
保珠娘娘	401
鬼仙	346
险道神	402 - 405

十画

唐葛周	687 - 689
高元帅	443
海神	305 - 322
涛神	271 - 277
蚕女	361 - 363
蚕丛	364
蚕姑	365
蚕神	359 - 365
都市王	416 - 424
栗大王	295 - 297
莎衣道人	676 - 680
珠妈	401
袁千里	134
真武帝	46 - 61
秦琼	200
秦广王	416 - 424

泰山王	416 - 424	萧伯轩	278 - 280
泰山神	228 - 239	萨真人	669 - 670
泰逢氏	290	萨守坚	669 - 670
泰山三郎	239 - 241	梓潼帝君	68 - 83
泰山四郎	242	黄大王	294 - 300
泰山七郎	242	黄道婆	523 - 524
泰山娘娘	258 - 261	菟窠夫人	360
泰山府君	228 - 239	廐山蛇王	367 - 368
党将军	297 - 299	曹国舅	766 - 769
晏戍仔	280 - 282	曹拈休	767
晏公爷爷	280 - 282	曹德休	766 - 767
哼哈二将	820 - 821	掠刷神	569 - 570
紧那罗王	848	掠剩大夫	569 - 570
铁拐李	709 - 714	戚姑	335
徐甲	659	婴母	646
娥皇	265 - 268	常州武烈帝	493 - 497
陷河神	74 - 75	崔珏	498 - 502

十一画

淮神	300	崔子玉	498 - 502
淮渚	262 - 264	崔玄微	327
淮涡神	300	崔府君	498 - 502
湛母	646	崇宁护国真君	477 - 490
清源王	264	崇恩真君	669 - 670
清源妙道真君	456 - 458	蛇王	366 - 368
道德天尊	4 - 7, 10 - 11	蛇王三	367
阎王	414 - 427	船神	573
阎罗王	414 - 427	梨园神	574 - 578
阎摩王	414 - 427	娼妓神	581 - 582
康王	510 - 512	隆恩真君	671 - 674
康元帅	245	猊鬚元帅	577
康保裔	510 - 512	尉迟恭 (门神)	199 - 200
麻姑	634 - 638	尉迟恭 (炉火神)	579 - 580
商羊	141		
萧公爷爷	278 - 280		

十二画

温琼 (门神)	200
温琼 (东岳元帅)	242 - 245

鄭都元帅

432-433

魍魎

386

觸髅神

344

翼宿星君

575-577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国民间诸神 下

SS号=11372307

作者=吕宗力, 栾保群著

出版信息=吕宗力, 栾保群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01||7-5434-4043-1

出版社=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01

页数=873

ISBN号

定价=

中图法分类号=

内容提要=

参考文献=

试读地址=[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5703571&d=AC4AA9A247D6286D3852CA0177FA7E9B)

dxNumber=000005703571&d=AC4AA9A247D6286D3852CA0177FA7

E9B

封面

书名

目录

李二郎

张仙（孟昶）

赵昱（清源妙道真君）

杨二郎（杨戩）

邓遐

二郎独健

糊涂（狐突）

金山大王

祠山张大帝

庄武帝蒋子文

关圣帝君

扬州五司徒

常州武烈帝

崔府君

张巡

附：许远

南霁云

雷万春

千胜小王

张抃 王抃

谢祐

康王

颜真卿（北极驱邪院判官）

二徐真君（金阙玉阙上帝）

岳飞

金元七总管

黄道婆

辛编

小叙

财神

赵公明

五显 五通 五圣

五显

五通

附：马公 宋相

五圣

五路神

五盗将军

利市仙官

附：金元六总管 七总管

福神

附：喜神

万回（和合）

掠刷神

鲁班

船神（孟公 孟姥）

梨园神（相公 老郎）

炉火神（尉迟恭 太上老君）

娼妓神（白眉神）

机神（褚载 褚河南 张衡）

吏胥神（三郎）

壬编

小叙

西王母（王母娘娘）

东王公

张天师

三茅真君（茅盈 茅固 茅衷）

附：茅

麻姑

东方朔

许旌阳

附：昭灵侯张路斯

海神

禹？ 禺强 不廷胡余

四海神君

四海之神

四海龙王

天妃（天后）

附：三婆婆（三美人）

临水陈夫人（大奶夫人顺懿夫人）

李元帅

戊编

小叙

床公床婆

花神

石敢当

紫姑（坑三姑娘）

附：厕神厕鬼

樟柳神

己编

小叙

牛王

马王

附：灵官马元帅

蚕神

先蚕（嫫祖）

马头娘

青衣神

蚕姑

蛇王

附：施相公等

青蛙神

驱蝗神

附：虫王

庚编

小叙

三尸神

瘟神

煞神

痘神

方相（开路神 险道神）

地藏王

阎罗王

附：孟婆神

牛头马面

酆都大帝

附：孟元帅

医王

药王

三皇

扁鹊

孙思邈

韦慈藏 韦善俊 韦古道（韦老师）

药王菩萨

附：高元帅

仓颉

姜太公

二郎神

李冰

后土

附：太社之神

田神

城隍

土地

附：皮场大王

门神

门户

神荼 郁垒

鍾馗

武士门神

附：秦琼 尉迟恭

温琼岳飞

赵云 赵公明 燃灯道人孙膑 庞涓

祈福门神

青龙白虎神

灶神

行神（路神 祖神）

丁编

小叙

五岳

东岳大帝

附：泰山三郎（炳灵公）

四郎

七郎

温元帅

康元帅

张太尉

南岳

西岳

附：华山三郎

北岳

中岳

碧霞元君（泰山娘娘）

四渎

江神

奇相

湘君湘夫人

长江三水府

屈原

金龙大王柳毅

潮神（涛神）

伍子胥

附：伍髭须 杜十姨 陈十姨

大姑 小姑

绍兴孚佑王

十二潮神

岱石王

萧公爷爷

晏公爷爷（平浪侯）

河神

河伯

巨灵

河侯

河阴圣后

陈平

泰逢氏

金龙四大王

附：黄大王等

淮神

济神

龙王

目录

增补本前言

叙言

甲编

小叙

三清

元始天尊

太上道君

太上老君
玉皇上帝
如来佛
乙编
小叙
三官
玄武（真武）
附：龟蛇二将
六丁六甲神
文昌
文昌神
文昌帝君（梓潼帝君）
附：天聋地哑
奎星（魁星）
文曲星 武曲星
南斗 北斗
南斗
北斗
寿星（南极老人）
太岁
雷神
雷兽
雷师
雷公
雷州雷王
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
雷部
邓元帅
辛元帅
庞元帅
刘天君
毕元帅

葛天君

石元帅

吕元帅

谢仙（谢天君）

袁千里

律令

电母（闪电娘娘）

风伯

雨师

丙编

小叙

尹真人

庐山匡阜先生

王侍宸

萨真人

王灵官

附：王恶元帅

何蓑衣

张紫阳

九鲤湖仙

天门三将军（唐葛周）

庐山九天采访使

张仙

八仙

李铁拐（铁拐李）

锺离权（汉锺离）

张果老

吕洞宾

何仙姑

蓝采和

韩湘子

曹国舅

刘海蟾

癸编

小叙

观音菩萨

附：泗州大圣

弥勒佛

附：布袋和尚

阿弥陀佛

四大天王（四大金刚）

毗沙门天王

托塔李天王

哪吒

金刚

附：哼哈二将

罗汉

十六罗汉

十八罗汉

五百罗汉

韦驮

伽蓝

附：关羽

苏轼

紧那罗王

慧感夫人

附录

《玉芝堂谈荟》和《玉匣记》中的“神圣降生日辰”

《封神演义》中的神谱

征引及参考书目

简明神名索引